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二十八卷

人 民 出 版 社

本卷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二版第二十八卷并参考德文版译出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二十八卷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译局译
列宁 斯大林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1973年3月第1版
1973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1001·898 每册 2.15 元

目 录

第 一 部 分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之间的书信

(1852年1月—1855年12月)

1 8 5 2 年

1. 恩格斯致马克思 (1月6日) 5
2. 马克思致恩格斯 (1月20日) 7
3. 恩格斯致马克思 (1月22日) 8
4. 马克思致恩格斯 (1月24日) 11
5. 恩格斯致马克思 (1月28日) 13
6. 恩格斯致马克思 (1月29日) 14
7. 恩格斯致马克思 (2月2日) 15
8. 马克思致恩格斯 (2月4日) 16
9. 马克思致恩格斯 (2月6日) 20
10. 恩格斯致马克思 (2月17日) 21
11. 马克思致恩格斯 (2月18日) 23
12. 恩格斯致马克思 (2月19日) 24
13. 马克思致恩格斯 (2月23日) 25
14. 马克思致恩格斯 (2月27日) 28
15. 恩格斯致马克思 (3月2日) 31

-
16. 马克思致恩格斯 (3月3日)34
 17. 恩格斯致马克思 (3月18日)36
 18. 马克思致恩格斯 (3月30日)40
 19. 恩格斯致马克思 (4月1日)43
 20. 马克思致恩格斯 (4月5日)45
 21. 马克思致恩格斯 (4月14日)47
 22. 恩格斯致马克思 (4月20日)47
 23. 马克思致恩格斯 (4月24日)50
 24. 恩格斯致马克思 (4月25日)51
 25. 恩格斯致马克思 (4月27日)53
 26. 恩格斯致马克思 (4月29日)55
 27. 马克思致恩格斯 (4月30日)56
 28. 恩格斯致马克思 (5月1日)60
 29. 恩格斯致马克思 (5月4日)61
 30. 马克思致恩格斯 (5月6日)63
 31. 恩格斯致马克思 (5月7日)66
 32. 马克思致恩格斯 (5月13日)69
 33. 恩格斯致马克思 (5月19日)69
 34. 恩格斯致马克思 (5月21日)71
 35. 恩格斯致马克思 (5月22日)71
 36. 马克思致恩格斯 (5月22日)73
 37. 恩格斯致马克思 (5月24日)74
 38. 恩格斯致马克思 (6月30日)75
 39. 马克思致恩格斯 (7月3日)76
 40. 恩格斯致马克思 (7月6日)80

41. 马克思致恩格斯 (7月13日)	82
42. 恩格斯致马克思 (7月15日)	85
43. 马克思致恩格斯 (7月20日)	88
44. 恩格斯致马克思 (7月22日)	90
45. 马克思致恩格斯 (8月2日)	91
46. 马克思致恩格斯 (8月5日)	92
47. 恩格斯致马克思 (8月6日)	93
48. 马克思致恩格斯 (8月6日)	95
49. 恩格斯致马克思 (8月9日)	101
50. 马克思致恩格斯 (8月10日)	102
51. 恩格斯致马克思 (8月16日)	106
52. 马克思致恩格斯 (8月19日)	108
53. 恩格斯致马克思 (8月24日)	113
54. 马克思致恩格斯 (8月27日)	116
55. 马克思致恩格斯 (8月30日)	117
56. 马克思致恩格斯 (9月2日)	122
57. 恩格斯致马克思 (9月7日)	124
58. 马克思致恩格斯 (9月8日)	126
59. 马克思致恩格斯 (9月9日)	128
60. 恩格斯致马克思 (9月14日)	130
61. 马克思致恩格斯 (9月18日)	131
62. 恩格斯致马克思 (9月20日)	133
63. 恩格斯致马克思 (9月23日)	135
64. 马克思致恩格斯 (9月23日)	143
65. 恩格斯致马克思 (9月24日)	146

66. 马克思致恩格斯 (9月28日)	148
67. 恩格斯致马克思 (10月1日左右)	151
68. 恩格斯致马克思 (10月4日)	152
69. 恩格斯致马克思 (10月10日)	155
70. 马克思致恩格斯 (10月12日)	156
71. 恩格斯致马克思 (10月14日)	157
72. 恩格斯致马克思 (10月18日)	158
73. 马克思致恩格斯 (10月20日)	160
74. 恩格斯致马克思 (10月22日)	160
75. 马克思致恩格斯 (10月25日)	161
76. 马克思致恩格斯 (10月26日)	163
77. 恩格斯致马克思 (10月27日)	164
78. 马克思致恩格斯 (10月27日)	166
79. 马克思致恩格斯 (10月28日)	167
80. 恩格斯致马克思 (10月28日)	175
81. 恩格斯致马克思 (10月28日)	176
82. 恩格斯致马克思 (10月31日)	178
83. 马克思致恩格斯 (11月2日)	183
84. 马克思致恩格斯 (11月4日)	185
85. 恩格斯致马克思 (11月5—6日)	186
86. 马克思致恩格斯 (11月10日)	191
87. 马克思致恩格斯 (11月16日)	196
88. 马克思致恩格斯 (11月19日)	197
89. 恩格斯致马克思 (11月27日)	198
90. 恩格斯致马克思 (11月29日)	200

-
91. 马克思致恩格斯 (12月3日) 202
92. 马克思致恩格斯 (12月14日) 205

1853年

93. 恩格斯致马克思 (1月11日) 207
94. 马克思致恩格斯 (1月21日) 208
95. 马克思致恩格斯 (1月29日) 210
96. 恩格斯致马克思 (2月11日) 214
97. 马克思致恩格斯 (2月23日) 216
98. 恩格斯致马克思 (3月9日) 219
99. 马克思致恩格斯 (3月10日) 224
100. 恩格斯致马克思 (3月11日) 228
101. 马克思致恩格斯 (3月22—23日) 231
102. 恩格斯致马克思 (4月10日) 235
103. 马克思致恩格斯 (4月23日) 238
104. 马克思致恩格斯 (4月26日) 239
105. 恩格斯致马克思 (4月26日) 241
106. 马克思致恩格斯 (4月27日) 243
107. 恩格斯致马克思 (4月27日) 244
108. 马克思致恩格斯 (4月28日) 244
109. 恩格斯致马克思 (5月20日) 245
110. 马克思致恩格斯 (5月21日) 246
111. 恩格斯致马克思 (5月26日左右) 248
112. 恩格斯致马克思 (5月31日) 251
113. 恩格斯致马克思 (6月1日) 252

114. 马克思致恩格斯 (6月2日)	253
115. 恩格斯致马克思 (6月6日)	258
116. 恩格斯致马克思 (6月9日)	266
117. 马克思致恩格斯 (6月14日)	268
118. 马克思致恩格斯 (6月29日)	273
119. 马克思致恩格斯 (7月8日)	275
120. 恩格斯致马克思 (7月9日)	276
121. 马克思致恩格斯 (7月18日)	278
122. 马克思致恩格斯 (8月18日)	279
123. 恩格斯致马克思 (8月24日)	281
124. 马克思致恩格斯 (9月3日)	282
125. 马克思致恩格斯 (9月7日)	287
126. 马克思致恩格斯 (9月17日)	290
127. 恩格斯致马克思 (9月19日)	292
128. 马克思致恩格斯 (9月28日)	293
129. 恩格斯致马克思 (9月29日)	296
130. 马克思致恩格斯 (9月30日)	298
131. 马克思致恩格斯 (10月8日)	299
132. 马克思致恩格斯 (10月12日)	302
133. 马克思致恩格斯 (10月28日)	304
134. 马克思致恩格斯 (11月2日)	306
135. 马克思致恩格斯 (11月6日)	307
136. 马克思致恩格斯 (11月21日)	308
137. 马克思致恩格斯 (11月23日)	310
138. 马克思致恩格斯 (12月2日)	311

-
139. 马克思致恩格斯 (12月12日左右) 313
140. 马克思致恩格斯 (12月14日) 314

1854年

141. 马克思致恩格斯 (1月5日) 317
142. 马克思致恩格斯 (1月10日) 318
143. 马克思致恩格斯 (1月18日) 319
144. 马克思致恩格斯 (1月25日) 321
145. 马克思致恩格斯 (2月9日) 324
146. 马克思致恩格斯 (2月15日) 325
147. 马克思致恩格斯 (3月9日) 326
148. 马克思致恩格斯 (3月11日左右) 328
149. 马克思致恩格斯 (3月17日) 328
150. 恩格斯致马克思 (3月23日) 329
151. 马克思致恩格斯 (3月29日) 331
152. 恩格斯致马克思 (4月3日) 334
153. 马克思致恩格斯 (4月4日) 336
154. 马克思致恩格斯 (4月19日) 339
155. 恩格斯致马克思 (4月20日) 340
156. 恩格斯致马克思 (4月21日左右) 342
157. 马克思致恩格斯 (4月22日) 344
158. 恩格斯致马克思 (4月24日左右) 348
159. 马克思致恩格斯 (4月29日) 349
160. 恩格斯致马克思 (5月1日) 350
161. 马克思致恩格斯 (5月3日) 353

162. 马克思致恩格斯 (5月6日)	356
163. 恩格斯致马克思 (5月9日)	358
164. 马克思致恩格斯 (5月22日)	361
165. 马克思致恩格斯 (6月3日)	363
166. 恩格斯致马克思 (6月10日)	365
167. 马克思致恩格斯 (6月13日)	367
168. 恩格斯致马克思 (6月15日)	369
169. 马克思致恩格斯 (6月21日)	370
170. 马克思致恩格斯 (6月27日)	372
171. 恩格斯致马克思 (7月6日)	372
172. 马克思致恩格斯 (7月7日)	373
173. 恩格斯致马克思 (7月20日)	374
174. 马克思致恩格斯 (7月22日)	376
175. 马克思致恩格斯 (7月27日)	379
176. 马克思致恩格斯 (8月8日)	385
177. 马克思致恩格斯 (8月26日)	385
178. 马克思致恩格斯 (9月2日)	387
179. 马克思致恩格斯 (9月13日)	389
180. 马克思致恩格斯 (9月22日)	391
181. 马克思致恩格斯 (9月29日)	392
182. 马克思致恩格斯 (10月10日)	393
183. 马克思致恩格斯 (10月17日)	396
184. 马克思致恩格斯 (10月25日)	400
185. 马克思致恩格斯 (10月26日)	401
186. 马克思致恩格斯 (11月10日)	407

187. 马克思致恩格斯 (11月22日)	408
188. 马克思致恩格斯 (11月30日)	410
189. 马克思致恩格斯 (12月2日)	412
190. 马克思致恩格斯 (12月8日)	416
191. 马克思致恩格斯 (12月15日)	417

1855年

192. 马克思致恩格斯 (1月12日)	419
193. 马克思致恩格斯 (1月17日)	420
194. 马克思致恩格斯 (1月19日)	421
195. 马克思致恩格斯 (1月24日)	422
196. 马克思致恩格斯 (1月30日)	423
197. 马克思致恩格斯 (1月31日)	424
198. 马克思致恩格斯 (2月2日)	430
199. 马克思致恩格斯 (2月13日)	432
200. 马克思致恩格斯 (3月3日)	434
201. 马克思致恩格斯 (3月8日)	436
202. 马克思致恩格斯 (3月16日)	438
203. 马克思致恩格斯 (3月27日)	439
204. 马克思致恩格斯 (3月30日)	440
205. 马克思致恩格斯 (4月6日)	441
206. 马克思致恩格斯 (4月12日)	441
207. 马克思致恩格斯 (4月16日)	442
208. 马克思致恩格斯 (5月16日)	443
209. 马克思致恩格斯 (5月18日)	444

210. 马克思致恩格斯 (6月15日)	445
211. 马克思致恩格斯 (6月26日)	446
212. 马克思致恩格斯 (6月29日)	447
213. 马克思致恩格斯 (7月3日)	448
214. 马克思致恩格斯 (7月17日)	450
215. 马克思致恩格斯 (8月7日)	452
216. 马克思致恩格斯 (9月1日)	454
217. 马克思致恩格斯 (9月6日)	456
218. 马克思致恩格斯 (9月11日)	458
219. 马克思致恩格斯 (12月7日)	459
220. 马克思致恩格斯 (12月11日)	461
221. 恩格斯致马克思 (12月12日)	462
222. 马克思致恩格斯 (12月14日)	464

第二部分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给其他人的信

(1852年1月—1855年12月)

1852年

1.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1月1日)	469
2. 恩格斯致燕妮·马克思 (1月14日)	471
3.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1月16日)	473
4.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1月23日)	475
5. 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 (1月23日)	478

6. 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1月26日）	483
7.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1月30日）	485
8. 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1月30日）	486
9.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2月13日）	488
10. 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2月19日）	491
11.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2月20日）	492
12.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2月23日）	496
13. 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2月27日）	499
14.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3月5日）	503
15.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3月25日）	511
16. 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4月16日）	514
17.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4月22日）	517
18.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4月23日）	518
19.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4月30日）	519
20.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5月10日左右）	522
21. 马克思和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5月28日）	526
22. 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6月11日）	528
23. 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6月11日）	530
24.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6月26日以前）	536
25.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7月20日）	536
26. 马克思致哥特弗利德·金克尔（7月22日）	539
27.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7月30日）	539
28.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8月初）	545
29. 马克思致亨利希·布罗克豪斯（8月19日）	546
30. 马克思致彼得·伊曼特（8月27日）	547

-
31.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9月3日）····· 548
32.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10月5日）····· 551
33.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10月8日）····· 552
34. 马克思致阿·布吕宁克（10月18日）····· 556
35. 恩格斯致玛丽亚·布兰克（11月22日）····· 557
36. 马克思致卡尔·爱德华·费泽（11月底）····· 560
37. 马克思致亚诺什·班迪亚（12月3日）····· 561
38.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12月7日）····· 563
39.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12月14日）····· 569
40. 马克思致古斯达夫·泽尔菲（12月28日）····· 571

1853年

41.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1月21日）····· 576
42.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3月25日）····· 577
43. 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4月12日）····· 581
44.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4月17日）····· 591
45.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4月26日）····· 594
46.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4月26日）····· 595
47.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6月14日左右）····· 597
48.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9月15日）····· 598
49. 马克思致卡尔·布林德（9月26日）····· 600
50.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10月初）····· 601
51. 马克思致卡尔·布林德（10月13日）····· 602
52.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10月中）····· 603
53.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11月中）····· 605

1 8 5 4 年

54. 恩格斯致《每日新闻》编辑赫·季·林肯（3月30日）…… 607
55.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4月6日）…… 611
56.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6月1日）…… 614
57. 马克思致摩里茨·埃尔斯纳（12月20日）…… 618

1 8 5 5 年

58.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月23日）…… 620
59. 马克思致摩里茨·埃尔斯纳（4月17日）…… 624
60.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7月28日）…… 625
61. 马克思致阿马利亚·丹尼尔斯（9月6日）…… 626
62. 马克思致摩里茨·埃尔斯纳（9月11日）…… 628
63. 马克思致摩里茨·埃尔斯纳（11月8日）…… 629
64.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1月8日）…… 632

附 录

1.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1852年1月7日）…… 637
2. 燕妮·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1852年1月9日）…… 640
3.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1852年1月16日）…… 642
4. 燕妮·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1852年2月27日）…… 643
5. 燕妮·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1852年10月15日）…… 644
6. 燕妮·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1852年10月28日）…… 648
7. 燕妮·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1853年3月10日）…… 651
8.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1853年4月27日）…… 653
9. 摘自阿道夫·克路斯给约瑟夫·魏德迈的信（1853年5月15日）…… 654

10. 摘自阿道夫·克路斯给约瑟夫·魏德迈的信 (1853年6月2日) ……	655
11. 摘自阿道夫·克路斯给约瑟夫·魏德迈的信 (1853年6月14日) ……	656
12.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 (1853年9月9日) ……	657
13. 摘自阿道夫·克路斯给约瑟夫·魏德迈的信 (1853年11月4日) ……	658
14.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 (1853年11月24日) ……	659
15. 阿道夫·克路斯致约瑟夫·魏德迈 (1853年12月12日) ……	660
16.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 (1854年3月底) ……	661
17.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 (1854年5月13日) ……	662
18.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 (1854年5月23日) ……	663
注释 ……	667—777
人名索引 ……	778—839
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	840—875
期刊索引 ……	876—885

插 图

1850年至1856年马克思在伦敦住过的房子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	20—21
恩格斯1853年6月6日给马克思的信的第三页 ……	261
君士坦丁堡至尼什的军用道路石印图 ……	324—325
燕妮·马克思(马克思的女儿)和海伦·德穆特 ……	438—439
马克思1852年3月5日给魏德迈的信的第三页的一部分 ……	505
1853年9月17日《改革报》的原版,载有克路斯根据马克思的信写的《“合众国最优秀报纸”及其“最优秀人物”和政治经济学家》一文的一部分 ……	600—601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书 信

1852年1月—1855年12月

第一部分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之间的书信

1852年1月—1855年12月

1852年

1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1月6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希望你的病现在已经完全好了，也希望你的夫人不再为那个使你深深忧郁了两天的政变^①而生我的气了。¹无论如何，请你向她和孩子们转致我最衷心的问候。

我要为魏德迈写一篇文章²，随星期五开出的这班轮船寄去，希望能收到你为《论坛报》写的论当前问题的文章，我将马上把它翻译出来。的确，为这家报纸无需特别卖力。³巴纳姆在该报一些专栏中大显身手，而英文很糟糕。但它还是有某些优点，这同我们这一部分毫无关系。如果你能在星期四以前——即使是随第二次邮班——把文章寄到我这里，那你就能够在星期六开出的这班轮船之前，即随星期五的第二次邮班，及时收到译文。下星期将着手写论德国的文章，而且应该迅速写完。⁴

^① 这里是一种嘲弄的说法，意思是：扰乱，破坏日常秩序。——编者注

奥地利人模仿路易-拿破仑，立即废除自己的宪法，这种卑鄙行径实在很恶劣。⁵ 现在普鲁士也将很快开始一场大争吵，——毫无疑问，奥地利背叛和出卖了普鲁士，如果后者不也将宪法废除，那它很容易被俄奥法联盟所击溃。⁶

1851年，英国的棉纺织工业每星期消费三万两千包棉花，而1850年是两万九千包。全部多余的产品——甚至还要多得多——都运到东印度和中国去了；现在曼彻斯特几乎完全靠这两个市场的充斥和国内的贸易过活，因为运往大陆的很少。这是不能长期继续下去的。这里的情况紧张到了极点；例如，在空前丰收的情况下，棉花价格完全是由于估计有更大的销路而上涨不已，这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我今天收到维尔特从布莱得弗德寄来的一封短信——他打听给他写过信的那个怪人吕德尔斯。关于这头老驴是否参加过那里的阴谋以及参加的程度如何，你如能告诉我一点情况，我将非常高兴。而且将来这可能有用。此外这里再没有什么新闻了。我们的营业不景气，十分暗淡。

你的 弗·恩·

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2年1月20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我昨天刚下床，今天又开始写东西。

皮佩尔怀着他那种最初十分钟的热情，自告奋勇要为我办理期票贴现，因为我不能出门，也不能按计划去查普曼那里。他在第二天晚上把钱带给了我，但是却说要把期票寄给你，好让期票在曼彻斯特贴现。我和我的妻子向他解释说，我们知道你是不能办这件事的。但是他的信已经写好了，而且对我相当明确地表示，似乎我出于某种不便明说的动机给他制造困难，因此只好随他的便，让他见鬼去，我相信你会把这张纸条寄回给他。现在他把这一事实告诉我，表明他根本不是那么着急，只不过是摆一下架子罢了。这件事所以使我不愉快，是因为你会认为我办事轻率。

法国的情况好极了。我希望美丽的法国不要过于马虎地读完这个学校，而应该进行较长时间的学习。我认为，早几个月或迟几个月，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已经有了和平的拿破仑，路易^①决不会模仿路易-菲力浦。而以后会怎样呢？

① 路易·波拿巴。——编者注

你知道，科伦人⁷并没有被提交陪审法庭，借口是这个案件十分困难，必须重新开始侦查。

马迪耶刚才来过这里，他用一种最庸俗的方式向我证明，说法国人能轻而易举地占领伦敦，五小时内就能在英国的所有海岸登陆。这些可怜虫太可怜了，只好默不作声地听他们胡说八道。

请快来信。

你的 卡·马·

生意如何？

3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1月22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附上给《论坛报》的第七篇文章^①。第八篇等等明天晚上可以写好，今天我要为魏德迈写出点东西。我为魏德迈首先选定了关于英国的文章⁸，因为我不能决定去看德国报纸和写关于德国的东西。你能不能劝鲁普斯^②（我想他已经恢复了健康）写点“国内新闻”⁹之类的东西？维尔特将在下星期为魏德迈写一点东西，这个星期不行。我希望后天在这里看到他，也许过一两个星期他会去伦敦，因为他又象火燎屁股一样坐不住了。

① 弗·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七篇。——编者注

②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昨天“太平洋号”从纽约到达这里，我明天可能收到魏德迈答应寄来的杂志^①，——但是我并不指望这个，因为他可能等定期的英国邮船。不过他应该少寄一点，五十本太多了，并且可能要花一大笔钱；而我们应当把所有这些东西寄给谁呢？我想看一下，要花多少钱，如果他万一不能通过包裹代办所较便宜地办这件事，那末十本就足够了，因为他不能指望欧洲的订户；可能在伦敦有几户，在汉堡有几户。为此也需要一个代办所，而它是会亏本的。

希望你现在马上把给《论坛报》写的文章寄一篇给我翻译。

琼斯给我来信约稿。我将尽力而为，已经答应他了。¹⁰然而我的用于钻研的空闲时间接连不断被占用，这是很糟糕的。我必须设法加以安排，骗一下办事处。琼斯来信谈到哈尼对他干的卑鄙勾当¹¹，以及骗了他十五英镑的事情；他说你能够把此事较详细地告诉我。这是怎么一回事？他当然很忙，句子写得不连贯，还用了些惊叹号。

至于皮佩尔在期票上要的把戏，我自然十分清楚全部投机勾当；这个花花公子大概已经察觉到，如果他要从我的腰包里骗去八英镑，必须对我更厉害些。因为我很清楚他1月2日的财政状况，所以我嘲笑他假装没有钱，警告他提防奸诈的、不可靠的伦敦证券经纪人，向他说明这张期票毕竟应当尽快地寄出，最后建议他通过魏德迈去办理期票的贴现——那时它又要落到你的手里，而且在接到支付通知时（通知仍然会寄给你或者我），就完全有理由来同这家新商号办理新的贴现业务。我欠皮佩尔两英镑，他也想要，但是这笔钱我答应2月初才还他。

^① 《革命》杂志。——编者注

威武的路易-拿破仑必定发动战争，这象白昼一样明显，如果他能同俄国达成协议，他大概会向英国挑衅。这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法国人自信他们五小时内就能占领伦敦和英国，这种妄想毫不可怕。目前他们确实能够办到的，就是用两万人最多三万人进行突然的海盗式袭击，但是这种袭击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取得多大的成功。布莱顿是唯一受严重威胁的城市；南安普顿等城市位于很深的海湾内，只有涨潮时和只有由当地的领港员领港才能开进这些海湾，这种地势比一切防御工事都更利于守卫。法国陆战队能够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破坏乌里治；但是，即使这样，他们也必须极力避免向伦敦推进。如果整个大陆要共同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进犯，那末英国人至少一年前就会知道，而英国为了对付任何进攻作好防御工作，只要六个月就足够了。目前的警报是故意夸大了，辉格党正在竭力助长这一点。如果英国人召回十二艘战列舰和蒸汽舰，再装备十二艘处于半准备状态停在港内的各种舰只，如果他们把自己的陆军增加两万五千人，组织用米涅式步枪装备的志愿兵猎兵营，再加上一些民军，并且把志愿兵骑兵略加训练，那末他们暂时便没有危险了。但是这种警报是非常有益的，政府确实非常忽略了这件事，现在这种情况即将结束；这样，如果发生什么事，英国人已经作好准备，能击退任何登陆的尝试，并立即进行报复。

一般来说，我认为路易-拿破仑发动战争只有两种可能性：（1）对奥地利即对整个神圣同盟开战，或者，（2）对普鲁士开战，如果俄国和奥地利容许的话。但是，后一种情况很难说，而他是否敢于向神圣同盟挑衅，也很成问题；无论英国还是神圣同盟都不会把皮蒙特、瑞士和比利时让给他。事情竟紊乱到这种地步，以致最

终将由纯粹的偶然事件来决定。

在国内事务方面，发展得多么妙啊！谋害已经成为日常的现象，而且手段越来越高明。但愿那位仍然装成正人君子的莫尔尼先生终于下台，但愿这个高贵者^①没收奥尔良王室的财产！¹²

为布朗基政府打基础，谁也比不上这头蠢驴。

你的 弗·恩·

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2年1月24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我只写几行，因为刚刚收到贝尔姆巴赫从科伦寄来的信，我希望你明天就能收到它。你现在必须：（1）把《给〈泰晤士报〉编辑》那封关于科伦案件的信给我寄来，并附上几句话，我将把这几句话放在犯罪构成的前面；（2）用你自己的名义给《每日新闻》写一封同样的信，虽然犯罪构成本身即声明本身要用“普鲁士人”或诸如此类的署名。我认为给《泰晤士报》的信署名“博士”，而给《每日新闻》的信署名“曼彻斯特商人”较妥，就是说，刊登的机会要多些。对人的称呼要用他们的头衔：贝克尔博士、毕尔格尔斯博士（！）、丹尼尔斯博士、克莱因博士、雅科比博士、奥托（德国科学界著名的

^① 路易·波拿巴。——编者注

化学家)、勒泽尔和诺特荣克。科伦检察院是极其胆小的。此外,根据新的纪律法,法官也已经不再是“终身的”了,或者至多只是名义上的“终身”。

你为德纳写的文章^①好极了。

你从这里走后,我给可怜的魏德迈自然只能寄去一篇文章¹³。这次痔疮对我的折磨比法国革命还厉害。我要设法在下星期写出点东西。我的“臀部的”情况还不允许我去图书馆。

没收奥尔良王室偷来的和讨来的财产!富尔德下台!培尔西尼!妙极了!一切顺利。¹⁴

英国资产者从1688年起就按传统硬把贵族集团置于行政权的首位¹⁵,而在这种特殊的贵族集团统治之下,陆军、海军、殖民部门、筑城工程事业以及整个行政管理腐败的程度,是令人吃惊的。在英国人大肆吹嘘之后,当自由派在科苏特的庇护下发出叫嚣之后,以及在博览会期间高唱了世界主义的、博爱主义的和商业上的和平赞歌之后¹⁶,一句话,在资产阶级自吹自擂的这个时期之后,令人高兴的是,现在这些恶棍发现,在丹麦王国里不是“有点”腐败,而是“全部”腐败了^②。此外,这些先生们也过分漫不经心地观看大陆上的斗争了。

祝好。

你的 卡·马·

附上的两封信,至少克路斯的信,请尽快寄回来。

^① 弗·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七篇。——编者注

^②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第一幕第四场。——编者注

5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1月28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附上给《泰晤士报》的信^①。你在信上只需加上这样几句：“尊敬的先生，我相信把附上的信里所谈到的可耻事实公布出来，将多少有助于说明大陆上的事态。我保证这些事实确凿可靠”，等等。姓名和地址。

我给《每日新闻》的信，今天晚上交第二次邮班发出；如果你也马上把这封信寄出，那末两封信就会差不多同时到达两个编辑部，并在星期五的报上登出来。¹⁷但是这封信要在**切林-克罗斯**投邮，因为信在小邮局里压得太久。

克路斯的信和贝尔姆巴赫的信寄还给你。你星期六的信^②上的火漆印又被弄得乱七八糟；现在附上。这是怎么一回事？

我给《每日新闻》的信只署名：德国商人。

请快来信。

你的 弗·恩·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给〈泰晤士报〉编辑的信》。——编者注

②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6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1月29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没有人可以信赖，一切都得自己干，真叫人不愉快。由于我们的伙计的愚蠢，我给《每日新闻》的信昨天没有发出去；现在太晚了。因此，我只好把它搁下，看一看明天或者星期六的《泰晤士报》是否刊登了你的信。如果没有登，就立即把这封信发出去。现在有一个想法：弗莱里格拉特对《每日新闻》不是一个合适的人物吗？如果他给那里写信，我就可以写信给《新闻周报》和《太阳报》试一试。我们两人已经在《每日新闻》那里碰过一次钉子了。

附上给德纳的下一篇文章^①。也许可以从结束波兰问题的地方把文章分成两部分，但是最好还是作为一个整篇。如果你把它分开，你仍然可以把两部分交同一艘轮船寄出，因为从明天起一星期没有轮船。现在我力求尽快往前赶，譬如说，每星期写两篇文章，以便把这个问题写完。总共将有十五六篇。

我没有收到魏德迈的杂志^②，也没有收到他的信。这使我感到奇怪。我今天晚上再为他写一篇文章^③。

法国人是真正的蠢驴。马迪耶为一件商业上的事情向我求

① 弗·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八篇和第九篇。——编者注

② 《革命》杂志。——编者注

③ 弗·恩格斯《英国——II》。——编者注

教。因为我的妹夫^①恰好在这里，他懂得其中全部奥妙，所以我向马迪耶提了一些非常有用的意见和建议。现在这头畜生听信一个对这种事一窍不通的恶棍胡说八道，来信说，他要按另一种最外行的方式来办这件事，我必须给他的伙伴（一个我从未见过面的人）而不是给他从我的妹夫（幸亏现在他在大陆）那里弄来介绍信！你记得，马迪耶给我们介绍过一个到曼彻斯特来的印花布工。这个家伙到了我这里；我尽了很大的力量帮助他，做了我力所能及的一切，非常尊敬他，结果这头畜生突然溜走了，连他发生了什么事我都不知道，真没有见过这样的人！

你的 弗·恩·

7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2月2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你是否记得有个托尔高（普鲁士萨克森）的流亡者**李希特尔**？是个鞍匠和裱糊工，以前在伦敦呆过。我记得在伦敦见过，高个子、黄头发，流亡者的派头，他突然来到我这里，似乎是从巴门回来，据他说，他没有证件在那里工作过一个时期，并带来许纳拜恩等人的问候，等等。关于他，除了曾见过他这一点，我什么也想不起了。我们的流亡者名册，以及普芬德或林格斯的好记性，无论如

^① 布兰克。——编者注

何能提供一些关于他的比较详细的情况。我有点怀疑这个家伙是维利希集团¹⁸的一员。如果是这样，我将立即把他赶走。这个人在这已经找到工作了。

关于科伦案件，我在《泰晤士报》上至今什么都没有看到^①。你的回信一到，如果需要，我就马上写信给《每日新闻》。美国轮船已经到达，但使我很惊奇的是，至少到目前为止，既未接到魏德迈的信，也没有收到他的杂志^②。也许明天会来。

你的 弗·恩·

告诉皮佩尔，我最近几天就给他寄去那两英镑，因为新的月份开始了。

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2年^③2月4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维尔特今天早晨动身去荷兰了。他在那里将去哪里，我不知道，可能连维尔特自己也不知道。他对自己的境遇总是非常不满，至于我们的境遇，在他看来不称心的只是，我们必须呆在伦敦，而

① 见本卷第13页。——编者注

② 《革命》杂志。——编者注

③ 原稿为：“1851年”。——编者注

不是呆在西班牙的加迪斯、萨拉哥沙或某个其他该死的地方。因为自从他再次在约克郡居住以来，他就说他的最美好的时光是在西班牙度过的。他强调他忍受不了英国的气候，因此他认为荷兰的气候大概最舒适。我们祝他一路平安，看他是不是信守自己的诺言，是不是想着魏德迈。

上星期四，即几乎一个星期以前，我把《给编辑的信》寄给《泰晤士报》了。看来，这家曾经把针对波拿巴的论战当作自己职业的报纸，现在认为有必要宽恕普鲁士了。因此，你必须同《每日新闻》接洽。如果这也失败了（我相信不会失败），那末还有《旁观者》。这大概是有把握的。

昨天乔·朱·哈尼给我寄来了他的重新出版的、篇幅略有增加的《人民之友》第一期。¹⁹但愿他是为此而离开世界八个月，并藏身到愁闷的苏格兰去了！不过，为了使你尝到这个甘美果实的味道，一句话就足够了：

“不变的、普遍的、永恒的正义被宣布为最高原则，这项原则将同时是我们的指路明灯，我们的行动准则，以及试金石等等。”²⁰

够啦！不过哈尼给了波拿巴足够的惩罚，他把波拿巴叫做“私生子路易”。

我不知道，这个“过去的亲爱者”把他的小报寄给我是否为了博得我们的同情，或者他由于对我们的恶感而成了一个比我们所能想象的还要庸俗的民主主义者。不过，除了庸俗和“不变的正义”，还有职业蛊惑者的卑鄙伎俩。他借助空谈家马西，即“自由精神”^①，来反对琼斯，这个马西是城堡街缝纫工人协会的书记，一个

① 讽刺地暗指《自由精神》（《Spirit of Freedom》），该报的编辑是马西。——编者注

向经营这家铺子的牧师阿谀奉承的人，是所有被大陆吐出来的渺小的大人物的传令官，诬蔑琼斯的诽谤者，一个女骗子（使他确信她是个慧眼）的丈夫。哈尼通过这个马西来散布对各协会特别是对联合会的辩护，这种辩护恐怕会延续许多期。²¹而罗多芒特^①—哈尼曾亲自对琼斯说过，他实际上是赞同琼斯对这些协会的看法的。同时，他预告要发表《科苏特在美国受到的接待和旅行》一文²²，虽然他在给琼斯的一封信里把科苏特叫做骗子。这些讲“最高原则”的先生们就是这样。我不知道，这些原则如果不是为自己的利益而给别人规定的规则，那又是什么。哈尼一个时期引退了，而让脾气暴躁的琼斯去败坏声望，以便使他自食其果。但是，如果说他可能使琼斯受到损害，他本人也将毫无所得。这个家伙作为著作家已经彻底完蛋，而且正象在约翰街听过他演说²³的鲁普斯^②对我说的那样，他作为演说家，而首先是作为人，也彻底完蛋了。让这种人民运动见鬼去罢，特别是，如果运动是和平的话。在这种宪章派鼓动中，奥康瑙尔疯了（你在报上看到了他最近在法庭上的吵闹吗？），哈尼庸俗化了，琼斯破产了。这就是参加人民运动的人们的生命的最终结局。

昨天“班迪亚上校”来我这里。在谈话中他讲到，科苏特在伦敦向聚集在他周围的匈牙利流亡者们讲了这样一段话：“我将关心你们大家，但是我要求你们大家对我忠诚、忠实和顺从。我不是蠢才，对那些同我的对手一起搞阴谋反对我的人，我不会养活他们。我要求每个人无条件地表态。”这就是这个谦逊的科苏特背地里讲的话。其次，我从班迪亚那里了解到，瑟美列、卡季米尔·鲍蒂扬

① 阿里欧斯托的诗《疯狂的罗兰》中的主人公。——编者注

②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尼和佩尔采尔(将军)要来伦敦,组织一个反科苏特的对抗委员会。最后,这整个阴谋的领导者是马志尼先生。他用科苏特做自己的传话筒,并且在自己的小房间里多少把自己打扮成马基雅弗利。这位先生手里牵着线,但是却不知道,他所驱使跳跃的那些傀儡只是他自己想象中的英雄,而别人谁也不这样看。例如,他写信给科苏特,要他同金克尔建立亲密的关系。据说他本人不能做这件事,因为他要负责同另一部分重要的德国人士联系。看来科苏特真同金克尔建立了友好关系,而金克尔在他的每封信中都谈到他的可尊敬的、他的杰出的、他的“不亚于他的”朋友科苏特。科苏特也自以为,他一方面依仗着德国的独裁者金克尔,另一方面依仗着意大利的独裁者马志尼,背后还肯定有法国的独裁者赖德律这个盟友。可怜虫堕落得太深了。

一个叫马索耳的法国人访问了我。他曾经一度为拉梅耐的《改革报》撰稿。在这以前,他是穆罕默德-阿利从高卢聘请的文化传播者之一。²⁴现在他是法国人当中还能遇到的少数几个才智卓绝的人物之一。他认为,萨宗诺夫在巴黎的逗留(不过这个人现在应该离开巴黎了)完全是靠一张很硬的假护照和同某些在上层社会有势力的交际花的关系。马索耳是会合你心意的。

此外,我见到公民瓦耳埃尔(巴尔贝斯的老拥护者和街垒军官)、比昂基和萨巴蒂埃。后者很聪明,但一般来说不超过中等水平。

德朗克听说是在萨瓦。

班迪亚向我推荐瑟美列和佩尔采尔为魏德迈撰稿。关于匈牙利问题(军事或其他),应当要求这些先生们主要阐明哪几点呢?当然他们不得用他们自己的名义写东西,因为我们不愿意把自己同

任何集团混同起来。但是佩尔采尔至少是一个好的共和主义者，而且知道的事情很多。

劳驾——可不要忘了——把《论坛报》给我寄来。弗莱里格拉特的朋友约翰逊想看关于德国的文章^①。鲁普斯想为魏德迈写一篇驳科苏特的文章。

至于商业情况，简直使我莫名其妙。时而好似危机临头，西蒂区一片萧条，时而一切又好转上升。我知道，所有这一切都防止不了崩溃。而为了观察当前的动态，现时伦敦不是一个合适的地方。

祝好。

你的 卡·马·

火漆印问题非常可疑。请把今天这一个我仔细检查过的火漆印寄还给我。

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2年2月6日星期五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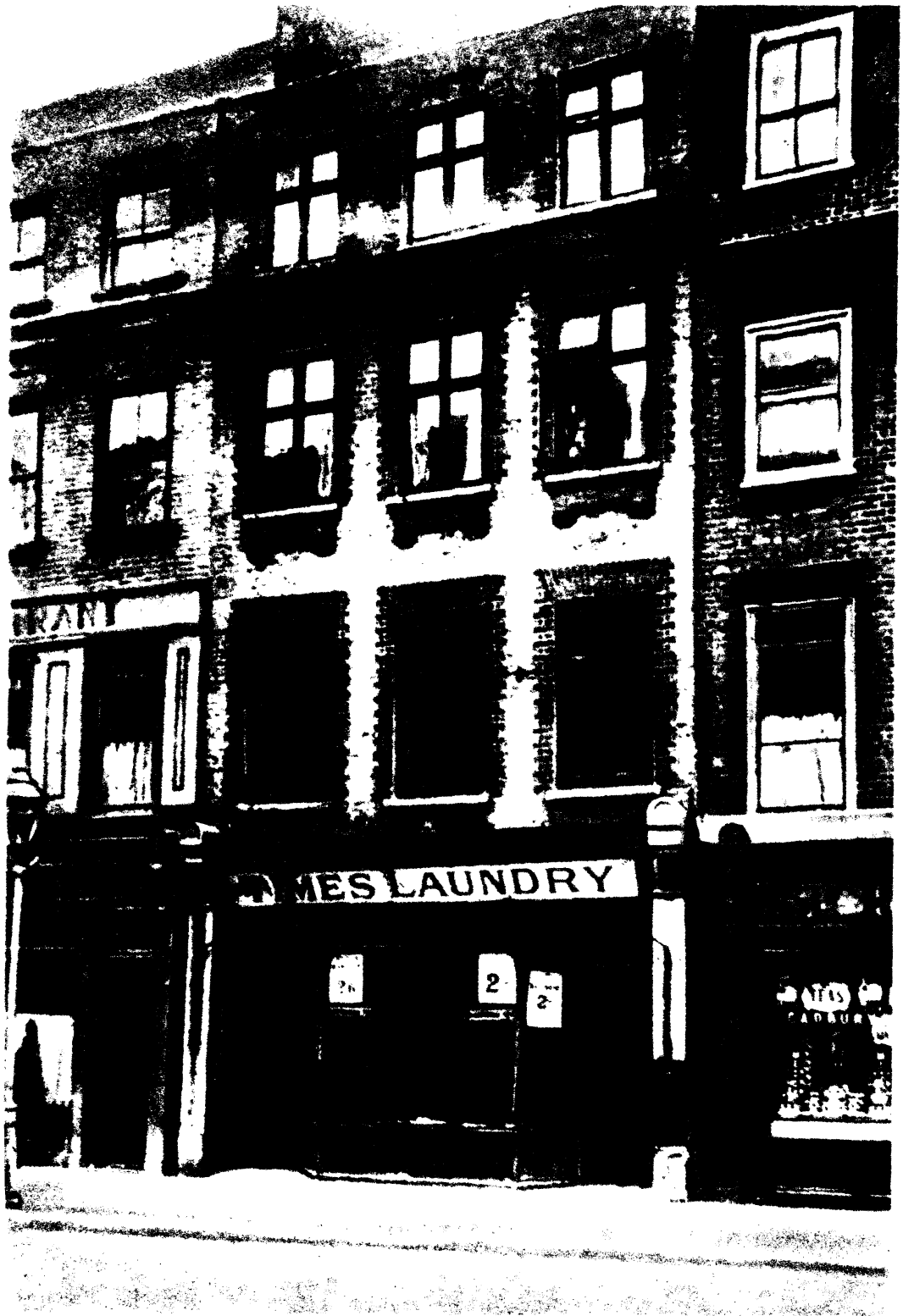
亲爱的恩格斯：

我刚刚接到你的文章^②。

我只给你写几行，因为时间很紧迫，去美国的邮件就要寄走，

^① 弗·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十篇。——编者注



1850年至1856年马克思在伦敦住过的房子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我只有在这以后才能外出打听关于“李希特尔”^①的情况。

如果现在你能将这两英镑邮汇给我，我将非常高兴。下星期我可以收到一些钱，那时我将用你的名义把这两英镑交给皮佩尔。但是对我来说，下星期初能有这两英镑，是很重要的，而对他却无关紧要，因为他暂时还富裕。

你的 卡·马·

10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2月17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我回信这样简短，你会生我的气，但是真见鬼，大量的工作和商务简直弄得我头昏脑胀。情况是这样：（1）查理^②去德国了，他不但把自己的全部工作，而且把大量有关年终结账的工作都留给我了；（2）去年结算的结果，我的老头^③受到**纯亏损**，虽然这对他也非常有益，但是却给我带来了干不完的事情、计算和工作，等等；（3）欧门家族的一个人^④宣布了废除合同，与此有关的勾心斗角和信件来往你是可以想象到的。一句话：今天晚上我要在办事处

① 见本卷第15—16页。——编者注

② 查理·勒兹根。——编者注

③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④ 哥特弗利德·欧门。——编者注

坐到八点，然后也不能给你较详细地写信，却要给我的老头写一封信，而且在夜里十二点以前把信送到邮局；明天晚上我必须为琼斯写点东西²⁵，后天我要设法为《论坛报》写一篇文章^①。现在晚上七、八点以前休想有什么空闲时间，而最令人讨厌的是，我现在必须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放在这该死的生意上，否则这里一切都会弄糟，我的老头会停止给我薪水。

两英镑你大概已经收到了。即使我找不到时间来详细答复你最近的来信，也请立即告诉我你的近况。

从今天的《每日新闻》来看，路易-拿破仑几乎要把卡斯巴尔·豪泽尔的尸体挖出来，并通过他的姨母斯蒂凡尼来宣布自己是巴登王位的继承人。这对载勒尔公民来说是重要新闻，现在他马上就要走运了。你们不能促使卡斯巴尔·豪泽尔的伟大历史学家²⁶上书路易-拿破仑，并把他关于这一事件的重要资料献给路易-拿破仑吗？可以利用这一点大干一场。

你的 弗·恩·

魏德迈丝毫没有消息，这是怎么一回事？如果明天早晨“北极号”不带来信，我就不给他写文章了。一定发生什么事情了。据我所知，他自1月5日以来没有来过信，至少我是什么也没有听到。

^①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组文章中的一篇。——编者注

1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2年]2月18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星期六我将详细地写封信给你。今天只写几行。

我还没有接到家中答应给我的钱，因此不能把你那两英镑转给皮佩尔，但是我对他说了，我接到了你的一封短信，你在信中说将把他的钱寄给我。我希望这个星期就能把钱付给他。

如果你的时间有限，那你与其为琼斯写文章，不如为德纳写文章。你从附上的魏德迈的信中更可以看出，不使这组文章^①间断是多么重要。现在必须在《论坛报》上加倍攻击法兰克福左派，特别是当你谈到“三月同盟”的时候。²⁷今天我把鲍威尔的书²⁸给你寄去作参考，这本书里至少有些事实。

我再次请你立即把那些《论坛报》给我寄来，因为约翰逊是我十分困难时——我经常濒临困境——唯一可以求助的英国人。这次你可不要忘记这件事。

你的文章⁸魏德迈**一篇也没有**收到，这是怎么一回事？你必须查询一下。

你的 卡·马·

① 弗·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编者注

12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2月19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尽管我做了最大的努力——因为我今天早晨才接到你的信——，但是到现在，晚上十一点，还没有写完给德纳的文章^①。鲍威尔的书^②收到了——来得非常及时。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都可以在下星期二那班轮船开出之前收到给德纳的两篇文章。请你帮忙把附上的给魏德迈的信^③立即发出去，因为你的信能寄到他那里，而我的则寄不到。这是一件奇怪的事。好象有两三封给我的老头^④的信也没有寄到。真有点莫名其妙。

请你告诉琼斯或写信给他，说我将为他下星期出版的一期^⑤写点东西。天晓得怎么回事，这么多的事情一下子推到我身上，弄得我什么都不能干。不过星期六和星期天我将闭门不出，希望能写出一点东西来。

为什么这个该死的魏德迈不把西蒙的文章²⁹寄来，使我们能亲自看一下呢？我们最好用一篇尖刻的反驳文章向德纳表明，他

①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组文章中的一篇。——编者注

② 布·鲍威尔《法兰克福议会的灭亡》。——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491—492页。——编者注

④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⑤ 指即将出版的一期《寄语人民》杂志。——编者注

要刊登反对我们的文章是不会有什麼结果的。

你的 弗·恩·

请把**你**给魏德迈写信时用的地址准确地告诉我。

1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2年]2月23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我必须再一次提醒你寄《论坛报》，因为约翰逊每天催我^①。如果你从魏德迈那里收到什麼资料，也请寄给我。你手里的魏德迈的地址是完全正确的。

顺便提一下，据普芬德说，施特劳宾人³⁰李希特尔是维利希的亲信。

厄·琼斯大登广告来宣扬你的通讯^②，当然没有提你的名字。他是由于哈尼的竞争而不得不采取这种市场叫卖方式的；天晓得哈尼从哪里弄到了钱，搞了些大广告车在西蒂区游行，上面写着：“请看《人民之友》！”他的报纸在所有社会主义者的商店里都陈列出售。

西蒙先生自我吹嘘的那号《论坛报》，我将找来给你寄去。真是拙劣的小学生！他还总是署名“特利尔的西蒙”。这家伙还不能

① 见本卷第20、23页。——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去年十二月法国无产者相对消极的真正原因》。——编者注

下决心放弃高贵的议会称号。载勒尔曾经看过译载这篇臭东西的《州报》。你知道，从他的叙述中是从来什么也搞不清楚的。我从他那里得出以下几点：特利尔的路德维希·西蒙以瑞士流亡者的名义出面说话，他认为“鼓动者”（卢格及其同伙借以掩盖他们空虚的隐遁生活的名称）和“流亡者”³¹之间的大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是目前欧洲的紧急问题，他从“阿尔卑斯山的高峰”俯视一切。谈到这里——同时还把维利希当作非常重要的人物来引用，并且列举对这个英雄的成就的广泛反应——，西蒙把话题转到伦敦的第三个危险的政党，即以恩格斯和马克思为首领的“**钦赐一切的政党**”。说什么我们用暴力把“自由”钦赐给人民。我们是比俄国皇帝还要坏的暴君。我们第一个以“讥讽而轻蔑的态度”对待“普选权”，等等。我们用我们的“钦赐欲”早已把一切都败坏了。可怜的家伙！难道普鲁士皇帝、三月同盟、帝国摄政福格特都是我们钦赐给德国人的吗？³²我们要钦赐他一脚。波拿巴甚至什么也没有教会这些蠢驴。他们仍然相信“普选权”，而且一心一意地进行着可怜的计算，他们应如何再一次把他们的卑鄙人物钦赐给德国人民。当人们听到这些家伙无休止地老调重弹时，真会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是真正的畜生，是顽固的蠢驴。这个好虚荣的小流氓是怎样混进《论坛报》的，我十分清楚。大概公民弗吕贝尔是介绍人。他老早就同德纳有联系。

附上莱茵哈特的信，信中有非常妙的流言。

罗素以一种可笑的方式下台了。³³我只是希望得比执政。在这个短短的议会开会期间你已经看到，曼彻斯特派³⁴在没有客观形势推动的时候，是多么可怜。我并不为此责怪他们。任何进一步争得的民主成就，例如无记名投票，当然都是他们仅仅在必要

时对工人所作的一种让步。

昨天我曾同一个刚刚从巴黎来的法国商人谈话。商业情况很糟。你知道这头蠢驴说什么？“波拿巴不如共和国。以前的商业情况要好些。”法国资产者经常要他们的政府对商业危机负责，这真是一种幸运。纽约的失业和伦敦的破产，大概也要归罪于波拿巴了。

还有一件关于波拿巴的非常有趣的（你在这里会感到尊敬的裁勒尔的影响）事情。正象我写信告诉过你的那样^①，班迪亚同瑟美列和鲍蒂扬尼有联系。他是鲍蒂扬尼的代理人。他秘密地告诉我，说鲍蒂扬尼和查尔托雷斯基正在同波拿巴搞阴谋，差不多每天都同他见面。波拿巴希望，背着俄国和奥地利，在**贵族**流亡者中间给自己找到同盟者，并在波兰和匈牙利产生影响。此外，他向他们明确地说过，他将不顾尼古拉和其他一切，入侵比利时，也可能入侵巴登，而且就在最近。

艾韦贝克将他的大部头著作《德国和德国人》给我寄来十二本。有一本是给你的。这样的东西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从太古讲起的历史部分是陈旧的小学教科书的复制品。至于他在现代史方面的成就，你从下面的事实就可以作出判断：**弗·李斯特**把自由贸易学说介绍到德国，而**卢格**把社会科学介绍到德国。黑格尔之所以不朽，是因为他使德国人明白了质、量等范畴（原话如此），而**费尔巴哈**则证明了，人的认识不能超出人的理性范围。**彼得罗·杜扎尔**（司徒卢威老婆的弟兄）是最伟大的德国自由战士之一，**弗莱里格拉特**由于给《新莱茵报》撰稿而出了名。此外，他的文风也

^① 见本卷第18—19页。——编者注

令人笑破肚子。例如，象约逊的战士由龙牙生长出来一样，日耳曼部落经常彼此殴斗。罗慕洛·奥古斯图路是个“温和可爱的少年”，而德国人三百年来已经习惯于听其邻人称他们是蠢货。

你看了马志尼的愚蠢而卑鄙的演说词吗？

你的 卡·马·

1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2年2月27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我发现上次忘了把莱茵哈特的信给你寄去了。给德纳写的文章^①已寄出，我要求他在伦敦给我指定一家银行，还没有得到他的答复。我的老太太^②虽有诺言，但仍无音信。给在德国的熟人们写的信，至今也没有收到一封回信。一个星期以来，我已达到非常痛快的地步：因为外衣进了当铺，我不能再出门，因为不让赊账，我不能再吃肉。所有这一切都算不了什么，不过我担心这种困境总有一天会弄得出丑。唯一的好消息是我们从内兄大臣的夫人^③那里得到的，说我妻子的非常结实的伯父^④得了病。如果这头畜生

① 弗·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十一篇。——编者注

② 马克思的母亲罕丽达·马克思。——编者注

③ 路易莎·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④ 亨利希·格奥尔格·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现在死了，那末我就可以摆脱困境。

今天我不能详谈，因为正忙于口授一篇给魏德迈的文章^①，并为他修改和邮寄其他的材料。

我在《奥格斯堡报》^②上看到（由于载勒尔的帮忙），施蒂纳先生出版了《反革命的历史》³⁵。他要证明，革命失败了，因为它是“神圣的”，而反革命胜利了，因为它持“利己主义的”态度。

2月25日，法国人举行了纪念二月革命的宴会，或者不如说是备有茶和火腿面包的无酒的聚会。我和我的妻子受到邀请。其他与会者付入场费一法郎。因为我不能去，也不想去，就让我的妻子同一个法国人去了。赖德律、皮阿、托雷、马丁·贝尔纳等人，一句话，发起这件事的整个洛兰集团都没有出席，因为他们觉得为了流亡者而收入场费太庸俗了。路·勃朗也写信谢绝了。出席的只是那些大部分自称为布朗基派的流亡者渣滓。但后来矮小虚伪的科西嘉人^③露面了，显然他是呆在附近的某个单独房间里，通过他的暗探确信赖德律及其同伙没有出席才露面的。这个身穿漂亮灰色燕尾服的人，尽管毫无才干和威望，却受到热烈鼓掌欢迎。他的演说（他一演说完就走掉了）使他的敌人惊叹不已。迷住了他们。征服了他们。而这个小子，这个社会主义的约翰尼·罗素是怎么说的呢？这里，在国外，人们对法国的异乎寻常的事件感到惊讶，而他却比任何时候都更坚信祖国会时来运转。为什么呢？他说，我要向你们讲一讲历史的发展等等。就是说，在所有的伟大军事家，例如弗里德里希大帝和拿破仑大帝的一生中，都有大胜利和

① 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五章。——编者注

② 《总汇报》。——编者注

③ 勃朗。——编者注

大失败。那好，法国是一个**军事国家**。它有自己的兴盛和自己的灾难。这正是需要证明的。它想要做的，它总是能做到，1789年驱逐了封建主，1830年赶走了国王。1848年它想要推翻谁呢？可能你以为是资产阶级。绝对不是，是贫困，可恶的贫困。接着就是为贫困而簌簌流出社会主义的热泪。贫困并不是一种固定的和抓得住的东西，然而法兰西民族在新的革命中将战胜贫困，那时母亲们将不再亲手弄死自己腹中的胎儿，七岁的小女孩将不再“集结”在机器旁边，诸如此类的蠢话说了很多。同时他在自己的演说中慷慨地用了三个很俏皮的词。他称波拿巴是：（1）冒险家；（2）私生子；（3）模仿他伯父^①的猴子。最后这个新提法弄得与会者害了真正的舞蹈病。你对此有什么看法？这些癞蛤蟆³⁶真令人感到绝望。一般说来，他们的行径是讽刺短诗式的、真正戏剧性的艺术作品，这些家伙！我的上帝！勃朗先生的攻击使我想起马索耳曾经给我讲过的一件趣闻。波拿巴总是在夜里十二点以后，在一群被他召集在自己周围狂饮的“下流男女”中喝得酩酊大醉。这时候他就指天誓日，咒骂不休，而同他厮混的女士之一便为他辩护说：“他是个军人嘛！！”

再见。

你的 卡·马克思

^① 拿破仑第一。——编者注

15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3月2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想必你已经收到昨天寄去的五英镑，半截是直接寄给你的，另外半截寄给鲁普斯^①。对不伦瑞克老头^②这个继承遗产的障碍物生病的消息，我表示祝贺，希望惨剧最终将发生。

根据奥格斯堡的《总汇报》看来，施蒂纳的《反动的历史》是一部毫无价值的文集，或者不如说，是一部由施蒂纳的读书笔记以及已发表和未发表的报刊文章汇集成的汇编，是“被抛弃的叶和花”，扯到了世界上的一切和其他某些事情；共两卷，在结尾地方大肆吹嘘，说第三卷将包含“原理和学说基础”。他自己的评注要达到“神圣”的水平还差得很远，倒不如说是供女子中学使用的。

特利尔的小西蒙想必在德纳那里大丢其脸了，他把如此滑稽可笑的荒唐东西加在我们身上，而德纳在我们的文章中却根本读不到这种东西。伤脑筋的是，德纳既不寄《论坛报》给我们，又不寄钱给你。我认为最好让魏德迈去对付他，魏德迈至少能寄《论坛报》给我们，同时能够亲自交涉解决钱的问题。德纳是给你指定伦敦的一家银行，或者是寄期票来，都是一样。我打算在南安普顿轮船开航之前写完的那篇文章没有赶上，因为我把它开航日期算

①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② 亨利希·格奥尔格·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错了一天；但是这篇文章，连同又一篇叙述到1848年底的文章^①，你将在星期五收到。接着就写普鲁士议院，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以后再谈1850—1851年普奥纠纷³⁷，最后是结论。一共可能还有六至八篇，总计有十七至二十篇文章。两个星期后查理^②又会回来了，那时我将有较多的时间。琼斯在这以前必须忍耐一下。

得比先生直截了当地声称，他将仿效詹·格莱安爵士，把可能出现的邦迪埃拉兄弟交给奥地利人及其同僚。³⁸因而又在大规模地进行信件检查。受害的将主要是马志尼和匈牙利人。对我们妨碍不大。

不过得比确实也无耻之极。“我特向你们声明，一有适当时机，我即将征收谷物税。何时征收，只能由我一人决定。如果你们下院多数派不想成为乱党，就不要打扰我，直到我的地位完全巩固，国家完全受托利党的控制，以致我能十分平静地把最近二十年的全部进步化为乌有。”³⁹可怜的下院啊！它现在得到的不是从前的处于相对少数的内阁，而是处于绝对的和永久的少数的内阁，甚至不得反对这个内阁。但这对胆小的自由贸易派来说，完全是活该。这些家伙打了一个胜仗，赢得了新的战略阵地，却忽略了占领和巩固它，忽略了享用胜利的果实，甚至连追击敌人都忽略了。现在他们不得不在原地再进行战斗。但是托利党的上台一下子就使这些家伙把问题看得十分清楚了。现在对工厂主来说，生命攸关的问题是议会改革，而且是这样一种议会改革，至少把纯粹的托利党人和辉格党人永远排除于政权之外，并保证企业主在内阁和议会中占多数。在这里这些绅士们又非常活跃起来了。目前反谷物

① 弗·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十二篇和第十三篇。——编者注

② 查理·勒兹根。——编者注

法同盟⁴⁰正在开会,讨论这个同盟是否应该重新建立起来。科布顿、布莱特、米尔纳·基卜生等人在这里。他们大概至少会重新把组织的架子搭起来。但是,真正的热闹只有在事情弄到要解散议会的时候才会出现。解散议会一定会很快发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得比讲话很温和并抱有和解的愿望。

遗憾的是,商业危机和议会解散同时爆发的希望不大。这里商业仍然繁荣。来自美国的消息非常好。危机之所以能推迟和还能再推迟一个时候,是由于:(1)加利福尼亚——无论是到那里去做生意,或是大量黄金转入流通,或是往那里移民,总之,加利福尼亚给整个美国很大刺激;(2)1849年和1850年高昂的棉花价格对只是从1851年春天才开始迅速发展起来的棉纺织工业是一种束缚;(3)棉花价格一年半以来几乎暴跌百分之五十。1850年9月1日,棉花(中等棉)在新奥尔良的价格是 $13\frac{1}{2}$ 分=利物浦的 $7\frac{3}{4}$ 便士;现在中等棉在新奥尔良是 $7\frac{5}{8}$ 分=利物浦的 $4\frac{7}{8}$ 便士,而且有个时期是7分。这当然会使消费量大大增加。去年(1月和2月),这里棉纺织区每星期消耗二万九千包,而今年消耗三万三千包,而且这只是美国棉花,还不算苏拉特和埃及等地的棉花。——如果这样继续下去,今年英国就要消耗八亿到八亿五千万磅棉花;(4)对投机的普遍恐惧,而这种恐惧使人甚至连金矿和航运都不愿意认真经营。根据我所观察到的一切,我可以断言,再有六个月象现在这样加紧生产,商品就足以充斥全世界;此外,等到商品到达目的地和关于市场完全充斥的消息传来,以及到人们意识到所发生的事情而普遍感到恐慌这个中间阶段结束,大约还有四个月。这样,1852年11月至1853年2月这段时间是最可能爆发危机的时候。不过这一切只是推测而已,危机同样也可能在9月就发生。而

这次危机将是很可观的，因为从来没有过这样大量的各种商品投入市场，也从来没有过这样大量的生产资料。机器制造工人的愚蠢的罢工⁴¹一定会把危机至少推迟一个月；现在几乎完全不制造机器，而需要量却很大。希伯特和普拉特父子公司有几百起国内和国外的订货，当然他们一起订货也完不成。如果这种商业的风暴再突然落到得比先生的头上，那他就遭殃了！

尽管是普遍繁荣，但从最近的结算来看，我的老头^①赔了钱，这使他伤心得要死，他可能废除合同（即他同欧门家族的合伙合同）。那末这里的公司明年就要散伙了。在这里这些事情现在混乱到了极点，因此我有大量工作要做。

艾韦贝克的书^②不用给我寄来了。它不值六便士邮费。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你的 弗·恩·

1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2年] 3月3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星期一我收到了五英镑，虽然鲁普斯^③是住在宽街3号而

①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② 海·艾韦贝克《德国和德国人》。——编者注

③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不是4号。今天我还收到了给德纳写的文章^①，写得非常成功。

你给《革命》和《论坛报》的邮件被拆开了。甚至没有动动手把它再封上。

你从附上的信中可以看到，我们同警察局之间的情况怎样。除了鲁普斯2月5日替我担任主席以及告密者把我们给《泰晤士报》的信^②同给丹尼尔斯夫人的回信弄混之外，事实全是伪造的。暗探是汉堡的“希尔施”，这个人在两个星期以前就被我们驱逐出同盟^③了。他是在德国被吸收的，因为我从来没有完全信任过他，所以也从来没有当他的面说过半句有危险的话。

琼斯就魏德迈驳斥海因岑的文章，交今天的邮班给魏德迈寄去一封正式信件，在信中对海因岑表示了极大的轻蔑，并且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给了他一顿教训。⁴²前天全国改革同盟⁴³召开了一个大会；至少有两千听众。琼斯恰当地批驳了休谟先生、华姆斯莱先生及其同伙，取得了一次真正的胜利。看来伦敦和曼彻斯特现在采取了这样的分工：在那里资产者较多地进行政治上的攻击，在这里则较多地进行商业上的攻击。

几天前，我得到了马志尼先生用意大利文写的宣言。他不顾一切地充当神圣的资产者，并痛骂“非神圣的”法国资产者。他把首倡作用从巴黎移往罗马。“唯物主义”和“利己主义”毁灭了法国。工人从资产者那里继承了这两种恶习。法国从1815年起不再是起首倡作用的国家了。现在意大利和匈牙利是神选的

① 弗·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十二篇。——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给〈泰晤士报〉编辑的信》。——编者注

③ 共产主义者同盟。——编者注

国家。

“马志尼先生”以隐士彼得的身分责备罪恶的法国人，同时却向那些自然是体现了“忠诚”和“信仰”的英国自由贸易派卑躬屈节。蠢货！

请把附上的信寄还给我。今天只写这么一点，因为正忙着往美国邮寄东西。

你的 卡·马克思

17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3月18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现将侏儒^①的信寄还。目前我一个钱也没有，而且至少在这个月内弄不到两英镑；此外，他信上注的日期是5日，完全不知道钱是否还能寄到他的手里。再者，把钱寄给艾韦贝克总是个冒险事，这家伙能提出索还早已过时的天晓得是什么样的邮费老账，把钱全部或者大部分没收。根据所有这些理由，目前我不能帮助侏儒，加之我怀疑他是否能够从艾韦贝克先生那里一次勒索五苏以上的钱。既然矮子从日内瓦到了巴黎，他一定会来伦敦，虽然要吃些“苦头”；那时我们就知道他坚决要钱有什么用意了。

^① 德朗克。——编者注

当矮子来的时候，你要费点劲去抑制他的好斗秉性，这种秉性必然由于他“长期吃苦头”而大为增强；打架和殴斗在这个国家里要花许多钱，不能允许他这样的人干这种事。最好是你把他托付给皮佩尔，皮佩尔可以教他学点政治经济学。你所谈到的关于马索耳的情况^①非常有趣，如果他还在那里的话，我很想认识他一下。

你信中谈的关于琼斯的事情使我非常高兴，只是我现在时间少极了，否则我要多寄些文章给他。但是查理^②还没有从德国回来，并且，除了给《论坛报》写文章和给我的老头^③写每周报告以外，每星期还要按时给琼斯和魏德迈写文章，对于一个整天埋头于办事处的人来说，这未免太繁重了。何况我必须最终学完我的斯拉夫语。⁴⁴象过去那样从兴趣出发，我整整一年都毫无收获，但是因为已经开始学了，并且已经到了不能丢下的程度，所以现在我必须经常用一些时间来学习。最近两个星期我在努力啃俄语，现在差不多学完了语法，再用两三个月时间丰富必要的词汇，我就可以开始学另外的。我必须今年学完斯拉夫语，其实这些语言并不怎么难。除了这种学习引起我对语言学的兴趣之外，还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在下一次大演出中，我们之中至少有一个人对那些恰好不久就会与之发生冲突的民族的语言、历史、文学以及社会制度的特点有所了解。说实在的，巴枯宁之所以捞到了一点东西，只是由于谁也不懂俄语。而这种把古代斯拉夫公社所有制变成共产主义和把俄罗斯农民描绘成天生的共产主义者的陈旧的泛斯拉夫主义的

① 见本卷第19页。——编者注

② 查理·勒兹根。——编者注

③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骗人鬼话，将会再次被十分广泛地传播。

此外，在老奥康瑙尔确实疯了以后，现在琼斯把所有的弦都拉紧是非常正确的。现在时机对他有利，如果公民嘿普嘿普乌拉^①再脱离出去，琼斯的成功就有保证了。就我所看到的一切来说，宪章派已经完全分崩离析，同时非常缺乏有能力的人材，以致他们或者是完全各奔东西，分裂成小集团，即实际上变成财政改革派⁴⁵的真正的尾巴，或者是由一个能干的人在完全新的基础上进行改组。琼斯走在完全正确的道路上，我们也可以大胆地说，如果没有我们的学说，他决不可能走上正确的道路，并且决不会发现：怎样才能一方面不仅保持工人对工业资产者的本能的阶级仇恨（这是宪章派改组的唯一可能的基础），而且还加强、发展这种仇恨，并把它当作进行教育宣传的基础；另一方面，站在进步的立场上来反对工人的反动欲望及其偏见。如果哈尼先生继续这样做下去，那他还会感到惊讶：支持他的那个狂热拥护者集团将很快把他踢开，就连他刊登在他的大便纸上的考斯丘什科及其他“爱国者”的照片也救不了他。

至于拿破仑，这个人不是在去法国时曾经对路·勃朗说过：“一旦我当了总统，我将实现你的理想”？但是，人们看到，财政困难怎样促使路易-拿破仑这样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采取了国债利息变更条款⁴⁶这样典型的资产阶级的金融措施。小店主和小工厂主单单为这一笔一千八百万的节约而原谅他的二十项社会主义试验，《每日新闻》赞赏这项措施。人们关于这件事的议论再没有比《辩论日报》更愚蠢更卑鄙的了。完全是老一套：邮政改革=社

① 哈尼。——编者注

会主义！国债利息变更条款＝社会主义！自由贸易＝社会主义！我所担心的只是：拿破仑先生尽管在他的独特的社会主义措施中干得非常胆怯，并且在关于抵押的措施中也没有超出普鲁士资产阶级信用制度的范围，但终究将为形势所迫而把自己全部的社会主义狂想变成通常的资产阶级改良，那时就只有不可避免的财政困难才能拯救我们。《每日新闻》说得对，国债利息变更条款是一项极为和平的措施，此外，又是一个极为不祥的征兆，表明路易-拿破仑越发走上了资产阶级常理的道路。但是，难道什么时候能够借助常理来统治法国，难道为了把一个路易-拿破仑引向常理而需要一个如此复杂的局势！不管怎样，我觉得大陆的气氛不是非常革命的，虽然侏儒可能带来完全不同的消息。

我不相信得比会获得多数，虽然曼彻斯特（在这里，人们谈到谷物法⁴⁷时意见是一致的）是一个不好的观察所。但是我希望他能获得多数，那时就会出现你所说的那种情况。附带提一下，他做得很笨，没有马上解散议会。他拖得越久，就越要冒选举同商业危机碰到一起的危险，那时他会得到一个由那些对他本人也是极其粗暴的狂热托利党人和受破产威胁的、坚决的、利欲熏心的曼彻斯特派所组成的议会；后者可能成为多数派，因而将成为决定性的因素。

我们这里的公司可能今年就要关门了。如果是这样，那末在清理业务时，我就首先会有更多的工夫，而不会经常忙于办事处的工作了。我的老头给我来信说，以后我可以有**更好的**差事。我估计他会同意我过去的计划：住在利物浦，在那里为他收购棉花。那就好极了，这样，在你结束《政治经济学》⁴⁸的准备工作以后，就带你的全家去那里住上六个月——我们将住在新布莱顿海滨，并且

你还可以节省一笔钱。我至少有津贴，这是很显然的。——遗憾，我今天没有工夫为《论坛报》写文章；但是因为最近星期三有一艘美国轮船要开出，你在星期一或者星期二能收到这篇文章，在星期五的轮船开出前我再写一篇文章。

向大家问好。

你的 弗·恩·

这次你信上的火漆印头一回完好无损。

1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2年3月30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刚刚收到你的文章^①。你将随信接到一整包美国新闻，如果不是有一部分东西需要抄下来给同盟^②盟员看，我早就寄给你了。

这里有许多新闻。哥特弗利德·基督-金克尔派出，或者确切点说，已经派出大学生叔尔茨和席梅尔普芬尼希，去到处鼓吹4月中要在伦敦召开一个有瑞士、巴黎、德国和比利时代表参加的会议，目的是保证革命公债⁴⁹，彻底调整这项基金的管理机构，并组织

^①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组文章中的一篇。——编者注

^② 共产主义者同盟。——编者注

in partibus〔在国外〕^①的民主政府。但是你必须要在星期六以前把这包脏东西寄还给我。

科苏特在美国被瑟美列揭露，而且已经同他所背弃的伦敦委员会完全决裂；⁵⁰当他获悉这一时期民主派伙伴中间发生了怎样的分裂时，是会吃惊的。

正是那个已经当了两年 in partibus 的民主教会的教皇的马志尼先生，终于认为是发泄他对社会主义和法国的怨恨的时候了，于是在布鲁塞尔的《民族报》（这个报纸是他在赖德律的同意下用意大利基金的一万法郎收买的）上用法文发泄了。他在那里把十二月二日、占领罗马⁵¹，一句话，把全部反革命行动都归罪于社会主义者，并且用他那种傲慢的多米尼克派的口吻起劲地痛斥异教徒，教派，唯物主义，怀疑论，法国的巴比伦，就象他在伦敦讨好英国的自由资产者一样起劲。法国似乎已经失去了革命的首倡作用。民族之王已不再存在。现在坐第一把交椅的已是其他民族了，等等。一句话，这是有幸刊登在《祖国报》和《立宪主义者报》上的真正的革除教门令。这在法国人看来未免太过分了。这时，小个子路·勃朗看到了这里有使自己重新恢复名誉并出人头地的机会，便赶紧把卡贝、比埃尔·勒鲁、比昂基、纳多和瓦斯邦太（蒲鲁东主义者）集合起来。他们在《晨报》上用最粗暴的方式攻击了马志尼先生。他们答复的理论部分几乎与马志尼的攻击同样无力。至于有关他个人的那一部分——材料是马索耳供给勒鲁的——，毁灭了这个傲慢的上帝使者。

^① in partibus infidelium——直译是：“在异教的国家中”。天主教主教被任命为非基督教国家的纯粹有名无实的主教时，在其头衔上添有这种字样。——编者注

赖德律这方面为了不失去全部影响，认为自己必须退出欧洲中央委员会。他也在《民族报》上答复了对法国的攻击。这是一篇可怜的毫无逻辑的文章。他坚持“法国的革命首倡作用”，真妙！读起来实在恶心！据说赖德律现在打算去美国。

这样，一方面，白痴卢格失去了他的欧洲中央委员会；另一方面，金克尔（他在美国象狗一样对自己的竞争者科苏特摇尾乞怜）看到，普遍地“混合”，也就是在1848年以来就庸俗化了的“民主共和国”、“普选权”等空话的旗帜下融合^①所有的民主追求者的作法，并没有实现。这样，勇敢的维利希也将作为“共产主义者”同他们发生冲突。

同时英国政府用国家的经费每周大批地把法国的流亡者平民送往美国。可怜的小个子勃朗想用突然的总示威来反对马志尼，以便被确认为遭受迫害的教会的理所当然的领袖。为了阻止他的小阴谋，我将纵容马索耳去反对比埃尔·勒鲁。最后，为了彻底造成这场混乱，蒲鲁东要来这里。

伪善的费里克斯·皮阿这个艺术人（法国人用这个术语粉饰某个人的短处，粉饰他没有性格和智慧）把十二月事件写成一出传奇歌剧，由此你可以看出官方的大人物堕落得多么厉害。他找到了一个英国企业家，将同他一道在纽约等地上演这个丑剧：杀人、驱逐、流放等等场面。有什么能比利用自己国家的不幸来投机更卑鄙的呢？而这头蠢驴竟认为这种出卖法国灾难的娼妓行径是爱国行动。

因为阴谋成了这里的流亡政客的重大活动的最不可告人的秘

^① 文字游戏：“混合”的原文是《Konfusion》，“融合”的原文是《Fusion》，前者比后者多一个音节。——编者注

密，所以济格瓦特^①-金克尔也在大学生叔尔茨和隆格夫人的妹妹（据说很有钱）之间干起了拉皮条的勾当。

讨厌的只是，这些蠢驴由于吹牛和搞阴谋，经常给警察局提供新的材料，使我们在德国的朋友们处境恶化。

你的 卡·马·

19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4月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你的信今天早晨收到了，而且完好无损。看来新地址好。

关于流亡者的那些有趣的材料明天寄还，我要从中做些摘录。

看来小德朗克确实在巴黎被抓住了，否则会听到他的消息。《科伦日报》说，“马克思派”的一些人在D咖啡馆集会，这是真的吗？我不知道这些破烂可能出自什么地方。不管怎样，如果德朗克在咖啡馆的这些人当中公开露过面，那末对他是不能饶恕的。但是如果他还是自由的，并且可以同他通信，那末现在就必须尽一切办法帮助他来伦敦——他曾经被驱逐，所以这些家伙会由于他违反驱逐令而把他送往阿尔及利亚。因此，如果能打听到较详细的消息，我将设法弄到两英镑，把这个矮子弄到安全的地方。如果

^① 约·马·密勒的小说《济格瓦特。修道院的历史》中的主人公。——编者注

得到关于他的什么消息，请给我来信。

我现在就回家去，给德纳再写一篇文章^①；如果文章能写完，将交第二次邮班寄给你。我上星期患了重感冒，现在还没有好，所以好几个晚上我什么也不能干。否则会写更多的东西。

请转告琼斯，他下星期能收到我的一点东西^②。遗憾的是，我给他写的所有文章都不象样，因为每篇文章都很短，划给它们的版面又有限，所以我经常忘记上星期写了些什么。此外我必须很快地和匆忙地写出来，完全没有时间去搜集和整理有关最近法国事件的材料。经常这样瞎诌是会使人败兴的。

如果我今天晚上不能写完给德纳的文章，那主要是因为我还得看一看1849年4月和3月的大部分《新莱茵报》，因为应该利用这个机会**狠狠地**痛斥法兰克福人。在这里单是一个鲍威尔^③不够用。

你的 弗·恩·

①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组文章中的一篇。——编者注

② 指恩格斯为《寄语人民》杂志写的《去年十二月法国无产者相对消极的真正原因》的第三章。——编者注

③ 布·鲍威尔《法兰克福议会的灭亡》。——编者注

2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2年4月5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附上克路斯最近寄来的资料，这些资料务必在星期三（同盟^①开会的日子）以前寄还给我。

在你把德朗克的第一封信寄还给我的第二天，他从狱中给弗莱里格拉特写了一封信，这事我忘记告诉你了。弗莱里格拉特立即把这封信寄给拉萨尔，要他往巴黎给德朗克寄钱。大概这没有什么困难，因为拉萨尔可以拿这封信去向杜塞尔多夫的所有自由资产者求援。遗憾的是，据《祖国报》报道，在德朗克身上发现了暴露内情的信件。难道他愚蠢到这种地步，竟把他同糊涂的里昂人^②以及其他人的证件带在身上？

正象我预料的那样，路易·勃朗打算利用反对马志尼的共同声明，以便建立新的“行动组织”，并挤到前头去充当革命政党的领袖。他甚至想拉我参加他的全体“法国”社会主义者的同盟，并约我见一次面。当然，我甚至没有赏给他一个回答，只是让中间人知道，我对这种纠缠感到惊讶。因为蒲鲁东要来这里，所以现在同我结成联盟对小个子来说正是时候。

① 共产主义者同盟。——编者注

② 看来是指赫斯。——编者注

德纳终于给我来信了，并按**已经刊登的文章**^①的篇数付给了九英镑。同时由于目前总统选举占了报纸的所有的篇幅，他请我把其余部分压缩成五、六篇，并且在最后一篇中主要叙述革命的德国的前景。这提供了一个痛斥流亡者的极好机会，在最近的一封信里我将把我这方面的观点详细地告诉你。

瑟美列现在把他的分为三、四部分的关于“科苏特、戈尔盖和路德维希·鲍蒂扬尼”的手稿（德文）给我寄来了。魏德迈应该在美国把它出版⁵²，这对他来说是一件极好的事情，尤其是他或许能够由此为他的报纸^②弄到五百美元。

但是在德文原稿寄往美国以前，应该在英国这里将它译成英文，以便这本书用德文在美国出版以后，好为这里的读者出版单行本。你即使把给德纳写文章的事情搁一个时候，也未必有时间来干这个。因此，我应当把这份手稿交给琼斯。每印张译文要付一英镑。

我在这里认识了赛雷耳梅伊上校，他是一个很有教养的人。他在匈牙利参加过十四次会战。同时他又是一个出色的画家，他现在正在出版一部描写会战并附有插图的精致的书。他自己画画稿，由法国的第一流画家润色绘成。他答应给我一本。每本将值十英镑。这样，你的军事藏书里又可以多一本了。

你的 卡·马·

你看，金克尔的钦赐比路易·波拿巴还厉害。最初，他指定他

① 指用马克思的名字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恩格斯的一组文章《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编者注

② 《革命》。——编者注

的下院即保证人代表大会⁵³的成员。后来，他对自己独特的创举害怕了，既不遵守指定的日期，又不遵守指定的地点，而是在只有七个人能够参加的日期和地点召开了会议。这七个人里有六个对他投了信任票。他同他们一起草拟了自己的宪法；他们任命他为美国的代表，他则规定他所组成的委员会对他们负责。

2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2年4月14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只写给你这两行，告诉你，小孩子^①今天一点一刻死去了。

你的 卡·马·

22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4月20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得知我为你的小女儿的担忧竟很快成了事实，使我很悲痛。

① 马克思的女儿弗兰契斯卡·马克思。——编者注

但愿你和你的家属能搬到比较卫生的地方、比较宽敞的住宅！

我很想寄些钱给你，但是我在伦敦⁵⁴花的钱比预计的要多得多，所以我自己在这里只能勉强维持到月底，而下个月我为还账和在德国订购的书籍一下子就得付出十二英镑。但如果稍有可能，我仍将设法在5月初为你弄一些钱。如果我早知道伦敦的情况，我会放弃这次实际上完全是多余的旅行，手头也会宽裕一些。

品得在这里，因为他在利物浦找不到事情。他想找工作或者当家庭教师，我当然要为他奔走。为了表示对他的好感，我开始向他学俄文。但是为了在这里能够介绍他，我必须更多地了解他，因为只有费很大的劲才能从他这样的人那里掏出点东西，所以我非常希望你来信谈一下你对他和他的特长的了解，以及你从哪里了解他的，等等。然而我认为，他那样孤僻，在这里不会找到好工作。

对目前的商业情况，特别是对东印度，有一点是不可忽略的。^① 尽管三年来英国工业品向东印度的大量输出在不断地增长，而前些时候以来又从那里传来相当好的消息，存货逐渐卖完，而且售价较高。其原因不外是，在英国人新近征服的一些省份里，在信德、旁遮普等地，以前几乎只有地方手工业，现在这种手工业终于被英国的竞争所压倒，——这是因为这里的工厂主只是不久前才学会生产出适合这些市场的纺织品，或者是因为当地居民由于通常输出到印度的英国纺织品价格低廉而终于放弃了自己对本地纺织品的偏爱。1847年印度最近发生的一次危机以及由此而引起的英国商品在印度的大跌价可能大大助长了这种情况；老居利希早就证明说，甚至在他那个时代在英国人所征服的印度的那部分地区，

^① 见本卷第517—518页。——编者注

还长期保留着自己特有的旧式手工生产⁵⁵。只有这一点才能说明，为什么前不久在加尔各答和孟买更加剧烈地重演了1847年的事件。等到最近收获的三百万包棉花上市，经加工，并将其大部分成品运往东印度，情况就会发生变化。现在棉纺织工业非常繁荣；尽管今年的棉花收成比1848—1849年增加了三十万包，而美国和这里的棉价仍在上涨；美国的工厂主比去年多购买了二十五万包（去年他们总共只用了四十一万八千包），这里的工厂主已经开始断言，即使收获三百万包棉花也满足不了他们的需要。到目前为止，与去年相比（按每年9月1日到来年4月7日计算），美国向英国多输出十七万四千包、向法国多输出五万六千包、向大陆其他国家多输出两万七千包。在这种繁荣情况下，当然很容易说明，为什么路易-拿破仑能这样顺当地策划他的没落帝国⁵⁶。到目前为止，1852年直接输入法国的棉花比1850年增加十一万包（三十万二千包比十九万二千包），即增加百分之三十三。

照一切常规来看，危机今年必定到来，情况大概也是这样。但是当人们考虑到东印度市场目前完全出乎意料的容量，考虑到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所造成的混乱，同时考虑到大部分原料价格低廉和引起工业产品降价，并考虑到没有任何大的投机活动，人们几乎会引起错觉，预言目前的繁荣时期将罕有地持续下去。不论怎样，这种情况可能持续到春天。但是，归根到底旧的常规在大约六个月的期间内仍然会起某种支配作用，这是肯定无疑的。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请尽快回信。

你的 弗·恩·

2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2年4月24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我上星期处境之糟，甚至是你想象不到的。在埋葬^①那天，各方面答应钱全没有收到，为了向这些英国的狗东西付埋葬费，我最后不得不跑到邻居法国人那里。同时非常不幸的是，又接到魏德迈的来信，从来信看，在美国的一切希望似乎也全都破灭了。克路斯（你下星期能收到他的信）那里现在比较有希望。虽然我是一个坚强的人，但是这种混账事情这一次却沉重地打击了我。

附上艾韦贝克这个狗东西的信，他从来不贴邮票，老是要刮走别人最后的十便士。同时还附上布·鲍威尔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的文章^②。你的文章^②在那里招来了种种肮脏的反应。你会对鲍威尔关于“军队”的发现感到好笑。如果你现在要寄给我为德纳写的文章，你可以等一等，多写几篇，那时我一次把它们寄出去。

捷列林格先生在纽约出版一种月刊或周刊，这头畜生亲自给我寄来了该刊的创刊号，——纯粹是四年级小学生写的荒唐东西。

海泽（《大胡蜂》的）现在是维利希的密友，两人坐一条板凳。这个家伙出了什么事吗？他们又在吹牛说，他们正策划在德国搞

① 指埋葬马克思的女儿弗兰契斯卡·马克思。——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编者注

暴动。

德朗克真是个傻瓜。我们在莱茵给他弄到四英镑，使他的胃口更大了；因此他到科布伦茨榨钱去了。这头蠢驴没有想到，他是在为反对科伦人^①提供新的材料。这个家伙实在是太不象话了。

顺便提一下，别忘了**马上**写这样两张纸条寄到伦敦：（1）委托**李卜克内西**到**海恩**那里取一英镑；（2）给海恩本人写一张小便条，简单地告诉“亲爱的朋友”说，听说他混得不错，现委托李卜克内西向他取一英镑。必须注意，不要造成任何敌意。

事情是这样。我们有一个熟人，一直寄宿在李卜克内西那里，昨天被房东赶了出去，而我们谁也拿不出一个便士给这个可怜虫，我就给李卜克内西写了一张便条，说你委托他到海恩那里取一英镑。看来海恩先生有点不相信，要李卜克内西先把你的信给他看一下。

请给我寄几张邮票来，因为我要给你寄一批东西。

你的 卡·马·

24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4月25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昨天晚上接到海恩的一张便条，我昨天已把这张便条连同对

^① 被捕并在科伦受审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编者注

它的答复一起给你寄去了。我想，这样一来海恩先生是会付钱的。

附上几张邮票，不久再多寄一些。同时把文件寄还给你。艾韦贝克的信同他的书^①完全相称。“帮助我反对李宾特罗普吧！我要在民主派面前揭露他是个伪君子 and 淫棍。”这个人完全老糊涂了。

朋友布鲁诺对神的认识没有提高，也没有变得聪明些。^②从柏林开动美国的报刊，以使用这种迂回的方式向惊惶的世界宣布，大陆的军队是用来维持国内秩序的，这真值得！布鲁诺先生仍然代表着黑格尔的非常停滞阶段的辩证法。这一发展阶段中的历史观的全部奥妙在于，用充分的热情和肤浅的分析对最平凡的老一套东西加以冗长的论证，然后把它们充作完全新的发现——研究工作的成果。如果谈的是早已过去的事情，所有这一切倒还可以容忍，但是如果用这种方式把直接的现实加以神秘化，那就太过分了，而且任何一头蠢驴都会发觉这里毫无内容。深奥的真理是：政府对革命来说是正确的，因为革命还没有成熟，而革命对政府来说也是正确的，因为革命虽然处于萌芽和未成熟的状态，但它实际上代表着未来的思想。这是黑格尔的老一套的俏皮话，甚至在美国也不能被认为是新东西！经常挂在嘴上的是“公民的”“意志消沉”、“不满情绪”和“漫不经心”，“在某些国家里，阶级同阶级作斗争，而在另一些国家里，民族同民族作斗争”。这种极端英明的词句实际上是布鲁诺从革命学来的全部东西。

捷列林格先生显然是当作流氓无产阶级的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而被驱逐出法国的，甚至连参加十二月十日会⁵⁸都不够格。

① 海·艾韦贝克《德国和德国人》。——编者注

②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如果你不是准确地知道，德朗克是自愿去德国的，那末我认为很可能是这样：他过去曾经被驱逐出法国，这一次不是被随便送到哪一个国家而是被送到德国。可是这个蠢货已经顺利地溜到了拿骚。他为什么要去科布伦茨呢？那时他如去汉堡并从那里前往英国该有多好，在汉堡谁也不认识他，而且他会遇见维尔特和施特龙，也就会弄到钱。但是，显然是对钱的欲望把他从拿骚吸引到离得很近的科布伦茨去了，如果他溜到了那里，他一定会去科伦。不过，科伦人^①好在已经通过了检察院的审讯，否则德朗克的被捕又会提供借口对他们再进行一次六个月的审讯。他很快就会被送往科伦，可能会迫使他作为证人出席陪审法庭。这次他是咎由自取。如果他需要钱，他完全可以在法兰克福弄到，或是设法让拉萨尔把钱给他寄到某处；但是他不，这个矮子硬是要去科布伦茨，而那里每一个宪兵和街上的每一只狗都认识他。眼下他会倒大霉。

你的 弗·恩·

25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4月27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附上魏德迈寄来的比较不错的消息。我暂时把你的文章⁵⁹留在这里，为的是：（1）把它通看一遍；（2）或许以后把它译成英文，

^① 被捕并在科伦受审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编者注

如果删掉某些只有德国人才懂的辞藻，那很容易翻译。

《科伦日报》刊登了以叛国罪通缉莫泽斯·赫斯的命令。如果不是因为在老爷子德朗克那里发现了关于他们的“重要的”日内瓦事件的愚蠢的文件，我甘愿受绞刑。这真值得！不过莫泽斯又将成为殉道者，这会大大地美化他的“没有虚度的闲暇”^①。可能很快会把德朗克送往伦敦，难道我们永远也摆脱不了这个蠢才！无论如何，所有这一切对科伦的可怜虫来说是非常不利的，为拖延对他们的审判提供了新的借口；如果他们真的被提交陪审法庭，我们总会听到消息。

弗莱里格拉特给我来信，要求写一封给我妹夫^②的介绍信——今天我把这封信寄给他了；他总是希望无论如何能找到一个职位。

向你的夫人和孩子们致最衷心的问候。

你的 弗·恩·

昨天晚上关于民军法案的表决⁶⁰好极了。如果上帝再赐给几次这样的表决，那末新的选举将推迟到9月或10月。辉格党人是自作自受，财政改革派⁴⁵也是一样！我看琼斯仍然想要立即着手出版自己的报纸。哈尼在《星报》问题上的作法是卑鄙的，但是好在琼斯没有弄到这个陈腐的、威信扫地的、日益堕落的报纸。⁶¹让哈尼把它连同他自己一起埋葬吧。

① 西塞罗《为塞克斯蒂乌斯作的辩护词》第45章。——编者注

② 布兰克。——编者注

26

恩格斯致马克思⁶²

伦 敦

1852年4月29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附上魏德迈最近的来信。报纸我没有收到。但是根据电报，“大西洋号”应该今天早晨到达这里，所以报纸可能明天早晨送来。我曾就如何包装和邮寄材料以免浪费邮资向魏德迈提出过几点实际的意见，看来，他是误会了。不过我已经写信指出了他的误解。

矮子^①的科布伦茨之行是纯粹的臆造，如果《科伦日报》可以相信的话，那末老爷子德朗克现在已经在伦敦了，他的冒险也就到此结束了。这对他来说更好。但是这样一来，关于通缉莫泽斯^②的命令一事却令人不解。看来，这无论如何意味着是对付科伦人^③的一个新阴谋。天晓得又有什么废纸落到了警察局的手里。可怜的莫泽斯竟这样可怕地在异乡成为事后的殉道者！

下星期我将接连为德纳写几篇文章^④，尽量叙述到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³⁷的终了。为了我们能够较快地及时写完，最好你能就最后几篇文章，即有关德国革命前景及我们党在革命期间和革命以后的地位的文章，简短地写一个提纲。这个最后部分恰好是

① 指德朗克。——编者注

② 莫泽斯·赫斯。——编者注

③ 被捕并在科伦受审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编者注

④ 指《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组文章中的几篇。——编者注

最重要的，另外，这个提纲能使我把文章写得不仅更好、而且更快得多。这样，我稍微加把劲，就可以在两个星期内把全部剩下的五、六篇文章结束，在这期间你可以给德纳通信，商谈写一组新的、关于法国或英国的、主题更现实的文章。因为魏德迈的小册子现在可能很快就要出版，所以即使经过改动也不能把《雾月十八日》卖给德纳了；他能够无代价地得到它，并自行翻译。但是你还是要问一问德纳，他是否需要一种供英美读者阅读的修订本或者译本；那时可以大大地压缩1851年12月2日以前的史实，最后一直叙述到目前，这样就可以把关于法国的每周或者两周的连续报道与此衔接起来。

你的 弗·恩·

2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2年4月30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与这封信同时，你将收到从美国寄来的大量材料。我今天还收到了克路斯的信，现在摘录几段在下面。因为，直到下星期，我都需要这封信。

德朗克平安无事地到了这里。他比我意料中的更令我满意一些。他长高了，也发胖了。因此变得更自信了。他暂时非常快乐地住在安许茨那里，受到安许茨的热情款待。他将在这里开始做

点小生意，受巴黎方面的委托，在这里代售烟盒和钱包。取百分之十的佣金。通过安许茨他很快就会取得干这种买卖所必要的联系。

我从他那里了解到，“高尚的”泰霍夫给瑞士寄去了一篇评述我们的文章，把我们特别是把你痛骂了一顿。军人们把你当作竞争者那样嫉妒。而我认为，总有一天你会证实他们的预感是正确的。此外，席利从日内瓦要求这些先生们同我们和解。接着出现了一个由维利希、泰霍夫、沙佩尔和席梅尔普芬尼希所签署的文件，其中谈到：（1）他们同这个完全无能为力的党彻底决裂了；（2）我们当中有警探，把全部情况都向普鲁士政府报告了。

我不知道是否已经写信告诉过你，或者当你在这里时已经听说过，金克尔先生及其同伙**归根到底**只有三千美元现款，所有象卡耳贝的勒韦那样体面的人都退出了，维利希同金克尔和赖辛巴赫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这整个混账集团正在瓦解。

关于德国的提纲^①你将收到。

昨天，这些狗东西在这里开了保证人会议。他们选出了常务委员会。卢格先生写了一封信表示抗议。维利希没有出席。赖辛巴赫一开始就完全拒绝参加这个肮脏勾当。委员会的委员将领取报酬。当选的有：金克尔、维利希（是否同意，还是问题）、卡耳贝的勒韦（一定会拒绝）、菲克勒尔、隆格和美因兹的许茨，还有一个。他们是自行加聘的。卢格在他的信中攻击金克尔是普鲁士亲王的代理人和共济会会员。

下面是从克路斯的信上抄录的。

^① 见本卷第55—56页。——编者注

胡策耳（不要同胡策耳维特混同了）是克路斯的朋友，以[保证人]^①的身分[出席了]^①金克尔的辛辛那提代表大会⁵³，他给克路斯写信说：

“金克尔曾经非常**卑鄙地**想唆使我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我做到了我要做的事情。我把他逼得走投无路，使他长期逃不出我的手掌。他为了自身的安全，请求我向他保证严守秘密，不把这件事泄露出去，以免使他陷入‘争吵’……有一个叫捷列林格的在给安内克的一封信中骂马克思是马车夫。”

接着克路斯自己写道：

“在纽约，在我最近的一封信中向你谈过的那次非常出色的会议上，分别成立了许多体操协会，它们声明支持我的抗议书和魏德迈反驳金克尔备忘录的文章。”⁶³

顺便提一下。我为瑟美列写了几个在伦敦的德国大人物的素描，交给了班迪亚。不知道怎么搞的，这封信读给一个德国出版商听了，但没有向他提我的名字。他现在要这些先生的“人物素描”，据班迪亚说，他准备出二十五英镑买几个印张。当然是匿名或者用笔名。你看怎么样？老实说，这种幽默作品应该由我们合写。我有些犹豫。如果你认为我值得写这种玩意儿，那你就从我的信中和你手头有的其他资料中，收集一些可以用来描写这些畜生的片断。至少你必须把关于维利希在“行动”时期⁶⁴和“在瑞士”时的一些札记寄给我。

你在我给你寄去的东西中会发现一篇广告草稿，介绍老赛雷耳梅伊著的一部附有插图的描写会战的书。他希望把这个草稿略加润色并译成英文广告，为此他答应送给我们每人一册。我认为

① 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干一次这种叫卖小生意值得。

凯里先生将出版一本论述“利益一致”的经济学著作，这一点，我在看到他的第一部著作时就已经预见到了。⁶⁵

卢格在我给你寄去的《雅努斯》中企图把共产主义作为自己“人道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而据为己有，亲爱的，你对他有什么看法？妙极了！我的老天爷！

你看过哈尼和琼斯之间的公鸡斗架吗？如果没有，我就把他们互相对骂的文章⁶⁶给你寄去。在这里，他们两人堕落到了德国流亡者论战的水平，一个是主动进攻，另一个是被迫应战。

你的 卡·马·

你曾经读过比布·鲍威尔在《论坛报》上发表的文章《英国的没落》更加无聊的东西吗？下面这段话最能代表不可救药的老神学家：

“英国议会至今执行罗马的政策，利用人民的生存本能和民族的进取心来建立自己的世界统治，同时以古罗马的精神利用**英国本身的内部分歧**，例如**英国国教会、苏格兰长老会和爱尔兰天主教之间的分歧**，来造就和完善自己的贵族统治艺术，而现在，在大陆上展开的人民和政府之间的斗争的进程中，它成为一个政党，并且作为政党，恰恰在立宪制度走向其必然灭亡的时刻出来维护立宪制度。”

这件东西臭虫都嫌臭，
还有什么能比这更臭？^①

^① 这是流行在莱茵省的一句德国谚语。——编者注

28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5月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附上三十先令的汇票，这是我目前能够给你的全部。虽然你明天（星期天）还不能拿到钱，但是至少你知道有这笔钱。如果我有可能会在本月给你寄第二张汇票，请相信我一定会寄给你，但是目前我还不能断定是否有这种可能。

矮子^①顺利地跑来了，并有了进步，这很好。他目前找到安许茨这样一个患难之交，真正的朋友，也很不错。夏季，在我的老头^②到我这里作客之后，他必须来我这里。

提到有关大人物传略一事^③，非常有趣的是，一个时期以来我有这样的想法：用类似的方法按字母顺序把这些传记收在一起，不断加以充实，把一切准备好，等到“突击”的伟大时刻，突然把这些东西抛出去。至于出版商的建议，二十五英镑还是值得的，然而要注意，尽管是匿名和用笔名，任何人都仍然会知道这些箭是从哪里射出的，责任一定会落到我们两人身上。在德国目前制度下出版这种东西，显然会被认为是对反动派的支持，而且世间任何立场坚定的序言也难以改变这种情况。这总是冒险的。如果只限于

① 德朗克。——编者注

②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58页。——编者注

某些人，譬如说，一打最有名的蠢驴——金克尔、黑克尔、司徒卢威、维利希、福格特等等，这还可以；没有我们自己的名字不会太惹人注意，这种东西可能被看作直接出自反动派之手。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尽可能合写这个东西。你想想，你认为最好怎样办，我们再考虑一下。二十五英镑确实值得干点缺德事。^①

克路斯的信下星期寄还。赛雷耳梅伊需要做的事情^②，我将办到。美国的材料今天中午还没有到；但也许现在它们已经在家里了。

你的 弗·恩·

29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5月4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你的那个大美国邮包还没有收到。我已托人去问过皮克福德家，因为我住的这条街门牌号码重新编了，所以可能弄错。但是皮克福德家并没有我的邮包。或者这个邮包你还没有寄，或者是已经寄了，可能不合规定的手续，或者是出了什么事情。因此请查问一下它的下落。

① 恩格斯套用亨利四世的话：“巴黎确实值一次弥撒”。1593年巴黎人答应承认亨利四世为国王，条件是他应由新教改宗天主教，这时他说了这句话。——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58—59页。——编者注

这星期我将在这里见到我的老头^①，然后这整个肮脏生意就会结束，我的地位也就明确了。或者重订合同，公司在这里继续存在下去（说实在的，这不大可能），或者我设法让我的老头最迟到年底，也许在6月底退出公司。于是会进行该死的结算，不过经过六至八个月，大体上即可结束，那时我将干点别的事情：或者到利物浦，或者天晓得还有什么事情。两星期之后就可以决定下来。我很高兴，我的老头现在就要来了，因为这样可以尽快地结束这种无法摆脱的肮脏勾当，我的地位也将最终明确。

同时把克路斯的信寄还给你。我这里有琼斯的文章，但是没有哈尼的文章；如有机会，请把哈尼的文章给我寄来，我可以了解一下双方的观点，看看老爷子哈尼扮演的角色。勤勉的琼斯只要能坚持一个时期，就能很快把这个懒惰的畜生从战场上打出去。这样，他将达到每周四千份^②，这就会增加收入（三千六百份即可弥补开支）。

由于我的父亲要来这里，德纳方面的计划^③自然要推迟一两个星期。但是你在这时可以通过瑟美列同出版商继续进行关于特写的交涉，同时为了描写我们未来的英雄，你暂时浏览一下你的通讯和《新莱茵报》（特别是他们在国民议会上的投票和演说）；如果达成了协议，你就来这里住一星期，我们将炮制这个东西^④。我总认为，这件事可以这样办，就是不暴露作者，即使出了问题，也不碍事。

据艾布纳尔给我来信说，他还在为你的《政治经济学》⁴⁸同勒

①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② 《人民报》。——编者注

③ 指恩格斯写《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组文章。——编者注

④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流亡中的大人物》。——编者注

文塔尔进行交涉。勒文塔尔想在布鲁塞尔定居，但是他现在仍然是一家法兰克福公司的合伙人。

弗莱里格拉特同我的妹夫^①交谈得怎样了？品得的情况怎样，希来信告诉我。这是一个沉闷而头脑相当不清楚的家伙。他是不是加入了同盟^②？

魏德迈来信说要寄的《体操报》还没有寄到；他一定把什么弄错了。

请尽快回信。

你的 弗·恩·

不通过邮局寄的包裹最好不要写旧的门牌号码（70），把新旧两个号码都写上，即：曼彻斯特斯特兰奇韦斯路大杜西街44/70号。明天如有可能，就办赛雷耳梅伊^③的事情。

3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2年5月6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邮包没有给你寄，因为皮克福德向我的妻子要两个半先令。

① 布兰克（见本卷第54页）。——编者注

② 共产主义者同盟。——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58—59页。——编者注

而这整个臭玩意儿不值这么多钱。

你将收到随信附上的一张可笑的便条，这是从金克尔—维利希先生给他们支部成员的一个通告⁶⁷上匆忙抄下来的。最可笑的是，他们的支部的一个领导人每次都把这类废纸送给普鲁士的总领事黑贝勒，因为后者出钱收买。当然普鲁士政府如同金克尔—维利希一样，是能够揭开这种似乎重要的奥秘的。尽管有种种原则性的考虑，维利希还是接受了常务委员会里的职位。谁有钱，维利希就是谁的。

毫无疑问，正在策划一次暴动。克拉普卡将军已经前往马耳他，口袋里装着科苏特和马志尼签署的任命他为匈意军队总司令的命令。我认为，他们打算在西西里开始发动。这些先生如果一年不吃两次败仗，不被揍痛，他们就觉得不舒服。他们从来不想承认，世界历史的发展并不取决于他们的推动、他们的干涉、即使是官方的干涉。如果事情失败了——这是无疑的——，那末马志尼先生将会找到新的借口，借助给某个格莱安的愤怒的信来抬高自己的身价。⁶⁸这种事情不会损害他的消化力。

班迪亚把瑟美列用匈牙利文写的《概述》^①翻译出来了，我现在正在校订他的译文。原文必定很好，而现在要从这个十分糟糕的、常常是几乎不能理解的、完全不合语法和时态的译文恢复它的本来面目，却要费很大力气。从内容上可以看出下述情况：拉约什·科苏特先生推翻奥地利王朝（这是在政治上不利并有害的时刻宣布的），是为了保证自己统治者的地位。他担心，如果他动手迟了，他以后就不得不毫无抵抗地把这个位子让给常胜的戈尔盖。

① 贝·瑟美列《路德维希·鲍蒂扬尼伯爵、阿尔都尔·戈尔盖、路德维希·科苏特》。——编者注

拉约什还犯了一个不进军维也纳而去攻打欧芬^①的错误，他急于作为一个凯旋者携带家眷胜利地进入首都。⁶⁹

附带谈一下。我刚接到班迪亚的信。柏林的出版商现在提出最后的建议：出二十五英镑买五六印张的人物素描，并免费赠送二十四本。我把手稿一交给班迪亚，就可以从他那里拿到钱。但是出版商要得很急。

我的计划如下：最初由我和德朗克（这样，我的文风多少要消失一些）写个草稿。或许两个星期之后有可能和你一道完成这个东西^②。无论如何，你还必须在最近的来信中向我谈一些有关维利希（在运动期间³⁷和在瑞士时）的情况。

附上克路斯的信。

昨天我和弗莱里格拉特一同到书商特吕布纳那里。他希望在伦敦这里推销一些《革命》^③，而另一部分，他认为可以通过康培在德国推销。所以魏德迈的杂志一到，就请立即把它们寄来。看来《体操报》是寄丢了。

你的 卡·马克思

① 布达。——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流亡中的大人物》。——编者注

③ 指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它以《革命》杂志专刊的形式在纽约出版。——编者注

31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5月7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克路斯的信寄还。同时我有一个想法：现在德纳先生同布·鲍威尔和特利尔的西蒙打上了交道，并借口总统选举而限制给你版面，因此，以美国佬的方式对德纳先生采取某些措施是恰当的。克路斯再加上一个什么人应该从不同的地方写信给德纳先生，质问他，为什么这些无与伦比的文章登载得这样少，而且还经常中断，希望这不是编辑部的责任，期待编辑部能够改变这种情况，经常登载卡尔·马克思的文章，等等。魏德迈很容易安排这件事；只要向他说明一下理由就行了，即说德纳想限制给你版面，因此为了使这家报纸继续对我们开放，采取这样的行动是适当的。以一个半巴纳姆对付一个巴纳姆^①。如果你同意的话，我可以随最近的一班轮船寄信给魏德迈谈谈这件事。

会议给支部的通告⁶⁷真令人发笑。如果圣彼得堡、华沙、柏林和罗马等支部是设在离切林-罗斯⁷⁰四英里以外的地方，我甘愿受绞刑。这种烧炭党式的、貌似强大的、虚张声势的和执行军令式的发动，表明这些先生多么严重地再一次被自己的所谓组织力

^① 巴纳姆是一个有名的美国生意人和剧院老板的名字；这句话是套用法国的一句谚语：“以一个半海盗对付一个海盗”（«à corsaire corsaire et demi»），意思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编者注

量所迷惑。在目前策划暴动，这是愚蠢而又卑鄙的行动。但是，当然“应当发生某种事件，也应该采取某种行动！”。但愿那些必定领导这一事件的首领们全被捉住和被枪毙；不过，这些大人物自然是小心翼翼的，只要钱柜里还有钱，谢特奈尔那里还赊账，“裁缝店和皮鞋店”还有任人挑选的不要钱的衣服和皮鞋，英雄维利希就将安然呆在伦敦。维利希先生就是这样理解对军队的给养的！

关于人物素描^①一事大有进展。一个月之后，这个东西就可以写好。只是要物色一个可靠的人，把它誊写一遍，使人完全认不出是谁的笔迹。当你来这里时，请把美国的报纸、全套《新莱茵报》和必要的书面文件带来。我的老头^②明天就来了，恐怕在这里呆不上八天到十天。

终于收到了从德国寄来的我的军事书籍。到现在我只读了其中很少的几本。名声显赫的古斯达夫·冯·霍夫施泰特尔先生，目前在我看来，根本不是拿破仑，只不过是一个称职的营长，或者说，是一个在小战斗中称职的营长。但我还没有读完他的著作⁷¹。然而普鲁士工程兵上尉金策耳所著的那本概论近代筑城的小册子⁷²，倒是一本很出色的书。这本小册子比我到现在为止读过的任何一本军事著作具有较多的历史主义和唯物主义的精神。至于维利森先生，那末可以说，在伊德施太特会战⁷³中，不是丹麦人战胜了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人，而是健康的人类理智的普通战术战胜了黑格尔的思辨。其实，维利森的书⁷⁴应当叫做《大规模战争的哲学》。因此，不言而喻，在这本书中哲学论述多于军事科学，对大部分是不言自明的东西，却以冗长的和大量的旁征博引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流亡中的大人物》。——编者注

②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先验地加以论证，而且中间还夹杂一些关于简单和复杂以及诸如此类的对立面的最学究式的论述。这种军事科学从一般的艺术概念谈起，接着证明烹调术也是一种艺术，并详尽地论述艺术和科学的关系，最后则把军事学术上的一切规则、相互关系和可能性等等，归结为一个绝对的原则，即强者总是击败弱者。对这样的军事科学能说什么呢！有的地方也还有一些不坏的意见，以及根据一般原则得出的可以接受的结论。如果连这一点都没有，那就更糟了。我还没有看到他在实践中的运用，但是有一个事实对维利森并不很有利，那就是拿破仑的重大胜利每一次都是由于藐视维利森的基本规则而取得的，——一个正统的黑格尔分子却能够很好地解释这个结果，而又丝毫不损害这些规则。

我看到戈尔盖的回忆录⁷⁵刚刚出版——但是书价是六塔勒，因此我现在还不能购买。由于这本书的出版，现有的关于匈牙利战争的**军事**材料可以说暂时已经够全的了。关于匈牙利战争，也许关于1848—1849年的所有的战争，我应当写点东西。⁷⁶一旦我把以前的战争史写完，我将找一个对购买资料也能承担大部分费用的出版商。

上星期六给你寄去的三十先令，大概你已经收到了吧！

你的 弗·恩·

3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2年]5月13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今天只给你写几行。老赛雷耳梅伊已经完成了自己的第一分册，现在他为他的会战一书写广告^①的事每天纠缠我。如果你现在没有可能做这件事，那末至少请你赶快把他的草稿寄还给我。

你的 卡·马·

33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5月19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事情进行得很顺利。明天或者后天，我的老头^②又要走了，他很满意自己的生意。这里的营业正在彻底改组，并将在新的基础上继续下去。额外的津贴顺利地争取到了，只要合同一签订，我的老头一走，以前所说的银行券即可寄给你。同时，最好的一件事

① 见本卷第58—59页。——编者注

②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是，我将不签署任何东西；我的老头很机灵，他在政治上不完全信任我，因此处处小心谨慎，唯恐因为我而陷入新的不愉快的事情。而我在必要时同样可以不失体面地让我的某个兄弟接替我；这样，我的老头在我离职时，恐怕除了某些幻想，不会损失任何东西，受牺牲的将是我而不是他。请尽快来信告诉我，你那里人物素描^①写得怎样了。由于这一切变动，目前有一大堆工作落在我的身上，最近很难指望能同你一起做许多工作；但是我仍然希望能在这里尽快地看到你。如果你能同德朗克一起把这个东西写得差不多，以便我们在这里只要用几个晚上就可以完全把它写好，那就好了；而我最好能在你来以前从这里现有的文件中就拟定的人物（你必须告诉我是哪些人）做一些必要的摘录，使我们能迅速地进行工作。我刚好有个想法：你最好在圣灵降临节，确切地说在圣灵降临节的前夕——星期五（即九天之后）来这里，那时这里是普遍的节日。如果那时天气好，我们就去曼岛或者其他地方，如果天气不好，我们就工作。但是请你注意，要一个人来。稍后我会十分欢迎德朗克乌斯来，但是目前我还不需要他，他来了会妨碍工作。

顺便提一下，新合同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从7月1日起我的薪水不仅增加了，而且完全归我了，再也没有人来查问我钱是怎么用的了。详细情况见面再谈。

你的 弗·恩·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流亡中的大人物》。——编者注

34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5月2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我的老头^①已经走了。一切都很好。附上十英镑银行券的前半截。希望下星期未能在这一里看到你。你的来信可能现在已经在家里了，但是我没有时间回去。银行券的后半截将交今天第二次邮班或于明天寄出。

你的 弗·恩·

35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5月22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今天写信给你只是为了告诉你一件事，以防万一：昨天我交第一次邮班把十英镑银行券的前半截直接寄给了你，同时把后半截寄给鲁普斯^②转交你；希望你都已收到了。

现在这里正开展积极的竞选活动——托利党人提出两个辉格

①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②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党自由贸易派当候选人，是为了让他们把布莱特和基卜生打败。这两个人在这里专门拉选票和给选民灌酒。当然这两个家伙没有任何希望，但是他们为此却要花不少钱。

正象我预料的那样，大约三个星期前棉花市场上出现了投机热潮；但因把握还不十分大，这里的纺纱厂主和商人又与之相抗衡，热潮立即重新平息了下来。但是只要美国的全部收成一上市，投机活动很快又会盛行起来。羊毛——由于澳大利亚养羊业的突然衰落——也会成为很好的投机对象，并且一般说来，有一切根据期望，到秋季投机将进入极盛期。铁路股票和其他的股票也开始再度上涨——其中较好的股票所得的收入往往比存在银行的资本现在还能得到的一厘至一厘五的利息要多。在美国，棉花投机已经盛行六个星期了，现在到处成立的许多形形色色的新股份公司证明，资本是多么强烈地在一切巨大的金融市场上寻找销售场所。这样，风暴的征兆现在已经更加清楚了，而且也大量地出现了。这将是一件好事。

我希望最迟明天早晨收到你的来信。

你的 弗·恩·

3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2年]5月22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今天早晨收到了十英镑银行券的前半截。

我想星期五从这里乘船去利物浦，再由那里前往曼彻斯特。

附带说一下。公民施拉姆^①要取道利物浦去美国。这个家伙私下告诉我们说，他打算星期三或者星期四去看望你。你要想个办法避开他。

维利希干了一件非常美妙的事。布吕宁克夫人招待他吃喝，喜欢向这头老山羊卖弄风情，就象向其他前尉官卖弄风情那样。有一天，我们的禁欲者欲火如焚，象畜生一样粗野地扑向这位夫人，于是非常丢人地被赶了出来。失去了的爱情！丢掉了的饭碗！我们不再需要贪图享乐的人。

舍尔瓦尔因德法密谋案件⁷⁷在巴黎陪审法庭上的英雄业绩，你已经在报上看到了，这个家伙以传奇般的勇敢从监狱看守的手中溜掉了，这一点也许你在英国的报纸（《晨报》）上也看到了。后来发现，这是在他供出了他所知道的一切之后警察当局同意他干的。甚至拚命吹捧他的伦敦大磨坊街的那些人⁷⁸也不得不将这个

① 康拉德·施拉姆。——编者注

英雄赶走。

科伦人^①终于被检察院提交到陪审法庭。如果陪审法庭的特别法庭不开庭，7月以前不会审讯。

德朗克问候你。

你的 卡·马·

37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5月24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如果你星期五才从伦敦动身走海路经利物浦到这里，那你最早星期一晚上，也许星期二早晨才能到这里。如果你无论如何要走海路，那你尽量设法取道赫尔。每星期有三、四班轮船早晨八点从西蒂区启航，航行时间不太长——你应当星期三早晨，最晚星期四早晨动身；到赫尔的票价是六先令六便士，从赫尔到这里的三等票大约是七、八先令。你必须在**星期五下午**到这里，我们还可以在当晚六点左右前往利物浦。议会火车⁷⁹直接从伦敦发车时间太晚，这趟车你星期五是搭不成的。你回去时可以经利物浦走海路。

总之，不管你从哪一条路走，都必须在星期五下午四点到达这里。⁸⁰

^① 被捕并在科伦受审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编者注

望你把详情告诉我。

你的 弗·恩·

维利希的事非常有趣。可见，命运终究没有饶过这个高尚的纯洁的人！

38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6月30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你们不是在那里埋头誊写手稿^①，就是发生了些什么不愉快的事情，不然我早已收到你的消息。现附上魏德迈的信和剪报。

你那个装科伦信件的小信夹子已经找到了，——我今天没有把它带来，否则就随信一起给你寄去了。

衷心问候——匆匆。

你的 弗·恩·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流亡中的大人物》。——编者注

3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2年7月3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我来晚了，但是我来了^①。你从下面谈的情况可以明白耽搁的原因。

一回到伦敦，就马上誊写手稿^②。星期一中午已经最后完成。我口述，由我的妻子和德朗克轮流笔录。星期三中午我收到了钱。班迪亚扣下了七英镑，关于这七英镑你是清楚的。此外，还有德朗克参加工作的报酬。这样一来，剩下的钱甚至不够维持家里的开销。施特龙毫无支付能力。还加上意外的不幸事情。

克洛泽的妻子早已生病，在医院里奄奄一息，恰恰在最后病危的时候被这些恶棍撵了出来；三天前死在家里。一文钱没有，但却要支付埋葬等费用。弗莱里格拉特毫无办法，因为他为了送海尔堡的妻子和孩子回布勒斯劳^③，维持海尔堡本人的生活，最后送他进医院，把所有的熟人都求到了。于是这件事自然落到了我的身上，并给我带来了无法形容的麻烦，直到把一切事情办完。现在又平静了。

① 这里套用席勒的悲剧《皮柯乐米尼父子》（第一幕第一场）中的话。——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流亡中的大人物》。——编者注

③ 弗罗茨拉夫。——编者注

“乌合之众”为我們的小册子伤透了脑筋。特别是梅因甲虫^①怕得要命。他“简直想不起他对我們有过什么过错”。维利希力图通过第三者向我探听，他同布吕宁克的事情是不是也写上了。这使他坐卧不安。

这件趣事的“真实过程”是这样的：

最初，正如你所知道的，维利希断然否认一切。他的第二个声明说：“布吕宁克想在政治上腐蚀他，她常常称他为冯·维利希先生，并采取了其他的腐蚀手段。”因此，他出于“道德上的考虑”，就企图破坏她的贞节。

而現在我們的游击队首领对这一怪事又作了另外的解释。“布吕宁克是俄国的女间谍（这是伊曼特以前对他说的）。她想方设法勾引青年流亡者。老维利希妨碍了她，所以她为了在流亡者心目中毁坏他而捏造了这个奇闻。从她自己的丈夫布吕宁克纯粹为了损害维利希的名誉而到处宣扬她的耻辱这一点就可以看出，这一‘奇闻’是怎样的一种预谋性的、政治性的、恶毒的捏造。”

但是事情还没有就此结束。具有骑士风度的席梅尔普芬尼希声称，维利希散布有关女间谍的谣言，是为了掩饰他的阳物的反叛。现在的情况是：这两个高尚的人物都陷进去了，而不得不接二连三地撒谎的维利希已经完全威信扫地。

关于戴绿帽子的布吕宁克，我想起前几天从马基雅弗利的一出喜剧中读到的一个很好的笑话：

尼恰（戴绿帽子者）：这个神圣的戴绿帽子者是谁？

利古里奥：这是法国最受尊敬的圣徒。^②

① 即梅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354—355页）。——编者注

② 马基雅弗利《曼陀罗华》第四幕第九场。——编者注

维利希和金克尔正为他们如何用一千二百英镑制造革命一事大伤脑筋；叔尔茨、席梅尔普芬尼希、施特罗特曼等越来越疏远金克尔。就是用一百马力也不能使维利希同钱柜分离。一个星期以前，金克尔到过伊曼特那里，知道他同我见过面，对他说：遗憾，我的《政治经济学》还没有出版，如果出版了，人们终于会得到一个好的基础。伊曼特问他对弗莱里格拉特的诗⁸¹有什么看法。哥多弗雷杜回答说：“我不看这种东西。”

最可笑的是，这些狗东西多年来专门谩骂我们，而现在却声称，写这些流言蜚语有损于“我们的尊严”和“地位”。混账东西！

同时，在应当制造革命的无可告慰的维利希和金克尔面前展现出一种新的前景。洛贝尔图斯、基尔希曼和其他野心勃勃的大臣候补者先生们派了使节到伦敦。这些先生想按照福格特式的法国人的样子建立一个德国烧炭党人协会。同最极端的政党也打算建立联系。要在德国发行纸币作为经费。因为他们竭力保全自己的性命，所以这些纸币应当由流亡者，而且是“一切”政党的流亡者签署。

沙佩尔曾通过伊曼特向我表示悔过并向我试探。回答是：首先他必须同维利希公开决裂，下一步很清楚。这是必要的条件。

你大概已经看到了在巴黎进行新的逮捕的消息⁸²。这些蠢货（这次是卢格集团的）自然必定又议论起虚构的密谋来了。正如人们老早就告诉我的，他们驻巴黎的通讯员，是个英国人、公开的警探（在巴黎），他自然会把他们的每一封信立即交给警察局。法国警察局并不满足于这点，还派西蒙·多伊奇到这里，以便在陶森瑙那里探询所需要的一切。路易-拿破仑无处不需要密谋。

但是，有一个密谋在威胁着他，大概他还没有料到。这是奥尔

良王室的密谋，它的代理人现在是班迪亚先生（但是得到匈牙利“激进派”的赞同）。计划是：在某个晚上当波拿巴背着英国女人跑到下等娼妓那里去的时候把他逮住。警察局的一个大警探被收买了。他们获得了两个将军的支持。奈穆尔公爵在两个星期以前亲自来巴黎。为了散发攻击路易-拿破仑的小册子，花了一大笔钱。

你有什么看法？如果奥尔良王室的一人将再一次去巴黎，而且人们大致知道是在哪一天，那末用某种办法让“真亲王”去跟踪“假亲王”不是最好吗？请告诉我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舍尔瓦尔这头畜生把普芬德给他的信也交给了普鲁士人。
再见。

你的 卡·马·

绝好的魏德迈没有任何消息。波拿巴恐怕在我评述他的小册子^①到达欧洲以前到达美国。如果可能，请把给德纳写的文章^②尽快寄给我。

现在我把彼得罗·阿雷蒂诺即卡桑尼亚克的老祖宗（只不过更俏皮）写的《爱的怀疑》的前言抄给你：

前 言

您，双料伟人阿涅洛先生，
您无事不知，无所不通！
您以深邃的智慧，
剖析巴尔托洛和巴耳多的肉体，

① 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编者注

② 指《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组文章中的一篇。——编者注

您以怪诞的幻想，
窥探星辰运行太空。
请您解答我的疑问，
当今妓院为它吵得乱哄哄。

世上有淫棍和荡妇，
那男女都长着作孽的器官，
还有多少灵魂沉沦在肛门之中……

40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7月6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手稿^①已经寄出，这很好。希望过三、四个星期能够收到样本。大概你又不得不同极恶劣的东西打上了交道，所以你才用彼得罗·阿雷蒂诺的污秽东西当解毒剂。真是见鬼，这太过分了。

这里工作非常多，今天我还要写十一封营业方面的信，而现在已经七点了。但是我还想尽可能在今天、最迟明天晚上给德纳写一篇文章^②。

我现在正研究戈尔盖先生的书^③。当时我们根据**奥地利的公**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流亡中的大人物》。——编者注

②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组文章中的一篇。——编者注

③ 阿·戈尔盖《1848—1849年我在匈牙利的生活和活动》。——编者注

报在《新莱茵报》上非常准确地叙述过匈牙利战争的进程，并且出色地、尽管是谨慎地作了预言。⁸³ 戈尔盖的书是卑鄙无耻的，世间未必有这样充满狭隘忌妒心和庸俗局限性的东西。军事方面很好，犹如戈尔盖其人；这是一个有才干的前尉官，不久将成为将军，但还没有脱出连队勤务和基本战术细节的蛋壳。断言戈尔盖写不出这部书的匈牙利人是蠢驴。真正戈尔盖的成分和奥地利的成分在书中很容易分辨，就象分辨谢努的两种不同成分⁸⁴一样。但是一般说来，这部书作为资料还是完全可以利用的，尽管要小心谨慎。这个家伙受邪恶心理的局限竟达到这种地步，以致使他自己大出其丑，例如，他重述了瓦岑^①布告⁸⁵一事（他在布告中指责科苏特，说科苏特在实际上比在其夸夸其谈的言词中要精明一些），并且他的丝毫无力的论述总是违背作者的意志，有损他的声誉。这种局限使戈尔盖永远不能真正描述任何人，但是书中还有一些关于科苏特和其他许多人的恰当的意见和个别有关这方面的注释。尽管存在这种受邪恶心理的局限，但总的看来，戈尔盖毕竟还是超出了所有的人。其他的人算得了什么！

关于匈牙利战争我无论如何是要写的⁷⁶。

看来，巴黎密谋⁸²——根据事实判断——很可能是我们的直率的和绷着脸到处惹事的巴特尔米等人干的；在制造火炮的冒险勾当中，人们在二十英里以外就可以闻到维利希的气味。卢格等人很可能也卷进去了。而这些蒙着帆布的用煤气管子制成的火炮是霍亨索伦王朝时代的東西。

你的 弗·恩·

① 伐茨。——编者注

关于奥尔良王室。为什么不会那样呢？假如勇敢的茹安维尔或者某个象他那样的人遭到昂吉安公爵的命运⁸⁶，那就太好了，为什么侄子^①不应把自己的波旁也枪毙掉呢？

4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2年7月13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因为没有接到你的信，所以我断定尊敬的魏德迈在不顾一切地坚持自己的“制度”。事情确实开始变得不可理解，并且，除了恰好现在使我深切感到金钱损失之外，还使我成为所有流亡者恶棍和在此不幸事件中曾与之打交道的那些书商的笑料。

关于选举的文章，我还没有写。因为我认为必须等待总的结果。⁸⁷据我到目前为止所看到的，我认为，辉格党人占有五、六票的优势，从前的议会将完全恢复。这帮家伙正陷入无法摆脱的绝境。到目前为止唯一受到重大损失的是皮尔派⁸⁸。《纪事晨报》在一篇为格莱安辩护的文章中声称，剩下的只有一条出路。辉格党人同托利党人一样无能。除了格莱安及其拥护者以外，唯有科布顿、布莱特及其同伙是有能力的人，而他们必须共同执政。值得注意的是，第二天《泰晤士报》也登载了一篇为格莱安辩护的文章⁸⁹；你大概已经看到了。

① 路易·波拿巴。——编者注

伟大的泰霍夫下星期将同施米特-施蒂纳夫人一起去澳大利亚。但是将使你更为不快的是，达姆“本人”也向往澳大利亚的金矿。再有几个月的平静，我们所有的地球挖掘者^①将为这种脏东西而去挖掘澳大利亚的脏土。只有被钱柜吸住的维利希仍然信守他的座右铭：活着，但决不工作。

班迪亚现在同奥尔良派的阴谋家“雷缪扎”非常亲近。有个匈牙利人曾经要他提防在德法密谋⁷⁷中“出卖了”德国人的那个人。雷缪扎在巴黎警察局有密探。他没有向班迪亚先生透露一个字而写给他的密探们，要他们向他提供有关这位先生的情报。我所知道的答复是，班迪亚**毫无嫌疑**。他及时溜掉了，否则他也被抓住了。出卖者是“一个叫做弗兰克的舍尔瓦尔，他的真姓是克列美尔”。

这个舍尔瓦尔一开始就是在警察局的同意下进行活动的。不仅如此，雷缪扎拿到了舍尔瓦尔给普鲁士大使馆的亲笔信；他在信中说，根据这个大使馆在马扎斯⁹⁰对他许下的诺言，以及在他表明效忠于秩序的“原则”之后，大使馆本来应该“有责任”发给他必要的“经费”。但是普鲁士大使馆却表示，因为他是从法国方面**领取津贴**的间谍，不应该同时效忠于两个主人，所以他不能期望从普鲁士方面得到什么东西。这样，他被派去伦敦监视德国的流亡者，另外还“注视着克勒蒙特⁹¹”。作为后一项使命的执行者，他曾去见过雷缪扎，并表示愿意为雷缪扎当密探。得到巴黎方面消息的雷缪扎假装同意，并且以中间人的身分给他介绍了克勒蒙特的一个侍从，这个侍从实际上负有任务要通过舍尔瓦尔把法国警察当局引

^① “挖掘者”的原文是《Wühler》，也有“煽动者”的意思；“煽动者”是1848—1849年期间德国资产阶级立宪派给民主共和派起的绰号。——编者注

上歪路。——奥尔良派的鼓动活动组织得很好，这些家伙拥有合法的、正规的违禁品转运站，通过这些转运站把信件、包裹和小册子可靠地寄到法国，就象通过邮局寄送不引起怀疑的东西一样。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设法弄到舍尔瓦尔的一封能够看出他同普鲁士大使馆的联系的亲笔信。只要有这样一份文件，就可以推翻起诉书⁹²的全部构成。

我同班迪亚说妥了，只要再抄好一份，你就可以得到瑟美列的小册子的手稿^①。这个文件是你在工作中不可缺少的，因为它里面有任何地方都没有发表过的戈尔盖和科苏特以及其他人的信件。

我的妻子病得很厉害，消瘦了，并且咳嗽。但是医生说，没有什么危险，嘱咐她除服药之外，要多喝黑啤酒。

如果你能够在星期五以前再寄来一篇文章^②，我打算到约翰逊那里贴现德纳将支付给我的五英镑。

顺便提一下。多米尼基的《恋爱中的罗兰》是**改写本**。原本非常少见，只有象这里的大图书馆才有。甚至多米尼基的版本也不多见。通行的版本是贝尔尼改写的《罗兰》。⁹³

你的 卡·马·

① 贝·瑟美列《路德维希·鲍蒂扬尼伯爵、阿尔都尔·戈尔盖、路德维希·科苏特》。——编者注

② 指《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组文章中的一篇。——编者注

42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7月15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你关于魏德迈的推测是完全正确的。他毫无音信。自从我们详细地写信告诉他应该如何往这里寄东西以后，似乎他认为根本不谈自己的情况是他的义务。不过，他的处境可能相当糟，终究要为自己的生活奔走。

你是否看到两三天以前《先驱晨报》上那篇有关反对党的形形色色的首领的文章？它只能出自迪斯累里之手。有一句话说得很妙：“理查·科布顿，具有‘朴素辩才’的人，现在前进罢！”约翰·布莱特先生在这篇文章中被认为是唯一的危险人物，是完全正确的，虽然这些先生对格莱安还抱有幻想。这个无耻的老官迷恰好现在对托利党先生们来说是非常危险的。

祝爱国的采金者一路平安！“挖掘者”这个名称最终将获得它的真正意义和内容。^①

同雷缪扎先生的新联系好极了。舍尔瓦尔给普鲁士大使馆的信必将成为这个案件的决定性文件。不要放过获得此信的机会。我们的老朋友、十分傲慢的年青的泽特，当他的已经通过奥格斯堡《总汇报》公诸于世的五十印张的起诉书⁹⁴由于这么一张纸而报废

① 见本卷第83页。——编者注

的时候，将会多么难堪！雷缪扎已经**有了**这些信吗？另外，从报纸报道中不仅可以看出，曼托伊费尔先生打算利用科伦案件大肆进行活动，其背后必定隐藏着某种阴谋，而且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根本拿不出任何罪证，只好用大量的警察当局的诽谤和暗探的捏造来掩饰控告的软弱无力。你还听到有关班迪亚的什么情况吗？现附上这个高贵的人的一封信，以前忘记寄给你了。

但如果你得到舍尔瓦尔的信，你是否有可能证明其真实性？否则庭长连宣读文件都会拒绝。

因为我听说审判将于28日举行，所以恰好现在同科伦保持更为可靠的联系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若能知道对贝尔姆巴赫的活动可以信赖到什么程度，那该多好。但愿信件能毫无危险地经过布莱得弗德寄到他那里。假如知道维尔特在汉堡，事情就好办了。因此我今天还要写信给施特龙。同时必要时甚至可以利用瑙特。这个人脱离艾曼努尔之后当了布莱得弗德的一家小犹太商号的代理人，完全出乎意料，他**非常迅速地**从科伦的一个旧书商那里给我弄到了几本军事书；可是，当你听到他想要当欧门—恩格斯公司的代理人，并且他还请求我帮助他在这里的一家棉纺公司找个代理人差事的时候，这个谜就解开了。我答应他一切照办，并把他介绍给我的老头^①。因此，当这种谈判还在进行的时候，可以信赖他办事的可靠性。

瑙特给我弄到的军事书，——显然是一个退职炮兵军官的藏书——来得非常凑巧，特别是因为这些书主要是关于**低级军事科学**、实际勤务等方面的。这正是我所缺少的。另外还有关于筑城

^①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等方面的非常精彩的东西。我不久将前进一大步，能够大胆地在公众面前发表关于军事方面的独立见解。

瑟美列的著作^①对我会**很有用处**；我仍然还不能考虑脱稿的问题。

附上给德纳的文章^②。这一工作我现在很快就要搞完了；你可以再写点关于英国的东西。如果我们每星期能从这个家伙那里挤出三英镑，我们在今年夏季终了以前还不能送你的夫人到乡下住一个时期，那真是见鬼了。这比任何黑啤酒对她都更有疗效。无论如何，知道她的病没有危险，使我很高兴。

只要再让我钻研一年军事科学，民主派的尉官们就要大吃一惊。

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以及德朗克和鲁普斯^③。

你的 弗·恩·

① 贝·瑟美列《路德维希·鲍蒂扬尼伯爵、阿尔都尔·戈尔盖、路德维希·科苏特》。——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十五篇。——编者注

③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4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2 年 7 月^①20 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 28 号

亲爱的恩格斯:

德朗克将把评戈尔盖的手稿^② (虽然非常乱) 以及原文的《拉摩的侄子》和《宿命论者雅克》⁹⁵ 带给你。

昨天收到贝尔姆巴赫从科伦来的一封信。信中最重要的是下面这段话:

“近来各地都在各种各样的人那里寻找您的信, 好象莱茵省民主派就是通过这些人收到您的信的。您的科伦朋友们终于要出席陪审法庭受审了。起诉书, 一部很有份量的著作, 已经提出来了, 此案定于本月 28 日公开审理, 而通常的准备工作正在加紧进行。对他们将根据刑法典进行审判, 因为他们的罪行还是在新的普鲁士刑法典⁹⁶ 颁布之前犯的。就我对此案所能作出的判断来看, 案件从**法律方面**来说是非常有利的, 但是人们知道, 在陪审员那里道德观念是占上风的, 从这方面来说, 不能否认对某些被告存在着危险。主要的被告: 勒泽尔、毕尔格尔斯、诺特荣克和赖夫——承认得太多了。他们承认有抱定某种宗旨和已经存在一些时候的团体; 他们说了接受新成员有一定手续和有关义务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所有这一切本身还构不成罪行, 但是在一定情况下却能对多半是从农民中选出来的陪审员发生不良的影响, 特别是当对上帝和地产表现出相当不尊重的时候。辩护也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律师

① 原稿为: “8 月”。——编者注

② 贝·瑟美列《路德维希·鲍蒂扬尼伯爵、阿尔都尔·戈尔盖、路德维希·科苏特》(指手稿的一部分)。——编者注

先生们对这类案件一窍不通，其中大多数是被告的原则上的敌人，并且想到为此案规定的十天开庭便害怕。弗莱里格拉特将缺席被判处死刑。我刚刚读了不下六十五至七十页的起诉书。如果被告还要坐牢，那末这完全要怪他们自己的供词。没有比这些德国工人更蠢的蠢驴了。赖夫的供词带有直接告密的性质；其他人的表现也是笨拙的。现在十分清楚，同工人们建立联系是多么危险，这种联系本应保守秘密。这些人被折磨这样久是不奇怪的；把他们单独拘禁得越久，他们的供词就越详尽。根本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如果不是大多数被告自己供出如此令人满意的口供，什么证据也拿不出来。顺便说一下，起诉书包含一切细节，由此可以看出：通过截获的信件和间谍活动已经把某些关系和人物弄得非常清楚了。”

以上是贝尔姆巴赫写来的。

· 维利希把他对席梅尔普芬尼希讲的有关布吕宁克的话收回了。现在席梅尔普芬尼希散布一种说法，似乎维利希曾试图用催眠术使布吕宁克道德败坏。好一个道德高尚的维利希！

有个叫克尔德罗瓦的（不过，他是个很好的共和主义者）^①，曾经发表过一本反对马志尼、赖德律、路·勃朗、卡贝等人的抨击性小册子，现在出版了一本评述所有法国流亡者的完整的著作。⁹⁷

蒲鲁东出版了新的著作⁹⁸。因为论述宗教、国家等已经不可能了，剩下的就只有“个体”了。他的这一发现是对施蒂纳的模仿。

由于魏德迈这头蠢驴的不可原谅的拖延，我已经非常狼狈，甚至今天这封信的邮票都贴不起。

你的 卡·马·

① 文字游戏：“克尔德罗瓦”的原文是《Coeurderoy》，同“国王的心”的原文《cœur de roi》发音相近。——编者注

44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7月22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附上一篇给德纳的文章^①。贝尔姆巴赫所讲的是令人不愉快的；但愿那些没有胡说的人能释放出来！此外，诉讼是针对科伦人的，同样也是针对我们的；我们也要遭殃，特别是因为年青的泽特以为现在可以不受惩罚地进行报复⁹⁹。

你能不能给我弄到克尔德罗瓦的书？当然是要这件东西值得，而且内容比纯粹的演讲丰富一些。

据我从斯米特的书¹⁰⁰中所了解的，我们的沃尔策耳曾经是真正的伯爵和沃伦暴动的主要参加者之一。他在这次暴动中突出的表现是，他被打散后，曾带领一伙类似匪徒的人在森林里呆了三、四个星期，直到鲁日茨基把他带到波兰；我们的施奈德，根据我到目前为止所了解的，指挥了一个时期的骑兵队，没有什么突出的地方。斯米特非常称赞1847年在柏林出版的梅洛斯拉夫斯基论波兰战局的著作¹⁰¹，这个梅洛斯拉夫斯基毕竟是所有波兰人当中最杰出的人物，并还将有所作为。

不要忘记给我写关于英国的文章！

我今天晚上等着德隆克耳^②和他带的书籍包裹。我现在特别

① 弗·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十六篇。——编者注

② 德朗克。——编者注

需要《新莱茵报》。希望他能够带来。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你的 弗·恩·

4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2年8月2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附上给德纳的拙作¹⁰²。现在更有必要从各方面进攻这个家伙，因为阿·卢格这个老丑角在最近的一号报纸上也发表了一篇臭文章。

根据国家检察官^①的要求，科伦案件的审讯又推迟三个月。他的主要证人跑掉了：豪普特溜到巴西，一个裁缝帮工去向不明。

你以为德纳会不会因英国和美国的辉格党的**名称相同**而有所考虑？¹⁰³

明天也许给你写一封详细的信。

你的 卡·马·

^① 泽特。——编者注

4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2年8月5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请不要忘记在**星期二**以前把**文章的余下部分**^①寄给我。光是有关托利党^②的部分太少了。这一次不能给德纳寄篇幅太短的文章，有两个原因：（1）恶棍海因岑在辛辛那提表示拥护辉格党反对民主党，因为他颇有道理地认为竞选时期出卖自己是最合适的。**格里利**在《论坛报》上报道了海因岑在那里的演说，并赞扬了他。¹⁰⁴因此来自这方面的风暴在威胁着我。（2）因为几个星期以来，特别是最近两个星期，我每天不得不为弄到六便士的生活费而奔走六小时，加上女房东又重新折磨我，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昨天写信给约翰逊，问他是否同意贴现我以《论坛报》的名义开的一张期票。如果他通情达理，表示同意（这还是个疑问），我就必须写信告诉德纳这件事。而如果德纳将收到一些短文章，他会认为这是抢劫，并把我抛弃，因为他现在有海因岑、卢格和布·鲍威尔等人提供的极为充足的稿源。除了这种不幸之外，我今天还从《泰晤士报》上看到《每日论坛报》是保护关税派。看来，这是一个十分不祥的征兆。趁现在还没有取消预约，应该尽快地寄些文章给这个家伙。我

① 卡·马克思《宪章派》。——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英国的选举》。——托利党和辉格党》。——编者注

的文章还不能寄出，因为头痛得厉害，而且根本不是啤酒引起的。

德朗克要是星期六不来这里，那非常糟糕。这一天戈克要召开一个流亡者**全体**大会，会上矮子是非常有用的，因为皮佩尔根本不是这样的材料。当柏林这群败类到达时，德朗克无论如何要设法来这里，以免我一个人在这里应付这些恶棍。

我还应当给你寄去克路斯寄来的各种材料；只要你给我寄来几张邮票，你就会收到这些东西；否则你得为这臭玩意儿付双倍的钱，而我目前一个便士的邮费也掏不出来。

祝好。

你的 卡·马·

47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8月6日星期五[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文章的前半部分^①（英文的和德文的），大概你昨天下午已经收到了。后半部分^②你将在星期二早晨收到。至于说被《论坛报》抛弃，你不必担心。我们在那里坐得很牢。况且，美国佬对欧洲政治并非内行，谁写得更好、更有智慧，谁就胜利。海因岑对我们并无损害；如果辉格党人收买他，他将服从他们，而不是指挥他们。卢格、鲍威尔等人同我们一道在保证着《论坛报》的“全面性”。至于

① 卡·马克思《英国的选举。——托利党和辉格党》。——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宪章派》。——编者注

保护关税的倾向，这不碍事。所有的美国辉格党人都是工业保护关税派，不过他们还远不会因此而成为得比式的土地贵族保护关税派。他们也并不那么愚蠢，不至于象李斯特那样，根本不了解自由贸易对英国工业最有利。不过，如果必要的话，我可以在谈到自由贸易派的某些地方加上一句有关这方面的话，如果不合你的心意，你可以删掉。但总的说来这确实是不必要的。

我想你向约翰逊贴现期票一事早已办好了，非常希望你能办成这件事。我一天天越来越深地陷入关于金钱的事务里。虽然老爷子德朗克的来访使我很愉快，但是，为此晚间不能工作，因而用钱也不少；加上除了欠公司二十英镑的债务，还有经常的开支。这种情况无论谁也难以应付。德朗克打算下星期（初）回去，那时我将好好干它一个时候，我这里资料很充足，而且到9月底我又将拿到一笔钱任我支配——在9月里拿到几英镑是没有问题的。除了这些不幸，品得先生还在倒霉时刻向我借钱，他仍然在为三小时课奔走，并且看来正处于热恋中，——可怜的人，应当看到他正受着某种少女激情的支配。另外，由于各种原因，我在6月的最后几天未能从我的老头^①那里拿到额外的津贴，现在这笔钱该付给我了。同时，我们正在决算，虽然它与我无关，但它毕竟可以使我知道我能有多大的活动余地。如果决算的结果良好，——这一点我在四至六个星期之后便可知道，——那时我可以冒点险，而你马上就可以收到一些钱。但是这个月我非常困难，因为我欠了公司二十或二十五英镑的债。

我不知道如何设法背着德朗克为德纳写一篇关于德国的文

①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章，德朗克不了解这件事情¹⁰⁵；现在我在办事处工作很忙，要干到晚上七点以后，因此我在那里不能写。但以后再看吧。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你的 弗·恩·

附上九先令和几便士的邮票。

德朗克托我告诉你，他可能在下周初回去。

4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2年8月6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先谈谈约翰·哥特弗利德·金克尔^①的一件奇事。

从附上的克路斯的一封信中你可以看出，金克尔先生在辛辛那提的资产阶级圈子里声称，“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革命者，而是两个流氓，他们在伦敦被工人从小饭馆里赶出来了”。我知道我们这位哥特弗利德的为人，所以先给他寄去了下面这张便条，假装不完全相信这个事实，为的是让他再作出一个表里不一的声明。

^① 哥特弗利德·金克尔（这里按他妻子约翰娜·金克尔的名字讽称他为约翰，因为他的妻子在他的活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编者注

“1852年7月22日

于索荷区萨顿街5号《人民报》办事处

约翰·哥特弗利德·金克尔博士先生：

据悉，您在辛辛那提当着安内克或其他德国人的面似乎竟敢作出如下声明”（接着是声明原话）。“期待您立即作出解释。沉默将被视为承认。

卡·马克思博士”^①

金克尔立即送来了下面的便条：

“卡尔·马克思博士先生：

在我被囚期间，由于您的关注，发表了一篇关于我的文章¹⁰⁶，此后我和您就不再有任何关系了。如您能根据安内克和其他正派的人的证据，而不是根据匿名的诽谤，证明我说过或者公布过任何有损您或恩格斯先生声誉的谎言，那末，我应当对您，就象对我在私人生活和政治生活中都无接触的任何人一样，指出一条法律给一切受到侮辱和诽谤的人所提供的通常途径。除这条途径以外，我今后将不会同您有任何交道。

哥特弗利德·金克尔”

由于我从这张纸条中看出，哥特弗利德先生不会收下打有索荷邮戳的信件，也不会和信差碰面，于是我写了一封信，请鲁普斯^②从温莎投邮寄给他，这封信是用写情书的信纸写的，上面印有一束玫瑰花和勿忘我花，内容如下：

“约翰……金克尔博士先生：

我面前摆着一份您的**保证人**胡策耳的书面声明，您在辛辛那

^① 见本卷第539、540页。——编者注

^②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提曾胆怯地要他发誓对您在那里捏造的诽谤保持沉默，而胡策耳只是有条件地答应了；

我面前还有一封哥特弗利德·金克尔先生早些时候写给他的前保证人克路斯的亲笔信¹⁰⁷，在这封信中，同一个金克尔却大肆吹嘘他所希望和我建立的那种政治联系；

两相对照，

您的信提供了一个新的确凿证据——这封信正是为此目的迫使您写的——，证明上述金克尔是一个**既胆怯而又卑鄙的牧师**。

卡·马克思博士”¹⁰⁸

最后这封信，约翰……先生不声不响地收下了，并且极其小心地避免再透露一点关于自己的消息。

克路斯在他最近的一封信中谈到的科苏特的秘密通告，你可以在明天出版的琼斯的报纸上找到它的英译文。¹⁰⁹因此没有附上。

星期二，8月3日，召开了金克尔的保证人会议。主要的问题是：赖辛巴赫象塞卜洛士一样看守着金库。金克尔和维利希花掉了二百英镑，他们向格尔斯滕堡等人借了二百英镑，并保证用革命存款来偿还。根据章程，只有保证人指定的人，而且不得少于三人，才有权支配这笔存款。赖辛巴赫坚持要履行这项手续。为了摆脱窘境，金克尔和维利希决定指定泰霍夫为第三人。诚然，泰霍夫三星期以后要到澳大利亚去。不过根据借款章程，委员会在三个委员全部出席时，可以独自指定两个新委员。因此，泰霍夫只是被用来：（1）使赖辛巴赫交出金库；（2）使他们以后可以把两个傀儡领进委员会，以代替泰霍夫。但是，会议当即表示反对泰霍

夫，因为他只是被人当作一个幌子，而且要到澳大利亚去。金克尔和维利希被通知说，会议对他们办的事是不满意的，对他们是不信任的，他们必须作出关于花掉二百英镑的详细报告，然后这笔开支才能获得批准。批准开支以及通过其他决议，都应在今天，星期五，6日，第二次保证人会议上进行。

赖辛巴赫在3日的会议上建议将一千英镑存入英格兰银行，非到革命爆发不得动用。勒韦（和卢格联合）建议把钱交给美国革命联盟¹¹⁰。——虽然金克尔在附上的给胡策耳的信中宣称卢格怀疑他是普鲁士亲王的代理人；虽然他在今年5月的保证人会议上发誓永远不愿和卢格同坐在一个委员会里，然而，哥特弗利德“为了事业”，现在声称他准备同戈克、卢格等人共同行动，共同管钱，以便他能参与总的管理。而维利希现在确信，一千英镑不会象花掉的二百英镑那样对他再有什么油水，已决定要到美国去，他的亲信格贝尔特和迪茨已经比他先去那里了。

老爷子戈克上星期又召集他的鼓动者协会³¹开会。仔细一算，协会刚好由八个人组成，也就是说，新参加的奥斯渥特和德腊勒代替了不知去向的济格尔和菲克勒尔。此外，尽管戈克在此期间以充当科苏特的侍从而享有盛名，并且作为革命联盟的鼓动者而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却没有弄到足够的钱来偿还因旅费所负的债务。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鼓动者们”^①认为他们不得不试图与金克尔结成联盟，以便体面地搞到一千英镑。金克尔的确也认为这是使自己不至于同这一千英镑彻底割断姻缘的最后机会。戈克抱着促使这个计划实现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将在明天，7日，

① 即鼓动者协会会员。——编者注

在谢特奈尔那里召开流亡者**全体**大会，借口是报告他的伟大的事业，而实际上却是要大会同意同金克尔结成联盟，并搞到这一千英镑。这大概是不会得逞的。

可是现在又发现第三件臭事，其直接结果可能恰好是使金克尔和戈克双方都远离“金库”。**这就是：一方面，我们的爱德华·梅因鼓吹要用一笔钱在伦敦出版一种大型周报。**另一方面，“有批判力的”埃德加尔·鲍威尔刚一听到一千英镑所处的困境，便爬了出来，躲在席利、伊曼特、席梅尔普芬尼希等人的后面，也申请办一种报纸。伊曼特等人认为这是从金克尔和戈克那里抢救这笔钱的唯一办法。埃德加尔·鲍威尔在这些人面前则装出“心无恶意的幽默家”的样子。

我将得到有关今天会议的详细报告，因为伊曼特现在是同盟^①盟员。关于3日的会议，还应作以下的补充：在高级政治结束之后，富有骑士风度的席梅尔普芬尼希站出来声称，有人怀疑布吕宁克夫人是间谍；他声明，这些人都是卑鄙的诽谤者。金克尔说：他这方面从来没有作过这样的声明。（当波恩的好色之徒康姆路过这里时，他无疑对他这样说过。）维利希坐着一言不发，大家的目光都注视着他。**泰霍夫**说：这样的怀疑，如果是那些享受过布吕宁克夫人盛情招待一年之久的人散播出来的，那就更加无耻了。他们在听到这种谣言时，本来是有义务加以驳斥的。——大家的目光都注视着重维利希。维利希坐着一动不动，在整个这次会议过程中，多少“黄金”梦消逝了，而他不得不象一个“不幸意识”的典型呆在那里。

① 共产主义者同盟。——编者注

这件臭事今天就谈这些吧。

刚才接到弗莱里格拉特的信，一并附上，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约翰逊这条狗丝毫也不肯通融。因此，我已经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而且情况是使人非常讨厌的。

勇敢的戈克也邀请弗莱里格拉特了！他们还不能放弃他，但是，最终他们一定会放弃他的。

问候侏儒^①。

你的 卡·马·

看来今天不会接到你的信了，因为现在已经是下午两点了。

附上克路斯的几封信：

1. 6月20日的。
2. 7月4日的。
3. 7月8日的，附有金克尔的通告。
4. 金克尔8月2日的通告。
5. 金克尔给胡策耳的信，4月6日于辛辛那提。
6. 希尔盖特纳尔给胡策耳的信。
7. 克路斯7月22日的信。

^① 德朗克。——编者注

49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8月9日]星期一晚

[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我做了一件蠢事。《每日新闻》在它的邮船时刻表上并没有指明星期三有一条美国船要启航，我为商人所固有的那种星期天的懒散所误，今天才从一张商业通报上知道，实际上后天有一条船要开。我开始了工作^①，不过什么也没有搞成。今天晚上品得要来这里，如果我再送他回家，那末，要在截邮以前的几个小时里搞出一点东西，就成问题了。所以，我和你都受骗了。不过要我相信资产阶级报纸上的商业消息的事情再也不会发生了。

你的 弗·恩·

① 看来是指把马克思的《宪章派》一文译成英文。——编者注

5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2年8月10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首先附上科苏特的秘密通告的原文^①。

现在报告：（1）关于8月6日的保证人会议；（2）关于8月7日戈克召开的会议。

关于（1），出席者：金克尔、维利希、赖辛巴赫、卡耳贝的勒韦、梅因、叔尔茨（这一次没有泰霍夫）、席梅尔普芬尼希、伊曼特，其他的人我就知道了。啊，差点忘了谢特奈尔。

金克尔在美国和瑞士设法选出了委员会必要的第三个委员（泰霍夫）。现在还得让伦敦的十二至十五个保证人参加选举。正如我已经告诉过你的，泰霍夫在这里落选了，之后他宣布，他不能接受这个职务，因为他要到澳大利亚去。

金克尔建议再选一次第三个委员，但是又告失败。

卡耳贝的勒韦：**第一**，“德国公债失败了，因为它赖以推行的政治局面（1852年5月¹¹¹）已经不复存在，而且两万美元的假定数字也没有筹到”。**第二**，“钱应该退回美国委员会”。

他的建议的第一部分被通过，第二部分被否决。

^① 见本卷第97页。——编者注

伊曼特：“现有的这笔钱应该用来在伦敦出版一种德文报纸，如果其余的大多数保证人都同意的话。”“赖辛巴赫仍然管钱！”“应该选出一个由赖辛巴赫、勒韦和席梅尔普芬尼希组成的委员会，金克尔和维利希应该把美国和瑞士的保证人名单交给这个委员会；原来的委员会则与此事不应再有任何关系；新的委员会将把通过的决议通知其他国家的保证人，并且收集他们的意见。”

赖辛巴赫支持被全体通过的伊曼特的建议。金克尔和维利希表示反对，他们的理由是，对钱的支配不仅仅属于保证人的权限范围。只有那些出了钱的人，即设立在美国的财政委员会，才享有对这笔钱的支配权。

Sic transit gloria [荣耀就这样消失着]^①。维利希比任何时候都更果断地决定要去美国，如果他能筹到路费的话。

关于(2)，从美国回来的没有财政可管的财政大臣戈克召开的会议。

出席者：**主席达姆“本人”**(还没有溜到澳大利亚去)、**戈克、隆格、施特劳斯博士、另一位济格尔^②、弗兰克(维也纳人)、奥斯渥特、德腊勒**(这都是“鼓动者”^③)、**金克尔、叔尔茨、梅因、维利希、伊曼特、席利、贝克尔、谢特奈尔的侍从、诺伊斯的流氓无产者酒鬼海尔维格、科尼斯堡的副博士亨策、加尔特、维也纳的一个青年(姓名不详)**。

戈克宣布开会，并且谈了他在美国的活动，由于他的这些活动

① *Sic transit gloria mundi*——世界的荣耀就这样消失着 (教皇选举仪式上的用语)。——编者注

② 弗兰茨·济格尔。——编者注

③ 即鼓动者协会会员。——编者注

而建立了革命联盟¹¹⁰。这一行动的结果，美利坚共和国将被抢光，从而把德意志巴登共和国建立起来，美国民主党也将获得对辉格党的胜利等等。此外，这个谦虚的年青人宣称（而且刚刚来到的哲学副博士亨策也证实了这一点），在美国，来自德国各地的德国人注视着伦敦，等待着所有出席这次会议的人互相拥抱的重要时刻，并且准备对此发出雷鸣般的“欢呼”，这欢呼声将得到大洋这边千万人的响应。因此，他要求把会议作为革命联盟的分支机构确定下来，以便让可怜的同胞不致再在这种期待的状况下忍受折磨。

伊曼特感谢戈克报告了美国的情况。此外，他建议解散会议，因为只有正式召开的流亡者全体大会才有权通过决议。

达姆不让他发言。

金克尔（这位多情善感的殉道诗人还在戈克滔滔不绝地发言时就以眼珠的转动表示了自己有充分决心要敞开和解的胸怀）：他也不知道，德国在注视着他们。他愿意去握为和解而伸出来的手。为了事业他作出牺牲，忘记他所受的严重屈辱。他也不知道，他们不仅掌握着德国的解放，而且掌握着美国的变革。他说，谁克制了自己，谁就是最了不起的，这是暗指卢格所谓的“普鲁士亲王的代理人”。然而，他从自己方面要求革命联盟也保证他的公债。他同“诚实的”维利希在政治方面也是有分歧的，不过他认为，他们联合起来会干出一番伟大的事业。

伊曼特：他敬佩金克尔的基督徒式的温顺，后者已忘却卢格骂他是普鲁士亲王的代理人，并且出于对革命的纯洁的爱而抑制住心头的怒火，这股怒火曾驱使他两个月以前（5月间）当着保证人的面庄严地宣称：“作为一个优秀的共和主义者，他不得不认为和卢格——卑鄙的诽谤者——共同行动的建议是对荣誉的侮辱，宁

可完全放弃一切政治活动，也不同卑鄙的卢格和解。”由于基督徒式的温顺，金克尔尝尽了菲克勒尔在一些极尽侮辱之能事的信件中所给予他的苦头（在其中的一封信中，菲克勒尔把他叫做“一只在粪堆上翘尾巴的公火鸡”），当他决心投入他的美国对手的怀抱时，他的心就温柔起来，象戈克的朋友们所断言的，他总是如此。金克尔先生和戈克先生之间的“联盟”是一件好事；虽然这个联盟实际上没有别的目的，只不过是前者力图借助于后者而把靠公债募集到的款项的管理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后者也希望借助于前者参加这个管理，但是，由于这两位伟人的和平联盟，全世界的政党也将达到和解：立宪党人将向共和党人伸出手来，社会党人将向共和党人伸出手来，而无产阶级从此将不再受资产阶级的剥削，一句话，所有的人互相拥抱，欢呼：乌拉！金克尔在美国说过他把无产者看作炮灰（尽管他同“诚实的”维利希结成联盟），就象他一度在波恩和科伦曾热烈赞扬过卡芬雅克一样，但这对事情不会有丝毫影响。要关心的最多只是一件小事，即金克尔同所有那些胡扯什么对立分子的联合的人们一样，不研究各个政党之间的分歧和它们的实际利益，也不捍卫这些利益，因而可能被斥责为完全无原则，等等。不过他要金克尔注意，他只有权以自己的名义，而决不能以所有保证人的名义签订协议。最后，伊曼特建议，不要去管美国革命联盟的事，各自回家去吧。之后伊曼特就走了。

插曲。达姆不断地打断伊曼特的话，并且想不让他发言。酒鬼**海尔韦格**认为，作为一个莱茵省人，应趁伊曼特在场时表示自己对他的支持，并且在伊曼特谈到“伟人”的时候，叼着烟斗，架起长柄眼镜，仔细打量着出席的人。艺术家**弗兰克**，当谈到无产者的时候，怒不可遏地站起来叫道：“我再也不能忍受了。我要怒吼。”

伊曼特回答说，这样做，倒是同其他动物一样，之后弗兰克就溜掉了。金克尔不承认说过“炮灰”这样的话。伊曼特谈了与施瑙费尔和《警钟报》有关的全部情况，金克尔对此默不作声。接着，他在伊曼特提到卡芬雅克时打断他的话说：“公民伊曼特，《波恩报》是什么时候出版的？”伊曼特：“它在六月起义以前或以后出版，对他都无关紧要。¹¹² 他亲眼看过这东西。”

结局。会议还持续了两个钟头。戈克恳求大家加入革命联盟，哪怕是暂时的。上面提到的那个维也纳的青年宣称，凡是拖延加入的人，哪怕是拖延一小时，都是“祖国的叛徒”。但是，在**每一个建议**，的的确确是**每一个建议**被多数票否决以后，所有这帮人便各自回家去了，美欧澳革命联盟的分支机构也就没有建立起来。

你的 卡·马·

51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8月16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今晚有人答应还我前些时候向我借去的两英镑；我一收到，明天就邮汇给你，并给你写封较详细的信。

既然我们从魏德迈那里再没有得到任何消息，而根据克路斯的信来判断，东西^①到底还是寄出了，那就不妨向利物浦爱德华

^① 几份载有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革命》杂志。——编者注

兹一散福德公司打听一下，他们是不是收到了包裹。如果你仍听不到什么消息（轮船昨晚还没有到），无论如何我可以去打听。

从你的报告中可以看出，由于8月3日通过的决议，看来钱暂时从金克尔先生的手里抢走了^①。

伊曼特先生看来不错。一个沙佩尔从我们这里溜走^②，一个伊曼特一定要到我们这里来，这很可笑。但是，不管怎样，他是末流人物、德国共产主义的看家狗，这种人可能有用，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学会了遏制这一类小人。

高尚的维利希随着远离流亡者的钱柜，还能保持他的高尚意识的最后一道箍便绷裂了，这以后他内心的人间痛苦想必是很大的。不过，显然他早已把他要到来的消息告诉自己大洋彼岸的亲信了，因为他们根据维利希的一封重要信件，已经在那里召开了紧急全体大会。维利希先生将在那里成为流氓和无赖的头子，从而找到大出风头的特别机会。此外，他也将在那里遇到自己的死对头施拉姆；这将引起相当妙的丑剧。

科苏特先生已经下令训练队伍，而拿破仑-济格尔自己担任新兵教练，这真是太妙了。这位科苏特是一个举世无双的大骗子。克路斯的最大功绩之一，就是把他从美国赶走了。¹¹³

此外，我现在将很快写完匈牙利战局，并且就在这个星期直接写信给布罗克豪斯。如果他不相信我的军事才能，我将先给《现代》写几篇有关的文章，那时他就会看出他是在同谁打交道了。德朗克同布罗克豪斯有联系，这很好，应该加以利用。布罗克豪斯到底

① 见本卷第97—98页。——编者注

② 文字游戏：“溜走”的原文是«échapper»，同“沙佩尔”的原文«Schapper»发音相近。——编者注

还是最好商量的书商之一。我们以后再看吧。

给德纳的文章^①我上星期四就已经写了,后来中断了,不过这个星期我尽可能写两篇。我还等着你再写一点关于英国的东西。上个星期没有怎么考虑工作。德朗克在这里的时候,我的工作已耽误了不少,现在又逐渐上轨道了。

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你的 弗·恩·

5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2年8月19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德朗克转来的十先令已收到,由邮局汇来的两英镑昨天也收到了。钱来得很及时,但是,一想到你为了我而把最后剩下的钱都拿出来了,而且是在你自己相当困难的时候,我就非常难过。

为了写匈牙利战争,你再看一看下面这本书也许有好处:

西吉兹蒙特·塔利上校《匈牙利独立战争时期科马罗姆(科莫恩)的要塞》,威廉·腊希顿译(译自德文),累登霍耳街詹姆斯·马登出版。

既然你想认真钻研全部军事学,我在下面再给你开一张有关

①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组文章中的一篇。——编者注

这个问题的书单，或许其中哪一本你觉得有购买的价值：

卡里翁-尼萨《军事学术通史概论》1824年巴黎版。

考斯勒《各民族战争史》1825年乌尔姆版；以及《词典》和《战役地图集》1825年和1831年版。（这两本书是战争史方面唯一的一般参考书。可能相当枯燥。）

热拉尔《军事学术全书》1833年维也纳第2版。

《军官手册：军事学大全，供专业和非专业人员用》，普鲁士军官协会出版，1828年柏林版。

奥·约·米-尔（米特巴赫尔）《罗马人的军事学，根据古代文献编写》，**奥滕伯格**编，1824年布拉格版。

勒尔《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军事学》1830年维尔茨堡第2版。

布莱桑《围攻战的历史》1821年柏林版。

霍伊尔《军事学术史》1797年哥丁根版。

尚布雷《论1700—1815年军事学术中的变化》，德文本，1830年柏林版。

施滕策尔《德国军事组织史，以中世纪为主》1820年柏林版。

巴尔托耳德《格奥尔格·冯·弗龙兹堡》1833年汉堡版。

今天接到克路斯寄来的信，等鲁普斯^①和同盟^②盟员看后就寄给你。

关于魏德迈的情况，克路斯是这样写的：

“魏德迈在我的追问之下不久前给我来信说，他必须认真地抓住科尔夫，因为科尔夫说他已经寄出五十本《雾月》^③了。我认为，科尔夫欠了魏德迈一

①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② 共产主义者同盟。——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编者注

小笔债，正因为如此，魏德迈才委托他寄这些小册子，即让他支付邮费。——其余三百本《雾月》……还没有寄出……他肯定说，五百本还放在印刷所作抵押品，他还不能把它们赎出来云云……在目前情况下，我无论如何**不能**拿出钱来，再则，即使我能够，也**不愿意**。他们总是对我说，有那么一笔款子就能解决一切，可是等这笔款子弄到手了，却又说这无济于事了。当《革命》杂志开始出版时，大谈其信任，并且要求赶快交预支金。我马上送去十美元预订费，后来**我**当然是损失了……以后又说杂志需要帮助，而且我必须为此弄到二十美元；我个人马上送去了十五美元和三美元的预订费，共十八美元。他们**不是把这些钱用来推进事业**，而是花费在过去干的蠢事上，即花费在只是为了装装样子而出版的头两期杂志上。《雾月》寄到了。魏德迈却灰心丧气；我说，如果对事情有帮助，我马上拿出二十五至三十美元，否则他把手稿送给我。他回答说，送来二十五美元吧；我照办了。过了一些时候却发现，现有这些钱只能印五百本了；我说，这可不行，并问印一千本得增加多少钱。答复说还要二十美元。第二天就把钱送去了。——现在诗①寄来了；**这些诗**应该在纽约付印。当我坚持要结束空谈并开始印刷时，诗寄给我了，因为遗憾的是它们目前还不能在纽约付印。我马上将这些诗送去印刷和装订，约花了十五美元（一千本），并且赶忙把它们送出，以便拿到正在纽约举行的歌咏节上散发出去。把它们散发出去的**只有一个**叫卖小贩②，他实际卖出去了六十(!)本。再印一千本的事（我嘱咐把版保存下来），当然就暂时搁下了，而魏德迈是答应为此筹款的，并且已经把这事告诉了我。从那时起，整个这件事一直由他掌管，而且保持原状，毫无进展……——我将写信告诉魏德迈，既然**我**拿钱参加了这件事，我希望您用这些钱在欧洲为了党的利益继续出版刊物，或者做一点其他合乎**您**的心意的事情；因此，既然我参与了整个这件事，就不用向美国寄钱了。诗作一事的参加者仅我一个，因此，只有我有权决定这个问题。——我将采取最坚决的措施把东西立即寄出。”¹¹⁴

难道这不是我们布鲁塞尔—威斯特伐里亚冒险事件的真正再版吗？¹¹⁵ 关于出版《雾月》的事，我在上星期给科堡的费·施特列

① 斐·弗莱里格拉特《致约瑟夫·魏德迈（诗笺一和二）》。——编者注

② 海尔米希。——编者注

特写过信¹¹⁶，他正从事这类工作。

顺便说说。第十五篇^①在《论坛报》上登出来了。——海因岑为了换换花样，现在在圣路易斯当起“精神贵族”来了（地地道道的）。他正在糊里糊涂地反复咀嚼从别人那里剽窃来的费尔巴哈—施蒂纳的思想；既然革命联盟遭到破产，“精神贵族”就想出一个“人道主义的”联盟。

下面再做一些补充：

3日，金克尔和钱柜已正式离异。赖辛巴赫用自己的名义把钱存入了英格兰银行。

金克尔在这次会上假装他一点也不知道戈克召开的会议，并公开要求伊曼特宣读他收到的请帖。但是，6日戈克对金克尔说：“是按照我和您在您家里达成的协议干的”。维利希没有出席。

副博士亨策用下面的话加强了自己的整个论断：“这，我作为哲学博士，自然是知道的”。——戈克大谈特谈他的革命联盟：（1）怎样成为在美国的德国人的支柱；（2）怎样可以用自己对选举的影响来影响美国的政策，并推动美国采取干涉政策。物质方面也有了一个开端——每周捐一分，所有的旅馆都设有捐款箱。哥特弗利德宣称这一切他都同意。但是，他只是认为，一分一分地捐不如一元一元地捐，因为在美国没有人具有足够的爱国牺牲精神去一分一分地计算，他也表示反对设置捐款箱。

伟大的金克尔眼睛直盯着伊曼特说：“尽管有人散布对我的诽谤，我可以**光明磊落地**说，我对于任何人，包括来到这里的我的流亡同胞在内，都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坏话。”

^① 弗·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十五篇。——编者注

结果：既然金克尔能够拿来作嫁妆的只是他自己这个令人尊敬的人物，而不是钱，因此，尽管他要尽一切阿谀和温顺的花招，他这个人物还是被抛弃了。八个继承者擅自组织了革命联盟，没有吸收金克尔参加。这个倒霉的人！

据说，施莫耳策这位天生的画家画了一批很不错的讽刺画：他把金克尔画成李尔王，把维利希画成小丑^①。此外，他还画了一幅讽刺画——维利希被画成一个树懒，坐在一棵果树上，谢特奈尔夫人在下面摇晃这棵树，要把树懒从树上摇下来。

维利希很蠢，对诚实的老“席利”先生也采取陶片放逐^②，并且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把他赶出了自己可怜的联盟¹¹⁷。席利诉诸全体大会。今天举行神意裁判。席利从自己方面宣称维利希是“一个明显的疯子”，为了证明这一点，今晚他将宣读把维利希看作朋友的海泽从利物浦寄来的一封信，**海泽**在这封信中把**维利希**叫作**精神病患者**。

我们的朋友琼斯的报纸^③上星期差一点垮台。每个星期有亏空。他同委员会¹¹⁸和两个一直借钱给他的公民吵了架。突然得救了。麦克戈温承担了印刷，垫出了上星期的亏空，而且琼斯现在就住在老《北极星报》的办公室里。麦克戈温赶走了哈尼，这头蠢驴用四十英镑购买了他的老《星报》。

据《农业报》报道，法国未来的收成将比中等年成低三分之一，按照让·巴·萨伊的说法，对法国来说，这等于饥荒¹¹⁹。德国的收

① 莎士比亚的喜剧《李尔王》中的人物。——编者注

② 亦译“贝壳放逐”。在古雅典，人们用投票的方法将危害国家的人逐出国外，投票是用陶片进行的。——译者注

③ 《人民报》。——编者注

成中等。在英国，由于购买谷物，英格兰银行已经开始黄金外流。同时西蒂区出现疯狂的投机。在上星期，证券交易所发生破产事件。最后，在北美，正如我从《纽约先驱报》上看到的，铁道、银行、住宅建设等方面的投机活动最为疯狂，信贷系统等等扩展到空前未有的规模。这不就是正在逼近的危机吗？革命可能比我们预想的来得早。没有比革命者要为面包操心更糟糕的了。

你的 卡·马·

53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8月24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今晚将译完你的文章¹²⁰的结尾部分，明天或星期四将写完关于德国的文章^①。查理^②外出了几天，我在办事处有很多工作，所以每到晚上就头脑不清。

感谢你提出的军事史方面的东西^③。你能不能有机会到英国博物馆^④打听一下，那里有没有：（1）1848年以来的奥地利《军事杂志》；（2）普鲁士《军事周刊》、柏林《国防报》；（3）其他军事杂志，特别是1848年以来的评论——也包括法国的评论。——那里

①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组文章中的一篇。——编者注

② 查理·勒兹根。——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108—109页。——编者注

④ 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编者注

是否还有奥格斯堡《总汇报》的合订本，特别是1850年以来的？这些东西我很需要，如果能得到，等我的工作一有进展，我就找时间到那里好好把它们钻研一下。

克路斯的信的摘录向我们表明，魏德迈老爷子的威斯特伐里亚的眼光比我们所能预期的还要厉害。纯粹的比雷菲尔德。这超出了一切界限。

约翰·哥特弗利德^①的结局很好。这个高尚的人只剩下无可告慰于人的意识，这就是他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并且增加了在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此外，《纪事晨报》的文件也是捏造的！根据这个文件，他把他的世界解放的新日期不是同不确定的商业危机联系起来，而是同一个不容争辩的、确凿的事实联系起来。

维利希一席利的闹剧想必欢快地演完了。可怜的维利希，也许非常渴望离开那些攻击他的庸人而回到红色沃尔弗^②的团体中来吧！

哈尼的自由之星^③就这样殒落了吗？

看来危机确实已经临近，即使最近的破产仅仅是危机的预兆。可惜，德国东北部、波兰和俄国的收成前景还不错，有些地方甚至很好。最近这里的好天气也起了作用。但是，法国不能摆脱困境，这一点就足以说明问题了。——金融市场的不大的恐慌看来已经过去，统一公债和铁路股票又迅速上涨，银根松动，投机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波及到谷物、棉花、轮船、矿业等等方面。但是，棉花投机已

① 哥特弗利德·金克尔（这里按他妻子约翰娜·金克尔的名字讽称他为约翰，因为他的妻子在他的活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编者注

② 斐迪南·沃尔弗。——编者注

③ 指哈尼的报纸《自由之星报》。——编者注

经很有风险：尽管丰收在望，价格却不断上涨，这完全由于大量消费和在新货运到以前的短时期内可能发生棉花不足的缘故。而且我并不认为这一次在危机之前有广泛的投机热出现，如果情况一般说来良好，那末，东印度的几个坏消息，纽约的恐慌等等，很快就会表明，某些有道德的公民悄悄地干出了各种各样的诈骗勾当。而来自商品充斥的市场的这些决定性的坏消息必定很快传来。大批商品不断运往中国和东印度，而所有的消息并不妙：加尔各答显然已经商品充斥，到处有本地商人破产。我不相信繁荣时间会超过10月或11月，——甚至彼得·欧门也开始感到不安。

至于危机是否马上会导致革命——所谓马上，是指六至八个月以后——，这取决于危机的强度。法国的歉收给人一种那里会出什么事的印象；但是，如果危机成为慢性的，而收成终究比预期的要好一些，那末，这可能还要拖到1854年。我承认，我希望还有一年的时间来啃书本，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澳大利亚也受到搅扰。首先是直接由于黄金的影响和停止澳大利亚的任何其他出口，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各种商品输入的增加，再就是由于此地每星期有五千过剩人口离境到那里去。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这是在《宣言》^①中没有预见到的两个场所：从无到有建立起来了新的大市场。这是必须注意到的。

你的 弗·恩·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5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2年8月27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随此信寄上：

1. 马索耳给我的信。他所影响的那个人是蒲鲁东，而他认为这种影响所产生的幸运的(!)结果是一本书，即蒲鲁东论路易·波拿巴的一本新书^①。这本书我将在以后的一封信里来谈它。

2. 克路斯的信，这封信的摘录你已经收到^②。

3. 雅科布·胡策耳关于哥多弗雷杜^③的极其有趣的信。

4. 戈克在《瑞士国民报》上的一篇胡说。

5. 和 6. 金克尔、维利希和戈克之间的“联盟条约草案”和上述三位先生给他们的美国委员会和保证人的通告。

所有这一切，是金克尔—维利希的绝望的号叫。他们希望：
(1)使不屈的赖辛巴赫离开圣杯¹²¹，以便“火速”用钱；

(2)金克尔既然没有了军队，他就想以一千英镑作后盾来加入所谓的革命联盟；他期待联盟出于感激而把他选入自己的最高委员会。

① 比·约·蒲鲁东《从十二月二日政变看社会革命》。——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109—110页。——编者注

③ 哥特弗利德·金克尔。——编者注

（3）维利希地位不稳，而且急不可待，用他的话来说，等他“还有一个任务解决”以后，就马上要去美国。这个任务就是：转交一千英镑给革命联盟并加入这个联盟，以此为自己在美国“准备”可确保寄生生活的骑士地位。

下次详谈。祝好。

你的 卡·马·

5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2年8月30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你从我寄给你的文件中看到金克尔—维利希是怎样活动的。他们在直接接近自己的人中间，对于他们被自己的保证人罢免装作无所谓的样子，并且力求个别地骗取选票，为此，叔尔茨在12日以后马上去美国了。（他还有另一个目的——在那里创办“光明之友”¹²²的幼儿园。）实际上这些先生是要最后达到**掌管钱**的目的，如果对他们不让步，即以完全退出相威胁。主要问题在于：这些家伙花了二百英镑，这笔开支在这里未必会被批准。因此他们企图直接地而且“火速”从美国得到使用钱款或吸收第三个委员的全权，以便他们能够作为一个法定的委员会来进行活动。他们按自己的方式狡猾地着手工作。先**背着**伦敦的保证人把文件寄到美国和瑞士。然后在26日，把信件交给这些保证人（虽然信的日期是11

日和12日), 指出沉默将被视为同意。

但是, 由于美国和瑞士的大多数保证人有可能投票反对这些先生, 所以他们将于9月14日和15日在安特卫普悄悄地召开对金克尔抱友好态度的保证人的会议, 以使用一个所谓的代表大会的决议来保证自己避免一切意外事件。

他们所吹嘘的在德国的“强大”组织是什么样子, 你可以从下面看出。

你知道, 格贝尔特**好象**是到美国去了。大家都这样认为。但是情况是这样的。

在本月初, 金克尔—维利希派了一个密使去德国, 此人就是酒鬼裁缝帮工**格贝尔特**。在马格德堡, 他召集了一个所谓的共产主义者支部; 一连进行了三天讨论, 有二十六至三十人参加; 主席是一个叫**哈梅耳**的; 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发言非常激烈; 除了很多行政问题和组织问题以外, 还涉及怎样和用什么方式建立一个印刷所的问题。找到了一个不富裕的印刷厂主, 他在马格德堡或离那里很近的地方开业; 同他订立了合同。他提供自己的印刷所作宣传之用, 并保持原来的商号。为此立即付给他一百塔勒, 并开了一张从现在起为期一年的三百五十塔勒的期票。

警察当局知道格贝尔特从这里动身以后的全部情况。它派人经常跟踪他。它的情报员出席了马格德堡的庸人大会。警察当局决定, 等格贝尔特一完成自己的使命并使尽可能多的人遭殃之后, 就逮捕他。这件事对于我们科伦被关的人来说是很伤脑筋的。如果格贝尔特被捕等等, 我认为应及时公开揭露这些家伙, 并且警告大家提防他们为了伪装鼓动, 使自己更加神气, 而从自己安全的隐蔽所里干有利于德国各邦政府, 特别是普鲁士政府的勾当。我立

即把这事通知了科伦。我是怎样获悉这情况的，我只能**口头**告诉你。邮件秘密在这里也不大靠得住。

维利希已经声誉扫地。谁也不会因“革命”要爆发而借钱给他了。他的朋友谢特奈尔前几天当众向他宣称，现在“**免费**”吃喝必须停止。他脸红得象公火鸡一样，而无情的谢特奈尔却硬要他马上从理论转到实践，对刚刚吃过的菜食付出现钱。维利希在与他通奸的老市侩女房东处还是找到一些支持，但是不够充分。而这也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了。谁也不再相信这个桑科·判扎的禁欲主义了。如果他同约翰……^①一起写：“**笔**的时代过去了，**剑**的时代已经来临”，那末，后一句话用普通的德语来说，就是“**行乞**^②的时代已经来临”。

革命将军泰霍夫过几天就要偕施蒂纳夫人^③和他的未婚妻到澳大利亚去了。正如你所知道的，他在这里住在**施蒂纳那里**很久了。但是现在他的未婚妻，一个有钱的女人就要来了。施米特获悉这事以后说，不再接待他。但是，当这位未婚妻知道泰霍夫曾同施米特同居以后，她也宣称不愿再认他了，并且让她的**后备**未婚夫，一个东普鲁士的农场主到这里来。然而，泰霍夫住在她家里，而未婚夫（另一个）离伦敦有一小时的路程。不幸的布利丹-泰霍夫呵！

前几天，**皮阿**（费里克斯）召集支持他的法国人开会，并且向他

① 哥特弗利德·金克尔（这里按他妻子约翰娜·金克尔的名字讽称他为约翰，因为他的妻子在他的活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编者注

② 双关语：“行乞”的原文是《Fechten》，也有“战斗”、“击剑比赛”的意思。——编者注

③ 这里是用她丈夫的笔名，她丈夫的真姓是施米特。——编者注

们提出一个纲领，这个纲领现在应该公布出来了。在那里面自然也出现了“上帝”。出席者之一反对在革命的纲领中给“上帝”一个位置。皮阿根据“直接民权”的原则，把问题提付**表决**。“上帝”以七票的多数通过。至高无上的神再度得到拯救。从前人们说：上帝不抛弃自己的奴仆。现在应该说：奴仆不抛弃上帝。互相庇护。

费特尔将军很久不在伦敦了，谁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秘密揭开了。费特尔带着一张注明他是画家的美国护照，偕同他的情妇，一个叫费伦齐的歌女旅行去了。他以一个艺术家的身分周游各地。她则在所有的大城市举行音乐会，他们就这样从热那亚和米兰一直到罗马、那不勒斯和巴勒摩。他有马志尼—科苏特的暗语和介绍信。所以，他既可以进入意大利的秘密团体，又可以利用假职业深入上层人士之间。前不久他回到这里，并且给“欧洲”中央委员会⁵⁰作了报告。（注意：达拉什死了，已于上星期安葬。）使“虔诚的”马志尼大为伤心的主要一点是：意大利完全陷入实利主义了。在那里人们只谈商业、交易、丝、油和其他世俗的无价值的东西。资产者念念不忘地仔细盘算着三月革命给他们带来的损失，并且只想着如何能使这些损失现在就得到补偿。至于革命的首创作用，他们荣幸地把它交给法国人这个轻浮而富于感情的民族了。他们只害怕一点，就是法国人过于着急。

我的亲爱的，你可以想象，这对于天使长马志尼是怎样的一声晴天霹雳呵。已经被任命为马志尼—科苏特军队最高总司令的费特尔将军向他们宣称，在这种情况下，他除了带着自己的情妇到美国去，看不到有更好的出路。倒霉的马志尼同科苏特最终商量好把革命的首创作用交给法国人。

然而不是交给“可鄙的群氓”，而是交给波拿巴。

有人从巴黎给我来信谈到这事，例如：

“科苏特的使者基什，在这里不仅同奥尔良党人建立了联系，而且同波拿巴主义者也建立了联系。基什同日罗姆^①的儿子们相识。他靠这种寻常的结交，知道怎样说服科苏特为了匈牙利的利益而同法国政府往来。充满幻想的鼓动家落入了圈套，并且为此目的拿出**古尔登**^②，把基什派到巴黎这里来。基什游乐于咖啡馆和**其他**场所，经常出入于比埃尔·波拿巴的门下，大吹大擂地蒙骗他，给科苏特写堂而皇之的报告，而匈牙利的解放已经没有任何怀疑了。这些革命者主要是派出代理人同‘**暴君**’结成生死同盟。”

但是这还不是全部。

我从可靠来源获悉，老傻瓜列列韦尔和塔杰乌什·哥若夫斯基代表波兰的集中¹²³来到了这里。他们向科苏特和马志尼提出了一项起义计划，而波拿巴的协助是该计划的关键。这些秘密活动的老蠢驴一天天越陷越深了。他们过去和现在都有一个叫兰茨科隆斯基伯爵或类似的人物作这里的代理人。此人（住在汉普斯泰特路哈林顿街7号）是**俄国**的密探，所以**他们的**起义计划荣幸地预先得到彼得堡的审查和修正。¹²⁴

你的 卡·马·

① 日罗姆·波拿巴。——编者注

② 货币名称。——译者注

5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2年9月2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从附上的伟大的魏德迈的不象样子的信中，你可以看出情况是怎样的。这头畜生总共给这里寄来了十本^①。

我还没有得到费·施特列特先生的答复^②，这是一个很坏的预兆。我现在只有一点希望，虽然是微弱的，这就是一个伦敦书商愿意用英文出版这个东西。我应预先把第一章交给他做样本。因此，我让皮佩尔翻译这一章。译文中错误和遗漏非常多。不过，比起枯燥的翻译工作来，校订可以使你少费些事。你还应该给我写一篇英文序言，最多不超过十行。起初这部著作是以报纸文章的形式从12月底写到2月初；5月1日它以小册子的形式在纽约出版，现在将在德国出第二版¹²⁵；这是已出版的反波拿巴著作中最早的一部。其中某些过了时的细节，可以从它发表的时间得到解释。

厄·琼斯是一个彻头彻尾自私自利的家伙。两个月来，他答应翻译这部著作（为他的报纸^③）来愚弄我。而他从我这里得到

① 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110—111页。——编者注

③ 《人民报》。——编者注

的尽是帮助。尽管我自己经济困难，却整天整天同他一起从本丢到彼拉多^①，为他的报纸筹集资金到处奔走。他的可怜的小报所特有的国外的消息，全都是由我供给的。当他同自己的委员会¹¹⁸、反对者等等打交道而陷于困境的时候，他总是来找我，而且总是听取了 my 的建议才摆脱了困境。最后，当他的报纸困窘不堪的时候，我用了几个星期的时间从编辑上给以帮助，而这个臭报纸的订户确实在伦敦增加了好几万户。

他却相反，连通常的关心都不表示。你今天可以帮助他编他的报纸，他明天却会忘记送你一份，而这种**遗忘**将每星期发生一次，因为他的报纸不是每星期出版两次。

我对他说过，他是一个利己主义者，这很好，不过，他表现这种利己主义应该文明一些，不要这样愚蠢。

但是，既然报纸是唯一的宪章派机关报，我将不同它决裂，不过得让他自行设法管几个星期。

你的 卡·马·

^① 此语出自圣经《路加福音》第23章。本丢·彼拉多是罗马的一个犹太总督。耶稣被捕后，被送到本丢那里受审，本丢知道耶稣是加利利人，属希律所管，就把他送交给希律，希律拒绝审讯，又把他送回彼拉多。人们沿用此语时省去希律，而说“从本丢到彼拉多”，意思是推来推去，徒劳往返，不解决问题。——译者注

57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9月7日星期二[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皮佩尔的译文使我费了好大的劲。恰好开头难译，而可爱的候补者皮佩尔却让他那迷人的轻率自由驰骋。如有可能，星期四我将把译文寄给你。

品得在这里闹了一件风流韵事。前不久我到 he 家里去——不知道我写信告诉过你没有——，在那里遇到他母亲，一位很可敬的英国老太太，还遇到一个年青的妇女，看起来完全不象一个英国女人，因此我认为是一个俄国女人。上星期五我问品得，这位美人是谁，是他妻子还是他姊妹？他回答说，“都不是”。星期一他母亲到我家里来，因为她亲爱的爱德华走了，失踪了。我不在家，但是听到这事以后，我立即到她那里去了。发现可敬的母亲满面泪痕，并且获悉：品得在彼得堡曾爱上一个瑞典女人（或芬兰女人），看来他在他父亲死后同她一起逃走了。在英国他同她结了婚——这就是上面说的那位美人。在伦敦，他认识了一个法国女人，据老太太说（老太太对她的评价当然很坏），她原来是巴黎的妓女，并且是一个叫泰勒的英国喜剧作者的情妇。品得教她课，于是沉静的候补者同她发生了爱情关系。他的妻子发觉了这件事（这时老太太从喀琅施塔得来了，带来了钱，并且同瑞典女人言归于好了），为了使品得离开法国女人，全家搬到了利物浦。但是，他让这个娼妇也到那

里去，这个看来很有耐性和十分倔强的瑞典女人又发觉了这情况。于是又迁居到曼彻斯特，老太太最后在这里购置家具，甚至买下两所房子（老品得靠买卖木材和瓷器赚来的财产由她任意挥霍，现在她靠这笔财产所剩下的钱生活）。但是，品得又让他的法国女人来到了这里。她大约来过这里三次，我之所以知道这事，是因为他那时很有规律地向我借钱，后来又很有规律地还钱。但是为了了结这件事，据他母亲说，他上星期六已同她逃往澳大利亚了，不过据我看，更大的可能，不是逃往纽约，就是直接逃往巴黎了。他从资本中取出了属于他的一百九十英镑带在身上，但是在公共马车上就丢了二十英镑（法国女人住的那所旅馆的侍役认为是她从他那里偷的）。这个家伙有的是钱，他母亲维持他的全部生活，而且他还有一百英镑的零用钱。

瑞典女人昨天去利物浦找他去了。我很想知道这件事怎样收场。

这个可怜虫正在忍受，并且将可怕地终身忍受他愚蠢地过早地同瑞典的理想结合所产生的后果——这一直成为他的累赘。他只要稍有经验和机灵一些，拿他的一百英镑可以很好地在这里维持一个法国女人的生活，但是，小伙子从哪里取得经验呵，二十一岁爱上了一个瑞典女人，同她一起跑了，并且象庸人一样和她正式结婚！这个傻瓜如果稍微给我谈谈这件事，那末处理起来并不难。但是，在国外又和一个法国女人牵连在第二次的、相当长时间的、而且无论如何是严重的事件中，并且同她一起逃跑，——多么愚蠢！她还会给他点厉害看，等着瞧吧！特别是如果他真是去澳大利亚了的话。而且，他的老太太是一个非常善良和软弱的女人，他想从她那里得到什么就可以得到什么。但是，正如金克尔对订婚的

看法那样^①, 品得显然也把逃跑看作是任何爱情关系的真正实质。

你关于费特尔等等和伦敦人的消息好极了。马索耳的信和魏德迈的信一并寄还。在有新的指示以前, 克路斯的信仍留在这里。给德纳写的文章怎么样啦? 品得不在, 使我的时间多了, 我现在比较多地学俄语, 有兴趣, 但并不过于热中^②, 已经学到一点东西。军事问题目前搁置一边了。办事处的工作很有起色。

我一有可能, 就是说, 再过几天, 就寄给你两英镑, 这是我此刻能拿出来的全部了。

你的 弗·恩·

5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2年9月8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今天在非常紧张的气氛中收到你的信。

我的妻子病了, 小燕妮病了, 琳蕻^③患一种神经热。医生, 我过去不能请, 现在也不能请, 因为我没有买药的钱。八至十天以来, 家里吃的是面包和土豆, 今天是否能够弄到这些, 还成问题。在现

① 暗指在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中所讽刺的金克尔生平的特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74—275页)。——编者注

② 塔西佗《编年史》第1册第1章。——编者注

③ 海伦·德穆特。——编者注

在的气候条件下，这样的饮食自然没有什么益处。

给德纳的文章我没有写，因为我连读报用的便士也没有一个。不过，等你把第十九篇^①寄来，我就立即去信把我关于第二十篇的意见告诉你，这一篇应当对当前的臭事作出总的评论¹²⁶。

当我在你那里的时候⁸⁰，你曾告诉我，在8月底以前，你能给我弄到一笔较大的款子，我把此事告诉了我的妻子，使她得到宽慰。你三、四个星期以前寄来的信^②表明，希望并不很大，但仍有一线希望。因此，我把向所有债权人付款的期限拖到了9月初，你知道，对他们的债务，总是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偿还的。现在，四面八方都在袭击我了。

我想尽了办法，但是都枉然。起先，魏德迈这个狗东西骗去我十五英镑。后来，我往德国给施特列特写信^③（因为他在瑞士曾给德朗克写过信）。这头畜生甚至连信都不回。我给布罗克豪斯写信^④，向他提出给《现代》写内容不得罪人的文章。他在一封很客气的信中谢绝了。最后，我在上星期同一个英国人^⑤整天地四处奔走，他想设法把我在德纳名下开的期票贴现。Pour le roi de Prusse^⑥。

最好和最理想的是能够发生这样的事：女房东把我从房子里赶走。那时，我至少可以免付一笔二十二英镑的款子。但是，未

① 弗·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十九篇。——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94页。——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110—111页。——编者注

④ 见本卷第546页。——编者注

⑤ 佩尼希。——编者注

⑥ 直译是：“为了普鲁士国王的利益”；转义是：“白费精神”，“毫无所得”。——编者注

必能够指望得到她这样大的恩典。此外，还有面包铺老板、牛奶商、茶叶商、蔬菜商，还有欠肉铺老板的旧账。怎样才能还清所有这些鬼账呢？最后，在最近八至十天，我从某些庸人那里借了几先令和便士，这对我来说是最不愉快的事情；不过，为了不致饿死，这是必要的。

从我的一些信中，你大概已经看出，当我亲身遭遇到这种坏事而不是听别人议论时，我通常都是很无所谓地忍受过去的。然而有什么办法呢？我的家变成了一个诊疗所，而危机是这样尖锐，迫使我不得不把我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这上面。有什么办法！

然而，戈克先生又乘头等轮船去美国畅游了。蒲鲁东先生由于写了他的《反拿破仑》^①而捞到几十万法郎，而马索耳老爷子却非常慷慨，要让我自己去发掘、搜索等等。我对他感激不尽。

你的 卡·马·

5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2年9月9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四英镑收到了。

我又写信给我的老太太^②，我想这至少会起点作用。¹¹⁶

① 比·约·蒲鲁东《从十二月二日政变看社会革命》。——编者注

② 马克思的母亲罕丽达·马克思。 编者注

此外，我今天又做了一种尝试，用德纳名下的期票去弄钱，希望这一次最后能够成功，因为这对我非常迫切，不能失去时间。

医生刚刚来过，除我以外给全家人开了药方。我的妻子情况较好，小劳拉的情况最坏。

你想象一下，这个皮佩尔是怎样一头蠢驴。

他每天问我，你是不是已经把这个东西^①寄回来了，你对他的出色的工作写了些什么。我当然不能把这告诉他，于是这个傻瓜以为，我不怀好意，向他隐瞒了你的高度的称赞。

今天，我去请医生的时候，碰到了这个吹牛大王。“恩格斯写信来了吗？他把译文寄来了吗？”我回答说：还没有。“但是他会这样做的，**因为我自己已写信给他**”，——皮佩尔这样说。如果你给他回信，就告诉他，他用不着在**你**面前为**我**的事情说话。

附上巴黎的备忘录；它在巴黎被我的一个朋友^②拿到了，他把它的抄本寄给了我，我又为曼彻斯特的档案抄了一份。¹²⁷

你的 卡·马·

① 皮佩尔翻译的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第一章的英译文（见本卷第122页）。——编者注

② 泽尔菲。——编者注

60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9月14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皮佩尔写信给我，要我立即把校订过的译文寄还给他。这很合我的心意，因为我肚子痛，不能做任何工作。告诉他，如果他想得到我对他的信的答复，他至少应把他的地址写上：“皮佩尔先生阁下”，即使从他成为一星期拿二十五先令薪水的职员以来，在伦敦也不是那么出名。另外，让他继续翻译下去，但要认真一些，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让他至少把困难的地方空着，我以后把它们补上；这总比轻率地胡写要好些。可是，他写信给我只是借口说，他不知道我是否认为他一般还能够做这件事。他将收到我开的一份主要错误的详细清单，并附有注释。——今天和明天晚上，我想把这个东西弄完，因为我好一些了。

此外，他把他在你家里听到的，当然也是我已经知道的一切，象回声一样，最准确地告诉了我。

品得也许到过你那里吧？他从伦敦给我写信，并且从那里到巴黎去了；我今晚将给他写信。我也认识了他的瑞典女人或芬兰女人。这是一个蠢女人，一个最高级的女市侩，看来，她将很快忘掉自己因丈夫出走而带来的不快。他避开这头畜生，是做对了。为了礼貌起见，我还要到他老太太那里去几趟，以后就不管了。去听这个冷漠无情的小妖妇怎样辱骂她的丈夫，是很讨厌的。

希望你最终把期票贴现了，并希望你家里的情况稍有好转。我现在考虑一个节省几英镑的新计划；如果成功，我想我能在下月初以前，也就是大约过十四至十六天，再寄给你一点。这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我的妹夫^①到不到这里来和什么时候来。

附上魏德迈的两张废纸，有机会时你可以把《石印》¹²⁸寄回给我，以便归档。海弗纳尔的备忘录^②很有意思，但显然是为我们而写的——这是请愿书。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你的 弗·恩·

得悉海因岑已经奄奄一息，你大概会感到高兴。¹²⁹

6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2年9月18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如果你再过几天不把译文^③寄回，那就会失掉安排它的最后机会了。写波拿巴的热潮已达到顶点，现在它和伦敦的所有事情

① 布兰克。——编者注

②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③ 指皮佩尔翻译的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第一章的英译文。——编者注

一样，开始被新的题目所排挤。

贴现的事毫无结果，让西蒂区一个名叫佩尼希的傻瓜愚弄了我整整一个星期。因此，我昨天写信给德纳了¹¹⁶。同时告诉他，关于德国的文章还剩下两篇了，即第十九篇和第二十篇。等你把第十九篇^①寄给我，我就立即把我关于第二十篇即最后一篇的意见写给你。关税同盟的事过几天也会决定了，没有这一点第二十篇是不能结束的。¹³⁰

我妻子的身体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弱，她没有一点力气。三天来她遵照医生的嘱咐每小时喝一匙白兰地。不过情况正在好转，今天终于下床了。她躺了整整一个星期。小劳拉正在恢复健康，其余的人都很好。下个星期才能详细地写信给你。这个星期是在毫无结果的事务奔忙中和同债主的令人讨厌的争吵中度过的。

你的 卡·马·

下星期将随信把文件一并寄还^②。请把马索耳的信寄还给我。

① 弗·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十九篇。——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131页。——编者注

62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9月20日 [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不知道译文^①你要得这样急：我对这事不大在意，因为如我已经告诉你的^②，我身体不舒服，此外，皮佩尔逼得那么紧，我想逗一逗他，不过昨天我立即干起来了，如果下午两点左右老席利先生^③不来我的屋里，就已经把它搞完了。老席利先生有一张所谓苏打专利证书，想在利物浦开一个工厂；这个工厂应提供百分之四百至五百的纯收入，并且根据情况来看，一年可获利四百五十万塔勒。他想同我详细讨论这个冒险计划——他准备拿出几千塔勒来干这个诈骗勾当，这笔钱他的兄弟愿意提供给他。海泽先生也参与此事，不过除了自己的才能，什么也没有提供。高尚的席利在这里得到冷静的忠告以后，大概会放弃这件事，并且会利用给他提供的机会，在利物浦为一个搞运送流亡者勾当的哈佛尔人当人贩子代理人。海泽先生曾经有过利用国民公债的钱来搞这种苏打投机的美妙计划，而且打算以民主的精神进行工作，用由此得到的数以百万计的钱来解放欧洲。可惜，这个方案毫无结果。看来，事情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找不到三十个能够**保持缄默**的流亡者。

① 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第一章的英译文。——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130页。——编者注

③ 维克多·席利。——编者注

当然，我有义务把高尚的席利灌醉——这无论如何不能逃避。我已经好久没有遇到这样无所用心的蠢人了。这样一个有原则的人，其愚蠢、无知和粗心，竟超出了任何界限。当他有点醉了，而我同另一个德国人即查理^①的堂兄弟争论起来的时候，他便不停地、虽然也是善意地叫道：“千万不要相信这个，恩格斯什么也不相信，恩格斯决不相信什么，《新莱茵报》的这些家伙是什么也不相信的，没有一个人能了解他们。恩格斯决不相信什么！”我当然告诉他，《新莱茵报》的这些家伙可以毫不费力地马上了解他这样的人。今天早晨，这位威武的先生同我规规矩矩握手告别之后，又到利物浦去了，所以今天晚上译文将会搞完。但是，这个工作占去我的时间太多了，因为我要把所有有点困难的地方毫无例外地重新翻译一遍——皮佩尔一碰到这种地方，就总是照字面译，结果弄出一些完全荒谬的东西。此外，有些地方几乎是不能翻译的。

不过，我将竭尽全力在今天晚上搞完，这样你明天就可以收到译文了。

你的 弗·恩·

如有可能，日内我将再寄给你一英镑。

^① 查理·勒兹根。——编者注

63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9月23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前天我给你寄去了译文^①和一英镑邮局汇票。10月初，即九、十天以后，再寄去几英镑。我本来很想一下子寄给你一大笔钱，因为，即令总数一样，这还是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更有计划地用钱。但是目前我自己用钱的情况很乱，从来没有精确地弄清我一个月要花多少钱，因此，零星地有了几英镑，就最好立即把它寄给你。下个月我将按商人的方式处理事情，很快能作出概算。

从附上的札记中你可以看出，皮佩尔犯了许多极其严重的错误——语法上和修辞上的错误我当然不计在内，这是举不胜举的。你可以把札记给他看，如果你认为这是有好处的话，但如果这可能使他找到拒绝翻译的借口，那就最好不要给他。如果他对个别的修改发牢骚，那你随时可以利用这个札记给他指出他的缺点。

此外，个别地方几乎是无法翻译的。——一般说来，最好是让出版者连**最后**一章也看了，使他有比较强烈的印象。是不是让皮佩尔翻译这一章，并且立即把它寄给我；我已经把它看过一遍，有所准备，因此事情可以迅速进行。即使这东西现在不能付印，翻译还是应该搞完；这个家伙^②很快要当皇帝了，那时又会有一个写附

① 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第一章的英译文。——编者注

② 路易·波拿巴。——编者注

言的绝好时机。

我马上就回家去，把给《论坛报》的文章^①写完，这样，可以交第二次邮班发走，你还可以交明天的轮船把它寄出。新近给德纳写的关于英国的文章怎样了？

希望白兰地使你的夫人重新恢复健康，——衷心问候她和孩子们，以及德朗克和鲁普斯^②。

你的 弗·恩·

马索耳的信连同给德纳的文章，将交第二次邮班寄出，现在不在我身边。

昨天的《泰晤士报》或前天的《每日新闻》刊登的工厂视察员霍纳关于棉纺织工业增长的统计资料，你看到没有？

1850年10月至1851年10月曼彻斯特地区设备能力增加量

新建工厂	2 300 马力
------	----------

扩建老厂	1 400 马力
------	----------

共计：	<u>3 700 马力</u>
-----	-----------------

而且这里谈的只是棉纺织工业¹³¹。下面列举的数字表明，就在这个时期还建了一些设备能力约四千马力的工厂；现在这些工厂应该已经完工了。从那时起，当然还开始兴建了一些设备能力为三千至四千马力的新工厂，其中大部分在今年年底以前可以完工。如果从1848年1月到1850年10月，即两年九个月内，设备能力只增长四千马力，那末从1848年到1852年年底，郎卡郡棉纺织工业的蒸汽发动机的设备能力将增加 $3\,700 + 4\,000 + 1\,500 +$

① 弗·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十九篇。——编者注

②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4 000 = 13 200 马力。——郎卡郡整个棉纺织工业的蒸汽发动机的设备能力在1842年为三万马力，1845年（年底）为四万马力；1846—1847年增加不多，因此，现在开工的约五万五千马力，差不多比1842年多一倍。

此外，水力发动机的设备能力约为一万马力（1842年），增长不大，因为水力发动机已经早就相当广泛地采用了。由此可见，繁荣时期的追加资本投放到什么地方去了。不过，不可能再拖延很久危机就会到来，虽然**在这里**差不多只是在**公共马车业**里才有过分的投机活动。

关于第一章译文的札记

总的意见：

（1）显然，皮佩尔更习惯于直接用英文写，而不习惯于翻译。尤其应当注意的是，当他缺乏某个词的时候，不要去用所有熟悉的参考书中最坏的参考书，即**字典**，这种字典，照例一百回有九十九回给他提供最不合适的词，而且总是造成同义词的极度紊乱，例子详见后面。

（2）皮佩尔应该研究一下英语的基本语法，他在语法上有很多错误，特别是在冠词的使用上。也有缀字错误。

（3）首先皮佩尔应该尽量不搞伦敦小市民¹³²式的小资产阶级的咬文嚼字的美文学；他那里有好些这类非常令人伤脑筋的例子。

（4）皮佩尔用法语语源的词用得太多了，不错，这些词有时是合适的，因为它们比较抽象的和不明确含义常常有助于摆脱困境。但是，这样做的后果，有时最漂亮的说法也变得比较差劲了，

而且往往叫英国人完全不懂。凡是在原文中遇到生动的、具体的形象，差不多都可以找到**萨克森**语源中同样具体的、生动的表达法，使英国人一看就明白说的是什么。

(5) 如果遇到难句，宁可空着，也别象皮佩尔自己明明知道的那样，写一堆东西，似乎是逐字逐句的翻译，其实却是完全荒谬的东西。

(6) 把上面1—5条对译文的主要指责归纳成一点，就是极其明显的粗枝大叶。可以指出相当多的地方来证明皮佩尔是可以做点事情的，如果他真正下一番工夫的话，但是，他的草率首先要求**他**付出额外劳动，其次使我的工作量增大一倍。不少的个别地方是很不错的，或者说，如果他稍微多下一点工夫，是可以译得很不错的。

个别意见：

“负债累累的尉官”^①：«lieutenants»在这里的意思只能是“代理人”。«Lieutenant»在英语和法语中不象在德语中那样，只是指喜剧人物。

“直接碰到的、给他们{人们}提供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②被译成“直接提供的和生出的条件”^③。皮佩尔自己明明知道，这种译法十分荒唐。「Delivered»在这里的意思只能是«accouchiert»〔出世的〕。

① «Schuldenbeladene Lieutenants» (这是马克思1869年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二版中删掉的一段话里的一个用语)。——编者注

② «Unmittelbar gegebene, vorhandene und überlieferte Umstände». ——编者注

③ «circumstances immediately given and delivered». ——编者注

“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①被译成“他们自己的革命”^②。这种革命只能是翻筋斗。

“新的语言”（原文是：“外国语言”）^③，意思是：“新发明的语言”^④。至多不过是：“对于他们是新的语言”^⑤。

“资产阶级社会”被译成“中等阶级社会”^⑥，这从语法和逻辑的角度严格说来是不对的，就好像把“封建社会”^⑦译成“贵族社会”^⑧一样。有教养的英国人不这么说。应当说：“资产阶级社会”^⑨，或者根据情况说：“商业和工业社会”^⑩，并且可以加一个注：我们理解的“资产阶级社会”是指资产阶级、中等阶级、工业和商业资本家阶级在社会和政治方面是统治阶级的社会发展阶段；现在欧洲和美洲的所有文明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处于这种阶段。因此，我们建议用“资产阶级社会”和“工业和商业社会”这样的说法来表示同一个社会发展阶段，虽然前一种说法更多地是指这样一个事实，即资产阶级是统治阶级，不同于它取而代之执政的那个阶级（封建贵族），或者不同于它使之在社会和政治上处于从属地位的那些阶级（无产阶级或产业工人阶级，农民，等等），——而“商业

① «sich und die Dinge umzuwälzen». ——编者注

② «the revolution of their own persons». ——编者注

③ «a new language»（原文是：«eine neue Sprache»）。——编者注

④ «eine neu erfundene Sprache». ——编者注

⑤ «a language new to them». ——编者注

⑥ «Middle Class Society». ——编者注

⑦ «feudale Gesellschaft». ——编者注

⑧ «nobility-society». ——编者注

⑨ «bourgeois-society». ——编者注

⑩ «commercial and industrial society». ——编者注

和工业社会”这个说法更多地是专门指这个社会历史阶段所特有的生产和分配方式。

«To arrive at its own contents» (原文是：“自己弄清自己的内容”^①)，意思只能是：了解“自己肚子里的内容”^②。

«Old society» (原文是：“旧社会”^③)一语，对于英国人是不适用的，它指的顶多是封建社会，但决不是资产阶级社会。欧文的著作被遗忘了；当他谈到旧社会的时候，他总是用新社会的计划和草图(尽量加以润色)同它加以对比，这样就不可能有什么错误；在我们今天，是不用去指望这一点的。

“镶在光辉灿烂的钻石上”(原文是：“被五色缤纷的火光所照耀”)^④——在英语中毫无意思，因为在英国的日常用语中，钻石**本身**总是镶在什么东西上的，而且“光辉灿烂的钻石”这个说法毕竟太强烈了。

«Storm and pressure period»意思是“风暴和压力时期”，同原文“疾风暴雨时期”^⑤根本不符。

“将要到来的未来”(原文是：“自己的未来”)^⑥——皮佩尔本人也不能不知道这种说法毫无意思(一切未来都将要到来)，完全是“莫泽斯父子”公司式的，前面有一个地方也是这样，本来应该

① «bei ihrem eignen Inhalt anzukommen». ——编者注

② «at the contents of its own stomach». ——编者注

③ «alte Gesellschaft». ——编者注

④ «Set in fiery diamonds» (原文是：«in Feuerbrillanten gefaßt»). ——编者注

⑤ «Sturm- und Drangperiode». ——编者注

⑥ «A future that was to come» (原文是：«die Zukunft, die ihr bevorstehe»). ——编者注

是“亡灵”，却说成是“那些存在过的人的灵魂”^①。

“范围应该增大”（原文是：“扩大”，倒数第4页）^②。范围**扩大**，而不是**增大**。

«The general index»（原文是：“现代革命的总的内容”^③）——意思是“当代革命的总目录”！其实公民皮佩尔对这一点了解得并不比我差。

«As it could but be»（原文是：“不这样也不可能”^④）——笔误；应该说：«as it could *not* but be»；前面的说法成了这样的意思：“这未必可能”。

“不动的”（原文是：“无力的”，正数第5页）^⑤——这是**被动**意义上的无力的，是物理学上的惯性，但用在人身上只有一个意思，即他们由于肥胖而不能动。无力的在**主动**意义上用在人身上时，在英语中的意思是 *clumsiness* [笨拙的]。皮佩尔的这个错误应归咎于字典。

“立宪的水平”（原文是：“国民议会……要把革命的结果降低到**资产阶级的水平**”）^⑥。公民皮佩尔未免太大胆了，为了回避翻译

① «the spirits of those that have been»（原文是：«die Geister der Vergangenheit»）。——编者注

② «The circle should be increased»（原文是：«erweitert werden»）；由此往下，恩格斯引证的是1852年纽约出版的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一版。——编者注

③ «der allgemeine Inhalt der modernen Revolution». ——编者注

④ «wie es nicht anders sein konnte». ——编者注

⑤ «Unwieldiness»（原文是：«Unbeholfenheit»）。——编者注

⑥ «Constitutional standard»（原文是：«Die Nationalversammlung... sollte die Resultate der Revolution auf den bürgerlichen Maßstab zurückführen»）。——编者注

«bürgerlich»〔资产阶级的〕这个词的困难，到处都用“立宪的”来代替它，理由是，“立宪共和国”和“资产阶级共和国”是在同一个意义上加以使用的。我倒想知道，“立宪的”在这里应该是什么意思？往下更妙了，把“资产阶级社会”毫不客气地译成“立宪社会”。这样干根本不行。

“永久和长时期”(原文是：“在……整个周期中”)^①。为什么不象习惯语那样用“永远永远”^②？

“空想的把戏”(原文是：“狂妄空想”)^③。Juggles 的意思是把戏，而不是臆造。

«Transported without judgment» 的意思是“无合理根据的放逐”。应该说“审问”^④。

«To pass as a real event» 的意思不是：“才可以把它们说成是事变”^⑤，而是：“才可以发生某种实际发生过的事情”。

«Founded» 的意思不是“融化”〔«fondu»〕^⑥，而是“根据”〔«fondé»〕。通常不合逻辑地把«confounded»用作«confondu»^⑦的意思，这种用法与此毫无关系。

所有这些，皮佩尔只要稍加注意，就能比我更好地看出来，而且

① «For ever and the duration» (原文是：«für die ganze Dauer des… Cyclus»)。——编者注

② «for ever and a day». ——编者注

③ «Utopian juggles» (原文是：«utopische Flausen»)。——编者注

④ 原文是：«Ohne Urteil transportiert» (“未经审问就被放逐”)。——编者注

⑤ 原文是：«als Ereignisse passieren zu können». ——编者注

⑥ 原文是：«aufgelöst», 根据上下文，这个词相当于恩格斯在这里使用的法国词«fondu». ——编者注

⑦ “混淆”。——编者注

正象我已经说过的，自己翻译困难的东西，要比校订不求甚解和回避困难的译稿容易。如果他更加努力一些，他完全能够译得很好。

6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2年9月23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一英镑和校订过的译文^①都收到了。你在译文上花的工夫太多了。如果事情要进行下去（成功与否要看这第一篇），你应该看得简单一些，我是说，删掉不必要的辞藻和史实，如果它们难译的话。

维尔特星期天就在这里了。他星期六将去曼彻斯特，在那里呆三、四个星期，然后躲到西印度等地去。

附上：（1）叔尔茨的亲笔信，这封信是从金克尔送给我们认识的一个流亡者的背心的口袋里发现的。

（2）克路斯的信。

（3）关于揭露流亡者的文章¹³³的两段摘录，以防你没有亲自看到；这篇文章先发表于《卡尔斯卢厄日报》，后转载于奥格斯堡《总汇报》等。

皮阿利博士^②（从巴黎）写信给我，信中说：

① 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第一章的英译文。——编者注

② 古斯达夫·泽尔菲。——编者注

“科苏特想在10月间开始起义。基什从这里给他作了各种各样的保证，这些保证也许是想入非非，但是这里的情况变幻莫测，也可能是切合实际的。科苏特好象接到了波拿巴邀请他作巴黎之行的亲笔信。这封信的准确的抄本好象正在匈牙利各省流传。在匈牙利，为科苏特的总发动已作好了一切准备。甚至皇家的官吏也参与这个大阴谋……134

金斯基伯爵夫人（父姓为济契）因杀害婴儿而被捕。婴儿的生父是海泽斯博士〈我们出名的坏蛋〉^①，波兰的犹太人……的贝克曼夫人（警探兼报纸通讯员的妻子）将作为同伙出席陪审法庭受审。”

关于科苏特的事情，完全可能是波拿巴给他设下圈套，以便取悦于奥地利。

海弗纳尔应皮阿利的请求，同卢格—陶森瑙建立了通讯联系，所以现在的情况就好象我们同阿尔诺德先生直接通讯。这样，我们将从第一手材料中获悉大人物的秘密。

为数八人的“人民同盟”¹³⁵（根据魏德迈给你的信来判断，卢格凭他的特技把它组成了三个委员会）的成员（其中有隆格和德腊勒），现在也打着建立“自由公理会”的旗号在西蒂区跑来跑去。真见鬼，隆格的“德国天主教”同“自由公理会”有什么关系？¹³⁶有些“德国天主教”的商人，特别是犹太商人，已在捐款单上签了自己的名字，即使只是他们名字的第一个字母，并且捐了几英镑——本来就是指望这一点。

维利希现在每星期六也在大磨坊街协会¹³⁷为所谓通讯经费正式筹款。

关于波拿巴在各省受到热烈欢迎，你有什么看法？¹³⁸法国人大大出丑了。——我以为，关税同盟¹³⁰正接近于必然的灭亡。

① 本卷引文中凡是在尖括号〈〉内的话或标点符号都是马克思加的。——译者注

奥地利的破产总还能够对付普鲁士的繁荣。

据我看，德纳已采用了文章^①。《州报》（纽约）已经从中做了德文摘录。

老威灵顿死得正是时候。否则这头老牛在危机时刻还会利用传统的威信发号施令。老英国的常理正好同他和皮尔一起被埋葬了。

这样，“我们的人”就应该在10月4日出庭¹³⁹！毕尔格尔斯会承认一切，至少是涉及到他的。根据他的职业，他将“**在原则上**”进行辩护。在侦查期间，他随笔录附上了一份关于“共产主义的实质”的长达三十页的备忘录。恶意揣度者可耻。¹⁴⁰据说，丹尼尔斯觉得身体不错。检察官将从圣西门主义者开始；施奈德尔律师为了击败他，决心从巴贝夫开始。如果谁也不追溯到印加人或莱喀古士，那就算是幸事了¹⁴¹。

品得的“秘密”使我很开心，他没有到我这里来。你同老席利的冒险事很有意思^②。

谈谈琼斯。虽然我个人并不怎么特别赞许他，我仍然——他又来纠缠我了，因为他遇到了危机，——在上星期支持了他，就象我们大家一样。另一伙人召开了两三次集会，在会上本来要通过这样的决议：“本会认为，不能相信与厄内斯特·琼斯先生有关的任何民主运动会取得成就”。他们被击败了，真是活该。¹⁴²起先，这些蠢驴企图利用钱的问题使他丢脸。在这一点上，他们失败了。于是，他们攻击他，——我们恰恰由于这一点而支持他，——说他以自己的宣传煽起“**各个阶级之间不友好的感情**”。问题在

① 看来是指马克思的文章《选举的结果》。——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133—134页。——编者注

于,哈尼、侯里欧克、《先驱》的汉特、牛顿(合作社主义者)以及诸如此类的人,为了建立一个“民族党”而联合起来了。这个民族党要普选权,但不要宪章运动。¹⁴³ 老一套。但是在开战以前,他们认为必须消灭琼斯。他们大大失算了。他把他的报纸^①的价格提高了一便士而没有失去一个订户。

你的 卡·马·

65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9月24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现将今天接到的你的信的信封寄还;看来有人企图拆信而没有得逞。

译文和马索耳的信已于昨晚交第二次邮班寄出。

克路斯把在美国的德国人对金克尔等人的接待描写得很好;这些家伙在阿勒格尼山脉同在黑林山脉和陶努斯山脉一模一样。

德文报上的揭发^②我没有看到,我只是昨天才又看到一家德文报纸。

癞蛤蟆们³⁶很好。可是,工人们看来由于现在的繁荣和对未来的“帝国光荣”的希望而彻底资产阶级化了。需要危机的严峻考验,从而使他们**很快地**又能有所作为。如果下次危机不严重,波

^① 《人民报》。——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143页。——编者注

拿巴就能度过难关。但是，看来危机将非常严重。危机最坏的形式是：生产中的过度投机活动发展缓慢，因此它的后果要若干年才表现出来，正象它的后果在商品和有价值证券的交易中需要若干月才能表现出来一样。同老威灵顿一起被埋葬的，不仅是老英国的常理，连体现在自己最后的唯一代表身上的老英国本身也被埋葬了。剩下的只有如得比这一类无人捧场的竞技迷，和迪斯累里之流的犹太投机商——他们是老托利党人的漫画，同波拿巴先生是其伯父^①的漫画一样，非常相似。一旦危机开始，这里的情况会很妙，只不过希望危机再晚一点到来，并且变成一种带有某些急性病症状的慢性病，就象1837—1842年的情况那样。此外，在起义的时候，老威灵顿——根据对他所知道的一切来看，——会是一个相当严峻的军事长官；他钻研一切，非常热心地研究所有的军事著作，并且精通业务。他也不会惧怕极端手段。

根据你的报道来看，科伦案件将是非常无聊的。不幸的亨利希^②要进行原则性的辩护！他将要求宣读他那三十页东西，如果允许他这样做，他就完蛋了。陪审员们让他弄得这样无聊，是不会饶了他的。此外，检察当局并不走运。豪普特去巴西了，匿名的裁缝帮工也不见了，而且未必再露面，而现在警务顾问^③又死了——由于他生病，案件曾拖到7月间。但是，亨利希要从哲学的观点来阐明问题，有什么东西能与此媲美呢！

高尚的叔尔茨对科苏特鼓吹立即起义的福音大加指责；而这正是在他及其同伙长年靠这个福音过日子以后！暗中整一下占过

① 拿破仑第一。——编者注

② 亨利希·毕尔格尔斯。——编者注

③ 舒耳茨。——编者注

他们便宜的科苏特，这很好，但写一些早已为全世界所共知的事情，则很蠢。

说科苏特要干蠢事，这很可能。要知道，这个不幸的人有他的破旧的马鞍、报废的枪、济格尔训练出来的队伍，以及克拉普卡和加里波第（后者指挥以商船形式出现在太平洋上的意匈舰队，这些商船挂着秘鲁的旗帜航行于利马和广州之间）。

你的 弗·恩·

6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2年9月28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你已经好久没有接到我的信了。主要的原因在维尔特；他把我通常用来写作的晚上的时间，差不多全都占了。而我并不非常高兴。你知道，我很喜欢维尔特，不过，在处境十分狼狈的情况下，身边却有一个如此文质彬彬的绅士，而且还必须把最羞于出口的事情瞒着他，这是很痛苦的。这种情况使人感到特别尴尬；我希望他明天就到曼彻斯特去，等他再来时，会发现我又能同他无拘无束地交往了。不过我想，除了我的妻子的病情，他还不深知我的境遇。

我让他转交给你一大包东西，其中有应该归档的文件¹²⁷，文件的一部分，即使不是大部分，是你已经知道的。

附上巴特尔米给维利希的信的摘录：巴特尔米把这封信交给一个名叫杜朗的法国人，让他转交给维利希。杜朗辨认不出签名，问德朗克，他能不能把信转交给维利希。德朗克当然同意了，他上我这里来，鲁普斯^①——这方面的大专家——老练地把信拆开了。德朗克将这封信中最重要的抄了下来，其余的全是废话。你对这位“认为不能让波拿巴平平安安地享受自己的胜利”的勇敢的巴特尔米作何感想？发抖吧，拜占庭！^②至于那封所谓的布朗基的信，我觉得是阴暗的巴特尔米的戏剧性谣言。因为，他关于布朗基报道了些什么呢？不过是贝耳岛囚犯的状况**极端凄惨**。如果布朗基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告诉他，那他无论如何不如把自己的哀书^③留在自己心里。而且，从巴特尔米的整个信里可以看出，他完全脱离了法国流亡者，也完全脱离了法国国内的法国团体。

为了使你能“稍微站在世界历史的观点上”^④，现在寄给你一篇奥格斯堡《总汇报》关于密探阿·迈尔的文章；在伦敦这里，他甚至被他亲近的朋友维利希和沙佩尔“赶出门外”。

我已经写信告诉你，赫尔岑在这里，并且到处散发反对海尔维格的回忆录¹⁴⁴，海尔维格不仅使他戴了绿帽子，而且从他那里骗走了八万法郎。

我还无法写一篇文章，哪怕是关于德国的最后一篇文章的提纲^⑤。由于家庭情况糟糕，必须向各个地方写信，这就耗费了我的

①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② 出自唐尼采蒂的歌剧《维利萨里》（萨耳瓦托雷·卡姆马腊诺的歌词）。——编者注

③ 借用奥维狄乌斯的同名诗。——编者注

④ 引自约丹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上的演说（1848年7月）。——编者注

⑤ 见本卷第132页。——编者注

全部时间，以致我三个星期没有上图书馆了；我留在家里，也是为了在我的妻子这样困难的时候帮助她。

顺便谈谈：

已经**确实**知道，奥尔良派的阴谋活动日益加紧，它的规模和成功的机会正日益增大。这些先生们同卡芬雅克、沙尔腊斯、拉摩里西尔、贝多达成了协议。路·波拿巴的副官中有三人被收买了，就是说，给他们在英格兰银行存了一笔数目可观的款子。同“纯粹共和派”签订的条约如下。**第一**：成立完全由**将军们**组成的临时政府。**第二**：作为一种保证，卡芬雅克取得马赛，拉摩里西尔取得里昂，沙尔腊斯取得巴黎，贝多取得斯特拉斯堡。**第三**：临时政府号召人民在初选选民大会上决定，是愿意要1830年宪法和奥尔良王朝呢，还是要1848年宪法和总统。在后一种情况下，茹安维尔将被提出来作候选人。——犹太人富尔德同奥尔良派保持经常联系。暂定在3月实现计划，而且必要时，波拿巴应由自己的副官们杀掉。不过他们想让波拿巴先当皇帝，使他的权威更加降低。

我亲自同一个自由往来于巴黎和伦敦之间的奥尔良派的代理人谈过。他前天曾同班迪亚一起到奥马尔公爵那里去过。

我从皮阿利^①的一封信中获悉，帕麦斯顿勋爵在伦敦同一个意大利的女贵族流亡者^②的私人会见中，谈了许多关于意大利的令人宽慰的话，也谈到使他本人得到“宽慰”的前景，即至迟不过一年就要当英国“首相”。老头子们如此喜欢撒谎吹牛，令人吃惊。不过，至少有一点帕麦斯顿先生是说得直截了当的。在起义的情况下，伦巴第和威尼斯应该立即并入皮蒙特。而关于“意大利共和

① 古斯达夫·泽尔菲。——编者注

② 维斯康蒂伯爵夫人。——编者注

国”的梦想，则应该有待于“未来”去决定了。¹⁴⁵

模范公寓的居民德朗克很抱歉，他还没有写信。“他自有原因”。

你的 卡·马·

你给我寄回的上一封信的信封，无疑有人企图拆开。但是显然不高明，无结果。

67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10月1日左右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关于维尔特，至今仍无音信。你在这个家伙面前感到难为情，不是见鬼吗？此外，他也知道，你已经多年受穷，而且从你仍然困在这所老房子里，也可以猜到问题在哪里。

我搬家了，是我的老女房东搬家了，她毫不客气地连我也一起搬了过来。这里与原处隔两个门，今后写信不要写70号，写48号（新门牌）。匆匆。

你的 弗·恩·

68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10月4日于[曼彻斯特]

大杜西街48号

亲爱的马克思：

寄上两英镑十先令。十先令请交给德朗克，他曾为我找到一本很有价值的斯拉夫文书，——他同那个家伙讨价还价后，剩下的钱，作为他找书的报酬吧；既然他是一个商人，就应该按商人的原则同他打交道。但是要他马上把书买来，并且象寄报纸那样用普通包裹寄给我，不超过一磅贴六张邮票，超过就贴十二张。注意，这是指书只有一卷而言；否则，每一卷都要贴六张邮票，如果这样，最好是打成一个包裹由皮克福德公司或卡弗公司免费转交。如果你能找到卡弗公司办事处（我想，你们那里叫：查普林—霍恩—卡弗公司或查普林—霍恩公司），最好是通过它把书寄给欧门—恩格斯公司转交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他们是我们的转运商。这是给我转寄包裹的一条最好的路线。

这个月只要我的情况稍有眉目，你还会收到钱。有些债务要还清，但我还不知道有多少。还能寄多少给你，要看这一点而定。

维尔特在布莱得弗德。他要过一个星期才来。

品得的浪漫史完全是资产阶级式的。这个可怜的年青人已经开始醉后头痛了。因为我从9月15日起一点也没有把他妻子和母亲的情况告诉他，他便不断写信猛轰我，并且威胁要直接给她们

写信打听消息！这个家伙显然认为，我整天都呆在那里，似乎他那个冷血老婆的芬兰人的面貌和斯堪的那维亚日耳曼人的心对我也产生了魅力，就象过去曾经而现在仍然对他产生着魅力那样。品得先生由于他的出走，多少提高了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但这些信又使他一落千丈。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斯拉夫人，感情轻浮，甚至下流，喜欢谄媚，又高傲自大；从英国人那里，他只学到极端的沉默——作为一个俄国人，他应该使这种沉默达于极端。近来，这个家伙开始说一点话了，一旦长期紧闭的闸门终于打开，放出来的无非是一大堆胡说八道。而且，热恋中的品得有一种相当丑恶的欲望，他一味喜欢谈些违反自然的发现。他是一个完全没有教养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学究；除了几种语言，他一无所知；在科学领域，甚至在最基本的数学、物理，以及其他中学课程，特别是在最基本的历史方面，他是一个完全无知的人。只有他那顽强的沉默才能使人认为他是深沉的。他是一个带有俄国贵族癖好的不折不扣的俄国小市民，懒惰成性，一知半解，多情善感，非常自负，可惜又是个生来的教书匠。我尽力争取对他保持好感，但是却办不到。对这样一个人有什么好谈的呢？他初次读了一点巴尔扎克的小说（何况还是《古物陈列室》和《高老头》），就以一种无比高傲和极端轻蔑的口吻来谈论，好象谈什么寻常的和老早老早就举世周知的东西一样，而且，在逃跑一个星期以后，又从伦敦给他被遗弃的妻子写了一封从各方面看都是非常真挚的信：“我最亲爱的伊达，外面都说我的坏话，但是相信我吧，我的心仍然完全是属于你的！”这就是他的整个面目。他的心是属于一个瑞典女人的——他给我的一些信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是，他又要把自己的另一个器官只献给一个法国女人。这种冲突，这种斯拉夫式的多情的粗俗的矛

盾，——对于他来说，这正是全部故事的妙处。但是，瑞典女人聪明得多：她向一切愿意听她讲的人强调说，他可以随便支配他的心，只是别从家里带走任何肉体的东西。此外，这个家伙不黯世情和缺乏主见，这同他作为一个俄国人所特有的精神上的自负处于可笑的矛盾中。他既不懂《宣言》^①，也不懂巴尔扎克；这一点，他已经向我表现得相当充分了。他肯定不懂德语，他连最简单的东西也不懂。他懂不懂法语，我也很怀疑。如果他赖以使自己显得有吸引力的那种神秘消失了，他就只不过是一个倒霉的人罢了。这个家伙还在自己的信中竭力继续维护早已被揭穿的神秘的假象，这是可笑的。你瞧吧，三个月之后，品得先生又会来这里，并且又会成为一个好儿子，好丈夫，好资产者，比以前任何时候更加沉默，照旧挥霍母亲的剩余财产，丝毫不打算干点什么或研究点什么。这样一个家伙，带着一个有经验的巴黎女人跑了，——她还会使他哭鼻子的。

老实的维利希所干的新骗局^②太妙了。

为了使书不致于完蛋，我同时也给德朗克写了信。¹⁴⁶

你的 弗·恩·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144页。——编者注

69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10月10日星期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小册子^①一直这样压着，我很不安。一个月一个月地拖下去，始终也没有出来。一个借口接着一个借口，后来又一一抛掉。最后说是：到米迦勒节一定出来。“三一节过了，马尔波罗没有回来。”^②相反，我们却听说，那个人死了，而班迪亚不知道手稿怎么样了。这真是怪事。我们必须最后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事情一天天越来越可疑了。我不愿意，你当然也不愿意让我们共同的著作落到不可靠的人手里。我们写作，是为了公众，而不是为了让柏林的或其他某个警察局高兴，如果通过班迪亚什么也办不成，我将自担风险采取某些步骤了。我们的伙计查理^③，你是认识的，下星期到大陆去要经过汉堡和柏林。我托他在柏林把这件事打听清楚，他要在那里呆一个星期，如果时间不够，可以找我们那里的代理人办这件事。我敢打赌，这样我们会揭破所有这些勾当。出版商艾泽曼或艾森曼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甚至在出版商的名单上也找不到他们的名字。可是“前《立宪主义者报》的出版人”却可以在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流亡中的大人物》。——编者注

② 出自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时期流行的法国讽刺诗《马尔波罗之歌》。——编者注

③ 查理·勒兹根。——编者注

名单上找到。如果有问题，我们就绝对有必要发表一个**公开声明**，而且发表在所有销路最好的德文报纸上，这样我们才不致受到愚弄，就象布朗基受到塔谢罗的文件¹⁴⁷的愚弄一样。至于班迪亚的神秘行径，在这里至少是非常不恰当的；我个人已听厌了所有这些遁辞，现在我将亲自去做我认为必须做的事情。

金克尔老爷子在一些三四流的犹太诗人的保护下到这里来举行德语讲学。这将是很妙的。雅典神殿¹⁴⁸的秘书也要我参加签名，并且说：“生活中遇到巨大波折，即使是难船脱险之类的事，要求给予同情，总是天经地义、公平合理的。”这就是人们用来为他招徕听众的论据。

没有其他新闻。如果知道有关小册子的新消息，请来信，不过未必会影响到我关于查理所作的决定。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你的 弗·恩·

7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2年]10月12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关于你的信，以后详谈。

附上：

(1) 卢格—隆格塞进《晨报》的文件《德国债星协会》¹⁴⁹；

（2）从魏德迈的《石印通讯》上剪下来的关于这个危险的“协会”在其惠林代表大会上的活动的评论；

（3）为德纳写的文章。¹⁵⁰ 但是，这篇文章应该整个送去，因为下一次我有一大堆政治材料。在搞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头痛得很厉害。因此在翻译时请不要客气，对原文可以自由处理。

你昨天也许读了《泰晤士报》上的一篇下流文章——柏林通讯。这个坏蛋完全照抄《新普鲁士报》（关于科伦案件），自己只加了几条下流的注释。¹⁵¹

你的 卡·马克思

71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10月14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要替你翻译全篇文章，我的身体不行。我是今天早晨收到文章的。整天在办事处，脑袋都忙昏了。今天晚上七、八点喝完茶才把这篇东西读了一遍。然后动手翻译。现在是十一点半，我译到文章自然分段的地方，并把译好的这一部分寄给你^①。十二点文章必须送到邮局。因此，你将收到我尽自己力量所能做到的一切。

其余部分^②将很快译完，下星期你经南安普顿把这部分寄出，或者在星期五寄出。同时你应该把你下一篇文章写完；它的一

① 卡·马克思《贫困和贸易自由。——日益迫近的商业危机》。——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商业繁荣的政治后果》。——编者注

部分也许星期五就可以寄出，如果不行，就等下星期二美国轮船再开的时候寄出。因此，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只盼我**及早**收到手稿；我每天都在等着维尔特，并且必须适当地支配自己的时间，因为白天我完完全全忙于商业了。

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以及德朗克、鲁普斯^①、弗莱里格拉特。

你的 弗·恩·

看来，科伦人仍然没有出来；庭长^②是个坏蛋，他对毕尔格尔斯多么刁难¹⁵²。

72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10月18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寄上前一篇文章的其余部分^③。昨天又收到了下一篇¹⁵³。今天寄去的文章，你可以马上经利物浦交美国邮船寄出，星期三早晨“太平洋号”启航。星期五你会再收到一点东西。

不要再写这样长的文章。超过一栏至一栏半，德纳就不愿意要了，对于一号报纸来说，这太多了。这篇新文章，我得再把它分为

①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② 哥贝尔。——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商业繁荣的政治后果》。——编者注

两部分，但很困难，我还不知道从何处下手。你的夫人的手抄稿五至七页就**足够**了，即使你把一篇文章做得更长些，德纳也不会因此而感谢你。

我觉得，毕尔格尔斯、勒泽尔，可能还有奥托以及诺特荣克，他们的情况都相当糟。对丹尼尔斯、贝克尔、雅科比，似乎拿不出任何罪证，因此，我希望至少这些人将被宣告无罪。贝克尔非常无耻地开脱自己。但是我想，一些人的罪责越少，法官和陪审员就会越厉害地对付另一些受诬告的人；受到侮辱的资产阶级和受到侮辱的国家需要赎罪的供品。

你的所有的来信，上面的火漆印都有人用热烙铁动过，但是，我可以断定说，这是 *pour le roi de Prusse*^①。信封上的胶水揭不开。

维尔特在这里，给我把包裹捎来了，并且问候你们大家。瑟美列关于科苏特的手稿，比他关于戈尔盖的手稿好得多。写科苏特他是胜任的。皮佩尔的译文¹⁵⁴我还没有能看完，我在办事处里太忙了，而且晚上有时累得要死。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

你的 弗·恩·

① 直译是：“为了普鲁士国王的利益”；转义是：“白费精神”，“毫无所得”。——编者注

7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2年10月20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介绍持信人普莱耶耳上校来见你。虽然我自己不认识他，但他是由你认识的班迪亚上校“竭诚”推荐的。

你的 卡·马克思

74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10月22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如果你希望以后能准时收到给德纳写的文章，你就不应让那些匈牙利上校恰恰在这个特殊的星期四晚上到我这里来。这个家伙耗费掉我昨天一整个晚上，今天还想再来；他并不缺少各种知识，包括军事知识，是我曾经碰到过的最有意思的匈牙利人，但是，同时他也是一个德奥贵族。

可见，我们现在已被国家，甚至被警察局认为是“有知识的”人了，见证人就是施梯伯。妙极了！愚蠢的施梯伯多么想使我们的

人替他自己的密探舍尔瓦尔负责啊！¹⁵⁵ 科特斯和贝尔姆巴赫被捕的原因，你知道一点什么吗？正好逮捕他们两个人——这是不祥之兆。但我们将惩办豪普特¹⁵⁶。维尔特知道他在南美什么地方，如果去那里，就要揭发他。为此必须弄到载有他的供词的《科伦日报》或其他什么报纸。你们不能想想办法吗？尽力而为吧；让这个坏蛋感到连巴西也有《新莱茵报》的力量，该有多妙。

日内再详谈，并寄上译文¹⁵³。

你的 弗·恩·

7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2年10月25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对我们的通信，应当采取一些措施。在得比内阁里，无疑有一个参加阅读我们信件的伙伴。此外，在我的家门口至少试探性地又设置了一个警卫（每天晚上）。因此，我认为现在不宜让普鲁士政府知道的事情，我绝对不能写信告诉你。

德纳对我非常粗暴。大约六个星期以前，我直接写信给他，谈了我的情况，并且请他把已经寄去的文章的稿酬立即寄来。但是，他定期发表文章，稿酬却仍然没有寄来。当然，尽管如此，我仍不得不继续准时地写下去。否则，受惩罚的还是我。

我用对美国的这种希望来安抚自己的房东，已经有五个星期

了。今天，这个家伙又来了，并且把女管家和我臭骂了一顿。因为我终于使用了最后的手段，说了难听的话，他今天走时威胁说，如果我本星期内不给钱，他就要把我赶到街上去，事先还要派一个评价员¹⁵⁷到我家里来。

四五天以前，克路斯寄来一百三十本《雾月》^①。但至今我不能从海关那里取出，因为必须为此交纳十先令九便士。一旦我赎出这个臭玩意，我就把它寄到你知道的地方，并且立即据此开出一张期票。靠这个东西和靠给德纳写的文章，我现在应该得到三十多英镑的钱，可是为了一先令，我却常常要花费整天的时间。说实在的，当我看到我的妻子十分痛苦，而又意识到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我情愿把灵魂预售给魔鬼。

科特斯和贝尔姆巴赫之所以被捕，是因为我通过前者给后者寄去了一件为辩护所必需的东西，这件东西相当厚（尽管纸薄字小）。¹⁵⁸ 政府以为得到了一个绝好的猎物。但是，经过进一步的审查，年青的泽特一定会想尽办法把这件事压下，因为这件东西对于他的天才等等有预料不到的非难，如果被陪审员知道了，它就只能促进被告的释放。

在《新普鲁士报》上，“格·维尔特”被称为科伦中央委员会委员，而且这是从起诉书中援引出来的。

告诉维尔特，我从敦克尔那里没有得到任何消息¹⁵⁹。

你的 卡·马·

案件一结束，不管其结果如何，我们两人应该发表一篇一两印

① 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编者注

张的《告公众书》。向全国讲话的更好时机不会再有了。此外，我们无论如何要消除掉这个案件所留下的可笑印象——这种印象，即使是温和的亨利希^①的道德品质和科学修养也不能把它清除掉。

舍尔瓦尔自己写信给伦敦德意志工人协会⁷⁸说，他是“密探，不过是高尚的‘库伯密探’¹⁶⁰”。我通过可靠的途径把必要的说明寄给了律师之一。

关于上面提到的发表有关“科伦案件”的东西，现在就应当打听一下了。我觉得，最好是你写信给康培；他如果自己太胆小怕事，他应该给你指定一个**可靠的经理人**。因为你是一个有支付能力的人，所以可以告诉经理人，如果到一定时间，譬如说三个月后，出售所得抵销不了自己的开支（确实如此），他可以拿到钱（根据期票），总之，这样的玩意儿，印刷费顶多不过二十五塔勒。

再见。这件事要考虑一下。我们不能不说话了，如果不能保证及时印刷，就不会再有适当的时机了。自然应该注意到，经理人不能是一个纯粹的骗子，因为这件事情即使在“商业”方面也是有利可图的。

7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2年]10月26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明天早晨，即在收到这个便条的同时，维尔特将收到我寄到施

^① 亨利希·毕尔格尔斯。——编者注

泰因塔耳处的信，其中有另一封给施奈德尔第二的信；**你们应将此信立即发出**。这件事情非常重要，一分钟也不能耽搁。因此，我请你们在没有看过和没有发出这封信以前，不要干你们的日常事务。

你的 卡·马·

77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10月27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我昨天给你写信¹¹⁶的时候，只是很粗略地把施梯伯的证词看了一遍，所以今天看到你的文件^①使事情有了转机，十分高兴，**现在我对所有的被告将被宣告无罪不再有任何怀疑了**。施梯伯可真要大丢其脸。我在这里把这东西又复制了一份，并且通过两条不同的十分可靠的途径寄往科伦；我还将希尔施亲笔写的两张便条¹⁶¹粘在原稿上并盖上火漆印，——这本来应该在伦敦搞好，——而且签上我的名字以证明这一情况，因此，在最坏的情况下，这两张便条只有连同全部材料一起才能被扣押下来。我还找到几条与科伦联系的途径；尽管前两条途径（但这不能重复利用）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把握，使材料能在当天准确送到施奈德尔处，但如果我从你那里收到**经你证实的**第三份附有希尔施**新笔迹**样本的材料，再通过另一条途径寄到那里，那毕竟还是好的。总之，普鲁士

①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人**不可能**没收这个东西，否则参与者将负刑事责任。

你今天给我的信被拆开了，因为信封的四个角没有全封好。寄到施泰因塔耳处的信是否也被拆开过，很难说，因为公司把外面的信封拆开了。但是，拆开信封如此容易，因此我差不多确信早就有人这么干了。所以，施泰因塔耳的地址也不再适用了。寄给我们的老詹姆斯·贝耳菲德吧，地址是：曼彻斯特第恩门“金狮”，信内再用一个信封，写上“弗·恩·”就行了。至于十分重要和危险的东西，就照我现在的处理办法：寄一包随便什么东西，里面装上你的信，轮流通过皮克福德公司转到我的住处和经查普林—霍恩—卡弗公司寄到欧门—恩格斯公司处转我，不付寄费。这是完全可靠的。但是，特别是通过邮局的信件地址，要交替使用不同的笔迹，经包裹公司寄出的包裹，不要总是由同一个人寄出，也不要同一个地点寄。这样，最后这一条途径就完全可靠了。然后，或者请给我一个类似这样的伦敦的可靠地址，或者让随便谁，其房东不多疑者，用一个诸如威廉斯之类的假名；或者告诉我，鲁普斯^①是不是还住在宽街4号，德朗克是不是还住在“模范公寓”，总之，把我们信得过的人居住的地方告诉我，以便我能够变换地址。

所有这些轮流使用的办法，将保证我们的充分安全。此外，为了不致引起人们注意，可写些无关紧要的信直接邮寄给我，我也将这样做。

抄文件花费了我很多时间，因此，我简直不知道是否能**完全**履行自己的诺言，赶出给德纳的文章并赶上星期五开航的轮船。你

①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无论如何将收到**一点东西**。请注意，长时期相当贞洁的生活方式，使我有时非常激动，难以坐下；这种情况必须结束。

老法律顾问弥勒的声明将使施梯伯由于他的“原本记录”而胆战心惊¹⁶²。从这个声明中也可以看出，一般说来，那里的法学家们对于警察当局的卑鄙无耻是非常愤慨的，而施梯伯出于地道的老普鲁士人对莱茵法律、诉讼程序和莱茵舆论的无知，竟这样无耻地到处吹嘘这些卑鄙的行径，并象小孩一样因自己的狡猾而得意忘形。法学家的态度是一个很好的征候。

真妙！警察偷窃，伪造，撬开写字台，发假誓，作伪证，除此之外，还妄图享有对待那些与世隔绝的共产党人的特权！所有这一切，以及警察当局以最无耻的手法取代检察机关的全部职能，把泽特推到无足轻重的地位，把没有任何人作证的文件、未经证实的传闻、告密、小道新闻当成真正的法律证据，当成罪证，——这太过分了！这要发生作用的。

你的 弗·恩·

7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2年10月27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我写信告诉过你^①，我打算编一本关于“科伦案件”的“石印通

^① 见本卷第162—163页。——编者注

告”。现在，“石印通告”成了一本近三印张的抨击性著作¹⁶³。石印这个东西不值得，原因有二：第一，石印这样厚的著作太贵，而且不会有任何收入，因为这种石印通告不便于出售。第二，没有一个人会去读——甚至也不能要求人家读——有三印张厚的石印出版物。

所以这个东西除了铅印，没有别的办法。在德国不可能办到。伦敦是唯一可能的地方。只要我能预付一部分，我就可以**赊账**。请你同维尔特和施特龙商量一下这件事。但是一天也不能耽搁。如果现在出不来，以后它就引不起任何兴趣了。我的小册子，不是对原则进行辩护，而是根据事实和案件进程的叙述来抨击普鲁士政府。我自己当然无力为这个案件拿出哪怕是一分钱来。昨天我为了买书写纸，把从利物浦带来的一件上衣也当了。

帝国在迅速发展。为了使这一次商业危机在法国比在英国更加厉害，波拿巴比任何人都有办法。

你的 卡·马·

7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2年10月28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钱收到了，今天又收到带信的包裹^①。在上一封给你和维尔特

^① 见本卷第164—166页。——编者注

的信中^①，我有意不写那些有关对付普鲁士政府的步骤的新消息，以免信被拆开时被它所截获。今天我详细地谈一下。我以为，我们设下了能使政府的整个骗局炸得粉碎的反布雷。普鲁士的先生们应该看到，他们与之打交道的是一些强大得多的对手。

星期一施奈德尔第二收到我经杜塞尔多夫寄去的一封信（信寄给弗莱里格拉特认识的一个商人），信的内容简述如下：（1）舍尔瓦尔是1847年根据沙佩尔先生的建议并由沙佩尔在伦敦接受加入同盟^②的，当时我在布鲁塞尔，而不是1848年由我在科伦接受加入的。（2）从1848年春末到1850年夏天，舍尔瓦尔一直住在伦敦，什么地方也没有去，这一点可以由他的房东们证明。因此，在这一段时间里，他不在巴黎当宣传员。（3）只是在1850年夏天他才迁居巴黎。从他那里搜查出的文件和他在巴黎陪审法庭上的供词都证明，他是沙佩尔—维利希的密探，是我们的敌人。说舍尔瓦尔是警探，证据如下：（1）判决以后，他（和吉佩里希一起）马上从巴黎监狱奇怪地逃出。（2）虽然他被认为是一个刑事犯，却毫无阻碍地呆在伦敦。（3）雷缪扎先生（我委托施奈德尔在必要的时候点他的名）曾告诉我：舍尔瓦尔曾提出愿以奥尔良亲王密探的身分为其效劳；他此后写信到巴黎，并且得到了（用几个小时复制的）文件（我看到了抄件），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舍尔瓦尔起先是普鲁士的警探，而现在是波拿巴的密探了。普鲁士警察当局拒绝给他钱，因为他为“两方面”服务并且法国人给他钱。¹⁶⁴——最后，我给施奈德尔作了某些简单的理论说明，他根据这些说明可以把沙佩尔—维利希的文件同我们的区别开来，并且证明它们

^① 见本卷第163—164页。——编者注

^② 共产主义者同盟。——编者注

的差别。

在你转寄给施奈德尔第二的信^①的同时，同一个文件经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老艾布纳尔在这里将文件投邮并拿了收据)送给了冯·洪特海姆律师；这是在星期二。这个包裹里有：(1)贝克尔给我的信，上面有伦敦和科伦的邮戳，从这封信里可以看出，我们的通信首先谈的是出版事宜；(2)丹尼尔斯的两封信，附在贝克尔给我的信里；在这两封信中，他只谈到自己的手稿；¹⁶⁵ (3)希尔施写的记录的两段摘录¹⁶⁶；(4)《人民报》的一份剪报，恰好舍尔瓦尔本人在这里写明了自己的住址；(5)《新莱茵报》时期施梯伯先生给我的信(原件)，现把它抄在我这封信的第三页。

星期二晚上偶然收到施奈德尔的信，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他从邮局寄出的第一封信被扣下了。可是，他收到了这里的一封挂号信，这封信是我委托德朗克写的，在这封信中告诉他，**亨策**六至八星期以前在这里维利希处，维利希同他谈过话，并且自己在这里吹牛说他已指令亨策，叫他出来怎样反对我们。施奈德尔来信说，所有的律师都坚信文件是伪造的；他坚决要求给他寄去证据，特别是要证明，丹尼尔斯夫人从来没有写信给我。

假如不是你的两英镑恰好及时赶到，我星期三就会因无钱而不能干**任何事情**了。于是，我到马尔波罗街治安法官那里(到首都区法官温甘先生那里，他详细询问了这个案件，并且热烈地表示**支持**我们，**反对**普鲁士政府)证实两件事：

(1)林格斯和李卜克内西的笔迹；据施奈德尔第二来信说，他们几乎在希尔施的**全部**记录上亲笔签字了。你知道，林格斯只勉

^① 见本卷第164页。——编者注

强会写几个字，因此希尔施认为记录恰恰是他记的，这很好。

（2）根据我的请求，我们集会的地方的房东证明，从3月开始，“马克思博士的协会”（这个家伙只认识我）大约有十六至十八人定期集会，每星期只一次，就是每个星期三，他也好，他的仆人也好，一次也没有看见我们哪怕是写过一行字。每逢星期三举行集会的情况，他的一个邻居，德国面包铺老板兼房主也作了证明。¹⁶⁷

盖有治安法官的印章的两个文件，都是一式两份。我把第一份经……^①寄给了格·荣克，恰好他三天以前写信给我，说他住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并且给了我地址。荣克本人将把这些东西带到科伦，或者派信使到那里。他收到的那封信，是写给施奈德尔第二的，除了治安法官证明的上述文件以外，信里有：（a）给施奈德尔的第一封信的抄件，以及希尔施写的记录中的另外两段摘录；（b）贝克尔给我的一封信中的一段，恰好在它的背面有伦敦和科伦的邮戳。贝克尔的信，一字不差地照抄如下（除此以外，我寄到那里的摘录没有什么内容）：

“维利希给我写了几封非常有趣的信；我没有回信；但是他情不自禁地向我叙述了自己的新的革命计划。他指定我去使科伦的卫戍部队革命化!!!不久前我们曾对此捧腹大笑。他的这种蠢举还会使许许多多的人倒霉，因为光是这样一封信就足以保证成百个审判蛊惑者¹⁶⁸案件的法官能得到三年的薪俸。如果我在科伦发动了革命，他是不会拒绝领导下一步的行动的。真够朋友！兄弟般的敬礼。

你的 贝克尔”¹⁶⁹；

（c）贝尔姆巴赫给我的三封信，表明了我们通信的性质，其中一封

^① 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3月的）同时也有对我那封谈到希尔施、谈到丹尼尔斯夫人被告发以及对她进行搜查的信的回复。这封信证明，她同我从来没有过通信联系；（d）施梯伯的信的抄件；（e）给施奈德尔的指示，我在里面特别告诉他，**证明文件（或其抄件）**将在星期四（10月28日）从伦敦用挂号信按他的地址直接寄给他，同时他将收到杜塞尔多夫的商人 W. 的挂号信**收据**。这样一来，如果政府这一次把信扣下，我们就可以证据确凿地当场抓住它，而它除了从辩护一方抢去一个抄件，得不到任何别的东西。

在本星期六（10月30日），你将看到《晨报》上关于《泰晤士报》和《每日新闻》的下流文章的简短声明。在上面签名的是：弗·恩格斯、斐·弗莱里格拉特、卡·马克思、威·沃尔弗。许多周刊也将刊载这个声明¹⁷⁰。

我想，这一次普鲁士政府要大出其丑了，而且是空前的，它将确信，它不得不与之打交道的，并不是一些民主派傻瓜。它用施梯伯的干预救了我们的人。甚至贝尔姆巴赫被逮捕，也是好事。没有这一着，我们还不能把他的信送到那里。他为了不致遭到哪怕是临时性的拘留，本来是反对这样做的。现在，他坐牢了，一切都好了。

为苦役而生的巴特尔米老爷子，这一次为了换换花样，将去认识一下凡迪门岛¹⁷¹。这个家伙的卑鄙就在于，他顽固地拒不承认事实，从而使监场人更加混乱。不过，两个人都已经声明，他们是库尔奈的监场人。而当绞刑的前景临近时，大概第三个人将停止自我牺牲，也会承认是监场人。

几天以前在赖辛巴赫那里举行了保证人会议。除多少受到排挤的金克尔和维利希外，所有的人都出席了，他们是：赖辛巴赫、卡

耳贝的勒韦、伊曼特、席梅尔普芬尼希、梅因、奥本海姆。赖辛巴赫以及其他的人决定将钱退还给捐献人。赖辛巴赫指出的主要理由如下：

“维利希和金克尔在直接搞骗局。还有数以千计的由他（赖辛巴赫）签署的债券在美国流通，他们把这些债券贴现了，通过自己的代理人直接兑换出来，用于个人目的。”

照他的话看来，仅仅清算所有这些肮脏勾当，就可以给他提供必要的口实来公开揭露这个用他的名义而制造的骗局，并且防止进一步敲诈勒索。你看，道德高尚的维利希和金克尔堕落到了何等地步。骗子……这就是最后的结论。

衷心问候维尔特。

你的 卡·马·

关于伦敦可靠的地址，我下一次告诉你。

“在《新莱茵报》第177号上刊登了一篇12月21日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发出的通讯报道，通讯中无耻地捏造说，我以警探的身分到法兰克福去，侦察杀害利希诺夫斯基公爵和奥尔斯瓦特将军的罪犯。您可以从附件中看出，21日我的确是在法兰克福，我在那里总共只呆了一天，唯一的目的是调解当地居民冯·施韦茨勒夫人的私事；我早已回到了柏林，而且我在这里恢复我的律师活动已经有很长时间了。此外，我不妨介绍您去看一下12月22日的《法兰克福总邮报》第338号和这里的《国民报》第248号对此所发表的正式辟谣。我相信，由于您热爱真理，我能指望您会马上把所附的辟谣刊登在贵报上，并向我指出那个假报道的作者；正如您理应做的那样，因为我不能让这类造谣中伤的行为不受到惩罚，否则，非常遗憾，我本人将不得不对最可敬的编辑部采取措施。

我认为，近来**我**对民主所作的贡献比任何人都要大。正是我，使成百的民主派被告摆脱了刑事法的法网。正是我，甚至在这里实行戒严的情况下，

当胆小鬼和无耻小人（所谓民主派）早已从战场上逃之夭夭的时候，英勇无畏始终如一地反对当局并且一直继续到现在。如果民主派机关报这样对待我，这就难以鼓励我作进一步的努力。

可是，在这一件事情上真正是最好的一点，就是民主派机关报所表现的迟钝。关于我以警探的身分到法兰克福去的谣言，最初是由《新普鲁士报》这家声名狼藉的反动派机关报放出来的，其目的是为了暗中破坏我的对这家报纸有妨碍的律师活动。柏林的其他报纸早已驳斥了这一点。但是，民主派的报纸却如此平庸无能，竟重复这类愚蠢的谎言。如果我想以密探的身分到法兰克福去，当然所有的报纸事先就不会报道这件事情了；法兰克福有足够的高明官员，普鲁士何必要派警官到那里去呢？愚蠢始终是民主派的老毛病，而它的敌人却因狡猾获得了胜利。同样，有人硬说什么我很多年以前曾在西里西亚当过警探，这也是一种卑鄙的谎言。我当时是被正式任命的警官，并作为警官履行自己的职责。有人到处散布关于我的卑鄙的谎言。哪怕让一个人出来证明，我企图对他阿谀奉承而取得信任，那也行。扯谎和妄下断语每个人都会。

因此，我期待您（我认为您是正直而可敬的人）立即给我满意的答复。我们的民主派报纸由于大肆造谣而弄得威信扫地，您切不可追求这样的目的。

忠于您的

法学等等博士施梯伯

1848年12月26日于柏林骑士大街65号”172

“兹证明施梯伯博士先生上星期受我的委托到法兰克福和维斯巴登调解我的私人诉讼案件一事属实。

施韦茨勒·冯·累克顿议长未亡人

盖章

路易莎勋章获得者”①

我请你把下面这几行写给施奈德尔，并且**立即**用你在来信②

① 以上信件由燕妮·马克思抄录；在信的下面，马克思写了（请看背面）。——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164页。——编者注

中所说的第三条途径寄往科伦他那里。

“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十四至十六种文件，的确是被施梯伯**买去的**，但是同时也是被他**偷去的**。就是说，他用现钱暗中唆使一个叫**罗伊特**的完成了偷盗。罗伊特老早就根本不是‘警官’了，而是不时领取计件津贴的普鲁士公使馆的密探。他**从来不是**哪一个共产主义团体的，甚至**不是**公开的伦敦德意志工人协会⁷⁸的成员。罗伊特同维利希—沙佩尔中央委员会¹⁷³的秘书兼档案管理员迪茨住在同一所房子里。罗伊特撬开了迪茨的写字台，并且把文件交给了一个人，不是施梯伯就是舒耳茨。这件事情早已在科伦陪审法庭上揭发过了。施泰翰在他被监禁在汉诺威的时候，侦查员曾把他写给流亡者委员会（主席是沙佩尔）¹⁷⁴秘书迪茨的几封信出示给他看。大家知道，施泰翰越狱逃跑了。他在到达伦敦以后写信给汉诺威，要求把这些信寄来，以便他能够向英国法院控告**罗伊特**犯有：

（1）撬锁偷盗罪。

（2）**伪造罪**。就是说，他确信，在他的信（这封信现在也已经由施梯伯出示给科伦陪审员了）中，**有一处**由警察当局**改动了**，**加上了‘五百三十塔勒，五百给领导人’这几个字**。当时他往伦敦只寄了三十塔勒，一个字也没有提到**领导人**。

汉诺威法院自然没有满足施泰翰的要求。同一个罗伊特撬开了迪茨的写字台，偷走了全部文件。迪茨和整个沙佩尔集团只是在施泰翰到这里以后才知道这件事的。”¹⁷⁵

亲爱的恩格斯，我刚刚才收到你们的包裹。**因此，用不着你把上面的东西重抄一遍了**。我自己将用我收到的一个信封直接把它寄去。

请告诉维尔特，如果他看不中委任给他的驻巴黎公使的位置，那末施梯伯交给我支配的“大臣”职位，现在他可以永远保住其中的一个了。¹⁷⁶

你的 卡·马·

如果你需要写信告诉我**重要**的事情，可用下面的地址：阿·约翰逊先生收（英格兰银行金条处）。

80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10月28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昨天我通过卡弗公司寄给你一本杜罗·德·拉·马尔的书¹⁷⁷和的一封信^①。我寄出不同的商业性的包裹，以及附在里面的写给洪特海姆和埃塞尔第一的信封，这两人比施奈德尔较少引起庸人们的怀疑。如果这些包裹你认为合适的话，你可以再装进一个封好口的给施奈德尔的信封。顺便说一下，我不理解，为什么你不随时给其他辩护人也写写信，使他们相信他们的作用的重要性。还附上一个商业印章。你的魏德迈的老纹章和笨拙的S章根本不能用。寄到曼彻斯特的信也请用另外的六便士一个的印章吧。

① 见本卷第164—166页。——编者注

有时候要寄些不太重要的挂号信给施奈德尔，使这些家伙发生错觉，以为我们由于缺少地址而放弃了用秘密途径通信。

随信附上一些人的地址，他们会把信送到需要送的地方，这一点用不着有任何怀疑。

不过，要提请律师们注意警方公开的犯罪行为 and 违法行为，并且力争使他们提出要求，因施梯伯发假誓和作伪证而将他逮捕起来；这个家伙用你给科特斯的信，的确是作伪证了¹⁷⁸。

我将在今天晚上邮寄的信中，更详细地谈到一些比较无关紧要的事情。

你的 弗·恩·

81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10月28日于曼彻斯特，
交第二次邮班寄出

亲爱的马克思：

寄上一篇为德纳写的文章，这篇东西不能在别的地方断开^①。如果今天晚上我能整个译完，我将稍迟一点把其余部分^②付邮。现在把这一篇寄出，是为了你及时收到哪怕是一点东西。此外，德纳为了多样化，一次大约有四分之三至五分之四栏就够了，特别是在他付钱这样拖的时候。

① 卡·马克思《各个政党和政局展望》。——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建立新反对党的尝试》。——编者注

科伦案件即使再延长一个月，我也毫不惊奇。星期一看来不曾开庭——可能是某一个被告或几个陪审员生病了，或者是所有的人都需要休息两天。特别是所有这些有名的见证人都在场，他们不知道要说些什么。亨策先生被弄得狼狈不堪。维尔特在汉堡遇到了这位高尚的人物，他在那里大骂你——这就解除了你对他所负的任何义务。他也公开承认他的愤怒带有庸人的动机。你要直接写信（挂号信）给律师中的一人，并提请他们注意，公诉已完全由泽特先生之手转入密探施梯伯之手，施梯伯在检察机关的默认之下，提出完全新的法律理论，这就是：

（1）凡在道义上与案件有关的人，为了被告的利益，从国外给律师们寄送文件和其他消息，并证明某个施梯伯的警察谎言毕竟是一种谎言，这是犯罪；收到这类信件，同样也是犯罪；

（2）相反，警察当局却有权干出种种罪行，甚至在法庭和公众面前公然吹嘘这些罪行，这就是：

（a）**撬锁偷盗**——撬开迪茨的写字台，并且从那里偷走文件；

（b）据他们亲自供认，用答应给钱来**唆使撬锁偷盗**，以及**购买**；

（c）**偷盗文件**，即辩护所用的文件，把你给律师们的备忘录的一部分剪下来并藏起来；关于拆信，我已经不想提了，因为这些家伙竭力在以后至少用合法的形式掩饰这一点；

（d）**作伪证和发假誓**，施梯伯先生故意把科伦人说成舍尔瓦尔的同谋和同伙，他自己明明知道，而且他自己后来也承认，这是撒谎；其次，他特别发誓说，那封已经于15日就到了科伦的信，只是在10月19日才从邮局寄到科伦；他自己捏造出关于特别信使的全部谎言，等等；

(e) 伪造，警察当局炮制了所谓的记录，并把它作为原本提出来，而我们则被剥夺了一切向辩护人递交反证的可能性。

等等。

如果律师们干得坚决和巧妙，那末，案件的结局可能不至于给科伦人判罪，而是施梯伯先生因伪誓和犯有违反无神论的法兰西刑法典的其他普鲁士罪行而被逮捕¹⁷⁹。

我还有其他一些事情想告诉你，但是，因为维尔特刚刚回来，同他一闲谈就全忘记了。

刚才从他那里获悉，丹尼尔斯夫人也表示情愿当被告证人。这更好了。记录问题的结局将很妙。看来，可怜的贝尔姆巴赫也马上就被毫不客气地请上了被告席；他们想从这个无辜的可怜虫那里捞到什么呢！

你的 弗·恩·

82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10月3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案件象现在这样进行，结局不会不好。施梯伯的信^① 是比澳大利亚的所有金矿还值钱的发现。倒霉的诺特荣克保存了《新莱茵报》的这些旧文件，并且在那个时候把它们送到伦敦，这是多么

^① 见本卷第172—173页。——编者注

幸运呵！我希望这东西能按地点送到，因为扣留这样的文件，检察长本人也不会认为是犯罪。本来你寄这封信最好是不用挂号而用别的方式。从法兰克福到科伦，还可能碰到什么倒霉的事，即使抄件是重要的证据，但原件毕竟重要得多。应该有一个人亲自把它带到科伦，或者通过信使送去。不过我希望，一切都会顺利。

其他文件也很好，我们现在要大喊大叫了。

为了保险，我昨天给冯·洪特海姆寄去一封信，这封信将在阿姆斯特丹付邮。我在信中把你给施奈德尔的信^①的内容扼要地告诉了他，并且通知他施奈德尔寄给德朗克的信没有收到。这样，就有了四份抄件和一份摘要。

我今天将经另一条途径再寄一份施梯伯的信的抄件到科伦去；并把星期五《晨报》所发表的一篇文章¹⁸⁰的剪报、星期六的《晨报》上的声明^②寄往莱茵省，总之使关于警察罪行的报道在资产者中间传播开来。

现在，我建议：

1. 既然有利于原告的唯一证人证词极其可疑，而其中有些东西我们现在就要证明无疑是捏造的，那末，你的，以及鲁普斯^③、皮佩尔等人的**发誓**提出的并**得到证实**的证词，就是非常重要的了。检察机关爱怎么说就让它怎么说，这无所谓；陪审员们仍然认为我们和被告们是正派的。现在最容易不过的是，你们当中的两个人或三个人到温甘那里去，**发誓证明**你们所有的人都知道的有关伦敦的事情。例如：

① 见本卷第164页。——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致英国各报编辑部的声明》。——编者注

③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a)不存在H. 李卜克内西这个人，而只有如你们所知道的W. 李卜克内西，你们从来不认识H. 李卜克内西；

(b)丹尼尔斯夫人从来没有给你写过信；

(c)你们除每星期三集会以外，从来没有在星期四和在任何别的地方集会过；

(d)你们宣布希尔施记录中的、似乎是你们的发言、报告等等，完全是谎言；

(e)检察机关认为是出自你的手笔的《红色问答书》的附函，不是你写的——

还有，施梯伯在最近的庭审和最初的一些证词中所说的种种，都是谎言，你们必须加以驳斥。¹⁸¹

在温甘面前发誓说出的这一切，温甘会拟成一个通常的 affidavit^①，——你们可以干脆把英文草稿带着，——你请他把它交给一个警察，这个警察会同你一起到西蒂区普鲁士领事黑贝勒那里；后者**必须**证明温甘的签字无讹，**否则他会失去自己的领事许可书**。这样办妥手续的一式两份的证词，接着可以送到科伦，一定会在那里起作用的。我认为这是极其重要的，因为这合乎**全部**法律程式，从而它将成为司法文件。如果黑贝勒仍然拒绝签字，你就去找任何一个官方公证人，他将证明文件无讹（这种办法是在类似情况下由普鲁士当局告诉我的老头^②的）。

2. 昨天收到了德朗克关于班迪亚的长篇报道。我必须告诉你，在听到关于我们手稿^③的卑鄙的流言蜚语以后，在读过维尔特

① 向法官作的声明，与宣过誓的证词有同效力。——编者注

②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流亡中的大人物》。——编者注

星期二送给你的敦克尔的信以后，如果班迪亚真的在给科特斯的上一封信上写了地址¹⁸²，那末，对他是普鲁士的密探这一点，我几乎不再怀疑了。他和匈牙利人的联系并不证明他不是这样：在我们这里他抬出匈牙利人，在匈牙利人那里却抬出我们。这件事情无论如何必须马上仔细调查。如果班迪亚先生在二十四小时以内不对手稿的下落作出令人满意的说明，不把那个叫做艾泽曼的人以前的地址、街道和门牌号码告诉我们，不对其极为神秘的生活来源作出说明，那末，我就强烈主张科伦的律师们直接向施梯伯先生提出问题，问他对班迪亚上校这个人知道一些什么。施梯伯先生在经过揭露以后不敢再提出假证词，因为他无法知道这会产生什么后果。同时应该把关于手稿的事情告诉施奈德尔，好让他在庭审时讲一讲这一点；这样一来，就用不着任何补充说明了。

3. 施泰翰工人协会¹⁶⁶的几个人，委员会的成员等等，也可以去找治安法官，——要带上希尔施亲笔写的整页整页的，或者尽可能是很长的文件，而不要带小纸条，——并发誓证明这是希尔施的笔迹。这将比简单的未经证明的片断好得多。

我们在星期一再寄点钱给你们，使你们不致因此发生困难。你的发过誓的证词可以到最后才送去——这有它好的一面；只是要注意，在传讯证人结束以前，一切都要送到那里。

不要忘了尽可能快地寄几个可靠的地址给我。

施泰翰关于伪造罪^①的证词也应该在治安法官面前宣誓。这可以有出色的结果。

金克尔今天在一帮曼彻斯特的德国犹太人的陪同下，在这里

① 见本卷第174页。——编者注

的交易所转来转去。不过我们已经向公众讲了一些，而且维尔特将尽量使他不论在这里或在布莱得弗德的生活扫点兴。

你们能不能通过伊曼特或别的途径从赖辛巴赫那里弄到金克尔行骗的直接证据，并且把这些文件的抄件送到此地的《观察家时报》、《卫报》或《信使报》，以及布莱得弗德的报纸？当然要的是直接证据，以便使这些家伙无需担心被指控犯有诽谤罪。你们也可以把这送给曼彻斯特雅典神殿¹⁴⁸的秘书季·伍·赫德逊博士。

施特龙又到了布莱得弗德，他有点小病，星期三、四将到这里来。我今天写信给他作了详尽的指示，你如果寄点东西给他，就可以期望巧妙地完成委托，而与**我的**行动不矛盾。主要的是一切商业地址都只能用**一次**。

我们应该使事情达到这种程度，以致**施梯伯行为**将来永远被用作**小偷行为**的同义语^①。

在辩护人中间有许尔曼律师。他的地址也可以用来寄送邮件。施奈德尔的地址的确太危险了。

班迪亚的事情之所以重要，还有一个原因：假定“原本记录”不是希尔施的手笔，而是转抄的。那怎么办？要知道施梯伯本来就发誓声明他完全不认识希尔施。

如果科伦人仍然被判罪——不过我认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仍将竭尽全力，使全部消息和文件送到那里，——那末我们无疑应该写点东西。否则，我想这只会削弱政府失败的影响。然而，即使如此，这也将取决于一系列的情况。首先应该把一切文件和 affidavits 之类的法律上按一切手续证明无讹等等的准

^① “施梯伯行为”的原文《Stieberei》，是由施梯伯这个姓变来的，它同“小偷行为”这个词的原文《Dieberei》谐音。——编者注

确抄件保存下来，因为这样一来，这些东西将编成一套出色的证明文件。

德朗克向我要十先令，因为他病了，也很拮据。在下次即在星期二收到钱时，给他这个数目或稍多一点。

地址最好是由皮克福德或卡弗转我。

向大家问好，并请快些来信。

你的 弗·恩·

我们正在这里将所有寄出的文件编制一份清单，注明日期、寄送方法等等。

8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2年11月2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你的信和五英镑一起收到了；十先令已给德朗克。

现在，对直接用我们的地址公开通信感到担心的时刻已经过去了。律师们星期六（10月30日）收到了大批文件，星期天收到了法兰克福的第二封信，昨天收到了我最近的一封信和向治安法官作的声明。今天我把登在今天的《晨报》上的声明^①用挂号信直

① 卡·马克思《致〈晨报〉编辑的声明》。——编者注

接寄给了施奈德尔第二，与其说是为了现在辩护的需要，不如说是为了让普鲁士政府知道，我们有办法迫使它的邮局老实一点，否则，就要在伦敦公众面前揭露它。

律师们及时地，即恰恰是在公诉**结束以前**，收到了一切必要的东西。现在我认为，只要审判不致由于某种新的意外事件而拖延下来，不需要我们进行新的干预，那就不再需要寄**任何东西**到科伦了。

附上伊曼特给克路斯的信，里面谈到了有关金克尔—维利希骗局的详情。我一直到现在也没有时间看这封信，而只是让皮佩尔照抄一份给你。上星期五已把信寄往华盛顿。

西蒂区商人弗略里声称，他可以证明，维利希—金克尔要他和其他商人购买公债券。

现在，招摇撞骗的维利希靠俄国人赫尔岑养着。

据弗莱里格拉特昨天告诉我，金克尔在他去曼彻斯特以前，以乞讨者、饶舌者和家庭教师的身分，加倍热烈地跟在西蒂区的一帮欧德曼¹⁸³、商人等等的后面摇尾乞怜。

关于那封造谣说是我写的信¹⁸⁴，我只缺少住在柳提赫^①的**莫泽斯·赫斯的地址**。我一定要写信给他说：“告诉我，你把几本《问答书》给了谁，是谁在德国推销，否则我将在《独立报》上宣布你是文件的伪造者。”莫泽斯将不得不说实话，而如果这一次证明，伪造我笔迹的不是警察，而是金克尔—维利希，那我就以伪造他人笔迹的罪名把他们告到本地法院。

不要忘了把给德纳写的文章^②的结尾寄给我。星期四议会将

① 列日。——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建立新反对党的尝试》。——编者注

开会。文章现在已经有点过时。而到星期五之后它就失去任何价值了。

衷心问候维尔特和施特龙。

你的 卡·马·

商人弗略里进一步证明，维利希差不多每个星期都借口帮助流亡者而向他和他的英国朋友们敲榨英镑。现在可证明，维利希一金克尔粗暴地拒绝一切流亡者，声言他们没有一文钱可供这样的用途。维利希对他们说，他本人一块面包也没有；金克尔极其心疼地让他们看他自己的孩子，最多只是把已故的尤利乌斯、已走的叔尔茨或自己贵体穿破了的背心送给他们。

84

马克思致恩格斯^①

曼 彻 斯 特

1852年(?)11月4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今天我不得不用口授的办法给你写几句话，因为该死的痔疮使我坐不下来。

附上昨天晚上收到的施奈德尔的信，以及柯尔曼给班迪亚的信，这后一封信请你看后寄还给我。

^① 这封信出自燕妮·马克思的手笔；马克思签了名，并且加上了年代和一个问号。——编者注

你看，瑟美列想收回他的原稿^①。

费泽昨天告诉我，维尔特约他来伦敦，把时间定错了，为此我向他作了必要的解释。

你的 卡·马·

[燕妮·马克思的附笔]

马克思的秘书、妻子致衷心的问候。

科苏特对马克思大发雷霆，因为马克思把他同波拿巴、费特尔等人搞的骗局写给了德纳，德纳把这些简讯编成了一篇强有力的文章^②。

85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③[11月5—6日]星期五

[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知道受苦的不只我一个，很高兴。前天和昨天，施特龙都在这里；自然喝得酩酊大醉，他今天早晨三点离开我这里，但愿今天成行。这简直是要了我的命，我今天累坏了。因此你今天将收不到

① 贝·瑟美列《路德维希·鲍蒂扬尼伯爵、阿尔都尔·戈尔盖、路德维希·科苏特》。——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马志尼和科苏特的活动。——同路易-拿破仑的联盟。——帕麦斯顿》。——编者注

③ 年代是恩格斯后来加上去的。——编者注

译文。不过不要紧，因为有一只南安普顿轮船，这篇东西^①可以交它寄出，而在11日以前，连国王演辞也不会再在议会发表。

文件幸好都到了，其中包括施梯伯的信的原件^②。现在，只要高尚的检察官的工作一结束，案情即见分晓。即使挖空心思，也不能抛出比泽肯多尔夫的话更荒唐的东西。因为恩格斯曾经在一个出版物中说过，最优秀的共产主义者也是最勇敢的士兵，所以毕尔格尔斯就应该被指责为密谋的参加者。向陪审员提出的问题被归结成这样：被告是不是有一种**意图**——被怀疑对公民责任抱怀疑态度，——因此，被告是不是同盟^③盟员，就**完全无关紧要**了。总之，泽肯多尔夫先生由于对判处丹尼尔斯及其同伙有罪感到绝望，便直截了当要求陪审员把毕尔格尔斯和勒泽尔也宣告无罪！这个家伙头脑发昏到这个样子，一定是至少有八个通宵一连大喝特喝掺苏打水的烈性白兰地。在这种一团糟的情况下，没有一句话讲在点子上。总之，自从庭长^④宣读了向陪审员提出的问题以来，我就一分钟也不再怀疑毕尔格尔斯等人也要被宣告无罪了。毕尔格尔斯的可怜的宣言和他的环游，不可能变成目的在于推翻现存制度等等的“事业”。¹⁸⁵不然就要在编年史上记上一笔：1851年5月水晶宫¹⁸⁶在伦敦开幕时，裁缝诺特荣克从柏林到了莱比锡，旨在推翻普鲁士国家制度，并开始内战。此外，原本记录被推翻了，而且，正如施特龙所断言的，陪审员中间冯·拉特、冯·比安卡、列文、来丁、黑尔什塔德以及另外一人，态度都很好。

① 卡·马克思《建立新反对党的尝试》。——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172—173页。——编者注

③ 共产主义者同盟。——编者注

④ 哥贝尔。——编者注

从案件现在的进展来看，我认为，我们无论如何应该公布一点东西。在案件结束之后，让施奈德尔和某一个被告到伦敦来一下，这会有好处，甚至是必要的，——那时我将尽力设法在一个星期六或星期天前往伦敦，等我们把一切商量妥当后，你再同我一起来这里，手稿几天之内就可以搞好。在此期间，写信问一问老艾布纳尔，他能不能把这个小册子交给勒文塔尔想想办法，——我同意我们分摊损益各半。

至于班迪亚，如果弄清楚了他没有在寄给科特斯的上上一封信上写地址^①，那末，对他的最主要的怀疑就打消了。德朗克告诉我，班迪亚在上上一封信，以及在**上一封准确**寄到的信上都写了地址，这使我大惑不解。但是，这个狂妄的矮子怎么能够编出这样的小故事呢？不过柯尔曼的事也是可疑的。柯尔曼的这封信，同以前的艾泽曼的那些信一样，**都是由同一种笔迹写的**。我明天把这封信寄还给你，但我坚持这封信应该扣下。里面有些东西不对头。通过维尔特我们很快就会知道，柯尔曼是怎么一回事。目前仍然要班迪亚说明一下，柯尔曼是怎样决定用假名字签字的，等等，似乎已经死了的“这个人”（这是个什么人），现在为什么和怎样突然复活了。还要让班迪亚先生向你说出他根据一封信而“认识”的那个伦敦“经理人”的姓名。让德朗克从他那方面也参与这件事，并且向一个德国出版商打听一下柯尔曼这个消息。

令人奇怪的是，所有的信都来得很意外，上面从来没有盖过邮戳，都写得很轻率，很不在乎，以致事情显得极为可疑。这一封信仍然又是在“旅馆里一个朋友处”写的。所有这一切都是紊乱不堪

^① 见本卷第181页。——编者注

的，就象它那不高明的借口一样：说什么手稿^①什么时候付印是**他**的事情。即使班迪亚老实得象一个撒谎成性的斯拉夫人，我也无论如何认为他在柏林的朋友是一个大骗子。但是，现在事情应该解释清楚了，因为在这里柯尔曼先生是以一个手稿占有者和出版者的身分出现的。如果不存在这样一个姓氏的出版商，事情就清楚了。

说一个出版者可以长年把手稿压着，这种理论看来很新鲜，却不很符合出版商的实际行为。儿童读物的事情，我也认为是一种臆造。在英国，类似这种臭玩意儿在圣诞节前一般不会出现；而且，这一点说得非常不清楚、不明确，班迪亚无论如何不能把这理解为肯定的委托。在旅馆里，人们也不用这种更适合普鲁士营业所的不干净的纸来写东西。一句话，我们等着瞧。

此外，**我**从这里根本不能写信给班迪亚，因为我不知道他和你之间发生的情况的任何细节，他向你说过些什么，有哪些信他可能还给你看过，等等。但是我们现在是把他抓在手中了。

11月6日星期六

昨天，我因身体不行，没有把上面写好的寄出。后来，我在《科伦日报》上又读到施梯伯拼凑的东西。“原本记录”虽然成了废物，但是H. 李卜克内西以金钱收据的形式复活了。希尔施先生及其一伙——因为他们本来就应该是好几个人——看来从愚蠢的普鲁士警察那里骗到了相当大的一笔钱。值得派一个警监^②到伦敦去，以便把这些谣言收集起来，此外，并从你那里得到一些关于**绝**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流亡中的大人物》。——编者注

② 戈德海姆。——编者注

密会议的情报！¹⁸⁷

但是，这里把德朗克的朋友弗略里直截了当地公开叫做警探，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这多少会使矮子对班迪亚的怒火冷下去。显然，有人也闲扯过施梯伯的信，但这不是坏事。施梯伯本人用来引起对这个文件的注意并谈到“卑鄙的诽谤”的那种方式，只会加强效果。

维尔特在利物浦，几个钟头之后就回来，所以我得把施奈德尔和班迪亚的信^①留到明天。

“毕尔格尔斯承认，他曾经是《新莱茵报》的撰稿人！”¹⁸⁸

这当然就足以判他绞刑了。这样的事情我还不曾见过！

今天晚上《科伦日报》自然会带来关于事情又在变化的第一批消息。只要律师们现在真正干起来，那末，他们行动谨慎的作法，就是很对的了。

你的 弗·恩·

别忘了**赶紧**给我寄来几份弗莱里格拉特关于金克尔的诗^②。在布莱得弗德，我们已经有些人想建议他把这些诗当众朗诵一番。

希尔施大概还在这里；无论如何他上星期**一定**在这里，当时我在雅典神殿¹⁴⁸见到过他。另一个同他象两滴水一样相似的家伙，也在这里，起初把我闹糊涂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这里干事，或者在找差事。不过，你上一次来这里的时候⁸⁰，我们有一回在布罗顿碰到一个人，他打起招呼来：“马克思，您好！”当时我们猜不出他是谁；他原来就是希尔施。可见这个家伙在作艺术旅行。一俟案

① 见本卷第185页。——编者注

② 斐·弗莱里格拉特《致约瑟夫·魏德迈（诗笺一和二）》。——编者注

件结束，应该把这个家伙痛打一顿。

8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2年11月10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附上我的妻子关于昨天纪念罗伯特·勃鲁姆的大会¹⁸⁹的报道。她曾同伊曼特一起在开会地点“共济会酒家”的走廊里。

至于班迪亚的事，只扣了柯尔曼的一封信。他要是向我问起这封信，我会推说我老是忘了请你把它寄还。假如班迪亚方面预先设下骗局，那他自己就给我们提供了对付他的罪证。这是清清楚楚的。班迪亚起先是被指控泄露了巴黎密谋⁷⁷，后来又被指控在科伦案件中态度不老实。这两种情况暴露出有矛盾。从施奈德尔的信来判断，科特斯的地址^①是由科特斯本人的一个熟人泄露的。末了，说到我们的小册子^②，很可能维尔特就柯尔曼地址一事已经采取了什么措施，这件事一定要弄清楚。我把给柯尔曼的信交给了班迪亚，在这封信中我向他指出，他出版小册子的期限在合同中已经定下来了，并且声明，只要我们愿意，就可以把还在我们手上的手稿原件拿到布鲁塞尔或纽约出版，合同并不禁止我们这样做。同样，合同并不禁止我们在两个星期以后，把这个小册子的

① 见本卷第181页。——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流亡中的大人物》。——编者注

已经写好的第二部分作为一个完整的整体，用另一个标题，交另一个出版商去出版，等等。

现在来谈科伦案件。

我如果处于毕尔格尔斯的地位，决不会允许贝克尔先生这样无耻地靠牺牲别人来自诩为超人，并且这样贬低整个案件的意义而使民主主义者兴高采烈。为自己辩护是一回事，靠牺牲别人来自我吹嘘，却是另一回事。贝克尔是一个革命的模仿者，他很狡猾，但不够聪明，总想靠耍手腕而摇身一变成为伟人。他的全部才能，就是一个极其平庸的人的才能。

你已经知道，政府于绝望之余，抓住了戈德海姆的补充证词¹⁸⁷中的英勇手段，但是又掉进了陷阱。

戈德海姆的证词提供了两件事：“格莱夫”和“弗略里”。

因此我着手寻找格莱夫（**为此目的，甚至雇了一个普鲁士密探**）。我用这个办法找到了他的地址，并且知道他住在肯辛顿区维多利亚路17号。但是这是弗略里先生的房子，这样就弄清楚了，格莱夫是住在弗略里那里。接着发现，格莱夫在这里的正式身分不是“警监”，而是普鲁士大使馆随员。最后发现，在星期六即11月6日，他离开了这里，要过几个星期才回来，想必是到科伦去了。他自己声称，他是出于害怕“马克思一派的人”才离开的。据说弗略里欺骗了他，等等。

这样，现在就明白了，格莱夫是弗略里的上司，而弗略里是希尔施的上司。全部情况就这样弄清楚了。

另一方面，在星期五即11月5日，伊曼特和德朗克手持《科伦日报》去找弗略里。他自然故作惊讶，硬说他不认识任何一个格莱夫，表示准备在治安法官那里发表任何声明，但是希望先同自己的

律师商量一下。他向他们约定了星期六即11月6日的两次会面时间：一次是两点，另一次是四点，但是他都没有赴约，就这样使警察当局又赢得了一天的时间，而在这一天当中，我们除了初步写几封信寄给科伦以外，什么也不能做。最后，在星期日即11月7日，德朗克和伊曼特迫使他写了一个声明，这个声明你将在《科伦日报》上读到¹⁹⁰。我将把声明的抄件寄给你，不过我此刻不能找到这个抄件。他们把他的声明装进口袋以后，就向他声明：他是密探，格莱夫是住在他那里，这一切我们全知道，我们是在玩弄警察当局，而警察当局却以为是在玩弄我们。他自然继续发誓保证自己清白无辜。

最后，我派了几个人（其中有嗜酒将军海尔韦格）去找希尔施的住处。结果发现他住得离弗略里不远，也是在肯辛顿。

在我继续往下讲以前，再说一点。**戈德海姆的整个证词**，你是会一清二楚的，只要注意到下述各点，即：（1）**10月30日**（星期六），戈德海姆是在这里，并且同普鲁士大使馆秘书阿尔伯茨一起拜访了格莱夫和弗略里；（2）**同一个10月30日的早晨**，五家英国报纸上刊载了我们关于即将揭露的声明^①；（3）**同一个10月30日**，弗略里同伊曼特和德朗克见了面，因为德朗克将代替伊曼特给弗略里上法语课；（4）还在施梯伯提出他关于伦敦的发现的**第二次证词以前**，我在他关于舍尔瓦尔等等的**第一次证词以后**，**立即向《科伦日报》、《法兰克福报》和《国民报》送去一个声明**，在声明中已经威胁施梯伯要**公布他给我的信**^②。这个声明固然一家报纸也没有刊登出来，但是毫无疑问，邮局和警察当局是知道的。¹⁹¹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致英国各报编辑部的声明》。——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172—173页。——编者注

施梯伯的“慧眼”和他在伦敦的警探们的消息异常灵通，都不过如此而已。戈德海姆所说的其余的一切，都是无稽之谈。关于这一点的必要的说明，我通过**不同的**途径，已连同弗略里的声明寄往科伦。

但是，就在那个时候，却出现了最有趣的事情。

不言而喻，我的目的就是要得到逮捕希尔施的命令，为此我找到了他的住处。但是我只是在星期六才得到地址。我相信，如果我有逮捕希尔施的命令，他就要把弗略里牵连进去，而弗略里就要把格莱夫牵连进去。

结果怎样呢？星期五，维利希背着其他人同希尔施一起，由谢特奈尔陪着，到了弯街治安法庭，迫使希尔施在一份看来是一式三份的文件上提出证词，承认**他和弗略里大约在半年以前编造了假记录**，维利希把这三份文件分送给：（1）陪审法庭庭长哥贝尔，（2）施奈德尔，（3）《科伦日报》，并且给了希尔施一些钱，让他能够溜掉，甚至亲自送他上轮船，好象是为了让希尔施能够在科伦亲自提供证词。

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一点，只是由于我们对希尔施进行了调查，部分地是从我们想弄到关于逮捕希尔施的命令的弯街知道的。沙佩尔亲自告诉过李卜克内西，说维利希关于所有这一切**一个字**也没有告诉他。这样维利希先生就把我们想在伦敦本地进行的诉讼案的基础从我们手里抢走了！为了什么目的呢？这很简单，只要想想就行了：一年来，他已经在商人弗略里那里当**食客**，如果我们**使这个弗略里被捕了，无论如何会暴露出一些极其丢脸的事情**。

民主主义者对这个弗略里（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的评价一般都是很高的：**泰霍夫在动身往澳大利亚时，在轮船上还给他写了一**

封信，表示仰慕他智慧过人和心地崇高。

维利希给希尔施的旅途费用，一定是他自己为此目的从弗略里那里得到的。

希尔施承认，他曾竭力伪造李卜克内西的笔迹，并在商人弗略里（这个狗东西还很有钱，跟一个出身于很体面的英国战栗教徒家庭的女儿结了婚）的领导之下工作，而弗略里本人则在格莱夫手下工作。我先前根据《科伦日报》说的“原本记录”的内容和日期所推论出来而至今没有一个律师适当地加以利用的一切，就这样被完全证实了。¹⁹²

我看，科伦的被告们将**全部**毫无例外地被释放，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请写信告诉**施特龙**，如果他**马上**寄给我几英镑，将使我非常感激。我从你那里收到的四英镑十先令，大约有三英镑花在奔走和密探等等身上了。当然，我们同盟^①的穷朋友们利用所有这些无休止的奔走、会晤等等，把不少钱花在生产非生产费用上了，即花在喝酒、抽烟、乘车等等上了，我自然必须偿付。

弗莱里格拉特的诗^②你将收到。

顺便说一下。赖辛巴赫给美国所有的报纸寄去了一个“**石印声明**”，在声明中他同维利希一金克尔开了一个不愉快的玩笑。从这个声明中可以看出，金克尔仅仅在他的旅行中就花了二百英镑。我将得到这个文件，并且存档。¹⁹³

你的 卡·马·

^① 共产主义者同盟。——编者注

^② 斐·弗莱里格拉特《致约瑟夫·魏德迈（诗笺一和二）》。——编者注

向[维尔特]^①问好。费泽昨天走了。关于我们的小册子,我已经写信到法兰克福去了。¹⁹⁴如果我们不写,贝克尔为了使自己增光,是会利用整个这件事情的。

8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2年11月16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如果你有可能,就在星期五以前为《论坛报》写一篇关于科伦案件的文章。¹⁹⁵现在,全部材料你知道得并不比我差,而四五个月以来,我为大家的事情丢开了家里必须处理的全部臭事,以致这个星期我虽然很想工作,但还是不行。

你没有告诉我,你是否收到了上星期寄给你的赖辛巴赫的通告?

今天晚上我们将讨论一篇交给英国报界的关于科伦案件的声明¹⁹⁶。不一定有时间事先寄给你看一下。但是,如果你也在写这样的声明,并且能赶在**星期四早晨**以前寄到这里,那就好极了。

你的 卡·马·

向维尔特问好。

① 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卢格9日召开的大会¹⁸⁹，科苏特—马志尼没有出席，说他们病了。但是他们10日却到了“意大利之友”¹⁹⁷。赖德律对于自己的缺席甚至没有表示一点歉意。

88

马克思致恩格斯¹⁹⁸

曼彻斯特

1852年11月19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星期三^①这里的同盟^②根据我的建议**自动解散了**，并**宣布同盟还在大陆上继续存在是不合时宜的**。而且，自毕尔格尔斯和勒泽尔被捕以来，它在大陆上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附上给英国各报用的声明，作为对我们的第一个声明^③的补充；请你从**英语方面**把它修饰一下。我这里再没有德文原件了。此外，我还写了一篇石印通讯，详细地叙述**警察当局所干的卑鄙勾当**^④；并且向美国发出关于救济被捕者及其家属的呼吁书¹⁹⁹。收款人是弗莱里格拉特。我们所有的人都签名了。

不过，给《论坛报》的文章全由你负担了^⑤。你应该把寄给你的

① 1852年11月17日。——编者注

② 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区部。——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关于最近的科伦案件的最后声明》。——编者注

④ 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编者注

⑤ 见本卷第196页。——编者注

声明,或者更确切些说,把对声明的修改方案,尽快地寄回来,因为对于伦敦报界,一天也不能再耽误了。

向维尔特问好。

你的 卡·马克思

89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11月27日星期六[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小册子^①的印刷费,我顶多只能给你筹寄两三英镑——目前我自己也缺钱。但是,印三印张却要花十到十二英镑,而装订成册,等等,还要花得更多。如果这东西不在大陆上由某一个出版商负担费用或者至少分担费用印出来,那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在普鲁士等地,只要书一到,就会被没收,而且出版商还会欺骗我们。这样一来,我们的钱只好算是牺牲到这件事情上了,因为从英镑、先令、便士等等来说,大概不会有任何结果。现在要问,我们能不能在现在花这一笔钱?把东西压缩成一到一个半印张,使费用跟我们的能力更相称一点,不是更好一些吗?12月和1月是我一年中最困难的月份;在2月以前,我大概也别想进一步付出抵偿开支的费用。如果我们赊账排印,那末,印刷厂主终究会在付清这笔钱以前把书扣下来,就象在魏德迈那里发生过的情况一样²⁰⁰。尽管

① 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编者注

如此，我们应该预先看一看，推销小册子的可能性怎么样；目前我差不多看不出任何可能。

维尔特将于明天到伦敦去；12月2日他将从南安普顿乘船出发。他为旅途用品花了很多钱。施特龙也在这几天到伦敦去，再从那里到大陆。由于他的营业（而且听说还是靠别人的资本搞的）需要他花大笔旅费，从他那里也就不可能榨出任何东西。因此，我们大家都很难。

我认为，如果你没有可靠途径通过出版商推销这个东西，那末它甚至不会引起注意，并且会无声无息，就象流亡者中所有出版物一样，而在德国连看也不会看到它。这就很糟糕了，从某一方面来说，甚至比根本不出版还糟些。因为这会当众证明，我们的能力只限于微不足道的国外的德文报刊，此外我们什么也干不成。同毕尔格尔斯的通告¹⁸⁵有关的耻辱，我们如果采取我们神秘的写作立场还可能避免，但是，这个东西却可能因为这样证实我们写作的无力而有损声誉。普鲁士政府看到我们公开宣传的工具不过就是1831年流亡中的蛊惑者²⁰¹所有的、并且差不多等于零的那些工具，是会高兴的。情况如此，很糟糕，但是我认为，只要我们自己不广泛宣扬这一点，就会好一些。甚至本来可望有最大销路的莱茵省，自从那里的陪审法庭规定具有叛国性质的通讯……^①是一种新罪行以来，如果我们不损伤数以百计的人的名誉，就一本也送不进去。

我将在12月1日或2日寄钱给你；对这件事你再考虑一下，如果你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印小册子比完全不印仍然要好一些，那就至少要想法把一切安排好，使得我们不致在付款方面处境困难，

① 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因为我已经说过，在2月以前我无力承担任何义务。

维尔特也许已经写信告诉你：按照所说的地址——新王街58号或59号，甚至在整个柏林，**无法找到克·柯尔曼先生**，并且谁也不知道有这个姓的出版商。显然，人家仍然想愚弄我们。班迪亚先生现在暂时从我这里什么也收不回去。寻根究底原来“推销人”舒耳茨和死去的警官^①是同一个人。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过两个多星期我将去伦敦。

你的 弗·恩·

90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11月29日星期一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附上的这篇文章^②一直写到夜里一点，但是明天早晨九点还有一次邮班。我想试验和检查一下，你是否能在开船前（星期二晚上开往利物浦的第一次邮班）及时收到文章；如果赶不上，你只好交星期五开走的轮船把文章寄出。

明天我要出城；如果回来得早，就给你寄钱。

为《论坛报》写的关于英国的文章是否快寄来了？现在我又能工作了。

① 文字游戏：“舒耳茨”的原文是«Schulz»，“警官”的原文是«Polizeischulze»。

——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最近的科伦案件》。——编者注

科布顿希望成为阁员，看来在某种程度上受了格莱安和罗素的欺骗；显然，他们冷冰冰地推开了他，不然，我就不懂他为什么在星期五大发雷霆了。从1844年以来，这个家伙没有说过这样凶狠的话。只要这件事还继续下去，他又将成为一个失意的蛊惑者了。²⁰²一般说来，托利党人取得了多数，这是件好事，我们现在终于要听到迪斯累里的预算案了。假如这个家伙多一些知识和智慧，少一些狡猾和贼心，那末，为自由贸易派搞一个使他们眼花缭乱的自由贸易预算案，是再容易不过的了。但愿这些家伙一直支持到危机到来！我们肯定是处于振奋的时期，虽然这种振奋还是很微弱很微弱的。但是，反正都一样，许多股份公司（它们的广告在今天的《每日新闻》上占了六页，它的这一栏可望超过《泰晤士报》）以及此外还有五十到八十家外国铁路公司、金矿公司、轮船公司等等，都不会忘记发挥自己不可避免的作用。“多来一点”——这种欲求并没有过去。幸而能及早中止棉纺织工业的生产过剩的唯一情况，已经除掉了，因为新的收成**将大大超过三百万包**，这样的收成还是从来没有过的，而且棉花的价格又在往下降；这样，原料将不会不足。如果明年谷物歉收，那末，我们将成为一场大争吵的目睹者。没有这种争吵，很难说明年是不是就会发生什么决定性的事情，因为还有下述这些不正常的情况，即：澳大利亚和加利福尼亚的市场如雨后春笋般地生长起来，在这些市场里，每个个人的消费量几乎等于任何其他地方的四倍，因为那里差不多没有妇女和儿童，在城市里，大量黄金被挥霍掉；新的市场正被加尔各答的商行在缅甸开辟出来；孟买和卡拉奇同印度东北地区以及同邻国的贸易日益扩大（而且是大大地扩大了），等等。

你的 弗·恩·

9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2年12月3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如果我不是倍加忙碌，没有受到象口授誉清我的小册子^①以及维尔特、施特龙、达姆等人来访这些事情的打扰，你早就收到对上封信（连同给德纳写的文章^②一起收到的）的回信了。

小册子很可能将在瑞士小沙贝利茨那里印刷，他从他父亲那里分出来，开办了自己的出版社。此外，克路斯认为，如果可以抵偿生产费用，他可以在华盛顿印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应该**印的，哪怕是为了在革命开始以后成为正式文件也好。关于舍尔瓦尔等人的密谋，我还有很有趣的新发现，但愿你在印好以后读到它。²⁰³

维尔特在星期日晚上来过，发现我很忙，情绪也不很好。他带着有点傲慢的难听的鼻音问我，“我关于科伦案件打算写点什么？”我问他，“他打算在西印度做点什么？”过了一刻钟，他便溜了。星期二晚上他又来了，对我说，他本来是不打算再来了，但是他对弗莱里格拉特的坚持作了让步。要知道，在星期天他觉得我很忙和很不耐烦。我让维尔特先生注意到：自我认识他以来，他十有九回差不多总是不耐烦和不同意，而他却不能说我是这样。在我稍

① 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最近的科伦案件》。——编者注

微说了他几句以后，他又恢复了原来的状态，成为原来的维尔特了。我发现他市侩化得厉害，并且对待自己的名利太“认真”了。施特龙至少仍然是老样子，不是太敏感。

班迪亚先生今天收到了我下面这样一封信^①：

“今天我收到了恩格斯的信，所谈情况，使人非常惊讶。”^②

恩格斯没有照您写的地址写信，因为他认为，一封信不是寄到直接的地址，而是经过第二个收信人留局待领，对这样的信的回信本身，是什么也证明不了的。

但是，恩格斯委托了在柏林的几个业务上与他有来往的人进行查询。他们非常细心地调查之后告诉他：

（1）不存在任何一个柯尔曼公司；

（2）在所指的地址——新王街58号或59号，没有柯尔曼这个人；

（3）在柏林根本就找不到任何一个柯尔曼。

其次，恩格斯要我注意：用艾泽曼这个姓签字的两封信和用柯尔曼这个姓签字的一封信，都出自一个人的笔迹；所有这三封信有同一个奇怪的特点——都是没有邮戳的便条；在头两封信中，直接以出版商的身分出现的是艾泽曼，在后一封信中，则是柯尔曼，等等；在相互矛盾的种种借口之下，事情拖了七个月。

我要问问您本人，既然柯尔曼象以前并不存在的《立宪主义者报》的出版人艾泽曼一样，是一个骗局，怎么能合理地解释在出版一本小册子^③这样简单的事情中所出现的所有这些矛盾，以及似

① 见本卷第561—562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200页。——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流亡中的大人物》。——编者注

是而非和莫名其妙的情况呢？

决不能用任何‘信任’来消除事实，凡是自重的人决不应盲目地相互信任。

老实对您说，即使有最好的愿望，但是随着对这件事从各个方面作更多的分析，我毕竟不得不认为这件事非常非常不清楚，而且，如果我对您没有个人友谊，那末我会毫不犹豫地同意恩格斯在他的信中作出的结论：‘显然，人家仍然想愚弄我们’。

您的 马克思

又及：恩格斯最后还要我注意：即使所说的手稿几天之内又在伦敦出现，也绝对证明不了什么，也丝毫无补于事。手稿原封未动，这一点谁也不怀疑，除此之外，这又能证明什么呢？”

明天我们就会看到，班迪亚先生将回答些什么。

波拿巴帝国的蜜月是非常妙的。这个小子总是靠借债度日。只要使信贷所在法国尽量普遍，并且让法国一切阶级都能利用，大家就都会相信，千年王国已经到来了。此外，还有一个为股票投机和铁路骗局而设的专门私人银行。这个家伙始终不变。实业投机家和王位追求者两者并行不悖。如果他不发动战争，不尽快地发动战争，他就会被金融毁灭掉。蒲鲁东式的拯救社会的计划正以它们能够实际实行的唯一形式，即信贷骗局和多少是直接欺骗的形式来实现，这是件好事。

你快来了²⁰⁴，我很高兴。

你的 卡·马克思

9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2年12月14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整个这段时间我也在陪着你犯痔疮。幸好这一次病情轻，没有“恶性”发作就过去了。必要时得求助于水蛭。这是个极好的方法。

钱在一个星期以前就收到了。

从下面抄录的小沙贝利茨的信中你可以看出《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情况。

“1852年12月11日于巴塞尔

亲爱的马克思：

手稿前天完整无缺地到了我手里，今天我已经在看校样的第一张了。小册子是用完全新的铅字排印的，排得非常好，是十六开本的。我们将注意尽量把校对搞好。整个小册子约有七十到八十页，我认为，我们可以把价格定为每本十银格罗申，因为无论如何，这一版（印数二千册）的一部分很可能被没收。大部分我们将送往莱茵省。我确信，小册子将引起很大轰动，因为它是一本杰作。我们是四个人，我们阅读了手稿，其中有两个是能够判断这种东西的行家（沙贝利茨是否把自己也算在这些“行家”之列？），我们都异口同声地给予好评。的确，这本小册子为普鲁士政府树立了一块‘纪念牌’。

衷心问候马克思派。

您的 雅·沙贝利茨”

最后这句开玩笑的话是由于我的某些担心引起的，我本来担心沙贝利茨会注意到我们对维利希—沙佩尔派的严厉态度，因为他本人在某种程度上曾经是属于这一派的。

现在主要的问题是保密，使东西不致在德国边界上立即被没收，所以我在这里到处放出风声说，关于科伦事件的小册子将在美国出版。

为了在你痔疮发作时不麻烦你，我让皮佩尔尽他的能力翻译了一篇给德纳写的评迪斯累里的预算案的文章^①，并且于上星期五寄到美国去了。

这一次不多写了，请原谅。我头痛得要命。

你的 卡·马克思

^① 卡·马克思《议会。——11月26日的表决。——迪斯累里的预算案》。——编者注

1853年

93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3年1月1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昨天我本来想在去车站的路上还能去你那里一趟，但接到一封信，对我出门拖延太久²⁰⁴，把这里的事务积压下来，表示有些不满，于是我不得不突然收拾行装，匆忙赶回办事处。我对我在西蒂区的事务极不经心，因此昨天临行前必须把它们料理一下。这样一来，我就耽搁下来了，既然我想在今天按时到办事处上班（这是必须的），我除了直接启程上路，没有别的办法；不然的话，在晚上大伙儿通常欢聚的时候，我一定会跑到你那里去，而且在这种情况下，我会忍不住要到哥林盖尔、戚美尔曼、伍德和其他夜酒馆里去痛饮一番。

克路斯等人的信件，以及美国的报纸和其他一切，最好是打成一个包裹，交皮克福德公司或查普林—霍恩公司寄给我，地址写欧门—恩格斯公司，好由公司付邮费。

我在这里看到了马迪耶就他的专利权用相当不错的英文写的

一封信，这个专利权问题同我们的工业部门有某些关系。不管这一发明是好是坏，而他又醉心于各种庞大的计划；我还是要为他尽点力。如果他的发明**适用**，他能因此挣一大笔钱，因为销路几乎是无限的。如果你见到他，请告诉他，我这几天本来打算给他写信，可是一直很忙。

我希望，我们的青年当中有些人能在伦敦真正找到多少靠得住一点的职业，因为放荡不羁的现象厉害起来了。而且如果你落到他们手里，那末可以打赌，十之八九会一连三十六小时烂醉如泥，这种事情我已经碰上两次了，我的妹妹^①对此非常惊讶。

今春或夏初我还要来伦敦。

难道还没有从沙贝利茨那里收到东西^②？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并向纵酒作乐的伙伴们致意。

你的 弗·恩·

9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3年1月21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只要你**有一点可能**，就把附上的拙作^③全部译出来，并把它

① 玛丽亚·布兰克。——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见本卷第205—206页）。——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选举。——财政困难。——萨特伦德公爵夫人和奴隶制》。——编者注

直接从曼彻斯特（**签上我的名字**）经利物浦或者南安普顿——这要看轮船的班期而定——寄给：纽约《纽约论坛报》编辑之一安·德纳。

情况如下：

因为我在这里困窘极了，所以我以十篇文章（**包括附上的这一篇**）用格里利的名义开了一张二十英镑的期票，并写信告诉他，抄写人还没有把文章完全抄写完（因此这篇文章要注明星期五的日期），**文章将在星期二寄给他**。我给他每篇文章算两英镑——这个报酬是德纳在他1851年12月16日的信里（为通讯报道）答应下来的；但是他至今还没有履行他的诺言。

班贝尔格尔这个小犹太人直到现在还没有给我一分钱，不过他已经**答应了**，我将凭期票（在期票寄来以前）逐步从他身上至少榨出十五英镑。

因为我是按两英镑计算的，所以附上的文章必须**整个**寄出去。萨特伦德公爵夫人的事件在美国将引起热烈的议论。

附带说一句。布林德为赫尔岑的书²⁰⁵已经到我这里纠缠过两次了。因此你一定要把它给我寄回来。

已经是夜里两点。因此不能在信上贴邮票了，只好不付邮资把它寄走。

你的 卡·马·

9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3年1月29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三英镑和寄回的手稿^①都收到了。

你应该原谅我这么久没有写信，这是由于外界的压力。

维利希大约在两个星期以前收拾行装到美国去当金克尔的代理人了。

布吕宁克夫人几天以前已经安葬。

由于议员赖辛巴赫和勒韦的手腕不高明，以及伊曼特的疏忽大意，一千英镑落到金克尔先生的手里了，而且结果搞成这样：如果保证人不另外设法解决问题，就要以**他的**名义把钱存入英格兰银行，而赖辛巴赫必须在5月份把存折交给他。²⁰⁶这个决定，现在当然没有任何价值。班迪亚先生在巴黎已经三个星期了。李卜克内西在犹太人奥本海姆那里弄到一个很好的职位。除了伊曼特，其余的伙伴仍然是游手好闲。

沙贝利茨那里的小册子^②只是到1月11日才印好。约有六印张。可是，看来，在他把东西顺利地分发到德国的所有地点，并

① 大概是指卡·马克思《选举。——财政困难。——萨特伦德公爵夫人和奴隶制》一文的手稿（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编者注

从那里得到已经收到的证据以前，他根本不想寄来伦敦。

科伦的先生们^①，特别是丹尼尔斯，继续值得钦佩地保持沉默。对于我们为了他们而把一切事情扔下四、五个星期这一点，他们就是这样给予回答。

你从附上的《工人共和国报》（编辑魏特林）的剪报中可以看出，这位裁缝大王和“康姆尼”移民区的独裁者对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和对马克思派进行了多么恶毒的攻击。²⁰⁷

昨天我第一次冒险自己用英文为德纳写了一篇文章^②。皮佩尔当校对，只要我有一本很好的语法书并大胆动手写下去，事情一定会顺利地进行的。

顺便说两件事：

第一，布林德为赫尔岑的书^③经常来纠缠我。

第二，别忘了在下一封信中把赖辛巴赫的声明和账目寄来。德朗克需要这些东西，以便开始新的通讯。

秋播作物收成的现状使我确信，危机一定要到来。当粮食这个主要消费品多少还充足和便宜，同时还有澳大利亚等等情况时，事情还会有所拖延。但是现在这已到头了。总之，你说奇怪不奇怪，例如《经济学家》在颂扬英格兰银行最近关于贴现率的决议时写道，这个决议的目的是“阻止资本输出”。²⁰⁸我们清楚地知道，这是指的什么。可是，它的自由贸易派的良心不会因下面的问题而感到不安吗？这就是：难道你也想阻止棉织品、棉纱等等形式的

① 科伦案件中被控告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死刑。——科布顿先生的小册子。——英格兰银行的措施》。
——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209页。——编者注

“资本输出”吗？为什么你反对以黄金形式输出资本呢？难道说，自由贸易派的政治经济学的终点是：回到纯粹的重商主义上来，并认定黄金的流出和流入是事情的本质吗？

在波拿巴最近发表演说²⁰⁹以后，西蒂区全都相信要发生战争了。我也收到了老艾布纳尔从法兰克福寄来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谈到，由于波拿巴的结婚演说，在德国的傀儡中间，特别是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外交家中间引起了恐惧。我们的同胞是多么愚蠢，我昨天顺便看到《法兰克福报》，其中有一篇海得尔堡的通讯，说自从波拿巴投入了“民主派”的怀抱和我们处在宣传战争的前夕以来，据说，现在上层社会中大概已经对迫害伟大的盖尔温努斯²¹⁰感到遗憾了。

我担心的是，克拉普林斯基^①将被德国农民和小市民当作“救主和朋友”来欢迎。看来，这个荒唐的人物的使命就是完全歪曲一切传统的立场和政党，使它们具有滑稽可笑的性质。

一个糟糕的秋季对一场**正在开始的**战争有什么影响呢？

关于工业方面的情况，特别是有关棉花方面的情况，也请写信告诉我。

琼斯的报纸^②又活跃起来了。

我认为科布顿的小册子，象曼彻斯特的和平会议一样，在目前纯粹是荒诞无聊。²¹¹帕麦斯顿的报纸《晨邮报》写道，请看吧！这些资产阶级暴发户根本没有能力管理国家，这种事情只有贵族才行。《先驱晨报》发表了一封给这家报纸的信，正如该报所**断言**，

① 指拿破仑第三，在这里用海涅的讽刺诗《两个骑士》中的人物的名字称呼他。

——编者注

② 《人民报》。——编者注

此信是由波拿巴本人口授的，波拿巴在信中说，只有在女王需要他的二十万名维护秩序的英雄来对付日益可怕地强大的民主派的时候，他才光临英国。《先驱报》说，这个民主派就是您，科布顿先生，您和您那伙人。

关于《泰晤士报》，我得到了下面完全可靠的详细消息，也许会使你感兴趣。

诺定昂的议员**瓦尔特**先生，依然是该报的立宪君主，依然是它的主要股东。**莫布雷·莫利斯**先生是《泰晤士报》的财政大臣，它的财务和政务经理，这是一个冒险的和“鲁莽的”家伙。**小德兰恩**先生（迪斯累里的朋友）是内务大臣。他的父亲是《纪事晨报》的出版者。**戴森特**先生是外交大臣。此外，《泰晤士报》还有一个类似枢密院的东西。它的成员中最出名的是基台尔明斯特的议员**娄**先生，一个红眼睛、白头发的白化病患者，据说，很有才干，而且通晓金融问题。另一个是**亨利·里夫**先生，他在贸易部统计司有一个不大的职位，是奥尔良派国家活动家的崇拜者。**兰邦**先生在写有关金融市场状况的文章，但是，对该报的总方针没有影响。

根据泽尔菲的信看来，巴黎盛行一种看法，认为波拿巴在门的内哥罗事件²¹²中同苏丹一起在搞什么反对奥地利和俄国的阴谋。

祝你健康，请勿相忘。

卡·马克思

[信里附了某本书上的一张插图，上面附了一句话：]

上面画的这个女人是意大利哪一个城市的？

96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3年2月1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我们到底也知道了科苏特先生和马志尼先生的伟大业绩²¹³。我们这里的消息很不完整，但是我看，明天或者星期一我们就可以听到，一切都已经结束了。米兰是进行巷战的好地方：笔直的街道很少，而且互不相连，几乎到处都是弯弯曲曲的小巷和高大厚实的石筑房屋；每幢房子本身就是一座堡垒，墙往往厚达三至五英尺以上，很难穿透；底层的窗户（几乎到处都有），象科伦有些地方那样，都安着铁栅栏。可是这一切又有有什么用呢，他们一点成功的希望也没有。1849年以后，拉德茨基命令重新修复旧城寨的工事，如果它们已经修复（为此，时间是充裕的），那末，只要奥地利人还占据着城寨（没有军队的起义，起义者夺不下这些城寨），米兰就属于他们。德森人向来是从比林索那向全世界散播有利于意大利各次运动的大量谣言的²¹⁴，现在没有从那里传来任何进一步的消息，这是反驳所谓起义扩展到近郊的有力论据。

我认为整个这件事极不适时，因为，除了一般所说的奥地利的暴政，它的唯一根据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门的内哥罗事件²¹²，而且在这里，土耳其的“秩序”最终也会战胜荷马笔下的门的内哥罗的野蛮状态。于是这些伟大的专政者们，完全同载勒尔一样，落入了通常的外交戏剧的圈套，并相信“东方问题”具有世界历史意义

的重要性！很明显，当时他们指望能从路易-拿破仑方面传来某种出人意外的好消息，可是，只要不发生什么完全意料之外的事，他就会心安理得地让他们遭殃，并象对待无政府主义者那样对待他们。此外，可以预料，发动的时机，也象在所有预先组织好的起义中一样，取决于当地最细小的偶然事件要比取决于真正决定性事件多得多。

看来，马志尼至少还在原地未动，也不能不这样。不论他的浮夸的呼吁多么笨拙，但它们在崇尚辞藻的意大利人中间仍然会取得一些成效。可是，瞧瞧无限活跃的人物科苏特吧！这个人在整个这次事件以后就绝对死气沉沉了。1853年再放肆夸耀这类引人发笑的野心而不受惩罚，已经不可能了。不论马志尼对起义的抽象激情多么荒谬，但他毕竟比勇敢的科苏特不知要高出多少。科苏特又在扮演他在维丁扮演过的角色²¹⁵，并且从安全的避难所跑出来，毫无结果地胡乱下令解放祖国。这个家伙确实是个胆小鬼和微不足道的人。

现在我们要看意大利农民将抱什么态度。甚至在闻所未闻和难以置信的成功的情况下，马志尼老爷子及其资产者和贵族们也会在这方面经受非常不愉快的事情；而且只要奥地利人有可能唆使这些农民去反对贵族，他们无疑会这样做。

奥地利人大概还有十二万士兵在意大利，我不懂，如果军队本身不发生起义，怎么可能发动反奥地利人的起义。而对于**意大利**的洪韦德²¹⁶的起义，即使是根据科苏特的命令干的，我也不相信；为此需要有较大的事变，而奥地利人借助于和平条件下的三年严格训练，鞭笞不止一个洪韦德，因而已经制服了其中的许多人。

我觉得整个这件事只是作为一种象征才是重要的；对1849年

以后形成的压迫的反响开始了，自然，它是在创伤最剧烈的地方开始的。这件事在这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庸人们开始承认，今年将不会太平。既然现在发生粮棉歉收、财政困难以及与此有关的一切，那末让我们等着瞧吧！

上星期——不是星期四就是星期五，我寄给你三英镑，你收到了吧？

你的 弗·恩·

9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3年2月23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我曾病得很厉害。“奸诈的普鲁士人”不让我躺，不让我坐，也不让我站。^①因此我长时间没有写信，甚至收到了钱也没有告诉一声。

你已经看到，科苏特怎样利用美国海盗梅恩·里德船长否认了据说是他写的米兰宣言。²¹⁷而昨天瑟美列从巴黎写信给我说，他**确切地**知道，宣言是**真实的**。其实，这从它的内容上也看得很清楚。《先驱》（亲马志尼的报纸）

“认为有必要预先告诉自己的读者，这件事所涉及的完全是科苏特先生和马志尼先生的相互关系，而后者目前不在英国”²¹⁸。

① 开玩笑地指痔疮加剧。——编者注

德拉·罗科在《每日新闻》上的声明直接反对阿哥斯提尼，但也间接反对科苏特，大概你已经亲自读过了。²¹⁹ 高贵的兄弟俩^①显然分裂了。科苏特不仅胆小，而且还撒谎。

你认为马志尼曾亲临米兰，那是对他评价过高了。他在这紧急关头离开英国，是要使人猜想他上战场去了。

不论米兰事件作为马志尼长远阴谋的结局多么悲惨，以及我深信他本人也受到严重的损害，——我还是相信，这次事件对整个革命运动是有益的。特别是由于象奥地利人……^②那样用来攫取好处的粗暴行为。如果拉德茨基仿效斯特拉索尔多的先例，如果他赞扬米兰市民的“奉公守法”，把整个事件说成是一些“坏蛋”的无谓的捣乱，而且为了表示自己的信任，装样子稍微放松缰绳，那末革命政党就要在全世界面前丢脸了。可是现在，当他名副其实地施行掠夺制度的时候，他就把意大利变成了“革命的火山口”，而这是马志尼用他演说的全部魅力也从来没有能够达到的。

还有一点。我们中间有谁会相信，反动派在他们所有的四年胜利、军事准备和大肆吹嘘以后，会感到自己如此无限的软弱，以致他们一遇到小叛乱就发出真正的恐惧哀号呢？这些家伙对革命的信心是不可摧毁的。现在他们在全世界面前再次证明自己不行。在“流亡者”事实上已经完全破产而不能吸引一个人的时候，他们就借所有的各自的政府报纸之口，在全世界到处散布流亡者的实力强大，并造成一种信念：诚实的公民们被阴谋之网从四面八方捆住了。

关于班迪亚。他目前正在巴黎。现在我手头握有证明材料，

① 贺雷西《讽刺诗集》第2册第3首。——编者注

② 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证明这位高贵的人物是奥地利政府的密探。他以接受法国警务部的秘密职务为代价得以返回法国。同时他又只是想从波拿巴那里弄到钱的科苏特在巴黎的正式代理人。然而，这个家伙在巴黎编结一张捆绑自己的罗网。至于我们的手稿^①，他把它卖给一个用“舒耳茨”这个名字到处乱跑的格莱夫了。不过，这两个人都欺骗了政府，声称他们似乎从一个“秘密团体”的档案里“设法取得了”这份“文件”。这是他们的行话。

从沙贝利茨那里听说这个东西^②在德国很行销，除此以外没有任何消息。他还没有拿定主意把任何东西寄到这里，因为担心法国警察当局打开包裹并把此事通知普鲁士警察当局。

我从可靠方面了解到，赖德律——这是秘密（大概拿破仑也和我一样很清楚地知道此事）——打算三、四个星期以后在巴黎“给以攻击”。一个目睹者告诉我说，关于米兰起义的最初消息在巴黎震动很大。人民成群地聚集在街头等地，不是为了举行起义，而是为了议论新闻。一般说来，此地的法国人对马志尼先生的“行动”出了丑感到非常满意。这是对他的报复。^③

我们的支援科伦人的六行呼吁书¹⁹⁹，由于克路斯的协助，在所有的美国报纸上登出来了，而且都用有关的体操协会⁶³的名义加上了前言。我们看看再说。我们在科伦本地的亲爱的朋友们仍然还是毫无音信。真是小心谨慎！其中的一个，即科伦案件中充当被告证人的前尉官施特芬来到了这里，立即在弗里德兰德的学校里得到一个教员的职位。布林德每天为“赫尔岑”来纠缠我；同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流亡中的大人物》。——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41页。——编者注

样德朗克为赖辛巴赫的声明也每天来纠缠我。^①这对于德朗克之所以重要，为的是有可能用别人的名字开始在科伦的《国民议院报》上撰稿。

你对国教会的教士们积极参加不幸的争取十小时工作日运动²²⁰有什么看法？还是老玩意儿。星期六我将把克路斯留在我这里的一包报纸和信件全部寄给你。

顶点^②小约翰的全部功绩中的最近这一次是最典型的。连《泰晤士报》也得承认约翰尼“引起的热情极小”。²²¹

哈尼的妻子^③去世了。布吕宁克夫人也死了。我最近和布吕宁克先生通过一次信，全是谈的金克尔和维利希^④。我写信告诉你，维利希一个月以前已经去美国了。

祝好。

你的 卡·马·

98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3年3月9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昨天寄给你半截五英镑银行券，同时把另外半截装在信封里

① 见本卷第195、211页。——编者注

② 激进派给罗素起的绰号，因为他把1832年的议会改革说成是英国制宪发展的顶点。——编者注

③ 玛丽·哈尼。——编者注

④ 见本卷第556页。——编者注

寄给德朗克。我现在非常拮据。2月份我清偿债务等用去大约五十英镑，而本月和下月大约还得开支三十英镑。否则还能给你多寄一点。改革我的私人开支是刻不容缓的了，一两个星期以后我要搬出这所住宅，搬到比较便宜的住宅里去，同时改用较清淡的饮料，以便对编制资产负债表这个重大的时刻有所准备。天知道，去年我花掉了我的老头^①的此地营业利润的一半。当我的老头快要来的时候，我们就搬到漂亮的住宅去，买一些上等雪茄和酒等等，以壮观瞻。生活就是这样。

在本地公众，无论是德国人还是英国人的心目中，科苏特先生用他自己的声明²²²彻底毁了自己。马志尼也由于起义本身，同时也由于从谋杀单个的士兵来开始发动的这种卑鄙手法而毁了自己，这一点引起了英国人的特别憎恶。很难设想有比科苏特这两封信更怯懦、更卑鄙的东西了。同时他还经常自命不凡地说：“我是个直爽诚实的人”。可是，这些先生们应该小心。如果发现哪怕是一点罪证，那位最可爱的阿伯丁就会毫不客气地立刻把他们关进牢房，交法院审判，而且我绝不相信这时人家会宣告他们无罪。

“群贤内阁”²²³揭开来一看，原来是纯粹的骗局。约翰尼^②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萎靡不振，伟大的格莱斯顿是个象梅维森那样自作聪明的人，阿伯丁是典型的完全受托利党外交阴影支配的大臣，悉尼·赫伯特——这位已故救世主皮尔的圣徒约翰，是个根本无能的陆军大臣；一句话，是一群宝贝。而且他们都觉得自己的职位不合适，也许只有厚颜无耻的老帕麦斯顿是例外，他在哪里都安之若素，而且正如两院关于马志尼的辩论²²⁴所证明的那样，他

①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② 约翰·罗素。——编者注

的情绪从来没有这样对抗。要知道，自从关于希腊问题的辩论、关于民军法案和关于答辞的辩论²²⁵以来，他实际上成了下院的领袖。可怜的约翰尼形式上占据这个职位，这只是一种辛辣的讽刺；可是当约翰尼还要以这个身分领取特殊薪俸时，这就是十足的无耻行为了；不用说每一种新的职务对两党说来都是外快。我好奇地等待着格莱斯顿先生的预算；他对预算草案和关于休谟的税率提案²²⁶的意见都使人认为，他将或多或少一切照旧。显然，这将是组成爱国主义的联合内阁的唯一结果。同时，最近选举期间的种种行贿事实，非常耸人听闻，并且这使得在下次会议期间不管怎样都势必要实行象改革法案这类的东西。如果在这个时期之前贸易恶化，大陆稍有风吹草动，那末我们还会经历许多趣事。

现在我家里有那个疯狂的议员乌尔卡尔特的一本书²²⁷，他认为帕麦斯顿是领津贴的俄国奸细。事情很简单。这个人是克尔特族的苏格兰人，受过撒克逊苏格兰式的教育；就倾向说他是个浪漫派，就教育说他是个自由贸易派。他曾以希腊之友的身分去过希腊，然而，在同土耳其人打了三年仗以后，又到了土耳其，而且成为这些土耳其人的崇拜者。他狂热崇信伊斯兰教，他的口号是：如果我不是加尔文教徒，我只能成为穆斯林。土耳其人，特别是奥斯曼帝国全盛时期的土耳其人，在各方面都毫无例外地是世界上最完善的民族。土耳其语是世界上最完善和最动听的语言。所有这些关于野蛮、残酷和可笑的野蛮人的傲慢等蠢话，都纯粹是出于欧洲人对有关土耳其的一切事物的无知，以及出于有偏见的希腊通事的诬蔑性捏造。如果某个欧洲人在土耳其受到不好的待遇，那只是由于他本人的过错；土耳其人恨的不是法兰克人^①的宗教，也

① 即西欧人（在近东通常把西欧居民叫做法兰克人）。——编者注

不是他们的性格，而仅仅是他们的窄裤子。殷切地推荐仿效土耳其的建筑术、礼仪等等。作者本人不止一次地挨过土耳其人的棍子，可是事后他坚信，是他本人在这方面有过错。同欧洲人的接触，文明化的尝试，只能使土耳其人解体 and 衰弱。纯粹的土耳其宪法，是所有现有的宪法中最出类拔萃的，而且几乎超过了英国。土耳其人有以数千年的风俗习惯和可兰经为基础的自治。苏丹不仅不是“暴君”，而且他的权力比最仁慈的女王^①的权力还要有限。宗教信仰的自由只有在土耳其才有。在这块乐土上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阶级差别、阶级斗争、政党，因为在内政方面全都持一致意见。再也没有比土耳其更少中央集权的地方了。总之，只有土耳其人才是君子，而且只有在土耳其才有自由。

俄国沙皇^②假手希腊教士们阴谋反对这个幸福的国家，而英国却一直让沙皇愚弄自己。英国应该支持土耳其，如此等等，一句话，全是些平淡无味的老生常谈。这本书整个是非常滑稽可笑的。但最有趣的是，与帕麦斯顿敌对的英国自由派的整个政策却以此为依据。例如，《每日新闻》上所有关于土耳其的肮脏行为的文章都纯粹是在重述乌尔卡尔特的话，乌尔卡尔特作为自由贸易派而享有绝对的信任，虽然他也责备英国人，说他们以其输入损害了特萨利亚的工业。但是，苏格兰高地人有点小毛病也算不了什么。

《泰晤士报》，虽然是为了俄国的利益，终于表示反对庸人们关于土耳其的完整性的陈腐呓语，这一点很有益处。愚蠢的《每日新闻》由于它的资产阶级局限性而目光短浅，大叫背信弃义，而且除了这种陈腐的外交谎言，再想不出任何更好的话了。²²⁸ 如果这一

① 维多利亚。——编者注

② 尼古拉一世。——编者注

事件再拖延些时候，那末这些先生将不得不立即乞援于其他论据，并得出结论说，只有大陆上的革命才能结束这种糟糕状况。随着时间的推移，就是最昏愤的庸人也应该懂得，没有革命，任何问题也不能解决。

奥普关税一事²²⁹是德国取得的唯一进步。尤有甚者！这个条约塞满了这么多各种各样的保留条件，并且这么多的主要问题留待将来的各种委员会去解决，而关税的降低实际上却微乎其微，以致这一切未必能有什么结果。工业的大危机一旦爆发，整个这项通商条约就会在全面破产中化为乌有。

我们这里刚刚发生盗窃，铁路上火车碰撞，血肉横飞。这里的庸人们被最近一星期来的一些非常事件吓呆了。幸好棉花跌价，因此交易所里没有发生什么事，公众得以专心议论这些重大事件。纺纱厂和多数织布厂仍然充分开工，可是粗棉布（domestics）的生产已**完全停顿**，并且从星期一起，这个部门的所有工厂一周只开工三天了。

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德朗克已经收到了赖辛巴赫的东西^①。

你的 弗·恩·

关于赫尔岑的书^②，我这几天内就办妥，这事有困难，以致妨碍我现在写信给我的妹夫^③。

① 见本卷第195页。——编者注

② 指赫尔岑的《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一书。——编者注

③ 布兰克。——编者注

9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3年3月10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五英镑已收到。

这个星期差点儿死了。我患了肝炎或者很象肝炎的一种病。这在我们家里是遗传的。我的老头^①就是害这种病死的。我在英国四年，从来没有发过，以为病已经根除了。现在已经脱离危险，甚至没有求医——这是件大好事。不过还有点虚弱。

昨天收到了从巴塞尔寄来的下面这一封“令人愉快的”信：

“1853年3月7日晨9时于巴塞尔

亲爱的马克思：

我刚才获悉，为数两千册的一批《揭露》^②在国境那边一个村子里搁了一个半月，昨天在试图继续运送时被扣。现在会发生什么事，我不知道。首先巴登政府要呈报联邦委员会²³⁰，然后大概会把我逮捕，或者至少会对我起诉，等等。无论如何将大大出丑。这就是我所能简单告诉您的一切。以后的消息，如果我本人没有可能写信，您会通过第三者收到。如果写信给我，请在信封上写：巴塞尔时装商店布朗纳-盖尼阿尔小姐，而在里面的给我的封口的信封上写‘转雅克’就行了。关于政变的手稿^③，我藏在可靠的地方。再见。

① 马克思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编者注

但愿很快能有比我现在所知道的更多的消息。请给我一个可靠的地址。您的地址和班贝尔格尔的地址，大概别人早就知道了。

您的 雅克^①”

我的亲爱的“狐狸”大师，您对此有何看法？你不认为«suisse»^②为了现金已经把我出卖给普鲁士政府了吗？在国境那边一个村子里搁了一个半月，强调惶恐不安，只字不提留在瑞士的册数，不管我怎样坚决要求，一册也不寄来！

不是吗，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什么兴致来写作。真正是 pour le roi de Prusse^③ 操劳！

该怎么办？不能让«suisse»这样轻易地逃脱罪责。

至于德纳，他已承兑了我的期票。“善良的”班贝尔格尔最初凭这张期票给了我五英镑，随后让我往西蒂区接连来回跑了两个星期，到这个星期才付了其余部分，而我的女房东已经整天整天地在“咆哮”（确实是咆哮）了。在此期间，我还给《论坛报》寄去了七篇文章。明天将再寄一篇²³¹。如果不是这该死的转期债务缠着我，我现在不管怎样也脱身了。不过，如果这个卑鄙的瑞士人不使我再度陷于困难境地，那末，这项债务我也还清了相当一部分。

因此，我现在必须给德纳寄一篇关于高级政治的长篇文章，使他对我有好印象。这样一来，可诅咒的东方问题又出现了，住在这里的一个可恶的美国佬，企图就这个问题和我在《论坛报》上竞

① 雅科布·沙贝利茨。——编者注

② 双关语：«suisse»有“瑞士人”的意思，也有“瑞士仆从”的意思。——编者注

③ 直译是：“为了普鲁士国王的利益”，转义是：“白费精神”、“毫无所得”。——编者注

争。²³² 但是，这个问题——首先是军事和地理方面的，不在我的写作范围之内。因此，你还得再作一次牺牲。土耳其帝国将会怎样，我一点也不清楚。因而谈不出什么总的看法。

对于写报纸论文——不过在这种论文中应该回避问题本身，而用军事、地理和历史的幕布遮盖起来——我觉得直接从门的内哥罗问题²¹² 得出下面主要几点是必要的：

1. 不管怎样要手腕和在报纸上空谈政治，东方问题决不会成为欧洲战争的**导火线**。它总是会通过外交途径而被压制下来，直到总的殴斗把这种压制情况也结束为止。

2. 俄国对土耳其的侵犯。奥地利的贪婪。法国的野心。英国的利益。这个纠纷的种子在贸易上和军事上的意义。

3. 一旦发生总的殴斗，土耳其将迫使英国站到革命的一边，因为英国在这里同俄国发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4. 伊斯兰教帝国必然崩溃。它将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处于欧洲文明的影响之下。

目前还应当专门谈一谈门的内哥罗事件和英国现在正式扮演的卑鄙角色。苏丹之所以让步，只是因为法国和英国没有答应给予援助。在这个问题上，两国都戴着“诚意协商”的假面具，争先恐后地向神圣同盟讨好。²³³ 还应当指出：统治着英国的寡头政治在对外政策方面已不能起昔日的作用，即不能保证英国**民族**对大陆的领导地位，仅就这点来说，它必将垮台。

所有这些内容都非常贫乏，但我必须有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两篇文章，以便打垮我的竞争者。

你的 卡·马·

我那篇关于萨特伦德公爵夫人的论文^①，你译得很出色。我认为，我只要有一本弗吕格耳的词典²³⁴，一本语法和一名比皮佩尔先生高明一些的校对员，我也能用英文写得不坏。

今天我又往大陆写信。如果我弄到——因为现在从沙贝利茨那里一无所得——一笔钱，至少使我的妻子能安心等到第二张以德纳名义开的期票（这次我想可达三十英镑）被接受而退回的时候，那末，我也许在4月间到你那里住几天；那时我可以恢复自己的精力，并安安静静地和你谈谈当前的局势。在我看来，这种局势必将很快地引起地震。

《晨邮报》断言：郎卡郡的工厂主现在雇佣工人只从事开工不足的生产；繁荣即将结束，等等。这方面情况究竟怎样？

你的 卡·马·

德朗克到这个时候——现在已经十一点半——还没有把另外半截^②送来。显然这个年青人还躺在床上。

这些家伙真是懦夫。他们懒惰，一受到任何外界压力就无力抵抗，支持不住，指望他们是毫无希望的。我们一定要更新我们党的成员。克路斯是好的。莱茵哈特在巴黎辛勤工作。拉萨尔虽然“但是”很多，却是坚强而精力充沛。皮佩尔如果幼稚的虚荣心少些，坚持不懈的精神多些，那他不会没有用处。伊曼特和李卜克内西顽强，他们各有各的用处。但是所有这些并不是党。前尉官施特芬——科伦案件的前见证人，现在是伦敦一个学校的教员，在我

① 卡·马克思《选举。——财政困难。——萨特伦德公爵夫人和奴隶制》。——编者注

② 五英镑银行券的另外半截（见本卷第219—220页）。——编者注

看来，是个能干的人。鲁普斯^①一天天老了，而且越来越古怪。德朗克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可爱的浪荡汉”。

100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3年3月1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文章你过几天就会收到；我认为，我已适时地研究了乌尔卡尔特^②。可惜时间太晚，赶不上明天的轮船了，因为在八点以前未必能把办事处的事办完，而且我还需要作一些准备。德纳老爷子现在每篇按两英镑付，并能迅速兑付期票，这太好了；因此我们终将站住脚。不过，我简直不相信，你竟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已经寄去七篇英文的论文；如果你来这里（这是我非常高兴的事），你一个星期在英语上取得的成绩将比在皮佩尔先生那里一个半月所取得的还要大。

至于雅克先生^③，很可能这家伙想重复耶尼先生（雅克同他非常相似）同巴登政府的勾当，即把一部分出版物^④卖给德国政府，以便更有利可图地处理另一部分。我认为他不致坏到能把书全部

①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221—222页。——编者注

③ 雅科布·沙贝利茨（见本卷第224—225页）。——编者注

④ 指卡·马克思的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编者注

出卖的地步。这个巴塞尔的出版商是一家公司的正式老板，他这样恐惧，也许不是假装的：巴塞尔政府不喜欢开玩笑，它保持着同巴登的睦邻关系。首先你要坚持，要他毫不拖延地至少把几册书打成包经包裹公司即由铁路直接寄往伦敦给你，或者也可以通过曼彻斯特欧门—恩格斯公司寄给我。谁也不会想到要打开这个包裹，即使打开，反正这件事现在已经暴露了。可疑的是，他至今一册都不愿意拿出来。难道他连一个运绦带等物去伦敦的巴塞尔工厂主都不认识？他可以让它们附带包上几本运走。

《晨邮报》上关于郎卡郡的事，除了昨天写给你的^①以外，再没有什么了。英国两家最大的细纱厂的厂主洪茨沃思和默里昨天回答了我们关于纱价的询问，说告诉我们纱价没有用处，因为他们已经有了长期定货，不能再接受任何新的定货。这两个人一共大约有十五至二十万枚纱锭在骡机上转动。与此相反，正是由于粗棉布不仅在这里，而且在美国和德国都找不到销路，因而水力纺纱机纺制的⁶/₁₆号粗纱在市场上非常滞销。

我们应该装成洞悉内情的样子去打垮与我们竞争的美国佬^②。我还要看几本有关土耳其的书，这些书在“雅典神殿”¹⁴⁸里很多。

听到我们的朋友们在走下坡路，使人不大愉快。“优秀分子”在决定性时刻将会再次醒悟过来，不过，如果这些公民经过以前的一些战斗没有学到什么，而且也没有变得聪明一些，就投身于未来的战斗，那是令人不愉快的。除克路斯以外，拉萨尔比他们所有的人都能干得多，这一点当哈茨费尔特伯爵的财产最终并入国家财

① 见本卷第223、227页。——编者注

② 普尔斯基（见本卷第225—226页）。——编者注

产的时候，会特别明显地表现出来²³⁵。他有他的怪癖，可是也有党性和抱负，而他的那些卑下的、从属的情欲和私事（他将在为公的借口下永远醉心于这些东西），是众所周知的。至于吸收新人，我认为，当我们回到德国，我们会在那里找到相当多的有才能的年青人，他们在这期间已不无成效地尝到了禁果的滋味。如果我们在这两三年里能象 1848 年以前所作的那样，用各种书籍进行扎实的科学宣传，我们的事业会要好得多。但是这一点没有做到，而现在暴风雨即将来临。你应当结束你的《政治经济学》⁴⁸了，往后我们只要有了报纸，可以把它每星期刊登一篇，人民有不懂的地方，拥护者们就可以作解释，虽然不那么理想，但总不是没有好处的。那时这会给我们随后恢复起来的全部组织提供讨论的基础。

德纳毫无怨言就每篇付两英镑，这是你在《论坛报》地位巩固的最好证明。在欧洲革命的所有政党中，我们是向**英美**公众阐明自己事业的唯一的党，这是它的好的方面。关于其他的政党，美国佬根本一无所知，因为科苏特的所有吹嘘只有一个意思，就是为大人物科苏特弄钱和进行干预。班贝尔格尔先生当然会对下一张期票预付得多一些，因为第一张期票兑付得很干脆。

你的 弗·恩·

10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3年3月22[—23]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你的关于土耳其的文章^①很出色。已经寄去了。

最近几期《经济学家》中有一期登载了下面这样一篇论《土耳其的作用》的短文,不知你看过没有?

“我们同奥地利和俄国的贸易,不是停滞,就是缩减,而同土耳其的贸易却在迅速扩大。我们不能确定我们的输出有多大一部分是经过德国到达奥地利的,但估计数量不大。我们同奥地利的直接贸易是微不足道的。我们对奥地利的亚得利亚海各港口(它仅有的几个港口)输出的产品,在1846年以前没有同对整个意大利的输出分开登记,而那一年的输出是721 981英镑。1850年降到607 755英镑,1851年上升到812 942英镑。我们对俄国的平均年输出在1840—1841年为1 605 000英镑,1846—1847年为1 785 000英镑,而1850—1851年则为1 372 000英镑。

我们对土耳其领地,包括埃及、叙利亚、巴勒斯坦、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等地的输出,增长情况如下:

1840年……1 440 592 英镑	1846年……2 707 571 英镑
1841年……1 885 840 英镑	1847年……3 530 589 英镑
1842年……2 068 842 英镑	1848年……3 626 241 英镑
1843年……2 548 321 英镑	1849年……3 569 023 英镑
1844年……3 271 333 英镑	1850年……3 762 480 英镑
1845年……3 134 759 英镑	1851年……3 548 959 英镑

① 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文章《不列颠政局。——迪斯累里。——流亡者。——马志尼在伦敦。——土耳其》中关于土耳其的这一节。——编者注

可见，我们对土耳其的输出比对俄国的输出多**两倍**，比对俄国及奥地利的输出之和几乎多一倍。”

《经济学家》就是这样写的²³⁶。

看来，英国内阁本身正就土耳其问题大吵大闹，因为帕麦斯顿的报纸《晨邮报》唱的调子，与《泰晤士报》的截然不同。

迪斯累里幸运地被免去“大保守党”的领袖职位，代替他的职位的却是一个相当可悲的人物约翰·帕金顿爵士。从1828年以来，托利党第一次有这样一个“领袖”，目光短浅得象它的基本群众一样。

当然，你已看到：在最近表决教会预备基金法案时，尊敬的罗素亲自提议撤销他本人所提出的三个条款中的第三条，内阁只是由于保守党少数派的投票支持，才取得胜利。²³⁷ 这对它来说是不祥之兆。

马志尼在这里已经几天了，但是目前他还是用化名。

“可爱的阿伯丁”²³⁸是多么乐意向流亡者找麻烦，你从警察局上星期编造流亡者名单一事就可以看出。三三两两的暗探从一个广场到另一个广场，从一条街到另一条街，进行巡逻，把多半是从邻居或**啤酒店老板**那里收集来的情况记录下来。在某些场合，例如在普尔斯基——这个流氓现在在美国——的家中，他们则借口这里发生了盗窃案等等，闯进流亡者本人的住所，乱翻他们的文件。

可尊敬的巴特尔米只受了两个月的监禁¹⁷¹。这个无耻的家伙叫人转告赖德律-洛兰，说要把他当狗一样用枪打死。赖德律回答说，他决不与这样的人用枪决斗。巴特尔米又扬言，如果他要迫使人用枪决斗，他知道该怎么办——当众给以耳光，往脸上吐唾沫和

诸如此类的灵验的办法。赖德律在答复这一点时，叫人转告他说，在这种情况下，巴特尔米将领教他的棍子和英国法庭。这位巴特尔米决心想成为流亡者中的黎纳尔多·黎纳尔丁尼。这也是一种雄心。

维利希老爷子到了纽约。朋友魏特林为他举行了三百人的宴会，维利希佩带红色大绶带出席，发表了长篇演说，大谈面包比自由更可贵，接着魏特林向他赠送**军刀**。随后魏特林讲了话，并证明耶稣基督是第一个共产主义者，而他的继承人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威廉·魏特林。

沙贝利茨寄来了一封信，现附上。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第一，他虽然没有政治上的背叛行为，但是他的作法愚蠢透顶。第二，他至少曾经想、而且现在还想从商业的角度欺骗我。根据合同，他最初只应当印两千册^①。但从他的信看来，印了不止此数。多印了多少？他至今没有回答。同时，德朗克曾经就这件事写信给费德尔森博士，现在已经收到了回信。他证实了沙贝利茨的信的内容，但同时写道，他认为，法院对沙贝利茨进行法庭侦讯，不会有什么结果。请问，**现在怎么办**？普鲁士政府愿意将此事完全暗中了结，甚至外交大臣^②已下令没收似乎是我在巴塞尔出版的某种《共产主义理论》。可见，他们连书名都想对公众隐瞒。**怎么办呢**？

沙贝利茨已给我寄来两册，一册直接寄给我，另一册给弗莱里格拉特；我必须为这两册书付十五先令。好一笔**收入**！至今我还未能从这个流氓那里多挤出几册来。星期三（明天）可望收到一册，连同早就给你准备好的包裹一起给你寄去。

① 指马克思的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编者注

② 大概指的是曼托伊费尔。——编者注

泽尔菲在这里。在搜捕外国记者时，他从巴黎逃出。他认为，朋友班迪亚（附带说一下，看来，他的情况不好，打算在5月间再来这里）告发了他是登载在《科伦日报》上败坏“金发皇后”^①名誉的一些论文的作者。泽尔菲是个好说闲话的人，但关于匈牙利的事情，却比我所交谈过的所有其他匈牙利流亡者具有更多独立的和合理的见解。这也许是由于他不是马扎尔人，而是“士瓦本人”，而且不仅是士瓦本人，甚至还是汉诺威一个犹太人的儿子。他的姓大概是策尔弗，在马扎尔语化以后成为泽尔菲。

我们在德国的人，是一些可怜的落汤鸡。这些家伙连一个字也没有寄到这里。难道他们没有在报上看到有关他们案件的小册子出版了吗？但是他们对此连问都不问一下。他们居然既无反应，也不振作。简直是些老太婆——如此而已！

你在曼彻斯特未必能看到《民族报》上的一条滑稽可笑的消息。天使蒙蒂霍患了一种非常有伤大雅的病：她老爱放屁，甚至在社交场合也不能控制。最初，她把骑马当作治疗方法。但是，自从波拿巴不让她这样做之后她便任其“自由”了。这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噪音，一个轻微的响声，一个几乎虚无的东西，但是，大家知道，法国人的嗅觉是非常灵敏的。

在曼彻斯特没有听到关于维尔特的什么消息吗？

你的 卡·马·

3月23日

为了答复我们那个几行字的、并由我们大家签字的呼吁书^②，

① 拿破仑第三的妻子欧仁妮·蒙蒂霍。——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197页。——编者注

华盛顿体操协会捐助科伦人二十英镑十七先令，该款已于昨天寄到会计弗莱里格拉特处。

席梅尔普芬尼希得到布吕宁克夫人的遗产一千英镑。

102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3年]4月10日星期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克路斯的信随信寄还。在我们没有得到希尔施文件的全文以及他的放在魏德迈那里的第一个声明（你有关于声明的更详细的消息吗？）之前，事情显然不得不放一下。²³⁹关于班迪亚的事令人感到不愉快。不过，这件事现在解决毕竟比以后解决好。正如你写信告诉我的，你现在已经有了对付班迪亚的详尽的罪证。况且泽尔菲现在也在这里，他可以证实关于格莱夫的事^①。既然我们现在知道事情将会怎么样，我们就有时间好好准备我们的答复。我正在寻找班迪亚和假柯尔曼的信^②。而小册子^③，我认为可以在美国印刷。

希尔施的供词中有些事实是说得完全真实的，例如关于你从曼彻斯特寄出的一封信²⁴⁰的事。但是，同时他当然也有许多隐瞒或弄错了的地方。例如，他忘记说（显然不是无意的）他跟踪你到

① 见本卷第192—195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188—189、203—204页。——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流亡中的大人物》。——编者注

了曼彻斯特，并且在那里，于某个星期日同另一个浪荡汉在柏立新路遇到我们，从旁边走过时大声招呼说：“您好，马克思！”你记得，当时我们怎么也想不出这是谁。原来这就是我们可爱的希尔施。他还隐瞒了关于丹尼尔斯夫人的信¹⁶²和搜查的事。

现在出现了多少库伯密探：谢努、舍尔瓦尔、希尔施，简直可笑。²⁴¹ 希尔施证实，班迪亚关于你的事，除了胡谈些私事，从来报告不出什么东西，这一点很好。

必须打听清楚希尔施供词中所提到的一些人：兰茨科隆斯基，这显然就是你在关于科苏特一波拿巴一文^①中指出是俄国密探的那个“兰伯爵”。至于班迪亚，科苏特和瑟美列对他的关系就完全证明我们是正确的，既然他那里有瑟美列的手稿^②，为什么他不能得到我们的手稿呢？我们**始终**保存着落在我们手中的一切，这非常好。

顺便说一下。德朗克不久前由于没有能从我这里马上得到赖辛巴赫的声明^③而拚命大骂，现在我在一叠美国报纸中发现了这个声明，它在这些报纸上至少转载了十次。难道这个懒汉就不能自己去找一下吗？

再回过头来谈希尔施。目前，即在我们没有看到整个文件之前，我认为不可能公开采取什么措施；只能限于采取一些准备的步骤，此外还要调查这个文件是从什么地方得到的，希尔施现在在哪里，

① 卡·马克思《马志尼和科苏特的活动。——同路易-拿破仑的联盟。——帕麦斯顿》。——编者注

② 指瑟美列的著作《路德维希·鲍蒂扬尼伯爵，阿尔都尔·戈尔盖，路德维希·科苏特》的手稿。——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195页。——编者注

他现在在干什么；在万不得已时，需要与这个家伙当面对质，以便从他那里再逼出一篇书面供词。关于弗略里偷盗的事件²⁴²，我也要马上进行调查；可惜我的那个同他本人认识的报告人现在病了。只是请立即把所需要的形貌特征记录书等等寄给我。

给我寄来的美国报纸，大部分今天我已翻阅过了。其中某些东西非常有趣，但是，一下子读那么一大堆，确实使人疲倦不堪和头昏眼花。然而克路斯的信非常好。据我所知，《揭露》已登在《新英格兰报》上²⁴³。令人懊丧的是，魏德迈没有把它也登在《刑法报》上。哪怕让他现在至少登一下基本内容也好。关于此事，请在交下一班轮船发出的信中，直截了当和开门见山地提醒他，否则他本人是不会想到的。

魏德迈登载他自己文章的一叠《民主主义者报》（纽约的），我还没有看；留待晚上再看。

私下说一句，我认为，毫无疑问，班迪亚先生泄露了科特斯的地址^①。好在没有人知道这件事。

如果希尔施和班迪亚的事越来越纠缠不清，那末，当你来这里时，我们又有一项新的工作。你的旅行怎么样？我仍然希望至迟5月在这里看到你。

我星期五的信²⁴⁴和三英镑，你大概已经收到了。衷心问候你的夫人。

你的 弗·恩·

① 见本卷第180—181页。——编者注

10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3年4月23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皮佩尔的情况的确是这样。²⁴⁵ 班迪亚又来这儿，施梯伯和戈德海姆也来了。附上的铅笔便条请马上寄还给我^①。你对此有何看法？

我现在又可以以纽约的名义开出三十英镑的期票了。班贝尔格尔不干这件事，但我另有指望。如果有了结果，只要不给你添麻烦，我就在5月1日至7日去你那里。

你如果有时间，能在星期五以前寄一篇关于瑞士的文章来，我将非常高兴。关于这个问题，你已写过无数次了，而我连人物等等都不知道。但是这篇文章不需要续篇。考虑到瑞士这个国家的大小，一篇就足够了。

你的 卡·马·

^① 见本卷第240页。——编者注

10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3年4月26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原来计划的旅行，恐怕要落空了。班贝尔格尔不能给我的期票贴现，弗里德兰德几乎已经答应给我贴现，现在却断然拒绝了。我将此事写信给施特龙¹¹⁶，不过，我认为这纯粹是走形式，是为了安慰良心和为了我的妻子，我决不相信会有什么积极的结果。

我曾在一篇通讯（就是包括有关土耳其问题的**第一篇**论文的那篇通讯）^①中，向《论坛报》报道说：马志尼在这里（他的朋友们现在再次加以否认，但是我认为，这是按他的命令办的）；《论坛报》根据这篇通讯，就马志尼侥幸逃走一事发表了一篇不长的社论，其中有如下一段评述：

“因此我们认为，我们这位通讯记者给我们提供了这篇有趣报道，应当对他的非凡才能给予应有的赞扬。马克思先生有他自己的非常明确的见解，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我们决不能赞同，但是，不读他的文章的人，在获得现代欧洲政治的重大问题的消息方面，将失去一个最有教益的来源。”²⁴⁶

你看，我在那里的地位是非常稳固的。此外，我还收到了克路斯的一封非常有趣的信和两号载有希尔施自供的报纸（还没有载完）。²³⁹ 这些东西都不寄给你了，因为我仍然希望有一个幸运的机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不列颠政局。——迪斯累里。——流亡者。——马志尼在伦敦。——土耳其》。——编者注

会能够亲自去你那里，并随身带上这些东西。如果我去，当然事先会告诉你的。你的老头^①什么时候到？我不愿同他碰上。

如果德纳给我在这里指定一家银行——关于此事我已向他请求过三次——，我至少可以摆脱最糟糕的情况。

关于希尔施：我最初和你的意见相同^②，但情况毕竟还不是这样。施梯伯和戈德海姆来到这里，当然是为了“确定”科苏特的“火药密谋”同柏林“有关系”²⁴⁷。就是那个寄给我匿名便条的人，在同一天给谢特奈尔和哥林盖尔写了一个通知，逐字照抄如下：

“1853年4月21日于伦敦

通 知

警务顾问施梯伯和警监犹太人戈德海姆两人不久前由柏林抵达此地。

形 貌 特 征

施梯伯：

中等身材（约5英尺）
 头发：黑、短
 胡须：同上
 脸色：萎黄
 身穿深色紧身裤，蓝色肥大常礼服，戴软帽和眼镜

犹太人戈德海姆：

约6英尺
 黑、短
 同上
 黄、浮肿
 身穿黑裤，淡黄色肥大常礼服，戴黑帽

注意：两人经常同行，伴随他们的有汉堡的店员希尔施和维利希的同乡、邮差黑林。施梯伯和戈德海姆今天曾同班迪亚会谈。施梯伯和戈德海姆每天按时在十一点和三点之间去普鲁士大使馆。”

我认为，写这个东西的人是昂利·德·拉斯佩，他是奥·迪茨的朋友和同乡，也就是那个在你来这里的时候，曾为了进一步揭

①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235—237页。——编者注

露而一定要和我们[见面]的被得罪的警察。现在你可看到，“希尔施”是多么卖力。所有这一切，对于维利希—金克尔来说，来得最不是时候了。再见。

你的 卡·马·

至于那一英镑^①，我将给每人十先令，因为据我所知，皮佩尔有希望不经过诉讼程序而取得钱。这个穷鬼患了极厉害的梅毒，而且他经济非常困难，也过于放浪。

105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3年4月26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附上一篇文章²⁴⁸和一英镑。两位求助者^②，无论是谁受苦，请安慰他：下星期他也可以得到。

你自己来这里越快越好。我家里的卧室已准备好了。

法国的商业看来已经呈现衰落现象。从美国直接进口的棉花减少得特别厉害。每年9月1日到4月6日，美国的输出如下：

① 指给德朗克和皮佩尔的资助。——编者注

② 指德朗克和皮佩尔。——编者注

	1853年	1852年	1851年	1850年
往英国……	1 100 000	930 000	757 000	592 000
往法国……	257 000	302 000	246 000	192 000
往其他国家……	204 000	189 000	163 000	105 000

可见，只有法国这样一个国家：尽管美国的收获量极大，但今年得到的棉花却少于去年，而仅仅略多于政治上黯淡的1851年，那一年“社会主义的漩涡险些吞没了秩序和社会”。1852年的进口证明，政变有短时间的奇效，而1853年就显示了它的相反的作用。一部分货物象往常一样从利物浦转运到哈佛尔，但不象过去那么多。法国的其他工业部门，看来远不是繁荣的。这一次问题似乎的确很严重，原因大概就在于，法国商品在国外市场上受到当地产品的排挤。1851—1852年大批大批工人被驱逐出境，已开始发生影响；我深信，这一点特别促进了生产“巴黎商品”和青铜制品等的英美企业的改进和扩大。目前为了秩序把无产者逐出国境，比从前更是一千倍地成为不受惩罚的事了。由于这样不断地利用“阴谋”作为统治的手段，以及不停地把无产者逐出国境，即使在全面和平的时期，法国工业也会大受其害；英国人和美国佬很善于利用其中最有用的部分！

你到底什么时候来？

你的 弗·恩·

10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3年4月27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刚才同弗莱里格拉特去过格尔斯滕堡那里。星期五以前，即使期票不能贴现，也还是有希望用期票得到预支金。靠施特龙自然毫无结果。这样一来，我去你那里，还是有可能，而且我非常想去。

费心**赶快**答复小班贝尔格尔（这家伙不久就会有用处）感兴趣的下列问题：

关于供应意大利市场的马达波拉姆布	}	在曼彻斯特的采
关于供应意大利市场的印花布		购这些货物的殷
关于生产供应意大利市场草制品的公司		实可靠的公司

文章和给皮佩尔及德朗克的一英镑已收到。

我现在确实地知道，我关于马志尼在伦敦的消息^①是准确的。

希尔施前天在俄国领事那里，而且同一天又同施梯伯和戈德海姆一起在弗略里家中。

你的 卡·马·

① 见本卷第217页。——编者注

107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3年4月27日]星期三[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如果你对期票没有什么好办法，就赶快把它寄给我（在星期五美国邮船开走之前）。我可以通过一个美国佬把它兑现，并凭它预支给你十英镑，余数以后付清；换句话说，在5月1日以前你拿不到钱，但5月2日你一定可以得到这十英镑。来信告诉我，在这种情况下你能否来这里，如果能来，就来吧；那时你可以亲自把钱寄给你的夫人。

无论如何请预先通知我，免得你到时我不在。

彼·欧门的旧的藏书又可供我们使用了。

你的 弗·恩·

10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3年4月28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今天又同弗莱里格拉特去过格尔斯滕堡那里。他给了我一封

去伦巴特街找施皮耳曼的“封口的”介绍信，遭到拒绝。格尔斯滕堡是金克尔派的主要人物之一，对待这件事当然不会认真。

现在把这张期票寄给你；连同准备明天发出的文章^①，共值三十二英镑。

班贝尔格尔愿意借给我两英镑，以便我给我的妻子留几先令，其余的作为去你那里的路费。我**星期六早晨动身**²⁴⁹。明天不可能。

你的 卡·马·

109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3年5月20日星期五[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随信附上美国寄来的最新的東西。我还有几份载有你的声明^②和魏德迈的声明²⁵⁰的《刑法报》。下星期初寄去，以便你们能够使用。我这里留一份，给德朗克用，并归档。

麻烦弗莱里格拉特告诉魏德迈或利埃夫尔，附带寄来的二十五英镑²⁵¹已经收到，因为我今天来不及写信给魏德迈了。这些家伙怎么会把一百二十五美元一共只兑换了二十五英镑，我不清楚。按照5月4日纽约最近的英镑比价，54便士 = $109\frac{3}{4}$ 分，即使按110分计算，125美元 = 25英镑11先令4便士。这就是说，在兑换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火箭案件。——瑞士的暴动》和弗·恩格斯《瑞士共和国的政治地位》。——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希尔施的自供》。——编者注

时，每美元损失一个半便士。

我的老头^①终于给我来信了。一切不出我所料，他说，千万别胡闹，等他来，就把我带到交易所去。营业太好了，不值得大吵大闹。好吧，只要老爷子没有什么反对，我看就这样办。这些臭事，**与我**有什么相干？

你的 弗·恩·

11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3年5月21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今天还要把二十五英镑的期票交给弗莱里格拉特，他将把收到期票一事立刻通知利埃夫尔^②。

附上沃尔弗^③的地址，他还是老埋怨。不过，只是现在，即在许多事都坦白说出之后我才深信：德朗克靠损害我而扮演了非常卑鄙虚伪的吹牛和造谣的角色。的确，只有这个爱虚荣的冒牌的小布朗基才干得出这种事。他经常挑拨是非，说谎说得连他自己也莫名其妙，不知所云。

①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②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③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看在上帝的面上，魏德迈的声明和我的声明^①一份也不要再寄来了。我这里已经每种各有十四份了，都是前天收到的。魏德迈如能寄来哪怕是两三份“希尔施的”揭露^②，倒是重要得多。例如，如果事情弄到打官司的地步，在瑞士的沙贝利茨有一份就非常有用。魏德迈出了难免的排印错误，班迪亚却按照这个刊误把“出色的东西”变成“类似的东西”，真是妙不可言。^③

总的说来，没有什么新闻。我还没有看见布林德，他的赫尔岑的书^④，你寄去了没有？

《人民报》销路上升，最近一段时间里物质上有了保障。琼斯将于6月19日在黑石山脊、斯克爾科特摩尔、蒙特索雷耳和诺定昂森林召开群众大会²⁵²。

附带说一下，我只能给皮佩尔十先令；由于施特龙的时间表不对，我错过了“议会火车”⁷⁹，只得坐了二等车。²⁴⁹

请尽快来信。

你的 卡·马·

① 卡·马克思《希尔施的自供》。——编者注

② 指希尔施的文章《间谍活动的受害者》。——编者注

③ 在德文中，“出色的东西”（«rühmlich»）和“类似的东西”（«ähnlich»）两词写法相近。——编者注

④ 指赫尔岑的著作《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见本卷第209页）。——编者注

111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3年5月26日左右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你从附上的校样和魏德迈的信中可以看出，炸弹终于要爆炸了。²⁵³ 应该承认，维利希企图用作脱身之计的手法，是十分惊人的。当然，他的笨拙的遁辞和粗糙累赘的文体，会使你哑然失笑。这家伙被触到痛处了。看来，施拉姆老爹在辛辛那提使他非常恼火；不管怎样，这是有好处的。有一点很清楚：我们的骑士将由于这个声明而更加丢脸。

总之，《纽约刑法报》!!!!!! 刊登了攻击维利希的文章，因此高尚的人认定自己必须打破其英雄的沉默。

“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在维利希那里物体不是向下而是向上落。^① 再见吧，重力！这家伙完全疯了。又一次暗杀事件！我们还会看到，施拉姆老爹将怎样冒失地发表声明。²⁵⁴

告诉你一件足堪告慰的事：《新英格兰报》今天通知我说，给我寄来四百二十份《揭露》^②。因此也许明天就可以收到，如果包裹不是随最近一班轮船寄出，那最迟过一星期也可以收到。这些先生

① 文字游戏：“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的原文是«im höchsten Fall»，直译是：“在最高的降落中”。——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编者注

居然有脸用一封署名为“《新英格兰报》办事处”的半匿名信，邀我作撰稿人。真是岂有此理！

不管怎样，好在我们现在还有《改革报》²⁵⁵ 作为机关报，起码可以在它上面登载一些反驳维利希及其一伙的论战文章。克耳纳越来越卷进这场争吵中了。

魏德迈的排印错误不应使你感到奇怪。他总是把“出色的东西”弄成“类似的东西”^①，你是知道的。

矮子^②下星期天将来这里。我很感兴趣的是，他在布莱得弗德当店员是怎样当的。不管怎样，好心人巴卡普看来是要他认真干活的。

昨天我看了一本我曾经向你提到过的关于阿拉伯碑文的书²⁵⁶。尽管书里每行都有教士和圣经辩护人而使人厌恶，但它还不是毫无兴味的。作者认为自己最辉煌的成就是他发现了吉本在古地理学方面所犯的若干错误，并由此得出结论说，吉本的神学同样也是不行的。这本书叫做《阿拉伯的历史地理学》，圣查理·福斯特著。其中最有意思的结论如下：

（1）《创世记》中记载的所谓挪亚和亚伯拉罕等人的系谱，是按方言的亲疏等等对当时贝都英各族的相当准确的排列。大家知道，贝都英各族到今天还自称为萨勒德-贝尼、优素福-贝尼等等，即某某人的子孙。这种由古代宗法制生活方式所决定的称呼最终产生了这种系谱。《创世记》中的支系的排列或多或少地为古地理学家所证实，而现代旅行家证明，这些古代的名称虽然按当地方言有所改变，但是大部分至今还继续存在。由此可见，犹太人本身同

① 见本卷第247页。——编者注

② 德朗克。——编者注

其他各族一样,也是一个**小贝都英族**,只是由于当地条件、农业等等而和其他贝都英人对立起来。

(2)关于我们已经提到的阿拉伯人的大入侵,现在已经弄清楚:贝都英人象蒙古人一样,曾经周期性地入侵;亚述帝国和巴比伦帝国都是在后来产生巴格达哈利发国的同一个地区由贝都英族建立起来的。创建巴比伦帝国的迦勒底人,现在还在同一个地方生活,用同一个名称迦勒德-贝尼。大城市尼尼微和巴比伦的迅速产生,正象三百年前东印度的阿格拉、德里、拉合尔、木坦这些大城市由于阿富汗或鞑靼的入侵而建立起来一样。因此,伊斯兰教徒的入侵在很大程度上就失去了它的某种特性。

(3)在西南部定居的阿拉伯人,看来曾经是象埃及人、亚述人等一样的文明民族;他们的建筑物就证明了这一点。伊斯兰教徒入侵时的许多事情也说明了这一点。至于谈到宗教的欺骗,那末,从南阿拉伯的古代碑文中显然可以看出,穆罕默德的宗教革命,和**任何宗教运动一样,是一种表面上的反动,是一种虚假的复古和返朴**。在这些碑文中,古老的阿拉伯民族的一神教传说还占优势(象在美洲的印第安人那里一样),而希伯来人的一神教只是它的一小部分。

现在我已经完全弄清楚,犹太人的所谓圣书不过是古代阿拉伯的宗教传说和部落传说的记载,只是这些传说由于犹太人和与他们同一个族系但从事游牧的邻族早已分离而有了改变。巴勒斯坦在靠阿拉伯的一面完全被沙漠,即贝都英人的土地环绕着,这种情况是叙述独特的原因。但是,古代阿拉伯的碑文、传说和可兰经,以及一切系谱等等的易于解释,都证明主要内容是关于阿拉伯人的,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关于一般闪族的,就象我们这里的《艾

达》²⁵⁷ 和德国的英雄传说一样。

你的 弗·恩·

112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3年5月3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以德纳名义开的期票已经照付，明天拿钱，拿到后马上寄给你；今天查理^①找这个家伙两次，都未遇着。按兑换率会有些损失，但是，我看比在伦敦兑换损失要小一些。

小册子^②的包裹也来了，明天寄给你，我这里留八至十份。包裹相当重，花去一英镑十六先令，这应该加在卖价上。仅关税一项就花去十八先令，所以不管怎样包裹寄到我这里总是好的。

矮子星期六在这里。看来他比预期的表现得要好些。巴卡普向施特龙说，他对德朗克非常满意，德朗克很快就熟悉了工作。我又告诫他要严肃认真。总之，巴卡普办事处的工作条件对他简直是最理想的。他已经在记账，如果好好地坚持三、四个月，他就有保障了。施特龙又去大陆了，是星期六走的。他头两个星期在那里，这很好。

这个星期从美国没有得到什么新闻。

你的 弗·恩·

① 查理·勒兹根。——编者注

② 指马克思的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波士顿版）。——编者注

113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3年6月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附上二十英镑银行券——P/E 90138的前半截。另外半截下次邮寄，因为我不知道第二个地址。

办理期票业务的家伙已外出几天，所以我们拿不到钱。但是，为了不使你等待，我已设法弄到这二十英镑。因此期票将在下星期初结算。

该死的狗^①还扣去我们大约十八英镑的雪茄和酒的花费，这些东西一部分是查理^②从他那里拿来转卖了，一部分是我拿来用了。因此还得还债。

昨天我在4月初的一份旧《论坛报》上看了你论《泰晤士报》和流亡者的文章（内有摘自但丁的引文）^③。请接受我的祝贺。英文不仅写得好，而且很出色。只是有的地方习惯语用得不太合适，然而你的论文中可以指出的缺陷也只此而已。在那里几乎看不到皮佩尔的痕迹，我不懂你为什么还需要他。

你的 弗·恩·

① 哥特弗利德·欧门。——编者注

② 查理·勒兹根。——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科苏特和马志尼。——普鲁士政府的诡计。——奥地利和普鲁士的通商条约。——〈泰晤士报〉和流亡者》。——编者注

11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3年6月2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里德里希：

二十英镑银行券的前半截已收到。在去博物馆^①之前给你写这封信，可见时间还很早。

附上的伟大的维利希在《新英格兰报》上发表的声明，如果不是以为魏德迈本人已经把它寄给你，我早就给你寄去了。²⁵³这第二个声明的草稿完全是货真价实的，地道的维利希。人们在写“文章”，他在写“事实”，而且为了使诽谤失去其尖刻性，必须同他有“私人关系”，这是小型的游击手法。他不对他自己的希尔施^②负责。他宁愿向他的公众阐述“种种理由”，说明为什么马克思不反驳他的希尔施。他现在找到了一个根据，可以施展某种高超技艺。所以，高尚的人“不愿意”把事实“公开”。他自然更乐意在啤酒店桌旁同庸人交头接耳地谈论这些事实，而且在三年期间帮助金克尔用“走私方式”在两个半球上传播这些事实。然后施展另一个手法——使公众处于紧张状态。他只字不提那些使他为难的事实，

① 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编者注

② 文字游戏：希尔施的原文是«Hirsch»，也有“鹿”的意思，这里的意思是“狐狸的狡猾”，暗指维利希的手法，他曾促使发表希尔施捏造事实的文章《间谍活动的受害者》；见本卷第592—593页。——编者注

却对那些据说能毁灭“批判的作家”的事实大肆渲染。同时这位高尚的人还象一个“国家活动家”那样“威风凛凛”。如果他答复，他不是答复马克思的粗鲁的“代理人”，而是答复这些“机灵的”帮闲文人。最后他向公众示意：他的反对者如此大胆地挺身而出，只是因为相信他“决定”引退；而这位起如此重要作用的人物现在却大张旗鼓地宣布，他“已改变了”自己的决定。

所有这一切对前尉官来说并不是那么坏。至于谈到第二个声明的文体，且不管它多么拙劣，其真伪毕竟可疑。看来另外有人插手此事，大概是安内克太太。无论如何，现在维利希先生正打算出版一个对捷列林格的小册子的必要补充²⁵⁸。既然这种下流作品将全部呈献在公众之前，那就必须把事情进行到底。如果魏德迈、克路斯等人行动谄练，那末，他们现在就应当打乱维利希的整个阵脚，使他为公众所准备的出人意外的礼物失去任何意义和新鲜感。等着瞧吧！

你称赞我的“幼稚的”英文^①，使我大为鼓舞。我的不足之处，第一是在语法上没有把握，第二是不能灵活运用辅助短语，而没有这些短语就不可能写得很生动。《论坛报》先生就我的第二篇关于格莱斯顿的预算的文章^②，在报纸开头加了一个按语，要公众注意“巧妙的说明”，并且声称，在别的任何地方都没有碰到过“更为一针见血的批评”，“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的文章”。²⁵⁹ 这非常好。但是，对下一篇文章，《论坛报》又侮辱我，把我的极不重要的开头部分^③用我的名字登出（在当时情况下，这一部分应该是不重要的），

①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君士坦丁堡的乱子。——德国的招魂术。——预算》。——编者注

③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文章《火箭案件。——瑞士的暴动》中《火箭案件》这一部分。——编者注

而把你的“瑞士人”一文据为己有。²⁶⁰ 我将写信给德纳说，他有时把我的文章作为社论刊登，我感到很“荣幸”，但是，请他们不要把我的名字放在一些无关重要的短评下面。另外两篇联系英国写的关于《中国》的文章²⁶¹，现在已寄给这些蠢驴。你如果有时间，又愿意写点什么关于瑞士、东方、法国、英国，关于棉花或丹麦的东西，就请随时写一点，因为我现在想大力压挤这些先生的钱袋，以弥补三个星期的损失。如果你能随时给我寄来一点什么东西——各式各样的，我总能把它们安排好，因为，你知道，我在这些家伙那里是“操作一切的女仆”，而且我总能轻易地用这种或那种方法把任何题目同当前的题目联系起来。一切的一切都会办妥。

你来信中关于希伯来人和阿拉伯人的那一部分^①使我很感兴趣。顺便提一下：（1）可以探索一下有史以来一切东方部落中定居下来的一部分和继续游牧的一部分之间的一般关系。（2）在穆罕默德的时代，从欧洲到亚洲的通商道路有了很大改变，而且早先同印度等地有过大量贸易往来的一些阿拉伯城市，在商业方面已经衰落了；这当然也是个推动。（3）至于宗教，可以归结为一个一般的、从而是易于回答的问题：为什么东方的历史表现为各种宗教的历史？

在论述东方城市的形成方面，再没有比老弗朗斯瓦·贝尔尼埃（他在奥朗则布那里当了九年医生）在《大莫卧儿等国游记》²⁶²中描述得更出色、更明确和更令人信服的了。他还出色地记述了军事状况，以及供养这些庞大军队的组织等等。关于这两个问题，他写道：

^① 见本卷第249—250页。——编者注

“骑兵是主要部分，如果不把那些随军的全部仆役和商贩同真正的战斗人员混在一起，步兵并不象传说的那样多。如果把全部人员都计算上，那么光是跟随国王的军队就足足有二十万到三十万；有时，例如在预计国王要长久离开首都的时候，军队的人数就还要多。但是，所有这一切并不使人感到奇怪，因为随军队走的有难以相信的大量帐篷、炊具、服装、各种家具，甚至常常还有妇女，因此又有象、骆驼、牛、马、脚夫、粮秣采购员、各种商人和仆役；只要了解国家的情况和独特的管理制度，对所有这一切不会感到奇怪，因为**国王是国中全部土地的唯一所有者**，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是，整个**首都**，如德里或阿格拉，几乎完全靠军队生活，因此当国王要在某个时期出征时，全城的人都得随同前往。这些城市一点也不象巴黎，**它们实际上是军营**，只不过是比设在旷野的军营稍微舒适一些和方便一些而已。”

关于大莫卧儿率领四十万人的军队征讨克什米尔等等，他说：

“这样大的一支军队，这样的人和牲口在行军中靠什么和如何生活，是难以理解的。要理解这一点，只要这样设想一下就够了：印度人——他们事实上也是这样——在食物上非常节制、非常简朴，全部庞大的骑兵队伍在行军的时候吃肉的人不到十分之一，或甚至二十分之一。只要有基什里（大米饭和蔬菜的混合物，再浇上点炼过的油），他们就满意了。还有，骆驼是极其耐劳和耐饥渴的，它们吃得很少，并且吃什么都行。只要一驻扎下来，赶骆驼的人就把它赶到附近去放牧，它们在那里吃它们所找到的东西；其次，在德里开设小铺的商人，也有义务在行军中开设小铺，小贩等也是如此……最后，至于饲料，所有这些贫苦的人分散到周围各个村庄去买一些，并靠此赚点钱。他们最根本、最常见的办法是，用镰刀一类的工具到整个野地去割草，把割下的草抖掉土或洗干净，再拿到军队里去卖……”

贝尔尼埃完全正确地看到，东方（他指的是土耳其、波斯、印度斯坦）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甚至是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

显然，靠博尔夏特不会有任何结果。我仍然认为，这家伙会同

意从施泰因塔耳等人那里弄一些介绍信，把鲁普斯^①推荐给伦敦商人。你可以强迫他去做，这对鲁普斯是非常重要的。

关于休迪布腊斯式的鲁道福-格莱斯顿的“缩减国债的财政方案”遭到失败，你有什么看法？²⁶³

前天《辩论日报》泄露了俄国为什么如此厚颜无耻的真正秘密。该报断言，大陆或由于俄国的危险而有丧失独立之虞，或是走向战争，而这就意味着“社会革命”。可怜的《辩论日报》只是忘记了，俄国和贝坦先生一样害怕革命，而现在全部戏法就在于，谁演“勇士”演得最好。但是，英国和法国——官方的——现在已经如此微不足道，只要尼古拉态度强硬，便可以为所欲为。

祝你健康，请勿相忘。

卡·马·

有人给拉萨尔写了信，大概他同意拿几百本^②在德国销售。问题只在于怎样转寄给他。我在曼彻斯特时，查理^③说过，也许可以和货物包在一起寄。这事你再问他一下。

又及：信发迟了，因此还能告诉你，书的包裹和另外半截银行券已经收到。

①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② 指马克思的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波士顿版）。——编者注

③ 查理·勒兹根。——编者注

115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3年6月6日晚上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我本来想赶第一次邮班给你写信，但办事处的事务使我耽搁到八点。魏德迈和克路斯登在《刑法报》上的两个驳斥维利希的声明²⁶⁴，你大概已直接从美国收到，如果没有，请立即来信。魏德迈老爷子照例写得太噜苏，只是偶尔才谈到点子上，但立即又由于他的文笔而磨掉了锋芒，而且少有的心平气和，暴露出他一贯缺乏鼓动性。尽管如此，为了如实地说明“战友”亨策事件和希尔施受某人从旁教唆而在写信上要手法，他已经尽其所能了。他的笨拙的文笔和被看成是公正的心平气和的态度，将受到庸人们的赞赏，整个来说，他的作品尚能令人满意。而克路斯的声明则使我特别喜欢。字里行间使人感到这是一个出色的人物，一个可以说由于跟维利希“个人接触”而切身意识到自己优越性的人。就文笔流畅而言，这是克路斯的最好的作品之一；一点不晦涩，也没有生硬或累赘的痕迹。他是多么善于装成一个热心肠的鲠直人，但是一有合适的机会，他就让你明白，在这种外表后面隐藏着真正的魔鬼。“诸如革命奸细之类的骗局”，他说得何等好啊，以致使维利希相信，他似乎是以此为生的。当“骑士”看到“粗鲁的”代理人是这样一个家伙，善于如此灵巧、熟练地行动，而且实质上是在进攻，却举止那样

高尚、磊落，在斗争中运用巧计比他自己精细、干练得多，他大概是很惊奇的。只是维利希未必有那种鉴别力去识别这一切。但我希望，愤怒和必要的深思会使他变得聪明些。

很明显，这件臭事必须彻底解决。对此越坚决越好。其实你会看到，这决不是那么可怕。骑士答应的比他能做到的要多许多倍。我们听到一些预谋杀人等事，施拉姆事件将被渲染得不可思议^①，将被描绘成一件奇事，而我们没有别的，只有感到奇怪，因为我们根本不能了解这个人到底说的是什么；他甚至会说，有一个晚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醉醺醺地来到大磨坊街²⁶⁵（见金克尔在辛辛那提当着胡策耳的面干的事^②）。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将告诉爱听丑闻的美国公众：伯桑松人通常在维利希和漂亮的牧人科里登-劳²⁶⁶不在时闲谈了些什么。²⁶⁷归根结底，这种畜生能议论我们什么呢？你会看到，这一切将和捷列林格的恶劣作品一样毫无意义。

这几天我又要同博尔夏特见面。如果能得到介绍信，我将从他那里抢来。^③不过，我不认为施泰因塔耳等人在伦敦有这类的联系。要知道这种事几乎不在他们业务利益范围之内。此外，这家伙为了不至于太丢面子，会尽量拖延这里的事。如果这不是有关鲁普斯^④的事，我将狠狠吐这家伙几口唾沫。我厌恶他这个伪君子，这个夸夸其谈、妄自尊大、惯于撒谎的骗子。

如果拉萨尔给你一个在杜塞尔多夫的守中立的好地址，那末，

① 见本卷第248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95—97页。——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256—257页。——编者注

④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你可以给我寄一百本^①来。我们准备在这里的一些办事处把它们塞在纱包里。但是,这些东西不能直接寄给拉萨尔本人,因为包裹将装在纱包中运到格拉德巴赫、爱北斐特等地,再由那里作为**必须邮寄的包裹**邮寄到杜塞尔多夫。我们不能让这里的商号发出寄给拉萨尔或哈茨费尔特夫人的包裹,因为:(1)每家商号里至少有一个莱茵省人,知道所有的传闻;(2)即使这里可以对付过去,纱包收件人也会知道是怎么回事;(3)最后,在最好的情况下,邮局在投递包裹之前,要检查包裹。在科伦我们有很好的地址,可惜我们对科伦商号**在这里**的主要采购人不很了解,也就不能强请他们暗中夹带。因此,在这里我们只好对这些人说,包裹里装的是送给太太们的礼品。

你由此可以看出,我和查理^②又建立了还过得去的关系。只要我有适当机会,事情很快就会办妥。不管怎样,正如你所知道的,这个蠢才总还感到一些满意的是:由于哥特弗利德·欧门先生忌妒我的老头^③,他比我得到较多的可卑的优待。听之任之罢。无论如何,他看得出,只要我愿意,就能在四十八小时内再次成为局势的主人,有这一点就够了。

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的确是了解整个东方的一把钥匙。²⁶⁸这是东方全部政治史和宗教史的基础。但是东方各民族为什么没有达到土地私有制,甚至没有达到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呢?我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气候和土壤的性质,特别是由于大沙漠地带,这个地带从撒哈拉经过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²⁶⁹直到亚洲高原的最高

① 指马克思的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波士顿版)。——编者注

② 查理·勒兹根。——编者注

③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地区。在这里，农业的第一个条件是人工灌溉，而这是村社、省或中央政府的事。在东方，政府总共只有三个部门：财政（掠夺本国）、军事（掠夺本国和外国）和公共工程（管理再生产）。在印度的英政府成立了第一和第二两个部门，使两者具有了更加庸俗的形态，而把第三个部门完全抛开不管，结果是印度的农业完全衰落了。在那里，自由竞争被看成极丢脸的事。土壤肥力是靠人工达到的，灌溉系统一破坏，土壤肥力就立即消失，这就说明了用其他理由难以说明的下述事实，即过去耕种得很好的整个整个地区（巴尔米拉，彼特拉，也门的废墟，以及埃及、波斯和印度斯坦的某些地区），现在却荒芜起来，成了不毛之地。这也说明了另一个事实，即一次毁灭性的战争足以使一个国家在数世纪内荒无人烟，文明毁灭。依我看来，穆罕默德以前阿拉伯南部商业的毁灭，也属于这类现象，你认为这一点是伊斯兰教革命的一个重要因素^①，是完全正确的。我对纪元最初六个世纪的商业史了解得不够，所以无法判断，一般的世界物质条件究竟使人们在多大程度上宁愿选择经波斯到黑海和经波斯湾到叙利亚和小亚细亚这条通商道路而不选择经红海的道路。但是，无论如何下列情况起了巨大的作用：就是商队在萨珊王朝的秩序井然的波斯王国中行走比较安全，而也门从公元200年到600年间则几乎一直受到阿比西尼亚人的奴役、侵略和掠夺。曾经在罗马时代还很繁荣的阿拉伯南部各城市，在七世纪已经成了荒无人烟的废墟；邻近的贝都英人在这五百年内编造了一些关于他们起源的纯粹神话的无稽传说（见《可兰经》和阿拉伯历史学家诺瓦伊里的著作），这些城市里的碑文上所使用的字母几乎完全

^① 见本卷第255页。——编者注

没有人能认识了，虽然**没有第二种字母**，所以，实际上**任何文字都被忘记了**。这类事情使人有理由得出结论说，除了一般的商业状况所引起的排挤外，还有直接的暴力破坏，这种破坏只有拿埃塞俄比亚人的入侵来说明。阿比西尼亚人的被驱逐大约发生在穆罕默德前四十年间，这是阿拉伯人的民族感觉醒的第一个行动，此外，这种民族感也受到从北方几乎直逼麦加城的波斯人的入侵所激发。只是这几天我才着手研究穆罕默德本身的历史。目前，我觉得，这种历史具有贝都英反动势力反对那些定居的、但日益衰落的城市农民的性质，这种农民当时在宗教方面也是分崩离析的，他们的宗教则是对自然的崇拜同正在解体的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混合物。

老贝尔尼埃著作的片断^①的确很好。重读一个头脑健全而又清醒的法国老人的一点东西是非常愉快的，他常常谈得非常中肯，没有一点炫耀自己的样子。

既然我反正已经陷在这个东方废纸堆中好几个星期，我就利用机会来学习波斯语。使我对阿拉伯语知难而退的，一方面是我天生的对闪语的厌恶，另一方面则是，对这种有四千个词根和有两三千年发展史的如此丰富的语言，不花费大量时间是不能获得较为显著的成绩的。可是，波斯语不是一种语言，而是一种真正的儿戏。这种该死的阿拉伯字母表中，往往一连六个字母看起来是一个样子，而且没有母音，如果不是这样，我准能在四十八小时内学完全部语法。如果皮佩尔愿意跟着我干这种邪恶的玩意儿，这对他倒是一种安慰。我给自己规定学波斯语的最大期限是三个星

① 见本卷第255—256页。——编者注

期。如果他肯用两个月来冒一下险，大概会胜过我。对魏特林来说，不懂波斯语对他是一种不幸，他一定会发现波斯语是他的一种现成的万能语言，因为，据我所知，唯独这种语言在**给我**和**使我**之间没有冲突，因为其中与格和宾格永远是相同的。²⁷⁰

其实，读一读放荡不羁的老哈菲兹的原著是相当愉快的，它听起来很不错。老先生威廉·琼斯喜欢在他的语法书中用波斯的淫秽的词句作例句，后来在其《亚细亚诗歌释义》中把它们译成希腊诗句，因为用拉丁文来表达就更不成体统了。这部《释义》（琼斯全集第2卷《论情诗》）大概会使你很开心。而波斯的散文真令人难受。例如，高尚的米尔洪德的《正统的乐园》就是如此。他用非常形象的但完全无法理解的语言来叙述波斯的英雄史诗。关于亚历山大大帝，他叙述如下：伊斯甘德这个名字，在伊奥尼亚人的语言中叫做阿克席德-鲁斯（就象伊斯甘德这个名字是亚历山大这个名字的歪曲一样），即《Filusûf》，这个词来源于《fila》——爱和《sufa》——智慧，这样，伊斯甘德就是智慧之友。——关于一个退位的国王，他写道：“他用引退的鼓槌敲起退位的鼓”，如果维利希老爷子还再醉心于文学斗争，那他也不得不这样做。当图兰国王阿弗腊夏布被他的军队丢弃时，米尔洪德是这样描写他的：“他用绝望的牙齿咬着自己惊慌的指甲，直到羞愧的手指涌出痛不欲生的意识的鲜血。”这个国王的命运也会落到那个维利希的身上。

明天再写吧。

116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3年6月9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为了让皮佩尔知道没有把他忘记，请告诉他下述消息。昨天的一号《曼彻斯特卫报》上载有一则招聘通讯员兼簿记员的广告；据我所闻，有可能每年获得一百八十英镑。广告是这里的一个叫利奥·舒斯泰尔的犹太人登的。皮佩尔应当写一封信寄到：曼彻斯特邮政总局B 47号信箱，在里面的信封上写：某某先生启。

信最好用法文写，因为需要的是懂法语和德语。让他写明，他希望能担任这项工作，是汉诺威人，多大年龄，最近曾在伦敦某某人处工作，可以向该处打听他的品德和业务能力。他能用德语、法语和英语通讯，必要时也可用意大利语。至于簿记（如果这一点要谈的话），则干得较少。他应当写明，他是由于股东的儿子占去了职位才失业的，等等，然后说明，他对商号的性质是不拘的，他能迅速地熟悉曼彻斯特商业中的任何一行。这一切讲得尽可能简单些，少说废话。

“某某谨启”

或这样：“您的恭顺的仆人某某”。

这就够了。如果人家对他感兴趣，他将被聘请到伦敦舒斯泰尔的商号中去；他在那里应当把自己的长处露一手。但是，**他务必于明天赶第一次邮班写信去。**

附上三十二英镑中的余额——一英镑十八先令和六便士，杂费只扣去十八便士，而我的和查理^①的全部欠款都被扣去了。

你大概在前天已经收到了从美国寄来的期票。

皮佩尔能不能提起路特希尔德——你那里比较清楚。求他帮忙可能不会有什么害处，因为只要一交谈，问他在哪里工作过，就会暴露出皮佩尔是个没有经验的文书。但是他应当知道路特希尔德会说些什么，也许他甚至值得预先去见见路特希尔德。

你的 弗·恩·

广告抄录如下^②：

运输公司招聘一名簿记员兼通讯员。须懂德语和法语。地址：曼彻斯特邮政总局 B 47 号信箱。

提起我决不会有**任何好处**，[甚至有害]。皮佩尔自然不应当告诉舒斯泰尔：他知道这个广告[是]谁登的，他只应当在提到自己愿意[效劳]的动机时才提到这个广告。

① 查理·勒兹根。——编者注

② 广告是用铅笔抄的；下面方括号里的字，在原稿中几乎辨认不出。——编者注

11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3年6月14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由于各种事情和家务缠身，直到今天我才回复你的上两封信，告诉你美国的款项（交给弗莱里格拉特的）^①以及美国《论坛报》应付款项的余额均已收到。要是你和查理^②不得不跟“中间人”进行这种交易，那你确实是为我而自找罪受了。但是既然预付期票款的不是这个家伙，而是你，那你们无须通过他也可以将期票寄往美国。至少我是这样想。

我没有把你的消息转告皮佩尔，因为最近八到十天以来，他越来越不行了，我终于不得不严肃地同他谈了他的健康状况。发现他的病越来越坏，是一个英国庸医“治疗”的结果。我当即要他同我一起到圣巴托罗缪医院去，这是伦敦一家由最优秀和最闻名的医生免费看病的医院。他听从了。有一个老希波克拉底检查了物证，询问了过去的治疗情况，对他说：“您是一个蠢才”，并且说，如果他不严格遵守医生的每一句话，过三个月就要“完蛋”。新的疗法立即见效，过两个星期，我们的小伙子就会痊愈了。情况非常严重，决不能中断治疗。此外，弗莱里格拉特给他物色了一个什么位

① 见本卷第245—246页。——编者注

② 查理·勒兹根。——编者注

置。如果不成功，我就告诉你。

我们的快活裁缝**卢普夫**现在进了**疯人院**。大约五个月前，这个不幸的人为了摆脱日常生活的困难，跟一个**老太婆**结了婚，变得特别规矩，戒了酒，并且象一匹马一样地干活。大约一个星期以前，他又喝酒了；前几天他把我叫去，告诉我，他找到了使整个世界幸福的办法，并要我当他的部长等等。从昨天起他就在精神病院里了。这个家伙实在不幸。

卢格在《先驱》（顺便说一下，这家报纸已成为十足的市侩报纸）上宣布他将在伦敦**开讲**德国哲学。同时他自然千方百计地标榜自己，例如他说：“至于文笔，德国人民除他之外只有一个人物，即**莱辛**”。在同一号《先驱》上，俄国人**赫尔岑**登了关于出版他自己的文集的广告，说他和波兰委员会合作，打算在伦敦设立一个俄波印刷所来进行宣传。²⁷¹

附上克路斯的几封信，你从其中的一封里可以看出，维利希先生威胁要对我进行的主要打击是什么性质的。问题牵涉到二十英镑，这笔钱是因为我在切尔西的女房东没有向她的房主付钱（虽然我已向她全数付清）而查抄我的财产时，我向流亡者委员会²⁷²借的；这笔钱我已一文不差地及时**归还**了。你应当写信告诉我，我该采取什么策略。要是可爱的维利希想以此置我于死地，那他就是个**大“傻瓜”**。

美国经济学家**凯里**出版了一本新书：《国内外的奴隶制》。这里所说的“奴隶制”，是指各种形式的奴役、雇佣奴隶制等等。他把他的著作给我寄来了一本，他一再引用我的话（《论坛报》上的），时而把我称做“新进的英国作家”，时而又把我称做“《纽约论坛报》的通讯员”。²⁷³ 我以前曾对你说过，这个人在他过去出版

的全部著作中，都是论述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基础的“一致”，并把一切祸患归于国家的多余的干涉。国家是他最憎恶的东西。现在他却唱另一种调子了。一切祸患都产生于大工业的集中化的影响。而这种集中化的影响又要归咎于英国，因为它使自己成为世界工场，并把其他一切国家抛回到粗野的、脱离工场手工业的农业中去。而要为英国的罪过负责的又是李嘉图—马尔萨斯的理论，特别是李嘉图的地租理论。无论是李嘉图的理论还是工业的集中化，其必然结果都将是共产主义。为了避免这一切，为了以地方化和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工厂与农业的联盟来同集中化相对抗，我们这位极端自由贸易派终于建议实行**保护关税**。为了避免他认为应当由英国负责的资产阶级工业的影响，他作为真正的美国佬，找到了一条出路，这就是在美国本土人为地加速这种发展。此外，由于他反对英国，从而使他**象西斯蒙第那样**称颂瑞士、德国和中国等国的小资产阶级制度。就是这个家伙，他曾经由于法国和中国相似而不断地嘲笑过法国。这本书里唯一真正有意思的地方，是把过去英国在牙买加等地的黑奴制同美国的黑奴制加以对比。他指出，牙买加等地的大部分黑人常常是新输入的野蛮人，因为在英国人的虐待下，黑人不仅不能维持他们原有的人口，而且每年新输入的黑人中总有三分之二死亡。美国现在的一代黑人已经是当地出生的；他们多少已经美国人化了，会说英语，等等，因此有**能力求得解放**。

《论坛报》当然竭力替凯里的这本书吹嘘。它们二者确实有共同点，它们在西斯蒙第的博爱主义社会主义的反工业化的形式下，替美国的主张实行保护关税的资产阶级即工业资产阶级说话。《论坛报》虽然大谈各种“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空话，却能够成为美国的

“第一流报纸”，其秘密也就在于此。

你那篇关于瑞士的文章^①当然直接打击了《论坛报》的“社论”（反对集中化等等）和它的凯里。我在第一篇论印度的文章^②中继续了这场隐蔽的战争，在这篇文章中把英国消灭当地工业当作革命行为来描述。这会使他们很不高兴。然而，不列颠人在印度的全部统治是肮脏的，直到今天还是如此。

亚洲这一部分的停滞性质（尽管有政治表面上的各种无效果的运动），完全可以用下面两种相互促进的情况来解释：（1）公共工程是中央政府的事情；（2）除了这个政府之外，整个国家（几个较大的城市不算在内）分为许多村社，它们有完全独立的组织，自己成为一个新天地。在一份议会报告书中，对这种村社是这样描写的：

“从地理上看，一个村社就是一片占有几百到几千英亩耕地和荒地的地方；从政治上看，它象一个地方自治体或市镇自治区。每一个村社都是，而且实际上看来过去一直是一个单独的村社或共和国。官吏：（1）在不同的语言中分别被称为**帕特尔**、**谷德**、**曼狄尔**等等，是居民的首领，他通常总管村落的事务，调解居民的纠纷，行使警察权力，并执行村社里收税的职务……（2）**卡尔纳姆**、**善姆波**、或**浦特华里**，负责登记事宜。（3）**塔利厄尔**或**斯图尔华**和（4）**托蒂**，是村社和庄稼的守护人。（5）**内干提**把河流或水库的水公平地分配给各处的田地。（6）**约西**或占星师宣布播种和收获的时间，以及对各种农活吉利或不吉利的日子或时刻。（7）**铁匠**和（8）**木匠**，制造粗笨的农具和盖比较简陋的农舍。（9）**陶工**，制造村社中的各种器皿。（10）**洗衣工**，洗少量的衣服……（11）**理发师**。（12）**银匠**，他往往同时也是村社中的**诗人**和**教员**。其次，**婆罗门**管祭祀。从远古以来，这个国家的居民就生活在这种简单的地方自治的形式下。村社的边界很少变动；虽然村社本身有时候受到战争、饥

① 弗·恩格斯《瑞士共和国的政治地位》。——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编者注

荒和疫病的损害，甚至变得荒无人烟，但是同一个名称、同一条边界、同一种利益，甚至同一个家族却世代保存了下来。居民对于王国的覆灭和分裂漠不关心；只要村社仍然完整无损，他们并不在乎村社受哪一个国家或哪一个君主统治；因为他们的内部经济仍旧没有改变。”²⁷⁴

帕特尔多半是世袭的。在某些这样的村社中，全村的土地是共同耕种的，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每个土地所有者耕种自己的土地。在这种村社内部存在着奴隶制和种姓制。荒地作为公共牧场。妻子和女儿从事家庭纺织业。这些田园共和国只是怀着猜忌的心情防范邻近村社侵犯**自己村社的边界**，它们在新近刚被英国人侵占的印度西北部还相当完整地存在着。我认为，很难想象亚洲的专制制度和停滞状态有比这更坚实的基础。英国人虽然已经使这个国家大大地爱尔兰化了，但是打破这种一成不变的原始形态毕竟是欧洲化的必要条件。只靠税吏是不能完成这项任务的。要破坏这些村社的自给自足的性质，必须消灭古老的工业。

在爪哇东海岸的巴厘岛，印度人的这种组织还完整地 and 印度人的宗教一起保存下来，它的痕迹和印度人的影响一样，在整个爪哇都可以看到。至于**所有制问题**，这在研究印度的英国作者中是一个引起激烈**争论的问题**。在克里什纳以南的同外界隔绝的山区，似乎确实存在土地私有制。至于在爪哇，如前**英国**驻爪哇总督斯坦弗德·莱佛尔斯爵士在他的《爪哇史》中指出的，在这个“可以获得相当可观的地租的”国家中，全部土地的绝对所有者是君主。无论如何，伊斯兰教徒似乎首先从原则上确定了在整个亚洲“不存在土地私有制”。

关于上面提到的村社，我还要指出，它们在摩拏法典²⁷⁵中就已经出现，而在这部法典中它们的整个组织是这样的：一个高级税

吏管辖十个村社，以后是一百个，再后是一千个。

请赶快给我来信。

你的 卡·马·

11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3年6月29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新近结婚的妹妹^①和她丈夫^②突然来访，他要由此地坐船到好望角去做批发生意。这件事，加上为《论坛报》写通讯²⁷⁶，还有美国方面的一些琐事需要处理，占去了我许多时间。希望新婚夫妇明天出发。我听伊曼特说，你的母亲^③将来伦敦；由此得出结论，你很快也会来的。

附上拉萨尔关于往德国寄书^④的单子。我的妻子将把书寄往曼彻斯特。我希望你们在曼彻斯特关照这件事。琼斯在你们那一带徘徊，据说曾在哈里法克斯组织了一次群众大会²⁷⁷，你没有看见他吗？

上星期三接到克路斯一封很生气的信，使我很吃惊，他说有人

① 路易莎·马克思。——编者注

② 尤塔。——编者注

③ 爱利莎·弗兰契斯卡·恩格斯。——编者注

④ 指马克思的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波士顿版）。——编者注

写信告诉他，皮佩尔在给施累格的信中把他和阿尔诺德描写成“二等代理人”，而把自己说成是传达“第一手”消息的人，等等。可惜所有这些**没有一句是真事**；只是维利希、安内克、魏特林之流企图在我们自己的队伍中制造不和，特别是使“令人极不愉快的克路斯”中立。自然给大洋彼岸立即寄去了必要的解释。我现在找不着克路斯的第一封信，因此将第二封信附上。

我去曼彻斯特的时候²⁴⁹，曾向小犹太人班贝尔格尔借了两英镑。现在这个家伙给我写来一封粗暴的逼债信，甚至进行威胁。但是我们等着瞧吧。星期五以前我可以从纽约支取二十英镑。但问题在于怎么取法。

附去的材料说明海因岑对“通常作战法”怕得要死和厌恶到极点了。²⁷⁸

关于“瑞士的论文”，是我弄错了^①。德纳将寄去的文章分作两部分^②，但都用我的名字发表了。

其他下次再谈。刚才我的尊敬的妹妹和妹夫回来了。我的妹妹很胖，经过赤道的时候会够她流汗的。

你的 卡·马·

① 见本卷第254—255页。——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火箭案件。——瑞士的暴动》；弗·恩格斯《瑞士共和国的政治地位》。——编者注

11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3年7月8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这封信由雅科比博士转交给你，他是“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当事人之一。

我不知道你是生病，还是生气，还是太忙，还是另外发生了什么事情，以致不给我一点信息。

昨天我在伦巴特街的施皮耳曼那里办理了一张德纳名下的二十四英镑期票的贴现。他过五个星期之后，等期票一寄回，就付钱给我。目前我又要经历一个十分艰苦的时期，尤其是有些在当铺里的贵重物品必须办续当手续，否则就赎不出来了。现在连买最迫切的必需品都没有钱，续当当然是办不到的。不过，我现在已经习惯于这种恶劣的处境，以及由它所引起的一切。

你无论如何应该告诉我，你为什么写信。希望你千万不是病了。

你的 卡·马·

[信的背面写着]

曼彻斯特大杜西街48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收

120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3年]7月9日星期六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昨天夜里四点，老女管家把我从梦中叫醒，说来了一位绅士，要见我。我急忙爬起来，看到门口有一辆马车，旁边有一个矮个子，带着一只大箱子和一个旅行袋，他对我说，他叫雅科比，是你和皮佩尔介绍来的。马克思和皮佩尔！我想，见鬼，这个雅科比是谁呀，也许是那个科尼斯堡人^①的私生子吧？最后这个矮个子从衣袋中取出你的信^②，他大概因为我没有马上热情接待他这个陌生人而感到极为尴尬。这时我忽然想起，而这也为你的信所证实，这就是共产党人案件中那个被告雅科比，因为我本来以为他肯定早已被关押在普鲁士的监狱里，所以没有想到是他。怎么办呢？我把他连同他的全部家当带进屋来，还带着睡意和他扯了半个钟头，然后让他睡在我的沙发上，因为我们家挤满了人。幸而我的老头^③出城去了，明天才回来，今天早晨我就把这位我们党的殉道者拉走了，给他租了一处住房，并且在我的老头动身和禁令解除之前，禁止他到我这里来。

这个人的好斗的威斯特伐里亚式作法，他的鲁莽——在伦敦

① 约翰·雅科比。——编者注

②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③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呆了整整一个星期，却选了一班半夜到达的火车到我这里来，借口不了解情况而闯进屋子，把所有的人都吵起来了，——所有这一切，以及他劈头就问我一个不很礼貌的问题，即我与我的老头是什么关系，都使我不大喜欢他。后来的谈话使他在心目中的地位稍有提高，但也不多。他想带你和金克尔（差不多象“马克思和皮佩尔”一样妙）的信去见博尔夏特，又打算不经任何介绍，径直去找小黑克舍尔，希望那人马上把其职业的全部诀窍告诉他，并且由于喜欢这一新的“学术上的”结交，会把自己的一半病人让给这位新的竞争者，以及诸如此类的愚蠢想法。去求金克尔的愚蠢想法对他不会有益而只会有害。金克尔将给他一封致顺克的信，但不是致顺克先生，而是致顺克**夫人**的，这是无耻的行为，是直接粗暴地违反英国礼俗的作法。其次，这位由于有关德国文学的滑稽讲学而得到现金和饲料的金克尔先生，这位哥特弗利德先生，如果自以为他能平等地给这些商人写推荐信（赤贫证明书除外），那他就大错特错了。此外，我觉得，雅科比先生不是那种能在这里交上好运的人。

我父亲一走开，我就给你寄些钱去。在这之前我什么也不能寄，因为每天都担心他查我的账。而这可能要我作不愉快的解释，这种解释我宁愿通过写信来进行。

你以为我是由于“生气”而未写信，真使我好笑。说实在的，我有什么好生气的呢？

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在我不再受束缚之前，要尽量忍耐这一切困难。希望这种情况不超过一个星期。

你的 弗·恩·

12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3年7月18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前天接到拉萨尔的信，他不知如何是好，怀疑有人把信件扣下了等等。要是你告诉了我，寄给他的邮包是否已经发出，那就好了^①。拉萨尔是唯一还敢于和伦敦通信的人，必须注意使他不要讨厌这件事。所以请你把邮包的情况告诉我。这个邮包的寄送时间之所以对我很重要，还因为得到小册子^②收入的时间取决于它。

我的妻子从最近一次邮班接到安·德纳一封十分友好而亲切的信，说明他**不能**在伦敦指定一家银行。但无论如何，对我提出的期票将迅速付款。他又说，我的文章“受到《论坛报》的所有者和读者很高的评价”，他对我的寄稿数量**不加限制**。

在关于“广告税”的辩论中——约在两星期前——布莱特先生对《纽约论坛报》大加赞赏，并对其中恰好载有我的关于预算的文章^③的一号报纸进行了分析。他就这篇文章说道：

“从大不列颠收到的是一篇对高贵的绅士^④提出的预算进行了详细分析

① 见本卷第273页。——编者注

② 指马克思的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波士顿版）。——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君士坦丁堡的乱子。——德国的招魂术。——预算》。——编者注

④ 格莱斯顿。——编者注

的文章。这个预算的某些部分得到赞同，其他的部分没有得到赞同，至于曼彻斯特学派的论点，则完全没有得到赞同。”²⁷⁹

至于雅科比，你不要被这个在牢笼里坐了两年的明登区二十三岁青年的笨拙和不懂世故所吓倒。他是个能干的小伙子。我看过他的博士论文²⁸⁰，“非常满意”。

你的 卡·马·

琼斯组织了一些很重要的群众大会²⁸¹，甚至引起了资产阶级报纸的注意。

12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3年8月18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鲁普斯^①也许将在利物浦找到一个好位置。如果这样，他将经过曼彻斯特。困难在于他只有到季度末了才能领到薪水。因此，他希望你和施特龙共同给他一些帮助。施特龙回来了吗？

德朗克这个挑拨是非的人自然在到处写信大肆吹牛。例如，他向伊曼特写道，“他已经为鲁普斯迁往美国作好安排”。我们私下说说，我怀疑这个小伙计为了用廉价的手法抬高自己的身价，曾

①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向鲁普斯暗示过，管这事的是**他**，而不是你。我觉得，至少从沃尔弗方面流露出对曼彻斯特的某种不满情绪。德朗克善于搬弄是非，这一点是无庸置疑的。要相信有亲身经验的人^①。

你应该给**皮佩尔**立即寄点钱去，至少要够他买一条裤子和一件上衣。如果他老是穿得象现在这样破烂，即使[他]^②遇到最好的机会，也不能利用。他已无法出门，而且[你]^②在离开此地时²⁸²曾答应过他这件事。他表现得很不错，然而一切总有一个限度。

[我]^②在金钱方面很不走运。我现在有两张开在美国名下的[期]^②票，共四十二英镑，可是用它连四十二法寻也得不到，虽然我现在不[仅]^②要为自己，而且还要为皮佩尔谋取生活资料。我已把二十四英镑的第一张期票交给了施皮耳曼先生，他要我过五个星期之后去取款。现在已经过去七个星期了。同时由于这样糟糕地往西蒂区跑，把每个星期一和星期四，即恰好是我必须为星期二和星期五准备通讯的两天，都浪费掉了。施皮耳曼总是用他那犹太人的带鼻音的话来打发我，说“没有任何消息”。对于这样“小的”款项，他的代理人只是就便写信通知的。如果我马上需用钱，必须预先对他说，我愿意支付特别快信的**邮资**等等，等等。因此，我现在不仅象通常一样处境困难，而且更糟的是我的妻子以为能及时拿到钱，给各种债主说定了还债的日期，所以这些狗现在简直是包围了我的家。同时我不得不拚命快地写文章。你要是寄给我一两篇文章，使我有工夫写出点较好的东西，那就太好了。为了弄到几文钱，把我四分之三的时间都用在奔走上了。

① 安都昂·阿雷纳的谐谑诗中的一行。——编者注

② 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海泽现在在这里，他本人倒不是坏家伙。科苏特先生现在充当《纽约时报》的通讯员，而使自己处于可笑的地位。戴·乌尔卡尔特在《晨报》上发表四篇关于东方问题的文章²⁸³，尽管这人有些怪想法，文章中却有一些有趣的东西。对琼斯“我们罢工”已经两个星期了。

你的 卡·马·

123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3年8月24日星期三[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明天**哪怕有一点可能**，我一定寄钱。你的信星期六来得太晚，什么也不能办了；这个星期我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希望明天会好些，而且已经预先通知老簿记员。

矮子^①星期六来过这里。他搬弄是非的事，从他写信给博尔夏特的时候起我就清楚了。他给博尔夏特寄去鲁普斯^②一封**非常丢脸**的信，鲁普斯在这封信中直截了当而且十分认真地要求布莱得弗德的犹太人伸出“慷慨之手”。这种信本来应该马上烧掉。博尔夏特十分慷慨，马上寄出一**英镑**，作为给鲁普斯的施舍，而且很有礼貌，这是他完全能做到的，因为这使他摆脱了任何责任。我应该承认，鲁普斯的信使**我很不愉快**，但使我更不愉快的是矮子轻率

① 德朗克。——编者注

②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地把它交到博尔夏特手中。不过，我为此把他狠狠训了一顿。

总之，事情是已经发生了。如果鲁普斯去利物浦，叫他直接到这里来，尽可能在一个星期五来，我将安排他和矮子会面。如果鲁普斯象德朗克设想的那样，先去布莱得弗德，那谣言会传得更广。

雅科比想去美国，这是你知道的。这个家伙太无能，甚至连庸夫俗子也感到他是个不中用的人。我不相信会有什么病人去找他，虽然他对此非常渴望。一想到这家伙至今还是童真，总令人好笑。

你的 弗·恩·

12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3年9月3日^①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好久没有给你写信了，甚至接到五英镑也没有回信（其中两英镑半付给了皮佩尔，一英镑半付给了鲁普斯^②），因为我不得不把我的全部时间和精力都花费在这种极其令人讨厌的事情上。7月7日我把我的期票交给施皮耳曼。8月^③31日，即在我往他那里跑了七趟之后，这个家伙对我说期票遗失了，我必须给他提供复本等。这样，我和他周旋了许多星期，同时把**所有的东西**都当了，而

① 原稿为：“9月2日”。——编者注

②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③ 原稿为：“9月”。——编者注

向债主还债的最后日期从7月拖下来以后，又定为8月^①31日。因为我除了《论坛报》的收入以外，没有任何来源，所以你很容易想象出我的处境，理解我既无时间、也无心情来写信。

雅科比如果还没离开，请告诉他，我为他的事已去信给魏德迈等人²⁸⁴。

今天给你写信，是有以下原因：

就我所知，你是不看《晨报》的。这家“联合的小酒店主”的报纸，刊载了一个“外国通讯员”（我猜是戈洛文先生）的一篇颂扬巴枯宁的文章。为回答这一点，某匿名作者弗·马·^②在这同一家报纸上宣布巴枯宁是俄国的间谍，说他现在日子过得如何好，等等。接着戈洛文和赫尔岑出来回答，他们说，早在1848年就有一家“德国报纸”传播过这种诽谤，“甚至敢于声言有乔治·桑作证”。

三天以前，阿尔诺德·卢格博士出场，说这家德国报纸就是《新莱茵报》，该报编辑“马克思博士”也和所有其他的民主主义者那样确信这种诽谤是捏造的。²⁸⁵

昨天我在《晨报》上刊登了下述声明²⁸⁶：

“赫尔岑和戈洛文先生想把我在1848和1849年编辑的《新莱茵报》卷入他们与弗·马·之间关于巴枯宁的论战，等等。赫尔岑和戈洛文先生的诋毁，丝毫没有触动我。但是，……请允许我说明事情的实际情况”。接着是列举事实：

“1848年7月5日，我们收到两封巴黎来信，一封是哈瓦斯通讯社的，另一封是一位波兰流亡者的（我这样称呼艾韦贝克）；在两篇报道中都肯定地说，乔治·桑掌握有一些足以使巴枯宁声名扫

① 原稿为：“9月”。——编者注

② 弗兰西斯·马克思。——编者注

地的信件，这些信件揭发巴枯宁在最近和俄国政府建立了联系”；

“7月6日我们发表了这封来信，不是哈瓦斯通讯社的报道，而是我们巴黎通讯员的信”；

“巴枯宁在《新奥得报》上声明说，早在我们发表这篇通讯之前，已有类似的谣传流行于布勒斯劳^①，这些谣传来自俄国大使馆，他将写信给乔治·桑，这是驳斥这些谣传的最好方法”；

“8月3日科斯策尔斯基先生转交给《莱茵报》^②一封乔治·桑写给该报编辑的信，这封信当天就发表了，并加有下面的按语：”（接着是《新莱茵报》上的一段话²⁸⁷）；

“8月底我路过柏林时，会见了巴枯宁，和他恢复了我们之间过去的友谊”；

“10月15日（或在此前后），《莱茵报》^②谴责了普鲁士内阁驱逐巴枯宁出境”；

“2月15日（1849年），《莱茵报》^②刊载了关于巴枯宁的社论，开头的一句话就是：‘巴枯宁是我们的朋友’”²⁸⁸；

“在《纽约论坛报》上，我对巴枯宁参加我们的运动给予了应有的评价²⁸⁹，如此等等”。

我的声明是这样结束的：

“至于说到弗·马·，既然他顽固地认为大陆的革命有利于俄国的秘密阴谋，那末，如果他想立论严整的话，他就不仅应该谴责巴枯宁，而且也应该把任何大陆革命者一概都当作俄国间谍加以谴责。在他看来，革命本身就是给俄国作间谍，巴枯宁又怎能不是呢？”

① 弗罗茨拉夫。——编者注

② 《新莱茵报》。——编者注

最后，在今天的《晨报》上，这个流氓戈洛文不敢署名，而以“一个外国通讯员”的名义发表了下面的议论：

“应该怎样写历史①

（一个外国通讯员）

巴枯宁是俄国间谍，——巴枯宁不是俄国间谍。巴枯宁在什吕谢尔堡要塞备受虐待，已经死在那里了，——巴枯宁没有死，他还活着。巴枯宁已被充军，流放到高加索去了，——不，他没有被充军，他仍然被关在彼得—保罗要塞里。这就是轮流在报刊上出现的关于米哈伊尔·巴枯宁的相互矛盾的消息。在一切都可以被广泛宣扬的今天，我们只有确定了假的东西才能得到真的东西。然而巴枯宁没有领俄国军事部门的津贴是否被最后证实了呢？

有这么一些人，他们不知道，人道使人们处在互相制约的关系中；他们不知道，我们使德国摆脱俄国现时对它的影响，同时也可以**反过来影响俄国**，把俄国**重新**推向专制制度的怀抱，直到它容易被革命攻破为止。对于这些人，要使他们相信巴枯宁是进步的世界主义的最纯洁而慷慨的代表之一，那是白费气力的。

法国有句谚语：‘诽谤，诽谤，总会留点影响。’巴枯宁的一位朋友在1848年所支持的对他的诽谤，在1853年又被一位姓氏不明的人散布着。还有一句谚语：‘只有自己人才出卖自己人，宁愿和聪明的敌人打交道，也不愿和愚蠢的朋友讲来往。’不是那些保守派报纸散布对巴枯宁的诽谤，而是一家朋友的报纸表示了这种关切。

谁能够哪怕是在一刹那间忘记——就象马克思先生那样忘记——巴枯宁并不是生就的一副警探的骨头，这样的人的革命感情显然是非常淡薄的。为什么他不至少象英国报纸通常所做的那样，不发表波兰流亡者告发巴枯宁的信呢？他不会为他的名字与诬告联系在一起而感到遗憾。”

我想用下述声明（见后）回答这个家伙，请你从文字上加以修改之后，**立即**寄还给我（尽可能在星期一以前）。²⁹⁰

同时想问一下，你是否愿意和德朗克一起以《新莱茵报》编辑

① 下面这篇刊登在1853年9月3日《晨报》上的戈洛文的短文，是由皮佩尔抄录的。——编者注

的身分也写一篇声明？集团对集团。反对我们的只有卢格、赫尔岑和戈洛文。后者连巴枯宁本人也称他为“浪荡汉”。他在1843和1844年是尼古拉的狂热的崇拜者之一，后来成为民主主义者，因为他认为自己已被怀疑，不敢回俄国。这后一着就是他全部英雄气概之所在。

我这方面想从**实质上**作如下声明：

“贵报星期六那一号所刊登的卖弄陈腐谚语的那个‘外国’桑科·判扎的信，如果让巴枯宁看到，他会大叫：‘宁愿和聪明的敌人打交道，也不愿和愚蠢的朋友讲来往’。

正是‘愚蠢的朋友’，才责备我**没有**做这样的事情，这件事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会使我‘不会为我的名字与诬告联系在一起而感到遗憾’。

正是‘愚蠢的朋友’，才对每个小学生都知道的东西，即真理通过论战而确立，历史事实从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来，表示大惊小怪。

《新莱茵报》发表巴黎的来信时，巴枯宁没有被监禁。如果他对1848年《新莱茵报》的公开解释表示满意是对的，那末正是‘愚蠢的朋友’，才在1853年竟要对这些解释吹毛求疵。如果他与《新莱茵报》的编辑恢复亲密友谊是错的，那末正是自称朋友的人才‘愚蠢地’把他的弱点暴露于公众之前。

正是‘愚蠢的朋友’，才认为需要‘把俄国重新推向专制制度的怀抱’，好象它什么时候曾经摆脱过专制制度似的。

正是‘愚蠢的朋友’，才把拉丁谚语‘大胆诽谤’称作法国谚语。

正是‘愚蠢的朋友’，才不能理解为什么‘保守派报纸不愿意发表’在德国秘密传播的对巴枯宁的诽谤，而德国最革命的报纸却应

该发表它。

正是‘愚蠢的朋友’，才忽视‘革命的感情’在最紧张的关头曾颁布过‘嫌疑犯处治法’，并使丹东们、德穆兰们和阿那卡西斯·克罗茨们掉过脑袋。

正是‘愚蠢的朋友’，才不敢指责《晨报》在巴枯宁被监禁于圣彼得堡时刊登了弗·马·的信，却指责《新莱茵报》在1848年巴枯宁没有被监禁，还没有倒霉到要由‘愚蠢的朋友’庇护时刊登了一封类似的信。

正是‘愚蠢的朋友’，才利用巴枯宁的名字作诽谤巴枯宁朋友的借口，同时却小心谨慎地隐藏自己的名字。”

请尽快回信。事情非常紧迫。

你的 卡·马·

12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3年9月7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你的信的确来得太迟²⁹¹。我把那篇乱七八糟的东西^①压缩了，去掉了所有不必要的愤激的话，修饰一番，于星期一送给了联合的“享有专利权的小酒店主”的可爱的机关报^②。没有登载。不

①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② 指《晨报》。——编者注

过这家具有高度一贯性的报纸却在星期一刊登了“一个本国通讯员”（大概是戴·乌尔卡尔特）的一封短信，在这封信里，该报“外国通讯员”被相当明确地揭发是“俄国间谍”，巴枯宁本人也决没有被算作圣人。《晨报》没有登载我的回答，显然是因为它写得不如“本国通讯员”的信²⁹²那样混乱。现在这篇东西将在《人民报》上发表^①。

我在给你的信中提到德朗克先生，这纯粹是一种失言——一种老习惯！我并不认为“小”布朗基的声明会有什么意义，或我们会因添上他而得到什么好处。

勇敢的矮子这么卖力地搬弄是非，以致（1）鲁普斯^②从来没有向我吐露过一句关于他要离开的事²⁹³，虽然我早已从你那里听说了；（2）这个鲁普斯在谈到你时总是十分拘谨；（3）昨天晚上我经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场面。

我正在工作。妻子和孩子们在房间里。鲁普斯昂首阔步走了进来。我猜想他终于来告别了，因为他在我家从来没有提到过将要离开的事。

一年前我向他借了一本薄薄的西班牙语语法书，弗兰塞宗著，约一百二十页²⁹⁴。我记得，大约五个月前我已把这本臭书还给他了。如果没有还，那就是德朗克拿走了。

这个老头子关于这本臭书已经向我的妻子和琳蕻^③问过两次，她们俩都答应给他找一找。

昨天晚上，这个家伙进来时就气呼呼的，我用尽可能和缓的语

① 卡·马克思《致〈人民报〉编辑》。——编者注

②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③ 海伦·德穆特。——编者注

气对他说，我找不到那本臭书，我已到处找过，因此我想已经还给他了，等等。这个坏蛋用粗鲁的、愚蠢的、无耻的口气回答说：“你把它**卖掉了**”。（如果谁在整个伦敦能把这本臭书卖两个法寻，我就给他一个索维林。）我自然发火了，同他吵了起来，他象一匹执拗的马那样坚持自己荒唐的设想，当着我家人的面辱骂我。你知道，对于那些按党的传统值得尊敬的智力衰退的老年人，我是倍加原谅的。但一切都有个限度。我想这个老笨蛋看到我终于给了他颜色看而感到吃惊。

所有这一切都是德朗克耍阴谋的结果，是杜松子酒喝得过多和脑软化的结果。也许海上的空气对他的思维器官会起良好的作用。人们固然可以说“老人爱唠叨”，但是这种特权不应该随便滥用。我的道路也不是铺满了玫瑰花，他的处境困难我认为绝不能成为原谅的理由。

可怜的俄国人无论在《论坛报》上还是在伦敦的《晨报》上（尽管是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现在都在演出他们的拿手好戏，说什么俄国人民是彻头彻尾民主主义的，而官方的俄国（沙皇和官僚）只是一些德国人，贵族也是德国的贵族。

因此，应当同在俄国的德国斗争，而不是同在德国的俄国斗争。

关于俄国你比我知道得多，如果你能有时间来驳斥这种谬论（条顿的蠢驴们也完全同样地把弗里德里希二世等的专制主义归罪于法国人，好象落后的奴隶始终用不着文明的奴隶来进行必要的训练），我会非常感谢。自然是在《论坛报》上。

你的 卡·马·

请把**商业情况**较详细地告诉我，并直接用英文写。

附上克莱因的一封信，请妥为保存，我已用外交方式予以答复²⁹⁵。从伦敦和外面通信是完全不可能的。工厂工人必须**绝对**保持自己的队伍，不要同科伦、杜塞尔多夫等地的小市民和手工业者联合在一起。如果他们愿意一年一度派人来这里同我们商讨问题，我们决不会反对。

12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3年9月17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你沉默得太厉害了。

因为昨天指望着你的文章，所以只根据最新的消息写了一个引子。可是你的信没有来，一篇通讯也就流产了。

在今后两个星期里，我绝对需要你的合作。皮佩尔今天要离开两三个星期，——固然他不是去修道院，而是去一所卫生监狱似的德国医院，在那里将把他的肉欲所引起的可悲后果彻底治好。因为我本来就由于往这个可恶的施皮耳曼那里跑而耽误了三四篇文章，所以现在必须定期在每星期二和星期五各寄出一篇，好使下次期票所开的钱数不致太少。可能弗莱里格拉特会在他的同行中找到人定期办理我的期票贴现。

如果你在这段时间内能写出点什么，我就把其余的东西寄给

你过目；你只需把你在《辩论日报》上或其他地方看到的关于土耳其的最新消息，或者收到的特别重要的电讯，加在开头或结尾，然后把这篇乱七八糟的东西寄往利物浦。

我希望在星期二以前收到你一篇文章。

就军队的态势等等写点什么是很重要的。英国各报上关于这个问题写了许多无聊的东西，说什么奥美尔-帕沙已越过多瑙河等等。

我已寄出两篇关于商业危机的文章，一篇是上星期五寄的——论述英格兰银行，它的贴现率和皮尔法令的作用（或者不如说对它的作用的估价）^①；第二篇是星期二寄的——论述粮食价格和生产过剩的征候^②。

能得到一些关于工业区的比较详细的材料，是很重要的。

另附上“《论坛报》的一个人”^③写的一些东西，以及《论坛报》出版者“关于他”的介绍。最后终于弄清楚，这不是个俄国人，而是个德国人。

由于废除广告税，琼斯现在每周有三英镑的广告费。该报^④很快就有支付能力了。那时皮佩尔也会有收入来源了。

鲁普斯^⑤的行程，你来信也告诉我一下，据我后来了解，他在上星期六才离开这里。

① 卡·马克思《维也纳照会。——美国与欧洲。——苏姆拉来信。——皮尔的银行法令》。——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政治动态。——欧洲缺粮》。——编者注

③ 普尔斯基（见本卷第225—226页）。——编者注

④ 《人民报》。——编者注

⑤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祝好。

你的 卡·马·

另附上好样的《新英格兰报》的一份剪报²⁹⁶。

127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3年9月19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老头子”^①的在场对我的工作和写作一直妨碍很大，他暂且住在我这里。在他的螺旋推进式轮船上无法弄到座位，同时博尔夏特执意要他先在这里试着找一找教课的工作，另外他在利物浦也有找到工作的若干希望。不管怎么样，他还想在这里碰碰运气，而我却不想让他发觉，给《论坛报》的通讯有时是怎样来的，因为他在伦敦那样荒唐地对待你。在这里，他有某些希望，我和博尔夏特昨天跟他谈了这一点，于是他今天出门去找了。这样，我将有一个空闲的晚间，可以给你制作出一篇有关此地情况的文章，交第二次邮班寄出。关于俄国问题的论文，我一有可能就写。我认为那个作者^②是波罗的海沿岸的一个德国人或者半波兰人；看来，他有许多材料，必须小心对付，但还是能够揭穿他的。或者这也许就是那个在《德意志伦敦报》上给涅谢尔罗迭写信的勒韦。不论在这里或

①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② 普尔斯基（见本卷第225—226页）。——编者注

在那里，空谈和诽谤都是够多的。

《改革报》来得很不准时。你听到关于克路斯的什么消息吗？

注意。我今天从你的信^①中知道，鲁普斯既然甚至没有向你辞行就跑了，那你寄来的东西，我自然什么也不给他看；他现在什么事情也不参与。博尔夏特为他筹了十英镑路费，而且一般待他也很好，要不是涉及博尔夏特，我对鲁普斯先生会更冷淡一些。特别是因为，这个家伙虽然还有一股顽强劲，但已经失去了斯多葛精神，对那些他希望从他们身上得到好处的人，他百般迁就。他甚至有些谄媚，而且是什么样的谄媚呀！

不过，我们要看看，如果在这里能找到一个较好的位置，是否会使我们的老头子醒悟过来，那时他必定会向你请求原谅的。

我现在要回家去工作了。

你的 弗·恩·

12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3年9月^②28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附上魏德迈的信一封，克路斯的信几封，维利希先生的声明一件²⁹⁷，马志尼致美国莫特夫人（废奴派）的信一封。

^① 见本卷第291页。——编者注

^② 原稿为：“8月”。——编者注

我把你的文章分成两个部分，改写成为两篇²⁹⁸，已寄往纽约。这一次是我的妻子当秘书。

德国医院给皮佩尔的颈部做了**烧灼术**。他的床前挂着一块小牌子，写着不祥的字句：“威廉·皮佩尔——第二期梅毒”。要他严守纪律，不过这对他很有好处。

威·沃尔弗给他信任的林格斯寄来一封信。他说，10月底以前他还要设法在曼彻斯特找工作。如果到那时仍然没有结果，他就离开。他目前住在大杜西街××号²⁹⁹，靠“别人的钱”生活。他**完全没有提到你**，由此你可以看出这个朋友乖戾的狭隘心胸了。他在抱怨你以后，自然不好意思承认他有负于你。至于我们，我不知道他给林格斯写了些什么，因为林格斯对此保持缄默。

关于德朗克先生的事^①，我想弄个水落石出。我现在得知，他曾把皮佩尔的一本**李嘉图的著作**和工人罗赫纳的一本德文政治经济学史等等给卖掉了。这自然更加重了我对他的怀疑。

沃尔弗先生在离开之前，还把他对待我的那种厚颜无耻的举动告诉了伊曼特，完全歪曲事实，而且用一种庸俗气愤的口气。我恼火的是，我对这个饶舌鬼太关心了，而没有给他点颜色看。

情况非常妙。当所有这一切金融上的骗局破灭时，法国将出现惊人的破产景象。

雅科比在《改革报》上写了一篇调子很忧伤的论地球毁灭的文章。³⁰⁰

注意不要使这封信落到不应该落到的人的手里。

你的 卡·马·

① 见本卷第288页。——编者注

顺便说一下。前天收到布林德写的几句话。他将不得不从他的民主主义的高贵尊严再降到低贱的吃饭问题上来。他的官司打输了，他的妻子的全部财产暂且被没收。因而没有了收入来源。我很可怜他，尽管他认为采取那种令人讨厌的态度是必要的。

你留意过《晨报》上与巴枯宁有关的一件事情吗^①？乌尔卡尔特以此为借口，发表了一篇文章，对巴枯宁表示怀疑，第一，因为他是俄国人，第二，因为他是“革命者”。²⁹² 乌尔卡尔特肯定地说，在俄国人当中没有一个诚实的革命者，他们的自称为民主主义的著作（攻击赫尔岑和游手好闲的戈洛文）什么也没有证明，并且在文章结束时对大陆的革命者宣布说，如果他们信任俄国人，他们就和他的政府一样，也是叛逆。于是有一个“英国人”（理查兹），看来是受俄国人怂恿，出来开火了；他忌恨乌尔卡尔特，因为后者自恃资格老，在《晨报》上夺去了他的《〈泰晤士报〉和土耳其》这个论题。理查兹声明说，认为巴枯宁是间谍，同指责帕麦斯顿被俄国收买一样，都是荒谬的；他援引卢格和我^②的话为证，并称赞赫尔岑的《革命思想》^③等等。昨天又有一个叫作 A. B. 的乌尔卡尔特的喽啰出来声明说，他熟悉“青年俄罗斯”的全部著作，这些著作证明乌尔卡尔特的观点是正确的，并证明了泛斯拉夫主义等等。

无论如何，俄国的阴谋家们会发现，在这里不象在可怜的法国民主派当中那么容易装腔作势，那么容易获得威望和那么容易扮演革命流亡者的贵族的角色。在这里是要吃残酷的拳头的。这些蠢驴对巴枯宁有什么帮助呢？他们只是使他受到了严重的公开指

① 见本卷第 283—287 页。——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米哈伊尔·巴枯宁》。——编者注

③ 指赫尔岑的书《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编者注

责，而他们自己也挨了耳光。

129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3年9月29日 [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附上一篇关于土耳其军队的文章^①。你如果来信把你明天要送出的关于郎卡郡罢工和商业状况的文章³⁰¹内容告诉我，我就可以接着它写，在星期二以前给你准备出关于这方面的进一步材料。这里的工厂主和商人们竭力相互告慰，说情况并不那么坏；《卫报》^②也在竭尽全力为此奔忙。但是这些只是假象和欺骗。过去一周内，普通纱的价格每磅下降了四分之一到八分之三便士；因此，一磅纱的价格为九便士时，则下降了百分之三至四又二分之一，为八便士时，则下降了百分之三至六，为七便士时，则下降了百分之四至七。棉花的价格在这个期间几乎下降了八分之一。存货在增多，甚至国内市场的需求量也在下降。向澳大利亚销售产品的投机规模惊人，运到那里的八万包美国面粉，又以每包八先令的运费转运到**这里**。澳大利亚的恐慌大概在四个星期后将达到高峰。东印度的“好消息”是：那里价格上涨和这里价格下跌，但往那里输出，总起来还是要有亏损。现在只有对美国的贸易和谷物的投机是繁荣兴旺的。在阿布立奇，**每夸特**头等小麦已经要付八十先

① 弗·恩格斯《俄军在土耳其》。——编者注

② 《曼彻斯特卫报》。——编者注

令。谷物价格上涨，棉纱价格下跌，而土耳其的齟齬事情是使我们的商人们在整个冬天处于兴奋状态的最好方法。

工业制成品的价格也急剧下跌，制成品存货的增多比棉纱过剩更要危险。所以工厂主决定停止生产，按照他们的盘算，这是一箭双雕：（1）解除工人武装；（2）减少生产。普雷斯顿的工厂主们即使得不到对亏损的补偿，也自然会得到普遍的感谢票。³⁰²埃士顿、斯泰里布雷芝和格洛索普等地工厂主们也在考虑停止生产，这里也有些工厂主在这样想。不过这里也有问题，因为这种停产只会对那些继续生产的有利，而那些暂时停产的只会受到损失。³⁰³

如果相信博尔夏特的话，鲁普斯^①有希望得到一个管通讯的文书职位。老头子在学俄语一类的东西，并且象以前一样热中于土耳其问题，对此我很乐意鼓励他。

向夫人和孩子们问好。

你的 弗·恩·

你对雅科比有关地球毁灭的忧伤而好心的展望有何看法？^②

^①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294页。——编者注

13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3年9月30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军事文章^①好极了。俄军向西推进，我自己也担心过，不过自然不敢相信自己在这类事情上的判断。在发生罢工的六个月当中，我关于罢工断断续续写了一系列文章³⁰⁴。现在的确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利用你关于罢工的一般评论而写的那篇文章^②中，我列举了许多发生罢工的地名；也叙述了普雷斯顿和威根发生的事件³⁰⁵。关于曼彻斯特的情况我没有写任何细节。普雷斯顿人的手段我曾描写为（很简短，注意）：（1）工厂主们企图掩饰他们想摆脱生产过剩，其借口是，工人们提出的要求使他们不得不关闭工厂；（2）企图以饥饿来迫使工人们屈服。

你看，我的罢工史只写到上星期二，而且完全没有涉及曼彻斯特。

关于棉纱和棉花的价格——可能的话还有关于工业制成品的价格——的评论，你可以稍微扩充一些，使它至少能成为文章中的单独一部分。

除了主要论题以外，我还必须有步骤地在每篇文章中对俄国

① 弗·恩格斯《俄军在土耳其》。——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伦敦交易所的恐慌》。——罢工》。——编者注

的照会和英国的外交政策（而它是高明极了！）进行透彻的研究，因为纽约的这些驴子认为这是最重要的，而且毕竟也没有什么比阐述这种“高级政治”更容易的了。

下星期二以前我将写好一篇论述“东方教会”的文章，下星期五以前我将写完关于丹麦的三篇文章中的第一篇，一个月以后，各种等级会议又将重新在丹麦上演。³⁰⁶

如果发生什么军事事件，我就完全指望曼彻斯特的陆军部会立即给我指示；在棉花和棉纱方面也是如此，这里的报纸关于这方面的报道十分可怜。

首先我要尽可能向这些家伙接连不断地提供文章，因为时机有利，如果我同时得到你的什么东西，我就可以按较长的时间来安排题目。你也要估计到，离开秘书^①我对自己的英文有些不放心。

不要代我向鲁普斯^②致意。

你的 卡·马·

13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3年10月8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首先要请你马上（如果可能的话）寄给我一笔钱，那怕数量不

^① 皮佩尔。——编者注

^②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大也行。两个星期以前，施皮耳曼终于付款了，扣了差不多两英镑。在这期间，债务自然大大增加，以致一切最必需的东西都送进了当铺，全家穿得破烂不堪，家里已经十天没有一文钱了。现在我手上有证据，证明施皮耳曼骗了我。但是这有什么用？纽约那家公司根据我的要求已把期票寄还给我，并附来一封信，从这封信里可以看出，公司**已经在7月22日照期票付了款**，可是我在9月底才收到钱。现在我按期票还要得到二十四英镑。（自从皮佩尔被囚禁以后，我已寄出六篇文章，其中有一篇是愤怒控诉帕麦斯顿的起诉书；在这里我追述了他从1808年至1832年的全部经历。³⁰⁷续篇在星期二以前我不一定能写好，因为需要翻阅许多本蓝皮书和《汉萨德》³⁰⁸，星期五和今天由于奔走钱的事情已经白白过去了。星期五的文章^①，我已经在夜里写好；从早晨七点到十一点，我把它念给我的妻子抄写，然后到西蒂区去。）弗莱里格拉特为了把这张期票在比朔夫斯海姆那里贴现，答应尽他的全部力量，如在票据上背书等等，不过在八至十天之内是不会有什麼结果的。这就是战争的缘由。得想办法把这几天对付过去。食品的赊欠（热饮料等除外）已经告贷无门。此外，皮佩尔明天出院可能到我这里来；大概会这样。我一收到钱，就给了他三英镑，但是这头蠢驴竟托李卜克内西给他保存，结果现在他一法寻也不会拿到。

这些年来我在这里遇到的所有愉快的意外事情中，最使我感到愉快的总是由所谓党内的朋友做出来的，象红色沃尔弗^②、鲁普斯^③、德朗克等等。今天弗莱里格拉特告诉我说，弗兰茨·约瑟

① 卡·马克思《战争问题。——金融状况。——罢工》。——编者注

② 斐迪南·沃尔弗。——编者注

③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夫·丹尼尔斯住在伦敦，曾经同红色沃尔弗一起到过他那里。他说他不打算到我这里来，因为据他说，我借助于班迪亚，把他的兄弟^①关进监狱，否则他是不会被捕的。班迪亚第一次到我这里来是1852年2月，把丹尼尔斯拘禁起来是在1851年5月！你看，这真是追溯既往的效力！这种罕见的卑鄙谣言（这是对我的全部劳动，对我花费的时间以及案件^②所引起的其他令人高兴的后果而给予的奖赏），自然被某些人贪婪地抓住，用来掩盖他们自己对我所采取的卑鄙行径和他们自己的胆怯的背叛。但是所有这些肮脏事的直接原因是德朗克和威·沃尔弗两位先生到处散布唠叨不休的怨言，他们把最方便的工作——编造谣言留给自己，而乐于把真正费力气的事推给我。

如果我生活舒适，或者至少生活上无忧无虑，我当然不会介意这些卑鄙行径。但是，多年来的小市民生活中的讨厌东西，再加上诸如此类的讨厌事情，那就太过分了。我打算一有机会就公开声明，我同任何一个党派都没有任何关系。我不愿再忍受党的任何一头蠢驴以党为借口来侮辱我了。

你现在会看到，把我的小册子^③送到德国去是多么必要。因为你不能办这件事，所以请你把施特龙的地址寄来，我想同他商量一下。

我也很想听一听德朗克先生关于这本书所作的解释^④。至于鲁普斯先生，看来他想通过对我采取无耻举动，来冲淡他对维护他

① 罗兰特·丹尼尔斯。——编者注

② 指科伦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案件。——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编者注

④ 见本卷第288页。——编者注

的资产者所献的殷勤。我可以向他保证,他借口辞行,在伊曼特面前吹嘘他对我大动庸人肝火,这件事决不能就此结束。

附上克路斯的一封信。我觉得,他在反对《新英格兰报》的文章中,从我论及凯里等的信中非常成功地采纳了有关的部分。³⁰⁹

你的 卡·马·

13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3年10月12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两英镑收到了。钱来得正是时候,弗莱里格拉特的上司牛津,出外还没有回来,因而事情拖了下来^①。

至于《论坛报》,我论帕麦斯顿的第二篇文章^②星期五将写好。第三篇即最后一篇,包括1848年至1852年这一时期,需要查阅非常多的蓝皮书和《议会辩论录》,星期天英国博物馆又不开门,所以星期二以前我无论如何写不完。因此,如果你能帮我在星期二写完一篇文章,那就再好不过了,同时也是为了赢得时间。但写什么呢?真的,我自己也不知道。是否写点当前政治方面的东西,不过我只能补充一些最新的消息。如果你对这方面相当注意(对格里利和麦克耳腊思两位先生不需要写得太多),也许可以论述一下面临

^① 见本卷第300页。——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帕麦斯顿勋爵》第三篇文章(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作为第二篇文章发表,标题是:《帕麦斯顿与俄国》)。——编者注

的危机将加速推翻波拿巴制度。我认为现在把注意力转到法国正是时候，那里终究要爆发一场灾难。谷物和葡萄歉收。因为巴黎的面包价格较低，吸引了全法国的工人，这就使革命大军得到源源不断的补充，而这些新来的人又使巴黎人本来就在下降的工资更加降低了。亚尔萨斯—洛林、香槟等地发生了抢粮风潮。农民对优待巴黎表示不满；工人对军队受到过高的尊崇表示不满；资产者对有利于工人的强制干涉经济规律表示不满。首先是奢侈品的销路缩小了。工场倒闭。与这幅贫困景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波拿巴家族的骄奢淫逸和交易所的投机。整个信贷体系有名无实，竟变成了流氓无产者皇帝和犹太人富尔德指导下的一种庞大的纯粹骗人的企业。交易所、银行、铁路、抵押银行和其他各种类型的骗人机关，应有尽有。路易-菲力浦的末日制度正在重现，不过同一切齷齪的东西混为一体，而帝国和复辟王朝的可补救之处却不具备。

政府对银行施加压力。税吏在农村比任何时候更加苛刻。设想的预算和实际的预算之间差距极大。所有城市当局，为了维持表面的“繁荣”而债台高筑。其次是东方问题影响了国家有价证券，而宫廷本身则利用证券行情的波动进行危险的交易。军队士气低落。还应该特别强调的是，象赖德律、路易·勃朗以及其他一切形形色色的人物，这些空谈家的宣言、文告等等，没有引起丝毫变化，而社会危机和经济危机却立即推动一切，如此等等。我当然不知道你是否对这个题目感兴趣。无论如何你要立即告诉我，能不能指望星期二有一篇文章，因为我要根据这一点进行安排。

你的 卡·马·

《经济学家》上星期（其实是星期六这一期，因而也就是本星期）在它的巴黎通讯中提供了许多各种各样的材料。³¹⁰

13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3年10月28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感谢你的两篇文章^①。我担心的是，你受斯米特先生^②的影响，对俄国军事成就的评价高了一些。首先谈一下1828—1829年的战局，据大多数同时代人证明，——我所指的也包括威灵顿公爵的副官^③寄给他并在《公文集》上发表的报告³¹¹——这一战局不值一提。占领要塞与其说是靠强攻，不如说是靠收买。总的来说，收买在这一战局中起了主要的作用。吉比奇在越过巴尔干山脉的时候，对自己是打胜仗，还是悲惨地落入敌人圈套并被截断后路，他自己也没有把握。又是对一个高级指挥官的收买，以及土耳其军队的完全瓦解，才使他得救。俄国发动战争是在土耳其舰队在纳瓦林会战中被歼³¹²、土军旧组织被马茂德消灭而新组织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现在的情况却无论如何是另一个样子了。

最近两星期的《辩论日报》刊载了一系列关于1828年和1829

① 弗·恩格斯《双方军队在土耳其的调动》、《神圣的战争》。——编者注

② 费·斯米特《1830年和1831年波兰起义和战争的历史》。——编者注

③ 切斯尼。——编者注

年各次战局的文章。不过我没有读过。其他的材料我到图书馆去找一找。

皮佩尔在一星期以前出院了,并立即在两处找到了工作:(1)由克路斯介绍,在《华盛顿同盟报》当通讯员;(2)在西蒂区一个癞蛤蟆³⁶那里当文书(从九点到五点),一星期二十五先令。这样,我就不能再让他帮忙了。这对他更好些。我为他摆脱这个困境而高兴。

我把论帕麦斯顿的续篇^①寄给你。琼斯要求把续篇继续寄给他。我又给他寄去了一篇文章^②,但我声明说,如果不消除可恶的差错(这一次差错很严重,歪曲了原意),就不再寄去任何东西。本来原稿是写得很清楚的。

林格斯突然疯了,他在习艺所呆了几天,他的状况仍旧叫人担心。原因是狂饮,独一无二的鲁普斯^③“在这里有大功”^④,因为林格斯关了自己的铺子以后,鲁普斯就教他慢慢喝上了杜松子酒。加上林格斯性情过于急躁,不能忍受没有事情干,而目前他还没有找到新的工作。我们这里的人都要发疯了,真该死。

附上的东西是谈海因岑的伟大生平的。

你的 卡·马·

① 卡·马克思《帕麦斯顿勋爵》第二篇文章,载于《人民报》。——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帕麦斯顿勋爵》第三篇。 编者注

③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④ 味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2卷。——编者注

13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3年11月2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你必须在后天以前寄给我哪怕是一两页（如果你实在没有工夫的话）有关土军占领卡拉法特时渡过多瑙河的情况。昨天我提到这件事时还是把它当作十分可疑的消息。^①但看来这已被证实，你一定会从明天的报上了解到情况。既然我们已经从纯科学的观点研究了这个问题，我就不能对此保持沉默，也不能从一个“健康的人的思想”的观点来写它了。根据法国各报的消息来看，沙米尔已经重创俄军，甚至威胁到梯弗里斯，而沃龙佐夫将军仿佛已经报告自己的政府：在两面受敌的情况下，如果没有相当数量的增援部队，他就不能守住格鲁吉亚。

《论坛报》近来经常采取并吞政策。第一，你的第一篇军事文章被当作社论并吞了，第二，我论帕麦斯顿的文章被并吞了，^②它的续篇也因此而预先被并吞了。你也许会觉得可笑，但我仔细地研究了这位高尚的子爵二十年来的活动，得出了同有偏执狂的乌尔卡尔特同样的结论，即帕麦斯顿数十年以前就把自己出卖给俄

① 卡·马克思《战争。——罢工。——生活费用上涨》。——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俄军在土耳其》；卡·马克思《帕麦斯顿勋爵》第一篇和第二篇文章（《纽约每日论坛报》作为一篇文章发表，标题是：《帕麦斯顿》）。——编者注

国了。你读完我的文章的续篇（特别是关于叙利亚和土耳其冲突的历史）^①以后，一定要把你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告诉我。我高兴的是，偶然的机会有促使我更深入地去熟悉二十年来的对外政策——外交政策。这一方面我们完全忽略了，可是，我们应当知道我们要和什么人打交道。

整个外交界是在大规模地重复施梯伯、班迪亚及其同伙们的手法。

韦伯将军编辑的《纽约问询报》（我还没有看过那篇文章）反对《论坛报》上你写的一篇社论^②。据他说，那篇社论从科学上来说是正确的，不过土耳其战争是根据另外的原则进行的。他说土军在任何情况下都将进攻，等等。

工厂无一产一阶一级的情况怎样？

你的 卡·马·

13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3年]11月6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附上伟大的卡尔·海因岑登在他的《西方先驱报》上的旨在反对我和共产主义的谩骂文章。

① 卡·马克思《帕麦斯顿勋爵》第四篇。——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俄军在土耳其》。——编者注

同时附上克路斯的一封信。你从信里可以看到，维利希的燃烧火箭^①将随下一次邮班到达。最恶劣的是，这些家伙把他们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在整个德国推销，而我的抨击性小册子^②却安静地睡在曼彻斯特和伦敦；并且他们现在又在海因岑的身上得到响亮的回声，而在几个月以前，维利希除了《刑法报》，没有掌握一家报纸。我收到这篇臭东西后，就立即转寄给你，以便你能写信告诉我，照你看应该怎么办。

你从克路斯的信中会看到《改革报》的情况。³¹³请“老头子”^③和德朗克给该报写稿。他们有的是时间。我不知道我们两人直接亲自动笔是否妥当。

维尔特的信写得极其平淡，尽管拚命要写得“俏皮”。

你的 卡·马·

13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3年11月21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附上给鲁普斯^③的两英镑邮局汇票一张。注意，这是在我的

① 指维利希的诽谤性文章《卡尔·马克思博士和他的〈揭露〉》。——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编者注

③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坚决要求下克路斯才答应给他的。

同时寄上维利希的那篇卑鄙透顶的胡说八道。^①

你和德朗克一定要在星期五以前把涉及到我的声明寄来，我将以**声明**的形式把它放在我的总答复中。高贵的维利希曾是那样拖延，我们的回答却要非常迅速。你要尽量把自己的声明写得幽默一些。

谢谢你关于土耳其的文章^②。当文章寄到时，我已经得到土军退却的消息，因此我把它相应地修改了一下。请给我一次回信吧，——你已经四个星期没有回我的信了，总共才敷衍了事地写了六行字。³¹⁴

你的 卡·马·

你愿不愿意到这里来过圣诞节，并住**在我这里**？我现在给你准备了一个小房间。也许你这样可以摆脱掉老头子^③。

① 奥·维利希《卡尔·马克思博士和他的〈揭露〉》。——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土耳其战争的进程》。——编者注

③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13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3年11月23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把《人民报》忘了。现附上。至今为止在琼斯的报上发表的五篇文章，只作为三篇文章在《论坛报》发表。^①

你虽然很忙，我还是要请你在**星期五以前**至少（更多也不必）给我寄来两页（象你平常所用的篇幅）稿子，要用英文写，以免再花时间翻译。我觉得战局到今年冬季应该算是结束了。无论如何，战局的第一个时期是完了，因此可以对它作总的评论了。总之，我指望从你那里至少能得到两页稿子。

对于维利希的那件令人讨厌的事，必须迅速采取行动，而不是象他那样一拖半年。^②

你的 卡·马·

“老头子”^③ 收到了两英镑的邮局汇票没有？

① 卡·马克思《帕麦斯顿勋爵》，发表在《人民报》的第一至第五篇文章（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文章相应的标题是：《帕麦斯顿》、《帕麦斯顿与俄国》、《现代史的一章》）。——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248页。——编者注

③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13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3年12月2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感谢你的一篇文章^①。德纳先生在美国将博得元帅的称号。

你来这里³¹⁵又主要同庸人们住在一起，我很不乐意。

德朗克先生的所作所为象一个卑贱的小阴谋家。他对施特龙说，他已经把他的声明和报纸^②寄给你了。他要使你相信，我已经收到这两件东西，事实上我**什么也没有收到**。至少让这个小个子把报寄给你。我这里有自己的一份。不过在布莱得弗德什么也不需要。因为德朗克没有把这篇臭东西寄来，我就翻阅了旧信，偶然发现了一个有一段犯罪的话的物证，我逐字逐句地引用了这段话³¹⁶。这封信是寄给你的。如果挖苦的形容词损害了事实的准确性，那末德朗克先生毕竟只得怪自己，为了证明**我**至少是准确的，我要把他的信寄往纽约。那里面有些奇怪的、现在看来大概是使人不快的地方，例如，谈到什么“狂徒伊曼特”，这是他现在的亲密朋友，他每星期要给他写两次信。矮子为了有利于自己而在我们

① 弗·恩格斯《多瑙河战争》。——编者注

② 载有维利希《卡尔·马克思博士和他的〈揭露〉》一文的《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编者注

背后搬弄是非，我们是清清楚楚的。

我的答复《高尚意识的骑士》已于星期二发出。他^①将会感到惊奇。你的信³¹⁷以及施特芬的信和米斯科夫斯基的信（附有科苏特的供词）等都包括在内，作为正文的组成部分，自然要署你们的名。

请尽快来信。

琼斯遭到《经济学家》³¹⁸的攻击，从而出了名。

顺便提一下。星期二举行了波兰人大会³¹⁹。马志尼和科苏特没有参加。沃尔策耳、卢格和赖德律的痴人妄谈对这些听众是相称的。我的妻子参加了这次会。星期一民主派波兰人召开的另一个大会，情况也是一样。哈尼被宣布为主席。出席的五六十个英国工人，大闹会场表示反对。一片嘘声，大喊大叫“叛徒”、“骷髅”（他曾这样称呼宪章派）、“变节分子”。大打出手。哈尼不敢就主席位，他被乱揪、乱打、乱骂，虽然他多次试图发言，但始终无法开口。愚蠢的瓦西拉普斯基^②们自然什么也不懂，而是把这一切都视为“反动”。这就是乔治·朱利安·哈尼老爷子得到的涅墨西斯。

你的 卡·马·

从所附的信中你可以看到，克路斯可惜已经给予答复了³²⁰。但我的东西既然已经写完，就必须寄出。决不能白白地为维利希工作。

① 维利希。——编者注

② 海涅的讽刺诗《两个骑士》中的人物的名字，这里是讽刺地暗指1853年11月29日参加波兰人大会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编者注

13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3年12月12日左右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从今天早晨接到的你的电报中，我自然不能看出：

（1）你是否收到了纽约克路斯等人的答复^①和涉及维利希的几号《**改革报**》？可能正好相反，因为鲁普斯先生^②在寄给克路斯的一封荒谬的信中，企图用对**魏德迈**的辱骂来掩盖自己的懒惰。

（2）德朗克把有关的那几号《**刑法报**》^③寄回了没有？我已委托切斯特的施特芬到你那里去取这几号，因为我缺少这里唯一的那一份就不好办。当我——这次是由你发起的——在上一封信中谈到“著名的德朗克博士”的声明的有趣事件时，我立即就想到，最近的后果将是：在事件没有了结以前，你在一个时期（一两星期）内是不会给我私人来信了。至少这是你现在惯用的方法，自鲁普斯先生迁居曼彻斯特以来，你在涉及我同这两位先生的私人关系的一切事情上就惊人地一贯采用了这种方法。为了使我们的通信不致降到单纯的电报往来，最好我们两人今后完全不要在话里涉及你那里的朋友和受保护者。

① 见本卷第312、660页。——编者注

②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③ 这几号《**刑法报**》载有维利希的文章《卡尔·马克思博士和他的〈揭露〉》。——编者注

祝好。

你的 卡·马·

14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3年12月14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你知道，每个人有时都有他自己的怪癖和«nihil humani»〔“人所具有的”〕^①东西，等等。关于“秘密活动”和诸如此类的胡说，我自然从来没有想过。³²¹我的一些忌妒，你已经习惯了，实际上使我生气的是，我们现在不能同生活，同工作，同谈笑，而你的那些“受保护者”却能很方便地同你在一起。

附上《骑士》^②的副本一份。另一份今天可到达华盛顿，或者昨天已经到达了。我把这篇东西寄给克路斯，是为了在两个声明³²²之间不致出现矛盾的地方，并使他可以删去那已经用过的部分。在寄往美国的副本上还作了一些细小的文字上的改动。寄给你的副本缺少最后一页，是丢失了；那上面只有几句幽默的结束语。

虽然没有听到有关维利希的任何消息，但他现在也许又到伦敦了。你在《改革报》上看到了安内克主持下的一次会议的精彩记录没有？会上没有一个人表示愿在“维利希麾下”作为“革命的战

① «homo sum humani nihil a me alienum puto»——“我是人，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普卜利乌斯·忒伦底乌斯《自我折磨者》第一幕第一场）。——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高尚意识的骑士》。——编者注

士”回到德国去。

谈到帕麦斯顿^①，只要有把握以后能找到一个愿出版这部著作的书商，我就同意把它搞成“德文”。问题是我没有德文手稿，因为自从我不得不用英文写作所有这些无用的东西以来，我就直接用“盎格鲁撒克逊文”写作了。给《论坛报》写的稿，我想以1840年和1841年的条约³²³来结束，为此，除了《汉萨德》和《通报》以外，我还要参阅一些很厚的蓝皮书。帕麦斯顿在希腊、阿富汗、波斯和塞尔维亚的勾当，由于不大重要，我就不提了。诚然，还剩下一个革命的时期，但是，那些蓝皮书对此可以提供丰富的材料，虽然材料被歪曲得很厉害；关于我们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卫国”战争等等，也是这样。

至于你的充当炮兵上尉或作家的波拿巴，我看最好由你自己署名把这种文章送到：（1）《每日新闻》；或（2）《观察家》，或（3）《韦斯明斯特评论》。也许送到《每日新闻》最好。你用这类文章可以一下子——通过政变——在伦敦报界赢得一种地位，使你有可能“控制报界”，同时保证你有机会用英文在伦敦出版你论匈牙利战局^②的著作，这无论如何比在可怜的莱比锡出版要更有效更有利。

《论坛报》自然以你的文章而大肆自我吹嘘，人们认为可怜的德纳是这些文章的作者。此外，他们既然把论帕麦斯顿的这篇文章也据为己有，所以八个星期以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成了真正的“编辑部”，《论坛报》编辑部。

比较大的文章被他们作为社论据为己有，而且这些文章只能论述一些比较重大的事件或者某些阶段，例如战争爆发、沃耳特尼

^① 卡·马克思《帕麦斯顿勋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68、365—366、588—590页。——编者注

察会战等等，除了这样一些文章，如果你还能（假如时间允许的话）把比较次要的、各阶段中间发生的情况用“英文”写成一两页的叙事短文寄来，那就好了。这些小东西甚至在**语言**方面给我带来的困难，也要比深奥的（！）议论或者特别是我多年来由于阅读英文书籍而必须用**英文**与之打交道的那种材料大得多。这自然只有在没有“大事件”的情况下才对我是必要的。主要问题是，在我感到自己不能完全掌握的那些东西上我担心我的批判意识。我的竞争者^①只单纯地抄录一些事实（或者确切些说，伦敦报界假冒为事实的东西）。

附上我的妹夫尤塔的建议，他建议每月为《南非人报》（卡普施塔德^②）写一次东西，你对此有何意见？尤塔的法文修养很差，但他是一个可爱而懂事的人。³²⁴要是我们——你和我——当时在伦敦创办一个**英文**通讯社，你就不用曼彻斯特受办事处的折磨了，我也不会为债务所累了。不过我相信，只要你现在开始为伦敦各报写些军事文章，过两三个星期你就会得到一个固定的地位，提供给你的物质报酬将同曼彻斯特的一样多，而给你留下的空余时间却更多。现在“军事作家”供不应求。

能弄到一个军事撰稿人，《泰晤士报》自己大概也会十分高兴，因为它这一栏很不行。值得试一试。我的出发点，自然是认为英国所有的报纸都是一种商店，只要自己的“商品”^③不被损坏，无论陈列在哪里，都毫无关系。

你的 卡·马·

① 普尔斯基（见本卷第225—226页）。——编者注

② 开普敦。——编者注

③ 文字游戏：“商店”的原文是《Magazin》，也有“杂志”的意思；“商品”的原文是《Artikel》，也有“文章”的意思。——编者注

1854年

14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4年1月5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你走后³¹⁵全家都患了流行性感冒和别的病。穆希^①和我现在还没有好。这样一来，这点病已经使我耽误了《论坛报》的三篇通讯，目前也还有困难。来信告诉我一下，下星期你能不能替我写一篇文章，写什么东西，随你的便。不过我要确切地知道，你写不写，什么时候写好。

我还没有出家门，自然无法留心报纸。皮佩尔告诉我，今天的《先驱晨报》刊登了一篇论俄国战局计划的长文。主要战场似乎在亚洲而不在欧洲，他们想从小亚细亚(!)方面攻占君士坦丁堡，等等。

约瑟夫·波拿巴的回忆录现在已出了三卷。³²⁵第三卷里面有

① 穆希(小麻雀)，是埃德加尔·马克思的绰号。——编者注

老拿破仑关于西班牙战局的书信。

刚才被穆希打断了；他正发高烧，说胡话，在床上折腾，等等。希望小家伙能早日恢复健康。

星期一收到德纳的信。他说刊登那篇文章不能署我的名，因为那会有损该报的“威望”。你的军事文章引起了强烈反应。纽约传说是司各脱将军写的。

再见。

你的 卡·马·

14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4年1月10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乌尔卡尔特昨天晚上从纽里（奥尔斯脱）寄来一篇演说词，我让妻子抄了出来，在开头和结尾我加上了一些话，成了一篇文章^①。因此，你就不用为星期五写文章了。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再发生什么情况，请在**星期五早上**以前告诉我，我好再加上一点佐料。

全家大小都还在病中。

附上克路斯的信。信的另一部分下次再寄给你，那时再详谈。

刚才塔克尔这口猪派人到我家里来了。《帕麦斯顿》第一版的五万册已经售完。这位先生现在派人到我这里来——他从来没有

^① 卡·马克思《西方列强和土耳其》。——编者注

这样慈悲过——，并要我对这本书作些修改，好出第二版。³²⁶ 你看我该怎么办，请马上来信。

你的 卡·马·

14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4年1月18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你要在星期五以前就锡塔勒或齐塔勒^①会战给我写点一般性的东西（讲肯定的东西恐怕不可能）。我想到的有这些方面：

（1）沃耳特尼察会战是一种**误会**，它破坏了大使们强加于土耳其政府的停战。同样，切塔特会战也是一种**误会**，它破坏了在英国军舰威逼下强加给土耳其政府的和平建议。³²⁷

（2）沃耳特尼察相反。那里是土耳其人躲进战壕，这里则是俄国人，等等。

（3）结果也同那里一样。经过五天的殊死战斗，战士都回到自己的掩蔽所里。我只看到结果，不知道本来**应当**怎么办。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这不是拿破仑式的作战方法。

外交界的阴谋家们深深地陷入自己设下的罗网，一场全面的战争已迫在眉睫。你知道，西诺普事件曾被利用（雷德克利夫先生

^① 这个地名在本卷以下各处为：切塔特。——编者注

的威胁不在此列）来强迫土耳其人接受维也纳议定书、并把哈利耳-帕沙和里扎-帕沙安插到政府中去。³²⁸ 帕麦斯顿安排好这一切以后，便提出辞职。³²⁹ 联合内阁觉察到这是圈套，于是在他辞职期间，即12月19日，下令在黑海举行示威。帕麦斯顿在加倍出丑之后，重新进入内阁，并设法争得26日的决定以使**整个**舰队出海，但同时又扮演着交战双方的**中立**调停人的角色——表面上此举相当坚决，实际上则是企图破坏12月19日决定、切断土耳其人同他们亚洲战区的联系。然而，波拿巴先生根据19日的决定下了相反的命令，装作**似乎**他把26日的决定**理解**为只是19日决定的进一步发展。帕麦斯顿自然不得不强作欢颜，以保持热心爱国者的荣誉。这样，这些家伙就倒了霉，而且这种**装样子**将使他们陷得更深，特别是由于31日³³⁰还需要向议会表现出一定的“热心”。这些家伙提交给土耳其人去签字的照会表明他们已准备向俄国完全投降，只是“误会”才破坏了一片好心。

我的内兄大臣^①写信给我的岳母^②说，遗憾的是，她现在又要遇上四十年前经历过的事情——一场全面的战争。

你给施特芬的信¹¹⁶我当天就寄往布鲁塞尔了，施特芬还住在布鲁塞尔他姐姐家里。我担心的是，你的《炮兵中尉拿破仑》³³¹目前会遭到**拒绝**，因为《泰晤士报》已接到命令，不准露出同波拿巴进行争论的任何一点迹象。既然他是“我们的”盟友，因此所有的报纸目前都要有同样的爱国主义的考虑。不过，只要写好了，即使报纸不愿接受，我们也可以把它印成小册子。我不好意思向出版商推荐我自己的作品。但对你的作品我不会有这种想法。

① 斐迪南·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② 卡洛琳·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蠢驴魏德迈又把《高尚意识》^①拖延下来了。然而全部意义就在于迅速作出答复。过了六个星期，文章就愚蠢可笑了。我不理解克路斯，他似乎总是故意让我当魏德迈先生的牺牲品。

你的 卡·马·

[小孩笔迹的附笔]

问候你，施特劳宾人 30 兄弟，出身高贵、光荣、和平和幸福的人。

小调皮

14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4年1月25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 28 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附上给鲁普斯的便条³³²，他曾经写信给我。请他原谅。

如果不发生违背外交或置外交于不顾的“误会”，战争不一定会打起来。列施德-帕沙的照会³³³等于完全向俄国投降。它甚至比最初的维也纳照会让步更多，土耳其是由于维也纳照会而宣战的。³³⁴帕麦斯顿再度入阁不是没有目的的。另一方面，在黑海的示威看来是特意安排在议会会议期间的一种诡计，目的是，如果俄国接受它自己的、被列入列施德照会中的条件并得到它所要求的一

① 卡·马克思《高尚意识的骑士》。——编者注

切，那末会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俄国向优势兵力作了让步。不管怎样，计划就是如此。否则，在尼古拉就最近一次维也纳照会作出或可能作出声明之前，就通知他联合舰队行将驶进黑海，岂不是荒唐？只有军事上的偶然事件还可能导致战争的结局。根据协议，这位皇帝甚至在联合舰队驶入时都没有抱怨，反而表现出极大的“克制”。当然事情不会因为“误会”而受到影响。“误会”总是可能的。

今天《泰晤士报》从《漫游者》报转载了关于切塔特会战的进一步报道³³⁵，我等着听你的意见。所谓俄军在曼成、茹尔日沃^①、卡拉法特等地同时发动进攻，以及甚至已占领锡利斯特里亚^②的消息，我看都是谣传。顺便说一下，还有一点请你用英文书面说明你的意见。法文报纸上写道，土耳其人想从陆地加固君士坦丁堡。³³⁶ 这是不是对俄国的一个决定性打击？况且，君士坦丁堡同本帝国的亚洲和欧洲海岸都有海路联系，因而人员和粮食的运入决不可能中断。看来大要塞现在已成为防止拿破仑式大战的一种办法。这样一来，我们会不会又回到小战上去？

柏林不设防是一种耻辱。

我的内兄大臣^③在给岳母^④的信中向她预言说，她如今在年老时还要再一次经历拿破仑第一时期经历的事情。意思是说，他相信要爆发战争。

科布顿，这个“普通”而“质朴的人”，因为最近一次演说而大丢

① 朱尔朱。——编者注

② 锡利斯特腊。——编者注

③ 斐迪南·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④ 卡洛琳·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其脸。他表明，他本人和那些向他鼓掌的“普通的人”，都不配管理英国。战栗教徒布莱特只承认内战。³³⁷ 科布顿发现英国的社会结构同俄国的相似，因为在俄国有迭米多夫家族，在英国得比家族，这种发现对某个普法尔茨—纽施塔特的革命庸人说来倒是相称的。

皮佩尔先生星期六前往布莱顿到迈耶尔处作客去了。尽管后者对他的光临感到麻烦，但他会在那里度过特鲁波给他规定的整个时间，因为“海上的空气”对他是有利的，并且显然他给这个资产者写了一封荒唐的信。愚蠢的小后生把自己的放荡看作天才的落拓。你从克路斯的信中可以看出，这位最有“天才”的年青人想弄一张美国护照去君士坦丁堡，大概是为了在那里当一名看狗人。可悲的是，他总是夸耀自己，但做的蠢事却接二连三，成为笑柄。

星期二我又将从比朔夫斯海姆那里收到一张由弗莱里格拉特支付的期票。但在这之前，我什么也弄不到，因为典当的来源正如过去周期地发生的那样，已经枯竭了。如果你能弄到一英镑，那就最好不过了。此外，星期五将寄来一百本《高尚意识》^①，而我却无钱支付邮资，因为只有到星期二我才能拿到钱。

顺便说一下。我正同塔克尔商谈。下一次抨击文写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因此，请把你那里的手稿（第四篇和第五篇）修改一下。³³⁸ 然后我再加进一些东西，并把所有修改好的寄给你过目。

纽约有人通过德纳约我为一家杂志撰写关于康德以来的德国哲学史的文章，每印张十二英镑。但要求：（1）文章尖刻辛辣而又能引起兴趣；（2）不包括任何有损该国宗教感情的东西。这怎么

① 卡·马克思《高尚意识的骑士》。——编者注

写呢？如果我们两人在一起，而且手边又有书，那我们很快就会赚到五、六十英镑。我一个人可不敢冒险干这项工作。

你的 卡·马·

14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4年2月9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今天同时寄上几份《骑士》^①和三份第二版的波兰胡说³³⁹（其中我作了一些修改）。请给鲁普斯^②和德朗克每种各一份。我糊涂了，没有把这堆叙利亚式的帕麦斯顿废话^③中的刊误订正（魏德迈也放过了不少），就寄给你了。

我已同乌尔卡尔特碰过头。他令人吃惊地恭维了我，说文章^④就象出自“土耳其人”之手，但是这样的意见得不到我的承认，我说我是一个“革命者”。他是一个十足的偏执狂。坚信有朝一日他会当上英国的首相。当其他人都垮台的时候，英国会来找他，说：乌尔卡尔特，救救我们吧！于是他就去拯救英国。在谈话中，特别是在同他有矛盾时，他就激昂慷慨，这给我留下十分可笑印象，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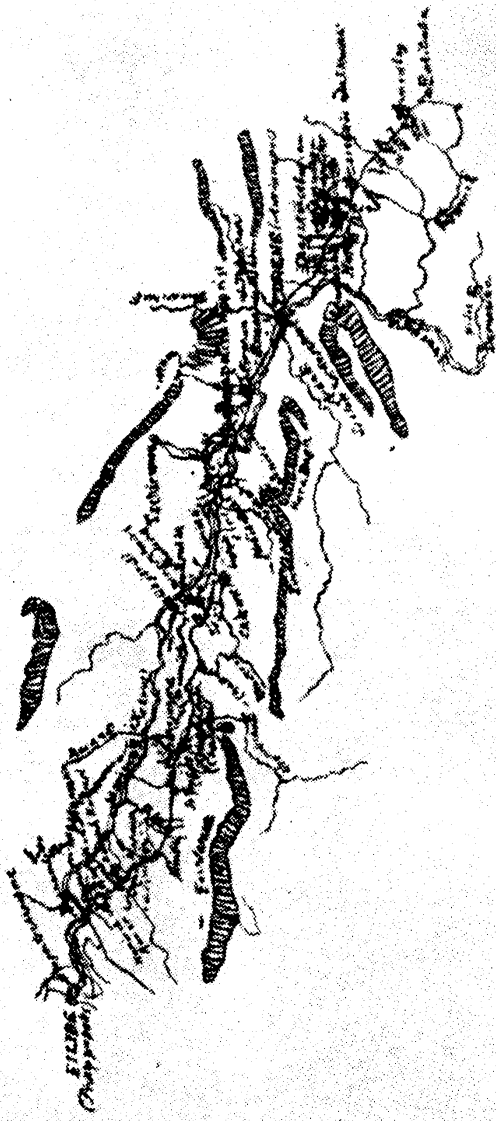
① 卡·马克思《高尚意识的骑士》。——编者注

②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帕麦斯顿勋爵》第四篇和第五篇文章。——编者注

④ 卡·马克思《帕麦斯顿勋爵》。——编者注

II



II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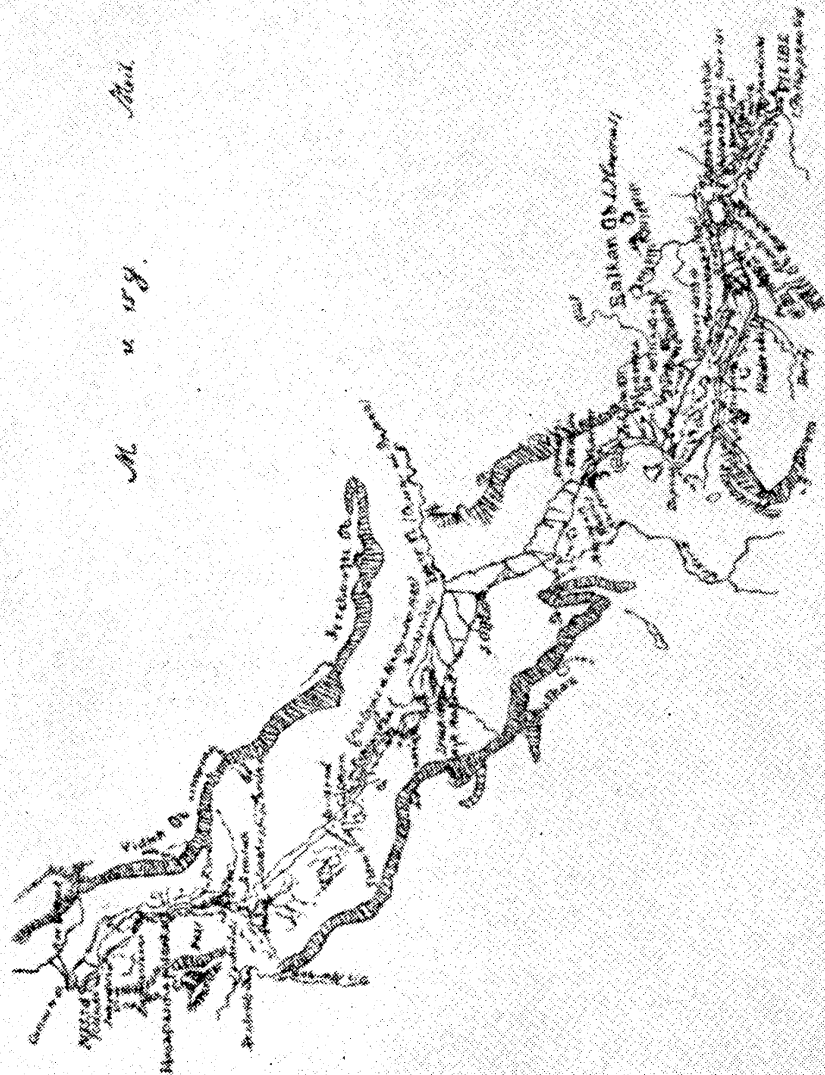


君士坦丁堡至尼什的军用道路石印图
(分为三部分，原图第三部分上写有：
“君士坦丁堡至尼什的军用道路”)

III.

M. v. 1879.

1879.



君士坦丁堡至厄什的军用道路石印图

(续前)

致他的每一句话和引语我都背得下来。这一点倒使我对他的“激昂慷慨”有了怀疑，真有点象是演戏。这家伙的主要思想是：俄国统治世界是由于有特殊优越的头脑。要对付它，必须有一个具有乌尔卡尔特式的聪明头脑的人，如果这个人不幸不是乌尔卡尔特本人，那至少应当是个乌尔卡尔特分子，也就是说要信仰乌尔卡尔特的信仰：信仰他的“形而上学”，他的“政治经济学”等等，等等。必须到“东方”去看一看，或者至少应当具有土耳其“精神”等等。

如果你能为星期二写点什么东西，那就太好了，因为我那一天还要给好望角写东西^①。

你的 卡·马·

14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4年2月15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附上一份我画的石印图样本^②。

波拿巴公布了他给“兄弟”尼古拉的信件³⁴⁰，这证明，否定的回答早就准备好了。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即为开普敦的《南非人报》写稿（见本卷第316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324页和第325页之间的插图。——编者注

14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4年3月9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因为忙于家里的琐事，好久没有写信了，甚至连报纸都没有好好看，所以也不知道《每日新闻》是否发表了你的一些东西，不知道这件事的整个情况怎样。

我的《帕麦斯顿》还没有结果，也就是说一文钱也没有得到，我看也是没有希望了。特吕布纳先生亲自告诉我：就他来说，他所坚守的原则是，他出版的东西，从不付稿酬。何况这东西现在也过时了。

星期二我要给好望角寄去最后一篇试探性文章^①（因此你要替我给《论坛报》准备点什么东西，也许可以谈谈希腊革命³⁴¹？）。运输公司在付款条件上同政府吵翻了，星期二是开往好望角的最后一次定期航班。

一想到今年春季和夏季仍要象过去一样忍受长时间的贫困，真叫人心烦，因为单靠《论坛报》那点收入实在不能填补过去的亏空。想到这些琐事没有尽头，我有时非常生气。

你上次来信¹¹⁶说，你没有把拉萨尔的信退给我。这封信我不

① 即为开普敦的《南非人报》写稿（见本卷第316页）。——编者注

需要，我只想弄清，这封信没有在邮递中遗失或落到不可靠的人的手里。

工人议会³⁴²邀请我作为名誉代表参加曼彻斯特会议（纳多和路易·勃朗也被邀请）。今天我回信感谢他们，其中有些话既可以理解为极端革命的，也可以理解为异常温和的，这要看怎样读了。^①今天我把你的办事处的地址寄给琼斯了。

伟大的卢格打算在美国办一所大学（免费的），据海因岑说，为了这个高尚目的已筹集到一百五十美元。

伟大的弗兰茨·济格尔成了杜朗的女婿。过几天你将收到一包东西，你从那里可以知道这帮家伙所干的其他一些事情。

乌尔卡尔特昨天在《晨报》上发表一篇**军事**（？）文章，他坚持说，土军本应把他们的主力部队派到多布鲁甲，从那里猛攻俄军。他还提到了瓦伦提尼将军。我设法给你寄去这份报纸。

我已给拉萨尔去了信¹¹⁶，正等他的进一步的消息。

契尔奈尔到过这里，没有遇见我；为了一桩钱款的事情将同他八十岁的老母亲到美国去，然后在这里住下来。伊曼特告诉我，契尔奈尔肯定说认识你。

你的 卡·马·

① 卡·马克思《给工人议会的信》。——编者注

14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4年3月11日左右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附上拉萨尔的来信。

如果你能为星期二写点军事方面的东西，那就给我帮了大忙。你们将在星期一收到的《泰晤士报》增刊，登有关于沙米尔和别的情况的一些消息。如果我弄不到军事方面的任何东西——即使是些空谈，那末那位无耻地照抄伦敦报纸的 A. P. C.^① 就要把我排挤掉了。

你的 卡·马·

14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4年3月17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希望你把我昨天写给你的信¹¹⁶ 马上扔到火炉里。当然，且不说要你为勃朗负什么责任，即使是向你问到这件事，也是愚蠢的。

① 普尔斯基（见本卷第225—226页）。——编者注

其实,事情本身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也不值得再去谈它了。

工人议会的约翰·佩茨累尔先生,是否就是伦敦的老佩茨累尔这头疯狂的畜生?问问海泽。

给你寄包裹的事又拖下来了,因为还没有弄到乌尔卡尔特的关于军事的文章。

你的 卡·马·

150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4年3月23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现退还拉萨尔的信。第一封信我上次忘记寄了,仍在我这里。你大概前天和昨天已经收到了两个半截银行券: T/B58166 太恩河畔新堡,1852年8月17日,五英镑。

拉萨尔的战略行动极富外交手腕。对于埃内兹和罗多斯托事件,他只是为了蒙混人才用蠢话回答说,似乎君士坦丁堡需要加以掩护。³⁴³但如果两个舰队和多瑙河军团不能掩护它,那末十万名法军和英军也无济于事。按他的观点,他应当这样说:无论如何,把他们从罗多斯托调到塞瓦斯托波尔或敖德萨,比从马耳他或土伦调去更方便。

认为奥军侵入塞尔维亚就会处于“土耳其多瑙河军团的后方”,这种看法是根本错误的。为了进入瓦拉几亚,奥军应当在贝尔格莱德附近或稍下一点渡多瑙河,或者是沿左岸通过麦哈提亚

前进。在前一种情况下，他们将处在土军左翼的**延长线**上；在第二种情况下，他们将处于其正面。这样，除了卫戍部队以外，卡拉法特和维丁两地就要输掉，这是很清楚的，但是不应由此得出结论说，土军左翼注定要覆灭，其残部必须撤至苏姆拉一线。恰恰相反。（1）对奥军来说，**正确的**战术是立即经尼什向**索非亚**推进，而对土军来说，**正确的**战术**也是**从维丁向**索非亚**撤退。由于土军的路程较短，所以他们将**先于**奥军到达该地，从而能够在巴尔干设防固守，或向阿德里安堡退却。³⁴⁴

（2）如果奥军愚蠢得竟向维丁进军，那末土军**仍然**应当进军索非亚。在这种情况下同奥美尔-帕沙的主力分开，决不意味着分散兵力，因为新的敌人要求有一条新的作战线：阿德里安堡—索非亚—贝尔格莱德—维丁；这样，土军左翼就将成为一支**独立的**军队。

（3）如果拉萨尔的惊人的作战计划付诸实施，那末军队无论怎样向苏姆拉一线集结都无济于事，因为在放弃贝尔格莱德到君士坦丁堡**主要干线**的情况下，这一防线**反正已被迂回过了**，相反，为了在**阿德里安堡集中一切后备军**去抗击首先越过巴尔干的敌人，就要急速放弃这条防线。

其实很显然，所有这些勉强凑出的论断都出自“外交文献”，而“外交文献”看来是在吹嘘战略上的深谋远虑。

明天将给《每日新闻》寄去关于喀琅施塔得的记述³⁴⁵。我担心，尽管许多工事很坏，但在攻下它之前仍会有半打螺旋推进式战列舰被击沉。

强盗们竟这么客气，只拿了鲁普斯^①的七个普鲁士塔勒而把

^①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皮夹还给了他。他的庸俗朋友们想尽点力量帮他弥补丢钱丢表的损失；也许他还会得到一些赔偿费；博尔夏特照料他的暗伤，事情就这样办妥了，但是

他担惊又受怕，
又有谁能补偿他。

因此他全然衰颓了，唠叨不休，而且似乎认为海泽和我要对他的愚蠢、挨打以及一切负责。

被海因岑称为《新莱茵报》编辑的那家伙是个什么东西？请看一看最近寄给你的《改革报》，大概是第50号。

你的 弗·恩·

15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4年3月29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还没有告诉你已收到五英镑的事，还没有照原来的安排使用这些钱，也没有写信给你——所有这一切都出于同一个原因。皮佩尔成了我的累赘。因为十天前他被赶出了寓所，我当然只得把他安置在我这里。他开了一张《同盟报》名下的期票，最近的某一次邮班要么给他由美国带来钱，要么就带来一张拒付期票。此外，弗莱里格拉特本星期已为他找到了教德文课的位置，每周有十五先令收入。经迈耶尔介绍，他本来还可以得到每周约十先令的也

是教德文课的收入；迈耶尔今天已回德国，他托我向你问候。但是皮佩尔没有到约好的地点去，他向迈耶尔表示，他对教书已经厌倦。他觉得自己适合当一名**作家**。不幸的家伙！

我对鲁普斯^①的意外遭遇还有些不清楚。是在街上发生的吗？大概是在那次你和海泽同他一起夜里狂饮之后吧？你从附上的小劳拉的信中可以看出，这在我家里产生了多么深刻的印象，小劳拉在信里把这件大事告诉了当时在学校的燕妮和埃德加尔。

拉萨尔的外交部分——除去他的报道还好以外，——象他的军事部分一样糟^②。他所谈论的有关帕麦斯顿的东西，全是大陆上流行的那套废话。

你看到了秘密往来的公文³⁴⁶吗？如果进行这些公文往来的大臣们被允许进行战争——看来这很有可能，——那末事情也只能以英国彻底丢脸而告终，即使大陆无论如何会陷入极其可喜的慌乱中。

附上昨天乌尔卡尔特论述战争的文章以及他过去的有关他的战争计划的小册子的剪页。希望得到你对这两者的详细意见。

我昨天偶然碰到一个曾在土耳其军队供职的普鲁士教官，他说，土耳其的炮兵很精锐，而陆军完全是装饰品，因为从君士坦丁堡可以粉碎任何有力的行动。

在你写的俄军从卡拉法特撤退的文章^③中，你对这一行动的解释是，鉴于英法军队的到来，打算在敖德萨建立一个阵地。但是，根据最近消息看来，对面的俄军似乎已经横渡或曾想横渡多瑙

①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②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③ 弗·恩格斯《俄军从卡拉法特撤退》。——编者注

河。也许明天会有更详细的消息，因此你可以在后天以前寄给我一点这方面的东西。《论坛报》太无礼了，我在前天的信¹¹⁶里禁止把军事文章以外的其他东西抓去当社论，**否则**必须一概去掉我的署名，因为我不愿意仅仅为了一点无足轻重的东西出面。现在正是要以**军事**文章向它说明：它没有我**就不行**。

如果《泰晤士报》的曼彻斯特商业通讯员的报道³⁴⁷属实，那里的情况一定很糟。这里每天都会发生巨大的破产事件。巴黎也是如此。显然那些破了产的生意人，长期地煞费苦心拖延宣布破产，是要利用战事的爆发来使自己显得体面些。

直到今天我还没有在《每日新闻》上看到你的文章，当然不会是把它看漏了！

《海陆军报》断言，法国发明了一种能在水下继续燃烧的毁灭性武器，路易-菲利浦政府拒绝采用，俄国人买了去，而且在西诺普使用了。该报据此预言土耳其军舰将迅速而彻底地覆灭。

据《汉堡记者》报——可以把它看作半俄国的机关报——的消息，尼古拉打算公布新的文件，包括阿尔伯特亲王的信件。

这里没有什么其他新闻。被海因岑先生当作《新莱茵报》编辑的“马德尔”，我对他毫无所知^①。

完全属于你的 卡·马·

现在我有了一本哈麦尔的《奥斯曼帝国史》。读它一遍，需要有耐心。我还剩下大约四分之一。你如需要，可以给你用。

① 见本卷第331页。——编者注

152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4年4月3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横渡多瑙河纯粹是防御性的。它证明俄军正在放弃瓦拉几亚的大部分地区。俄军有七个步兵师在瓦拉几亚，有一个步兵师在伊兹马伊耳担任预备队，它的后面是切奥达也夫军团，这又有三个师。切奥达也夫最多只能驻在雅西。其余八个师加上骑兵等等总共还不到十一万人。由于英军和法军可能在他们的后方登陆，他们必须占据最有利的阵地，以便不被切断，从而尽可能少丧失土地。这里只有两条路：或者直接回到塞勒特河，使它与多瑙河下游构成一道防线（福克夏尼、加拉兹、伊兹马伊耳），或者，向多布鲁甲突进，把战线移至居斯坦杰^①—希尔索瓦^②—沃耳特尼察—布加勒斯特一线，以图拉真垒墙、多瑙河和阿尔哲什河为第一道防线，布泽乌河为第二道防线，塞勒特河为第三道防线。无论如何，这是最好的方案，特别是因为，这样一来，在一侧面丧失了土地，而在相反一翼却赢得新的地盘，因而退却看来是向前推进，而且还可以保持军威。占领多布鲁甲会缩短俄军的战线，即使在阿克尔曼^③或敖德萨被登陆成功，俄军也会在最坏的情况下有一条通向

① 康斯坦察。——编者注

② 希尔朔瓦。——编者注

③ 德涅斯特河上的别尔哥罗德。——编者注

德涅斯特尔河畔霍亭的通畅的退路。³⁴⁸

看来我同《每日新闻》的事已经办妥了。我遵照英国的礼节，先由老爷子瓦茨（他也给该报写稿）介绍，才在上周给该报写了稿^①（顺便说一句，老爷子瓦茨已把他的小店关闭了，成了一家国民储蓄保险公司的经理，不久就将作为经理住在你的附近，即切林-克罗斯 47 号；他同他的全体职员都留上胡子，看上去同水上波兰人³⁴⁹一样）。今天我收到了主编林肯的信，看来，他完全赞同我的意见（我建议，先写关于俄国陆军、舰队和要塞的文章），他说，我只需把文章寄去就是了。这样，我就一点也不担心了。这些家伙在军事文章方面遇到了困难，这从他们刊登了一些席梅尔普芬尼希的胡说就可以看出来，这些胡说是不熟知毕洛夫著作的人绝对理解不了的；我的生动而平易的书信给这些先生们展示了一幅完全不同的前景。只要他们同意我的建议（注意，我曾马上提出过付酬的要求），我也会使这群蠢驴得到满足。明天我给他们寄去任何人也弄不到的东西：希尔索瓦、曼成、伊萨克查和土耳恰等地的平面图。这件事去掉了我心上的一块石头，因为挣钱的来源对我是**绝对必要**的。如果一切顺利，那末夏天当我的老头^②来到这里时，我就摆脱生意经而移居伦敦；不管怎样，我总要在圣灵降临节前到那里去一趟，以便最终同这些家伙把事情谈妥。

自然鲁普斯^③是同我们一起喝了酒；他象往常一样喝得酩酊大醉，跑到街上去了，拦不住他，他迷迷糊糊朝相反的方向——市区的另一头走去，跑进一家下等小酒馆；在那里他款待了六个流氓

① 见本卷第 607—610 页。——编者注

②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③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和两个妓女，露出了黄金，离去时，这些流氓就跟在他后面，如此等等。这是**他的**说法。但整个这件事里有某种秘密：例如，他酒醒以后并没有回家，而是花一先令住到一个毫不相识的英国人那里（离他的住所不超过二百步）。简单地说，这里面有些内幕鲁普斯先生想掩盖起来，——显然是有某种旧的瓜葛。

关于俄军拥有毁灭性炮弹的事^①，完全是胡说。法国人有这类东西，但这种武器不能破坏船只，只能杀伤人。请顺便把哈麦尔的书^②寄来，主要是关于现代的部分。关于乌尔卡尔特，日内即写给你。皮佩尔真不幸。至于钱，你自然可以随意处理。我的妹夫^③是否将得到这些钱，我当然全不在意。

你的 弗·恩·

15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4年4月4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你从附上的克路斯的信里可以看出，克耳纳博士和朋友魏德迈是多么公道地对待了他。魏德迈没有给他讲清情况，反而使他陷入困境，——这是朋友魏德迈对自己的朋友们一贯执行的一项任务。

① 见本卷第333页。——编者注

② 约·哈麦尔《奥斯曼帝国史》。——编者注

③ 布兰克。——编者注

关于《每日新闻》的消息很好。今天我要看看是否已经登出了什么东西。我希望，Sir〔先生〕，您将离开曼彻斯特，Sir，永远离开，Sir。当每周都得去读议会辩论，特别是约翰·罗素的演讲时，你对于«Sir»（或者不如说 Sar）这个词会非常习惯。罗素这个家伙可以概括为两个词：“那末，Sar！”

你从附上的信里可以看到，皮佩尔收到了从华盛顿寄来的第一张期票，昨天晚上又为自己弄到了寓所。现在他傲慢得象只火鸡。他不是简单地挣到了钱，而是作为一个作家挣到了钱，而且不仅是作为一个作家，还作为一个政治家！暂时他发誓——或者至少他说是发誓——要同伦敦的公娼断绝关系，而要找一个健康的爱人。身分不计。年龄可能也不拘。但是健康，这却是关键。经验教训了这个雄纠纠的青年要从医学观点去观察女性。如果把他的本来面目描绘出来，这个雄纠纠的青年人可以作为他人的鉴戒。在他情况好转后，我曾告诉他，如果魏德迈作出否定回答或拒付期票，你委托我向他提供你的帮助。这一声明现在已不再有重大意义了，然而却给了这个雄纠纠的年青人以极深的印象，他仍然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小伙子。

重要的是，正是在现在，你不要不管我同《论坛报》的事情而自己在《每日新闻》上开火。否则，那些本来就被我最近的声明^①所激怒而且还在阅读《每日新闻》的家伙们会认为，我现在把自己最好的东西卖给伦敦（现在所有的报纸都愿以军事文章来炫耀自己），而把渣滓卖给纽约。这些家伙可以不费力地把我踢开，因为他们在这里有一个通讯员，在利物浦还有一个。他们的报纸会因此变

^① 见本卷第 333 页。——编者注

得差些，但他们可以节省二百英镑，而这还是划得来的。因此，首先必须再诱使他们刊登一篇军事文章作为社论。这样，他们又逃不出我的手心了。最近有一号《纽约先驱报》在嘲笑“《论坛报》的军事编辑”，说他给奥美尔-帕沙起草了一个战局计划，而当现在这一计划没被执行时，他就叫起背叛来了。

华盛顿·威尔克斯著的《三个时代的帕麦斯顿》。这本书包括两个时代。在第一个时代，华盛顿·威尔克斯最无耻、最愚蠢地抄袭了我在《论坛报》上发表的文章^①。在第二个时代，他靠蓝皮书把乌尔卡尔特的《俄国的进展》一书³⁵⁰中关于匈牙利的一章加以扩充增补。不管这本劣作是多么可怜，也不管这个家伙在一切问题上是多么无知——剽窃者的真正的无知，——但他却靠这本书钻进了伦敦的各种大会，受到乌尔卡尔特及其一伙的庇护，并且被视为伦敦的“社会活动家”。

关于内阁“背叛”的议论开始在这里的庸人中间流传开来，如果这些老爷们胆敢再玩弄一次1840年和1846年那样的手法³⁵¹，那末这一次是不会白白过去的。

你的 卡尔·马克思

① 卡·马克思《帕麦斯顿勋爵》。——编者注

15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4年4月19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里德里希：

从附上的克路斯的信中，你一方面可以知道席梅尔普芬尼希对你的军事文章的赞叹——这算在我的名下了，另一方面也可以了解到他的狡猾的批评意见。

如果你能就哥尔查科夫今天的报告（载《泰晤士报》）和《北方蜜蜂》关于切尔克西亚沿岸的迂回运动的报道³⁵²替我为《论坛报》写一篇文章，那你可以对席梅尔普芬尼希的意见给以匿名的打击，公众现在对他的意见是非常注意的。

《泰晤士报》突然停止攻击内阁（在战争问题上）是什么意思？

你从美国一些报纸的剪页可以看到（昨天我已从私人消息方面证实了这一点），最近六个月“中央委员会”拥有巨额资金。你从《先驱者》上卡尔格（赖德律的应声虫）的文章可以看到，赖德律本人，以及同他一起的所有正统的流亡者都对这位赖德律的重要性和未来的作用抱有怎样的幻想。德国方面已经同他谈妥，一旦他成为法兰西的可汗，他就派法国军队侵入德国，不过军队要由德国的卢格—布林德—戈克来统率。

还附上君士坦丁堡地图一张，也许你会感到兴趣。

席利得到当局的许可去巴黎了。他将在那里代表“公司”，而

科内利乌斯则在这里代表“公司”。

班迪亚在埃尔斯伦^①；是上校；不用说，叫做穆罕默德-贝伊，行了割礼，入了伊斯兰教。可能作为间谍被安置在盖昂将军身边。

天气好极了。可惜不能很好地利用它。

昨天接到特利尔的来信，看来埃德加尔^②要由得克萨斯到伦敦和德国来作客半年。

你的 卡·马·

我看信太厚了，因此剪报只好下次随信寄去。

155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4年4月20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每日新闻》的事吹了，我有理由认为，皮佩尔先生的饶舌作弄了我；这一点我不会很快忘记他的。本来一切都十分顺利，只剩下商议稿酬了，我的文章^③已经排好，校样已经在我口袋里。我在一星期以前，在上星期三就给这些先生写了信，说我将按他们一般的条件写作，而直到今天才接到回信说，文章太专门了，虽然他们很愿意采用，但是力不从心；写得非常客气，末了提出付给我两英

① 埃尔祖鲁姆。——编者注

② 埃德加尔·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③ 弗·恩格斯《喀琅施塔得要塞》。——编者注

镑两先令的酬劳，并好心地劝我向军事报纸投稿。当然，我对两者都拒绝了。

对这件怪事我只能有一种解释。皮佩尔知道这件事，根据上星期他写给我的一封无聊的信看来，他大概在吹嘘自己消息灵通，于是这件事就照例沿着流亡者谣言电讯路线传到了金克尔或其他某个与《每日新闻》有联系的德国猪罗那里，这样，只要把恩格斯这个军事家看成不过是当过一年志愿兵的人，是个共产主义者，职业是店员，那就一切都完了。客客气气地回绝，自然不是看在我的份上，而是看在瓦茨的份上。信写得很委婉，甚至我还可以再次自荐效劳，只不过这样做我就要落入无聊文人之列了。

你如果打听出是谁这样饶舌，就是帮了我的大忙；自然，席梅尔普芬尼希先生的赞扬^①，对这次失败是一点极其微小的补偿。

此外，《每日新闻》的这些家伙这么一拖延，使得我的一部分资料在这段时间里被德国报刊所传布而为人所共知了。毛奇³⁵³曾经对我非常有用，而现在差不多根本不能再利用了，再过两星期，其他资料也会如此，我也不想为这没用的东西再冒险花五英镑了。

我非常想把论述俄国军事力量的文章写完，然后寄给《泰晤士报》。如果能在那里刊登出来，那《每日新闻》就会丢脸。不过，再失败了，结果就会很惨，因为我会大大丢脸。可惜我不在伦敦，否则一切都非常简单。你有什么看法？请立即写信告诉我。

其他事情过几天再谈。关于俄国通报³⁵⁴的文章，我不能赶在下一班轮船之前交出来。必须认真地研究，并要参照地图，否则

^① 见本卷第339页。——编者注

也会出丑的。

如果你能从《论坛报》榨出更多的钱，我将让所有的肮脏的英国报刊滚蛋（由于德国流氓骗取了愚蠢的编辑们的信任，这些报刊连最好的文章都不能刊登），并且每周寄给你一两篇供《论坛报》用的文章。不过，为了二百英镑让我们两人都写得精疲力尽，这太过分了。

立即写信告诉我，你如何对待所有这些糟糕的情况；这件事使我很烦恼。看来，我们不能信赖这伙人当中的任何一个，我们只能你我两人相互依靠。

施特芬和德朗克复活节时在这里。德朗克染上了商品推销员的那种讨厌的作风，我很不喜欢。这家伙将成为道道地地的浪荡汉。

你的 弗·恩·

156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4年4月21日左右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我刚才在这里买到了席梅尔普芬尼希先生的小册子³⁵⁵；如果你想为《论坛报》要一篇批判它的文章，就赶快回信。假如没有什么更重要的事情，星期一将寄去一篇关于横渡多瑙河的文章。

你认为布林德能在《每日新闻》上作弄我吗？^① 如果我没有弄

①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错，这家伙同该报是有联系的。今天该报登出的赫尔岑先生的蠢话也说明他同该报的联系。伦敦还有没有能同该报勾结上的德国军官？

在转向另一家报纸之前，我还要收集一些材料。这会把事情拖上三星期左右。不过，没有关系，掌握了好材料，就会有更多机会，起码使我们可以有材料给《论坛报》写稿。

如果我现在不是缺钱缺得要命，我就邀你到这里来了。但目前这还不行，加上我还需要事先再租一处私人寓所。为了同《每日新闻》订合同，本来打算在圣灵降临节到伦敦去，而现在去就没有多大意思了。不过没有关系，也许我还是会去的。

由于战争，由于死抠许多军事书籍，以及常常痛饮等等，我最近对办事处的事很不经心，正因为脑袋里经常塞满了别的事情，所以出了一大堆错，以致造成拒收货物和其他不愉快的事。因此有充足的理由迫使我现在来补救这些，因为再过三个月我的老头^①就要到这里来了；此外，同他通信也非常不经心，甚至半年前他就应该收到的东西现在还没有收到。所有这一切都必须现在加以补救，这又要给我添许多麻烦。不过，我想再在办事处使劲干上两个星期一切就会办好的。

请把剪报寄来，否则，克路斯的信就看不懂。

班迪亚将从埃尔斯伦^②给俄国人送去精彩的报告。我希望普鲁士人现在终于会向前进，并向英国宣战，这样一出了乱子，我的老头就不会来了。我对他粗心得不得了，而钱的事情总是争吵的原因。

①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② 埃尔祖鲁姆。——编者注

附上给《每日新闻》写的一篇文章^①的校样，阅后立即退给我。这份校样在我手里，我非常高兴，因为这些家伙现在无法吹嘘了。

顺便问一下。《1849年俄军对匈牙利叛乱者的军事行动记述》（1851年出版）这本书伦敦有货吗？什么人那里有？我已订购了这本书，但三周内还拿不到。有了这本书，我马上就可以同《泰晤士报》联系。书价是一个半塔勒，即使买两本，损失也不大。

你的 弗·恩·

15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4年4月22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关于《每日新闻》的事，皮佩尔确实没有过错，因为半年来他同流亡者根本没有见过面。布林德是与《晨报》而不是与《每日新闻》有联系。赫尔岑一帮人——克拉普林斯基-沃尔策耳^②、流氓戈洛文——自从由于乌尔卡尔特的影响而被赶出《晨报》以后，就明显地同《每日新闻》有了联系。奥托·冯·文克施特恩先生从《泰晤士报》转到了《每日新闻》，但他已不在伦敦了，因为这家明智的报

① 弗·恩格斯《喀琅施塔得要塞》。——编者注

② 马克思讽刺地用海涅的讽刺诗《两个骑士》中的人物的名字称呼沃尔策耳。
——编者注

纸指派他为**军事记者**到奥美尔-帕沙那里去了。这个文字骗子！这个家伙很可能而且甚至一定还带去了另一个德国坏蛋。不过我主要怀疑的是俄国人。《**每日新闻**》办得非常英明，从最近关于印花税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它的印数自1851年以来急剧减少，在报纸中居于《**先驱报**》之后。

我认为你应当就按现在这个样子**马上**把文章^①寄给《**泰晤士报**》，不要再等其他任何材料了（我看能否在这里弄到《**军事行动记述**》^②）。下个星期该报还不会有材料，因为议会要休会到5月1日，虽然名义上说是到4月27日。因此，他们对任何投稿都会欢迎的，而且这些人在文字和政治分寸上比《**每日新闻**》的蠢才们要讲究得多，他们情愿接受哪怕是出自魔鬼之手的有意思的文章，所以我坚信他们会**立即**刊登你的文章。同时你也就对那家坏透了的小报进行了报复。如果同《**泰晤士报**》打交道不成功（我怀疑这一点），那末，第一，你可以相信，任何人不会知道此事，因为我不会告诉任何一个人，第二，你还有机会向杂志投稿。我再次劝你不要等待，立即把这第一篇文章寄给《**泰晤士报**》，不用作任何修改。

至于席梅尔普芬尼希^③，我认为在《**论坛报**》上谈论这个家伙是过于抬举他了。你可以在给我的一封私人信里把有关这方面所有要写的写来，我好转告克路斯，让他给《**改革报**》写一篇文章。

《**论坛报**》最近又把我的所有文章当作社论，而**我的**名字则只摆在一些废物下面。例如，它把对奥地利金融进行详细分析的文

① 弗·恩格斯《喀琅施塔得要塞》。——编者注

② 《1849年俄军对匈牙利叛乱者的军事行动记述》。——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342页。——编者注

章^①以及论希腊人暴动^②的文章等等都据为己有。此外，用你的军事文章来自吹自擂已成为“合法化的”现象了。我已打定主意，一旦收到德纳对我上次警告的答复，就要求提高稿酬，并将提出为写军事文章所必要的花费。你看怎样？这些老爷们应当对每篇文章至少付出三英镑。他们派泰勒到印度去，花了五百英镑，而这家伙从那里写来的东西，与我从这里就同一题目写的东西相比，又糟又少。他在这样一个国家作如此仓促的旅行能了解到什么呢？每篇文章有三英镑，我就将最终爬出泥坑了。

由于乌尔卡尔特的缘故，出现了一些奇怪的不干不净的话，注意，我同此人第一次见面以后^③，在伦敦就再没有见到过他。内阁的《地球》报星期六向他猛烈开火，说他时而随便招来一个人，并使之改信他的信仰，不过都为时不久。

“安斯提先生在哪里？蒙提思先生等人在哪里？马克思先生这位新革命的歌利亚在哪里？”“所有这些绅士们已经了解到自己行为的冒失，并已回到美好社会的习俗上来了。”

于是在星期四《晨报》上有一个“乌尔卡尔特分子”宣称：

“如果甚至无条件地同意说乌尔卡尔特先生的观点是疯狂的标志，那末这些人显然仍旧没有恢复理智，目前应当留在美好社会之外。”

接着专门写道：

“至于马克思先生，我幸运地说，他现在同往常一样，是乌尔卡尔特先生的有力而宝贵的拥护者。”

我对这件事至今还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还在等着瞧。宣布不

① 卡·马克思《奥地利的破产》。——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希腊人暴动》。——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324页。——编者注

同意乌尔卡尔特先生的观点，这机会还会有。我认为这是特别无耻的，因为他知道，而且我还亲自对他声明过，除了帕麦斯顿问题以外，我在观点上同他没有**任何一致的地方**，而且在帕麦斯顿的问题上**他**也没有对我有丝毫的影响。但现在不得不等待一下。这里有一个困难。有一个极其愚蠢的乌尔卡尔特分子也叫马克思^①，但《地球》报指的不是他。如果我公开宣布不同意乌尔卡尔特，他会说，他指的不是我而是另一个马克思。此外，从《地球》报上可以看出，帕麦斯顿先生对我是极其关注的。

皮佩尔一天天越来越自满和庸俗了。他笑的时候，脸上出现的皱纹，比两个印度地图上的弯纹还要多。真是个老马伏里奥^②！小燕妮只把他叫作《魔角》里的漂亮的小孩^③。下一次再告诉你关于这个“漂亮的小孩”的某些趣闻，从他的姐妹的信中可以看出，他把自己看成是拜伦和莱布尼茨两个人的化身。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弗兰西斯·马克思。——编者注

② 莎士比亚喜剧《第十二夜》中的人物。——编者注

③ 阿·阿尔宁和克·布伦坦诺整理和出版（1805—1808年）的民歌集《小孩的魔角》序诗中的人物。——编者注

158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4年4月24日左右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我完全不能给《泰晤士报》写文章，目下没有更多的材料，再过一个两个星期才行，那时可以立即写好。

关于席梅尔普芬尼希^①，我要同海泽一起写点东西；必须写得十分严密，叫这家伙无法答复，否则干脆不写。

对于海泽需要想个办法，他不能长此下去。因此我今天给克路斯去了信¹¹⁶，让他告诉我，能否把海泽安置到某一家美国的英文报馆里，这小子英文写得不错；其次，《改革报》能否给他付点稿酬。不过两者都要以无损于埃卡留斯为前提，应当让埃卡留斯有优先权。我写信给克路斯说，如果有这类的障碍，你会随最近星期二这班轮船寄给他一些相应的指示。同时还向克路斯讲了有关写席梅尔普芬尼希的文章的事，以便他们在纽约不致做出什么蠢事来。

今天就此搁笔。

你的 弗·恩·

科苏特真妙！³⁵⁶

^① 见本卷第342页。——编者注

15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4年4月29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在海泽离开这里的前几天，我同他当着其他人的面就《高尚意识的骑士》发生了争吵，而且他是作为骑士^①的老（秘密的）信徒，或者至少是作为一个凶狠的独立者来反对我们的。事情以大闹一场而结束。我认为告诉你这件事是多余的，第一，因为你自己对海泽是足够了解的，第二，因为他曾苦苦哀求我把他介绍给你，而我并不愿意给他一封“乌利亚的信”³⁵⁷。

可能这个人已经完全转到我们这一边来了，不过，如果他是因为穷困才抓住我们不放，那这绝不能作为证明。无论如何我认为你不要同海泽太接近了，不要太相信他，特别是不要同这个年青人共同写什么东西。在允许他参加这种事情，从而使公众也“习惯于”这样看他以前，必须有更多的证据来证明他的诚心。我们曾经有过使人十分难受的经验，我们需要谨慎，哪怕是有一点点戒心也好。

附上克路斯的信和剪报。

伊曼特说，据勃朗讲，你曾写信给勃朗说要来这里作客。真是这样吗？

你的 卡·马·

① 维利希。——编者注

160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4年5月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海泽的事有些令人不愉快。如果这家伙**在党的工作上**表现可疑，你本来不管怎样应该告诉我。而**这样一来**，我只有认为，他这个新手完全可靠。以前我在普法尔茨只见过他几天，在伦敦的亲密圈子里又遇到了他，当时你似乎特别看重他和迈耶尔；因此我就得出结论：这家伙在伦敦已经悔悟了，经受了对他的考验，得到了信任。我至今就是这样对待他的，既然他没有事干，又是个快活的小伙子，所以我同他一块游逛比同其他人都多，到处去游逛，甚至当庸人们嗅出我同玛丽^①的关系，而我必须结束这事时，我还租了一套与他为邻的房子，不过还没有搬进去。这一切现在是难于纠正了；我看只有一个出路：我应当从你的来信中得出结论，就是你曾经交给他一封给我的信。**这封信我从来没有收到**^②。请立即写信给我，我好去要他回答。

关于席梅尔普芬尼希的文章，我同海泽一起写了³⁵⁸，原因有二：（1）我想把这个家伙痛骂一顿，但又不暴露出我在为《改革报》写东西；（2）绝对需要让海泽做点事情，以便他不再游手好闲。文章很好，只是有的地方被海泽的风格所破坏，但把席梅尔普芬尼希

① 玛丽·白恩士。——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340、353页。——编者注

先生骂得很厉害。这件事以后对海泽不会带来任何好处，因为他再也不能写出第二篇这样的文章了；相反，这件事作为我们办事稳妥和“理由充足”的一个范例，给了他极深的印象。不过，如果我早有所知的话，连这样的情况也不会有了，无论如何我会为这个人少花些钱；而现在，他成了我的累赘，对他的家庭债务等等我多少总要承担些责任。

我去伦敦一事搞得相当复杂。我在办事处里的工作太多，不容易走开；但是，如果同《每日新闻》的事情搞成了，我是要去一趟的，好亲自作最后处理。但现在这已失去意义，去一趟我非花七、八英镑不行。况且我在那里最多只能呆三四天，所以我设法不去了。

退还克路斯的信，看过此信后，我决定把关于席梅尔普芬尼希的文章寄给克路斯了，他可以看情况处理；如果他同席梅尔普芬尼希的关系已经很深，那末，这篇文章至少可以当作私人之间对克路斯进行一次有关席梅尔普芬尼希的情况介绍，帮助他不要陷在这种关系里。把这两个小卒比较一下，我仍然认为维利希比卖弄聪明的席梅尔普芬尼希强，后者除了爱慕虚荣和横蛮无理，肚子里空无一物，其全部学问不过是由几本极其平庸的教科书和知识指南之类的东西拼凑起来的杂拌。

在星期五最近这一班轮船开出之前，我替你再写一篇有关土耳其的军事文章或其他文章。从政治方面看，回到我们就这一问题所写的第一批文章^①上来，现在也是时候了，因为在这里事件也清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不列颠政局。——迪斯累里。——流亡者。——马志尼在伦敦。——土耳其》；弗·恩格斯《在土耳其的真正争论点》、《土耳其问题》、《欧洲土耳其前途如何？》。——编者注

楚地证明我们的观点是正确的。希腊人暴动³⁴¹的顽强性和土耳其人在保加利亚明显的困难处境最终证明，信奉基督教的居民开始骚动起来，土耳其帝国正迅速走向自己的末日。另一方面，证明土耳其人弱点很大的还有下述情况：它的军队，象过去常见的那样，到了冬天大部分人都跑回家去了，所有的改革都未能把欧洲士兵的精神灌输到这些人的脑子里去。关于敖德萨的情况³⁵⁹，必须等待更详细的消息，至今一切都是极为矛盾的。鲁普斯^①对联军直到现在还没有粉碎俄军以提高阿伯丁和波拿巴的荣誉十分愤慨。他同海泽以绝对的矛盾和粗暴的词句竞相恐吓那些庸人。他们中的一个，也许他们两人很快都会被殴打；昨天就几乎发生这样的事，可是我讲起了郎卡郡方言，引得庸人们大笑，使鲁普斯和海泽得以体面地退却。

不过，海泽绝不会是危险的；他的写作能力远在矮子德朗克之下；其主要专长是游手好闲，没有任何知识，只是很爱学各种字母。俄文字母他经过苦学，满意地学会了，但随即又忘了。

如果上帝要把他放在自己的庇护之下，就随他的便吧。

你的 弗·恩·

①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16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4年5月3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里德里希：

因为用了“乌利亚的信”^①这个说法，引起了你的误会。我没有交给这个海泽任何信，他根本没有向我告别过，而且由于他喝得烂醉也不可能这样做。他从曼彻斯特附近他所住的一个偏僻地方给我来过信，要我在曼彻斯特帮他的忙。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那是“乌利亚的信”，稍微“大胆地”用了这个说法。他在伊曼特和席利面前假充“伟人”、“独立者”、“不满者”的主要动机也许在曼彻斯特已经失去意义了。确实没有别的办法，你只有同他要外交手腕，提醒他逐渐干些事。自从他来到英国，一直靠别人生活，即使给他介绍个能维持生活的工作，他也很快就把它丢掉。他现在既然空闲时间太多，那至少应当定期给《改革报》写文章。不过《改革报》甚至也没有给埃卡留斯支付过一法寻。但是，如果现在支持它，那它很快就会有支付能力。

我发现，你的军事文章（关于“俄军从卡拉法特撤退”和多布鲁甲的形势）^②正在得到辉煌的证实。炮轰敖德萨看来是俄军挑起

① 见本卷第349页。——编者注

② 指恩格斯的《俄军从卡拉法特撤退》和《双方军队在土耳其的态势》。——编者注

的。如果英军不让陆军在那里登陆，我认为他们不会有多大成绩，——也许只不过是使这里的庸人平息一下，他们由于战争日益使捐税和公债增加而对联军舰队按兵不动极端愤怒；也有可能，尼古拉需要这样一种示威，以便使他的“告人民书”³⁶⁰更加激烈。对于英国内阁和彼得堡的协议，自从大家知道了“秘密往来的公文”中去掉了阿伯丁（1844年）同意俄国提议的那个公文以后，就不能再有任何怀疑了。早在托利党前外交大臣^①在上院暗示“备忘录”的日期和签字是伪造的时候，我就预感到这里包藏有某种东西。这些家伙现在还在同俄国商议自己的下一步棋（虽然《圣彼得堡报》也责备他们的“两面派立场”），这一点你从关于中立船只和特别是关于俄国船只问题的《女王在枢密院的宣言》中可以看出。几乎用同样词句写成的“宣言”同时在圣彼得堡也出现了。这不可能是偶然的巧合。不过，他们在这里并没有考虑到波拿巴。不论这家伙是怎样的一个人，但他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关系到他的脑袋，作为一个职业骗子他是不会让自己象可怜的路易-菲利浦在1839年和1840年那样干的³⁶¹。要是你看到1830—1848年间的秘密文件，你就不会怀疑：英国推翻了路易-菲利浦，而可敬的《国民报》尽管盲目地仇视英国并且正是由于这种仇视，却恰好不自觉地成了英国政策的主要工具之一。

正如你所知道的，《论坛报》对于充当基督教的卫道者非常满意。尤其使我好笑的是，我在一篇文章中主要谴责土耳其人保存了基督教^②，当然用词不是那样尖锐，而这些家伙竟把它当作社论登载出来。的确，土耳其人容许拜占庭神权政治以甚至希腊

^① 马姆兹伯里。——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希腊人暴动》。——编者注

皇帝也从来未能设想到的形式发展起来，仅此一点他们就应该灭亡。实质上，还只存在两个宗教民族：土耳其人和土耳其的希腊—斯拉夫人。两者都注定要灭亡；后者至少是同在土耳其人统治下巩固起来的牧师社会组织一起灭亡。此外，我还给《论坛报》寄去了一篇有关土耳其的“圣墓”和“保护权”的丑史^①，这些家伙是不会察觉到在史料背后的对基督教的辛辣嘲笑的。

如果我现在能得到你为《论坛报》写的东西，我会非常高兴，因为我正在啃包括奥托国王时期的近代希腊史，两星期内还不能得出什么结果，也许会有一整组文章。曾任希腊驻君士坦丁堡公使并在那里进行过阴谋活动的**梅塔克萨斯**——巴黎的《新闻报》刊登过一篇对这一帮俄国—希腊班迪亚们描绘得不错的文章——，已成为恶棍卡波第斯特里亚的主要工具。

我现在正抽空学西班牙文，从卡德龙学起。歌德在写他的《浮士德》时不仅在个别地方，而且整场整场地汲取了卡德龙的《**神奇的魔术师**》——天主教的浮士德。此外，说来可怕，用法文不能阅读的东西，却用西班牙文读完了，如沙多勃利昂的《阿塔拉》和《勒奈》，贝尔纳丹·德·圣比埃尔的东西。现在我拚命读《唐·吉珂德》。我发现，学西班牙文的初期比学意大利文要更多地求助于字典。

偶然得到一本《从庇护九世即位到放弃威尼斯的三年期间意大利问题文献》，比我读过的有关意大利革命党的所有文献都要好。其中收集有秘密文件和公开文件，以及截得的信件等等。编排得不错。“帕米斯顿”（梯也尔这样念“帕麦斯顿”的名字）在这里

^① 卡·马克思《宣战。——关于东方问题产生的历史》。——编者注

也是主要角色。这个家伙无处不搞阴谋活动，而且他的生活方式总是十分有趣的。

关于乌尔卡尔特的军事文章，你还欠着我的债。这个人，只要有“真正的”知识就可以击溃他。在这方面同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方面一样，都可以明显地指出他的肤浅。

祝你健康，请勿相忘。

卡·马·

16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4年5月6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可惜“报告”是在前天邮件截止之后才收到的，甚至多花钱也不可能把信¹¹⁶寄到纽约去。

波兰人米斯科夫斯基——见《高尚意识的骑士》——死得很惨。可怜虫早就很穷，根本弄不到去君士坦丁堡的路费，因为他不在“执政者”^①的“宠臣”之列，沦落为怀特柴泊³⁶²的流氓无产者，我们在西头有时给他一点不大的援助。两三天以前，这个可怜的人和另外六个在怀特柴泊和他住在一个木棚里的流亡者被活活烧死了。先是受穷，后来是濒于饿死，最后是烧死，自然，在这个“极

① 科苏特。——编者注

乐世界”^①中所能够要求的就是这些。

既然万能智慧博士维斯在《工人共和国报》上疯狂攻击我们的“腐朽的思想”和无原则的“轻薄话”³⁶³，那末，关于这位世界灯塔和魏特林快乐畜棚里的现在的股东，我认为有必要从埃德加尔·鲍威尔（我有时看见他，这种见面从来是使人头疼的）那里得到一些介绍。我所知道的简单情况是这样的：

维斯先生看来是在你离开柏林³⁶⁴以后很快出现在那里的。这是一个徒鹜虚名的青年，非常厌恶“实在的”知识，因而从来没有把他的医学考试考完过，但却极其热心地投向集中在施特赫利那里的“世界智慧”³⁶⁵。他最初是布鲁诺^②的追随者，后来是施蒂纳的追随者，终于成了埃德加尔·鲍威尔“自由人”³⁶⁶协会的成员，对妇女解放很有兴趣，他决心要成为“轻薄汉”。为了实现这个愿望，他竟同寓所的女房东——一个接生婆通奸。这个接生婆后来同“轻薄汉”吵闹，要他拿出良心，她抱怨失掉了自己的“小瓦拉几亚”；于是笨蛋维斯马上就试图赔偿她的这种损失，同她“自由”结婚。不管这个接生婆如何珍视维斯先生的钱袋，但也不轻视住在同一所房子里的一个工人（强壮的机器制造工）的“天然的囊袋”。不过，这种不幸也由伟大的维斯解决了；他让工人象机器一样地劳动，而他自己则有权用“蒲鲁东-傅立叶·维斯”的名字把他的劳动产品变得高贵些。如果“自由人”协会里面谈到蒲鲁东，那就不应当理解为巴黎的蒲鲁东，而应当理解为取名为维斯的、机器制造工的后裔。维斯先生花了不少钱，却什么也没有学到，还不断吹嘘他的自由婚姻，所以，老维斯不供给他生活费了，于是他只好象梅因一样，

① 伏尔泰《老实人》（主人公之一潘格洛斯常讲的一个词）。——编者注

② 布鲁诺·鲍威尔。——编者注

靠写些短小作品和对他寄以“希望”的柏林慈善家们预支给他的钱来过活。革命来到了。维斯成了人民演说家，成了民主俱乐部的一位副主席（是埃德加尔·鲍威尔把他拉进去的）。后来他成了《改革报》的撰稿人，不过，他的才华的光芒显得那样暗淡，连卢格都能遮住它。最后，他坚持对革命的“讽刺关系”，同他的接生婆举行了合法的世俗的和宗教的婚礼，同他的老头言归于好，象一条落水狗一样，带着他的接生婆和蒲鲁东-傅立叶·维斯急急忙忙逃到美国去了，在那里，他作为医生、哲学家和“康姆尼”²⁰⁷的成员兴旺了起来。

你的 卡·马·

163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4年5月9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我不明白给《论坛报》的文章怎么迟到了^①。信是**同营业信件一起**在七点三刻送到邮局的，而且送信员特别注意到了这封信。同时寄出的营业信件都准时寄到了。即使它是交第二次邮班寄出的，至迟在两点也应该到你手里。我只能认为这是一个证据，证明帕麦斯顿先生对你关怀备至，既然这一段时间打仗的情况并没有得到证实，所以我倒希望你不要把这篇文章寄出去。

^① 见本卷第356页。——编者注

关于乌尔卡尔特的军事文章，下一次再说。对这个问题，我当然只能以写评语的方式进行阐述，我直接用英文写出来；你只好自己把它组织到你的文章里面去。

维斯博士的事情极有教益，要是让克路斯知道了，一定会传开的。

对于可怜虫米斯科夫斯基，“高尚者”^①又会说，他终究还是“消失得无影无踪”³⁶⁷。我从伦敦的报纸上读到这一段消息时，马上就想到，在那里烧死的一定是流亡者。

我尽可能使海泽干工作，只要我稍一离开他，他没有工作就不行了。这家伙现在布莱得弗德，是矮子^②趁他的上司^③外出时把他叫去的；他每次从那里回来时都醉得不省人事，因此在他能作点事以前，总要经受好几天的检疫。矮子把《新莱茵报》关于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和比利时等一切常用的俏皮话都认真地津津有味地搬进他的短文³⁶⁸里，使我非常开心。

前陆军少校阿·吕特根的《1850年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陆海军的军事行动》是第一部论述维利森的事情的有道理而详细的著作。这本书完全证实了我早先研究这件事情时所产生的想法³⁶⁹。维利森先生最初的计划非常好，只是太庞大了些；这个计划如此之妙，即使回到这个计划上来为时已晚，而且计划还被歪曲了，却仍然迫使丹麦人考虑退却，尽管他们以三万六千人对付两万六千人，并且几乎把自己的全部军队都投入了战斗，而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军队却还有整整五分之一没有动用。但是，当维利森先生真

① 维利希。——编者注

② 德朗克。——编者注

③ 巴卡普。——编者注

正面对敌人时，他却由于接到一些自相矛盾的消息和更加混乱不堪的建议而丧失了理智。还在战斗的前夜，他就把自己的预备队派到左翼一个点上去对付假想的敌人，使这些部队在那里完全处于战斗之外，同时，他还取消了已经发布的关系到整个战斗部署的进攻令。这样，就把预备队集中到没有任何敌人的左翼，暴露了遭到主要攻击的中央地带，完全搞乱了实行主要反击的右翼。这一切就足以说明结果了，但是，如果他不是那么轻率地认为早晨八点以前会全部完蛋，那他还会取得胜利。甚至到十一点他还能赢得胜利，但是，他一听到有消息说两营丹麦军队出现在他左翼的后方（两个骑兵连和四门火炮就足够消灭他们），就惊慌失措了，于是使这位曾“全力作战略迂回的人”注意到一个论点，即“迂回者自身被迂回”，因此他决定全力从那里逃跑。同这位理论家对立的是个年长的、在统帅岗位上呆到头发斑白（尽管大部分时间是在和平条件之下）、目光短浅但有经验的将军^①，他不是对软弱无力、庸俗温和的临时政府负责，而是对现今的国王^②和内阁负责，仅仅这一点就使他表现得比较顽强。因此，他打胜了这一仗；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人数不多的部队对于优于他们一两倍的丹麦部队（仅根据丹麦的官方消息）的成功作战，足以说明两万六千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人完全有力量战胜三万六千丹麦人。尽管他们队伍里新兵很多，尽管维利森在战役开始前两星期作出一些新的决定在全军中造成了混乱，尽管军队的基干人员不足，但是战士们打得**非常出色**。这样的军队是可以轻而易举地打败比他们多一倍的普鲁士军队的。

① 克罗格。——编者注

② 弗雷德里克七世。——编者注

同盟者由于他们的军使旗受到侮辱而不得不炮轰敖德萨。看来，炮轰并没有造成很大损失，而且因为他们既没有登陆，又没有占领城市，所以，与其说是胜利，不如说是失败。散布的谣言神奇极了，说什么“他们已向塞瓦斯托波尔开航了”。然而，俄国人的每次举动，哪怕是迫使别人采取表面的报复行为的举动，都会使得战争的领导权越来越从阿伯丁和帕麦斯顿的手里滑掉，因此战争的火药味就日益浓厚。此外，波拿巴需要很快得到更显赫的荣誉，尽管他的忠实的弗里多林——圣阿尔诺^①恰恰是一个善于使他陷于困境的人。如果这位骑士不需要恢复他1851年以来曾经数次挥霍掉的财产，那他永远也不会窜到东方去。但是这种人恰好最适于用欺骗的军需合同去毁坏最好的军队，然后以愚蠢的军事行动使它可耻地垮台。我正在等候没落帝国⁵⁶的这一巴亚尔进军的辉煌成果。

你的 弗·恩·

16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4年5月22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幸好你星期六没有来。我的病——已经拖了两个星期——出

^① 这里讽刺地把圣阿尔诺同席勒叙事诗《去炼铁厂之路》中的人物相比。——编者注

现了险情。话都不能说了，甚至笑一笑也疼，因为鼻子和嘴之间长了一个很大的脓包，今天早上脓包消了一些，至少能忍受得住了。肿得很厉害的嘴唇也差不多恢复了原状，如此等等；简言之，从一切征候看来，很快就会复元。只有魔鬼才愿意脸上长两个星期这样恶心的东西。玩笑也开不了了。最近一个星期，我不得不完全停止看书和吸烟，今天我等弗罗恩德来，好问一问是否能试着抽一支雪茄烟。

从星期五（星期四夜里）起，三个孩子都出麻疹，不幸透了，家里变成了真正的诊疗所。

附上克路斯的信。《**改革报**》停刊了，叫人很可惜。

我希望**这一个星期**你还能替我给美国作一点事，因为我现在完全不能写东西，这个糟糕的病已使我损失了六英镑，真叫人不痛快。希望你写几句话来。

附上的信只给鲁普斯^①看一看。看来，海泽是负有使命的，他要在曼彻斯特同你捣鬼。对这家伙要当心些。

你的 卡·马·

^①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16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4年6月3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现在我已经痊愈，孩子们虽然还不能出门，也全都下地了，但我的妻子感到很不舒服，大概是由于守夜和照料病人的缘故。最糟糕的是，她不想找医生，而是自己开药方，她借口说，两年前也是这样的小病，弗罗恩德开的药却使她的病情恶化了。如果情况不好转，我最后还得采取强迫手段。所以每星期二的通讯稿我不能寄出了，因为皮佩尔在**这一天**有课，不能给我当秘书，我妻子目前这样的状况，也不能烦劳她去抄写。你看，我简直成了彼得·施莱米尔^①。不过，全家这几年总的来说都还健康，希望这次危机过去后也还是那样。其实全家人轮流生病倒好些。

在昨天的通讯稿^②中，我对星期四那一号《泰晤士报》所登的军事计划³⁷⁰嘲弄了一番。不过，如果法国报纸可信的话，这个计划看来是非官方的。《通报》报道说，奥美尔-帕沙正急于保卫锡利斯特里亚。也许这篇简讯只是为了支持巴黎人的情绪和抵销伟大的

① 夏米索《彼得·施莱米尔奇遇记》（“施莱米尔”这个词在犹太语中是“可怜虫”的意思）。——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英国特别的陆军部的成立。——多瑙河上的军事行动。——经济状况》。——编者注

布瓦肖留住巴黎^①的后果。据俄国人的报道和今天报上纳皮尔的报告，我不能对情况得出一个明确的概念。似乎英国人终究又没有得到什么东西。

昨天，有一个叫奥托博士的矮胖的民主主义者无赖到我这里来。是个丹麦人。据他说，现在他是从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被驱逐出来的，而在1848—1849年间他参加过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运动和绍林吉亚运动。鲁普斯^②是否知道他的一些详细情况？

已读完《三年期间意大利问题文献》。编者在书末所附的《简评》中，与他自己所收集的文件相反，试图证明“青年意大利”³⁷¹，也就是朱泽培·马志尼是1848年运动的灵魂。不过，特别可笑的是结论，其中说运动应当摆脱自己的狭隘民族的性质，在1848—1849年间由于分散而遭到失败的各民族应当结成兄弟；或者是俄罗斯，或者是欧洲联邦。在这之后直言不讳地说了这样一段话：

“意大利被奴役与否取决于欧洲的条件——意大利只有在自由欧洲的怀抱里才可能成为自由的。当时发表了一个宣言，宣告成立一个**强大的被压迫者联盟**来反对少数压迫者联盟。”

马志尼是用下述方式来实现这个“强大的被压迫者联盟”的：

“马志尼完成了自己的艰巨使命，当时他同赖德律-洛兰、达拉什和**卢格**订立了一个新的条约，这个条约使意大利不仅同波兰和法国，而且同曾经一直是自愿的奴隶的德国，同好象是奴隶制的神职人员的德国，都联结在一起。这样，来自极不相同的方面和互相极端敌对的民族的朝圣者，都走向了共同的自由神殿”。

我收到了美国来的一些报纸，但仍然没有信。同马志尼订立了“新的条约”的“卢格”，在杜朗的小报上声称，由于对俄战争的

① 见本卷第367页。——编者注

②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缘故,德国有“自由”发展的前景,即使能达到“象英国那样的自由”,也是值得为此努力的。站在悲观的观点上,这是“可耻的、懈怠的、俄国式的”。你看,在一年中失掉个人财产的前景,竟使这位高尚的男子汉甘愿倒向任何“进步”,而且必要时还可以成为一个立宪主义者。

你的 卡·马·

166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4年6月10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非常抱歉,没有能够给你寄去星期二的文章,因为办事处的事很多,我**根本办不到**,现在我也完全不能在邮班的前一天即星期一和星期四写文章。此外,我现在的住处离邮局要走三刻钟,深夜赶第二次邮班什么也来不及写。因此我只好星期六和星期三的晚上写。明天寄给你一篇关于围攻锡利斯特里亚^①的**有份量的**文章,这篇文章必将引起人们的注意。可能还有几篇关于纳皮尔的愚蠢的海军滑稽戏³⁷²和保加利亚军队状况的评论。

我现在正认真钻研匈牙利的战局,打算在10月以前把全部资料研究完;**今冬一定要把书³⁷³写出来**。我越深入研究,就越清楚地看出,双方的情况都很妙。目前我正在把戈尔盖^②同文迪施格

① 弗·恩格斯《对锡利斯特里亚的围攻》。——编者注

② 阿·戈尔盖《1848—1849年我在匈牙利的生活和活动》。——编者注

雷茨³⁷⁴加以对比，发现文迪施格雷茨在他的自我辩护中同在他的通报（他没有勇气取消这些通报）中一样地撒谎。绝妙的是，敌对双方都力求把自己的军队说得比敌方更差。不过，正象我们以前所知道的那样，文迪施格雷茨老爷子原来是一头十足的蠢驴，——他本人实际上已经把自己描绘成一头蠢驴——而他的更加愚蠢的下级将领，特别是符尔布纳、乔里奇，首先是骑士总督耶拉契奇，看来对他的荒唐行动起了最好的促进作用。恬不知耻的戈尔盖把事实描述得比说谎成癖的辩护士文迪施格雷茨要直率、正确得多。这一战局对1848—1849年来说是完全相称的。不论是旧军队还是革命部队，双方都吓得要命，当众出丑。下星期我希望收到奥地利官方出的书³⁷⁵，最近我将按布罗克豪斯的图书目录拟定一张必须资料的清单。我还需要克拉普卡的书³⁷⁶，这样一来，全部主要资料就齐备了。

为《泰晤士报》写的文章^①下星期写好；现在全部资料都有了，只是还需要稍加整理。你能否打听一下伦敦有什么军事期刊出版？以备必要时使用。

现在我得上书店去，否则就关门了。请赶快来信告诉你的情况。

德朗克经常喝醉，现在被马车轧伤，躺在床上，大约八至十天不能出门，不过不怎么严重。

关于奥托的情况，我将打听一下。

你的 弗·恩·

希望你的夫人已经恢复健康。

① 见本卷第341、344页。——编者注

16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4年6月13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附上克路斯的信，不用寄回来，因为有关的人已经告诉过了，而且也作了回答。

关于锡利斯特里亚的文章^①好极了。由奥地利出面要求俄国**答应**撤出多瑙河各公国（并在此基础上缔结和约和在维也纳召开会议），这是由俄国自己策动的。同时据推测，锡利斯特里亚将很快落入俄军手里。整个政府报刊使英国公众对这一事件作好了准备。因此帕斯凯维奇焦急不安。土军在锡利斯特里亚的抵抗推翻了这些估计，正如去年秋天类似的计划成熟时所发生的情况一样。

格拉赫上校是我认识的一个特利尔人；他不是普鲁士教官，而是一个有才干的冒险家，在土耳其碰运气已经有十九年或大约十九年的时间了。³⁷⁷ 在巴黎捕获的布瓦肖，正如我从一个被称为癞蛤蟆³⁶的人那里所知道的，确实是由皮阿一伙当作政治特使派往法国的，不过，根本不是象皮阿用非常蹩脚的英语在《晨报》上所保证的那样，说他到那里是为了探望自己五年未见的老母亲。相反，

① 弗·恩格斯《对锡利斯特里亚的围攻》。——编者注

这些癞蛤蟆从来没有扮演好自己的脚色，也不能放弃这种诉诸小资产者心灵的“轻歌剧式的”谎言。这是令人厌恶的。

很快你将收到新出版的《先驱者》。海因岑对已经停刊的《改革报》自然是大骂大叫，甚至还引用了卡图鲁斯的话，这些话大概是他从某一本附有题解的教科书里抄袭来的。还有对杜朗的可笑的攻击。伟大的卢格给双方都写信，既写给友人“杜朗”，也写给友人“海因岑”。他把自己打算在辛辛那提创办一所免费大学的全部计划告诉了后者。卢格打算在那里以异教国土上受尊敬的校长的身分愉快地度过自己的晚年。最终毕竟要成为一个教授的念头使他不能安宁，这是他过去竭尽奴颜卑膝之能事而未能从萨克森大臣林德瑙和更早从普鲁士大臣阿尔坦施泰因那里“挣得”的。在这一改造过的德国大学的贗制品中，也将“授予博士学位”。只需要一百万美元和六名管理财务的辛辛那提市民。还加上一个全部学科的说明广告。荒诞的混合，黑格尔《哲学全书》的标题和埃尔希、格鲁伯的书目³⁷⁸的复杂混合物。例如：《普通语言学》（见埃尔希和格鲁伯的书，以及波特论语言的传播的文章）。不许上讲台的有：（1）施特劳斯和布鲁诺·鲍威尔；（2）把哲学变成胡说的“诡辩家”；（3）不是共产主义学说本身，而是“出卖共和国和自由的卑鄙的个人”。

卢格在他的一篇毫无价值的文章中称赞两本论帕麦斯顿的匿名小册子，他当然没有猜想到其中的一本是我写的^①。

我的妻子正卧病在床。我终于在昨天坚持把医生弗罗恩德请来了。他劝她，只要健康允许，就到德国去一趟，这正符合我的岳

^① 卡·马克思《帕麦斯顿勋爵》（指抨击文中印成小册子的那一部分）。——编者注

母^①的愿望。目前的障碍就是没有钱，但无论如何也要办到这件事。孩子们今天又上学去了。

德朗克的不幸^②真叫人啼笑皆非。看来小伙子们在布莱得弗德过得很糟糕。

你的 卡·马·

168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4年6月15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克路斯的信太可笑了。本来打算今天给你写得详细些，但是已经太晚，因此只能告诉你一声，原来想写一篇关于力量对比和对锡利斯特里亚的撤围的可能性的文章，今天已经写不成了。为此需要翻阅许多旧东西，而你由于夫人有病自然很难为星期二这班轮船写出一篇文章，所以我当尽量努力，到时炮制出一点什么来。

海泽仍在病中。我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过听说他躺在床上，胸部有各种病痛。普芬德的眼睛有点病，他要好几天不能工作。到处是不幸，看不出有一线希望。向夫人和孩子们问好。

你的 弗·恩·

① 卡洛琳·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366页。——编者注

16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4年6月21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你的文章在两三点之间及时到达。但是因为我只等到两点，两点以后必须出城去办家务事，而我的妻子又从附信¹¹⁶中看到，文章不能这样寄出，所以就把文章留下了。我将在写星期五的文章^①时利用它，不过在这以前请你为我再补充几点，如果没有时间，就尽管写短些：

（1）昨天《每日新闻》的土耳其通讯中有什么新闻？你是否知道有关[5月]28日到[6月]13日事件的详细情况（据我所知，这些天已经有一些最新的消息，虽然是一些片断）？

（2）切尔克西亚沿岸的迂回运动中有什么值得从军事观点提出的东西？关于沙米尔的消息当然需要进一步证实。

（3）关于奥军入侵瓦拉几亚的问题，从军事观点看有什么可以谈的？

你从附上的信里可以看出，我这里全是不愉快的事。在我的妻子病得最危险的时候，可尊敬的弗罗恩德医生突然**不来了**，并给我送来一张二十六英镑的账单，想“说明”他是作为医生同我发生“关系”的。由于我的妻子的情况危急，——现在也还使人担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俄军的撤退》。——编者注

心，——我当然不得不向亲爱的“朋友”^①投降，于是以书面形式答应他在本月底付给他八英镑，其余的每隔六周付一次。如果这家伙对我不是这样突然袭击，他不可能就这样把我欺压倒的。可是又怎么办呢？其他任何一个可尊敬的医生出诊，我都必须立即付钱，此外，即使这一点能办到，在病危的情况下，没有预先打听清楚他的医术等情况，不能象换一件衬衣那样更换医生。

这样一来，我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我知道，你手头也非常紧。你看怎样，为了支付月底到期的那笔款子，德朗克能不能借给我几英镑？他上一次在这里时曾暗示过我，遇上困难可以找他。不过我想先知道你的意见。这头一部分款子我无论如何要按期付给那家伙，而近几个月拿到的期票我已经贴现，自然已经全部花光，因为家里的费用就得支付十二英镑，而我应收入的总数又由于耽误了一些文章而大大减少了；此外，药费这一项，这一次就吞掉了预算的很大一部分。

如果我的妻子在周末感到有足够的力气，将带孩子们和琳蕙^②到埃德蒙顿载勒尔先生的别墅去住两个星期。乡下的空气可能使她的身体恢复到能去特利尔。

的确，最近这些小小的不愉快，使我变成一个非常沉闷而迟钝的人了。

没有家的人 *Beatus ille* [真是幸福]^③。

祝你健康，请勿相忘。

你的 卡·马·

① 文字游戏：弗罗恩德的原文是《Freund》，也有“朋友”的意思。——编者注

② 海伦·德穆特。——编者注

③ 贺雷西《抒情诗集》第2首第1节。——编者注

17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4年6月27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如果你马上写信给**德朗克**，那就好了。即使以后支付的款项我能够拖延日期，月底到期的第一笔支付款子仍难以拖延，甚至不可能拖延。顶多八至十天；我要写信给弗罗恩德，说我的期票还没有到。

就写这几行，因为我正在炮制文章^①。早一点给你写也不可能，因为家里人要到载勒尔那里去，很忙乱，四处奔走，等等。

你的 卡·马·

你的信今天收到了¹¹⁶。

171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4年7月6日星期四[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希望五英镑已经收到。附上为明天写的一篇关于战争的第一

① 卡·马克思《战争。——议会辩论》。——编者注

阶段的文章^①。

如果这些家伙真要把法国士兵送到波罗的海，那末他们至少必须占领阿兰群岛。这是上策。

附上一首宗教诗歌。我想知道：

(1) 它是哪一世纪的？

(2) 作者是谁？

请马上回答。

你的 弗·恩·

17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4 年 7 月 7 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 28 号

亲爱的恩格斯：

收到五英镑还没有告诉你，请原谅。原因是家里乱七八糟，妻子明天要去特利尔，准备工作异常紧张。

刚才收到你的文章^①，恰好我自己正忙于炮制关于西班牙的胡说^②。因此把你的文章推迟到星期二，特别是，每逢星期五有皮佩尔当我的秘书，而星期二我却找不到人当秘书。

^① 弗·恩格斯《多瑙河战争》。——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马德里起义的细节。——奥地利和普鲁士的要求。——奥地利的新公债。——瓦拉几亚》。——编者注

我还没有时间去浏览那首诗^①。六点以后才有空，到时候我将通过电报局或城市邮局回答你。

你的 卡·马·

173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4年7月20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你一定在拚命地工作，或者在拚命地筹款，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你的完全沉默。我现在想告诉你，在德朗克的上司^②的一个弟兄到布莱得弗德以后，德朗克一定能给你一些钱，究竟给多少，现在还说不准，但是无论如何有三、四英镑左右。这个弟兄本周内会来，因此大约三星期之后可以指望得到钱。

瑙特曾经在伦敦、曼彻斯特和布莱得弗德，但是一直到德朗克在街上碰到他以前，没有在任何地方露过面。德朗克说，他简直萎靡不振；瑙特在街上见到过丹尼尔斯一两次，但不知道他是住在科伦还是住在乡下。毕尔格尔斯和一个裁缝（究竟是谁，瑙特不知道）在格拉茨，看来他们在那里还不错；贝克尔在魏克塞尔闵德^③。瑙特除了说他们在普鲁士如能有一个象在英国那样的宪法就好了以外，再也说不出更多的东西。

①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② 巴卡普。——编者注

③ 指毕尔格尔斯和贝克尔所在的监狱。——编者注

此外，德朗克遇到了麻烦事，这样一来，钱也可能没有指望了。事情是这样的。一个月或一个半月之前，他在这里的时候，一天夜里一点，他喝醉了酒在街上调戏一个妇女，她是一个已婚的小市民，给了他一记耳光，他还手把她打倒在地上。当然德朗克谈这件事谈得有些不一样，不过，事情看来就是这样。丈夫赶来了，他们到了警察局，警察局不愿干涉，因为德朗克的种种说谎和遁词把事情拖了下来，现在，他终于收到受害者的律师的一封信，信里要求道歉和赔偿，并威胁说，如不照办，就要把外国人狠狠教训一顿。现在巴卡普的弟兄恰好来了，你可以想象出情况的复杂。我们将尽量调解，但钱是一定要花的。不过，这件事不要对任何人讲，否则矮子^①会马上同我吵起来，因为伊曼特会立即写信告诉他；总之，并不是我告诉你的一切都能告诉这伙人。

总之，海泽、德朗克和伊曼特的吹牛和好打架得到这种不体面的结局，我认为是一好事，否则这些先生喝醉了就胡闹，会使人不得安宁。无论如何，海泽因偷窃受到惩罚，一辈子不会忘记，德朗克也得到了足够的教训。

这就是所能告诉你的全部消息。

爱你的 弗·恩·

^① 德朗克。——编者注

17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4年7月22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你说有两种情况，其中必有一种使我长时间沉默^①，的确是这
样。如果是啃书本妨碍了我写信，那总要愉快些。我把三英镑同
五英镑加到一起，作为付给“朋友”^②的第一笔款子，把八英镑左右
的钱作为妻子的旅费；旅行已经不能再拖了，她又需要一些新的装
备，因为妻子自然不能破破烂烂地去特利尔。这些额外的花费又
使我同我那些固定的和“日常的”债主发生冲突，等等。“这是老生
常谈了。”^③

四个星期没有得到克路斯一点音信。

关于西班牙³⁷⁹你有什么要说的？

我无论如何必须再写一点关于土耳其军事的东西。**第一**，关
于亚洲的丑事。**第二**，关于我从法国报纸上弄清楚的最近在多瑙
河上发生的事件；但是由于我没有地图，不知道地名的正确程度如
何。从7日到8日晨，同索伊蒙诺夫和赫鲁廖夫（可能“廖”是“洛”）

① 见本卷第374页。——编者注

② 文字游戏：指马克思欠债的医生弗罗恩德；弗罗恩德的原文是《Freund》，也
有“朋友”的意思。——编者注

③ 海涅《抒情间奏曲》第39首。——编者注

率领的三万人的俄国一个军发生了战斗。到7日傍晚，赫鲁廖夫占领了茹尔日沃^①以北的阵地。当夜土耳其各军绕过了该城，渡河插入俄军后方，因此赫鲁廖夫被迫于拂晓时突围，遭到相当大的损失。俄军退却了，而且不是从一个方向退，一部分退向弗雷特什提，另一部分退向克鲁格廉尼(?)，还有一部分往东退向阿尔哲什河。他们就配置在这些地方，而塞里姆-帕沙同伊斯甘德-贝伊看来于9日和10日在弗雷特什提附近成功地袭击了俄军。哥尔查科夫于9日率领两万人推进到朱尔朱姆^②(?)，而且每天调去新的部队。他的兵力配置在阿尔哲什河左岸，在这条河的富洛伊契(?)、法拉斯托克(?)、科罗察尼(?)和普热切尼(?)等地的渡口都筑有工事加以防守。整个俄军的配置是：从金波隆格和肯皮纳(?)的左翼起沿阿尔哲什河伸向布来洛夫^③和加拉兹。土军的配置是：从卡拉法特经都诺^④、茹尔日沃伸向沃耳特尼察和(?)卡拉腊什^⑤。从都诺到伊兹拉茨。塞里姆-帕沙在这里是以伊斯甘德-贝伊为后援的；已经推进到前方阵地的茹尔日沃附近的各主力军和茹尔日沃上方的各军，位于阿尔哲什河、沃耳特尼察和锡利斯特里亚^⑥的左方。**第三**，根据《晨报》的报道，俄军的总数如下表，不过我与报道不同，认为每营的人数只有五百五十。

① 朱尔朱。——编者注

② 看来是朱尔杰尼。——编者注

③ 布来拉。——编者注

④ 土尔努-马格里利。——编者注

⑤ 克勒腊希。——编者注

⑥ 锡利斯特腊。——编者注

步 兵

第3军(奥斯坦-萨肯军)	3个师
第4军(丹年别尔格第一军)	3个师
第5军(利迭尔斯军)	2个师

8个师 = 16个旅 = 128个营

共约71 000人

骑 兵

轻骑兵	3个师
龙骑兵	1个师

128个骑兵连, 每连120人, 共15 000人以上

炮 兵

46个炮兵连(每连10门炮 = 460门炮)
46个炮兵连([每连]8门炮 = 368门炮)
炮手和指挥人员共12 000人(?)

此外: 10个正规的哥萨克团, 配有40门火炮、3个工兵营、辎重队和架桥队或预备队。总共:

128个步兵营	= 71 000人
3个工兵营	= 2 000人
128个骑兵连	= 15 000人
40门火炮	= 13 000人
辎重队	3 000人
哥萨克	8 000人
非正规部队	6 000人

共 计 118 000人

第四, 关于法军和英军的乌龟爬行般的前进, 没有地图就没有什么幽默话可说, 看来他们**不会**渡过多瑙河。圣阿尔诺在这样炎

热的天气迫使自己的军队由阿德里安堡^①开往布加斯，其目的是什么呢？大概这位骑士是为了贪图车马费而竭力不停地向君士坦丁堡前进，然后再由那里转回随便那一个地方。瓦尔那、迭夫尼亚等地的英军军需部门的实际情况怎样？

如果你星期二以前没有时间写文章，至少写几行评语，我可以利用。

又及：关于那首诗^②，可能是被称作金克尔的哥特弗利德写的，或者是出自奥比茨派的某一个西里西亚诗人之手，或者是海泽本人写的。

附上被截获来的一位青年作家的手稿，除了鲁普斯^③不要给任何人看。这位青年作家是谁？

祝好。

你的 卡·马·

17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4年7月27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等着你为星期二写点东西。赫伯特先生的牛皮吹得真大。这

① 爱德尔纳。——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373页。——编者注

③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位赫伯特是沃龙佐夫的内弟，同时又是英国军务大臣。英国人吹牛皮说，似乎奈斯密斯和巴特勒“单独地”守住了锡利斯特里亚，这纯粹是奇谈怪论。迪斯累里在星期一下午的会议上用一根针把小约翰^①和《泰晤士报》的“塞瓦斯托波尔”的肥皂泡戳破了，这一段消息你读到了吗？³⁸⁰

皮佩尔把一个妓女当作宝贝，和她同住了两个星期，变得象一头瘦削的小猪崽，咳！两个星期挥霍了二十英镑，现在两个口袋全空了，又来拖累我。这家伙从早到晚、从晚到早都呆在这里，这么大热天，真够受。何况还要妨碍我工作。

星期六我接到**塔克尔**老爷子的一张便条：

“阁下：目前对《评论集》³⁸¹的需要相当大。您能否将《论坛报》上某些符合公众口味的文章寄给我？关于帕麦斯顿的第三篇抨击文将会促进前两篇^②的推销。

忠实于您的 **塔克尔**”

同时我从弗莱里格拉特那里听说，骗子特吕布纳宣称这些《评论集》**属于他的**出版物之列。请注意，塔克尔要“《论坛报》的文章”，为的是再一次回避稿酬问题。但是，（1）在整个伦敦不能**为他**找到一份《论坛报》，因为只有订户才收得到，甚至在纽约，过期也不能补订一份；（2）不作很多的补充，就没有一篇文章现在是适用的。必须同这家伙照实地谈，中止“温情”的态度。如果他满意，另一方面，你也同意，我将提出下列建议：

① 约翰·罗素。——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帕麦斯顿勋爵》（指以两本单行本形式出版的第三篇、第四篇和第五篇文章）。——编者注

（1）我将从《论坛报》选出对秘密公文的往来的批判^① 供他转载。为此德朗克必须把有关这个题目的第二篇文章转给我，这里的邮局把这篇文章弄丢了。这不要稿酬。第二篇和第三篇则要现金，在交稿时支付，即：

（2）对帕麦斯顿的一般性抨击文，我用《论坛报》上的序论^②作为开始，中间和结尾部分重新写。

（3）有关宣战以来的英国人的外交和军事行动的抨击文，必须同你一起写。我们可以利用刊登在《论坛报》上的文章作为这两方面的材料。如果你同意这三点，那么问题是：

要多少报酬？

看来我的东西比乌尔卡尔特的容易销售。当塔克尔把乌尔卡尔特在《晨报》上的拙劣作品收入他的一套《评论集》时，乌尔卡尔特是“兴高采烈”的。

如果这些你都同意（自然第二篇和第三篇应写得辛辣些，以便在伦敦引起真正的轰动，此外，现在同塔克尔已建立这样一种关系，可以随意写，不必惧怕英国人的偏见），你就给我起草一封通知塔克尔先生的信。因为我在事务问题上太没有办法，所以直到现在无论口头或是书面都故意没有给他回答。但不应失掉时机。

1853年出版的梯叶里的《第三等级的形成和发展史概论》一书，使我感到很大的兴趣。令人奇怪的是，这位作为法国历史编纂学中的“阶级斗争”之父的先生，在序言中竟对一些“新人物”感到

① 卡·马克思《关于瓜分土耳其的文件》和《秘密的外交公文的往来》。——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帕麦斯顿勋爵》第一篇和第二篇文章（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时用的标题是：《帕麦斯顿》）。——编者注

愤怒，原因是他们现在也看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并且竭力从1789年以前的第三等级的历史中寻找这种对立的线索。他花了许多精力来证明，第三等级包括除了贵族和僧侣以外的一切等级，而资产阶级起着所有这些其他成分的代表者的作用。例如，他引证威尼斯公使馆的报告说：

“那些称为王国各等级的，是这样三等人：僧侣、贵族和其余可以通称之为人民的那些人”。

如果梯叶里先生读过我们的著作，他就会知道，资产阶级当然只是在不再作为第三等级同僧侣和贵族相对立的时候，才开始和人民坚决对立。至于说到“昨天刚产生的对立”的“历史根源”，那末他的这本书提供了最好的证明：第三等级一形成，这种“根源”就产生了。这个本来很机智的批评家应当从“元老院和罗马人民”这种说法中按照他自己的观点得出结论说，在罗马，除元老院和人民之间的对立，从来没有其他对立。使我很感兴趣的是，从他所引证的文件来看，*«catalla, capitalia»* 即资本这个词是随着城市公会的发展而产生的。此外，他违反愿望地证明了，法国资产阶级的胜利之所以推迟，只是因为他们在1789年才决定和农民采取共同行动。虽然缺少适当的概括，但是叙述得很好：

（1）法国资产阶级从最初起，至少是从城市出现以后，就由于自己组成议会和官僚机构等等而获得了极大的影响，而不象在英国那样仅仅是由于商业和工业。这毫无疑问地还是现在的法国的特点。

（2）他的描述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阶级是如何发展起来的，而这个阶级在各个不同的时期成为重点的各种不同的形式，以及通过这些形式而获得影响的各种不同的部分都消失了。我认为，

任何著作也没有把这个阶级在它成为统治阶级以前的这一系列演变作过这样好的描述，至少就材料的丰富而言是如此。遗憾的是，关于行会师傅，行会负责人等等问题，总之，即关于工业资产阶级发展的形式问题，虽然只有他一个人知道这方面的材料，可是他几乎只作了一般的和众所周知的阐述。他很好地阐明并强调了的东西，就是十二世纪城市运动所具有的密谋的和革命的性质。德国皇帝，例如，弗里德里希一世和二世曾经颁布取缔这些“公会”、“秘密组织”、“盟会”的敕令，同德意志联邦议会³⁸²的精神完全一致。例如，弗里德里希二世甚至在1226年宣布，在普罗凡斯各城市中的一切“执政”和其他自由的市政机构一律无效：

“朕新近得知，某些城市、市镇和其他地方之公社擅自设立了法庭、政权〈Potestad〉、执政、行政及其他诸如此类之机关……由于其中一些已被滥用并产生不良习俗……朕现根据所掌握之确切材料，用朕之皇权取缔此类法庭等等，以及经普罗凡斯伯爵及弗尔卡耳基伯爵对此类法庭等等所取得之权利，并宣布上述一切一律无效。”

其次：

“朕坚决禁止城市内外……城市间、个人间或城市与个人间之一切联盟及盟会，不论其性质如何。”（弗里德里希一世的和平法令）

“任何城市、任何市镇均不得组织任何类型之公会、团体、同业会、联合会或盟会，不论其名称如何。不经领主同意，朕不能也不应给予帝国内形成之城市及市镇以组织任何类型之公会、团体……盟会之权利，不论其名称如何。”（亨利国王取缔城市公会的法令）

这不正是后来在“联邦中央委员会”³⁸³中疯狂地发展起来的那种生硬的德国教授风格吗？在德国，“盟会”只蔓延到特利尔，而在1161年就被弗里德里希一世禁止了。

“特利尔市民之一切公会，又称盟会，朕已于该市加以取缔……但据朕所

闻，此类组织又重新建立，现应立即宣布解散或无效。”

法国的国王利用了德国皇帝的这种政策，来秘密支持洛林、亚尔萨斯、多菲内、法兰斯孔太、利翁内等地的“盟会”和“公会”，使它们脱离德意志帝国：

“据朕所知，法王……正设法破坏你们的忠诚”。（鲁道夫一世，告伯桑松市民书）

这些家伙用同样的政策使意大利的城市变成了教皇党人³⁸⁴的城市。

有趣的是，“公会”这个词同今天的共产主义一样，常常受到辱骂。例如，诺让的吉伯特教士写道：

“公会是一个很坏的新名词”。

十二世纪的市民常常表现得很热情，他们邀请农民跑到城市里来参加盟会。例如，圣昆廷的宪章中说：

“他们〈圣昆廷的市民〉一致宣誓，每个人对他的盟友互相帮助，互相忠告，互相担保和互相保卫。我们一致规定，凡愿意加入我们盟会并给我们以帮助者，不论其参加的原因是由于逃生或是惧怕敌人，还是由于其他罪行……都得加入盟会，**因为大门是向一切人开着的**。如果他的领主不公正地扣留了他的财物，并且不想合法地处理这些财物，我们将主持正义。”

你的 卡·马克思

17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4年8月8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及时收到了你的军事评论，并把它并到今天的文章里了³⁸⁵。

只要有可能为我弄到一点钱，务请给我帮忙。六个星期以来我的一笔十一英镑的特殊开支，使我陷进极端穷困的境地。此外，整个时间——大概这还要拖两、三个星期，身无分文的皮佩尔，吃住都在我这里。这是困难的。

你是否在报上读到了这样一条消息：从亚细亚军队中送到“可怕的”民主主义者沙米尔-贝伊处的两名土耳其军官，是由**班迪亚**上校护送的？

你的 卡·马·

17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4年8月26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我的妻子已于星期三回来了，她身体很好。在家乡，由于“局

势不安定”，人们都显得很沮丧。

我不明白克路斯发生了什么事。这家伙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来信了。大概他那里处境困难。

你摆脱了海泽很好。我不明白，对这种“二流子”人们会发生什么兴趣。我当然不了解伊曼特同德朗克和海泽有通信关系，但是我知道伊曼特至多是“在理论上”参与他们的儿戏。伊曼特在这里生活得象一个诚实而勤劳的市民。

接到拉萨尔的来信，他得意扬扬地通知我说，七年甚至是八年的哈茨费尔特战争结束了²³⁵。到底结束了！案件以缔结一项老太婆“取得胜利的”协议而告终，她的品德、还有她的钱袋都同样“贞洁地”退出了战斗。拉萨尔现在想把自己的公馆迁到柏林去，但是已经听到警察方面为难的意见。

迈耶尔写信告诉我，柏林法庭（哪个法庭，他没有告诉我）中止了对柏林蛊惑者案件³⁸⁶（哥特弗利德式的哥特弗利德在其中起了作用）的审理，因为原告的主要证人亨策“值得怀疑”。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我还收到了米凯尔由巴黎寄来的信。他曾经想来这里，但最初是由于霍乱，后来又由于大量咯血，没有来成，医生都劝他放弃海上旅行的任何想法，尽快地从陆路回家。真不幸！

舍尔瓦尔在瑞士经历了各种麻烦事情之后，现在住在巴黎，他住在瑞士时所用的名字是“克列美尔”——这一次是用他的真名作假名；顺便说一句，他在那里为福格特先生作过版画，并受到他的特殊保护。我有他的地址。

丹尼尔斯病情很重，已经好几个月了，能否转好，还是问题。

西班牙看来极端混乱，这从《辩论日报》上看得特别明显。据

报上所能看到的，匈牙利和波兰的流亡者在亚洲的土耳其部队中似乎只是进行捣乱、追求地位和策划小阴谋。总是这样子。

祝你健康，请勿相忘。

完全属于你的 卡·马·

17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4年9月2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你现在是交易所的一员，而且是完全受尊敬的。特向你祝贺。很想听一听你在这狼群中的咆哮。

海泽写信给伊曼特说，——我不知在什么地方，——有一些工厂里的人（没有说是工人还是厂主）一起凑钱请他去当大家的教师，每星期可以拿到两英镑。这对他是更好些。

我的妻子十之八九是怀孕了，在她旅行之前我已有根据这样担心了，不过，总的说来是健康的。

克路斯终于又来信了。现附上。

你的老头^①到了没有？

关于亚洲的战事，现在应当在《论坛报》上再谈一谈。我有一些窘，因为我在最近写的文章里有一次把土军在卡尔斯总崩溃的

①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消息说成是维也纳的虚构。电讯的确是假的，但是它所根据的情报是真实的。

我现在的主要研究对象是西班牙。到目前为止，我主要研究了1808年到1814年和1820年到1823年这两个时期的西班牙史料。现在转入1834年到1843年这个时期了。历史相当混乱。最困难的是阐明事态发展的内在动机。无论如何，我已经非常及时地着手研究《唐·吉珂德》。如果把整个这些材料最扼要地加以阐述，可以给《论坛报》写六篇文章。³⁸⁷目前，我的科学研究能得到报酬，这确实是一种进步。

可惜图书馆^①在9月1日至7日闭馆。除其他优点之外，这是伦敦唯一凉爽的地方。

德朗克，——**我们私下这样说**——由于没有其他“精神上的”刺激，正热中于对“施特芬”的探讨，他在给伊曼特的信里把各种罪过都加到施特芬的身上，企图把他说成是政治上的“可疑分子”。我轻而易举地向伊曼特证明了德朗克的各种无端寻衅是荒谬的。简直是荒谬绝伦。我认为施特芬是我们党的一个非常难得的人。他有性格，有学识。他在自己视为专长的比较地理学方面，发表了完全独特的观点。可惜，他关于这个问题所写的手稿留在科伦。

鲁普斯^②最近在干什么？米凯尔未能如愿以偿地从巴黎来这里，因为他得了霍乱，后来又咯血，最后医生嘱咐他尽快由陆路回德国。

祝你健康，请勿相忘。

卡·马·

① 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编者注

②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17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4年9月13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我又不得不向你要钱了，尽管这使我很不愉快；但是，外界压力迫使我不得不这样做。我不能把自己的期票提前几个星期去贴现，因为，弗莱里格拉特由于在比朔夫斯海姆处为此发生了不愉快的事，不再贴现票额不到二十五英镑的期票了。总的说来，这样倒好一些，因为，在零星借债不断的情况下，尽管日常的债务可以偿清，但固定的债务却在增加。此外，我还必须从下一次期票的款项中抽出八英镑给弗罗恩德，因为在目前情况下需要特别照顾妻子。我家在危机时通常动用的特殊手段又已耗尽，什么东西都当光了，同西班牙的国库一样。

此外，至于**整个“国库”**的情况，我已把债务的总数降至五十英镑，即比年初大约减少了三十英镑。你由此可以看出，不得不运用更多的财政巧计了。如果我同拉萨尔的谈判获得成功，他借给我三十英镑，你借给我其余部分，那我终于又可以翻身，并可使家里的面貌完全改观，而现在，单是当铺我就得支付百分之二十五，再加上总有欠债，无法收拾。从我的老太太那里什么也弄不出来，这一点在特利尔再度得到了证实³⁸⁸，除非我亲自出马。

目前，因为索荷区是霍乱的主要流行区，身无分文的状

况，——且不谈家里的消费一刻也没有停止——就更令人难忍了；人一批一批地死（例如，宽街平均每户死三个人），对付这种讨厌事情，最好的是“食品”。

行了，这个问题谈得够多了。我把这封信寄到你家里，因为我怕由于某种误会，这封很少慰藉的信落到你办事处里不可靠的人的手中。

至于**亚洲**的事件，《纪事晨报》来自那里的战地通讯在这里引起了轰动，《观察家报》和其他周刊都转载了这篇通讯。

朱阿夫兵高喊“**猢猻**们滚蛋！我们要拉摩里西尔！”^①不知道这种喊叫声是否传到了曼彻斯特。埃斯潘纳斯作为这些骚动的第一个牺牲者被召回法国。³⁸⁹

党近来不走运。施特芬所在的那个学校的校长破产了，所以他失去了在布莱顿的位子。他能否争取到已经赚得的薪水，还是疑问。**皮佩尔**失掉了《同盟报》通讯员的位子，因为皮尔斯先生也破产了，他的报纸没有财力使用外国通讯员了。琼斯的印刷厂主和债主——**麦克戈温**得霍乱死了。这是对琼斯的一个打击。所有这一切都是使人不太愉快的。

我想不起伊曼特的那件讨厌事情了。进一步的调查只能使一切更加讨厌。不过，从此以后，只要这位先生谈到“有关”德朗克的什么事，我就一定打断谈话。德朗克是不值得人们谈论的。

你的 卡·马·

① 双关语：“猢猻”的原文是«singes»,也有“长官”的意思。——编者注

18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4年9月22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匆匆写几行，告诉你钱已及时收到，为星期二写的关于亚洲战事的信也收到了。

我接到了从美国来的极其重要的消息，在下一封信里告诉你。等着你为星期二写点什么。

肥猪皮特曼带着家眷从这里被放逐到澳大利亚当“移民”去了。

艾布纳尔在法兰克福疯了。可怜虫。

厄内斯特·琼斯以更加有利的条件找到了一个新的印刷厂主。迪斯累里写信给他说，希望把宪章派的**全部**请愿书送交议会。

现在已经大大减弱的霍乱流行病在我们这个区里之所以猖獗，是因为在6月、7月、8月敷设下水道时穿过了一些埋有1668年（好象是）鼠疫死者的坑穴。

18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4年9月29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从附上的德纳的信里，你会知道**美国**的危机对我发生了多大的影响。我要求发表文章都要署上我的名字，或者就什么也不要发表，他们却回答说，今后我的文章只用作社论发表，付给我的稿费将是过去的一半。我暂且给德纳写了一封信，说我还没有作出决定；同时我将继续**照旧**每周寄去两篇文章，这是因为，一方面有塞瓦斯托波尔的事件³⁹⁰，另一方面，我论述十九世纪西班牙革命的文章^①在西班牙议会复会之前必须结束。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可以仔细考虑怎样最后回答这些先生。

今天我不能给你写得更多，因为正在口授文章；如果你自己上个星期二没有答应写一封“内容丰富”的信，使我等着回信，我早就给你写一封详细的信了。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卡·马克思《革命的西班牙》。——编者注

18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4 年 10 月^① 10 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 28 号

亲爱的恩格斯:

首先请接受我对你的出色而有充分论据的批判性文章^②的祝贺。可惜的是,这些“武器的成就”不能够在伦敦的报刊上发表出来。本来这样的活动是会保证我们在这方面的地位的。

至于我们的好心的圣阿尔诺,他很有预见地及时死掉了,我已经在几个月前就给《论坛报》写了他的详细的传记^③。“一事不重罚!”这条规矩自然也适用于这个家伙。

怎样解释下述问题:(1)英国人没有把一支舰队安置到叶尼卡列海峡^④以阻挡俄国人从阿纳帕等地渡河。难道用小型舰艇控制阿速夫海以阻止从海上运送任何军队是没有可能的吗?难道这在目前情况下是没有必要的吗?

(2)应不应该对贝萨拉比亚(奥美尔-帕沙)采取佯攻以阻止俄国人从那里增援克里木?对这一点的忽视,除了英奥的外交阴

① 原稿为:“11月”。——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阿尔马河会战》。——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英国军事部门的改组》。——奥地利的要求。——英国的经济状况。——圣阿尔诺》。——编者注

④ 刻赤海峡。——编者注

谋还能用其他理由来解释吗？

我认为，自从统帅们掉进克里木这样的陷阱以后，他们这方面的任何外交手段自然就都停止。但是总的说来，从整个计划来看，我并不相信，到目前为止帕麦斯顿至少对他的“善良的意志”曾有一秒钟停止过提供证据。

我的竞争者 A. P. C. ① 在最近的某一号《论坛报》上祝贺该报对埃斯帕特罗的“出色述评”②。391 他自然不怀疑他的“恭维话”是对我说的，但同时却本能地特别强调完全属于《论坛报》的最愚蠢的结束语③。其实该报完全删掉了我对一般**宪法**英雄们所讲的那些俏皮话，因为它嗅出了，在“蒙克—拉斐德—埃斯帕特罗”三重唱后面隐藏着对高贵的“华盛顿”的某种影射。这家报纸简直太缺乏批判能力了。最初他们颂扬埃斯帕特罗，说他是西班牙唯一的国家活动家。然后他们又刊登了我的一些把他说成是一个喜剧人物的文章，而且还补充说：由此可见，对西班牙是没有任何指望的。后来，他们收到了关于西班牙的一组文章的第一篇④，——这纯粹是一篇论及 1808 年以前情况的序言——，却以为这就是全部，并给文章加上了一句完全不伦不类、但却是善意的结束语³⁹²，以劝说西班牙人，要他们表现出是值得《论坛报》信任的。我不知道他们以后会怎样处理。

正如你所知道的，李卜克内西曾非常忧郁，他在一个英国女人

① 普尔斯基（见本卷第 225—226 页）。——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埃斯帕特罗》（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作为社论发表）。——编者注

③ 马克思在下面几行里转述了结束语的内容。——编者注

④ 卡·马克思《革命的西班牙》第一篇。——编者注

和一个德国女人之间举棋不定,英国女人希望嫁给他,而他却想娶住在德国的那个德国女人^①;最后,这个德国女人突然光临,于是他同她举行了宗教的和世俗的婚礼。看来,两个人都很痛苦。他无处可去了,因为人都走了。他的蜜月是在教堂街147号那所房子里度过的,他在那里负债累累,因此很是扫兴。但是,有谁迫使这个了解这一切情况的蠢驴去结婚呢,而且恰恰是在现在!因为这个女人在这期间已经在德国订过一次婚了,所以,不言而喻,事情无论如何绝不是那么迫不及待的。

如果你想读一点极其可笑的东西,那你应当弄一份星期六的《晨报》,在那上面,享有专利权的小酒店主正在跟这家小酒店报纸的目前的编辑部打官司。控告和辩护同样都是可笑的。控告是由福斯特先生提出的,他曾在尼科尔森男爵的法庭³⁹³上当过律师。乌尔卡尔特由于颂扬有专利权者,说他们是翱翔于英国各政党之上的人,而受到粗暴的和解职的奖赏。一般说来,生意人内心最隐蔽的肮脏东西,还从来没有这样暴露无遗。

你是否看到了布鲁诺·鲍威尔的《西方列强的傲慢》³⁹⁴? 这本东西我也还没有弄到。

如果星期五以前发生了什么军事方面的重要事件,请写来你的**初步意见**,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要为西班牙的文章找到个地盘,就不得不给他们先提供点有关俄国的东西。

希望很快接到你的信。

你的 卡·马·

^① 厄内斯蒂纳·朗多耳特。——编者注

18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4年10月17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你今天对俄国的兵力作了令人叹服的计算^①。但是还要回答一个问题：俄国过去有没有在尽了最大的努力以后能把二十万以上的兵力派到**国外**去的情况。我不知道有过这种情况。

如果从**旧政策**的观点来看——要知道英国和法国除此以外是不会执行其他政策的，所不同的只是，英国政府并不认真实行，而拿破仑第三则是进行可笑的模仿，——那也许应当把法国和英国的利益加以区别。一旦在黑海和波罗的海的俄国舰队被消灭，俄军被逐出克里木、高加索以及他们从波斯人和土耳其人那里强占来的省份，则英国又可以获得五十年的海上霸权和对亚洲最发达地区的特殊统治地位。那时它就可以完全按照它的老一套做法让大陆列强在七年战争和其他战争中弄得精疲力竭（这些战争的主要战场在德国，有的在意大利），以便在战争结束后，不论是俄国、奥地利或法国，都不能够获得在大陆上的独特统治地位。相反，对于法国，从俄国海军力量和俄国在亚洲南部的势力被消灭的时候起，真正的斗争还只是开始。因此法国就不得不力图粉碎俄

^① 弗·恩格斯《俄国的兵力》。——编者注

国的陆军，从而扩充它自己在大陆上的霸权，来与英国相抗衡。谁能保证，一旦英国人消灭了波罗的海和黑海上的俄国人，从而使他们不致危害自己以后，大陆上就不会爆发革命，而英国人不会以此作为借口来重新同俄国人正式订立反对大陆的同盟？

但全部问题在于，现在当权的英国人不是查塔姆之流、小皮特之流，甚至也不是威灵顿之流，他们并没有认真考虑要消灭哪怕是俄国的海上力量和俄国在土耳其、波斯和高加索的势力。如果他们自己不彻底的措施迫使他们这样做，他们也许会决心走**这样远**，但是同时，踌躇不决和诈骗勾当大概要使他们遭到不幸，引起国内运动。

从以下摘自巴黎**外交部档案**文件中有关七年战争³⁹⁵的一些材料中可以看出，英国大臣们即使在打仗期间，以及在有关战争的一些问题上，都是同敌人勾结在一起的。1762年6月24日，法国彭帕杜尔派的元帅苏比兹曾让英国、普鲁士、汉诺威等国的联军在威廉斯塔耳营垒突然进攻自己，并把自己赶过富耳达河。乔治三世的首相布特勋爵，根据**议会**和**王朝**的意见，愿意媾和，但鉴于全国的斗争情绪和对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同情，却不能在法军不断地让自己挨打并且以退却代替前进的时候提出媾和。你知道，舒瓦泽尔当时是法国的外交大臣。就在上述档案的**标准版**中，我们一字不差地找到如下一段话：

“6月24日事件以后，**英国大臣们**致书舒瓦泽尔先生说：**您让自己挨打，我们也就不能缔结和约，也不敢向议会提议媾和。**舒瓦泽尔先生因谈判就此中断而失望，敦促**国王**致书苏比兹先生：‘表弟，收到此信后请立即渡过富耳达河，向敌人进攻，不管您原来部署如何；结果怎样，不会要您负责。愿上帝保佑您，云云’。舒瓦泽尔先生则写道：‘元帅先生，国王的信写得非常明确，

不需我作任何补充。但我应告诉您，**即使国王的军队被消灭到只剩最后一个人而不得不招募新兵，也不会使陛下惊慌。’**”

可见，当时英国政府竟直截了当地要求它所资助并部分地由英国人组成的联军被法国人**击败**。在此以前，他们曾在**相反**的意义上干涉了对法国人的军事行动，因为乔治曾经想使自己的汉诺威不受侵犯。同一个材料中说到：

“1762年，埃特雷和苏比兹两先生统率驻扎在黑森、哥丁根、缪尔豪森和爱森纳赫的上莱茵军团十五万人，而孔代先生则统率下莱茵军团三万人。宫廷要求于他们的只是到11月底为止，扼守加塞尔和哥丁根，之后退出这两个地方，并撤退到欧姆，而把策根海因留在自己第一道防线的**前面**。这个同一个势均力敌的强国作战，并且是以十八万人对付八万人的计划，假使不是以**英国内阁答应在我们不侵入汉诺威的情况下可在7月以前跟我们缔结和约**为根据，那就**令人奇怪了**。”

在交战各国都打算进行和平谈判的时刻，伦敦的这后一个干涉可以看作是平常的事情；但是，相反，前面说的那件事，却能使布特勋爵丢掉脑袋，而且在当时的气氛下（只要想想威尔克斯、想想尤尼乌斯的信件就行了³⁹⁶），也可能使乔治丢掉王位，可是和往常一样，这件事几乎过了一个世纪才为大家所知道。还有这样一个例子，是在反雅各宾战争³⁹⁷开始前不久的事情。“自由思想的”福克斯当时曾派了一个密使去见叶卡特林娜二世，告诉她不要因为皮特的威胁而感到不安，她可以毫无顾虑地吞并波兰，并说，如果皮特妄图对俄作战，他就会被推翻。诚然，福克斯当时是“在野党”，不在内阁中，而我举出这个例子只是为了证明，他们不论是«out»^①或是«in»^②，都是这样的一些正人君子。

① 在内阁以外的，在野的。——编者注

② 执政的，在政府中的，在执政党内的。——编者注

因此，我认为，在评论联军进行的战争时，正象你有时在文章中提示的那样，必须考虑到唐宁街³⁹⁸（特别是当帕麦斯顿坐交椅的时候）和彼得堡之间的经常的联系。我深信，只要军队处于危急的情况下，将军们就会唾弃内阁，而干出他们所能干的一切：要知道，将军先生们很少或者从来不知道那些秘密活动，而同时却在拿自己的生命冒险，这已为海军上将宾的事例³⁹⁹所证实，他同现在的邓达斯一样，接到了当时海军部发出的糟糕的训令。

我尽力搞到鲍威尔最近的著作^①，然后把它转寄给你。

我不知道，纳皮尔和其他西法战争⁴⁰⁰史学家是否正确地描写了西班牙作者完全确定的一件事实，即除了拿破仑亲自在西班牙指挥的一个短时间外，在法国军队中一直到战争结束，都存在一个完全有组织的**共和主义者的**阴谋，其目的是推翻拿破仑，恢复共和制。还有，文件资料表明，伟大的“米纳-伊-埃斯波斯”^②是一个真正的无赖，他比约翰·贝克尔差得远，毫无军事才干，但极其狡猾，阅历颇深，主要是一个贼。详细研究西班牙革命的历史，就可以弄清楚一个事实，即这些人为了摧毁僧侣和贵族统治的物质基础花了差不多四十年的工夫，但是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完成了旧社会制度的彻底变革。此外，临时政府等等在那里表现出了几乎象在法国等等一样的洞察力。虽然整个种族具有满腔热血，而对流血事件又无动于衷，但值得注意的是，直到1834—1840年内战⁴⁰¹时期，唯有革命党垄断了博爱主义的宽容，为此，它以后不得不再受到惩罚。

皮佩尔大概明天要得到一个住校教员的位置，学校离伦敦三

① 看来是指《论西方的专政》一书。——编者注

② 埃斯波斯-伊-米纳。——编者注

十英里。他由于失去了《同盟报》通讯员的职务，只好同意这个工作。我的妻子由于有“情况”不太适宜做秘书。真糟。——我又收到了“友好的”弗罗恩德^①的一封逼债信，拉萨尔还没有回音。——在你的老头^②到你那里以后，或者完全弄清楚他根本不来以后，情况如果允许，我也许来曼彻斯特一段时间。——拉萨尔仍然没有任何回信——已经过去九个星期了。克路斯没有什么消息。施瑙费尔死了。

你的 卡·马·

18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4年10月25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附上克路斯的信。

施瑙费尔死了。

皮佩尔在伦敦郊区肯特郡埃耳森当住校教员，负担各项工作。

如果你星期五以前能赶出一篇军事文章，那就太好了。现在应当对联军的作战作出应有的估计了。

毕尔格尔斯小姐的事情很滑稽。你已经听说了，她离开科伦

① 文字游戏：弗罗恩德的原文是«Freund»，由这个字变来的形容词«freundlich»的意思是“友好的”。——编者注

②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之前，带了一个孩子，把这孩子当作拉萨尔的儿子。

邮件要发走了，因此——

祝你健康。

你的 卡·

18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4年10月26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我在研究西班牙垃圾堆的时候，也弄清了尊贵的沙多勃利昂的诡计，这个写起东西来通篇漂亮话的家伙，用最反常的方式把十八世纪贵族阶级的怀疑主义和伏尔泰主义同十九世纪贵族阶级的感伤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在一起。自然，从文风上来看，这种结合在法国应当是件大事，虽然，这种文风上的矫揉造作有时一眼就可以看出（尽管施展了一切技巧）。至于此人的政治活动，他本人在其《维罗那会议》⁴⁰²中把自己完全揭露出来了，问题只在于，他是得到了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的“现金”，还是简简单单地被阿谀奉承收买了，这个虚荣的花花公子比谁都爱奉承。不管怎样，他从彼得堡得到了安得列也夫勋章。“子爵”（？）先生虽然时而恶魔般地，时而基督徒般地向《vanitatum vanitas》〔“虚无中的虚无”〕^① 卖弄

① 《Vanitas vanitatum et omnia vanitas》——“虚无中的虚无，凡事都是虚无”（圣经《传道书》第1章第2节）。——编者注

风情，但是他的 *vanitas*^① 却从每个毛孔中散发出来。你知道，在会议期间，维莱尔是路易十八的首相，而沙多勃利昂是法国在维罗那的代表。他在自己的《维罗那会议》——你以前也许看过这本书——中引述了一些文件、会谈记实等等。一开始，他谈了1820—1823年西班牙革命的简短历史。这段“历史”，只要提一提下面这些就行了：他把马德里搬到了塔霍河（只是为了引用一句西班牙俗话：这条河出产黄金），还说什么里埃哥率领**一万人**（其实只有五千人）去迎战率领一万三千人的弗莱雷将军，结果被击溃，带着**一万五千人**退却了。他不说不里埃哥向龙达山撤退，而硬说他向摩勒纳山撤退，为的是能够把他同拉曼彻的英雄^②媲美。我顺便举出这几点，以便说明他的手法。至于日期，几乎没有一个是对的。

但全书的重点是沙多勃利昂先生在维罗那会议上的功绩，会议一结束，他就成了外交大臣，领导了对西班牙的干涉。

他首先写道：

“我毫不否认，我是西班牙战争的主要发起人。”“维莱尔先生完全不想开始军事行动。”

相反，维莱尔曾经给他和蒙莫朗西（最初以法国外交大臣身分也在维罗那）发出了训令，其中确实有这样的话：

“我们没有决定向西班牙宣战…… 国王陛下的全权代表，首先应当避免在会议上充当西班牙事件报告者的角色。其他列强对此可能同我们一样了解得很好…… 奥地利在莱巴赫会议⁴⁰³上适于充当这样的角色，因为它有侵入那不勒斯的意图。”

但是这些家伙做的，同训令要求的正好相反。他们“充当了”

① 虚无，虚荣。——编者注

② 唐·吉河德。——编者注

“西班牙事件报告者”的角色。维莱尔写道：

“应当努力的是，使西班牙问题同**整个**欧洲事务联系起来加以考虑”，而他们一开始就把它解释为**仅仅是**法国的**问题**。维莱尔写道：

“关于会议应对西班牙采取何种态度问题，我国全权代表必须坚持这样的意见：因为法国是需要动用自己军队的唯一强国，所以只有它有权判断是否必要采取这一措施。”

他们不这样做，而是宣称：

“法国认为必须提请各个尊严的盟国最终注意〈其他列强〉进行道义上的支持应采取的方式，以及提供给法国**物质援助**的相应措施，这种援助以后可能是需要的。”

可见，从一开始，沙多勃利昂先生的行动，就是**直接违反**巴黎来的训令的。另一方面，关于维罗那的情况，他力图**蒙骗**维莱尔。例如，他向维莱尔报告说：

“列强都极其明确地表示赞成在西班牙作战。”

对于战争胜利的可能，他也尽量蒙蔽他：

“拉加尔德先生最近的报告，证明获得胜利是何等容易。”

同时，这位可敬的人物对我们说：

“会议不仅没有促使法国去作战，而且普鲁士，特别是**奥地利**〈他注明：梅特涅公爵假装亲俄，实际上则憎恨俄国〉极力反对，**只有俄国赞成法国**，答应给予道义上的和**物质上的支持**。”

“我们对会议主席说，列强都极其明确地表示赞成作战，问题不是占领比利牛斯半岛，而仅仅是短时间的进军；我们证明，取得胜利是很容易的。但**同时我们知道**，维罗那会议**不愿意**打仗；我们**担心**的是，我们不得不**推进到**埃布罗河彼岸的远处；我们想，我们也许不得不**长期**占领西班牙，以便使事情达到完满的结局，但是**为了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没有把这些都摊出来，只是心

里说，一旦越过比达索阿河，会议主席等等就都只好向前走了。”

他就是这样借助会议来欺骗维莱尔，正象以前借助维莱尔来欺骗会议一样。不仅如此，他还写信给坎宁，在信中利用这两者的名义和违反这两者的意愿撒谎。

他当上了大臣还是照老样子办事。亚历山大给驻巴黎大使波茨措-迪-博尔哥写了下面这封信，请他递交路易十八：

“朕还因**英国政府**会议上稳健势力将获胜而感到欣慰。”倘非如是云云，“则朕将视对法国之进攻为对一切盟国之共同进攻，并将毅然承担由此而来之全部义务。**朕进言国王**实现自身〈！〉抱负，坚决弹压叛乱及不幸之制造者。本此精神，**朕提请注意会议所提问题，即集中俄国军队于帝国西陲**，以保障欧洲安全。”（奥地利在会议上对这点连听也不愿意听到。因此，问题在会上就暂时从议事日程上被取消了。）

沙多勃利昂硬要别人相信，他的目的是为复辟王朝**争光**，并借此为取消维也纳条约⁴⁰⁴作准备。要依靠俄国就必须反对英国。但是第一，对于俄国的援助，他很少抱希望，第二，他非常害怕战争，这从下面的话里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一旦在西班牙失利，**法国就会发生革命，那时全世界的哥萨克都救不了我们。**”

他在给自己的驻彼得堡公使**拉费隆奈**的信中写道：

“为了战争，**我们已把法国的君主制拿来作赌注。**”（标明日期是1823年4月21日。）

他还承认，只要坎宁有区区两个团在里斯本登陆，法军就要倒霉。为了造成这样一个结局，还注意到使法军由于陆军大臣贝冷公爵和吉埃米诺将军之间的纠纷，在进入西班牙以后突然陷入没有粮食和运输工具的状态。于是就出现一场非常可爱的笑剧，似

乎法军为了神圣同盟并在它的道义支持下取得的胜利，应该帮助法国摆脱维也纳条约。“子爵”并不象这里所想象的“那样笨”。他清楚地知道，问题在什么地方：“俄国没有在君士坦丁堡派驻大使”。它当时正同希腊人搞阴谋，由于法国同英国之间的战争，特别是法国为西班牙事件所纠缠，以及法国在那里的失败，都使它得以放手去干。

“我们首先要预见到，英国可能干预，并同西班牙一起反对我们。”

他给巴黎写道：

“如果发生战争，那就是对英国的战争。”“如果东方战争和英国人对西班牙殖民地的进攻使问题复杂化，战争就可能变成欧洲的战斗。”

他对亚历山大的意图也丝毫没有看错。

“无疑，我们出乎意料的成功引起了他的某种嫉妒，因为他曾暗自希望我们将不得不请他帮忙。”

可见，“成功”是违反协议而取得的。此外，沙多勃利昂同多数法国人一样，认为法军对波旁王朝说来，是非常“不可靠的”。

而且，正如沙多勃利昂自己所说的，亚历山大和路易十八之间的“友谊”之所以更形诚挚，是因为

“路易十八借口由于某些侮辱性的动机而造成的宗教上的分歧，不同意贝里公爵同亚历山大的姐妹结婚”。

这种友谊之所以诚挚，还因为，路易十八知道，在维也纳会议上（当波拿巴从厄尔巴岛回来后）亚历山大先生反过来

“突然质问各盟国，在彻底战胜拿破仑以后，是否应让奥尔良公爵做法国的国王！”

“子爵”以“诗人的宽广胸怀”作了如下的承认：

“我们敢说，亚历山大已经成为‘我们的朋友’。”

“亚历山大是我们一直衷心热爱的**唯一**的一位君主。”

“路易十八是**恨我们的**。”

极为有趣的是，这个唠叨什么“圣路易之神”应当“为亨利四世的后代”保留西班牙王位的饶舌者，摆出一副十足的骑士派头，写信给吉埃米诺将军，叫他在炮轰加迪斯时不要因担心炮弹落到斐迪南七世身上而“手软”，等等。

无论如何，下面这种荣誉应属于加莱尔、拉梅耐、贝朗热等等伟大人物的这个知交，即他同朋友亚历山大一起，在西班牙保证了十年最肮脏的统治，从而使自己的波旁王朝有随时化为灰烬的危险。

这个朝拜圣墓的香客还有一个特征。他自己在《维罗那会议》中说到，他如何迫使路易十八和维莱尔任命他们所厌恶的波林尼雅克为驻伦敦大使。以后，在查理十世时，他自己任驻罗马公使，他在波林尼雅克刚刚当了大臣之后，便突然吵吵嚷嚷地提出辞呈，借口是认为这样就葬送了“自由”。

如果你把这本书再读一遍，你对“癞蛤蟆们”³⁶和他们的“大人物”的蔑视，恐怕是不会减少的。

再见。

你的 卡·马·

18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4年11月10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文章很出色^①。你是为星期二写还是为星期五写，由你考虑决定，虽然我还不知道我有没有秘书，因为妻子已经卧床三天了，一则是由于身体不舒服，另外是由于生气，因为威武的医生弗罗恩德又用讨债来轰击我们，联系到即将来临的灾难，这种讨债就特别地令人不愉快。总之，境况是令人不快的。

哥林盖尔老爷子被拘留在债务监狱里。他的小酒店关闭了，破产了。这位骑士象大家说的那样，最近再一次表现出革命的热情，原因想必就在这里。

皮佩尔在他的学校里要从早上六点工作到晚上九点，而且在这段时间里要祈祷二十来次，这对他起着“良好的”作用。不抽烟也不喝酒。领着学生上教堂，如此等等。前几天他曾到城里来了一个小时。看样子很好。

鲁普斯^②邀请德朗克到曼彻斯特去过圣诞节，德朗克邀请了伊曼特。

① 弗·恩格斯《克里木战局》。——编者注

②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此外没有什么新闻。

你的 卡·马·

18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4年11月22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两英镑昨天收到了。

附上德纳的信，从中你可以看到这些骗子是怎样利用军事文章的。信中提到的里普利论墨西哥战争的书⁴⁰⁵我还没有收到。明天收到书，浏览一下就寄给你。

只要有可能，就请在星期五把文章寄出，因为星期二我写了一篇关于西班牙的文章^①，在目前情况下一星期写两次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我的经济情况极端困难，放过一篇文章，从各方面来说都是不好的。

国家检察官布林德阁下得到关于占领塞瓦斯托波尔的不真实的消息时，就决意计划召集一次德国人的大会——还要作出一项原则声明——，以反对俄国和德国各邦“君主”，特别是为了检察官先生和全体德国流亡者获得无尚荣誉。为此，各党团的“领袖们”要心平气和地聚集在一起。当然，我和弗莱里格拉特把这次进攻

^① 看来是指《革命的西班牙》这组文章中的一篇。——编者注

击退了，因此布林德的计划暂时遭到破产。但是英雄所见略同，现在正用各种下流货塞满《晨报》的孜孜不倦的阿尔诺德·卢格也出现了同样的念头；根据他的书面邀请，举行了一次预备性的会议，成员有：菲廷霍夫（修脚师，六十岁，库尔兰人，不懂任何一种语言，以前是库尔兰伯爵菲廷霍夫的仆人，现在冒充自己的主人；根据阿尔诺德的计划，这个菲廷霍夫应该当主席，而出钱和召开大会的事则应由德国商人中的一帮坏蛋——格尔斯滕茨魏克等人来负责，在他们的庇荫之下打算让德国流亡者登台），还有勒麦（贝克尔的继父、众所周知的警探）、梅因、布赫海姆、隆格、卢格、布林德和那个花花公子^①。会议的结果是：花花公子和隆格多少互相“挑衅”了一番。愤怒的国家检察官布林德退出了会场，因为卢格这个懦夫不愿意把“使我们大家联合起来的共和国”这句话写进纲领中去。在这之后，布林德到我这里来（我不在家），向我妻子诉“苦”，抱怨德国流亡者命中注定要受“轻视”，抱怨我们破坏了一切“共同的”行动。仿佛我们当中有谁妨碍七、八头驴子的“联合”和发表公告似的。（的确，我们准备，如果这些人的集会闹得太厉害并且在英国人面前卑躬屈节得过于损害了“德国”的荣誉，就可能在伦敦宪章派的帮助下举行一次对抗的会议，这一点是完全秘密的，枢密官布林德直到现在还不晓得。）你看，“流亡中的大人物”认为现在又需要“创造和完成”什么事情了。

同时布林德还告诉我的妻子，“只有巴登有勇气宣布成立共和国”等等。此外没有什么新闻了。

你的 卡·马·

^① 看来是指戈克，这里是文字游戏：“花花公子”的原文是《Geck》，同“戈克”的原文《Gögg》发音相近。——编者注

18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4年11月30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你忘记把德纳的信寄还给我了，而这封信在我同这些家伙打交道时是很重要的。由于不细心，你为星期二写的出色文章^①中缺了头两页。但主要内容都包括在后五页中，这样，仅仅是在文风方面有所损失。

我从可尊敬的医生弗罗恩德那里收到了第三次讨债的账单，现附上。你看，我该怎么回答这个家伙？我觉得，这个好朋友^②似乎想采取极端措施了。由于从《论坛报》得到的收入有一定程度的减少，现在我的生活水平低于伟大的德朗克，因此，对高贵的弗罗恩德来说，前景比任何时候都阴暗。最糟糕的是，我很快又需要他。通过塔克尔我被邀参加伦敦出版的一个回顾过去的评论性刊物的工作，但关于最重要的一点——稿费问题，还没有得到回答。

前天我终于收到了两卷大开本的里普利的《墨西哥战争》，将

① 弗·恩格斯《因克尔芒会战》。——编者注

② 原文中是《ami》，相当于德文的《Freund》，有“朋友”的意思，也是“弗罗恩德”这个姓。——编者注

近一千二百页。我觉得——当然这**仅仅是外行的见解**——里普利成为一个军史学家多少是受**纳皮尔**^①的影响。书写得很有道理，而且我认为也不无批判力。德纳一定没有读过它，不然他会发觉，他们的英雄司各脱将军，不论是作为总司令还是作为绅士，形象都极其不妙。这段历史特别使我感兴趣，因为不久前我读了安东尼奥·德·索利斯《征服墨西哥》一书中关于费南多·科尔特斯的进军。倒是可以对两次征服作一个非常有趣的比较。此外，虽然两个统帅——泰勒和司各脱——在我看来都是非常平庸的，但整个战争对美国佬的伟大国家的战争史来说无疑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序幕。进行军事行动的地域之广，使用的人力之少（并且志愿军多于正规部队），赋予这场战争以“美国”的特色。至于泰勒和司各脱，他们的全部功绩，看来只是深信，不论美国佬被引入怎样的泥坑，他们终究是会从里面挣扎出来的。下周初我把两卷书寄给你。书很大，请来信告诉我怎么办好些，是邮寄（我对新规则还很不清楚）还是通过包裹公司？

再见。

你的 卡·马·

① 威廉·纳皮尔。——编者注

18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4年12月2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先生，我并不认为可以把你的信¹¹⁶ 或者甚至仅仅是你的名字同可敬的“朋友”^① 联系起来。（这个犹太人之所以一个劲地逼债，是因为他的妻子按他的要求在圣约翰伍德开办的一所**高贵的**学校使他濒临破产的边沿。我现在才通过科内利乌斯了解到底细。）按照你的来信，我向他写了以下两点：（1）从附去给他的安·德纳的信中他可以看出，美国的商业危机如何影响了**我**，并通过我影响了**他**；（2）为了补偿损失，我找到了新的撰稿联系，根据这一点我愿意作出书面保证，从1855年1月起每月10日偿还他四英镑。全部债务大约还有十七英镑。如果弗罗恩德先生不干，就**让他**向法院对我**起诉**。德纳的信可以在任何法院面前替我辩解，这一点他也明白。如果我直接提到你，那我：（1）在对弗罗恩德的关系上会失掉有利的地位；（2）他会将此事告诉（而且马上拿出信来）他学校里的教师哥特弗利德·金克尔先生，金克尔就会告诉格尔斯滕堡，后者就会告诉西蒂区的每一个德国犹太人，等等，直到弄得勃朗都知道，那是我绝不愿意的。

① 文字游戏：“弗罗恩德”的原文是«Freund»，也有“朋友”的意思。——编者注

我问过拉萨尔，他能不能为我在德国找到某种撰稿工作，因为收入减少而开支增加，不得不认真考虑这一点。现在拉萨尔对我提出了下面的建议，对这件事，我希望你**仔细斟酌**后提出意见。他的表弟**弗里德兰德**博士本月初将成为《新奥得报》⁴⁰⁶的所有者，但是同**施泰因**和**埃尔斯纳**合伙。要我作该报驻伦敦通讯员。弗里德兰德认为，开始他无力支付每月二十塔勒以上的稿费，但拉萨尔相信能够使他把稿费提到三十塔勒。建议就是这样。这个数目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不能为了替德国偏僻的小报写两三篇通讯而要价太高，四、五十英镑什么时候都是有用的。主要的障碍是埃尔斯纳和施泰因！其所以要更认真地考虑，是因为这些先生们不是保守派，甚至是**自由派**，他们和我们的对立比《新普鲁士报》更直接得多。“这就是问题所在。”^①请你好好考虑一下。

寄给你一号《人民报》，使你了解一下琼斯对巴尔贝斯（我们私下说，他把巴尔贝斯看成是布朗基）的事情所要的手腕，了解一下他就波拿巴计划访英一事所作的反波拿巴宣传。这件事使地方“当局”严重不安，警察尽可能把各处的标语撕掉。甚至《雷诺新闻》和《先驱》都指责琼斯的思想是不爱国的。⁴⁰⁷原先他在自己那个领导反波拿巴运动的委员会中选进了一些名誉委员，把我也选了进去。我嘲笑了他并且专门指出，为了使这个运动在这里和在大陆发生作用，它应当具有纯粹英国的性质。从他在同法国流亡者一同举行的预备会议上发表的意见中你可以看到，他同意了这一点。

①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第三幕第一场。——编者注

星期一我通过以前曾提到的包裹公司寄出里普利的书^①和索利斯的《征服墨西哥》。后面这本书，你用完就寄还给我，因为不是我的。里普利的书我已经全读过了（当然，只是浏览了一下，这已足以达到我的目的了）。现在我已经完全明白（里普利也以“含蓄”的讥讽清楚地指明了），伟大的司各脱是一个极其平庸、浅薄、无能、吹毛求疵、嫉妒的坏蛋和骗子，司各脱知道，他的一切都得力于自己士兵的勇敢和各师指挥官的才干，他为了攫取荣誉，不惜采取卑鄙的行动。看起来，他之作为一个伟大的将军，同多才多艺的格里利之作为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是一样的。这个家伙在整个战役过程中各方面设置障碍，并玩弄种种足以让正直的军事法庭把他枪毙的把戏。然而他是**头号（按等级）**美国将军。德纳大概是因此相信他的。泰勒无论如何都比司各脱有价值，看来美国公众已感觉到这点，因为他们选举前者当美国总统，而后者，虽然用尽一切力量，却没有一次不遭到失败。我觉得最杰出的还是沃思将军，你读过这本书以后，要把意见告诉我。主要的是还要对一个问题谈谈你的意见。司各脱任何时候都呆在离战地两英里到十英里远的地方，**从来没有亲临战场**，从来都是从安全的掩蔽所“观察事态的进程”，这不奇怪吗？他同泰勒不一样，甚至在总司令必须出现以提高军队“士气”的时候也不露面。在非常剧烈的孔特雷腊斯会战之后，只是在事情完全结束了的时候他才同他的整个参谋部向前推进。在双方互有胜负的莫利诺-德耳-雷伊会战的时候，他命令转告“英勇的”士兵，要他们坚持，说他可能亲自前来。他的“外交”才干只能同他的军事才干相提并论。他仅仅怀疑最有才能的师指挥

① 罗·萨·里普利《同墨西哥交战》。——编者注

官，却从不怀疑把他象个孩子那样摆弄的圣安纳。

我觉得这场战争最大的特点是，每一个师和每一个单独的小部队，在违背长官们错误的命令或者在完全没有命令的情况下，总是顽强地奔向目标，本能地利用每一个战机，以致最终获得了整个的结果。美国佬特有的独立感和个人的勇气，也许比盎格鲁撒克逊人还强些。西班牙人则是退化了。但退化了的西班牙人，即墨西哥人，也是一种典型。西班牙人的一切毛病、吹牛、空谈和唐·吉诃德精神在他们那里都自乘了三次，而同时他们却远没有具备西班牙人所固有的扎实的品德。墨西哥的游击战争是对西班牙游击战争的一幅讽刺画，甚至在正规军的逃跑方面他们也把西班牙人远远抛在后面。然而西班牙人却没有圣安纳那样的人才。

祝你健康。

你的 卡·马·

你读了雅科布·费奈迭——科伦的科贝斯第一^①——在《科伦日报》星期六小品文栏中对海涅的谩骂没有？你不应该使自己失去这一享受。科苏特给冠上将军头衔了!!!

^① 海涅的同名讽刺诗中的主人公，费奈迭被描绘成这个形象。——编者注

19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4年12月8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今天把文章^①寄出，虽然我知道，今天邮局不会发走。过一个星期，我要写关于议会的东西。**还是一定请你在星期二之前把文章寄给我**，以便在星期五（那时我将发出期票）之前我能指望再得到两英镑。在这之前我已经好几次没有寄文章了。如果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你可以写写奥地利的兵力⁴⁰⁸。

你应当写关于《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的小册子⁴⁰⁹。你还得读一读鲍威尔的《英国和俄国》（用法文写的）。古斯达夫·迪策尔也就这个问题写过一本“厚厚的”书。⁴¹⁰ 你看到博德男爵关于俄国的统计资料（大约是在半年以前出版的）⁴¹¹ 没有？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看来是指恩格斯的文章《克里木战局》。——编者注

19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4年12月15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刚刚接到你的便函，我很高兴，再过一个星期就能在这里见到你了⁴¹²。

文章^①已经收到。

巴特尔米的结局确实是光辉灿烂⁴¹³。在昨天的审讯笔录（确切点说是验尸员的调查）中说到，从他那里发现重要的文件，虽然不是关系到凶杀案的。如果其中有前些年文件，那是令人不快的，根据那些文件，我们会被看成同一个替我们“贮藏”子弹（坏蛋们正是这样夸张的）以备返回巴黎用的人有着某种关系。

鲍威尔的书^②我没有读过，你随身把它带来。

下星期我将开始为《新奥得报》写通讯。暂时是一个月三十塔勒。但我推测，这些家伙每周三篇通讯才能满意。我不能为了每月三十塔勒而不再去博物馆^③，买书我又没有钱。虽然我对这项工作很不乐意，但为了安慰我的妻子还是接受下来了。她以后的日

① 指恩格斯和马克思合写的文章《战况的进展》中恩格斯所写的部分。——编者注

② 布·鲍威尔《英国和俄国》。——编者注

③ 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编者注

子当然是很不快活的。

对里普利的书^①我特别喜欢的是，他并没有作任何过分的夸张。在完全没有计划的情况下，墨西哥战争中的战略上的错误就很可以理解了。至于更细的战术上的失算，我是什么也不懂。纳皮尔^②描绘墨西哥人如同前者描绘西班牙人一样，其次，在对敌人方面他也尽量做到公正，我觉得纳皮尔在这方面是里普利的榜样。

明天，布林德夫妇将降临到我头上。这个“阴沉的”仇俄分子和“共和主义者”，仍然坚持巴登是一个真正的未来的国家。

祝好。请代我问候鲁普斯^③。

你的 卡·马·

① 罗·萨·里普利《同墨西哥交战》。——编者注

② 威·纳皮尔《比利牛斯半岛和法国南部战争史》。——编者注

③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1855年

19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5年1月12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昨天我给《论坛报》寄去了一篇关于商业和工业的报道^①，我只需再寄去两篇文章，就可以抵偿从这些人那里拿到的预支款项了。下星期，星期二和星期五，将开出两艘轮船，如果你能在星期二以前拿出一篇**不论什么题目**的文章来，那就太好了。

我的妻子正急速接近灾难的时刻。

这里没有什么新闻。格茨已向悉尼·赫伯特请求弄一个伪经书式的“外籍军团”⁴¹⁴的“军衔”。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卡·马克思《英国工商业的危机》。——编者注

19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5年1月17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我昨天自然不能给《论坛报》写文章，而且在今后一段时间内还是不能写，因为昨天早晨六、七点我妻子顺利地生了一个可信任的旅行者^①；可惜是个女孩。如果是个男孩，就更好一些。

你知道不知道红色沃尔弗^②是《奥格斯堡报》^③驻伦敦的一名通讯员？这是我偶然发现的；我读了该报的一篇文章，其中有关于“家园”、“故乡”和“异国”的各种庸俗议论——这都是用来说明不列颠部队在巴拉克拉瓦碰到的“齷齪事情”。⁴¹⁵我在遇见弗莱里格拉特时曾告诉他，我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上看到了一篇只有Lupus Rufus^④才写得出来的荒唐东西。弗莱里格拉特也证实，沃尔弗是“真正的科贝斯”^④。

现在我家里有海涅的三卷书。⁴¹⁶顺便说一下，他详尽地叙述了一件捏造的事，说在奥格斯堡《总汇报》“攻击”他从路易-菲力浦那里领取津贴的时候，我和其他一些人曾经来安慰过他。好心的

① 英国法律用语。指新出生的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② 斐迪南·沃尔弗。下面用拉丁文把他称作Lupus Rufus，即红色的狼。“沃尔弗”的原文是«Wolff»，同“狼”的原文«Wolf»发音相近。——编者注

③ 《总汇报》。——编者注

④ 把斐·沃尔弗讽刺地比作被海涅在《科贝斯第一》一诗中嘲笑过的德国政论家费奈迭。——编者注

海涅故意忘掉了这样一种情况，即我为了他而进行的干预是在1843年底，所以，无论如何不可能同1848年二月革命以后才知道的一些事实联系起来。不过我们不再提这件事了。他受着良心的责备，——要知道，这条老狗对这种丑事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就竭力讨好卖乖。

好吧，我等候你给星期五写文章。今天不能再写了，因为关于生孩子的事情我要写信告诉很多人。

你的 卡·马·

19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5年1月19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完全同意你的建议，非常感激。

由于时间不够，议会的事写得不太顺利。不过这无关紧要。

你昨天的信¹¹⁶，我在今天下午四点才收到，因为笨邮差不是把信送到第恩街28号，而是送到索荷广场28号去了（这已经有两三次了，我将向邮局提出来）。以后来信地址请写索荷区（不是索荷广场）第恩街28号。由于信来迟了，我今天只能寄给你这寥寥数行。

巴特尔米事件⁴¹³到底是怎么回事？在《奥格斯堡报》^①上我疏

① 《总汇报》。——编者注

忽了这事。大概，这是瑞士的坏蛋，奥格斯堡《总汇报》的一名记者可鄙的“奥利”或者“奥迪”所捏造的。

祝好。

你的 卡·马·

西蒂区的恐慌十分严重。弗莱里格拉特昨天写信告诉我，连“乐观主义者”也不指望在初春以前会有什么好转。

19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5年]1月24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你从今天的《泰晤士报》可以看出，关于议会是**没有什么**可报道的。重要的辩论要到**星期四晚上**才进行。因此，只好写“随便哪一个题目”了。

祝好。

你的 卡·马·

19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5年1月30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为评述联合内阁所必需的材料，我将从《论坛报》上剪下，对其
中缺少的东西写一些补充之后就寄给你。⁴¹⁷今天我不一定能弄
好，因为对昨天的长得要命的会议还得写一个报道寄给布勒斯劳
的蠢驴们^①。此外，由于婴儿^②情况危险——相反，我妻子觉得身
体很好——直到一点（也就是直到现在）我都忙于家务。因此，拙
作大概要在星期四早晨才能寄到你那里。

如果帕麦斯顿当上首相，那倒是很有趣的。

你是否看到了昨天《晨报》上巴特尔米的自白？

完全属于你的 查·马·

① 指为《新奥得报》写文章。——编者注

②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19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5年1月31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附上两篇论述格莱斯顿的财政管理的文章。⁴¹⁸ 第一篇文章中的某些数字，这些家伙显然是印错了。不过你所需要的只是回忆起整个方案的总的精神。

现将联合内阁的活动，概述于下：

1853年

12月16日^①。迪斯累里倒台（十九票的多数反对他）；起因是扩大房屋税纳税人的范围和“扩大直接税的范围”。爱尔兰旅⁴¹⁹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联合内阁组成：

“我们现在正面临着**政治千年王国**的开端”……（《泰晤士报》）。

圣诞节休假。

2月10日。议会重新开会。1850年罗素的旧纲领。关于**改革法案**⁴²⁰，只有到下一个冬天他们再开会的时候才能谈到。

“下次常会——这是一个比明天还要确切得多的日期。”（《泰晤士报》）

可是答应了进行大量实际的和行政的改革：司法方面的改革、

^① 1852年。——编者注

铁路规章的改革、教育改革等等。格莱斯顿把提出预算的日期推迟到复活节假期以后去了。

2月18日。

“再也不是改良内阁，而是进步内阁了；内阁里的每个阁员都拿定主意什么事也不干。一切棘手的问题都成为公开的悬案。”（**迪斯累里语**）。

2月21日。克拉伦登任外交大臣。罗素是没有职务和不领薪金的阁员。

2月24日。罗素关于犹太人的法案。⁴²¹在东方问题上宣布“节制政策”，政府的对内政策也是这样。

4月4日。罗素的教育改革法案。

4月7日。提出预算以前，提出格莱斯顿的财政方案。

4月15日。下院关于火药密谋²⁴⁷的辩论。已经清楚，帕麦斯顿是作为大陆警方的主要情报员进行活动的。——**复活节休假**（确切日期不知道）。

5月31日。罗素在议会侮辱天主教派。⁴²²爱尔兰人退出内阁。6月3日阿伯丁写信给他们。罗素收回原话。

春夏季常会议程上的主要问题：

（1）**关于印度的法案。**内阁打算把东印度公司特许状（1854年4月到期）延长二十年。结果**不得不**放弃此事，而同意其法案只**暂时有效**，这要看议会的意向而定。除了决定所有民事职务和需有专业知识的军事职务通过公开竞争来更换外，这一法令仅仅局限于以下几点：查理·伍德爵士（督察委员会^①主席）的薪俸从原来的一千二百英镑改为五千英镑；董事人数由二十四名缩减为十

^① 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编者注

八名。以前董事全部由股东会选出，现在只选十二名，而六名由内阁任命。董事的薪俸从三百英镑增加到五百英镑，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的薪俸则增加到一千英镑。印度总督的职位同孟加拉省省长的职位分开。在印度河区域要设一个新的管区。于是，待遇菲薄的、为实践证明完全有用的普通特派专员取消了，代之以手下设有待遇优厚的委员会的新的省长和行政长官。设立了一些薪高事少的新差事。在印度诉讼程序方面作了某些完全无关紧要的细小改革。

（2）**预算**。预算的许多项目是从迪斯累里那里剽窃来的，不同的是，迪斯累里取消消费税似乎是为了农民的利益，而现在是为了城市居民的利益；害人的茶税和扩大的直接税等等情况也都是这样——这都是从犹太人^①那里来的。某些最重要的决议，都是格莱斯顿在议会中提出反对而不止一次地遭到否决以后，迫使他接受的。取消广告税、遗产税，就是这样的情况。关于专利制度的新规章，是在举行常会时经过几次修改后而放弃的。力图编制得象百科全书那样条目完备的预算，结果只是由一堆琐碎项目构成的混合物。**值得注意的是：**高贵的格莱斯顿把一个特殊的法案——取消报纸附刊印花税——列入了他的预算，以便收买《泰晤士报》，他用这个办法等于每年馈赠该报三、四万英镑。因为只有它一家出版附刊，它的垄断地位就得到了加强。感恩戴德的《泰晤士报》放弃了反对他的所得税的争论，现在又要求他加入新内阁了。

（3）**关于爱尔兰大地主和佃农的法案**。⁴²³该法案是托利党人**纳皮尔**^②在得比内阁时期提出的。8月7日，经过十小时的讨论，

^① 暗指迪斯累里。——编者注

^② 约瑟夫·纳皮尔。——编者注

在下院通过了。阿伯丁(8月9日)在上院对于法案在这里被搁置起来表示满意。

(4)议会改革、国民教育改革、司法方面的改革(除了一些无聊的东西以外)等等,都被搁置一边。流放法案⁴²⁴、航海法案等等,都是从得比内阁那里继承下来的。关于犹太人的法案也破产了。实际上,属于这届内阁的仅仅是:(A)关于马车夫的伟大法令,这个法令刚刚出了议会大门,就不得不立即重新修改,因为这些老爷们尽管“自己都是贤人”,也未能使马车夫守则付诸实行;(B)格莱斯顿提出的变更国债条款的计划,他7月28日已经在议会迫不得已承认这是站不住脚的。

8月20日。(议会从这一天起一直休会到10月27日。)帕麦斯顿宣布下院常会闭会,并向议员们保证,他们对东方问题可以放心,“因为这是多瑙河各公国的撤军问题”……保障是:“他相信俄国皇帝的诚实和个人品质”,他说这些东西“会促使他自愿地从各公国撤走自己的军队”。

12月3日。西诺普。^①

12月12日。四大国致土耳其政府的照会³²⁸,实质上向它提出了比维也纳照会³³⁴中还要多的要求。

12月14日。帕麦斯顿在内阁会议上起初表示同意打电报到维也纳,说明西诺普事件不应成为谈判的障碍,而后来,为了欺骗庸人,他在

12月15日提出辞呈,表面上似乎是因为他反对罗素的改革法案。自然,他的目的一达到,就又回到政府里去了。

① 指收到关于1853年11月30日西诺普会战的消息的日期。——编者注

1854年

1月中。爱尔兰旅的捐客**萨德勒**，由于在爱尔兰法庭上丑事被揭露而辞职。他原来是财政副大臣。（**过不了多久**，有德行的格莱斯顿试图把他的一个亲戚**劳勒**派到澳大利亚去当总督，**劳勒**在任财政大臣私人秘书期间参加了证券投机活动，而且还是一个赛马迷。格莱斯顿在议会中出了丑。就是这个“有德行的”人派**奥弗拉赫蒂**一个差事，而这个人携款潜逃了；他又在济贫委员会里安插了一个姓**海华德**的人，因为此人写了一篇很长的诽谤**迪斯累里**的文章。有德行的格莱斯顿陷入了各种各样的肮脏勾当中了！）

2月初。议会重新开会。

2月6日。帕麦斯顿发表声明，说要提出在爱尔兰和苏格兰建立民军的法案。3月27日宣战。法案却要**到6月底**才提出。

2月17日。罗素提出他的改革法案，他是把这个法案作为自己参加联合内阁的条件和理由提出来的。过了十个星期，“含着眼泪”又把它撤回。为了嘉奖他，他重新被任命为枢密院院长，并领取薪俸。

3月6日。格莱斯顿要求的

“仅仅是把目前准备离开不列颠海岸的两万五千名兵士**弄回来**所需要的那笔款项。”

他把六个月的所得税增加一倍。**5月8日**他必须再提出新的预算。

3月中。沙皇^①公开了《秘密来往的公文》³⁴⁶，公文从1853年

① 指尼古拉一世。——编者注

1月11日急电开始，揭穿了这些家伙在1853年内所作的全部声明都是明显的谎言，这就迫使这些家伙不得不宣战了。

4月7日。格雷勋爵（那时就垂涎陆军大臣的职位了，他任殖民大臣时弄得所有的英国殖民地都几乎要发生起义，他因此而闻名）在上院发表了关于**英国军事组织**的缺点的演说。这篇发言只是给了大臣们一个借口，在**6月8日**把**陆军部**和殖民部分开，使各军事部门各自为政，从而增设一个**职位**和多发一份**薪俸**。同样，**霍乱**也被利用来设置一个“保健委员会”主席的独立职位，也就是一个拿薪俸的新的**大臣职位**。

5月29日。

“它〈政府〉所提出的法案，遭到最无礼的否决。”（布莱特语）

这次即第二次常会期间他们在国内政策方面的活动的总结。提出了七个重要法案。其中三个法案即全部修改贫民迁移法法案⁴²⁵、苏格兰国民教育法案和全部修改议会誓词法案**被否决了**。三个法案即防止贿赂选民法案、根本改变文职法案和议会改革法案**被撤回了**。一个法案即牛津大学改革法案被通过了，但已被修改得面目全非。

8月12日。议会休会。

12月非常会议。外籍军团法案⁴¹⁴和民军法案⁴²⁶。

看了上面这些，可以使你回忆起足够的事实来嘲笑这些家伙，同时可以预先对可敬的帕麦斯顿（如果他当上首相的话）敲打几下。

卡·马克思

19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5年2月2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非常感谢你的文章^①。罗素被纽卡斯尔狠狠地羞辱了一场，但是这头蠢驴在自己发言的末尾却显得非常令人可怜。

我的妻子恢复得很好，但婴儿^②的状况令人担心。

附上：（1）拉萨尔的信；（2）丹尼尔斯的信；（3）拉萨尔所引用的那份剪报。戈德海姆用“拉萨尔”的名义在佐林根和其他地方的工人中间到处活动；（4）施特芬的信。顺便提一句，他忘记注明他在布莱顿的地址，如果我因此没有回信给他，他又要抱怨了。

由于巴尔贝斯的蠢事，琼斯自然已经同癞蛤蟆们³⁶而且同他们中的败类搞在一起了。^③结果又要在二月纪念日举行世界各族人民的大规模宴会。他也到我这里来过，我嘲笑了他一顿。但是他那伙法国人（完全是一帮不知名的家伙）却钻进了前沙佩尔协会⁴²⁷，协会当然没有拒绝这样诱人的建议。波兰和意大利流亡者当中的不属于“流亡者上层”的不满分子，似乎也已经组织起来，以便派自己的代表去参加委员会⁴²⁸。昨天我同格茨为了寻开心，让

① 指《上一届英国政府》一文（是恩格斯根据马克思寄给他的材料写成的）。——编者注

②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413页。——编者注

琼斯带我们去参加他们的会议，权充“旁听者”。他介绍说，我们是“宪章派的老朋友”，当然有权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参加会议的是些什么人呢？有各式各样的最次的癞蛤蟆。一个西班牙裁缝或者烟草厂厂主，他是“自行与会”的，还有施泰翰（一个疯疯癫癫的人），接着还有三个坏透了的德国混蛋。在沙佩尔本人离开以后，施泰翰就竭力模仿他的面部表情，他的忧郁而严肃的神情和姿态，正象肉铺老板勒让德尔模仿丹东一样。但这还不是全部。俄国人赫尔岑没有得到邀请就自行出席了上一次会议，并且（自行）提议把自己选为委员会成员。在我们出席的那次会议上，宣读了他的一封谄媚的信，因为法国政治贤人们发现他是一个“出色的人”，所以当即接纳了他。整个这次会议，法国人的饶舌，德国人的死板面孔，西班牙裁缝的手势，这些简直就是使人受不了的，以致琼斯（主席）提议：（1）每人只能发言一次，并且不得超过十分钟；（2）有人指出西班牙人不是流亡者，因为在那里民主派已经得胜，他对这个意见说了一句模棱两可的恭维话：“希望在伦敦的所有流亡者都能有这样的命运”，那时在伦敦“各种国际委员会就都成为多余的了”。格茨和我作为静观者，免费地欣赏了这一场喜剧，我们拚命地抽烟。在那里可以亲眼看到，“真正的民主派”成了什么样子。

你的 卡·马·

19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5年2月13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首先告诉你“金条”已收到；其次，今天的**出色的**论文^①也已收到。我有四、五天不能给任何人写信，也不能给你写信，因为眼睛发炎很厉害，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好，而我的“常任秘书”^②也因为天冷不能象通常那样很快就恢复过来。不过我想，她最近会重新承担起自己的职务。我的眼病是由于审阅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笔记引起的，——我想把材料整理出来，至少也是为了掌握材料，为整理材料作好准备。

赫尔岑怎样把自己强加给“国际委员会”，我已经告诉你了^③。附上他的一封信，在信里他对“没有发出的”“邀请”表示感谢。这封信本来准备在《人民报》上发表，以便在公众面前证明他是重要的角色。但是没有成功，因为我立即从琼斯手里把这糟糕东西骗了来。然而，赫尔岑还是硬让他们派他当了纪念会的主持人之一。

同时附上第二封信，这个委员会在信中邀请我出席宴会，并且

① 看来是指恩格斯《克里木的斗争》一文。——编者注

② 燕妮·马克思。——编者注

③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参加大会”。我不想使癞蛤蟆们³⁶感到难堪，更不想使宪章派感到难堪。问题是：我用什么方式来拒绝？请赶快把你的意见写信告诉我。我之所以必须拒绝，是因为：（1）这种大会总是一场无谓的喧嚷；（2）这在目前情况下会毫无益处地引起政府方面的迫害，而帕麦斯顿本来就在盯着我了；（3）我不愿意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场合同赫尔岑一起出面，因为我不赞成这样的意见：似乎旧欧洲要用俄罗斯的血来更新。在回信中是否借口赫尔岑要出席而加以推托？

琼斯干了一件极其“愚蠢”的事，简直晕头转向，把工作的领导权交给了癞蛤蟆们和德国混蛋们。他由于希望在公开的大会上把所有外国流亡者都变成宪章派的尾巴，而不惜牺牲一切。这将是一次很大的会，它会引来一场争吵，其后果将是：（1）乌尔卡尔特和他的一伙（如果这事引起注意，则还有《泰晤士报》）会指责宪章派是受俄国代理人领导的，——这是一定的；（2）使内阁有借口来恢复外侨管理法⁴²⁹；（3）造成宪章派内部的分裂。分裂现在已经开始了。一部分伦敦宪章派断言，琼斯在关于成立作为联系宪章派和外国流亡者的中间环节的分委员会的通告中，放进了关于“社会民主共和国”的话，就是任意违背了宪章，使宪章派的整个事业蒙上了污点。虽然不能不承认琼斯有充沛的精力、坚强的毅力和主动精神，但是，他那大喊大叫的宣传，不知分寸地借各种理由进行的鼓动，以及毫无休止地想超越时间等等作法，会把一切都毁掉的。当他没有可能进行真正的鼓动的时候，他就追求表面形式，随意地掀起一个又一个的运动（自然，一切都不会有什么进展的），而且使自己周期性地处于一种虚假的紧张状态中。我警告过他，但是没有用。

戈洛文先生，赫尔岑的忠实的阿哈特^①今天在《晨报》上登了一篇题为《二月革命》的简短报道，内容如下：

“他听说赫尔岑应当代表俄国出席大会，或者确切些说应当代表自由主义的俄国出席大会。仅仅他的名字就说明他是一个德国人，或者不如说是一个德国的犹太人。在俄国，人们都在责怪皇帝，怪他竟愿意使用这样的人。流亡者要谨防陷入这种错误。”

如果象今天《纪事晨报》增刊上巴黎的通讯员所报道的那样，小波拿巴^②亲自统率对抗普鲁士的莱茵军队，那末“战局”最终将对法国不利。

你的 卡·马·

20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5年3月3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星期二你会收到我一封详细的信。今天只写这几行说明我不写信的原因。

(1)穆希^③患了很重的胃炎，直到现在还没有治好(这是最糟的)。

① 味吉尔《亚尼雅士之歌》中的人物。——编者注

② 维克多·雨果给拿破仑第三起的外号。——编者注

③ 埃德加尔·马克思。——编者注

（2）婴儿^①一天比一天弱；闹得全家不得安宁，只好在几天前换了奶妈。

（3）我的妻子产期情况极好，但是右手食指得了所谓脓性指头炎。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病，但是痛得非常厉害，使人很烦躁。昨天动了手术。

（4）我起先是得了该死的眼病，现在差不多已经好了；后来又 是讨厌的咳嗽，只得吃几瓶药，甚至还在床上躺了几天。

你看，整个家变成了诊疗所，直到现在还有一部分仍然如此。

我一定给你弄到赫尔岑的那篇拙劣的东西以及昨天的《人民报》，在这份报上你可以看到琼斯和赫尔岑一起开会的情况。⁴³⁰ 琼斯来时，我是把他赶出门外，还是采取“外交手段”？

医生说，我已经两年没有离开索荷广场了，必须换换环境。因此，我很想在妻子再去特利尔以前，到曼彻斯特去看看。如果因为老头^②就要来了或者其他什么原因住在你那里不方便，我可以在曼彻斯特租一个房间。无论如何，我要离开这里哪怕是一个短时间，——当然，要等这里一切恢复正常之后——因为身体不适使我的脑子也发木了。

尼古拉之死你怎么看？《泰晤士报》暗示说，他部分是因为“他最凶恶的敌人”帕麦斯顿当上了英国首相而吓死的⁴³¹，这也有点道理。

祝你健康，请勿相忘。

完全属于你的 卡·马·

①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②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好几个月没有听到克路斯的消息了。

20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5年3月8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五英镑收到了。

在穆希上校^①身体没有显著复元之前，我不能离开这里。不过这个星期他恢复得很快，医生今天很满意，下星期也许一切都正常了。只要我能够安心地离开，就写信给你。我想下星期就行了。

昨天我们得知我的妻子的九十岁的伯父^②死了，真是一件大好事。这可以使我的岳母^③每年省去二百塔勒的开支，而我的妻子将得到一百英镑；如果这条老狗没有把不属于限定继承财产^④的款项中的一部分遗留给自己的女管家，我的妻子还可以多得到一些。不伦瑞克公爵关于七年战争的手稿老夏恩霍斯特曾经愿意出高价收购，关于这份手稿的问题，也将得到解决。我妻子的哥

① 埃德加尔·马克思。——编者注

② 格奥尔格·亨利希·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③ 卡洛琳·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④ 是在继承时不得分开的财产，这部分财产一般都归主要继承人所有。——编者注

哥^①曾有意把这份手稿奉献给自己“皇恩浩荡的君主”^②，她立即表示反对。普鲁士国家要得到手稿就得出现款，否则不行。

还出现了另一个可能得到钱的来源。我的妻子曾经在特利尔一个姓格拉赫的银行家那里存了一千三百塔勒。这个家伙破产了，他在接受存款时已经没有支付能力（虽然还瞒着公众），所以他对我的妻子是进行了**欺诈**。由于格拉赫妻子的请求，我的妻子“心软了”，决定对此不提起诉。检察长宣称，不然格拉赫就要上陪审法庭。现在，这个格拉赫的妻子继承了一大笔财产，如果她实践自己的诺言，就可望归还至少是一部分。这样无论如何可以还清“旧债”，卸下肩上这个沉重的包袱。

致拿破仑·波拿巴的小册子⁴³²（日拉丹在《新闻报》上声明，这不是他的作品），使我非常开心。虽然小册子力图赋予“国君”一种庄严的姿态，虽然它充满了法国式的吹牛、肤浅以及军事问题上的极大的错误，但它对于我们的勒卢阿，或者说圣阿尔诺却是一座珍贵的纪念碑，而且一般说来，对于描述“身居王位的巴纳姆”^③以及他的亲信，也是很珍贵的。

关于克里木的臭事，你要给我解释下面这一点：伊文思将军向调查委员会说，军队在塞瓦斯托波尔溃败，主要原因是没有道路通向巴拉克拉瓦港；要修筑道路，一千人十天也就够了，但是——问题也正在这里——所有抽得出来的人，都用来挖战壕了，而英军应占的战线之长，从一开始就同英军的人数完全不相称。这就产生一个问题：能不能认为这种倒霉的事情是法国人耍的把戏？

① 斐迪南·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②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③ 讽刺地把拿破仑第三同美国一个生意人和剧院老板相比。——编者注

不久前我又仔细研究了奥古斯都时代以前的(古)罗马史。国内史可以明显地归结为小土地所有制同大土地所有制的斗争，当然这种斗争具有为奴隶制所决定的特殊形式。从罗马历史最初几页起就有着重要作用的债务关系，只不过是土地所有制的自然的结果。

今天我看到了福斯特牧师的三本书的广告，书的总称是《最初的语言》。

想必你已经看到，赫尔岑先生现在甚至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上也叫嚷起来了。同时，他在琼斯的群众大会上的演说登在《人民报》上，印成了单行本，也登在里贝罗耳老爹的光荣的《人》报上。⁴³³

再见。

你的 卡·马·

20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5年3月16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我不相信可爱的穆希^①会对付住疾病。你知道这种前景对我

^① 埃德加尔·马克思。——编者注



马克思夫人和女儿燕妮

们家有多大的影响。我的妻子又完全垮了。现在事情无论如何很快就会见分晓。

你的 卡·马·

20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5年3月27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穆希显著好转已经有几天了，医生也给了我们最美好的希望。如果以后一切都好，就必须马上把穆希送到农村去。他，自然是非常虚弱，而且瘦极了。他已经不再发烧，腹部的硬块也大大缩小。现在主要问题是他的机体能不能支持到整个疗程结束。我相信他行。只要医生说危险已经过去，我就到你那里去。

德朗克来了，他打算接替弗莱里格拉特，因为弗莱里格拉特同他的上司^①最终决裂了。

请原谅，今天只能写这几行。因为我看护穆希，很长时间值夜班，累得要死。

代表全家，也代表穆希向你衷心问好。

告诉鲁普斯^②，他以前有过联系的那个瑞士人富勒尔破产了，甚至骗了自己的家庭教师十四英镑。

① 牛津。——编者注

②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祝你健康，请勿相忘。

完全属于你的 卡·马·

20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5年3月30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给你的健康状况报告^①，一天一天地拖了下来，因为他的病时好时坏，使得我的看法也几乎每小时都在改变。但是，他的病最终有了我家遗传的腹部结核的症状，而医生看来也失去了任何希望。由于精神上的刺激，我的妻子一星期以来比任何时候都病得厉害。我心里难过极了，头象火烧一样，当然，我应当顶住。孩子在病中没有一分钟改变他那独特的、温和的、同时又是独立的性格。

我真不知道怎样来感谢你替我工作而给予我的友好帮助，感谢你对孩子的关怀。

如果有所好转，就立即写信给你。

完全属于你的 卡·马·

注意：下星期二没有轮船到美国去，也不必每次都一下子寄两篇文章给这些家伙。因此下星期二就不寄了。

① 关于埃德加尔·马克思的健康状况的报告。——编者注

20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5年4月6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可怜的穆希^①已经不在世了。今天五、六点钟的时候他在我的怀中睡着了（真正睡着了）。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友谊在这个可怕的时刻怎样减轻了我们的痛苦。我对孩子有多大的悲伤，你是理解的。我的妻子向你致最友好的问候。如果我到曼彻斯特去，可能带她一起去一星期，那时我们自然是住在旅馆里（或者租一个房间）。无论如何要设法帮助她度过最初的一段日子。

你的 卡·马克思

20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5年4月12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打算星期三同妻子一起去曼彻斯特，她起码这几天必须换换

① 埃德加尔·马克思。——编者注

环境。如果我不另行通知，我们就在那一天去。无论如何我星期一会再写信的。

亲爱的孩子^①曾使家中充满生气，是家中的灵魂，他死后，家中自然完全空虚了，冷清了。简直无法形容，我们怎能没有这个孩子。我已经遭受过各种不幸，但是只有现在我才懂得什么是不幸。我感到自己完全支持不住了。幸而从埋葬他那天起我头痛得不得了，不能想，不能听，也不能看。

在这些日子里，我之所以能忍受这一切可怕的痛苦，是因为时刻想念着你，想念着你的友谊，时刻希望我们两人还要在世间共同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你的 卡·马·

我的妻子刚才给你写了几句话，也随信附上。

20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5年4月16日 [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星期三早上我将和妻子一起乘议会火车⁷⁹离开这里前往曼彻斯特。

刚才我同德朗克看见了巴登格，他正路过韦斯明斯特桥。⁴³⁴

^① 埃德加尔·马克思。——编者注

这只穿制服的猴子。

你的 卡·马·

20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5 年 5 月 16 日于 [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 28 号

亲爱的恩格斯：

我的妻子十分痛苦，全家仍然心情很坏。从我们离开曼彻斯特⁴³⁵以来，这里的天气一直很糟。

德朗克这个小笨蛋要等你把他的“橡胶套鞋”寄来，才把布鲁诺·鲍威尔的书给你寄去。“彼得曼的书”因为不小心同其他东西包在一起了。我本要寄还给你，但是想同布鲁诺·鲍威尔的书一起寄。你看怎么办。如果你把套鞋寄还这个笨蛋，是不是把我忘在那里的德克尔的书一起寄来。⁴³⁶

我已经写信到布勒斯劳^①去了。还没有回音。你写信详细告诉我：有多少印张，是分册出版（有几分册），还是装成一册，你有什么要求等等。⁴⁰⁹

克路斯终于又寄来了几份《论坛报》，还写了几行字，说他打算写文章。

附上：（1）《星期日时报》上关于《索荷的蝎子》的文章；（2）

① 弗罗茨拉夫。——编者注

《人民报》的剪报，从中你可以了解到琼斯先生同西蒂区改革派的奇怪的谈判，以及“他怎样被欺骗”（这些家伙显然希望工人民众作为哑角，站在他们门前的大街上，展示并证明他们的运动深入人心）。⁴³⁷ 真是件有趣的事情！

向鲁普斯^①问好。

你的 卡·马·

《政治评论集》现在变成了一大本书。塔克尔先生在序言中指名感谢我，在目前外侨管理法案可能恢复的情况下，这样介绍并不很妙。

20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5年5月^②18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我的妻子昨天晚上**病倒了**。我在星期二（下星期）以前无法贴现期票，你如果能寄点钱来，那就太好了，数目极小也行。

《论坛报》真可恶。现在无论如何必须让它**反对泛斯拉夫主义**。⁴³⁸ 如果它不干，我大概不得不同它断绝关系，这样做是很不愉快的。

①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② 原稿为：“3月”。——编者注

想必你已经在以前的一号奥格斯堡《总汇报》上看到，伟大的赫尔岑从8月开始要在这里出版一种俄文杂志——《北极星》⁴³⁹。向鲁普斯衷心问好。

你的 卡·马·

21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5年6月15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我刚收到你的文章^①（下午四点）。喝醉了的邮差已经走过去了，琳蕻^②赶上去把信拿来了。从附上的德纳的信中你可以看到，他要求：（1）为《论坛报》写一篇关于普鲁士军队的文章，篇幅是一栏；（2）为《普特南氏月刊》写一篇关于欧洲各国军队的文章，篇幅是一印张。后一篇文章**如果你没有时间写**，就把材料寄来，我自己写。我对要写的东西不熟悉，文章自然写不好，不过我不能放弃挣十英镑的机会，因为应该从遗产中分得的钱还没有到手，另一方面，开支很大，而且又放过了几篇文章，因为勇敢的德朗克在我离开时没有给《新奥得报》寄一篇文章（他食言了），《论坛报》还预支给我一笔钱（今天寄出的文章才抵上这笔账）。

① 弗·恩格斯《拿破仑的军事计划》。——编者注

② 海伦·德穆特。——编者注

至于**彼得曼的书**^①，我是连同一张便条一起托普芬德带到曼彻斯特去的，那时你正好到湖滨去了。普芬德现在又到了曼彻斯特，你可以问他。

至于鲁普斯^②：他输了，这里小酒店星期天开门是下午一点，而不是十二点半。

匆匆写这几行。日后再写信详谈。

你的 卡·马·

又及：布鲁诺·鲍威尔出了一本关于“俄国教会”的小册子。

21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5年6月26日于[伦敦]
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上星期五我**没有**寄出文章，因为同时从伦敦和曼彻斯特收到文章会使这些家伙发生怀疑。星期二(上星期)我寄出了一篇关于波拿巴外交、1815年条约和普鲁士元帅克奈泽贝克的一般性的文章^③。关于后者，谈了他在维也纳会议上对波兰人所作的中肯的讽刺。下星期五看来不能没有一篇军事文章论述滑铁卢纪念日发生

① 彼得曼主编的《地理学方面新的重要研究通报》。——编者注

②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奇怪的政策》。——编者注

的马拉霍夫和凸角堡的战役。⁴⁴⁰ 明天和后天我到图书馆去找西班牙军队的资料。凡是我能找到的，在周末以前你一定都能收到。

关于你的小册子^① 埃尔斯纳写信给我说：

“如果您想我们的书商中哪怕会有一个人愿意出版恩格斯的书，您就把他们看得太高了。凡是我找过的，都一概回绝，无疑是怕担革命者的名声…… 如果您想到柏林去找一下，大概**亚历山大·敦克尔**是最有可能同意出版这本小册子的人。”

维尔特大概可以当中间人同敦克尔商谈。

星期天白天在海德公园举行的示威，看来完全是革命的。⁴⁴¹

我一面写这几行字给你，一面牙痛得要命，这已经折磨我一个星期了。

祝好。

你的 卡·马·

21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5年] 6月29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你读了附去的一堆废料以后会说：multa instead of mul-

^① 见本卷第443页。——编者注

tum^①。这是完全正确的。最主要的东西,即西班牙火炮的数量和口径,虽然我浏览了整本条令,还是没有找到。关于山炮在这方面的一些材料你可以在注释里找到。根据葡萄牙《军事评论》的一个地方来判断,西班牙炮兵的兵器,大体上是仿照法国的。

我把各种各样的材料都收集了,可能有些东西用得上。

祝好。

你的 卡·马·

提到**米努托利**(男爵)的那个地方,是指他的一本书:《西班牙及其进一步发展》1852 年柏林版。

我想,这是个狗警察。他曾经是而且可能现在还是驻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普鲁士总领事。

21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5 年 7 月 3 日于 [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 28 号

亲爱的弗里德里希:

五英镑于星期一收到了。

^① 这里把拉丁成语 Non multa sed multum (言简意赅) 改成为 multa instead of multum (言烦意杂),指的是为恩格斯写作《欧洲军队》提供的资料。——编者注

我在博物馆^①花三天时间翻阅了大量的东西，但是除了下面这些在麦克库洛赫《统计、地理词典》中已经有的以外，没有找到任何关于那不勒斯军队的材料。

1848年，军队人数约为四万九千人（看来，这是战时人数，因为我在一本都灵出版的《政治词典》中找到1840年的人数为两万六千至两万七千人）。其中基干步兵三万两千，骑兵五千，炮兵和工程兵四千，宪兵八千。他们断言，能够使自己的军队达到六万四千二百三十七人，这个数字被引为正式的战时编制。我从里恰迪的书中了解到，斐迪南一世的儿子^②和炮弹国王^③的父亲最早——1824年或1825年——雇用瑞士人当兵，期限为三十年（因为那不勒斯军队仿效西班牙军队，举行了叛乱），规定薪饷为当地部队的三倍。由于双西西里王国政府在国内依靠瑞士人和拉察罗尼^④，在国外依靠奥地利军队，而把自己那支薪饷菲薄、纪律松弛、士气低落、胆小怕死的军队看得等于零，所以，我认为在评述欧洲各国军队时，可以照政府自己的看法，把这支军队当作“零”，只顺便指出它的人数就行了。

马里奥蒂的书里可能有些详细的资料。但是我得不到这本书，因为不管我去借多少次，它总是“已借出”。

我的家仍然充满悲伤。妻子还是非常痛苦。对心爱的不幸的孩子^⑤的怀念折磨着她，他的姐妹们^⑥嬉戏时，她也感到难过。这

① 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编者注

② 弗兰契斯科一世。——编者注

③ 斐迪南二世（这样叫他是因为他1848年曾炮轰墨西拿）。——编者注

④ “拉察罗尼”是意大利游手好闲的流氓无产阶级的绰号。——译者注

⑤ 埃德加尔·马克思。——编者注

⑥ 燕妮·马克思和劳拉·马克思。——编者注

样的创伤只有随着时间的推移才能慢慢愈合。就是对我说来,这种损失也仍然象第一天那样历历在目,所以我懂得妻子的痛苦。如果苏格兰的钱^①来得还及时,我就到肯特去住几星期,据说那里风景优美的地方很多,而且花费也不大。

上星期天海德公园的场面,使人很讨厌,一方面警察们专横肆虐,另一方面大量的群众纯粹是消极反抗。⁴⁴²不过,显然一切正在酝酿和沸腾;但愿克里木的大失败能起推动作用。

你的 卡·马·

21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5年7月17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施特龙在我这里,遗憾的是他妨碍我今天寄文章给《论坛报》。因此我想星期五寄出一篇关于最近内阁危机的文章⁴⁴³,标上星期二的日期;如果你同时能寄给我一篇哪怕是关于普鲁士军队的文章(如果战场上没有发生什么事情的话),使我能一次寄出两篇,那就太好了。问题在于下星期我不得不以《论坛报》的名义开期票,由于我上次已经超支而最近时间又白白放了过去,所以我还要预先开期票,而且数目相当大。

^① 指格奥尔格·亨利希·冯·威斯特华伦遗产中分给燕妮·马克思的一部分(见本卷第436页);暗指威斯特华伦祖籍是苏格兰。——编者注

从美国佬的国家回来的德国人古斯达夫·佩克耳，带来了埃德加尔^①写的几句话，以及他和其他熟人的一些详细消息。近来埃德加尔在纽约附近当雇农，他打算把自己在得克萨斯州的农场卖掉。施拉姆生肺病，已经受到死亡的威胁，也在纽约州。艾韦贝克大约在一年半以前到诺沃奥去找卡贝时路过那里。菲克勒尔在利埃夫尔破产以后，接收了他的莎士比亚饭店，并且还竭力欺骗他。雅科比^②情况不错，美国佬喜欢他“严肃”和“审慎”的性格。布伦克尔元帅和其他几个革命喜剧时期的坏透了的骗子用偷盗来的钱买了土地，而且据说他们对待自己工人的那种粗暴举动和高傲态度，远远超过了美国佬。海因岑又在纽约办起了他的《先驱者》。总的说来，德国人在那里生活得很糟：他们同时受到缅因州禁酒令、“什么都不知道”⁴⁴⁴的压迫，受到工农业危机的折磨。因此，回德国以及去加拿大和南美的侨民很多。

由于巴黎的德国商人的斡旋（其中一人是《新莱茵报》的拥护者），德朗克回巴黎的申请，已经得到肯定的回答。只要弄到“生产费用”，他打算本星期就动身。

伊曼特已经前往苏格兰海泽那里，去一个月。他在这段时间把坎柏威尔他那套小屋子让给我用。全家都搬到那里去换换空气，目前也只能做到这一步。

附上下列信件：

第一、拉萨尔从巴黎来的信。

第二、为了使你开开心，寄上赛雷迪的《亚细亚的领袖们》以及此人请我帮忙的信⁴⁴⁵。

① 埃德加尔·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② 阿伯拉罕·雅科比。——编者注

第三、弗洛伦库尔关于遗产情况的信^①（你要寄还给我的只有这一封信）。从信中你可以了解到，一方面遗产增加了五百一十五英镑，另一方面，各种各样的拖延使事情不能很快实现。这不是那个臭名远扬的弗洛伦库尔^②，而是他的兄弟。

你的 卡·马·

你知道有没有一本关于小约翰·罗素生平事迹的书。

21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5年8月7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全家仍在坎柏威尔（自然，我大部分时间也在那里）。皮佩尔在我们这里作客已有一星期。所以，我除了最必需的文章——给纽约和德国的文章——以外没有可能写什么东西。关于《军队》的文章^③非常出色。

从附上的施特芬的信中，你可以了解到，我们的朋友丹尼尔斯和毕尔格尔斯处境很坏。我特别可怜前者。我不记得我在简述从美国佬国家来找我的人^④所说的情况时，有没有提到康拉德·施

①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② 弗兰茨·冯·弗洛伦库尔。——编者注

③ 弗·恩格斯《欧洲军队》第二部分。——编者注

④ 佩克耳（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拉姆生了肺病，并且在前元帅布伦克尔那里用驴奶治疗。

最近几星期我给《论坛报》写了一组关于约翰·罗素勋爵的文章，确切点说是三篇，在文章中我从头考察了这个小个子的升迁史。⁴⁴⁶ 虽然如此，还是要很快再写点关于战争的东西，也许还要写点关于亚洲形势的东西。

德朗克大失所望，就是说，最后已弄清楚，原来发给他去巴黎的护照这一决定，是法国大使馆的误会，实际上正好相反，发出了一道不许德朗克到法国去的严格的命令。他是否能在泽稷岛得到一个职位，过几天可见分晓。

波拿巴在纯理性范围内解决了我向他提出的课题：“窃取整个法国，以便将它再赠给法国”^①。他发行公债时所耍的手腕，就是这方面的重大的实验。

关于奥地利军队在意大利集结你有什么看法？你有没有得到“一个将军”的第二个报告？⁴⁴⁷

你的 卡·马·

① 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26页）。——编者注

21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5年9月1日于坎柏威尔区
丹麦[街]约克街3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伊曼特非常冒险地指望在阿普罗思找到工作，于是结束了自己在这里的一切事务，动身到蒙特罗斯去了。我得到了他的家具，并且要在这里呆到苏格兰的钱^①来。那时我要租一套象样的房子。在这以前第恩街的房子还得保留着。乡村的空气对于全家，特别是对我的妻子非常有益。

你的文章^②昨天收到了。汉堡各报也登了俄国的报告。

现在必须赶快给《普特南氏月刊》写文章。我收到德纳的来信，已经说担心第二篇^③到得太迟。但是从更晚的一封信中看到，它还是及时寄到了。普特南又要求写一篇文章，题目是：《现代作战方法中的进步》。《纽约时报》登了一篇一般说来给了你适当赞扬但显然不怀好意的批评。说英国人不执勤是不穿“瘦小的裤子”的，他们的骑兵连有四百多人，而且在“人”这个词的后面，打上了一个问号；最后，说作者看来不知道，在英国鞭笞现在只限于五十下，而且只有在例外情况下才使用。大约两星期前，在阿尔德肖特

① 见本卷第436页。——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黑河会战》。——编者注

③ 弗·恩格斯《欧洲军队》第二部分。——编者注

有一个士兵被打了三十四皮鞭而死去，这件事就是对这个批评家的作品的注释，关于批评中的荒唐东西，我已经写信给德纳提出了必要的意见。

你是否注意到纳皮尔和格莱安之间的争吵？⁴⁴⁸ 第一篇文章发表在《泰晤士报》上，第二篇发表在《晨报》和《先驱报》上。今天《晨报》在第一篇社论里引用了查理和詹姆斯之间的来往信件。据说今天在一家报纸上也发表了格莱安对纳皮尔第一篇文章的回答。

不知你注意到没有，奥地利人在加里西亚集结军队时利用时机，由海斯作最高指挥修筑仅在战略上有重要意义的铁路，同时还构筑要塞，以对付俄国。

希望你来信一定告诉我你自己的情况，谈谈你的生活和活动。

你的 卡·马·

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我们的科斯策尔斯基也在佩利西埃关于会战^①的报告中扮演了一个角色。

海军上将布律阿在今天《泰晤士报》上的一篇报道如果可信，则俄军已处在饥饿的边缘。不过，无论如何伏特加酒大概是不缺的。

^① 黑河会战。——编者注

21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5年9月6日于坎柏威尔区
丹麦街(不是丹麦山, 丹麦山是
对整个街区的通称)约克街3号

亲爱的恩格斯:

你从《科伦日报》上大概已经知道了, 我们的朋友丹尼尔斯已经去世。他完全是普鲁士警察卑鄙行径的牺牲品。你应当象我这样^①写几句话给他的妻子。地址是: 科伦施尔德尔巷阿马利亚·丹尼尔斯博士夫人。最好让鲁普斯^②也这样做。我根据经验知道, 在这种情况下朋友的信是多么珍贵。我要在《论坛报》上登一篇悼念我们的可怜朋友的短文。至于美国的德文报刊, 我认为最好是在纽约《新时代》(名义上编辑是伯恩哈特, 实际上负责编辑的是卡耳贝的勒韦)上登一则简短的讣告, 由你、弗莱里格拉特、鲁普斯和我署名。这样做之所以必要, 还因为要揭露对毕尔格尔斯所采取的行动。

你大概知道, 奥康瑙尔在几天以前死了。

琼斯的妻子^③也快死了。这个可怜的人现在已经陷入了绝境。

① 见本卷第626—627页。——编者注

②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③ 杰恩·琼斯。——编者注

星期二有轮船开出。对《普特南氏月刊》说来，重要的是最迟在10月10日以前把全部东西都送到纽约。转寄给你的那份杂志^①收到了吗？愚蠢的挑剔文章不是登在《论坛报》上，而是登在和它竞争的《纽约时报》上^②。阿尔德肖特的事件简单说来是这样的：大约两星期前，有两个士兵因为对自己的长官“不尊敬”，一个被罚五十皮鞭，另一个被罚三十皮鞭。九尾皮鞭照例浸足了尿。第一个挨了四十下就送进了医院，第二个挨了三十下以后很快就死了。至于侦查，显然连谈也谈不上。

布林德在《晨报》上继续“从根本上震撼欧洲专制列强”。

伦敦又出版了一种德文小报。真正的主编是臭名远扬的济格蒙德·恩格兰德尔，他同巴黎警方的联系是尽人皆知的。主要撰稿人是：隆格、俄国人赫尔岑和一个叫科尔恩的，此人是个酒鬼，似乎还是个退伍的上尉。

祝你健康。

你的 卡·马·

① 1855年8月份的《普特南氏月刊》，其中载有恩格斯《欧洲军队》的第一部分。

——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454—455页。——编者注

21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5年9月11日于坎柏威尔区
丹麦街约克街3号

亲爱的恩格斯：

优势力量迫使我象俄国人那样撤出南部，不过并没有把一切东西都炸毁。⁴⁴⁹相反，我的卫戍部队还安然地留在这里，我自己也打算过一个来星期就回来。就是说，我要离开这里到曼彻斯特去几天，明天晚上就到。因为我在那里要瞒着别人，所以不要对别人说我去，当然，鲁普斯^①除外，如果你偶然碰见他可以让他知道。

刚收到的你的文章^②，我根据最新的电讯作了改动。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② 指恩格斯《塞瓦斯托波尔的夺取》一文的英文稿，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时用的标题是：《塞瓦斯托波尔的陷落》。——编者注

21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5年12月7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里德里希：

琼斯看来不在伦敦。至少他对我的紧急书面询问，没有作口头的或书面的答复。所以，我到这里以后被关在四堵墙中间，整天也不能使这块空间充实起来。现在决定出门是冒险的。

文件前天才送交联合银行。^①让各种琐事给耽搁了。

美国，就是说纽约，还没有任何回音。那些先生看来是在“仔细考虑”。华盛顿没有来信，只收到一号《警钟报》和随报附来的一张反对席梅尔普芬尼希的传单，——看来是克路斯写的。可惜我不留心把《警钟报》在那个“出语粗鲁，纸张柔软……”的地方用掉了。这家报纸断定说，在美国的德国人是功利主义者，他们追逐“面包”，因为“马克思先生是经济学家和令人莫解的人”。马克思先生是用《旧约》来解释这一点的。他“把我们的交易——这不是什么新鲜东西——变成了哲学体系”。而把在美国的善于思考的德国青年对他的追随，说成是因为德国人惯于“拜倒在旧约民族中有聪明才智的著作家脚下”，云云。

大约从我到这里以后，在赫尔岑和某个匿名的反对者之间，在

^① 看来指的是为获得应分给燕妮·马克思的那笔遗产而奔波一事（见本卷第436页）。——编者注

《晨报》上进行着一场鸡斗。反对者把他称为骗子，责难他把自己打扮成俄国的西耳维奥·佩利科。单是他的书名就已经是撒谎，因为他从来也没有到过西伯利亚，云云。赫尔岑的反驳软弱无力：书名是出版者想出来的，他对此没有责任，说他**立即**在《地球》等报刊上对错误地把一些东西强加在他身上提出了抗议，云云。而他的反对者又出来说话了（昨天），揭发他又撒了谎，在《地球》这方面也是如此。但是除这种攻击以外，也有个英国人出面为他辩解说，就算赫尔岑没有到过西伯利亚，而且也不是俄国的西耳维奥·佩利科，但他的书还是很有趣，而且内容也无害：“一个老实人，瞧，马上发火了！他确实是个很好的人，而且打得一手好球；可是叫他扮亚历山大，唉，你们都看见的，实在有点儿不配。”最后，这家愚蠢的小报，象它通常那样，宣布争论现在结束，——说争论过于带有个人色彩等等，——今后不再登载。这场冲突，虽然进攻一方并不光彩，但它肯定在伦敦小市民心目中极大地损害了赫尔岑的形象。⁴⁵⁰

丽娜^①告诉了我关于科伦案件的一些新的细节。在我的抨击性著作^②中列举的陪审员名单自然是不可靠。陪审员之一约斯特在整个审判过程中一直画漫画讽刺被告，而且将漫画在法庭上传看。体面的小泽特在开始的一整个星期一直把短剑放在自己的面前。被告的嘲笑迫使他终于把短剑藏进了“衣服”。真没有比他更装腔作势的花花公子了！带短剑的泽特！真笑死人！

毕尔格尔斯把时间都花在给丹尼尔斯夫人写那些“写不完的信”上面了。他还写诗。而与他的同案的战友则一句话也不说。

^① 丽娜·舍勒尔。——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编者注

据说在一家伦敦的廉价日报《电讯》上，对弗罗恩德医生先生和一个军人(这个人参与他的欺骗勾当)的骗局，已经有所暗示。

两篇文章收到了。

祝好。

你的 卡·马·

差点忘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几星期以前——好象是三星期前——齐施克到我的妻子这里来了一趟。谈到了米尔巴赫^①。他说：“这个老浪荡汉有一个很好的机会上船出海。我以为他早就在海上了。想不到我又在比布腊的小酒店里遇见了他。”李卜克内西也肯定地说，前不久碰见过他。

22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5 年 12 月 11 日于 [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 28 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从附上的德纳的来信中，你可以看出，我们的策略成功了。⁴⁵¹

其余一切照旧。我还是囚禁在家。琼斯仍然没有露面。

毕尔格尔斯获准更换监狱，不过迁移费用自理。维尔特差不多已经答应在科伦的毕尔格尔斯的母亲，寄钱给她让毕尔格尔斯

^① 见本卷第 462 页。——编者注

用。但是他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

小德朗克经常同弗莱里格拉特通信，德朗克和一个同事大闹了一场，几乎想丢掉职位不干了。为了显示自己了不起，他表示可以把他的位子让给弗莱里格拉特。

你的 卡·马·

221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5年12月12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可见同《论坛报》的好汉们是可以商定一些东西的，二百英镑有了保障。我今天晚上就写一篇军事文章，马上开一个头。而你则应该写一篇政治文章，这样，两篇都可以在星期五寄出，这就有了四英镑。

德纳的信还给你。高贵的米尔巴赫由于纵酒滞留在伦敦，这实际上是好事，因为关于克里木的通讯报道同纽约人反正没有谈成。⁴⁵² 无论如何，我现在已经摆脱了对这个家伙的任何间接的义务，我同他再也没有关系了。我在这里没有谈起过此事，不然这会使鲁普斯^①心里难过，而到下一次他就会造反了。

迈耶尔这几天来了一封信，目的与其说是暗示他仍然期望得到你的信，不如说是要让我知道，圣诞节到我妹夫^②那里去我该说

^①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② 艾米尔·布兰克。——编者注

些什么话。关于矮子^①他没有听到任何消息。

卡尔·约斯特先生和他的漫画，我们都要记住。^②我想，当他吊在路灯柱上的时候，我要给他画张更好的漫画。

我能不能在星期二写好一篇文章，自然要看有没有事件发生，而现在事件发生得极少。卡尔斯和奥美尔-帕沙今天将成为我的替罪羊；如果明天发生什么情况，就再加上。

这里罢工仍在继续。企业主宣称，如果埃士顿规定的工资额能作为基础，则准备开工。工人回答说，厂主选中了埃士顿，而他们却愿意要奥尔丹，并且准备以这两个地方的工资额的平均数作为基础。厂主对此作了一个支吾搪塞的答复，提出用该区的另一个地方，即第三个地方的条件作标准。结果被拒绝，事情现在就这样搁着。我觉得，工人是完全对的，但同时，他们的头脑里显然还有一些旧的工联主义的传统观念，似乎只能采用这样或那样的机器，只能采取某种传留下来的老办法才能工作。但是这些荒唐的东西他们很快就会抛弃的。周围地区已经开始支持他们了。

我认识的那个《卫报》编辑^③自认为是一个智者，在某些庸人眼中，他算是一个先知；一般说来他是一个言语淫猥的人，而且纵酒作乐，虽然不很厉害。显然有人对他讲起过我，因为我不管谈什么小事情，他都仔细地听，并且提出问题，使人感到他渴求知识。我要同他慢慢接近，然后向他打听《观察家时报》编辑部人员的情况，然后再去找这家小报。以后看吧。

① 德朗克。——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460页。——编者注

③ 加内特，《曼彻斯特卫报》编辑。——编者注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你的 弗·恩·

22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5年12月14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拘禁在家已经开始使我厌烦了。一点新鲜空气也没有。昨天又有一千德国人被赶走。琼斯今天似乎终于要来了。

前天晚上有人到我这里来，你一定想不到是谁！来的是我已经一年没有见面的埃德加尔·鲍威尔，同他一起来的还有布鲁诺。后者到这里已经两星期，而且大约要逗留六个月，“以检验自己的主张正确与否”，从他着手的方法来估计，他不可能达不到目的。他显然老了，头也秃了，多少使人觉得他象一个迂腐的老教授。目前他住在埃德加尔那里，那是一个座落在海格特一头的破旧小房，处于最可怜的小市民的环境里，周围什么都看不见，听不到。他认为伦敦就是这个样子，并且深信除三万个有特权的人以外，一切英国人的生活都同埃德加尔·鲍威尔一样。因此，他非常仇视和“鄙视”这个国家。他觉得好象是住在“特罗伊恩布里岑”一样。说从“柏林”到了伦敦，就觉得伦敦是一所道道地地的“监狱”。这样也就弄清楚了，他现在的理想是“东弗里西安的”、“阿尔坦堡的”和部分“威斯特伐里亚的”乡下佬。这是些真正高尚的人。他

还深信，什么东西也不能把这些傻瓜引入歧途，而为这位“分解”人物所担忧的普遍的现代放荡生活，也将在这些礁石上碰得粉碎。听起来很可笑，“批判”⁴⁵³认为，归根到底倍尔托特·奥艾尔巴赫是它的真正的基础。在布鲁诺看来，除了几个“纯商业城市”，德国的城市正在衰落，“农村”正在大大繁荣。关于工业高涨他只字不提，但是对于现今德国除了一些“改进”而别无作为这点，他表示了隐隐的哀愁。

在他看来“英语”是“可怜的”，它已经完全罗曼语化了。为了安慰他，我说，荷兰人和丹麦人关于德语也正是这样说的，而“冰岛人”是唯一没有受罗曼语影响腐蚀的真正日耳曼人。

布鲁诺这个老东西在语言上下了不少工夫。他能说波兰话，因此宣称**波兰语**是“最美的语言”。他研究语言，显然是完全不加批判的。例如，他认为多勃罗夫斯基远比格林“更杰出”，并称之为比较语言学的鼻祖。此外，柏林的波兰人使他深信，老列列韦尔在自己最近的著作中驳倒了格林的德意志语言史⁴⁵⁴。

顺便提一句。他说到德国出了厚厚的一本书（德国人著的），反对格林的词典⁴⁵⁵。全书列数了格林词典中的差错。

他虽然竭力装出一副幽默的样子，但是对“现实”还是明显地流露出很大的不满和忧郁的情绪。在德国——真可怕！——除了自然科学方面编纂的一点点东西以外，没有什么可读，也没有什么可买。你来了之后，⁴⁵⁶这个老光棍一定会使我们很开心的。

科本写一本关于佛教的书已经好几年了。鲁滕堡在出版《国家通报》。贝尔根罗特先生当（商业）代理人，奔走于美洲（北美和南美），两手空空，抱病回来。

我还在等《泰晤士报》或者《晨邮报》增刊。也许，消息会迫使

我把关于卡尔斯的话说得比较活一些。为此，也只需作很少的更动(说几句带假定语气的话)。我自己想，卡尔斯已经陷落了。

我的妻子告诉我，今天《先驱报》登了一篇很有趣的文章，谈到波拿巴对帕麦斯顿子爵的真实意图感到担心。帕姆同宫廷关系很坏，这你可以从《泰晤士报》发表的反对阿尔伯特亲王的文章中看出来。它又使用了惯技，把事情描写成似乎阿尔伯特亲王对“内阁”施加压力。⁴⁵⁷

祝好。

你的 卡·马·

第二部分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给其他人的信

1852年1月—1855年12月

1852年

1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纽 约

1852年1月1日[于伦敦]

亲爱的魏维：

恭贺新年！并请代我和我的妻子向你的夫人^①祝贺。

我现在才把文章^②寄给你，是因为工作不但受到当前急剧发展的事态的影响，而且在更大程度上还受到私事的干扰。从现在起开始正常了。

鲁普斯^③病得很厉害，因此直到现在还不能给你寄任何东西。红色沃尔弗^④的文章我认为不能用，所以没有寄给你。

如果你由于资金困难不得不把自己的事业^⑤推迟一个较长的时间，——**希望不会发生这种情况**，——那就请你把文章交给德

① 路易莎·魏德迈。——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一章。——编者注

③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④ 斐迪南·沃尔弗。——编者注

⑤ 《革命》杂志的出版。——编者注

纳，以便他把文章译成英文供他的报纸^①刊用。不过我希望这没有必要。

请代我问候德纳。告诉他，他的信和报纸我都收到了，下星期将给他寄去一篇新写的文章^②。

至于《评论》^③，因为我这里手头没有，而要重新从汉堡索取，单从钱方面来说就有困难，所以请你来信说明，你认为在美国大致能指望有多大销路。

我将把我们的朋友厄内斯特·琼斯——英国党最杰出的领袖所办的《寄语人民》从这里寄给你。对你来说，它将是一个真正的宝库，因为它能帮助你弥补你的刊物的材料不足。

请立即（以及今后）给我寄来几份你的周刊。

敬礼和兄弟情谊。

你的 卡·马克思

昨天我百般敦促弗莱里格拉特，他终于答应我以最近事件为题写一首诗给你。

① 《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者注

② 指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组文章中的一篇。——编者注

③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编者注

2

恩格斯致燕妮·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1月14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夫人：

要不是有好多事情妨碍了我——特别是我的妹夫^①在这里，整整一个星期我得陪他玩，在曼彻斯特这里，这的确不是一件平常的事，——我早就答复您的亲切的来信了^②。当然，在这段时间里丝毫没有想工作，而只是现在才开始考虑在最近星期五这班轮船开出之前能做些什么。无论如何今天或明天晚上要为《论坛报》写点东西，而老爷子魏德迈也不能一无所得。⁴⁵⁸ 现在他毫无音信，——我希望你们今天接到他的信，从中我们可以了解新的一年前景，因为昨天轮船带来的信正好是元旦以前写的。

我希望家长^③已经从他的遭难受罚的床上起来了，而且但愿他不要由于图书馆而完全忘记了《论坛报》。关于尊敬的吕德尔斯的材料，就象关于高尚的金克尔的必要材料一样，我已立即转给维尔特了。

伟大的维利希挨打，我们很痛快；在他面前展现出一幅还要不断挨打的美景。既然这个伟大的勇士借以护身的那种不可侵犯和不可战胜的魔术被一顿臭打所破，那末现在，每一个流亡者恶棍，

① 布兰克。——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637—640页。——编者注

③ 指马克思。——编者注

直到最后一个康拉德^①，在重复这种试验并向这位高尚人物大报私仇之前，是不会甘心的。而这位大人物的不幸的英勇精神之所以能够得到安慰，是因为打他的那些人全是“有原则的”人。虽然他挨了打，但毕竟是“有原则的打”。

克路斯的信退还给您。这家伙是个不可多得的代理人。当维利希受骗的事⁴⁵⁹一传开，将会大大喧闹一番。这些庸人害怕信落到我们手里，不敢再写信了。金克尔硬说他给伦敦写信谈过关于必须同我们建立联系的事，这是多么卑鄙的伪善行为！这个事实只是证明，在美国有人常常问他，而且很不客气地问他关于我们的情况，在那里的民主主义蠢才中间也有一批我们的拥护者，不知什么原因，他们发誓效忠于我们，就象另一些人发誓效忠于金克尔、海因岑或黑克尔一样；这可能是马格努斯·格罗斯、威尔海米等等一类的拥护者，他们只要求同我们短期在一起，为的是更好地了解我们和他们自己，然后再回到适于他们住的那个公共牲畜栏里去。

路易-拿破仑越来越滑稽可笑。当他那些消灭贫困等现象的伟大措施还一项也没有能够实行的时候，这个人却因采取那些仅仅为了暂时巩固他的威望的办法而触怒了全世界的庸人。任何一家非法国的报纸都不敢再出来为他辩护，甚至《太阳报》和《科伦》^②也一声不吭，只有《地球》报的这个下流通讯员，每天还往拨给他的那个角落里堆他的肮脏东西。此外，路易-拿破仑已经激起全世界对他的怀疑，整个欧洲流传着战争的谣传，响起了战争的叫嚣，连爱好和平的《每日新闻》也有意无意地不得不附和关于“国防”的

^① 康拉德·施拉姆。——编者注

^② 《科伦日报》。——编者注

口号。这个家伙除了他那种狂热赌棍所特有的、特别是自12月2日^①以来表现出的特性以外，终于开始表现出另一种特性，即认为自己是命中注定的“救世主”并盲目相信自己命运的、疯狂的王位追求者的天性。时候到了，上帝派出了侄儿，要他把整个世界从魔鬼的奴役中和社会主义的地狱里拯救出来。幸而议会即将召开，而这总会使政治欺骗变换一些花样。

问候马克思和孩子们。

您的 弗·恩格斯

3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纽 约

1852年1月16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魏德迈：

今天是我两个星期以来第一次起床。你可以看出，我的病是严重的，直到目前还没有痊愈。因此这星期我不能如愿把我论波拿巴的文章的第三篇^②寄给你。附在这封信中的是弗莱里格拉特的诗^③和他的私人信。请你：（1）要精心把诗印好，诗节之间应有

① 指1851年12月2日法国的波拿巴政变。——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三章。——编者注

③ 斐·弗莱里格拉特《致约瑟夫·魏德迈（诗笺一）》。——编者注

适当的间隔，总之，不要吝惜版面。如果间隔小，挤在一起，诗就要受很大影响。（2）写一封亲切的信给弗莱里格拉特。别舍不得用恭维话，因为所有的诗人甚至最优秀的诗人多多少少都是喜欢别人奉承的，要给他们说好话，使他们赋诗吟唱。我们的弗莱里格拉特在私生活上是一个最可爱最朴素的人，在他的真诚的善良心灵里隐藏着最灵敏和最善讽刺的才智；他的热情是“真实的”，但并不使他成为“非批判的”和“迷信的”。他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是一个十分忠诚的人——这是我只能对少数人用的赞语。但是诗人——不管他是一个怎样的人——总是需要赞扬和崇拜的。我想这是他们的天性。我说这些只是要你注意，在同弗莱里格拉特通信时不应忘记“诗人”同“批评家”之间的区别。而他把自己的诗直接寄给你，这是他的好意。我认为这对在纽约的你来说将是一个支持。

我不知道今天能不能再给你寄一篇文章。皮佩尔曾经答应给你写一篇文章，但至今他还没有露面，而当他出现时，文章首先得经受检验，其结果或者是付之一炬，或者是被认为值得作一次跨越大洋的旅行。我现在还非常虚弱，不能继续写了。一星期后再给你详细写。我们全家向你们全家问好。

鲁普斯^①也还没有痊愈，因此什么也没有干成。

你的 卡·马克思

又及：再附上我们同盟的一个盟员的《声明》⁴⁶⁰，要用小号字把它登在你的报纸^②的广告中间或是报纸的末尾。

丹尼尔斯、贝克尔等人的案件在陪审法庭一月份开庭期间又

^①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② 《革命》。——编者注

没有审理，借口是侦查非常困难，必须重新进行侦查。他们坐牢已经九个月了。

4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纽 约

1852年1月23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魏德迈：

遗憾得很，我的病还不允许我在这个星期给你，也就是给你的报纸^①写点东西。我好不容易才给德纳弄成一篇文章^②，他已有六个多星期没有收到我任何东西了。多少年来还没有一件事，甚至最近的法国丑事^③也没有象这该死的痔疮那样打破我的生活常规。但是现在我感到就会好起来，一个月内不得不离开图书馆，曾使我非常苦恼。

关于雾月十八日，现在你还会收到两篇文章^④；其中第一篇无论如何将在这个星期五寄出，第二篇如果不能同时寄出，也将紧随第一篇之后寄上。

附上皮佩尔的一篇文章。

① 《革命》。——编者注

② 指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的第七篇。——编者注

③ 指1851年12月2日的政变。——编者注

④ 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三章和第四章。——编者注

至于鲁普斯^①，我曾再三催促他，看来他决定为你的报纸写一篇关于回顾科苏特在匈牙利的事业的文章。你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你在你的启事中没有在提到我们的同时提到鲁普斯⁴⁶¹；第二，你没有**专门邀请他撰稿**。你应该写信请求他给你写文章，以此来弥补**后一个错误**——你可以把这封信装在给我的信的信封里。我们之中谁也不能象他那样写得十分通俗。他是非常谦逊的。尤其应该避免造成这样的印象，似乎他的撰稿被认为是多余的。

由于我的住处离弗莱里格拉特很远，又因为我在邮件寄走之前的最后一分钟才接到皮佩尔的文章，所以今天不得不给你寄去**两封信而不是一封信**。今后我们将避免这种情况。

还附上我的朋友**普芬德**的声明（鲍威尔已经不再是我们同盟的人了）。你必须刊登这个文件，因为磨坊街协会诬告普芬德的声明，不但在欧洲的报纸上而且在**美国的**报纸上也登载了。⁴⁶² 最好你能在声明后面加个补充，说它**仅仅**提到在**目前警察条件下**所能公布的情况（鲍威尔和普芬德同旧同盟之间的账目，我们占有多数的那个**中央委员会**后来对这笔钱的使用的监督——所有这些当然现在**还不能**写上去）。还要写上：老长舌妇和欧洲民主主义的“糊涂虫”——阿尔诺德·文克里特-卢格⁴⁶³，利用我们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必须在德国特别慎重行事这一情况，同时还暗示一些与普芬德和鲍威尔有关的事件（他本人只是从第三者或第四者传来的谣言中听来的），来竭力引起公众对**我和恩格斯的**怀疑，虽然我们与此毫无关系。这头蠢驴还以同样的方式声称，似乎**我们**是从磨坊街协会中被赶出来的，其实是**我们自己声明退出**这个协会

①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的⁴⁶⁴；普芬德的信也能说明这一点。

你还可以报道，在伦敦成立了一个由**施泰翰**领导的**新的工人协会**⁴⁶⁵，它将同“流亡者”、“鼓动者”³¹和大磨坊街协会一律不发生联系，并具有严正的宗旨。

我的亲爱的，你知道，这个协会是我们的，尽管我们只是派去了我们的青年；我这里指的不是我们的工人，而是我们的“有学问的人”。工人全都参加了这个协会。

施泰翰有些行会市民的妄自尊大和小手工业者的动摇性，但是他是可以教育的，并且他在德国北部的声望很高。因此，我也建议他给你写文章。我们逐渐把他推到他竭力想回避的前列，使他面对他原想掩饰的矛盾。维利希曾要他当金克尔公债⁴⁹的保证人，但他拒绝了。起初，沙佩尔—维利希欣喜若狂地接待他，企图唆使他反对我们，但是由于他健全的本性，很快就认清这些恶棍及其信徒们的卑鄙和无聊。这样，他就公然同这些恶棍绝交了（这部分是由于我们悄悄派去帮助他的罗赫纳和其他的助手促成的）。

阿·亨策是不是我们的哈姆的亨策？如果这人是他，我就写信给他，因为维利希为了在他面前诽谤我，无疑什么都干了。无赖！

我们全家衷心问候你们全家。

你的 **卡·马克思**

小册子等所需要的全部材料将同琼斯的《寄语》^①一次寄出。

① 《寄语人民》。——编者注

这些东西单独寄，花钱太多。《北极星报》已经不在奥康瑙尔手里，而是在那个同财政改革和议会改革派暗中有联系的宪章派集团手里。⁴⁶⁶

5

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

纽 约

1852年1月23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魏德迈：

我希望你此时已经收到我在12月18日或19日“阿非利加号”轮船启航之前付邮的第一封信。那里有仓卒写成的一篇文章和同样仓卒写的一封信。⁴⁶⁷你最迟5日应当收到它，但它也可能只是随后来的一班轮船寄走的。后来，我在上星期交“尼亚加拉号”给你寄去一篇没有附信的文章；但是我怀疑我把它送到邮局是否及时。如果这篇文章送晚了，那末它将同今天的信一起随“欧罗巴号”寄走，这样，你也将有供以后用的材料了。大概你已经收到了马克思的许多东西，弗莱里格拉特针对金克尔所写的诗^①，也许还有鲁普斯^②和皮佩尔的一些东西。维尔特现在恰巧很忙，而且在布莱得弗德（约克郡）坐不牢；但他仍然答应我随最近一班轮船寄点东西。也许我明天能在这里看到他，我再催他一次，让他履行自己的诺言。遗憾的是，马克思由于我新年在伦敦逗留期间狂饮了一顿，生了两个星期的重病，而我也在上星期以前未能工作，一

① 斐·弗莱里格拉特《致约瑟夫·魏德迈（诗笺一）》。——编者注

②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则是因为我在伦敦住了两个星期，一则是因为后来出现了种种障碍。现在我希望每星期能定期给你寄点东西。为了换换体裁，下次甚至还可能寄一篇小品文给你。

眼下我在曼彻斯特这里还呆得住，——很幸运，我占据的职位具有很大的独立性和许多优越的地方；马克思和其他朋友有时从伦敦到我这里来，目前维尔特还住在布莱得弗德，我们经常彼此来往，因为乘火车走一趟只要两个半小时。但是他很可能离开那里，他在偏僻的布莱得弗德呆不下去，无论什么地方他都不能安安稳稳地蹲上一年。我打算今年夏天或者明年夏天——如果那时不发生什么政治上的变动的話——到美国去旅行，我想去纽约，特别是新奥尔良。但这不取决于我，而取决于我的老头^①，还取决于棉花市场的行情。

五十本《革命》太多了，可能要付很大一笔钱，即每次要付四先令甚至更多的钱。由于到处进行逮捕，人们各奔东西等等，以及由于德国的出版法，在这里只能指望有少数的订户，而在德国——也许只有在汉堡才能指望有几个订户。因此分发试刊没有什么用处。报纸按印刷品寄，不论单份或者几份一起寄，一印张需邮费一便士（二分）。所以，请给我寄来四份，给伦敦直接寄去六至八份，不然我还得花钱把它们从这里转寄到伦敦，而且这种私人的邮资不能算在公司的账上。我们有十至十二份就够了，如果在这里有了订户，那末将来可以在伦敦成立一个常设代办处，并用一个包裹把所有已出的报纸一次寄给它，以便补上所缺的。我将同伦敦人商谈一下这件事，看看可以采取什么办法。

^①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法国的情况非常好。昨天晚上《祖国报》报道，今天《通报》将公布德·莫帕的警务部设立的消息。⁴⁶⁸同富尔德及其他人一道在内阁代表资产阶级（它不参加政权）物质利益的莫尔尼将要飞翔，纯粹的冒险家莫帕、培尔西尼及其同伙的统治将要开始。于是，皇帝的真正社会主义即将来临。第一个社会主义措施将是没收路易-菲力浦的财产，因为他不按旧习惯把自己的财产交给国家，却于1830年8月6日把他的财产交给了自己的子女，而他干这些所依据的法令是无效的。奥马尔公爵继承孔代的那部分财产也必定会被没收。如果事态发展得十分迅速，那末这个星期六的轮船会带来这方面的消息。在南部各省现在仍然象追捕野兽一样，在追捕武装起义者。⁴⁶⁹

现在在报道法国消息方面，唯一可取的是英国报刊，有时奥格斯堡《总汇报》也有可取之处。伦敦的《每日新闻》能够给你提供关于法国事态的最好的报道，因此我特意把它介绍给你。《论坛报》有这个报纸，而且你在其他地方也能弄到它；自己买是太贵了。你在城里商业区的任何一家咖啡馆里都能很容易地找到它。

德朗克可能不久就要去你那里；我听说，所有必须离开瑞士的人取道法国只会被送往美国，而不会被送往英国。德朗克现今不得不离开；他也许藏起来了，因为听不到关于他的任何消息。

跟海因岑同船前往美国的那个前巴登炮兵和啤酒工人格纳姆是一个很好的小伙子。跟他们同行的还有巴登南方高原地区的大学生罗特哈克尔；这家伙过去是好的，但可能有变化，此外，他因为爱写蹩脚诗而十分危险。美因兹的小席克耳将热心地为《革命》工作，他的地址（在阿勒格尼山脉一带）克路斯会告诉你。请代我向他表示衷心的问候。这通过克路斯可以办到。

对入侵英国的可能性的评论⁴⁷⁰，还有几点补充意见向你说明：

（1）在朴次茅斯以西登陆有被赶到康瓦尔角落里去的危险，——因此是不可行的。

（2）在多维尔以北或者在紧靠多维尔的地方登陆，也有被赶到太晤士河与大海之间的角落里去的危险。

（3）伦敦和乌里治是第一个作战目标，必须派出一支分遣队攻取朴次茅斯和席尔涅斯（或者查塔姆）。要在伦敦留守一支强大的卫戍部队并在海岸与伦敦之间配置坚强的部队。如果登陆部队有十五万人，为此至少要抽出六万人（甚至还不够）。因此向前推进的只能有**九万人**。

（4）北明翰是第二个作战目标（因为那里有兵工厂）。必须确保布里斯托尔湾和沃希湾以南的地区，即从格罗斯特至林恩-里济斯^①一线，同时要向北明翰发起强大的攻击。我认为，无论对方军队怎样薄弱和遭到怎样的失败，用九万人去完成这一任务是不可能的。即使做到了这一点，也不可能有一个坚固的防御阵地，特别是当英国海军开始行动的时候。这条战线太长太薄弱。因此不得不重新进攻。

（5）曼彻斯特是第三个作战目标。必须确保梅塞河（或者里布尔河）和艾尔河（或者哈姆贝尔）以南的整个地区，守住这一线。这条线比较短，也比较容易固守；但是兵力由于分散成一些独立部队而又将变得很薄弱。因为防御者拥有足够的地盘和器材，所以必须重新部署，或者向前推进，或者马上退却。

^① 看来是指金兹林。——编者注

（6）在极其狭窄的英国北部可以固守的第一条线，或者是提斯河一线，或者更好是从卡赖尔至新堡的太恩河一线（防御皮克特人的罗马围墙线⁴⁷¹）。但是在这种情况下，防御者手里仍然拥有苏格兰平原的农业、工业和商业的资源。

（7）占领**英国本土，即使是暂时的**，也只有在占领格拉斯哥和爱丁堡，把防御者压迫到苏格兰高地，占领克莱德湾与福思湾之间的一条非常良好、短而坚固、后方有着足够的铁路的那条线以后，才算实现。

但是占领之后，马上就会出现困难——必须在同法国的交通线被切断（这是**肯定的**）的情况下给养军队。

在这种条件下，要占领从多维尔海峡到克莱德湾这一整个地区，把它守住，并在克莱德确立一道坚固的战线，需要多少兵力呢？

我认为四十万这个数字不算太大。

这些看法对报纸^①来说是太详细了，而我是把你作为专家来谈这些看法的。请你看看英国地图并把你的看法告诉我。这是英国人完全忽略的问题的一个方面。

信即将付邮。就此搁笔。衷心问候你的夫人^②。

你的 弗·恩·

① 《革命》。——编者注

② 路易莎·魏德迈。——编者注

6

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

伦 敦

1852年1月26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莱里格拉特：

你寄给我看的那一节诗写得非常好，巧妙地表达了犯罪构成，但我认为，它将损害整首诗的效果。⁴⁷² 首先，金克尔真是一个“德国诗人”吗？我和许多其他知道底细的人敢于对此提出怀疑。其次，“德国诗人”同“商业的”巴比伦之间的重大对立，难道不会由于后来又谈到“自由的”诗人同“卑躬屈节的”诗人之间的对立而缩小吗？尤其是，在《安徒生》中已经详尽地描述了傲慢的文学家对待与“诗人”相对立的世界的态度。因为，在我看来，没有任何内在的必要性在这个地方引伸到金克尔，那样做只会给敌人提供理由来猛烈攻击这一节诗，说它是个人意气或敌对的表现。但是，既然这一节诗写得非常成功，不能不加以利用，那末你——如果你认为我的意见是正确的话——务必找机会将它放到你今后要写的有关别的问题的某一首诗里。的确，素描是好极了。

因为恩格斯和维尔特没有把我给他们寄去的你的第一首诗^①的抄件寄回来，所以我昨天只能给红色沃尔弗^②朗诵我记忆中的几个片断。但是，这已经足以使他达到他所特有的那种狂喜的

① 斐·弗莱里格拉特《致约瑟夫·魏德迈（诗笺一）》。——编者注

② 斐迪南·沃尔弗。——编者注

状态。

至于我们的朋友艾布纳尔⁴⁷³，他肯定收到了皮佩尔的信。最好的证据是：皮佩尔有他的复信。并且皮佩尔最近又给他寄去一封长信，向他说明我不写信是由于身体不适。

我收到贝尔姆巴赫的一封约有三十行字的信。他问为什么这样久得不到我的消息。回答很简单。我往科伦寄了几乎半印张的信，结果却是，过了很长时间才收到寥寥数行，而且根本不答复我的问题；例如，关于丹尼尔斯的健康状况等等只字未提。贝尔姆巴赫的这封信从曼彻斯特一寄回来，你就可以收到它。恩格斯为英国报纸写文章必须利用它。这张废纸中唯一重要的是下面这一点：检察院鉴于——要特别注意！——“缺乏客观的犯罪构成，因此没有起诉的根据”，决定**重新**开始侦查。⁴⁷⁴这样，根据荒谬的臆断，你首先得坐九个月牢；然后发现，你坐牢是没有任何法律根据的。最后：你必须坐到侦查员能够为诉讼提出“客观的犯罪构成”为止，如果“客观的犯罪构成”找不到，你就得在监牢里吃苦头。

这种无耻的胆怯是难以想象的。主要的罪责落到一言不发的可怜的“报刊”头上。《科伦日报》、《国民报》和《布勒斯劳报》还登了几篇文章——而科伦检察院未必敢冒这样的危险。但是这些民主派和自由派畜生们正在为他们的共产主义敌人这一次被清除而欢呼。当泰梅和形形色色的民主派恶棍同警察当局和法庭发生冲突时，难道我们没有出来为他们讲话吗？⁴⁷⁵曾经受到贝克尔的提挈和毕尔格尔斯的庇护^①的金克尔，在他的用美国钱喂养起

① 文字游戏：《Becker》（贝克尔）是姓，和《hat gebacken》（“烘烤”，转义是“提挈”）的词根相近；《Bürgers》（毕尔格尔斯）是姓，和《hat geborgen》（“庇护”）的词根相近。——编者注

来的《石印通讯》上从来没有为了报答这一点而提到他们。真是流氓！

如果我知道科伦某个可靠的资产者的地址，我就写信给丹尼尔斯夫人，使她对政局多少放心一些。从皮佩尔告诉我的情况可以看出，反革命的每个胜利都被“勇敢的市民们”用来使她担惊受怕和忧虑烦恼。

附上燕妮小姐给沃尔弗干格先生的便条^①。

致衷心的问候。

你的 卡·马·

7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纽 约

1852年1月30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魏德迈：

现寄上：

（1）我的文章的续篇^②。

（2）埃卡留斯的文章。⁴⁷⁶ 你得自己修改文章中的语法错误，整理标点符号等等，因为这篇文章他送来得太晚了，我来不及修改。

① 马克思的女儿给弗莱里格拉特的儿子的便条。——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三章。——编者注

(3) 鲁普斯^① 翻译的《泰晤士报》上的一篇有趣的文章。但他不愿意提到他的姓名,因为这只是译文。

在美国,德文书出版的情况如何?能不能在那里为我的《政治经济学》找到出版商?因为在德国找不到。

祝好。

你的 卡·马克思

8

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

纽 约

1852年1月30日星期五[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魏德迈:

我随上星期六启航的轮船(好象是“欧罗巴号”)给你寄去了一篇文章和的一封信^②。现在再附上几行^③。你答应寄来的几本《革命》,这里还没有收到,虽然你1月5日最近的一次来信使人完全有理由期望下一班轮船能把它们带来。从那时起,有三艘利物浦轮船和一艘南安普顿轮船到达这里,带来了1月17日以前纽约的邮件。希望你那里没有发生任何妨碍出版的困难。我期待至少最近的一班轮船“康布利亚号”(1月21日从波士顿启航)能带来你的消息,该船将于2月2日星期一到达这里。

①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英国——I》,并见本卷第478—482页。——编者注

③ 弗·恩格斯《英国——II》。——编者注

我关于没收路易-菲利浦财产和培尔西尼组阁的预言^①，证实得比设想的还快；如果递送工作做得好，有关这方面的消息应当通过利物浦的报纸与我的信同时到达纽约；我的信刚送去付邮，关于这方面的电讯就到了这里。好极了，——情况很好，以后将会更好。

维尔特又去旅行了。他要去荷兰、法国、瑞士等地，现在可能已经到了伦敦。我曾给马克思写信，要马克思也逼迫他，使他能给你寄点东西^②。但维尔特未必能静下来干这个事。如果整天在荷兰的犹太人中间跑来跑去，向他们推销毛纱和亚麻纱，那末晚间在旅馆里是很难从事这种写作的。但是，只要能从他身上挤东西，马克思是一定不会放过他的。

法国事态的新的转变使流亡者中间的喧嚷突然寂静下来，这确实是很可笑的。关于整个这一骗局，我再没有听到任何消息。

科伦的被监禁者^③正处于极困难的境地。因为根本拿不出他们的任何罪证，所以检察院决定既不释放他们，也不交付陪审法庭，而把案件又交给原来的侦查员去重新侦查！换句话说，他们将受审前羁押，不能看书，不能通信，无权彼此来往和同外界来往，直到新的高级法庭开审。我们现在正想在英国的资产阶级报刊上揭露这种卑鄙行径^④。

衷心问候。

你的 弗·恩·

① 见本卷第480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8页。——编者注

③ 被捕并在科伦受审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编者注

④ 见本卷第11—14、16、17页。——编者注

[信的背面写着]

交利物浦轮船寄

纽约(市)钱伯斯街7号约·魏德迈先生收

9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纽 约

1852年2月13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魏德迈：

附上我的文章的续篇^①。这个问题我越写越多——你还将收到两篇。此外，下次邮班我将给你寄点关于马志尼先生的东西。你的报纸^②老早就该到了。你知道，为了给一家报纸写文章，必须看到它；如果我的同事们看到他们的东西刊登了，他们的劲头就会更大。

这里谈几句在科伦监狱里的我们的朋友的状况。希望你用这个材料写一篇文章。⁴⁷⁷

他们已经坐了将近十个月的牢房。

案件在11月已通过了侦讯室，侦讯室决定将该案提交陪审法庭。此后案件转到检察院。检察院在圣诞节前作出了一项决定，在这个决定的陈述理由部分中写道：“由于缺乏客观的犯罪构成，因

① 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四章。——编者注

② 《革命》。——编者注

而也缺乏起诉的根据”(但是,由于政府对这个案件非常重视,如果不对被告进行司法追究,我们担心丢掉我们的职位),“因此我们将案件重新交给原来的侦查员去逐项进行调查”。拖延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确信它在陪审法庭上会遭到可耻的失败。它希望在这期间成立审讯叛国案的高级法庭,或者至少使陪审法庭无权审理一切政治罪行,——关于这个问题已经向普鲁士第一议院提出一个提案。我们的朋友们被关在彼此隔离和同外界隔绝的单人牢房里,他们被剥夺了通信和会客的权利,甚至得不到书籍,而在普鲁士,这些事情对一般犯人从来没有拒绝过。

如果报界对这个案件哪怕稍微加以干预,检察院也就无法作出这项无耻的决定。但是,象《科伦》^①一类的自由派报纸由于胆怯而沉默,“民主派”报纸(其中也包括金克尔靠美国钱出版的《石印通讯》)由于对共产党人的仇恨、害怕失去他们自己的威信以及对“新的”蒙难者的敌对而沉默。这些坏蛋就是这样来酬谢《新莱茵报》,而该报在这帮民主派恶棍(例如泰梅等人)同政府发生冲突时曾一贯维护过他们⁴⁷⁵。金克尔先生就是这样来酬谢《西德意志报》,而在这个报纸上贝克尔曾提挈过他,毕尔格尔斯曾庇护过他^②。真是流氓!必须同他们进行殊死的斗争。

我们全家问候你们全家。

你的 卡·马克思

① 《科伦日报》。——编者注

② 文字游戏:《Becker》(贝克尔)是姓,和《hat gebacken》(“烘烤”,转义是“提挈”)的词根相近;《Bürgers》(毕尔格尔斯)是姓,和《hat geborgen》(“庇护”)的词根相近。——编者注

[燕妮·马克思的附笔]

亲爱的魏德迈先生，我们大家都迫切地等待着您的消息，但遗憾的是，轮船一艘一艘地开来，却没有带来关于您，关于您可爱的夫人^①，关于您的孩子们，关于您的报纸等等的消息。希望您已顺利地得到了伦敦的一切支援。我的丈夫为您几乎向这里我们所有的一切共产主义笔杆子征了稿（他还向德国征过稿）；某些作品，例如弗莱里格拉特的诗^②，无疑有助于扩大您的报纸的销路。如果您能够设法出版小册子的话，我很希望您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在这里已陷入极为困难的境地，因为对欧洲我们是毫无指望的。我的丈夫认为，他的关于法国的一组文章^③（还有两篇要加进去），是最应时的东西，因此作为他在《评论》上发表的文章^④的续篇，也是最适于印小册子的材料。如果纽约某个出版商同德国有联系，那末可以指望在德国有相当大的销路。这部著作与其说是为美国倒不如说是为欧洲而写的，当然我们把这一点提出来是供您自己考虑的。我的丈夫还让我转告您，要您催促德纳尽快在伦敦这里给我们指定一家银行，使我们能够通过银行更快地取得稿费。卡尔未能从这里向德纳讲明这件事的迫切性和我们的处境，因为德纳是在科伦认识我们的，那时我们的情况是另一种样子。况且一个生活优裕的美国人无法想象这种情景：这里一切系于一发，当需要的时候，往往获得半英镑就能够摆脱可怕的处境。您有机会也许可以亲自把这种情况告诉他。由衷心的问候。向您的夫人致良好的祝愿。

燕妮·马克思

① 路易莎·魏德迈。——编者注

② 斐·弗莱里格拉特《致约瑟夫·魏德迈（诗笺一和二）》。——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编者注

④ 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发表于《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编者注

10

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

纽 约

1852年2月19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魏德迈：

从你交“北极号”寄来的2月6日的信中，看出我的全部信件你都没有收到，这使我很惊讶。关于英国的文章⁸，我给你寄去不是五篇就是四篇，我只是在两星期以前，因为根本得不到你的任何消息才停笔的。我的最后一篇文章是交1月31日星期六从利物浦开出的轮船寄去的；其中谈的是小罗素将会提出的改革法案。^①头两封信上写的姓名地址是：纽约威廉大街德国书商联合会约·魏德迈先生收；最后几封信上写的姓名地址是：纽约（市）钱伯斯街7号约·魏德迈先生收。因为这件事情必须弄清，所以我这封信通过马克思转寄（他给你写的信大概会寄到），并请你：（1）到上述地点去一趟，打听一下信是否寄到了那里；（2）如果那里没有信，就到纽约市邮政局去询问一下。要是找不到信，那就请你赶最早的一班利物浦轮船通知我，我再考虑一下在这里还能采取什么措施。如果这里的邮政局长不能给以满意的答复，我可以很容易地把这件事登在报纸上。这些信中有几封是我亲自送到邮局的，其余的是跟营业信件一起发出的，既然我们所有营业方面的信都寄到了，那就证明信是寄得合乎手续的。请立即采取这些措施，否

① 弗·恩格斯《英国——II》。——编者注

则当《革命》复刊时我给你继续寄文章是无益的。

请把《论坛报》上发表的路·西蒙的文章^①寄给我们，——或者寄剪报（注明这一号报纸的日期），或者把这一号报纸按印刷品整个寄来。这种东西总是应该看一看的。

我的地址不变。

你的 弗·恩·

11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纽 约

1852年2月20日[于伦敦]

亲爱的魏德迈：

我这个星期不能寄任何东西给你，原因很简单，一个多星期以来，我陷入可恶的经济困境之中，以致我无法继续在图书馆从事研究，更不用说写文章了。

但是我希望能在星期二（24日）和星期五（27日）把我的著作^②的结尾部分，即第五篇和第六篇寄给你。

2月18日，我收到了你的那封带有克路斯附笔的信。你碰上了两件特殊的讨厌事情：（1）在纽约失业；（2）猛烈的西风使由伦敦驶往美国的船只迷了航。除了最初几天以外，从英国（即从我、恩格斯、弗莱里格拉特、埃卡留斯等人）给你寄文章是非常准时的，任何报纸所希望的也不过如此。另一方面，这里人们有点懈怠

① 见本卷第24—26页。——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编者注

了，因为，虽然来了好多艘轮船，却没有从美国收到任何消息。我认为没有必要把你的刊物^①暂时停刊一事告诉任何人，除了恩格斯和鲁普斯^②以外。不然这会使人更加懈怠。

此外，如果你希望得到这里的经常支持，你必须履行下列条件：

（1）**每**星期写信，并注明寄到你那里的所有我们的信的日期。

（2）使我们了解你那里发生的事情并经常往这里寄有关材料和剪报等。

我的亲爱的，你知道，在不了解读者等等情况下，给在大洋彼岸出版的报纸撰稿，是多么困难。但只要你能履行上述条件，我保证你会有必要的文章。我手持鞭子站在每个人后面，能够迫使他们写东西。德国方面也答应给你寄文章并为你的刊物撰稿。只要我得知报纸还继续存在，我在**巴黎**就会有现成的**不取报酬的撰稿人**，他**每星期**都可以写通讯。我将写信给这个人^③——这是我优秀和最有才智的朋友之一。糟糕的只是，谁也不愿意 *pour le roi de Prusse*^④ 工作，时事性的文章，如果收到以后不马上发表，就会失去任何价值。再者，因为你无法付酬，那就更必须使人们确信，他们是在做**真正的**党的工作，他们的信不会被放进书桌里不管。

我认为，你坐在家里等信件，是你的失策。你应当象所有的报

① 《革命》。——编者注

②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③ 看来是指泽尔菲。——编者注

④ 直译是：“为了普鲁士国王的利益”；转义是：“白费精神”，“毫无所得”。——编者注

纸那样，通知邮局，在轮船到达后你将按时亲自去取信。这样就不难避免误投和延宕。

顺便提一下。如果希尔施的声明⁴⁶⁰还没有刊登，就不要登了。

现在有许多坏蛋（其中包括裁缝列曼和裁缝约瑟夫·迈耶尔）从这里前往纽约。其中某些人将会用我的名义去找你。如果有人拿不出我的几行**亲笔信**，你就不要相信他。向这些家伙询问一下维利希等人的情况倒是可以的。列曼和迈耶尔是耶稣-维利希的狂热信徒。

至于德纳，我认为，他刊登西蒙的文章^①是愚蠢的。如果我的经济状况允许，我会立即拒绝再撰写任何东西。他可以允许对我和恩格斯的攻击，但是不应当允许这种无知的小学生的攻击。德纳十分庸俗，竟让一个头脑简单的家伙——这个家伙曾经把普鲁士皇帝、三月同盟和帝国摄政福格特钦赐给德国³²，现在又想把他**自己**，连同他的失败了的同事、议会和经过某些修改的帝国宪法钦赐给人民——把“鼓动者”和“流亡者”³¹这两个只存在于报纸上的虚构东西作为历史的现实展示在美国公众面前。没有比这个从阿尔卑斯山高峰操着大政治家的语言进行说教的恶棍更为可笑的了。我原以为德纳会有分寸一些。特利尔的路德维希·西蒙！这个家伙什么时候才会放弃高贵的议会称号？

你可以想象，这些家伙在伦敦这里完全是一伙乌合之众。使他们在某种程度上结合在一起的唯一的**东西**，就是对哥特弗利德·基督-金克尔的**救命钱**的垂涎。另一方面，白痴卢格连同隆格

① 见本卷第24—26页。——编者注

和其他两三头蠢驴在“鼓动者”名义下过着空虚的苟且偷安的生活，正象死水潭给自己命名为“汪洋大海”一样。

当然，欧洲现在不是忙于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而是忙于其他事情。自从12月2日^①和新的革命分子从法国来到这里以后，赖德律-洛兰本人象空心球一样瘪了。马志尼发表极端反动的演说。不久我将把其中的一次给你作一分析。

至于厄内斯特·琼斯的《寄语人民》——你在那里可以找到英国无产阶级的全部现代史——，只要我的经济状况允许，我马上就寄给你。往美国寄一个邮包，我得花八先令。

请代我衷心问候克路斯。我们非常急切地等待着他的信。为什么你不把他的声明⁶³寄给我们呢？我和我的妻子、弗莱里格拉特和他的夫人^②，以及鲁普斯，我们大家都衷心问候你的夫人^③；让她相信我们的最真切的关心。我们希望世界的新公民能够顺利地在新大陆出世。

再见。

你的 卡·马克思

如果你的报纸不能出版，那末你是否能把我的小册子^④分印张出版或者象我给你寄去的那样分篇出版？否则时间会拖得太长。

① 法国1851年12月2日的政变。——编者注

② 伊达·弗莱里格拉特。——编者注

③ 路易莎·魏德迈。——编者注

④ 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编者注

12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杜塞尔多夫

1852年2月23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拉萨尔：

我仍然想知道，我的第二封信⁴⁷⁸是不是又没有寄到。我知道，你回信是准时的，因此我认为你迟迟没有音信是由于某种偶然事故造成的。

自从我上次给你写那封信以来，我的健康状况又有好转，虽然我的眼睛仍然很痛。可是社会条件却恶化了。我接到了出版商断然拒绝印刷我的《政治经济学》的通知；我的反蒲鲁东的手稿在德国漫游了整整一年，同样也找不到栖身之地⁴⁷⁹；最后，财政危机达到了尖锐的程度，只有现今在纽约和伦敦所感觉到的商业危机才能与之相比。可惜我甚至连象商人先生们那样宣布自己破产的可能性都没有。波拿巴先生在冒险举行政变时就处于类似的境地。

讲到这位波拿巴先生，我认为最好是把巴黎一位朋友^①寄给我的一封信摘要告诉你；他是个大怀疑论者，对于人民不大看得起。现在请你听听吧：

“总的说来，巴黎公众的情绪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如果说这种情绪还没有

① 莱茵哈特。——编者注

超出绝望的程度，那末这种绝望的确已经感觉出来了，而且具有更阴暗更普遍的性质。中下等阶级当中产生这种情绪的主要原因是，当他们为了希望商业好转而牺牲了其他一切想法的时候，商业尽管有初步良好的征兆，但还根本活跃不起来，因而工作也没有保障。此外，多数不大成熟的、难以看清问题的工人，由于拿破仑的命令，开始逐渐地懂得，总统绝不会去维护共和国，而这些人对共和国比对他们有着长期痛苦体验的君主政体抱有更大的希望。在有产者看来，总统没收奥尔良王室的财产对他很不利，因为这毕竟是官方行为的一个严酷的例证。甚至象富尔德、莫尔尼、杜班这类人都不愿支持这一措施，这自然是出于他们的私利；这一点尤其惹人注意，因为他们的丑恶的往事或多或少为人所知。关于已被解散的国民议会议长杜班，在这期间人们自然已经获悉他最近的出色的行为：12月2日早晨，他同波拿巴商定，扣压下巴黎大主教的一封信，这个大主教在信中建议议员们在巴黎圣母院集会，声称他愿意站在教堂大门口，把他们作为人民主权的代表加以保护，使之不受篡政者士兵的侵犯。这就可能使整个事态发生另一种转变，况且，与此同时最高法院也已经开庭，已经准备对政变提出抗议。

至于和杜班一起辞职的部长莫尔尼，众所周知，他对他的情妇——莱昂伯爵夫人的丈夫来说是个骗子。这种情况使艾米尔·德·日拉丹的夫人有理由说，诚然有过由夫人操纵的人组成的政府，但是从来还不曾见过由面首组成的政府。现在莱昂伯爵夫人是那些在自己客厅里反对波拿巴大喊大叫最厉害的人中的一个，在没收奥尔良王室的财产时她说过一句有名的俏皮话：«C'est le premier vol de l'aigle»^①。艾米尔·德·日拉丹由于他夫人的这句话而被驱逐。人们认为雷缪扎也是由于类似的原因而被驱逐的。听说有一天雷缪扎到内务部去（莫尔尼委派年青的莱昂在该部担任办公厅主任）；莱昂看到雷缪扎时傲慢地问他的名字，雷缪扎回答说：‘先生，我家的人都从父亲姓，所以叫我雷缪扎。’这个年青的莱昂大约在同一天在阿姆发生过另一场争吵，这件事情是：当他在那里把放逐的正式通知书交给勒夫

① 双关语：这句话同时有两个意思：“这是鹰的最初的飞翔”和“这是鹰的最初的盗窃”（这句俏皮话和上面提到的日拉丹夫人的话，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一著作中使用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26—227页）。——编者注

洛将军时，勒夫洛将军把他赶出门外，并喊道：‘你这个坏蛋，竟敢把关于放逐我的事情通知我？’不难想象，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新政府即使在最狭隘的‘规矩人’的心目中能受到多少尊敬。我个人认识的一位夫人是受拿破仑的监护的，她从儿童时代起就同他非常接近，12月2日以后同他断绝了一切交往，并且说，他和他的一伙是盗贼和杀人犯的政府。——真正的金融巨头固然还在支持拿破仑，认为他是现时政权的唯一可能的体现者和现存社会的最后堡垒，但是他的措施大大地损害了他们对他的政体能够继续存在的信念，以致很快他们又把自己的钱存放起来，交易所的不景气和商业的非常有限的上升都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拥护总统的，除了受他特别庇护的坏蛋和军队之外，实际上只是那些跟他最有利害关系的人。但是，由于多次撤换奥尔良派军官，在军队中也产生了某种不满和动荡的情绪，而这一点严重地损害着军队的力量。听说总统本人内心也极为不安和郁郁不欢。事实上，在这种极不稳定的形势下，只要除掉他的可怜的躯体，就可以轻而易举地使一切重新陷于混乱。未必会有人试图反抗。在这一方面，富有经验的基佐讲的一句话很值得注意，基佐一听到政变成功的消息，就说：‘这是社会主义的完全而彻底的胜利！’

波拿巴在政变前和政变后毫无例外地搞坏了他和一切政党的关系以后，正从所推行的这种或那种笼络人心的措施（如扩大社会性工作，许诺对十二月二日的参加者实行大赦等等）中寻求平衡。但是，只要他试图干点什么事以有利于某一个阶级，所有这一切就都成为不稳定的和无目的的了。这首先在于他已经不能再赢得群众了，因为他不能给他们面包，也就是不能给他们提供活命的劳动源泉，他甚至还剥夺了他们心爱的玩意儿，即自由之树和公共建筑物上的共和主义题词所带来的天真的慰藉。此外，他还不允许在酒吧间和咖啡馆消磨闲暇时间，因为在这些地方严禁谈论任何政治。爱好和平的资产者因失去他们心爱的东西，即国民自卫军而发怒……贵族的欢宴和官方的舞会也不大合他们的口味，他们都不去参加，以致在土伊勒里宫的最近一次盛大舞会上，除了外国人以及两三个作为例外的巴黎人以外，只有一些声誉可疑的太太们。在各个方面的巨大花费使忧虑的资产者对未来感到不安：担心奥尔良王室的储备将被耗尽。——特别是消灭报刊使所有稍具头脑的人受到伤害。——重新复活的警务部这个机构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特务制度，也引起各省的愤怒。巴黎的沙龙又充满令人难以想象的高等密探，同帝国时

期完全一模一样。——同时，任意处理铁路的出租或修建等等问题的人，在交易所里正大搞欺诈活动；只有他们才知道在这方面决定了什么，并且预先就进行这方面的投机。人们断言，以蒙塔郎贝尔为首的秘密的耶稣会对总统有着直接的而且简直是决定性的影响，蒙塔郎贝尔一直和总统有着极密切的关系；但是后来不久大家知道，波拿巴利用了蒙塔郎贝尔的建议，突然使他跟自己疏远起来，并停止了接见，因此，从那个时候起他们就成了不共戴天的敌人，在私人关系上同样卑鄙的蒙塔郎贝尔，则利用关于奥尔良王室的财产的命令作为借口，正式提出光荣的辞职。现时人们谈的还只是波拿巴的征服欲。这种征服欲将把他彻底毁灭。”

这就是我的朋友所写的。

这里的一件最重要事情是，以得比伯爵（斯坦利勋爵）为首的托利党人取代辉格党人组阁了。这个事件好极了。英国只有托利党人执政才能前进。辉格党人对各个方面都充当中间人，并使一切死气沉沉。此外，商业危机越来越逼近，它的最初的征候在这里已经到处可见。事情正在发展。如能勉强度过这个过渡时期，就算不错了。邮件发送时间到了。就此搁笔。

祝好。

卡·马克思

13

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

纽 约

1852年2月27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魏德迈：

知道我的一些信终于寄到，从而通信再没有什么障碍，我很高

兴。⁴⁸⁰ 头两封信写的姓名地址是：纽约威廉大街德国书商联合会约·魏德迈收。《革命》和《民主主义者报》已顺利寄到，今天就寄往伦敦。你的答复⁴²将使海因岑先生感到高兴，你把他狠狠地痛斥了一顿。今后寄印刷品，请你还是用以前的方式，两头不封口，这样邮费很便宜。

我的文章中**充其量**只有关于入侵的可能性这一篇^①可以收入集子，其他文章不合适，并且已经过时了。⁸

至于讲到同事施坦道，这个家伙是个老密谋家，完全属于我们在《评论》上对谢努的批判^②中所描述的那类人；他在一定的场合很有用，喜欢晃晃荡荡过日子，不总是可靠，并且有些爱吹牛。不过，还是请你代我问候他。——列温堡的施米特对圣路易斯郊区的耶稣会教徒进行了十字军征讨，同时他的主要同盟者是原来的骗子和杜沙特尔的前代理人、留在巴黎记忆中的伯恩施太因先生。他还要干什么，我不知道。至于说马斯医生是“马克思集团”的信徒，这对我倒是一个新闻。我只知道他曾经是普法尔茨的空谈家。新奥尔良《德意志报》的编辑费舍是我的熟人，并且在凯则尔斯劳顿曾加入我的近卫军，但是从那个时候起，这个萎靡不振的家伙堕落得很厉害，还学会了金克尔的一套，既然金克尔本人曾经在新奥尔良呆过，那末他在那里必定带来许多危害，因为没有人出来反对他。

① 弗·恩格斯《英国——I》。——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4期上发表的书评：评科西迪耶尔公民从前的警备队长阿·谢努的〈密谋家，秘密组织；科西迪耶尔主持下的警察局；义勇军〉1850年巴黎版。评律西安·德拉奥德的〈1848年2月共和国的诞生〉1850年巴黎版》。——编者注

谈到对英战争问题^①，目前我对它感兴趣，首先是由于它是一个军事问题。这个问题需要弄清楚，并且要象做几何题那样去解答。但是我认为这种联盟战争并不是不可能的，虽然现在在得比当政的情况下无疑会推迟。神圣同盟的先生们现在也象在1792到1807年各种同盟时期那样，不恰当地估计自己的力量。讲到俄国对英国的依赖性，那末，第一，不能认为沙皇^②感觉到这种依赖性；第二，贸易的停止会引起严重的停滞、贫困和产品的损坏，但两三年还是能忍受的，正象忍受一次时间同样长的商业危机一样。你要考虑到，在俄国的农村地区，在占人口压倒多数的农民当中，几乎完全没有货币流通，这些野蛮人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在每个村庄里都可以制造出来。城市和贵族自然会吃苦头，但是俄罗斯帝国的基础是农民和过着农民生活方式的小地产贵族。英国在大陆上煽动谋反是很困难的；在西班牙，由于地形的特点、幅员的宽广和人口的稀少、食物的缺乏以及国土几乎四面被大海包围，这是容易的。⁴⁸¹但是匈牙利和波兰位于大陆内部；英国人和谋反者未必能掌握住意大利（一些岛屿除外）以抗击同盟的优势兵力。此外，英国现在不能、而且战争爆发一年之后也不能派出一支曾经派给威灵顿征讨西班牙的那样的军队。没有登陆部队，仅仅靠船只，在任何地方都不能立足。

真正幸运的是，托利党人上了台。由于在贸易政策上的不断的胜利和长时期的繁荣，厂主们完全软化了。没有一个人对议会改革感兴趣，即使它比可恶的罗素法案⁴⁸²走得更远。他们现在伤透了脑筋，并且陷入极度的恐惧之中，尤其是因为每个新上任的

① 见本卷第481—482页。——编者注

② 尼古拉一世。——编者注

大臣都极为明显地代表着保护关税的一部分。在这里反谷物法同盟⁴⁰又在恢复。议会改革、选举权的扩大、选区的平等以及无记名投票，现在已经成为**工业资产阶级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从前只是小资产者才直接感兴趣的。得比将不得不解散议会，只要军事拨款和来年的税收一付诸表决，大概他就会这样干。5月份我们这里大概要举行新的选举。保护关税派将获得若干选票，并将把若干个皮尔分子⁸⁸从议会里赶出去。但是他们仍然是少数，如果得比敢于直接提议恢复保护关税，那末他毫无疑问要摔跟头。但是也许他很狡猾，会把这个问题搁下来。无论如何，现在英国的事态正在急剧发展。随着帕麦斯顿的辞职⁴⁸³，一个突变已经开始，这个突变在上届会议期间内阁不断失利之后无疑是已经到来。得比是第二幕，解散议会将是第三幕。至于在得比当政下英国的对外政策，那它当然也将是反动的；然而不大可能发生有决定性的事情；可能会对流亡者提起一些诉讼，但这方面政府将遭到失败，或者可能会试图提出外侨管理法案⁴²⁹，这同样会遭到失败；可能会支持成立反对路易-拿破仑的同盟的企图，但这也不会有什么结果。英国的托利党人完全被捆住了手脚，如果他们不想恢复1815—1821年西德默思—卡斯尔里的暴政——一旦恢复这种暴政，他们就会弄得焦头烂额，因为英国资产者会在法律的基础上和为贸易的自由而疯狂地进行战斗，——那末保守派先生们将会可悲地大出其丑。但得比（早在他父亲在世时就被称为斯坦利勋爵）是个急性的人，很容易采取极端的甚至违法的措施。

现在还欠缺的只是商业危机，但从得比上台以来，我就预感到这种危机很快就会来临。一个接一个迅速实行的英国人的自由贸易措施，接踵而来的对荷兰殖民地的贸易开放，西班牙、撒丁等地

关税的降低，棉花价格的下降（从1850年9月起，棉花价格下降到以前价格的一半）——所有这些都保证了繁荣的持续时间要比早先预期的长一些。但是印度市场和部分美国市场的状况（输往美国的工业品上个月比去年同期少得多）使人相信这种情况不会长久延续下去。如果危机在5月发生，——未必会这样，——那末一场喧嚣就会开始。但是危机在9月或10月以前未必会来临。

代我向你的夫人^①问好。

你的 弗·恩·

最近我将寄出一篇关于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状况和商业发展的文章⁴⁸⁴——我现在大约还要大忙两个星期。

14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纽 约

1852年3月5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魏维：

我担心出了什么差错，因为我误解了你的上一次来信，把最近两封信都按下列地址寄出去了：“钱伯斯街7号《革命》办事处1817号信箱”。这个该死的“1817号信箱”引起了混乱，因为你来信

^① 路易莎·魏德迈。——编者注

说要在“旧地址”上加这么几个字，但没有说明是指第一个地址还是指第二个地址。可是我希望，在这封信寄到以前事情已经弄清楚，特别是因为上星期五寄出的那封信^①里附有我的文章的很长的第五篇^②。第六篇，也就是最后一篇，这个星期我未能写完。⁴⁸⁵但是，即使你的报纸^③重新出版了，这次延宕也不会碍事，因为你手上掌握的材料已经足够了。

你驳斥海因岑的文章写得很好，可惜恩格斯寄给我太晚了；它写得既泼辣又细腻，这种巧妙的结合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论战。我已经把这篇文章给厄·琼斯看了，这里附上他给你的一封信，这封信准备发表。⁴²琼斯写得很潦草，又有一些缩写，而我想你还不是一个地道的英国人，所以我把我妻子誊写的抄件和德译文连同原稿一起寄给你，以便你把原稿和译文两者同时发表。你还可以在琼斯的信后面附上这样几句话：至于说到乔治·朱利安·哈尼（他对海因岑先生来说也是一个权威），那末他在他的《红色共和党人》报上发表了我们的《共产党宣言》的英译文，并且还加了一个边注，说：这是«the most revolutionary document ever given to the world»（“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革命的文件”），而他在他的《民主评论》上译载了被海因岑“驳倒了的”智慧，即《新莱茵报评论》上发表的我的关于法国革命的文章^④；而且哈尼还在一篇论路易·勃朗的文章中把这些文章当作对法国事件的“真正的批判”介绍给他的读者。⁴⁸⁶不过，在英国只是不需要引证“极端分子”的话。如果英国

① 见本卷第643—644页。——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五章。——编者注

③ 《革命》。——编者注

④ 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编者注

mit demselben Luftstoff, so gebildet aus dem 2. und 3. und 4. und 5. und 6. und 7. und 8. und 9. und 10. und 11. und 12. und 13. und 14. und 15. und 16. und 17. und 18. und 19. und 20. und 21. und 22. und 23. und 24. und 25. und 26. und 27. und 28. und 29. und 30. und 31. und 32. und 33. und 34. und 35. und 36. und 37. und 38. und 39. und 40. und 41. und 42. und 43. und 44. und 45. und 46. und 47. und 48. und 49. und 50. und 51. und 52. und 53. und 54. und 55. und 56. und 57. und 58. und 59. und 60. und 61. und 62. und 63. und 64. und 65. und 66. und 67. und 68. und 69. und 70. und 71. und 72. und 73. und 74. und 75. und 76. und 77. und 78. und 79. und 80. und 81. und 82. und 83. und 84. und 85. und 86. und 87. und 88. und 89. und 90. und 91. und 92. und 93. und 94. und 95. und 96. und 97. und 98. und 99. und 100.

马克思 1852 年 3 月 5 日给魏德迈的信的第三页的一部分

的一个议员要当大臣，他就得重新经过选举。例如新任财政大臣，Lord of the Exchequer，**迪斯累里**就是这样的，他在3月1日对他的选民写道：

«We shall endeavour to terminate that *strife of classes* which of late years has exercised so pernicious an influence over the welfare of this kingdom»（“我们将尽力结束**阶级斗争**，它在最近几年中已对这个王国的幸福产生了如此有害的影响”）。

关于这一点，3月2日的《泰晤士报》指出：

«If anything would ever divide classes in this country beyond reconciliation, and leave no chance of a just and honourable peace, it would be a tax on foreign corn»（“如果有什么东西能使这个国家的各个阶级分裂到不可能再调和，而且使人对公正的和光荣的和平不再存有希望，那就是谷物进口税”）。

为了使海因岑这样一个不学无术的“有性格的人”^①不致认为，贵族**拥护**谷物法，资产者**反对**谷物法，因为前者想“**垄断**”，后者要“**自由**”（一个笨伯只是在这种思想形式中才看到对立），那只应当指出，在十八世纪，英国的贵族拥护“自由”（贸易自由），而资产者则拥护“垄断”，也就是目前“普鲁士”这两个阶级对“谷物法”所采取的立场。《新普鲁士报》是贸易自由的最狂热的拥护者。

最后，我要是处在你的地位，我就要向民主派先生们指出，他们最好是先熟悉一下资产者的著作本身，然后再去大胆地对它的对立面狂吠。这些先生要弄清过去的“阶级的历史”，就应当譬如

^① 显然是暗指海涅的讽刺诗《阿塔·特洛尔》第24章中的一句诗：“没有天才，可是倒有性格。”——编者注

说研究一下梯叶里、基佐、约翰·威德等人的历史著作。他们想要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就应当先懂得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譬如，只要一打开李嘉图的那本巨著，在第一页上就可以看到他的序言的开头几句话：

«The produce of the earth — all that is derived from its surface by the united application of labour, machinery, and capital, is divided among *three classes* of the community; namely, the proprietor of the land, the owner of the stock or capital necessary for its cultivation, and the labourers by whose industry it is cultivated» (“土地产品——通过劳动、机器和资本联合运用而从地面上得到的一切产品——在社会的**三个阶级**之间，也就是在土地所有者、耕种土地所必需的基金或资本的所有者和以自己的劳动耕种土地的工人之间进行分配”)。⁴⁸⁷

美国的资产阶级社会现在还很不成熟，没有把阶级斗争发展到显而易见和一目了然的地步，关于这一点，北美唯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查·亨·凯里^①（费拉得尔菲亚人）提供了十分出色的证明。他攻击李嘉图这个资产阶级的最典型的代表者^②和无产阶级的最顽强的反对者，认为他的著作是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制度的一切敌人的军火库。他不仅指责李嘉图，而且指责马尔萨斯、穆勒、萨伊、托伦斯、威克菲尔德、麦克库洛赫、西尼耳、惠特利、理·琼斯等等，一句话，指责欧洲的经济学权威，说他们分裂社会和制造内战，因为他们证明了：各个不同阶级的经济基础一定会在它们中间引起一种必然的、不断发展的对立。他拚命驳斥他们，虽然他不象愚蠢的海因岑那样把阶级的存在同**政治特权**和**垄断**的存在联系起来，但是他想证明，**经济条件**——地租（地

① 亨·查·凯里《论工资率》。——编者注

② 在手稿上，马克思在“代表者”一词上面写了“表达者”一词。——编者注

产)、**利润**(资本)和**工资**(雇佣劳动)不是斗争和对立的条件,而是联合与和谐的条件。实际上他只是证明,美国的“不成熟的”社会关系在他看来是“正常的关系”。

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象海因岑这类不仅否认阶级斗争,甚至否认阶级存在的无知的蠢才只不过证明:尽管他们发出阵阵带有血腥气的和自以为十分人道的叫嚣,他们还是认为资产阶级赖以进行统治的社会条件是历史的最后产物,是历史的极限;他们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的奴才。这些蠢才越不懂得资产阶级制度本身的伟大和暂时存在的必然性,他们的那副奴才相就越令人作呕。

你可以利用上述意见中你认为有用的东西。⁴⁸⁸此外,海因岑已经用我们的“中央集权”去代替他的“联邦共和国”,等等。⁴⁸⁹当我们现在所传播的关于阶级的种种观点变得不怎么新奇,而且为“正常的人的思想”所接受的时候,这个粗鲁的家伙就会大叫大嚷地把这些观点说成是他“自己的洞察力”的最新产物,并且对我们进一步发展这些观点发出狂吠。因此,当黑格尔哲学还是进步的时候,他凭借他“自己的洞察力”对它发出狂吠。而现在,他却靠黑格尔哲学中变得淡而无味的、卢格没有消化掉又吐出来的面包屑来糊口。

随信附上匈牙利通讯^①的最后一部分。如果你的报纸还存在,你可以利用其中的某些东西试试看,何况匈牙利前总理**瑟美列**已经从巴黎答应我给你写一篇**亲笔签名**的详细文章。

如果你的报纸已经出版,就请**多**寄几份来,以便把它们更广泛地传播出去。

你的 **卡·马克思**

这里所有的朋友,特别是我的妻子衷心问候你和你的夫人^②。

顺便提一下。我托前山岳党人霍赫施土耳(亚尔萨斯人)给你带去《寄语》^③和几份我在陪审法庭上的发言(后者是我答应给克路斯的)⁴⁹⁰。这个家伙不是什么人物。

附上章程⁴⁹¹。建议你把它整理得更条理些。**伦敦**定为美国的总区部。在这以前我们只能有名无实地实行我们的统治。

如果“希尔施”的声明还没有刊登,就不要登了^④。这是一个卑鄙的人,虽然他对沙佩尔和维利希的态度是正确的。

① 见本卷第19页。——编者注

② 路易莎·魏德迈。——编者注

③ 《寄语人民》。——编者注

④ 见本卷第474页。——编者注

15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纽 约

1852年3月25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魏德迈：

祝世界的新公民幸福！没有比出世在当代更为美好的了。当人们只用七天就从伦敦到达加尔各答的时候，我们两人早就毁灭了，或者老态龙钟了。而澳大利亚、加利福尼亚和太平洋呢！世界的新公民们将不能理解，我们的世界曾经是多么小。

如果你在一星期以前没有收到这里所附的结尾部分^①，那是你完全沉默的过错。

我请你在小册子⁴⁹²中也用一、二、三、四、五、六、七把我的文章分开，就象给你寄去的那样。这些数目字对读者来说将成为支点。它们代替标题。在第五篇末尾还要加上如下的话：“然而波拿巴象阿革西拉乌斯回答国王亚奇斯那样回答了秩序党：**‘你把我看作蚂蚁，但是总有一天我会成为狮子的’**”。⁴⁹³当然，现在整个事情必定会完整地出现。

在我的妻子用空格标段落标得不够清楚的地方，我加了符号「」。

克路斯的声明⁶³非常好。

① 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七章。——编者注

或许——我看这很好——你把厄内斯特·琼斯的信⁴²就刊登在第一期上？只要写上两句前言就足以把它说清楚。

再就是：克路斯可能已经把关于瑟美列的事情告诉你了。⁴⁹⁴首先你必须利用同某个出版商的关系，设法把他的关于科苏特、路·鲍蒂扬尼和戈尔盖的小册子——约十印张——用德文然后用英文出版。如果这能做到，你可以把德文本作为你的第二期出版，——当然不必添加任何其他东西。如果不是你自己出版这部著作，那末出版商就必须为它出钱。

这件事办妥以后——也许还可以早一些，在接受班迪亚当编辑同仁的条件下，将从这个来源获得五百美元以供《革命》之用；这个条件只是表明，报纸的一部分篇幅将让给匈牙利，由瑟美列的代理人班迪亚主管。而他很容易同你达成协议——他是一个好心肠的人。

你得到了一个土地丈量员的差事，这很好。现在你可以更安心和更有信心地行动了。

最近我将着手批驳马志尼。金克尔先生，他自己承认是从“奶妈的童话”中吸取自己的智慧的，现在到处看到“大人物”之间的团结，不过等他一回来就会发现突然爆发的最好形式的斗争。事情就是，赖德律和马志尼曾用意大利公债的一万法郎买下了布鲁塞尔的日报《民族报》。现在马志尼先生却居然抛出了他的第一篇文章，用尽他的下流的蠢话攻击法国，攻击社会主义，说什么法国失去了革命的首倡作用。^①他的攻击如此疯狂，以致赖德律现在不得不（据说已经决定）亲自出面反对他。另一方面，社会主义者路·

^① 见本卷第41页。——编者注

勃朗、比埃尔·勒鲁、卡贝以及马拉尔梅等已经联合起来，并发表了一篇由癞蛤蟆路·勃朗撰写的恶毒的答复。同时，多数法国流亡者对赖德律异常愤怒，并公正地认为他应对马志尼的愚蠢负责。大火已在他们自己营垒中燃烧起来了。

如果卑鄙的牧师杜朗的书《天亮了》到了你的手里，你要狠狠地痛斥这个想把自己打扮成拉梅耐的恶棍。

德朗克在巴黎被捕了。他从瑞士来这里路过那里时耽搁得太久，没有很快通过那里。

你的选材我很满意。皮佩尔的文章登报纸还可以，用作小册子未免写得太匆忙和太肤浅。

你能不能从布劳恩费耳斯得到埃德加尔^①的消息？这个懒汉不给人任何消息，使他的母亲^②非常挂念。乖僻的家伙！

克路斯的抗议书⁶³在这里的同盟^③会议上得到普遍的喝采，而你的《革命》在施泰翰协会¹⁶⁶那里象在我们这里一样都受到了好评。

我们全家衷心问候你们全家。

你的 卡·马克思

如果哪一家报纸（例如魏特林的^④）发表维利希协会⁴⁹⁵对普芬德声明⁴⁶²的卑鄙的答复，我就把普芬德的第二个声明寄给你。

红色贝克尔^⑤究竟在干什么？

① 埃德加尔·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② 卡洛琳·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③ 共产主义者同盟。——编者注

④ 《工人共和国报》。——编者注

⑤ 看来是指麦克斯·约瑟夫·贝克尔。——编者注

他是不是也成了金克尔分子？

顺便提一下。一部分机器制造工人醒悟了，并给琼斯寄了一份悔过书。现在英国工人已经募集到了钱，使得琼斯除了自己的《寄语》^①，还能出版一种大型的周报。⁴⁹⁶ 要给你带《寄语》的那头蠢驴^②到现在还没有动身。

16

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

纽 约

1852年4月16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魏德迈：

昨天接到你3月30日(?)的来信以及关于“革命会议”⁴⁹⁷的报告。我注意到你开始自己支付邮资；这是没有意义的。这里的公司即欧门—恩格斯公司是会支付邮资的。这些东西已经转寄给马克思了。

我前天从伦敦回到这里，在那里度过了复活节。马克思最小的一个孩子^③曾病得很重，马克思现在来信^④，说她死了；这在伦敦已经是第二个了。你可以想象，他的夫人非常痛苦。弗莱里格拉特家里也有病人，但那里的情况正在好转。

你可能知道，德朗克在他路过法国时在巴黎被捕了，这在某种

① 《寄语人民》。——编者注

② 霍赫施土耳。——编者注

③ 弗兰契斯卡·马克思。——编者注

④ 见本卷第47页。——编者注

程度上是由于他自己的过错：这个矮子不顾以前被驱逐过，竟在那里逗留了三个星期。现在他来信说，已经把他从马扎斯监狱带回警察局，而在耶稣受难节晚上要把他送往布伦和英国。但到现在再也没有听到关于他的消息。矮子有一种屡遭不幸的惊人的才干；但不久他大概就会出现。那时《新莱茵报》的人就全部聚集在英国了。虽然维尔特目前又到了汉堡，但是他仍然跟布莱得弗德保持着联系，并且不管他多么不愿意，还是不得不再返回那里。

我们的科伦朋友^①在5月想必会被交付陪审法庭，因为检察院在4月5日星期一就应该审理他们的案件，他们肯定没有被释放。这倒更好些；不然，国家检察官会立即对无罪的判决进行上诉。要是有个叫汉曾的科伦工人到纽约来，你可以按他的功劳处置他。这个家伙从1848年起曾是同盟^②盟员，曾任意支配为被监禁者募集的捐款，把这笔钱喝酒喝掉了，然后溜到美国去了。

在国家公债⁴⁹组织者的营垒里，普遍对出纳员赖辛巴赫大为不满，他把钱袋扎得紧紧的，因为本来钱已经花得很多，不能很大方地让人报销开支，并且现在向他这样殷实而又可尊敬的人提出支出报告，可能发生非常不愉快的事。因此金克尔和维利希非常生气，但毫无办法；金克尔不得不再去教书，而维利希仍旧象过去只有波兰爱国者才会干的那样厚颜无耻地去借钱和乞讨。这样，整个高贵的流亡者联合又在各方面都处于极度的混乱，如果保证人代表大会正在召开或者已经召开，那末事情很快就会变得很妙。卡耳贝的勒韦以及其他法兰克福人^③现在也已经同金克尔，

① 被捕并在科伦受审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编者注

② 共产主义者同盟。——编者注

③ 即1848年至1849年前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编者注

即同一个“谁与之打交道就会丢脸”的家伙，完全处于敌对状态了。

捷列林格是否在某家报纸上发表了自己的声明？⁴⁹⁸ 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因为马克思到时候要驳斥他。很希望德纳能把马克思的文章^①的印样寄来几份。我们只收到了前面六篇文章的印样，希望以后几篇文章的也能收到。如果德纳以工作忙相推托，那末最好你设法把它们弄到手并寄到这里来。马克思很早就想为此写信给你，但很可能他现在不能考虑这一点。请考虑一下，你在这方面能采取什么措施，要知道这里毕竟应该有全部文章，——这在将来会象文件一样重要。

我的战略性文章^②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并且根本不适用于出集子，尤其是因为重要的东西的确不在文章中，而在我给你的信里^③。不声不响地把它放进档案吧。一当我有空闲时间并有了某种发表的希望，我就给你寄去一篇关于贸易发展以及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现状的文章。⁴⁸⁴ 目前我必须拿出两个或三个星期的时间用在我现在正在学习的俄语和梵语上面，以后，当我收到从德国寄来的我的材料时，我将研究军事问题。但这不着急，而且这是一项比较容易的工作。

该是投邮的时候了。衷心问候你的夫人^④和克路斯。

你的 弗·恩·

① 指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组文章。——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英国——I》。——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481—482页。——编者注

④ 路易莎·魏德迈。——编者注

17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⁴⁹⁹

华盛顿

1852年4月22日于伦敦

……主要工业部门即棉纺织工业，现在比任何时候都繁荣。尽管今年的棉花收成比1848—1849年增加了三十万包，而这里和美国的棉价仍在上涨，致使美国的工厂主已经比去年多购了二十五万包，这里的工厂主已经开始断言，即使收获三百万包棉花也满足不了他们的需要。到目前为止，与去年相比（按每年9月1日到来年4月7日计算）美国向英国多输出十七万四千包，向法国多输出五万六千包，向大陆其他国家多输出两万七千包。这种繁荣一方面说明，为什么路易·波拿巴能够如此安心地筹备他的没落帝国⁵⁶。到目前为止，1852年直接输入法国的棉花比1850年增加十一万包——三十万二千包比十九万二千包，——即增加百分之三十三。另一方面，这也是这里的政治生活消沉的原因。一方面，托利党人虽然是执政的，但在这种繁荣情况下却不能反对“自由贸易的福利”；另一方面，自由贸易派不开展政治鼓动，因为工厂主们当生意兴旺的时候不希望有任何政治风潮和骚动。印度市场在棉纺织工业的这种繁荣中起着主要作用，虽然英国货不断地大量输入印度市场，但前些时候以来仍然从那里传来好消息。这是因为，在英国人新近征服的信德、旁遮普等地区，以前几乎只有地方手工业，现在这种手工业终于被英国的竞争所压倒。1847年印度的最近一次危机以及由此引起的英国商品在印度的大跌价可能助长了

这种情况。印度市场的这种出乎意料的容量，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情况，以及在大规模投机活动的情况下大部分原料的价格低廉，都使人们有根据推断：繁荣将罕有地持续下去。可能一直持续到春季，等等……

18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⁵⁰⁰

华盛顿

[1852年4月23日于伦敦]

……你可以想象，魏德迈的信在这里留下了多么不愉快的印象^①，特别是对我的妻子，因为信是在埋葬我的最小一个孩子^②那天寄到的。她看到两年来我的整个事业如何不断遭到挫折。因此，你那封令人感到《波拿巴》^③有出版希望的信（4月19日接到的），使我特别高兴，因为对于我的妻子的非常柔软的性格来说，这件事一定又会使她振奋起来……

① 见本卷第50页。——编者注

② 弗兰契斯卡·马克思。——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编者注

19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纽 约

1852年4月30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魏德迈：

听到出版的消息，我非常满意。⁵⁰¹ 你对鲁普斯^①的信务必不要太认真。你知道，在我们处境非常窘迫的情况下，某种过分的激动是不可避免的，应当把它“从账上勾掉”，以得出正确的结论。

你发表在《体操报》上反驳金克尔的文章，无论我还是恩格斯都还没有收到。我十分迫切地等着它，因为你驳斥海因岑的论战性文章⁴²太出色了。

我感到**非常不愉快**的是，普芬德的声明将以小册子发表。⁵⁰² 声明完全适合于周刊，因为周刊今天登的东西，明天就会随着时间的急流而消逝。可是登在小册子上却会引起过分的注意，太象党的宣言了，此外，如果我们想进攻这些坏蛋，那当然可以采取另外的比普芬德的声明更好的做法。遗憾的是，这封信到你手里太晚了。我在这里正同一个书商交涉，他会把你的《革命》弄到德国去。此事下星期再写信详谈。

至于我和班迪亚写信给你¹¹⁶谈到的那种漆的发明，你不应忽略了。你可以马上发财。请写信告诉我，纽约的**博览会**⁵⁰³ 什么时

①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候开幕，以及你关于博览会所知道的一切情况。你还可以利用这个机会结识一些熟人，并同外国商人建立发行业务上所必要的联系。请立即来信详尽地告诉我，这样做要多大开支。当然应当**预先**把钱给你。第一，你需要有一个人经常在博览会照管东西，——你自然不能为这种废物整天呆在那幢房子里。第二，你需要花钱在报纸上登广告作宣传。因此请把详细的支出预算寄来。

至于瑟美列，他的小册子^①即将完成。但是，因为我不能满足他的要求，给他寄去“一捆”《革命》，而我们的敌人又可能已经悄悄告诉他，你的报只出了两期，后来就停刊了，所以，我暂且不能从那里得到钱，因为这些人已经不大相信了。但他会**亲自**到这里来，那时我再重新安排一切。

如果第一期不登你的反驳金克尔的论战性文章，那是遗憾的。他的好时光已经过去了。有一个姓戈德施米特的丹麦人，在《科伦日报》的小品文栏里狠狠地把他嘲笑了一番，描述了同他和叔尔茨在伦敦的一次会见。德朗克终于在巴黎被释放，已经到了这里，说朋友叔尔茨私下称金克尔为蠢驴，而他叔尔茨只不过想利用他而已。金克尔的这个谦逊的“解放者”把一篇文章塞进了奥格斯堡《总汇报》，宣称自己是“伦敦流亡者中唯一重要的人物”，说金克尔和卢格都“老朽了”，并且为了证明自己的伟大，举出了这样一件事：他打算同一个“有钱的”姑娘即隆格的姨子结婚，而且结婚后将去美国。多么伟大的人物啊！——至于捷列林格，请告诉我有关这个人的一切情况。**在适当时机**，我不但能把他从**我们党**的心目中，而且能把他从**所有政党**的心目中清除掉。

^① 贝·瑟美列《路德维希·鲍蒂扬尼伯爵、阿尔都尔·戈尔盖、路德维希·科苏特》。——编者注

昨天金克尔先生召开了自己的保证人代表大会^①。维利希先生由于我们间接转给他的材料（这些材料我们是从克路斯那里弄到的）而对金克尔非常痛恨，没有出席会议。卢格先生来了一封信，他在信里称金克尔为“普鲁士国王”的代理人，并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受侮辱的高尚人物。赖辛巴赫先生宣称，他不想再同这种丑事有任何纠葛。最后，选出了由七人组成的常务委员会，在所谓的共产主义者之中选进委员会的只有维利希一人，而他未必会接受选举。此外，选进去的有卡耳贝的勒韦，他已经拒绝了。其次就是金克尔、美因兹的许茨和菲克勒尔。其他两人我不知道。据说，这些狗东西不是有三千美元，就是有九千美元现款。他们立即通过决议：**临时政府的七名委员必须领取薪水**。关于此事，你一定要在《体操报》上报道。不过这全部丑闻正在传开。在接到我的指示之前，你无论如何要给**德国**准备好一部分《革命》。——你给琼斯的信我已经转给他了。他**没有能力**付钱。他同我们一样穷，我们大家给他写东西都是无代价的。克路斯大概已经把琼斯和哈尼之间的斗争告诉你了。我曾把此事的详细情况告诉过他⁵⁰⁴，但是要尽可能推迟在美国报刊透露这件事。——英国以至大陆的巨大的商业和工业的状况比任何时候都好。由于出现了特殊情况——加利福尼亚，澳大利亚以及英国人的商业渗入东印度的旁遮普、信德和不久前占领的其他地区——危机可能推迟到1853年。然而危机一旦爆发，就会是非常厉害的。在这以前根本不可能去考虑任何革命动荡。——科伦人^②案件又拖延到七月份陪审法庭开庭期。到那时，普鲁士这样的法庭即陪审法庭很可能已经取消了。——

① 见本卷第57—58页。——编者注

② 被捕并在科伦受审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编者注

我从德朗克那里得知，庸人吕宁偕其夫人到这里来了，目的是为了
使“鼓动者”和“流亡者”³¹联合起来，不过这当然是不会有结果的。

祝你一切顺利。代我和我的妻子向你的夫人^①衷心问好。

你的 卡·马·

没有见过比布·鲍威尔论“英国的没落”这篇文章^②更愚蠢的
了。这个家伙怎么到德纳那里去了呢？

20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⁵⁰⁵

华盛顿

[1852年5月10日左右于伦敦]

……你在信里会发现一个信封——其中装有恶棍、胆小鬼和
半疯子捷列林格的臭东西，这是他寄给我的。（地址：）德国未来的
独裁者卡尔·马克思。试问，我现在该怎样对付这个坏蛋呢？同
这样一个疯子公开争吵，等于给他过高的荣誉——而这正是他玩
弄伎俩的全部目的。你能不能用我的名义把这个狂徒的信送到纽
约邮政局？或者干脆把他痛斥一顿？我把这件事全部委托给你去
处理。当然下一次寄来这样的信一定把它退回去。这个坏蛋使出
这种狡黠的毒辣手段同时也使英国警察局注意我，这在托利党当
政的条件下是极不愉快的……

关于瑟美列。我生来就不过于轻信他人，至少是对于1848—

① 路易莎·魏德迈。——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50、52页。——编者注

1849年公认的名人。可是对于瑟美列则不同。我正在校订他的《概述》^①的德译文，因为原文是匈牙利文。书中每行字都证明他是一个**才智卓越的人**；他以高超的技巧运用他那轻蔑而嘲讽的笔调，把民主派的狂怒描写得淋漓尽致。虽然他的小册子很自然地反映出匈牙利的观点，并且按古典的方式把“祖国和公民”提到首位，但在他的作品中却非常强烈地使人感到一种批判的思想。这样思考和这样写作的人，当然不是奥地利的代理人。至于“敬爱的韦伯上校”，瑟美列同他进行谈判时并不了解他，但一收到关于他的材料，就马上停止了谈判。获得财产的经过很简单。瑟美列自己连一丁也没有。他同一个（现在已经去世的）拥有百万财富的奥地利的“宫廷代理人”（在匈牙利这样称呼奥地利国王的全权代表）的女儿结了婚。在整个1848—1849年革命期间，瑟美列夫人住在维也纳她的母亲那里。在老太婆没有死和她没有得到**老太婆**的财产之前，瑟美列不仅禁止她写信给他，而且甚至要她同他断绝一切关系。1849年年底，老岳母死了，瑟美列夫人悄悄地把她的全部产业卖光，把它们变成了现款，这当然没有遭到任何指责。她父亲的律师巴赫大臣在这件事情上帮她的忙，暗中**捞了不少油水**。瑟美列夫人把自己的财产变成现款汇到伦敦兑换成英国的有价证券，然后好不容易弄到一张到普鲁士庸医普里斯尼茨那里去的护照，但是，她没有去普鲁士，而是赴伦敦转巴黎到她的丈夫那里去了。奥地利的老爷们则没有捞到什么可以使他们的国库得到充实的东西。所有这一切说明什么呢？只能说明瑟美列并不那样简单，会把百万财产送给他的敌人。我曾亲自写信给瑟美列，要他不

^① 贝·瑟美列《路德维希·鲍蒂扬尼伯爵、阿尔都尔·戈尔盖、路德维希·科苏特》。——编者注

用提科苏特,而只对自己的私事做个说明,我则为他安排把说明登在《纽约论坛报》上。

在科苏特最接近的人们中间,有奥地利的密探,普尔斯基夫人就是。这个普尔斯基伯爵按血统是加里西亚的犹太人。普尔斯基夫人是维也纳一个极端反动的犹太银行家的女儿,每星期都写信给老母亲,奥地利政府从这个来源了解它所要知道的一切。普尔斯基伯爵和伯爵夫人(这里《泰晤士报》经常嘲笑这两个人窃取伯爵头衔)是否答应过把科苏特先生诱入陷阱,以此来换回自己被没收的土地,这还是个很大的问题。普尔斯基在当大学生时曾经把自己的伙伴参加“蛊惑者的阴谋”¹⁶⁸一事报告给奥地利政府,这是事实。

附上克拉普卡将军的声明,你从声明中可以看出,连他也开始反叛科苏特了。这个文件的结尾只能表明,克拉普卡将参加马志尼预谋的叛乱。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已经给你写信谈过关于马志尼、科苏特等先生图谋叛乱的计划。这对列强特别是对波拿巴来说,将是非常称心的,而对我们来说则将是非常有害的。

刚刚接到5月3日科伦的一封信。要二百到二百五十本《雾月》^①。因此,请你让魏德迈立即通过恩格斯给我寄来三百本。同时让他把售价也告诉我。我想他已经把所答应的五十本寄出了……

再回头来谈克拉普卡,请你暂且对此保密。这是有人秘密告诉我的,不过允许在报刊上发表。我将把它寄给《纽约论坛报》,但不希望在发表之前宣扬出去……

① 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编者注

琼斯的交印花税的报纸^①已经出版，而且第一号以惊人的速度销售一空。附上一张他的简评的剪报，从中你可以看出，他完全击败了哈尼。哈尼先生沿着斜坡迅速滑下去。在他的报^②上发表的一篇署名为斯巴达克的文章中，竟攻击起宪章派来了，说这只是阶级的运动，似乎应该代之以普遍的民族的运动。⁵⁰⁶纯粹是马志尼的语言，等等，等等……

现在引一段科伦来信中的话^③：

“不久前，丹尼尔斯夫人又蒙受搜查的荣幸，搜查的目的是无论如何要搜出您的什么信件。看来，普鲁士警察当局是准备充当每头蠢驴手中的玩具。被捕者案件似乎接近尾声。侦查已经完毕，材料又已经有两个多月转入这里的上诉法院的国家检察官手里，但是看来那里不能为检察院拟订一个审理意见。据广泛流传的消息说，案件将在6月交陪审法庭的特别法庭审理。”

顺便说说。请问一下魏德迈是否到过德纳那里，因为德纳正等着魏德迈把从我这里得到的关于科伦被监禁者的情况和普鲁士政府的行径的说明转交给他，以便以此写成社论。看在上帝的面上，如果可能的话，请叫他不要忘记办这件事。

如果你们能够把弗莱里格拉特针对金克尔及其同伙的诗^④印成传单，那末你们可以确信，仅仅在莱茵就能够推销五百份。但是应该赶快行动。否则就太迟了。

要尽量使你们手里的文章等等东西不至于过时，以免失去其尖锐性。如果你们不能刊登它们（埃卡留斯和恩格斯等人的文章），

① 《人民报》。——编者注

② 《自由之星报》。——编者注

③ 下面引用的是贝尔姆巴赫 1852 年 5 月 3 日给马克思的信。——编者注

④ 斐·弗莱里格拉特《致约瑟夫·魏德迈（诗笺一和二）》。——编者注

那就按你们的意见把它们转给某家报纸，例如《体操报》也行。无论如何要让人们读到它们，这样总比人们根本不知道它们要强。

如果你们不能刊登弗莱里格拉特的诗，那就酌情把它交给某家报纸。我们作为一个政党如果不准备好反击，我们就会经常放马后炮……

除你以外，只有少数几个凡人能够自豪：他们在邮件到达的四天内总会接到我的信；但是我还是想让鲁普斯^①老爷子看看，我们两人中谁更准时……

21

马克思和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

纽 约

1852年5月28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魏维：

我要在恩格斯这里住几天，在这里接到了你的信。⁸⁰今天你应该对这几行感到满意了。

这封信的主要目的是，预先提醒你注意三个即将到美国去的家伙。

（1）**海泽**（加塞尔的《大胡蜂》的人），**维利希的密探**（他在与他关系很不好的金克尔背后竭力传播维利希的名声）。顺便提一下。维利希先生是属于布吕宁克男爵夫人的御用骑士一伙的，他、泰霍夫、席梅尔普芬尼希等人每星期在她那里白吃一顿饭。布吕宁克

^①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是一个风流少妇，她喜欢戏弄这头把自己打扮成禁欲者的老山羊。有一天他向她进行了直接的肉体进攻，此后他可耻地被推出门外。要注意海泽，丝毫不要相信他。

（2）美因兹的**许茨**。金克尔分子。欧美国家公债⁴⁹管理委员会的委员。

（3）**康拉德·施拉姆**。我们给了他一张非常谨慎地写成的委托书，使他**离了你就寸步难行**。康·施拉姆同他的哥哥^①及其哥哥的朋友们有时表现得不很正派。对他的信任不应当是**无条件的**，而应当是**非常有限的**。在这里不良环境的影响下，他**堕落得很厉害**。在钱财方面，他完全不可靠，也不很细心，喜欢推销员式的蛮干和吹牛，因此很容易败坏自己熟人的声誉。另一方面，他也有优点。我认为有责任把所有这一切预先告诉你们。请把这些意见也告诉克路斯。

至于鲁普斯的信，你不必过于细心地去琢磨。沃尔弗是在激动的时刻写的；他完全想象到你前进道路上的许多困难。

请不要忘记下次把关于纽约的“维利希军团”⁵⁰⁷的详细报告给我寄来。

代我向你的夫人^②衷心问好。我希望，“不管这一切”^③，仍然很顺利。

德纳给我来信说，你一给他材料，他就写关于科伦人^④的文

① 鲁道夫·施拉姆。——编者注

② 路易莎·魏德迈。——编者注

③ 这是1848年6月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斐·弗莱里格拉特的同名诗里的一句话。——编者注

④ 被捕并在科伦受审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编者注

章。你要找他去。6月间，科伦人将被提交陪审法庭的特别法庭审理。据说，丹尼尔斯患了肺病，贝克尔半失明。德纳的事情要赶快办，并把文章给我寄来。它对丹尼尔斯夫人将是一个安慰。

你的 卡·马克思

亲爱的魏德迈：

至于海泽，我是在普法尔茨同他认识的。这是一个民主派浪漫汉、世界上一切下流趣闻的爱好者，对任何一伙人，只要他们有一个关于夺取和解放世界的空洞而又浮夸的民主主义计划，他就准备同他们混在一起。最近一个时期，即从他在伦敦以来，他只同别人来往，从未来过我们这里。他现在当然完全被这些人掌握了。别的事情没有时间再写了。向你的夫人问好。

你的 弗·恩·

22

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6月11日于曼彻斯特
大杜西街70号

我亲爱的：

你的信使我非常高兴。你根本不应该总是不好意思把什么事都告诉我。如果可怜的你，不得不在实际上身受这一切的话，那末正义要求我至少在思想上同你一起经受一切痛苦。然而，我知道你的性格非常柔软，有一点点美好的希望就会使你振奋起来。我

相信就在这个星期，或者最迟在下星期一，你还可以收到五英镑。

《快邮报》我当然随身带来了。可是，缺少登有卢格主要臭东西的那几号旧报。我们用这些蠢才做菜都笑出了眼泪^①。

用奥斯渥特那一包东西作不出很多文章，但还是可以作一点。我们的亲爱的阿·卢格写不上三行，就露出了马脚。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Monte》我已经改过了。

西蒂区的印刷厂主显然不是个很利落的人，——印一印张他一定需要非常多的时间，因为他帮手不够。他的纸张比美国的差多了，铅字也是这样，显然已经磨坏了。但是你却很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事情。

哈罗^②的小册子⁵⁰⁸，就其幼稚和愚蠢来说，确实动人。麻烦你把恩格斯论海因岑的文章从《布鲁塞尔报》上剪下来^③寄给我们，要快些。《宇宙》如果不寄来，那也没有什么。主要的东西我们这里有了，在我的一封信里。⁵⁰⁹

代我吻一吻我的小胖们并祝他们好。

你的 卡·马·

恩格斯也发现：我在整本小册子里都有意地写“路易·波拿巴”，而魏德迈先生却在自己的标题上写成“路易-拿破仑”。⁵¹⁰

又及。亲爱的燕妮，费神告诉埃卡留斯，要他给他的《机器制

①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着手写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双关语：“蠢才”的原文是《Stockfisch》，也有“鲑鱼”的意思）。——编者注

② 哈罗·哈林。——编者注

③ 弗·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发表于《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编者注

造工人的罢工》⁴⁷⁶写个简短的后记，因为魏德迈还是“有意”要登它。即使为了克路斯，也应该同意这一点。

我亲爱的，附上两篇短评《哈耳斯曼骑士的告别书》和《约翰·巴尔尼和法兰西大使》连同关于“凯恩”的一张短的剪报，这些都是给琼斯的，如果他不上你那里去，你最好寄给他。请你不要以这类的委托去麻烦皮佩尔先生。什么东西到他那里都是吹牛的题材，而我不希望琼斯（其实是琼斯本人使他弄得这样骄傲自大）认为他是我的第二个“我”。因为皮佩尔认为信是为“党”写的，所以不应该再让他看到。

[恩格斯的附笔]

请穆希^①上校先生接受我的最良好的和最衷心的祝贺。

弗·恩格斯

23

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

纽 约

1852年6月1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魏德迈：

我们收到了《革命》的第一期^②，但是我们仍然希望你能设法把弗莱里格拉特关于金克尔的诗^③也在那里刊登出来，——要知

① “穆希”——“小麻雀”，是马克思的儿子埃德加尔的绰号。——编者注

② 这一期发表了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编者注

③ 斐·弗莱里格拉特《致约瑟夫·魏德迈（诗笺一和二）》。——编者注

道这不会增加很多费用。很可惜铅字太小，开本太大，这给阅读增添很大困难，特别是在碰到歪曲意思的刊误的时候，当然，由于经费不足，要避免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不过，使我们非常惊奇的是，你竟认为不通过邮局，就难以将订购的三百本寄给我们。你那里的熟人海尔米希和科尔夫，必定是十足的蠢驴，难道他们没有对你说过，邮船也接收包裹，甚至接收很重的货件，而且在这些邮船的营业所里——当然不是在邮局——可以打听到关于运费等详细情况。至于这些邮船的营业所的地址，从任何报纸的广告中都可以看到，每条广告都有当地营业所的落款。而且，还有许多转运这类包裹的转运公司，例如，利物浦和伦敦的爱德华兹—散福德公司。这家公司在纽约也有分公司。包裹上只需简单地写上：

先写：某某邮船

利物浦爱德华兹—散福德公司转交

这下面写：曼彻斯特欧门—恩格斯公司转交

弗·恩·

非精装印刷品

这样就行了。这样寄运总共只花几先令，可以由欧门—恩格斯公司支付。非常糟糕的是，象海尔米希和科尔夫这些在纽约住得很久而又是经商的人，竟不知道这种连这里每个小孩子都知道的事情。——《体操报》无论这里还是伦敦，至今都没有收到；请向那里的邮政营业所查询一下。

印刷费太大了。如果我们在伦敦印杂志，每印张花五英镑就行了，就是说未必比你应付的钱更多。但是你们那里的纸张应该便宜些，因为这里的纸张每磅要课一个半便士（三分）的国内税。关于价格问题，你向你们那里的纸张批发商打听一下，并告诉

我们。

所有准备给欧洲的东西，请都寄到这里。马克思在伦敦找到了一个殷实的德国书商，马克思还可以监督他，他愿意只抽不大的提成在这里和德国、瑞士等国推销。因此，如果你收到这封信时，寄往伦敦的五十本和寄往科伦的二百五十本的邮包**还没有**寄出，那就趁此机会再往邮包里装一些，你认为适于和可能在德国推销多少本，就寄多少本。如果邮包已经寄出，那其他部分就先不要寄了，等我们写信告诉你以后再说。在这里我们把开支和书商的佣金考虑在内，当然要定一个高些的价格；十五银格罗申德国庸人还是出得起的。

因为第二期的内容只有弗莱里格拉特的诗，所以大概已经印好了。这些东西，特别是关于金克尔的诗，除非必要，一分钟也不能多耽搁。其实，这些诗在金克尔返回纽约时，就应当以某种形式发表；它们搁得越久，就越失掉现实性，因为甚至对那些为了永世长存而写的多数作品来说，发挥其最大影响和最强时效，也是有一定时限的。我写作不是专门为了永世长存，相反，我所关心的是直接的当前现实，所以我论英国资产阶级的文章⁴⁸⁴可以暂缓一下，特别是考虑到这类文章对在美国的德国读者来说，不很迫切又不大引得起兴趣，它很适于在报纸或者在周刊上同其他资料一起分期发表，如果把它刊登在杂志上，就其篇幅来说，会占去主要地位。此外，完全有可能，得比先生到8月就滚蛋了，但这仍然是一个难以预言的问题。

德朗克当然会非常感谢科尔夫的好意，但是他不打算去美国，因为他刚当上巴黎一家公司的代理人，做批发烟盒等等的生意。此外，无论德朗克或我们之中的某个人，都没有因为过去那种在出

版《新莱茵报》的最初几个月时的友好关系，而同科尔夫有联系；对于在什么情况下不得不让科尔夫离开报纸，以及后来他在纽约又用自己的名字发表我论匈牙利的文章⁸³，我们还记得很清楚。可能在一些小事情上他对你是有用的，但是你最好还是不要过于信任他，马克思特别坚持不要让科尔夫过问他同德纳之间的关系，——看来他已经在这方面竭力制造某种纠纷。你的信中有个地方说，马克思大概根据德纳本人的一封信，已经深信我们的事业靠《论坛报》是做不了什么的，这我们完全不理解，因为德纳给马克思写了一封非常友好的信，请他不但继续写论德国的文章^①，而且还要求给他寄别篇文章。我们无论如何不想让科尔夫作为我们中随便哪一个人的代表或者拥护者而以某种方式在那里干涉我们的私事。

美国的博览会⁵⁰³ 还要延期，所以关于皮的事情^②，在我们没有就此事再写信给你以前，你最好不要采取任何进一步的措施。马克思现在在这里，因此他目前不能同匈牙利人^③ 交涉。我们现在在这里恰好忙于一篇非常有趣的著作^④，它马上就要印好了。只要我们收到第一批书，就立即给你寄去一本，那时再商量，你可以如何利用这篇东西，说不定能由此而得到今后出版小册子的钱，因为这一次一定是赚钱的。——关于文章的结尾，我已经给埃卡留斯写过信了^⑤；文章可以稍加补充，因为工人当然遭到了

① 指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组文章。——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519页。——编者注

③ 班迪亚。——编者注

④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流亡中的大人物》。——编者注

⑤ 见本卷第529—530页。——编者注

失败。

我们亲爱的、英勇的维利希遭到很大的不幸。布吕宁克男爵夫人每星期邀请在伦敦的普鲁士尉官们，以及诸如此类的大人物到她家里吃一顿饭，并惯于向这些风流的骑士们卖弄点风情。我们品德高尚的维利希，看来因此而头脑发热，有一次同这个年青的夫人单独在一起时，他疯狂的情欲骤然发作，完全出其不意地突然向她发动了相当粗暴的进攻。但是，这完全不合这位夫人的心意，于是她毫不客气地下令把我们的纯洁骑士赶出门外。

“谁有德行，其乐无限；

糟蹋德行，实在丢脸！

……………

哎，我这个可怜的青年，

竟被赶到门外边。”^①

那位平常喜欢年青的金发裁缝帮工比喜欢漂亮少妇要强烈得多的道德高尚的禁欲主义者，可以庆幸的是，没有因为自己长期受束缚的肉体的“我”产生了本能的、自然的冲动而终于进入“加塞尔的看守所”^①。这件事传了出来，现在伦敦到处都在非常起劲地谈论。但是，这个高尚的人有可能很快就在你们纽约出现。这个“受到所有政党、甚至自己敌人尊敬”的人，在这里一天天越来越呆不住了。他只是出于无奈才继续同自己的左右两个支柱金克尔和沙佩尔搞在一起（同金克尔搞在一起是出于金钱上的考虑），因为他仇视他们两个人，就象他们仇视他一样；他不止一次遭到流亡者下层的打击，于是脱离了他们。最近这件事使他不能再到有妇女

^① 海涅《一个古老德国青年的悲歌》（见《罗曼采曲》）。——编者注

的屋子里去了，而且他的美德的光辉现在已经完全黯然失色。然而他听到，“维利希军团”⁵⁰⁷的人们集聚在纽约，加之高贵的魏特林也在那里；因此，一旦公债⁴⁹钱柜中的钱不再大量流到他手里，他当然会从这里悄悄溜走。他已经先把加塞尔的海泽作为自己的门徒派了出去，这个家伙是他私人圈子里的人。然后他把可怜的老米尔巴赫作为自己的第二个先驱者派到那里去；米尔巴赫是由于非常贫困而落在他手里的，又由于对过去的流亡生活一无所知以及在理论方面一窍不通，自然就被高尚的风格所感动。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家伙；在政治上他等于零，但在其他方面是值得尊敬的，我认为他作为军人来说，要比伦敦所有的大人物有用十倍。他常到马克思那里，但每次都是同蠢才伊曼特和蠢驴席利一起去的，因此一次也没有能同他坦率地交谈。

维利希在美国自然会得其所哉。集聚在纽约的那一帮老人，现在大概完全变野了，变成一群放荡无羁游手好闲的人。因而很快就会讨厌他，而且会很好教训他一顿。甚至他最近同此地恶棍的关系，也已经在这里使人感到很象因分赃不均而准备相互揪住头发厮打的一伙卑鄙粗野的骗子。他的朋友，阅历颇多的滑头魏特林，同样会给他准备好光辉的未来。

现在该结束这封信了。马克思向你问好。我们两人向你的夫人^①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

^① 路易莎·魏德迈。——编者注

24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⁵¹¹

华盛顿

[1852年6月26日以前]于曼彻斯特

……第二个拿破仑越来越陷入困境。除其他一些新税以外，这头蠢驴陷入了临时政府所陷入的那条死路，即向农民征收新税，把原有的地产继承和转让税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五。他快步前进。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竟然采取最荒谬的方式仿效法国老一套财政陈规，甚至把它弄到极端的地步……

25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⁵¹²

华盛顿

1852年7月20日于伦敦

……这里选举的结果，议会依然如故，差别仅仅是，辉格党或者托利党，最多多得十来张选票。恶性循环两头连接上了。旧选民选举了旧议会。在旧议会里，至今占统治地位的各政党正从内部解体，相互势力不相上下，都使对方无能为力，于是不得不重新诉诸选民，并如此无休止地循环下去，直到这种循环在群众的外部压力下被打破为止，这种情况看来很快就会发生了。到目前为止，不论在哪次选举中，实际多数同由于选民的特权而造成的官方的多数之间，矛盾都没有表现得这样尖锐过。你知道英国每次选举

时的表决方法是：（1）全体人民表决时，用举手的办法；（2）用票选的办法，这具有决定的意义，因为投票的只是有投票权的人。在举手选出的人（被提名为候选人的人）中间，议会议员一个也没有；而在议会议员中间，即票选选出的人（实际当选的）中间，没有一个是举手推选出来的候选人。例如，哈里法克斯的选举就是这样，在那里辉格党的（财政）大臣伍德在选举中是厄·琼斯的对手。在举手表决时伍德被喝了倒采。琼斯得了一万四千票，而且被人抬着凯旋地走过了全市；在用票选的办法时，却选出了伍德，琼斯只得了三十六票。

关于流亡者的情况，新闻很少。维利希除去几个混蛋以外，越来越失去了自己的拥护者，谁也不再相信他的正直了。我告诉过你，虽然赖辛巴赫早已退出了委员会，但是在常设委员会成立之前，他**不愿**交出公债基金的一文钱。他不能承认维利希和金克尔，同样也不能承认他们所选出的某些恶棍。赖辛巴赫是个认真负责的正直的资产者。

法国流亡者分裂成三个营垒：（1）“革命派”（赖德律）；（2）“代表团派”（走得更远）；（3）前两者的一千五百名反对派，即平民，或象贵族所称呼的那样，«populean»^①。有个叫克尔德罗瓦的人（其实是个非常热烈的共和主义者）^②出版了反对马志尼—赖德律和卡贝—勃朗的小册子^③，不久还要发表一点东西。出版时都

① 从«populus»（“人民”）一词变来。——编者注

② 文字游戏：“克尔德罗瓦”的原文是«Coeurderoy»,同“国王的心”的原文«cœur de roi»发音相近。——编者注

③ 厄·克尔德罗瓦《战斗的舞台，或公民马志尼、赖德律—洛兰、埃蒂耶纳·卡贝等之间进行的搏斗》。——编者注

给你寄去。

昨天收到科伦的来信，信中说^①：

“近来各地都在各种各样的人那里寻找您的信，好象莱茵省民主派就是通过这些人收到您的信的。您的朋友们终于要出席陪审法庭受审了。起诉书，一部很有份量的著作，已经提出来了，此案定于本月28日公开审理，而通常的准备工作正在加紧进行。就我对此案所能作出的判断来看，案件从**法律方面**来说是非常有利的，但是人们知道，在陪审员那里道德观是占上风的，从这方面来说，不能否认对某些被告存在着危险。主要的被告：勒泽尔、毕尔格尔斯、诺特荣克和赖夫——承认得太多了。他们承认有抱定某种宗旨和已经存在一些时候的团体；他们说了接受新成员有一定手续和有关义务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所有这一切本身还构不成罪行，但是在一定情况下却能对多半是从农民中选出来的陪审员发生不良的影响，特别是当对上帝和地产表现出相当不尊重的时候。辩护也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律师先生们对这类案件一窍不通，其中大多数是被告的原则上的敌人，并且想到为此案规定的十天开庭便害怕。不应该忘记，目前在伦敦的斐·弗莱里格拉特，将受陪审法庭缺席审判。这样他很快就要作为被缺席判处死刑的德国诗人而在伦敦逍遥。

又及。我刚刚读了不下六十五至七十页的起诉书。如果被告还要坐牢，那末这完全要怪他们自己的供词。当然找不到比这些工人更蠢的蠢驴了。赖夫的供词带有直接告密的性质；其他人的表现也是笨拙的。这些人被折磨这样久，是不奇怪的；把他们单独拘禁得越久，他们的供词就越详尽。根本没有任何事实根据。”

我们的施特劳宾人³⁰就是这样；要同这样一些人一起创造世界历史，真糟糕……

^① 下面引用的是贝尔姆巴赫 1852 年 7 月 9 日给马克思的信（并见本卷第 88—89 页）。——编者注

26

马克思致哥特弗利德·金克尔^①

伦 敦

[草稿]

1852年7月22日于[伦敦]索荷区
萨顿街5号《人民报》办事处

约·哥·金克尔博士先生：

据悉，您在辛辛那提当着安内克或其他人的面似乎竟敢作出如下声明：“马克思和恩格斯……”

期待您立即作出解释。

沉默将被视为承认。

卡·马·博士

27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⁵¹³

华 盛 顿

[1852年7月30日于伦敦]

……胡策耳的信⁵¹⁴引起了哈哈大笑。它成为下面这个插曲的导火线：

① 见本卷第96页。——编者注

索荷区萨顿街5号《人民报》办事处

“约翰·哥特弗利德·金克尔博士先生^①：

据悉，您在辛辛那提当着安内克或其他德国人的面似乎竟敢作出如下声明：‘马克思和恩格斯云云’（接着是罪证的部分）。

期待您**立即**作出解释。沉默将被视为承认。

卡尔·马克思博士”

这个便条故意用了：“似乎”、“安内克或其他德国人”等等这些含糊的词句，为的是让金克尔先生有可能作出表里不一的声明。**立即**收到了下面的答复：

1852年7月24日于圣约翰伍德路
亨斯特里奇别墅1号

“卡尔·马克思博士先生：

在我被囚期间，由于您的关注，发表了一篇关于我的文章¹⁰⁶，此后我和您就不再有任何关系了。如您能根据安内克和其他正派的人的证据，而不是根据匿名的诽谤，证明我说过或者公布过任何有损您或恩格斯先生的声誉的谎言，那末，我应当对您，就象对我在私人生活和政治生活中都无接触的任何一样，指出一条法律给一切受到侮辱和诽谤的人所提供的通常途径。除这条途径以外，我将不会同您有任何交道。

哥特弗利德·金克尔”

我无法把最后签字的花笔描得象原稿那样。非常狡猾，是吧？关于在辛辛那提对我的侮辱，我应该向英国法院提出申诉。对一

^① 哥特弗利德·金克尔（这里按他妻子约翰娜·金克尔的名字讽称他为约翰，因为他的妻子在他的活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编者注

切可能近似决斗和诸如此类的作法是多么冷淡地拒绝了啊！

我料想，在公众面前省略约翰这个名字的勇敢的哥特弗利德·金克尔，不会再拆阅打有索荷邮戳的信件，所以就采取了下面的妙计。我让厄内斯特·琼斯写地址，让鲁普斯^①在去温莎办事时把信投入那里的邮箱。哥特弗利德在信封里看到一张雅致而短小的情书，上面印有一束五彩的勿忘我花和玫瑰花；情书的内容如下：

“1852年7月24日于索荷区
萨顿街5号《人民报》办事处

约翰……金克尔博士先生：

我面前摆着一份您的**保证人**胡策耳的书面声明，您在辛辛那提曾胆怯地要他发誓对您在那里捏造的诽谤保持沉默，而胡策耳只是有条件地答应了；

我面前还有一封哥特弗利德·金克尔先生早些时候写给他的前保证人克路斯的**亲笔信**，在这封信中，同一个金克尔却大肆吹嘘他所希望和我建立的那种**政治联系**；

两相对照，

您的信提供了一个新的确凿证据——这封信正是为此目的**迫使**您写的——，证明上述金克尔是一个既胆怯而又卑鄙的牧师。

卡·马克思博士^②

最后这封信，“约翰……”先生不声不响地收下了，而信现在正

①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95—97页。——编者注

在流亡者中间流传着。金克尔只是以后在《流亡中的大人物》第一册出版时才会感到主要的妙处。就是说，在对哥特弗利德作这次毁灭性攻击**之前**不久，我为了开开心，还把他个人直接羞辱了一番，并同时在其他**愚蠢的**流亡者面前表现出自己是“正义的一方”，为此我需要从约翰……那里得到“白纸黑字”写成的某种东西。

现在谈谈重要的事情：马志尼为了把这里资产阶级流亡者的所有正式存在的各部分联合起来，已经好几天象疯子一样地到处奔走。他也访问了约翰……。结果是：马志尼、科苏特、赖德律-洛兰和金克尔组成一个欧洲执行委员会。这个机构的每个成员，都有权在这里引进两名本民族的人。但是关于这项吸收新成员的问题要由四名主要代表中的多数来决定，而这就是**马志尼**。于是从德国人中遴选出阿·卢格和阿·戈克。别的民族中是谁，我还不知道。金克尔这方面似乎提出了两个条件：（1）为他的公债要求两万美元。我认为这是一种**诈骗**。（2）金克尔—维利希财政委员会继续独立存在，等等。这仅仅是对维利希的一种表面上的尊重，因为事实上已经商定，把所有公债的钱都移交给阿·戈克了。最后，金克尔及其一伙将会老老实实在地承认美国革命联盟¹¹⁰。这就是近来的转变。签订这项重要条约的事情是有所进展，还是尚处于预备谈判阶段，我不得而知。**无论如何，应该在美国传播这一事件**，并且特别要着重指出下面的情况。1852年5月，在最后选出金克尔—维利希委员会的上一次伦敦保证人会议上，金克尔非常庄严地**发誓**说，如果把阿·卢格选入委员会，他就退出，因为他决不同公然声称他是“普鲁士亲王的代理人”的人呆在一个委员会里。其次，如果财政部长阿·戈克把金克尔在美国张罗到的美元都花完了，魏特林及其一伙将说些什么呢？而这一点正好有人打算

这样做，为的是支持卡·海因岑的《雅努斯》，以及推销卢格、海因岑等人的不朽文章。

至于马志尼，这个不可救药的狂热者，日益堕落到意大利的“古斯塔夫·司徒卢威”等人的地步了。他已经叫嚷了四年：“行动，行动！”最后，奥地利警察局在意大利逮捕了六百名马志尼分子，他们都是用密写墨水在手帕上写东西来通信的。这些人不愿坐牢，又有广泛的亲属关系，所以马志尼先生收到来自意大利的一封信说，现在应当认真地采取“行动”，举行起义。这个唱高调的实干家事后突然产生了“健康的思想”，于是他央求他们，看在上帝的面上，不要发动，因为全国到处都是外国兵，光是他们什么也干不成，并重复 1849 年以来恰好已经不正确的那类老生常谈。行动，行动！意大利自己能够胜任！——前几天，鲁普斯见到马志尼委员会中的一个意大利人，就向他指出所有这一切的荒唐无稽。罗马人反驳说，怎么一次战斗中竟要死六百多人！但是，意大利人都害怕他们会很快被逮捕、枪毙，或者关进监狱，马志尼演说的一些受害者把自己的亲属送到伦敦去，所以这个实干家怕某个受迷惑而激动的同胞出于误解而刺杀他，于是借口必须躲避奥地利人而每天晚上改变自己的住处。但他胆怯地躲避的不是奥地利人，而是“受迷惑”的意大利人。难道这个反教皇者不该上绞架吗？损害这样的一个民族，愚弄它，弄得它精疲力尽！特别是象意大利这样的民族，其必然的结果是：象酒醉以后那样可怕的软弱无力，完完全全的意志消沉。

昨天我们的人本来应该出席科伦陪审法庭受审，但是突然又宣布审判延期，因为原告证人之一，柏林的警务顾问舒耳茨生病了。因此，如果舒耳茨先生死了，那被告直到世界的末日都得受审

前羁押。同时贝克尔要失明，丹尼尔斯已经患肺结核。这真太卑鄙了。资产阶级的报刊在这里也扮演了极不体面的角色。

关于审判延期一事，我是从《科伦日报》上知道的。在这前几天，我收到以下从科伦来的消息^①：

“逮捕贝克尔时，搜去了您的几封信：1851年2月8日、2月21日和4月9日的信。起诉书指出最后那封信中的以下几处，作为特别加重罪行的证据：‘附上金克尔派的一篇可笑的拙劣文章。这里 F. d. B. 筹集了十五先令。还差十先令，这笔款子已经有人认捐，但是钱还没有拿到。我将按照你的建议行事。请让我负担一英镑吧。应该付五先令的那个会员的生活状况更加恶化，这笔钱拿不到了。’起诉书认为 F. d. B. 三个字母是：‘为同盟’[«Für den Bund»]，而贝克尔把这解释为他和您之间关于为您购买廉价书并寄往伦敦一事而商定的缩写符号^②。这几行构成了起诉书的重点，因为除此以外对贝克尔差不多提不出任何罪证，即使提出罪证，那也仅仅是故意捏造的。然后，起诉书从1851年讲起，断言共产主义者同盟是由巴黎的德国人的团体组成的，这种团体经过多次变动，用各种名称——‘德国人同盟’、‘正义者同盟’——出面，并以被控告的这一团体的形式一直继续存在到现在。资料看来是从汉诺威政府的说明中抄来的。对于1850年在伦敦发生的分裂⁵¹⁵，起诉书并没有予以重视。因为它认为这仅仅是个人的纠纷，所有的参加者都追求同一个罪恶目的，有着同一个倾向，在紧要关头就会携手并进。除去以前曾经刊登在报上的那两个呼吁书以外，起诉书还拉扯上了第三个呼吁书（1850年6月或者7月发表，似乎在莱比锡被截走的）。⁵¹⁶——唯一有意义的供词是证人豪普特的供词和证人前尉官亨策的供词，前者详细地把全部情况都讲了，后者供出某些涉及贝克尔的东西。星期六银行家施泰因的出纳员埃尔哈特也因这一案件被捕。大概他是由于给诺特荣克写的介绍信和在诺特荣克那里发现的几封信而轻易地受害了，因为从这里可以断定他们之间是有联系的……然而，挑选了这样一些可爱的陪审员，从当局的观点来看，想象不出更好的了。”

① 下面引用的是贝尔姆巴赫1852年7月中给马克思的信。——编者注

② 即：«Für die Bücher»，意思是“为书籍”。——编者注

最重要的政治新闻是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在沙皇^①逗留维也纳期间所签订的条约。《纪事晨报》前天头一个把这项条约刊登出来。昨天《泰晤士报》转载了，因此你自己可以读到。这里的选举情况是这样：托利党在谷物法问题上将不得不作出让步，而在所有其他的问题上将得到相当大的反革命的多数，因而我认为，这个内阁只有在某种多少有些声势的革命的示威游行面前才会退却。资产者老爷们现在看到，从1846年以来他们没有同时利用自己在反谷物法斗争中取得的胜利的政治后果，是犯了怎样的错误。他们对此还要感到后悔的。我关于《雾月》^②的勘误表快要发霉了；如果我早知道，我就会用已经花掉的钱来付你的寄费。但是，正如斯宾诺莎所说：放心罢，要从永恒的观点来观察事物^③……

28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⁵¹⁷

华盛顿

[1852年8月初于伦敦]

……为什么对科伦人^④的审判又没有举行，这个秘密现在被发现了。主要证人、叛徒、汉堡的豪普特逃到巴西去了。第二个重要证人裁缝帮工也溜走了。这样，在政府那里连一点证据的影子

① 尼古拉一世。——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编者注

③ 见斯宾诺莎《伦理学》。——编者注

④ 被捕并在科伦受审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编者注

也没有了。这个卑鄙的政府以拖延审前羁押来为自己的失败进行报复……

29

马克思致亨利希·布罗克豪斯

莱比锡

1852年8月19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阁下：

请问，您的《现代》是否需要题为《1830至1852年的英国现代政治经济学文献》的评论文章。据我所知，这类文章无论是英文还是德文均未发表过。文章将包括：（1）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一般著作，（2）在这一时期出版的专题论著，其取舍按涉及最重要问题——如人口问题、殖民地问题、银行作用问题、保护关税和贸易自由问题等——的论战程度而定。

如果您愿接受这一建议，我想知道一下，这篇文章按您的出版总计划，篇幅应有多大，因为材料的分配应以此而定。

还有一篇文章在目前也许是很合时宜的，这就是《各党派现状》，介绍在下届议会中将互相对立的各党派的现状。盼复。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博士

30

马克思致彼得·伊曼特⁵¹⁸

伦 敦

1852年8月27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伊曼特：

首先谈谈两个值得注意的文件。“这件东西臭虫都嫌臭”^①，以及象这个谚语后面所说的。

我要是处在你的地位，一定作如下的声明来**回答这些好汉们**：

保证人会议已指定一个由赖辛巴赫、勒韦、叔尔茨组成的委员会（临时的）来整顿事务。你们本应该等待这个委员会的工作报告。金克尔和维利希根本无权提出任何问题和要求答复。他们威胁要宣布，在欧洲的人凡是9月1日以前（很短的期限）不作答复就是同意他们，——这只是他们在会议上遭到失败以后企图以转弯抹角的方式来**篡夺货币基金的管理权**。你对这些行动提出抗议，必要时发表一个详细说明理由的抗议书。

同时要给**赖辛巴赫**写这样一封信：

向他复述以上的内容，并宣布他在**你们指定的委员会**提出自己的报告以前不得花**一生丁钱**。让他注意文件中的一些要点，即：

“为了使我们的能在必要时使用货币基金，我们请求美国的保证人火速赋

① 这是流行在莱茵省的一句德国谚语的前半句。——编者注

予我们以遴选第三个委员的权利。那时我们将推选戈克或革命联盟在此地的另一成员云云。”

这就是说，这些先生们认为就是要把货币基金“火速”从赖辛巴赫的手中夺走，因为维利希及其同伙恰好现在有了“使用货币基金”的“必要”。

在两封信中你都可以对“同盟条约”说一些俏皮话。

把文件尽可能快地退给我，以便我能把报道“火速”寄往德国和美国（去那里的下一次邮班星期二走）。

祝好。

你的 卡·马·

31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⁵¹⁹

华盛顿

1852年9月3日[于伦敦]

……附上巴黎的海弗纳尔（曾当过维也纳一家唯一过得去的报纸《宪法报》的编辑）的一份手稿¹²⁷的抄件。这个人有一次被人利用来反对我，他受唆使在《汉堡消息报》上发表有利于金克尔的言论。⁵²⁰手稿不是寄给我，而是寄给我在巴黎的一个熟人^①的，由于他“不谨慎”而到了我手中，这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作者本人预先考虑到的。因此，如果有机会，你可以利用这个文件，但是要把一切可能使人猜出来源或甚至直接指出文件的地方删掉。这

① 泽尔菲。——编者注

个小小的海弗纳尔虽然鸡胸驼背，但写东西和考虑问题却比许多体态匀称和高大的革命庸人要好些，并且是一个比他们硬一些的小伙子……

这里谣传，酒鬼裁缝帮工、维利希的仆从之一**格贝尔特**已到美国去了。情况不是这样。金克尔和维利希在8月初把他作为特使派到德国去了。

因为这些家伙在他们最近给保证人的通告中胡诌了各种关于“组织”的谎话，而总的说来在德国没有联系，所以共产主义者同盟在这个国家剩下的一些人（他们由于某种原因与科伦不发生关系）就必须用来作为这种“组织”的假象和相应的借口^①。问题是这些先生必须对数达二百多英镑的花费作出交代。因此就需要拿出一定数目的钱用在某一方面，以便仍然能体面地说是把钱“用于革命”。他们以为，这样一来，对花掉的另一部分钱也将比较容易搪塞过去了。最后，应该专门在德国工人心目中消灭（按这个词的直接含义）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同党。金克尔指望，在他的资产阶级保证人面前能把欺骗和央求到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残余部分冒充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联合会。那位由自己本人和金克尔委派为德国工人代表的维利希，真的希望最终从在德国的工人中给自己网罗一批随从。

现在接着谈。在马格德堡，格贝尔特召集了一个所谓的共产主义者支部；一连进行了三天讨论，有二十六至三十人参加，主席是一个叫哈梅耳的（有特殊含义的姓^②）。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发言非常激烈，宣布主要任务是消灭他们本人、他们的影响以及他

① 见本卷第117—119页。——编者注

② 哈梅耳的原文是«Hammel»，也有“阉羊”的意思。——编者注

们的“学说”（哈梅耳兄弟要做到后面这点不那么容易）。除了很多行政问题和组织问题以外，还涉及怎样和用什么方式建立一个印刷所的问题。找到了一个不富裕的印刷厂主，他在马格德堡或离那里很近的地方开业，同他订立了合同。他提供自己的印刷所作宣传之用，并保持原来的商号。为此立即付给他一百塔勒，并开了一张为期一年的三百五十塔勒的期票。

可见，革命的钱必须用来宣扬金克尔和维利希个人，并用来施展各种阴谋以分裂德国的“组织”。

但是最精彩的还在后头。从天真的格贝尔特离开伦敦而这里都以为他是在赴美途中的时候起，普鲁士警察当局就**了解全部情况**。在马格德堡的庸人大会上，政府的情报员也出席了，他给政府把全部辩论都速记下来了。格贝尔特在这之后去柏林，就有一名普鲁士警察随行。没有一分钟不注视着他。政府想让他先完成自己的使命，那时将有数十人跟他一起倒霉。

这些消息我是从一个普鲁士警察局得到的，那里有一个忠实于我的人，——要知道，维利希也夸耀过他在德国的“情报机关”。

你对此有什么好说的！这样一来，这些流氓就使普鲁士政府能够把科伦案件再搅乱，等等。——而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为了遮盖他们的空头开支报告，为了掩饰他们至今从事的关于革命委员会的毫无效果的阴谋活动，为了满足他们对自己敌人的卑劣的报复心理，等等。这目前还必须保密**。但是，你只要一得悉格贝尔特被关起来或者开始逮捕“共产党人”的消息，就要毫不迟疑地开始行动……

32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

华盛顿

1852年10月5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克路斯：

你9月16日的信是今天很晚的时候收到的。所以，既然你要求立即回信，我就只写几行。星期五将给你写封较详细的信^①。布吕宁克夫人的事（她不是密探，而是同她的住在巴黎的姨母利文公爵夫人有书信来往，那是一个尽人皆知的密探），我是从班迪亚那里知道的。但是由于**很重要的原因**，不应该提到他的名字。不然的话，他就会失去不少对我们说来很重要的、必须保持的“情报来源”。

你可以写信给施瑙费尔，让他简单地回答说，没有任何必要进一步援引权威的证人，因为他（布吕宁克）**殷勤款待过的**诸如**金克尔和维利希**之类的人自己在伦敦散布谣言，说布吕宁克夫人是个有可疑的政治联系的女人。

维利希这样声言过，那是众所周知的；因为席梅尔普芬尼希曾经要求他就此作出解释。这在必要时可以援引证人的话来证实。

金克尔曾直截了当地提出过这种怀疑，譬如，当他的朋友制刷

^① 见下一封信。——编者注

工康姆（波恩人）去美国路过这里时，他就对他这样说过。康姆后来把它传开了。

（自然，维利希发现这个女人值得怀疑，只是在她把他赶出去以后。）

你的 卡·马·

33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

华盛顿

1852年10月8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克路斯：

你每周的来信，对我已成为极其必需的东西，以致对你的新的做法我无论如何容忍不了，你不来信使我生气，我自己也不写信了。

你大概已接到了我关于布吕宁克的信^①。我们对无耻的哥特弗利德^②应该一报还一报，这从我们方面说来将是公正的。伊曼特关于伦敦保证人会议的最近的报告，《警钟报》上已经摘要发表，从报告中可以看出，**泰霍夫**（他现在到澳大利亚去了）站起来说道：“那些享受过布吕宁克盛情招待的人散布对布吕宁克夫人的诬蔑，特别可耻。”金克尔丝毫不感到难为情，光着前额，要人们相信他的无辜，虽然伊曼特可以揭露他是说谎。维利希一动不动，好象长在

①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② 哥特弗利德·金克尔。——编者注

座位上一样。

至于第二件事——关于支付薪水^①，——我在这里无法进一步弄清情况，因为告诉我这件事的比斯康普（**不过我请你不要提到他的名字**）已经迁居法国，而我同他又没有通信联系。但是不管薪水的事怎么样，可以肯定：

（1）金克尔和维利希花掉了二百英镑，没有给伦敦保证人代表大会作出关于这笔花费的任何满意的交代；

（2）维利希以开销通讯费用为名，自己给自己发了薪水，直到不能这样做为止；

（3）金克尔（这就是他在财务方面清白的证据）在逃⁵²¹到巴黎以后，立即秘密告知该地斯拉夫-德意志……革命委员会的一个领导人，说住在巴黎的德国民主派最好能设晚宴对他表示欢迎，然后他将通过报纸大肆吹嘘。（**后来真的这样做了。**）问他所需的钱从哪里出，哥特弗利德回答说，可以从革命委员会的基金中出。当对他指出钱柜不但没有钱，而且有很大的亏空时，哥特弗利德说，委员会的一个成员（班迪亚）可以借钱出来，他已跟这人谈过。要知道，他金克尔在德国名气很大，钱一定会源源而来。后来就是这个金克尔为了他**个人的需要**用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向班迪亚拿了五百法郎。**他写的收据还保存着**。这笔钱他到今天还没有还。

这个收据我看到过，但是班迪亚坚持不要提他的名字，当时在场的海弗纳尔也是如此。他们是有道理的。金克尔的策略是要用无耻的谎言（这个人一贯说谎，他跟我和**维斯**博士的事可以证明，

^① 见本卷第521页。——编者注

维斯博士曾经不得不发表**公开的驳斥**，因为金克尔硬说他同“以他的名义发行的公债”没有任何关系。见《纽约德意志报》，维斯的声明也登在那里⁵²²；**这件事**事实你可以利用）迫使我摊牌，使他有可能逐步探出我借以揭发他的阴谋的一切来源。这样一来，我就会失去战斗力。这办不到。

你可以根据《科伦日报》留心陪审法庭对我们朋友们的案件的审理情况，审理已经从本月4日开始。陪审员的成分糟透了。都是大地主大资本家，即：参政官明希-贝林豪森、海布林·冯·兰岑瑙尔、菲尔施坦堡男爵、冯·比安卡、冯·特塞勒、冯·拉特、约斯特（科伦最大的糖厂主）、黑尔什塔德（科伦最大的银行家之一）、达·来丁（大资本家），最后还有列文（酒商）和克罗伊斯勒尔教授。

我的最近两篇关于大选的文章^①《论坛报》刊登出来了吗？头两篇文章在英国引起了注意。琼斯转载了它们^②。

随信给你寄上：

（1）伊曼特的一封信。

（2）10月6日《晨报》一篇文章的抄件，在这篇文章中倒霉的卢格—隆格企图**吹嘘自己的作用**。这里的同盟^③请你立即写一封信给《晨报》（用“斯密斯博士”或类似的署名）；你在信中应该嘲笑德国“指路星”这个既无路又无星的社团，并要《晨报》不必担心这个早已在美国破灭了肥皂泡会给美国造成危险。（抄件请寄给我们。）⁵²³

① 卡·马克思《选举中的舞弊》、《选举的结果》。——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英国的选举。——托利党和辉格党》、《宪章派》（除了《纽约每日论坛报》，《人民报》也发表了）。——编者注

③ 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区部。——编者注

（3）马索耳从巴黎来的一封信，请退还给我。马索耳是**老一辈**（四十年代的）最聪明的法国人之一，早先是圣西门主义者、蒲鲁东主义者等等。他所说的**人和书**，就是蒲鲁东及其论波拿巴的书^①。

我认为，你们现在应该用下述方式收拾一下海因岑：必须刺痛他，着重指出，这头蠢驴从1847年以来，每逢对他进行原则性批驳的时候（例如目前魏德迈对他的批驳⁴²，以及后来你对他的批驳⁵²⁴），总是避不作答，而过了一两个月之后，又若无其事地以他惯用的大喊大叫、招摇撞骗的姿态出来说话。

你的 卡·马·

注意：由于大家知道海因岑以无知著称，因此对他在论述婚姻的历史发展时表现出的一点浅薄的知识，感到非常惊奇，这点知识是这个不幸的人从格·荣克《妇女史》（1850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一部）一书中抄袭来的。而荣克本人又取材于下述著作：

克·迈纳斯《妇女史》，四卷，1788—1800年汉诺威版，以及

约·亚·德·赛居尔《妇女》，三卷，1803年巴黎版，这一切他都是用黑格尔青年德意志派的调味汁加过工的。

而迈纳斯和赛居尔又利用了：

亚历山大（威·）《妇女史》，两卷，1782年伦敦第3版，以及

托马（法国科学院）《论妇女的性格》1773年巴黎版。

最后，关于黑格尔学派对这个问题的观点（老丑角卢格看来又变成了儿童，他太愚蠢了，对他不能认真看待），请看：

^① 比·约·蒲鲁东《从十二月二日政变看社会革命》。——编者注

翁格尔（约·）《婚姻在世界历史上的发展》1850年维也纳版。

你靠这个“书目”，可以打消不幸的海因岑想用从社会主义者那里抓来的词句冒充新发现的兴致，并给在美国的德国读者指出资料的来源，如果他们对这一问题感兴趣，就可以从中找到资料。

34

马克思致阿·布吕宁克

伦 敦

[草稿]

1852年10月18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阿·布吕宁克男爵先生：

我从今天的邮件中收到1852年9月27日的《巴尔的摩警钟报》，那里刊载了您的一个声明。我是华盛顿阿·克路斯的通讯员之一，与这件事有直接关系，因此请您给我指定一个我们在星期四或星期五（本星期）会面的地点。我这一方面将带来一个证人，并请您也同样做，但我预先声明，这个证人不能是**卢格、隆格、金克尔**或**维利希**，因为这些先生与所说的事情有牵连；**席梅尔普芬尼希**先生也不能作这种证人。这位先生曾经在巴黎公开声明，说他有责任“用任何可能的**诽谤**来消灭我”。虽然我并不相信他有消灭我的本领，但在这类声明之后，我认为不能与他见面了。

届时我将向您解释我与巴尔的摩的文章⁵²⁵有什么关系，如果我的解释您还认为不够，我将准备使您得到合乎绅士身分的满足。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博士

35

恩格斯致玛丽亚·布兰克

伦 敦

1852年11月22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玛丽亚：

我实在非常抱歉，直到现在还没有复你的前一封来信。我以前经常在办事处写私人信，可是，现在工作多得不得了，写信的事连想也不用想了。而家里呢，我的上帝！我的文具总是糟得不象样子（这封信开头的字迹也可证明这一点），弄得我简直没有勇气用它们去进行一场战斗。但毕竟我今天晚上干起来了，——你应该为我的责任感而惊讶，应该把我的拙劣笔迹看作我手足之情的新证明。

此外，我还有另一个妨碍给你写信的原因。这就是：当你在德国的时候，我想起有件事要问问你；可是你一回来，我再也想不起来是什么事情了。你知道，这样没有脑力，或者更确切些说没有记性，对一个有荣誉感的人来说是会深感良心有愧的。老实说，在没有弄清如此重要的问题之前，我不能强迫自己给你写信。可是由于你这封信，以及我吃了夹干酪的烤面包和喝了几杯赫雷斯酒而加强了脑力活动，终于又使我恢复了元气，现在我又想起要问你什么事了。说的是下面的事：我是不是在圣诞节或复活节把我的两件棉布衬衫忘在你那儿啦？其实，它们早就不在我的衣柜里了，如果能在你那里找到它们的话，我就太高兴了，因为这就是说，我绝不是个粗枝大叶的人。

你问我有什么愿望。我可爱的妹妹，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愿望了，这反正什么结果也不会有。况且我实在也没有这方面所必需的才干，因为即使我有时也例外地发觉自己有一个希望做点事情的弱点，那也向来是些做不到的事情，因此我宁可完全不要任何的愿望。你看得出来，在讨论这一题目的时候我陷入了传道书的布道的腔调，因此，这个问题我们谈得越少越好。总之，如果你打算在圣诞节前再次向我证明你的手足之情，那末我表达愿望的无能而又笨拙的才干不见得对你有什么帮助。可是，若按过去来看，你也不需要这种帮助，这样一想，我也就安心了。

你们都健康，我很高兴。如果不算几次感冒，我大体上也十分健康，而且主要是在换季节的时候我的牙再没有痛过。但愿牙痛永远不再犯了。我仍然住在斯特兰奇韦斯路，不过朝前搬了几幢房子。可是我想下个月离开这个市区，搬到小德意志附近去，这里太偏僻了，而到冬天我想让生活多样化一点，准备在这个闭塞的地方尽可能使自己得到些消遣。半年来我都没有机会施展一下我做龙虾沙拉的有名的本领了——多么可怕啊，这会使人一点没有乐趣的！此外，明年春天我势必又要写书了，可能用英文写，谈匈牙利战争或已故的巴尔扎克先生的小说，或者还有旁的什么东西。但这可是个大秘密，不然的话我就不告诉你了。

爱利莎^①现在做些什么事？如果她很会做饭和补袜子，大约在圣诞节以后可以到这儿来给我料理家务。既然连弹诗琴的哥特弗利德^②（或者这是弗兰茨^③）也管起自己的家务来了，那我更觉

① 爱利莎·恩格斯是恩格斯的妹妹。——编者注

② 哥特弗利德·欧门。——编者注

③ 弗兰茨·欧门。——编者注

得自己也一定做得到并且做得比他好，这是很容易做到的，因为爱利莎无疑会把家务安排得十分体面，而在这位戴着假发的老单身汉那里，女管家的职务是由身高六英尺、身材瘦削、相貌丑陋、唠唠叨叨、两眼流泪、邋里邋遢、披头散发的退休老女厨师担任的，而他，尽管在音乐会、舞会等等场合上献尽了自己的殷勤，也还是找不上一个老婆——可怜虫，愿上帝保佑他！

不过，我该住笔了，不然我就是开始对自己左近的人，甚至公司的同事之一说坏话了，而这种事除了象战栗教徒说的，可以拿它来赚钱的时候以外，是什么时候都不应当做的。

代我向艾米尔^①、爱利莎和孩子们问好，代我向候海耳格尔斯夫妇。天气太坏，无法去参加老公爵^②的葬仪，而且办事处的工作非常紧急，我们因为致哀只停止了半天工作。再过四个星期我要去那里。

衷心问好。

你的 弗里德里希

① 艾米尔·布兰克。——编者注

② 威灵顿公爵。——编者注

36

马克思致卡尔·爱德华·费泽

德 勒 斯 顿

[草稿]

[1852年11月底于伦敦]

费泽先生

阁下：

上次我象一个老朋友一样给您，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写了信¹¹⁶，您当然感到很意外。这要怪维尔特和莱茵哈特。不过我知道我是完全错了。您既然熟悉康培这个老高利贷者、这个不讲信用和与女仆通奸的人，您就应该知道这个家伙属于我的死敌之列，因此也就不应该把我的小册子^①提供给他。您这样就给了他一个求之不得的机会，可以不冒任何风险而以转弯抹角的方式对我进行无耻的侮辱。我个人并不认识这个家伙，然而我很了解他是个什么东西。我与冒牌的自由派的无情斗争，就足以使我成为他的阴谋的对象，对他的阴谋——他可以相信这一点——我在一定的时候是要给予回答的。

第二，您没有任何权利为了回答我的质询写信给班迪亚先生。据我所知，是我介绍您与班迪亚先生认识的，但是我从来没有向您介绍说他是了解我的私事的人。很奇怪，您把康培的无耻行径通过第三者告诉我，而这个第三者，据维尔特肯定说，康培先生称

① 看来是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编者注

他是**密探**。此事我要告诉班迪亚。

如果您对这封信不高兴，那就请您到伦敦来，我住在什么地方您是知道的。您可以相信，我随时准备满足您合乎常情的要求。

卡·马克思博士

37

马克思致亚诺什·班迪亚

伦 敦

[草稿]

1852年12月3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班迪亚：

今天我收到了恩格斯的信，所谈情况，使人非常惊讶。^①

恩格斯没有照您写的地址写信，因为他认为，一封信不是寄到直接的地址，而是经过第二个收信人留局待领，对这样的信的回信本身，是什么也证明不了的。

但是，恩格斯委托了在柏林的几个业务上与他有来往的人进行查询。他们非常细心地调查之后告诉他：

（1）不存在任何一个柯尔曼公司；

（2）在所指的地址——新王街58号或59号，没有柯尔曼这个人；

（3）在柏林根本就找不到任何一个柯尔曼。

^① 见本卷第200页。——编者注

其次，恩格斯要我注意：用艾泽曼这个姓签字的两封信和用柯尔曼这个姓签字的一封信，**都出自一个人的笔迹**；所有这三封信有同一个奇怪的特点——都是没有邮戳的便条；在头两封信中，直接以**出版商**的身分出现的是艾泽曼，在后一封信中，则是柯尔曼，等等；最后，在相互矛盾的种种借口之下，事情拖了七个月。我要问问您本人，既然柯尔曼象以前并不存在的《立宪主义者报》的出版人艾泽曼一样，是一个骗局，怎么能**合理地**解释在出版一本小册子^①这样简单的事情中所出现的所有这些矛盾，以及似是而非和莫名其妙的情况呢？

决不能用任何“信任”来消除事实，凡是自重的人决不应盲目地相互信任。

老实对您说，即使有最好的愿望，但是随着对这件事从各个方面作更多的分析，我毕竟不得不认为这件事非常非常**不清楚**，而且，如果我对您没有个人友谊，那末我会毫不犹豫地同意恩格斯在他的信中作出的结论：“显然，人家仍然想愚弄我们”。

您的 卡·马克思

又及：恩格斯最后还要我注意：即使所说的手稿几天之内又在伦敦出现，也绝对证明不了什么，也丝毫无补于事。手稿原封未动，这一点谁也不怀疑，除此之外，这又能证明什么呢？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流亡中的大人物》。——编者注

38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⁵²⁶

华盛顿

1852年12月7日于伦敦

……你们将随此信收到：1. 我的手稿《**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这部手稿昨天寄到瑞士去了；在那里排印，并且将发送到德国，作为给普鲁士先生们的新年礼物。**如果你认为在美国市场上能收回生产费用**，那你就在美国出版吧。收回得多些，就更好了。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在报刊上预先登广告，以便引起读者的好奇心。如果小册子在美国印，就应象在瑞士一样，**匿名出版**。如果你们考虑到，小册子的作者因无裤子和鞋子而被囚禁在家里，**他的一家人过去和现在每分钟都受到确实极端贫困**的威胁，那末你们是能够赏识这本小册子的幽默的。案件使我的处境更加恶化了，因为五个星期以来，我不是为糊口而挣钱，而是必须为党工作，揭露政府的阴谋诡计。此外，案件使德国出版商完全离开了我，我本来希望就出版我的《政治经济学》能同他们签订合同。最后，贝尔姆巴赫的被捕，使我失去了出售你寄来的那些《雾月》^①的希望，这东西早在5月就通过他订购了三百本。总而言之，情况很糟。

在伦敦这里，我广泛地放出风声，说小册子将在北美印刷，以便从瑞士对普鲁士人来一个出其不意的佯动。他们怀疑正在准备什么东西，于是汉堡、不来梅和卢卑克的海关警卫和警探都要戒备

① 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编者注

起来。

2. 寄上关于给科伦被监禁的人及其家属以经济救济的呼吁书¹⁹⁹。请你们把它登在各种报纸上。如果你们在那里也建立起委员会，那是很好的。这关系到党的示威。你看，厄内斯特·琼斯干脆以党员身分讲话。也许你们应该在你们署名的前言里专门强调一下，这里不是象金克尔之流那样用革命的名义进行乞讨，而是执行党的一定的任务，完成这项任务是每个工人政党应尽的光荣职责。

关于政府在科伦案件中无耻行径的一篇较长的声明（由我、鲁普斯^①、弗莱里格拉特和恩格斯署名）^②已经发表在伦敦各报上。普鲁士大使馆特别恼火的是，这个对普鲁士政府的公开揭露，在**最高尚的、最有名望的**伦敦周刊——《旁观者》和《观察家》——上登了出来。

你的信^③《晨报》没有登，是不是因为他们觉得上了当？

你们今天寄给我的《晚报》上的那篇责难我同警方有联系等等的短评，是马·格罗斯先生的卑劣把戏；他干出这种事来，是受一个住在纽约的维利希的拥护者的怂恿。这个“诚实的”维利希在科伦案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你从我的手稿中就可以看出。但是有很多东西我还没有说，一则是为了不损坏整本书的文体结构，再则是为了如果这个家伙敢于——不过我几乎不相信他敢——回答我，就让他尝新的滋味。

菲克勒尔的信，使我很开心。布林德现在同他的妻子一起住

①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致英国各报编辑部的声明》。——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554页。——编者注

在这里，他告诉我，菲克勒尔，这个行善的菲克勒尔，在工业博览会¹⁶期间租了一大所房子，并且置办了富丽堂皇的家具，为的是以后转租出去。投机没有成功。菲克勒尔赶紧溜到美国，不仅是为了躲债。他溜走时关于自己的意图没有向同他住在一起的成年女儿说过一个字，也没有给她留一个钱。当然人家把她赶出了房子。后来她情况如何，不得而知。行善的菲克勒尔就是这样一个人！

关于蒲鲁东，你们两人都正确⁵²⁷。马索耳所以有此错觉，是因为蒲鲁东以他惯用的精明的欺骗手段，从我这里剽窃了一些思想，宣称这些思想是**自己的“最新发现”**，例如：认为不存在**任何绝对的科学**；一切都必须根据物质关系来加以解释等等这样一些原理。他在他论路易·波拿巴的书^①中公开承认了我早就根据他的《贫困的哲学》所论证了的东西，即承认小资产者是他的理想^②。他说，法国是由三个阶级构成的：（1）资产阶级；（2）中等阶级（小资产者）；（3）无产阶级。历史的目的，特别是革命的目的，就在于把两极——第一个和第三个阶级——溶解在第二个阶级之中，即中庸之中，而这一点靠蒲鲁东的信贷业务就能达到，此种业务的最终成果应该是废除各种形式的利息。

费特尔将军想在纽约找到魏德迈，在华盛顿找到你。

关于科苏特。我从你们寄来的材料中得知，美国的德文报纸上所发生的第一次争吵是由于我在《论坛报》上写了一篇“特约通讯”^③。我曾用“您的特约通讯员”的署名给《论坛报》寄去了一篇

① 比·约·蒲鲁东《从十二月二日政变看社会革命》。——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马志尼和科苏特的活动》。——同路易-拿破仑的联盟。——帕麦斯顿》。——编者注

声明，内容简单归纳如下……^①后来，我接到你寄来的一篇文章的剪报，其中科苏特的某个秘书说我是卑鄙的造谣者，并且进行了有利于比埃尔^②的活动等等，这时，我就把我给《论坛报》的第一篇声明的内容通知科苏特先生，并要这位先生作出明确的回答。科苏特让人转告我：（1）他以**名誉担保**，他没有任何秘书——也许这个职务名称是住在美国的卞尼格先自己给自己安上的，此人以前曾经在他的办公室干过事；（2）关于所谓的声明，他只是从我这里才得知的（我把你信里附来的便条作为物证转寄给他了）；（3）他感谢我的“警告”，并再次请求在某个中立的地点同他见面。——对第一点及第二点，我将在下星期五再给《论坛报》写个东西。^③关于这件事情请随时告诉我。

关于金克尔。金克尔在布莱得弗德和曼彻斯特作现代诗等等的讲学，在讲学中他象一个僧侣的、唯美的、自由主义的帮闲，同德国犹太人调情。关于他在美学方面的功绩，听过他讲学的人对我这样说：他在布莱得弗德宣布，他将作**论歌德《浮士德》**的讲学，规定入场费为三先令。讲堂里挤满了人。大家对他的讲学抱很大希望。而哥特弗利德做了什么呢？他从头至尾大声朗读了《浮士德》，把这叫作**论《浮士德》**的讲学。当然，哥特弗利德很精明，他把这种**骗人的勾当**留到最后一次讲学时抛出来。——在曼彻斯特哥特弗利德宣称：

“歌德根本不是一个诗人，因为他把《erbötigt》一词同《Venedigt》^④一词

① 卡·马克思《科苏特、马志尼和路易-拿破仑》（在克路斯的手稿中，关于这个声明的叙述略去了）。——编者注

② 比埃尔·波拿巴。——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答科苏特的“秘书”》。——编者注

④ 《erbötigt》的意思是“准备效劳”；《Venedigt》的意思是“威尼斯”。——编者注

当作同韵的；而德国最伟大的诗人则是伊默曼。”

还说：

“我敢说，现代德国诗人中最博得公众好评的有三个人：海尔维格、弗莱里格拉特以及——我有权这样说——**哥特弗利德·金克尔**。”

不过性格柔和的哥特弗利德也作关于政治的讲学，比如说关于北美各政党的讲学。例如他曾经在曼彻斯特和布莱得弗德宣称：

“虽然我向你们说过，我要讲美国各政党，例如民主党、辉格党、自由土地党等等，但其实，美国政党之少，正象欧洲一样。那里只有一个较大的党——**自由党**；如果让战败的党可以处于以前的地位，那末在德国也是如此。”

在结束讲学时，**哥特弗利德**讲到了**摩门教徒**。顺便说说，关于他们他是这样讲的：

“谁想摆脱一切尘世的忧患，就让他找摩门教徒去”云云。

讲了这话以后，在布莱得弗德，人们甚至认定他是**摩门教徒的代理人**。总而言之，**哥特弗利德·金克尔**离开这两个工业城市时深信，他**永远不应再在这里露面了**。

贝克尔在科伦陪审法庭审讯时损害了自己和党的荣誉。事先同他说定了，他不要以同盟^①盟员的身分出现，以免他的民主主义的小资产阶级追随者离开他。但是他突然惊慌失措——他的理论水平非常低，但他卑劣的虚荣心却很强——，决定靠牺牲共产主义者而扮演民主派的伟人。他不仅想把自己洗刷得干干净净，而且想利用受审判的荣誉来达到个人的目的。他的行为不仅无耻，

① 共产主义者同盟。——编者注

而且卑鄙。

最后，再谈谈法国。一直靠借债过活的波拿巴认为，保证法国黄金时代到来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到处建立信贷机构而且尽可能使一切阶级都能享用。他的活动有两个好的方面：酝酿一次可怕的财政危机，并表明蒲鲁东的信贷诡计一旦从理论幻想的领域转入实际运用的范围，会导致什么后果，也就是导致从罗的时代以来没有听说过的投机风潮。

奥尔良派——我非常熟悉他们的一个代理人——在开展不寻常的活动。梯也尔目前正在这里。他们在军队里和在波拿巴的身边都有许多同盟者。他们想在床上杀掉他（在1月）。等着瞧罢。不论怎样，我将在他们下手前两个星期得到消息，并通过我所属的秘密的“兄弟和朋友”协会警告巴黎的革命无产阶级党。如果奥尔良派要火中取栗，他们无论如何是吃不到的。

如果海因岑和其他人利用贝克尔在科伦的发言来自我吹嘘，从而损害我们大家的声誉，你就应该自己署名发表一个声明，指出，贝克尔曾经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在被捕前不久曾请求我写一部著作来**反对**民主派，关于海因岑和卢格的攻击，他曾写信给我说，对于弥勒-捷列林格的这些小伙伴，连回答也不值得。当然，**非绝对必要**，你不要使用这个武器。那时你可以直截了当地说，贝克尔是按预先商量好的条件行事的，但是演得太过火了，而且**演技也不够高明**，只有在这一点上可以指责他。

卡·马克思

39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⁵²⁸

华盛顿

1852年12月14日[于伦敦]

……今天只写几行。布吕宁克给我来了一封信。我书面答复他说：**这个谣言是金克尔和维利希放出来的**，我在给你的信中正是暗指他们而没有点名。¹¹⁶

如果金克尔在美国报纸上公开否认这一点，那末，我就把全部通信，以及有关他、我和雅·胡策耳之间的关系的记录^①发表出来，以证明他是多么热爱真理，也将表明，他坚持他所提出的控告是多么勇敢。

如果布吕宁克要求你收回你说的话，或者公开攻击你，说“你随意歪曲了我告诉你的消息”，那末，你要坚持下列几点：（1）你有一切理由作出结论：布吕宁克夫人是密探，**甚至连她的朋友们也这样怀疑她**，何况她是赫赫有名的俄国密探利文公爵夫人的密探。（2）你不必讲客气，因为布吕宁克夫人的密友席梅尔普芬尼希宣称自己的原则就是应该**诽谤**马克思和他的战友。（3）假如布吕宁克直接找《警钟报》和你，而不把可怜的卢格—隆格牵涉到这个事件中去，也许你自己就要发表一个声明。这就够了。

关于厄·琼斯。琼斯的影响现在增长很快。和他竞争的哈尼

^① 见本卷第96—97页。——编者注

的报纸《自由之星报》已经约有三个星期成了**无光之星**了。

关于金克尔—维利希。这两个家伙反对赖辛巴赫的声明无耻到了极点。

（1）赖辛巴赫对这些好汉太厚道了，隐瞒了首先促使他采取这个步骤¹⁹³的**真实原因**。问题在于，直到现在，赖辛巴赫签字的债券还在美国流通。**金克尔和维利希**通过自己的代理人，用贴现的办法，把这些债券在美国换成了**硬币**，并且要求把**收进的款子直接送给他们**，虽然伦敦的保证人早就拒绝承认他们是财政委员会的成员。他们也在伦敦推销这些债券。关于他们用这种办法弄到的款子，他们也没有提出**任何报告**。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骗局**，赖辛巴赫为了避免对此负责，认为有必要作出自己的声明。

（2）**德文报纸赞扬**把钱寄回美国的决定，并且为此特别把**金克尔夸耀了一番**。这个混蛋默认了资产阶级的这些吹捧，根本不想承认他不论在布莱得弗德，还是在曼彻斯特，都是**反对**这个决定的。金克尔想在德国资产者的心目中保持令人尊重的假象，以便有可能捞到钱。在美国的革命庸人们面前，他扮演的角色是一个对革命充满信心的人，好把他从他们那里骗得的钱，从塞卜洛士—赖辛巴赫的利爪中夺过来。

（3）维利希把希望寄托在美国和伦敦之间的距离上。这里所有的流亡者都认为这个家伙是一个现了原形的密探和被揭露了的坏蛋。在美国，他仍旧希望担任革命的出纳员的角色。——**希尔施**在布拉米奇街^①的一个工人团体里宣称，维利希是他的同伙。

^① 手稿中在街名上面打了一个问号。——编者注

他本人——狡猾的希尔施 (!!!) 说——是为民主派效劳的密探，而维利希已经是为警方效劳的密探了。维利希的团体知道了这一点。质问等等就接踵而来了⁵²⁹（可能你已经从我的《揭露》^①中知道这一点了）。他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同自己团体的一个不大的核心一起搬到另一个为访问者去不了的地方，而把自己的住处搬到伦敦的一个偏僻的角落。在美国也必须撕掉这两个坏蛋的假面具。在这里，他们已经完全吃不开了。

关于戈克。戈克几个月来到处散布谣言，说他参加惠林代表大会¹⁴⁹去了，实际上他这段时间是在斯特拉斯堡，并且在那里收集了他剩下的财产三百英镑。现在，他同隆格一起在办幼儿园和诸如此类的由“德国天主教徒”¹³⁶组织的教育机构。

你的 卡·马·

40

马克思致古斯达夫·泽尔菲

巴 黎

1852年12月28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朋友：

衷心感谢您的来信。

由于有两个情况，班迪亚才有可能欺骗我这样久。**第一**，他同

① 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编者注

瑟美列认识，瑟美列关于戈尔盖、科苏特等人的手稿^①，一下子就使我相信，这是匈牙利的最有头脑的人物之一；还有他同您的友谊，因为在我们短暂的个人结识期间，您使我产生了无条件的信任。**第二**，我总是尽可能设想，这些矛盾、谎言等等是因为班迪亚根据非常微不足道的理由而表现出的一种狂热，想要使自己的所作所为神秘化，并且不仅同别人，而且同自己本人捉迷藏。

就是现在我还倾向于认为他不是真正的暗探，而是象您正确地指出的那样，他走上了一条可疑的道路，扮演了不同党派之间“**谣言传播者**”和政治撮合人的角色。

但是我们先谈谈您特别感兴趣的事吧。

西尔莫伊无疑是科苏特的密探。根据他的几次不经心的声明，我认为他负有通过德·莫帕先生与波拿巴建立联系的使命。在此以前不久，科苏特通过班迪亚和自己的巴黎通讯员马林格尔，企图从奥尔良派那里得到一百五十万贷款，但是被拒绝了。

现在回过来谈班迪亚。

我亲眼看到过一个由科苏特起草并经西尔莫伊签字的**文件**，科苏特在这个文件中任命班迪亚为所谓流亡国外的警察局长——好象是与各国政府作斗争的反抗警察当局的长官。一方面，这个文件使我不再担心班迪亚的某些可疑的关系和熟人；我们认为，这些关系是属于他的职务范围之内的事，而且，如果利用得当，是可以给我们党带来好处的。我本人就通过这条途径从他那里获悉某些有关普鲁士政府的重要细节。另一方面，我直截了当地问过他：怎么把他和科苏特的关系同他和瑟美列的关系调和起来？他毫不

^① 贝·瑟美列《路德维希·鲍蒂扬尼伯爵、阿尔都尔·戈尔盖、路德维希·科苏特》。——编者注

为难地回答我说，他是为着瑟美列的利益才这样做的，后者**授权**他和科苏特保持关系。因此，后来我就不再谈这个问题了。

班迪亚不止一次地以科苏特的名义请求我访问科苏特。我回答说，我住在某某地方，如果科苏特先生想同我谈谈，那就劳驾他本人到我这里来吧。于是科苏特托人转告我，提议在一个中立的地点同他会面。我把这个问题搁起来了。就在这个时候，《论坛报》（纽约的）上发表了一篇我写的匿名通讯，在这篇通讯中，我进攻了科苏特、马志尼以及其他的人，特别是提到了基什等人在巴黎的密谋。^①美国报刊上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科苏特同暴君有联系！不可能！班迪亚回答西尔莫伊的质问说，作者就是我；后来我本人向西尔莫伊先生证实说，作者的确是**我**，而且我认为自己完全有权写我喜欢写的一切来谈论和反对科苏特先生。之后不久，我从美国收到一些报纸，在这些报纸上科苏特借执政者先生的所谓“私人秘书”之口宣称我是“诽谤者”。于是我通过班迪亚要求科苏特先生说明，这个反驳是不是真的出于他的意思。如果是这样，那末，我就要用蝎子鞭去责打他，其实直到现在，我只是用鞭子责打他^②。科苏特通过西尔莫伊回答我说：（1）这个声明他不知道，（2）他没有任何私人秘书，并且重申了他愿意在中立地点同我会面，对此我没有答复。从我这方面来说，我在《论坛报》上公布了科苏特给我的说明^③，事情到此就暂告结束了。可是，这件事直到现在还继续占满了所有卑鄙庸俗的美国的德文报刊的篇幅。然

① 卡·马克思《马志尼和科苏特的活动。——同路易-拿破仑的联盟。——帕麦斯顿》。——编者注

② 这里套用了圣经《列王纪》（上）第12章第11节的一句话。——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答科苏特的“秘书”》。——编者注

而，我的通讯所引起的对我的愤怒风暴表明，一旦搞清楚科苏特同波拿巴结成联盟，科苏特就完蛋了。

我认为，我们两人应该**极其慎重**，因为，如果班迪亚猜测到他已被看透了，那他大概就会对您和瑟美列大为不利，特别是因为您呆在巴黎。此外，**在手稿^①发表以前**，对班迪亚的任何公开揭露，至少会使我变成一个可笑的人。最后，我认为重要的是，在情况不允公开揭露班迪亚先生以前，对他要更仔细观察。在他呆在巴黎时，这一点将特别重要。他是非常守不住秘密的人，哪怕是为了保持您的信任，他将告诉您和瑟美列关于他为之效劳的不同政党的每一步骤。

因此，我对待他的态度将是谨慎而冷静的，——要知道在事情发生之后，他不能期望得到任何别的东西，——但是，我既不会流露出对他的一切怀疑，也不会透露我同您的“秘密”通讯。

班迪亚在他的一封匿名信里附了一张纸条，他自己写道：

“我认为，您现在完全有权在别的随便什么地方刊印您的著作。”

我想，这个建议只不过是出于我有一次对他进行威胁而作出的反应，他是想用这个建议作退兵之计。

同时，我完全同意您和瑟美列的意见，即这的确是必须做的。困难仅仅在于怎样去完成。现在，一家瑞士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小册子《**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⁵³⁰（我将设法尽快寄给您和瑟美列两本。）这一家出版社准备为德国出版我的《雾月十八日》。⁵³¹但是，指望它出版我的第三部著作是不行的。在德国，现在已经没有一家出版社敢于冒险印我的任何一本东西了。所以只有**自己花钱**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流亡中的大人物》。——编者注

来印，而这在我目前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的。然而这却是**必要的**。我将考虑可以干些什么。

您从《揭露》中可以看出，格莱夫是个十足的坏蛋。他在1851年12月**因德法密谋案件**⁷⁷去巴黎，目的是要搞到我的科伦朋友们和巴黎笨蛋们之间的**莫须有的联系**的证据。⁵³²

然而经查明，当格莱夫还在伦敦这里的时候，班迪亚就定期地于每月3日或4日**从柏林收到钱**。您是否知道他收到的这些钱的来源？

整个这件事情的主要之点，就是遵循“以一个半海盗对付一个海盗”^①的惯例。如果班迪亚想成为一个“危险人物”，那就只需向他提醒一下，他在我们掌握之中，因为我们知道他同马林格尔和奥尔良派的联系。

请快来信，并请转告瑟美列，我是他的真诚的崇拜者。

您的 查·威廉斯^②

① 法国谚语：«à corsaire corsaire et demi»,意思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编者注

② 马克思的化名。——编者注

1853年

41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⁵³³

华盛顿

1853年1月21日[于伦敦]

……昨天我读了海因岑给班贝尔格尔的信。他抱怨没有钱花，说他被迫退出了《雅努斯》。至于克耳纳博士，他当过一阵《新莱茵报》的通讯员。你们试试用某种方式跟他建立联系。也许，第一步应该是，在魏德迈试探之后，你给他寄一篇“象样的”文章去……既然在这里再也吃不开的恶棍维利希，在上星期已经作为金克尔的代理人乘船去美国了，那末至少使小册子^①中涉及到他的那一部分在报刊上登出来，就十分重要了。如果你能促使小册子在杂志上刊登出来，那就再好不过了。小册子现在已经在瑞士出版，因此下一步也就不那么重要了。伯恩施太因想引诱我们“上钩”，在这件事上不能也利用他一下吗？据我所知，他和他的伙伴贝尔奈斯对关于警察欺诈伎俩的描写会很感兴趣。我认为跟这些人建立联系是很策略的。我向你保证，如果贝尔奈斯找到机会（而这个机会应

① 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编者注

该给他）又和我们建立联系，那末我是能够随意支配这两个家伙的。关于**施拉姆**，还有**捷列林格**，你听到什么消息吗？……

42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

华盛顿

1853年^①3月25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克路斯：

你埋怨我们（至少是我）懒于写信，不怎么有道理。我除了生病，总是每个星期都写信的。你先改变了这种做法，往往只寄报纸不写信。对你的来信总共也只有三封没有回答。其中两封是在同一天寄到的——一封是作为给弗莱里格拉特汇款的附言寄来的，另一封是直接寄给我的。所以只有两封信没有回。⁵³⁴但是如果你又开始**每个**星期写信，——不论长短，——我也将重新遵守这一惯例。而且我自己将重新开始不等你的来信就按期写信。但是我希望你也这样做。

沙贝利茨给我写了一封详细的信。小册子《揭露》^②他在两个月前就印好了，但在国境那边巴登的一个小村子威尔搁了五个星期。这头蠢驴不是在那里找个可靠的人，而是把这事全部交给了一个走私贩，这个家伙从他那里一步一步榨取了相当多的钱之后，最后自己向巴登政府投了案。其余的你大概已经从最近一号《论

^① 原稿为：“1852年”。——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编者注

坛报》^①上知道了。普鲁士政府对这本小册子多么有兴趣，而这本小册子因此对“祖国”又多么重要，你可以从下述事实看出，即施梯伯这个英雄不仅被任命为柏林的警察局长，而且政府每次讨论对付革命者和革命活动的预防措施时都邀请他出席会议。小册子还压着出不去，使我非常气愤。你这方面，在我看来，这件事办得不象平常那么好。照这样安排，《新英格兰报》将整年一小段一小段地刊登它，同时会把整栏篇幅给予可鄙的卢格的 figure de fouine^②，他的“轮廓鲜明的”尾巴在这里始终不超过五个人。为什么你不把这东西刊登在你参加撰稿的那个发行量大得多的机关报《民主主义者报》上呢？你下次来信时应该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可不可以在美国把这个东西印成小册子。这应该为欧洲而印，并且经过汉堡运入普鲁士；要是我稍微有点钱，我马上会在阿尔托纳把它印出来。我这样说，不是因为我把这个揭露性东西估计过高，而是因为我确切知道普鲁士的形势，确信这在目前能给我们最可爱的普鲁士人以最能触到痛处的打击。

切记不要忽视流氓维利希。他是我们最凶恶的敌人，而且是个白痴。

普尔斯基呆在你们那里，不仅是为了从事高级政治。派他到大洋那边去，也是为了制服在美国对“伟大的科苏特”表示不满并阴谋反对他的费特尔将军。从你今天寄来的《每日论坛报》上，我很吃惊地看到，它登了我反对科苏特—马志尼的言论^③。我对此

① 指卡·马克思的文章《科苏特和马志尼。——普鲁士政府的诡计。——奥地利和普鲁士的通商条约。——〈泰晤士报〉和流亡者》。——编者注

② 直译是：“貂的小脸”；«fouine»也有“老奸巨猾”的意思。——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弗兰茨·约瑟夫遇刺。——米兰起义。——不列颠的政策。——迪斯累里的演说。——拿破仑的遗嘱》。——编者注

曾极为怀疑，尤其是因为格里利的白色、红色、黑色的朋友——犹太人普尔斯基现在正在美国⁵³⁵。

瑟美列从巴黎给我寄来一篇报道，我把它转寄给了《论坛报》，报道说科苏特和他在巴黎的信徒们为了他最近“表示否认的宣言”开了一次很长的会^①；他们迫使这个可怜虫收回宣言。

维利希的朋友巴特尔米，提起施拉姆的决斗事件⁵³⁶（顺便说，施拉姆现住在辛辛那提，曾经从那里来过一次信），你大概记得起这个人，他在英国境内因决斗被判了两个月监禁，在这次决斗中打死了库尔奈。尽管在审判过程中有那些肮脏的揭发，他还是这样轻易地脱了身，因为按照英国法律，决斗的监场人与决斗者要受到同样严厉的惩罚，同时还因为没有让这个可怜虫在法庭上把自己的全部卑劣行为都说出来。这个无耻的家伙坐在监狱里，叫人转告赖德律，说他只要一出狱，就要把他象狗一样用枪打死。赖德律让别人回答他，说他不会去同这样的坏蛋用枪决斗。**巴特尔米**说：我能用当众飧以耳光或其他同样灵验的办法迫使他与我用枪决斗。**赖德律**（回答说）：在这种情况下我赏他一顿棍子。

迷人的军事英雄席梅尔普芬尼希从布吕宁克夫人那里得到一笔一千英镑的遗产。这位尉官先生在她那里什么差事都干过：食客、奴颜婢膝的仆人、保姆、护理员、政治预言者、向导、崇拜者、奴才及其他一系列同样愉快的差事的执行人。

赖辛巴赫，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勒韦的卡耳贝^②，想到美国去，

① 卡·马克思《强迫移民。——科苏特和马志尼。——流亡者问题。——英国选举中的贿赂行为。——科布顿先生》（并见本卷第216—217页）。——编者注

② 这里开玩笑地把“卡耳贝的勒韦”叫作“勒韦的卡耳贝”（《Kalb von Löwe》），意思是“狮子的小羊羔”。——编者注

前者想当农场主，后者想当医生。

巴黎拉斯拜尔夫人的葬礼^①虽然乍看起来似乎微不足道，却是欧洲最重要的事件。两万名穿着礼服的无产者的突然出现，对波拿巴分子有如晴天霹雳。你看，无产者的狮子并没有死去。这件事也使赖德律极不愉快；拉斯拜尔是他的最厉害的敌人。

还有一件事。如果不雅致的话，不要怪我。“金发皇后”洛拉·蒙蒂霍^②患了一种很不愉快的器官毛病——抑制不住地**放屁**。这叫做胀肚。

以前她使劲骑马来对付这种“不幸”，但是现在波拿巴禁止她这样做，说这与她的身分不相称，因此在许多“招待会”上，她的“有力的爆炸声”甚至使带金丝绦饰物的十二月政变的英雄们（Decembraillards）也红了脸。而这是颇有意味的。这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噪音，一个轻微的响声，一个几乎虚无的东西；但是，大家知道，法国人的嗅觉是非常灵敏的。

我想，至迟一年之后你将到我们这里来。诸事顺利。

你的 卡·马·

① 1853年3月13日。——编者注

② 这里讽刺地用著名的女舞蹈家和冒险家洛拉·孟戴斯的名字称呼法国皇后欧仁妮·蒙蒂霍。——编者注

43

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

纽 约

1853年4月12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魏德迈：

你将随信收到马克思关于希尔施“自供”的声明^①，你应该**马上**把它登在**可能登载的一切报纸上**。你要是即刻抄寄一份给克路斯，他无疑能承担很大一部分工作。我想，你不妨在声明的末尾写上：下列署名者完全同意上述声明——恩·德朗克，弗·恩格斯。关于手稿^②的事以及一般与班迪亚的关系，我们负有跟马克思一样的责任，要是我们迫使他一人负责，那是不公平的。交出去的抄件一部分是德朗克抄的，而原本完全是由我抄的。我们现在指望这个东西能在瑞士刊印出来。

当然，这个声明只是根据你摘抄的由克路斯转寄给我们的材料^③写成的。在看到其余的材料之后，是否需要另写一个声明，自然还不能说。但是所有涉及我们的地方，你大概都已经摘抄出来了。我们希望两三天之后你能把印好的全文寄给我们。

至于班迪亚，他完全掌握在我们手中。这个家伙陷得太深，已彻底完蛋了。为了防止越来越多的怀疑，他不得不逐渐向马克思

① 卡·马克思《希尔施的自供》。——编者注

② 指班迪亚交给警察局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
——编者注

③ 指从准备付印的希尔施的《间谍活动的受害者》一文中作的摘要。——编者注

展示他所有的全部科苏特、瑟美列等人的文件。例如，瑟美列关于科苏特和戈尔盖的小册子的原稿^①现在就在我这里。这样，班迪亚先生就使科苏特先生大出其丑。这个马扎尔化的斯拉夫人的小聪明，碰上马克思的沉着和使他迷惑的灵活性，就破产了。现在除了**我们**，再没有任何别人（除了瑟美列有一部分）掌握揭露班迪亚的详尽证据。但是现在来宣扬这一点是否值得呢？据说5月间这个家伙又要来伦敦，那时可以压他一下，也许从他那里还能探出点有用的东西。在维利希和希尔施之间有许多东西还远没有弄清。如果象你说的那样，希尔施的手稿是通过金克尔送到美国的，那末其中会有许多有趣的东西。需要设法把这一切弄清楚，而班迪亚对此可能有用。所以关于这点你暂且什么也不要说。让那些匈牙利人先生们先说，把他们的看法谈出来，特别是科苏特。我们何必为他们指点出路呢？要是他们用公开声明来出丑，那就更好，那时就轮到我们出来说话了。

流亡者中还继续进行着原来那些无谓的争吵，但是已不象先前那样公开大吵大闹了。我在圣诞节去过伦敦，我们毫不客气地走进金克尔—维利希—卢格—伙常去的酒吧间，挤在这些家伙们中间，这在半年以前不冒打架的风险是做不到的。较小一点的人物往往很友好地对待我们，耐心地忍受嘲笑，特别是高尚的尤利乌斯·文德克斯-梅因^②。我们的圈子里一切照旧。鲁普斯^③好象很孤单。德朗克谋求一个店员的位置已经有半年了，为了在离这

① 贝·瑟美列《路德维希·鲍蒂扬尼伯爵，阿尔都尔·戈尔盖，路德维希·科苏特》。——编者注

② 梅因被讽刺地比喻为罗马统帅尤利乌斯·文德克斯。——编者注

③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里两个半小时火车路程的布莱得弗德找到这么一个位置，现在正在施用一些巧计。关于维尔特，我从西印度的圣托马斯得到了他的最近消息，他在那里正碰上黄热病季节。红色沃尔弗^①，你知道，他已经做了丈夫和父亲，成天跟老婆孩子在一起，很少露面。弗莱里格拉特照常住在哈克尼，在牛津先生的庇护下从事商业。我自己这个冬天在斯拉夫语言知识和军事知识方面有显著的进步，到年底就能多少懂得一些俄语和南斯拉夫语^②。我在科伦廉价购得了一个普鲁士退職炮兵军官的藏书，在一个时期内，我又感到自己象个真正的炮兵，置身于老普吕米克⁵³⁷、炮兵学校教本及其他你熟悉的旧书当中了。普鲁士的军事著作无疑是所有军事著作中最糟糕的；唯一过得去的只是在1813—1815年历次战役的直接的新鲜印象下写出的东西，但是从1822年开始了极其讨厌的拘泥细节和卖弄聪明的写法。最近几年在普鲁士又出版了一些相当不错的东西，但为数不多。可惜，由于我不熟悉专门文献，法国人的著作我完全不懂。

老的战役（即从1792年以来的战役）我多少下过一番工夫；拿破仑的几次进军都很简单，不大会搞错。若米尼到底是写这方面历史的最好的著作家，而天生的天才克劳塞维茨，虽然写了一些优秀的东西，但是并不完全适合我的口味。⁵³⁸对于不久的将来，即对于我们，1812年的俄国战役是最重要的，这是唯一还有一些重大战略问题有待解决的一次战役。在德国和意大利，除了拿破仑所制定的作战线路，就没有别的作战线路；相反，在俄国一切都还是混混沌沌。当我们考虑一支革命军队在对俄国发动成功的进攻的

① 斐迪南·沃尔弗。——编者注

② 指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编者注

情况下应当怎么办时，在我们面前就重新出现了这个问题：1812年拿破仑的作战计划是一开始就立即进军莫斯科呢，还是第一次战役只推进到德涅泊河和德维纳河。我现在认为，这个问题只有取道水路才能解决：取道松德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向彼得堡、里加和敖德萨进攻——当然，这没有把偶然发生的情况估计在内，而只以双方实力大致相等为出发点。自然，我们也没有把俄国内部的运动考虑进去，然而在彼得堡发生一次贵族资产阶级革命，并接着在国内发生内战，是完全可能的。赫尔岑先生把问题看得太容易了，他竟按黑格尔的方式设计了一个以巴枯宁—赫尔岑—戈洛文三执政为首的蒲鲁东主义的民主社会共产主义俄罗斯共和国，来保证自己万无一失（《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可是巴枯宁是否还活着，却完全不知道。无论如何，要征服地域辽阔而人口稀少的俄国，是极其困难的。至于波兰过去在德维纳河和德涅泊河这边的各个省份，那末，我是再也不愿听这些事了，因为我已经知道，那里的农民全都是乌克兰人，只有贵族和一部分平民是波兰人，而且对那里的农民来说，就象1846年在乌克兰的加里西亚的情形一样⁵³⁹，恢复波兰就等于原封不动地恢复旧的贵族统治。在所有这些地区，不算波兰王国本土，波兰人最多只有五十万！

不过，这一次革命遇到了俄国这样的劲敌，而不是1848年所遇到的那样软弱的稻草人般的对手，倒是好事情。

同时正在出现各种各样的征兆。这里棉纺织业生产的繁荣简直达到了令人头晕目眩的程度，而个别的棉纺织工业部门（粗棉布——domestics）却处于完全衰落的状态。投机商指望仅仅在美国和法国搞大规模的投机交易（用英国的钱筑铁路），而在这里只用零售的方式搞小规模投机，以便使投机热渐渐蔓延到一切商

品上去，从而使他们自己摆脱投机热。这里冬季和春季极不正常的气候大概已经损害了谷物，要是还和往常一样，接着再来一个气候不正常的夏天，那收成就完了。我认为，目前的繁荣是维持不到秋后的。同时，一年之内已经是第三个英国内阁出尽了丑，而且这第三个内阁是最后一个能够没有激进资产阶级直接参与的内阁。辉格党、托利党、联合内阁派——他们依次倒台都不是由于税收赤字，而是由于有税收剩余。⁵⁴⁰这就说明了旧政党的全部政策和它们的极端无力。要是现在的内阁大臣们垮了台，那末要是不大大扩大选民的范围就再不能治理英国了；这种事情很可能和危机的爆发正好碰在一起。

令人厌烦的持久的繁荣使不幸的波拿巴几乎不能保持他的尊严——世界正感到厌烦，波拿巴也惹得世界厌烦起来。遗憾的是，他不能够每月重新结一次婚。这个骗子、酒鬼和赌棍会身败名裂，因为他不得不实行恩格尔的《王公明镜》，哪怕是为了装装样子。这个扮演“国父”的无赖！他真的已经陷入了绝望的境地。他甚至不能发动一次战争：只要他稍微动一动，就会遇到密集的队伍、林立的刀枪。此外，和平使农民有很必要的时间来考虑：这个曾经答应为农民的利益而捣毁巴黎的人，现在却用农民的钱在怎样装饰巴黎，而抵押和赋税又怎样不顾一切地日益增加而不是减少。总之，这一次，事情很有节奏地发展着，而且大有希望。

在普鲁士，政府由于征收所得税而引起资产阶级的强烈反感。官僚们厚颜无耻地提高税额，你可以想象，这些舞文弄墨的贵人正在多么兴高采烈地到处打听一切商人的商业秘密和底账。甚至我的老头^①，一个顽固的普鲁士人，也感到异常愤怒。这些先生们现

^①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在一定尝够了这个立宪宗法式的普鲁士“廉价”政府的种种好处。普鲁士的国债在1848年以前大约是六千七百万塔勒，从那以后已经增加了三倍，而现在还要借款！应当认为，如果这笔款子保证在这个肥胖的国王^①归天以前能搞到，他是一定愿意象在三月的日子里^②那样再流一次汗的。而且路易-拿破仑帮助他重新建立了关税同盟，奥地利由于害怕战争而作了小小的让步⁵⁴¹，“现在，主啊，让你的仆人平安地走进坟墓吧！”

奥地利人正在尽一切可能使米兰暴动²¹³前完全热中于贸易和繁荣（因为这与税收是一致的）的意大利重新行动起来。如果这一切再继续一两个月，欧洲就会准备得很好，只等着危机来推动了。此外，还有一个情况，就是从1849年初开始的非常持久而普遍的繁荣，使得各党派把疲乏不堪的力量（只要它们还不象法国保皇党那样完全精疲力尽）恢复过来要比1830年以后快得多，那时，商业情况是长期动荡的，而且整个说来很不景气。加之，在1848年，只有巴黎的无产阶级，以及后来的匈牙利和意大利，由于进行顽强的斗争而弄得疲惫不堪；1848年6月以来法国的几次起义都几乎不值一提，它们最后只是摧毁了旧的保皇党。此外，在一切国家中，运动的结果都是很可笑的；除了巨大的历史讽刺和俄国军事力量的集中，就没有什么严肃的或重大的事情了。根据这一切，即使作最冷静的估计，我也认为目前的状况根本不可能拖过1854年春季。

我们的党这次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出场，这太好了。1848年为了反对纯粹的民主派和南德共和派而不得不加以捍卫的一切社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② 1848年（普鲁士革命开始）。——编者注

会主义蠢事，路易·勃朗的荒谬观念等等，以至**我们**为了在混乱的德国局势中为我们的观点寻求支点而不得不提出的种种东西——所有这一切，现在我们的反对者，卢格、海因岑、金克尔等先生们都要出来捍卫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预备条件，为我们准备基地和扫清道路的种种措施，例如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⁵⁴²等等，**我们**当时为了**反对**某些人而必须加以捍卫的东西（这些人天然的正常的使命本来应该做到或至少要求这些东西），——这一切现在都已经得到了承认，而那些先生们也已经把这一切都学会了。这一次我们可以直接从《宣言》^①开始，这也特别是由于科伦案件，在这次案件中德国的共产主义（特别是在勒泽尔的身上）经受住了毕业考试。

当然，这一切都只是理论；在实践中，我们和往常一样，将不得限于首先要求措施坚决和毫不容情。麻烦也就出在这里。我感到，由于其他政党一筹莫展和萎靡不振，我们的党有一天不得不出来执政，而归根结蒂是去实行那些并不直接符合我们的利益，而是直接符合一般革命的利益、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在无产阶级大众的压力下，由于被我们自己所发表的、或多或少地已被曲解的、而且在党派斗争中多少带着激昂情绪提出来的声明和计划所约束，我们将不得不进行共产主义的实验，并实行跳跃，但这样做还不是时候，这一点我们自己知道得非常清楚。这样做，我们会丢掉脑袋，——但愿只在肉体方面，——就会出现反动，并且在全世界能够对这种事情作出**历史的**判断以前，我们不仅会被人视为怪物（这倒无所谓），而且会被人看成笨蛋，（那就糟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糕多了)。我看不出还能有别的什么结果。在德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里，它有一个先进的政党并且同法国这样先进的国家一起被卷入了先进的革命，只要一发生严重的冲突，一有**真正的危险**，这个先进的政党就不得不采取行动，而这对它来说无论如何是**为时过早的**。然而这无关紧要，我们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在我们党的**文献**中预先准备好在万一真的发生这种情况时为我们党作历史的辩护。

此外，我们登上历史舞台，一般说来，现在将比上次有威力得多。第一，在人员方面我们已经幸运地摆脱了所有旧日的废物——沙佩尔、维利希及其同伙；第二，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比以前终究是壮大了；第三，我们可以寄希望于德国的年青一代（仅仅科伦案件就足以为我们保证这一点）；最后，我们全都从流亡生活中学到不少东西。自然，我们中间也有一些人遵循这样的原则：“我们干嘛要刻苦学习呢，那是马克思老爹的事儿，他的职责就是什么都要懂”。不过，一般说来，马克思派学习是相当刻苦的，当你看到流亡者中间还有些蠢驴，到处猎取一些新词句，因而最后把自己弄得糊里糊涂的时候，我们党的优越性绝对地和相对地增长就显而易见了。但是这也是必然的，因为艰巨的工作还在前头。

我希望在下次革命到来之前还能有时间至少把1848—1849年意大利和匈牙利的战局仔细地研究一下，并加以论述。虽然缺少令人满意的地图等等，但是整个说来，这全部历史我是十分清楚的，不过要作出论述，就必须更明确地说明细节，这需要花许多劳动和费用。意大利人在这两方面的做法都象蠢驴一样；维利森的描述和评论，一般说来，大多是正确的，不过有时候也很笨拙。⁵⁴³

维利森在1848年战局中就强调指出的奥地利战略的无比优越性，只是在诺瓦拉战役⁵⁴⁴中才表现出来，这的确是在拿破仑之后在欧洲进行的一次最出色的战役（在欧洲之外，查理·纳皮尔老将军1842年在东印度建立了的确可以跟亚历山大大帝相比的战绩；总的说来，我认为他是目前还活着的将军中首屈一指的）。可笑的是，在意大利，正象1848年在巴登那样，对十八世纪九十年代各次战役中所使用的阵地有一种传统的迷信，认为它们是毫无缺陷的。济格尔先生除了在那种因莫罗而成为典范的阵地上作战之外，绝不会在任何别的阵地上作战，而查理-阿尔伯特相信里沃利高原的神奇力量，就跟迷信童贞马利亚的贞洁一样。在意大利，这种传统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致奥地利人每一次大的机动都是以对里沃利的佯攻开始，而皮蒙特人**每一次**都落入了圈套。当然，问题的关键在于，奥地利人的相应的阵地和交通线已经完全不同了。

在匈牙利，戈尔盖先生不管怎么样比所有其他人都高明，其他人都因为忌妒而对他抱敌意；假如甚至具有卓越的军事才干的戈尔盖不是那么爱慕小小的虚荣，那末我觉得这些多半笨拙的恶意攻击最终会使他成为一个叛徒。在那次从**军事**（**但不是**从革命）观点看来是完全有道理的维拉戈什事件之后，这些先生们对戈尔盖提出了如此笨拙和荒唐的指责，不由得使人对这个家伙发生兴趣。真正的“叛变行为”是在科莫恩^①解围之后，俄国人还没有来到之前发生的，但是这件事，科苏特跟戈尔盖同样应当负责。⁵⁴⁵现在在伦敦的、戈尔盖的总参谋长拜尔的作用，还完全不清楚。根据

① 科马罗姆。——编者注

戈尔盖的回忆录^①及其他资料来判断，戈尔盖的**战略**计划的灵魂**正是他**。据普莱耶耳告诉我，拜尔是**奥地利**官方论述这次战局的著作³⁷⁵的主要作者。（拜尔在佩斯被俘，但是逃跑了。）据说这本书很好，但是我还没有能弄到手。戈尔盖很佩服克拉普卡，可是谁都说这个人软弱无能。佩尔采尔这个匈牙利“民主”将军，是公认的蠢驴。老贝姆一向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好游击战士和一个担负有限任务的分遣队的好指挥员。据我判断，他只当过这种角色，不过干得很出色。他干过两件蠢事：一件是向巴纳特进行了毫无目的和毫无结果的进军，另一件是在俄国人大举入侵的时候，他毫不走样地重复了他在向海尔曼施塔特^②进攻时曾经取得战果的巧妙的机动，结果被打败了。⁵⁴⁶而邓宾斯基老爷子不过是个幻想家、吹牛家和游击战士，他自以为有指挥大战的天赋，因而做出了各种各样极其狂妄的事。斯米特论述1831年波兰战役的书^③中，讲到他的许多有趣的事。

顺便提一下，你能不能给我简略地描述一下科伦的工事，并且凭记忆画几张平面图，大致的草图呢？如果我没有记错，要塞主墙设有棱堡，堡垒是按蒙塔郎贝尔体系建筑的；是否真是这样？堡垒有多少个？你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筑城学术语，我这里有好的参考书和平面图。关于普鲁士的要塞你还知道什么细节？我知道一些科布伦茨（至少是埃伦布莱施坦），并且看到过美因兹的平面图。我特别感兴趣的是，最新的蒙塔郎贝尔式建筑物在德国是怎么建成的。由于普鲁士保守秘密，人们对此一无所知。

① 阿·戈尔盖《1848—1849年我在匈牙利的生活和活动》。——编者注

② 锡比乌。——编者注

③ 费·斯米特《1830年和1831年波兰起义和战争的历史》。——编者注

请尽快来信，并代我向你夫人^①和克路斯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格斯

44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⁵⁴⁷

华盛顿

[1853年4月17日于伦敦]

……今天收到从纽约寄来的最前面的五号^②，不知道是魏德迈还是克耳纳寄的。由于你的帮助，其中大部分我已经知道了。这至少是一家**正派**的报纸，在美国很少有，况且还是工人的报纸。但是另一方面，主编装模作样地强调他不愿降格谈“个人问题”（同时也是党的问题），他那假装的天真无邪，他那圣经般的严肃，不能说都很合我的口味。不过必须实事求是地看待这家报纸。我最喜欢的是魏德迈给他的《经济学概论》写的引言⁵⁴⁸。这很好。我已向这里的朋友们打过招呼；德朗克和皮佩尔好象已经寄去一些东西了。琼斯我正要找他谈。但是总的说来，约人撰稿不那么简单。我自己工作太忙，而别人，可惜由于过去的经验而心有余悸。鲁普斯^③的情况很糟糕。埃卡留斯不得不从早晨五点到晚上八点当裁缝，并且肺结核已经很危险。恩格斯把他不在办事处的全部时间完全用于搞研究，看来他由于在美国报刊上所发现的对他的挑剔还在生气。我们的党可惜很穷。我还要向过去在科伦案件中作

① 路易莎·魏德迈。——编者注

② 指《改革报》。——编者注

③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过被告证人、现在在伦敦郊区当教员的前尉官施特芬提出要求。他的空闲时间最多，而且他很能干。——你要皮佩尔写的那些文章，他还一直没有写完，所以你至今还没有收到⁵⁴⁹……

至于希尔施事件^①，我当即通过恩格斯寄出了一个声明^②，该声明……恩格斯……。关于班迪亚不清白这一点，我在半年多以前就知道了，但只是在这头蠢驴让我了解了了他的一切联系，把那些证明我无辜而他有罪的文件交到我手中，并完全受我控制之后，我才跟这个家伙决裂了。我已在几个月以前就把他赶出了瑟美列的大门。

维利希的最后一着只是证实了我对他的怀疑。首先，我知道，他和金克尔曾用革命的钱给希尔施付报酬，并且还继续这样做！其次，维利希在科伦案件期间，在开始后不久，曾向弗略里夸耀过（弗略里把这又告诉了伊曼特），他有我的一封信，即从曼彻斯特写给班迪亚的一封信。当时我要求班迪亚答复。他说准备同弗略里当面对质。当伊曼特受我委托把这告知弗略里的时候，弗略里否认了。可见，维利希当时与希尔施保持着不体面的联系。他知道，希尔施与格莱夫有不体面的联系，他的朋友弗略里是暗探。通过这些家伙他得到了我的一封信。这个“勇敢而正直的人”（顺便说一下，不花钱的吃喝是他的最高目标）想给我设个圈套，并且为了这个目的与警探一起搞了卑鄙的阴谋。

他确实派了希尔施到科伦去。我后来得知希尔施确实到过科伦。但是为什么他派希尔施到那里去？他是什么时候派的？**第一**，当时已经很晚了。（2）警察局自己已经在科伦揭露了他的朋

^① 见本卷第235—237页。——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希尔施的自供》。——编者注

友弗略里。（3）在他自己已经开始被人怀疑，并用这一戏剧性的姿态来恢复他的“高尚而正直的人”的声誉之后。希尔施自己回来之后就是把这件事说成这个样子的……

赖辛巴赫和他全家人，“聪明的”中尉席梅尔普芬尼希和妻子（带着布吕宁克给他的一千英镑遗产），还有画家施莫耳策，今天乘船到美国去了。祝他们一路平安！只是可怜的鲁普斯由于赖辛巴赫的出走而丢掉了最后的几课。这对他很不好。他决不是金克尔。他不是未来的“德意志共和国总统”及其“夫人”^①那种职业的谄媚者、寄生虫和骗子，不会象他们那样向资产者摇尾乞怜。讨好谄媚的哥特弗利德爬得这么高，居然获许在伦敦大学的一个课堂里对伦敦公众重复他关于中世纪基督教艺术的老一套讲学。他的讲学是**免费的**、无报酬的，只希望能混到伦敦大学当美学教授。他用令人讨厌的英语，**按写好的讲稿**念。他在讲学开始时受到鼓掌欢迎，但在讲的过程中完全失败了，甚至从讲究体面的犹太商贩中专门邀请来捧场的人也无法给他打气。当时在场的埃德加尔·鲍威尔——金克尔是在上星期二作第一讲的，——给我详细谈了这个情况。据他说，金克尔尽管非常厚颜无耻，当时的确显得十分可怜……

^① 约翰娜·金克尔。——编者注

45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

华盛顿

[1853年4月26日于伦敦]

亲爱的克路斯：

你应该已经收到我三封信了。⁵⁵⁰附上一号琼斯的《人民报》，载有“英国人”^①反对《泰晤士报》的文章。⁵⁵¹

如果《科伦的揭露》^②还没有印成小册子，或者《新英格兰报》没有把它“免费”印成小册子，那就把这事搁下吧，因为现在已经太晚了。

维利希给赫尔岑（俄国人）写信说，一切都“好极了”，他取得了非常“巨大的成果”，并且很快就会回来。

在柏林事件^③中，亨策一定又牵连进去了。他作为维利希—金克尔的代理人，自然有旧的传单和革命的处方。此外，这些大人物曾预定他为柏林的军事司令官。

此地的赖德律—洛兰的支持者对我们告知他们的卢格的号召书感到难为情。不可能是赖德律允许卢格发表这封可耻的信，卢格是通过前普法尔茨律师、赖德律过去的仆从、法国前议员、贩卖过德语形容词的萨瓦骗取了赖德律的这封信。不管怎么样，赖德

① 理查兹。——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240页。——编者注

律的威信现在比任何时候都要低。

你的 卡·马·

46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纽 约

1853年4月26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魏德迈：

4月21日我收到了附在**下面的**匿名便条。民主酒吧间的老板谢特奈尔和哥林盖尔收到了同样的匿名信。**信中所说的事实我核对过了**。我想（谢特奈尔和哥林盖尔的名字你可以提到），你应该把它刊登出来，前面加几句按语，指出消息是你从伦敦得到的。施梯伯先生和戈德海姆先生来到这里，是为了把科苏特的可疑的火药密谋同柏林案件²⁴⁷“联系起来”。从下面的东西你可以看出，“伤心的”希尔施是如何继续成为“间谍活动的受害者”^①。但愿这个流氓不要在柏林造成新的牺牲品！我认为，这件事在美国将使他彻底完蛋。附在下面的东西我同时寄给你和克路斯。你发表在《改革报》上的两篇文章^②，我们大家都很喜欢。要设法办到的只是不要让克耳纳剥削你，使你得不到应有的政治影响。现在，寄给谢特奈尔等人的信**逐字照抄**如下：

① 讽刺地暗指希尔施的文章《间谍活动的受害者》。——编者注

② 约·魏德迈《政治经济学概论》（第一篇和第二篇）。——编者注

“1853年4月21日于伦敦

通 知

警务顾问施梯伯和警监犹太人戈德海姆两人不久前由柏林抵达此地。

形 貌 特 征

施梯伯：

中等身材(约5英尺)
 头发：黑、短
 胡须：同上
 脸色：萎黄
 身穿深色紧身裤，兰色肥大
 常礼服，戴软帽和眼镜

犹太人戈德海姆：

(约6英尺)
 黑、短
 同上
 黄、浮肿
 身穿黑裤，淡黄色肥大常
 礼服，戴黑帽

注意：两人经常同行，伴随他们的有汉堡的店员**希尔施**和维利希的同乡、过去的邮差**黑林**。

施梯伯和戈德海姆今天曾同班迪亚会谈。施梯伯或戈德海姆每天按时在十一点和三点之间去普鲁士大使馆。”

《泰晤士报》今天报道了施梯伯和戈德海姆抵达此地的消息。

向你和夫人衷心问好。

你的 卡·马克思

既然小丑海因岑在他的《人民报》上又厚颜无耻地谈到“宪章派”，说他们仿佛只是争取普选权，而对共产党人和可恨的阶级差别全无兴趣，那末依我看来，在《改革报》上发表厄内斯特·琼斯给你的那封信⁵⁵² 还不算晚。

47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⁵⁵³

华盛顿

[1853年6月14日左右于伦敦]

……另一方面，应该给予回答⁵⁵⁴，最好能够由第三者来做。在这种情况下，你应该毫不客气地去涉及一点个人关系，并给粗暴的民主“人物”奉送几段尖刻的“笑话”⁵⁵⁵……

对于《**改革报**》，我劝你们，除了理智，还要特别克制。我对这个自作聪明的庸人^①不感兴趣，他过去在黑森——而黑森是他的世界——只不过代表他自己这个世界的缔造者，即黑森庸人，而现在他装作是一向在“唯物主义基础上”代表无产阶级的。这个得意扬扬的小人，用所罗门格言来“强调”他比越轨的政党明智并具有独特的审慎，他是“海泽通讯”的活的注解，——这个家伙自然使我不感兴趣，并且使我厌恶。但是你们帮助创办了报纸。报纸在纽约出版。半个德国到纽约看博览会。⁵⁰³你们在纽约并没有别的报纸。因此，抛开克耳纳和他的报纸岂不是失策？这样做你们就反而给这些家伙帮了忙。你们要装成天真的样子，继续给他写东西。对他说来，不可能有比这更坏的了。不要让他摆脱你们的影响，就一切情形来看，这已经使他非常难以忍受了。你们要象普鲁士的资产者那样干：政府和曼托伊费尔想方设法要摆脱这些资产者的友谊。可是他们却装作似乎相信自己的政府是真正立宪的，于是政府也只好成为立宪的了。这就是**处世哲学**。

① 克耳纳。——编者注

《新英格兰报》过去是，现在依然是很不可靠的。施累格先生这个大学生，是个非常肤浅的家伙，自以为精通世间的一切（正象克耳纳一样，“弄巧成拙”），其实是个狂妄自大的庸人。他写信给皮佩尔，说我应该给《新英格兰报》写文章论述从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向共产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必要性。马克思公民以其“善于概括和整理”的头脑很适合施累格公民向他提出的这个任务。但是马克思公民应该“不用他那些抽象的词句”，而象所有其他人那样写作，云云。好样的施累格公民，他同时也给皮佩尔写信，说皮佩尔只是不应该攻击（他经常删去皮佩尔的这种话）卢格和海因岑公民，因为他的报纸的“一部分优秀读者”（其余的是什么人，可想而知）是海因岑派，而《新英格兰报》注定要由《雅努斯》的广大读者来继承（一字不差这样写的）。好个伟大的施累格公民！好个最伟大的庞培！尽管如此，我仍劝皮佩尔继续给施累格写东西。原因很简单。我们给我们的敌人写东西，不是给他们帮忙，而是完全相反。这是我们同他们开的最厉害的玩笑……

48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⁵⁵⁶

华盛顿

1853年9月15日[于伦敦]

……今天我收到了刊登在《改革报》最近一号上的你的魁北克通讯以及克耳纳为佩舍辩护的文章，就是这个佩舍，在我同时收到的9月3日的《新英格兰报》上对可笑的“怪人”、“阶级斗士”庸俗地进行挖苦，而自以为机智。⁵⁵⁷ 从你专门为我寄《改革报》的时候

起，我恰好开始又经常收到该报，但是《论坛报》却不经常收到，而这对我却很重要。例如，我就没有那篇我引用了列强就丹麦问题交换的照会的文章^①，也没有那篇我说明土地所有制关系的文章^②……

我觉得，现在正是时候，你们应该重新开始论战，把这些发明**唯物观点**的庸俗的格普一佩舍好好挖苦一顿；**他们的**唯物主义实际上是庸人的唯物主义。对手变得厚颜无耻，这是事实，这种事实至少在《新莱茵报》时期是不可能有的。在1848年革命时期实际上开了小差、然后跑到美国去零售自己天才的大学生施累格，还老是不断地把他的《新英格兰报》寄给我，大概是为了让我亲眼看看他们是些什么东西。恐怕从来没有一家报纸，其愚蠢和虚荣是如此矫柔造作地结合在一起的。

克耳纳太软弱；看来他不懂得，每一家报纸要进行斗争，都必须论战。他还有一种不幸的本能，即在他的敌人给他一顿拳打脚踢之前两天还经常夸奖他们。对海因岑是这样，对佩舍也是这样，顺便说一下，佩舍在一篇关于货币流通的可怜文章中显示了他的百科全书般的知识……

无论如何，运动比我期待和希望的来得早（我认为，商业萧条将在春季开始，象1847年那样）。我总是希望，在这个时间到来以前我能隐居几个月，搞我的《政治经济学》。但是看来办不到了。经常给报纸写乱七八糟的东西已经使我厌烦。这占去我许多时间，分散注意力，而到头来一事无成。不管你怎样力求不受限制，总

① 卡·马克思《在下院中。——报刊论东方问题。——沙皇宣言。——丹麦》。——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战争问题。——议会动态。——印度》。——编者注

还是被报纸及其读者捆住了手脚，特别是象我这样需要拿现金的人。纯粹的科学工作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与某个 A. P. C.^①、某个女通讯员和某个“大主教”并驾齐驱的荣誉，实在不值得羡慕。

卡尔·威廉·克莱因（佐林根人，工人）请求我替他同你们取得联系。他的地址是…… 他是个能干的家伙。创建了工人同盟，据他写信给我说，《坦率报》受到这个同盟的影响。²⁹⁵ 皮佩尔从这里和他通信；如果你有可能为此花点时间，你应该从华盛顿支持他们。

布林德老爹继续^②……以极大的热情在《新英格兰报》上发表他的文章，对于那些必将使《科伦日报》的勃律盖曼肃然起敬的前所未闻的成就，同自己的编辑互相祝贺。

今天我只写几行。没有发生任何事件。只是霍乱进入了伦敦。

你的 卡·马·

49

马克思致卡尔·布林德

伦 敦

1853年9月26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布林德：

关于巴登的卑鄙作法的消息^③，使我妻子和我感到很突然，虽

① 普尔斯基（见本卷第225—226页）。——编者注

② 此处克路斯写了一个字：“字迹不清”。——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295、602页。——编者注

Verkaufsstelle: 12 Mark für die...
Anzeigenpreise...
Abbestellung...

Die Reform.

Verkaufsstelle: 12 Mark für die...
Anzeigenpreise...
Abbestellung...

Der „Jede Mann ein Mann“...
Anzeigenpreise...
Abbestellung...

Der Reform...
Anzeigenpreise...
Abbestellung...

Der Reform...
Anzeigenpreise...
Abbestellung...

Der Reform...
Anzeigenpreise...
Abbestellung...

Der Reform...
Anzeigenpreise...
Abbestellung...

Der Reform...
Anzeigenpreise...
Abbestellung...

Der Reform...
Anzeigenpreise...
Abbestellung...

Der Reform...
Anzeigenpreise...
Abbestellung...

Der Reform...
Anzeigenpreise...
Abbestellung...

Der Reform...
Anzeigenpreise...
Abbestellung...

Der Reform...
Anzeigenpreise...
Abbestellung...

Der Reform...
Anzeigenpreise...
Abbestellung...

Der Reform...
Anzeigenpreise...
Abbestellung...

Der Reform...
Anzeigenpreise...
Abbestellung...

Der Reform...
Anzeigenpreise...
Abbestellung...

Der Reform...
Anzeigenpreise...
Abbestellung...

1853年9月17日《改革报》的原版，载有克路斯根据马克思的信写的“《合众国最优秀报纸》及其“最优秀人物”和政治经济学家》一文的一部分

然本来就没有指望那里会干什么好事。对涉及你和你全家的一切，我们非常同情。

至于琼斯，我担心他到外地去了。我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没有看到他了。不过我今天还是要去打听一下，看他是否同意，同时了解他有没有收到你的信。详细情况，你明天就能知道。我全家向你全家衷心问好。

你的 卡·马克思

我早就想抽空到你那里去一趟，但总是有许多不愉快的琐事缠身。

50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⁵⁵⁸

纽 约

[1853年10月初于伦敦]

……布林德突然发现，吃饭问题与南德意志人所说的土耳其问题一样重要。你知道，这位先生觉得自己是了不起的大人物，完全以国家要人自居，象是上层流亡人士的代表；你也知道，由于皮佩尔轻率地写了一篇嘲笑俄国的文章（不过这种文章对《新英格兰报》是完全适用的，而且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一下子不可能写出什么别的东西来），布林德两个月中在《新英格兰报》上就抛出了不下三篇文章，对海因岑多少表示了兄弟般的支持（旧情不灭），等等。因而他同我们的关系紧张了。当我说到“我们”的时候，我是除开

鲁普斯先生^①的，他由于同情《晨报》，自然而然地倾向布林德，并且早就显出一种特点：爱同自己的所谓党内朋友争吵，同情政治庸人。几天前，布林德又出现了，他给我的妻子带来一封写着克路斯地址的信，也就是给沃尔弗的信，因为沃尔弗曾给他写了一封温情的告别信，表示愿意通信，并留下了克路斯的地址。我妻子自然把英国目前还是伟大的亲土耳其分子的避难所一事告诉了他。⁵⁵⁹自然，这决不是这个福斯泰夫式地自我吹嘘的以前的朋友来访的原因。巴登法庭扣押了他前妻（第二次结婚是在第十三区^②）生的孩子们的全部财产，直到孩子们被送回德国，交给想使他们信犹太教的犹太人。这样一来，布林德先生的财产就减少到他或他妻子的原来财产的四分之一，现在他认为，研究“吃饭问题”，还是应该先于土耳其战争的结束和彼得堡的被攻占。情况起了这样的变化，他需要律师琼斯（厄内斯特）帮忙，于是又想起了我的存在，对我自然特别殷勤。

51

马克思致卡尔·布林德

伦 敦

1853年10月13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布林德：

你从我这里走后，我就立即去找弗莱里格拉特，想让他当中间

①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② 巴黎。——编者注

人把我的期票贴现。弗莱里格拉特已着手办这件事，但至今没有办成，因为他的东家^①到现在还没有回来，而这件事必须有东家在，他们等他回来已经有八到十天了。所以，我现在一文不名，虽然按期票应付给我三十英镑。过两天这件讨厌的事总会解决的。

因为我还不能凭期票得到这些钱，所以就从别的地方想办法，以便立即寄给你一英镑，可是到处遭到拒绝。

因此你只得象我自己一样，再忍耐几天。请你相信，我因不能立即办好这件事，感到非常不愉快。

至于琼斯，我不明白问题出在哪里。自从你来访以后，他已经到我这儿来过两次，他**肯定地**对我说，已经给你写了信。他不会在**这种事情**上说谎。也许他的信被截走了？明天他还要来，我就请他当我的面给你写信。然后我亲自去投邮。他星期一动身。

向你和你的夫人致热情的问候。

你的 卡·马克思

52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⁵⁶⁰

华盛顿

[1853年10月中于伦敦]

……从阿里欧斯托到克莱因是个很大的距离，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个长时间的堕落，而且这是 *casus obliquus*^②。克莱因老爷子给我来了信，但是，自然只字不提自己的不同意见和争吵，仅仅请

① 牛津。——编者注

② 直译是：“间接格”，转义是：“歪了方向”。——编者注

求把他介绍给魏德迈和你。我在回信中（关于你们的情况，皮佩尔没有给他写过一句话），自然没有一句话能使人认为魏德迈不是我们的朋友，或者至少认为是一个可疑的朋友。难道我能干出这种卑鄙行为吗？——不管是喝醉酒，还是头脑清醒，任何时候我同样没有说过，工人只配当炮灰，虽然我认为这些家伙（克莱因逐渐堕落到这些家伙的水平）连当炮灰都不配。你对小克莱因要留神；他在莱茵省最优秀的佐林根工人中的确享有威望，因而一旦行动的时刻到来是会有用处的。《坦率报》完蛋了，因为该报不付报酬，而皮佩尔生活十分贫困，他不能为该报白写稿。

关于《改革报》，我考虑一下能托别人做些什么。唯一能指望得到实际帮助的人，就是恩格斯。红色沃尔弗^①结婚了，他正在零售从普鲁茨、谷兹科夫和科塔那里贩来的空话，对我们来说，他现在一文不值。鲁普斯^②不愿写；他非常固执，不可能使他忘掉魏德迈的《革命》造成的挫折。德朗克现在当店员，懒得象巴黎浪漫女郎。维尔特为了经商，在北美和南美旅行已经几乎有一整年了。恩格斯工作实在繁重，不过他是一部真正的百科全书，不管在白天还是黑夜，不管是头脑清醒还是喝醉酒，在任何时候他的工作能力都很强，写作和思索都极快，因此在这件事上从他那里还是能指望得到一些东西的……

海因岑的英勇业绩使我非常开心。⁵⁶¹ 如果你们需要再次教训这个家伙，你们就利用他的愚昧无知，指出这个可恶的东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自己对手的话学了来，但这些话已经成为淡而无味的老生常谈了。妙的是，这个家伙为了追求威望常挨拳头。这对这

① 斐迪南·沃尔弗。——编者注

②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样的青年人倒不会有什么坏处！

俄国坏蛋们，虽然我没有感到他们对欧洲有什么危险，但对你们德国人却很伤脑筋。我们在癞蛤蟆和卡尔梅克人之间处于困境⁵⁶²……

卢格继《西方先驱报》之后把一篇针对一切共产党人的臭东西寄给了《新英格兰报》，该报没有发表。施累格公民，施累格公民！雅科比在那里还是有好处的。不要仅仅因为杜朗、“来自律内堡荒地的新教徒拉梅耐”而使自己丢脸。很想知道，卢格的这个臭名远扬的第二个“我”是否把海因岑需要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寄出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们轻率地处理问题，《改革报》又会蒙受耻辱……

53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⁵⁶³

华盛顿

[1853年11月中于伦敦]

……至于《改革报》，我将设法在德国和巴黎搞点东西。皮佩尔现在从早晨九点到晚上八点在西蒂区上班。这样，如果再考虑到给《同盟报》写通讯，他剩下的时间就很少了。他只能搞一点。如果付钱，我主张先让埃卡留斯得一点，否则他只能整天干裁缝活。根据我们商定的结果，他现在将定期寄通讯去。如果有可能，请设法让他得一点钱。至于他关于法国的文章⁵⁶⁴，琼斯已停止发表了，而手稿没有退还给我，现在也没法拿到手，因为琼斯现在正在进行宣传旅行。但我还是把这件事写信告诉了他。我也已经约海泽

写稿。多样化是有好处的，我认为，海泽由于同我们交往，将会变好。我已通过恩格斯向鲁普斯^①和德朗克约稿。不过这不会有有多大效果。在这个悲惨的不幸时刻，鲁普斯的年岁加上单身汉的习惯造成了不良后果。

维利希的臭东西^②我还没有看到。差不多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到来自战场的消息上去了，甚至没有一分钟去考虑伟大的维利希。虽有电讯，但消息来得很乱，断断续续，而且很晚，况且这些东西无例外地都要通过维也纳警察局之手，也就是说，都经过检查。君士坦丁堡的消息当然来得太晚。民主派的英雄们蠢蠢欲动。这对土军是个不祥之兆。至于维利希，我想尽可能避免发表个人声明，我最后只能在《**改革报**》小品文一栏里给这个卑鄙庸人的“意识形态”描绘一幅心理学的，或更确切些说是现象学的风俗画。

上星期二在收到你的信的同时，收到了**克莱因**的信，应该说，信写得很出色，很机智，是经过周密考虑的。他写道，他将从他那方面搞一个反对维利希的声明，因为他可以揭穿这个家伙在伦敦的整个时期的谎言。克莱因有一个固执的想法，仿佛你对他很傲慢。我将设法调解一下。

对于《**论坛报**》，也许最好的办法是假装你们似乎“认出了我的文风”。⁵⁶⁵论帕麦斯顿的文章^③在乌尔卡尔特的我心中提高了我的声望。为了帮助我写作，他给我寄来一些书，不过这些书我都已经知道⁵⁶⁶……

①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② 奥·维利希《卡尔·马克思博士和他的〈揭露〉》。——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帕麦斯顿勋爵》。——编者注

1854年

54

恩格斯致《每日新闻》编辑赫·季·林肯
伦 敦

[草稿]

1854年3月30日于曼彻斯特
圣玛丽街南门街7号

阁下：

我不揣冒昧，现在自荐为贵报**军事专栏**撰稿。我想，这一建议一定会得到赞同，即使自愿效劳的人目前并不担任军职，而且还是一个外国人。

我认为，主要问题在于撰稿人是否真正内行。至于这一点，最好的证明是一系列关于各种军事题目的论文。这些论文，您如果愿意，可以让任何一个军事问题权威加以审阅。越权威越好。我非常愿意把我的论文交给威廉·纳皮尔爵士去评论，而不愿意交给任何迂腐的第二流的专家。

但是，我甚至不能期望，在您不知道我的某些详情时，会愿意对我进行考查。因此，请让我告诉您，我曾在普鲁士炮兵里受过军事教育。普鲁士炮兵虽然不象它本来可以达到的那样好，但却培养

出了一批人，他们，正如我们的朋友尼古拉所说的，使“土耳其炮兵成为欧洲最好的炮兵之一”。后来，我又亲自参加了1849年南德意志起义战争时期的战斗活动。多年来，对军事科学的一切部门进行研究已成为我的主要工作之一，而我当时发表在德文报刊上的论述匈牙利战局的一些论文⁸³所取得的成功，使我相信我的工作没有白费气力。我对欧洲大多数语言都比较熟悉，其中包括俄语、塞尔维亚语，也略懂罗马尼亚语，这就使我有利用一些最好的报道资料，也许这在其他方面对您也有用处。至于用英语正确而流利地写作的能力，您从我的文章中自然可以了解。关于我的其他一切情况，我也乐于奉告，您也可以从您的国民教育问题的撰稿人瓦茨博士那里得知，我同他相识已经有十年以上了。

我早就有意向您提出这一建议，但是我想，这个问题未必会使您感到兴趣，因为当时还没有正式宣战，而对多瑙河战略的一切**批评**还只限于一些深思熟虑的探讨性意见，即对于在保加利亚不可思议的行动，阿伯丁勋爵应负多少责任，奥美尔-帕沙应负多少责任。现在情况不同了。局部战争只能是战争的**假象**，而欧洲战争必然成为现实。此外，我承认还有其他的考虑也阻止了我。那时我还不象现在这样，拥有必要的关于战区和作战双方的地图、计划和专门资料，而如果不是以我所能得到的最好的报道作根据，我连一行字都不愿意寄给您。

我不仅不在战场，而且（至少目前如此）离贵报编辑部也很远，这一情况非常实际地规定了我向您提供的材料的性质。我的文章将限于描写现在正进行军事行动的那部分战场的情况；评述交战军队的军事组织和兵力，它们取胜的可能性及可能进行的战役；对正在进行的战斗发表批评意见；有时也**综述**（用法国术语来说）一

下一个月或一个半月的作战情况，这要依情况而定。因为要正确判断实际上发生的事情必须有最充分的报道，所以我写作将很少只根据电讯，而一般要等较详细的材料。如果我的文章能写得好一些，就是迟一两天也没有什么要紧。因此，至少最近我不一定要去伦敦。如果您希望我的文章选题更广泛一些，我也不反对，并且准备等待您的建议。

如果您对我的建议表示欢迎，我过几个月大概可以完全迁到伦敦去。在此以前，如果合适的话，我可以去同您洽谈。

至于政治，我将尽量少把它同军事批评牵连在一起。在战争中，只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以最快的速度 and 最大的精力进行战争，粉碎敌人并迫使敌人同意你的条件。如果同盟国政府这样行动，我将承认他们的功绩。如果它们进行阻挠，束缚自己指挥官的手脚，我就反对这种行动。我真希望把俄国人狠狠揍一顿，但是如果他们仗打得好，那我认为我是一个真正的士兵，会给这些魔鬼作出应有的评价。此外，我还将坚持一个原则，即军事科学象数学和地理学一样，并不包括特殊的政治见解。

现在来谈谈实际问题。我并不认为，随信附上的描述喀琅施塔得的文章^①会给您提供一个确实的概念，使您了解我能够为您做些什么。但如果您认为我有助于贵报，那末我们可以订一个暂时的协议，根据这个协议，您有全权拒绝我继续撰稿，如果您认为我撰稿不合宜的话，而我则将为我的劳动和开支保证有一个公正的报酬。您自然很了解，要撰写军事活动的文章，必须拥有许多昂贵的地图和书籍，这都应该计算在内，因为这些都包括在生产费用

① 弗·恩格斯《喀琅施塔得要塞》。——编者注

里面。

总之，我愿给您寄去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全面论述俄国的陆军和海军力量，论述它们的组织，目前的人数和战斗力（在可以弄清楚的范围），并对波罗的海、黑海、多瑙河和波兰疆界的战场、军事行动线及防线，包括要塞体系在内，作出军事述评。这次所附的关于喀琅施塔得的文章，是这组文章中的一篇，可以按次序推迟发表。我担保我关于这些问题的报道都是第一流的，完全是以报刊上发表的（而不是某种秘密的）资料为依据的。我可以每周寄去一篇文章，占一两栏篇幅，如果需要的话，还可以长些。

您如果认为这样的次序太系统化，那末可以在论述喀琅施塔得的文章之后登载一篇类似的文章，论述一下塞瓦斯托波尔的永备工事和俄国其他的设防港口（根据所能获得的资料），最后根据历史事实和最好的理论资料，如霍华德·道格拉斯爵士的书⁵⁶⁷，就从海上攻击岸防炮台有多少成功的把握，发表一些意见。

您如果需要军事著作的书评，我也可以承担。例如，现在我可以写文章谈谈切斯尼上校《俄土战争》⁵⁶⁸一书。关于这本书，我敢说，我已经收集了绝好的材料。

在结束这封长信时，我建议，还可以寄给您一些短评，谈谈俄军渡过多瑙河这件事有多么大的意义，更正确些说，是多么没有意义。这类东西，您一提出要求，就可以寄去。

如果您对我的建议有兴趣，我将十分高兴地等候您尽快给一个简短的通知，以便立即着手工作。

撰安。

55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杜塞尔多夫

1854年4月6日于伦敦
(地址你知道)

亲爱的拉萨尔：

3月7日的来信，按时收到了。第一，对你的军事观点，第二，对你的外交观点，我都应当提出一些意见。

关于第一点。^①对于我的有关埃内兹和罗多斯托的意见，你回答说——在这一点上同英国政府报纸完全一致——，君士坦丁堡需要加以掩护。但如果黑海的两个舰队和多瑙河军团不能掩护君士坦丁堡，那末十万名法军和英军也无济于事。把他们从罗多斯托调到塞瓦斯托波尔或敖德萨要比从马耳他或土伦调去更方便，这我当然不否认。

认为奥军侵入塞尔维亚就会处于“土耳其多瑙河军团的后方”，这种看法我觉得不完全正确。为了进入瓦拉几亚，奥军应当在贝尔格莱德附近或稍下一点渡多瑙河，或者是沿左岸通过**麦哈提亚**前进。在前一种情况下，他们将处在土军左翼的**延长线**上；在第二种情况下，他们将处于其**正面**。这样，土军就不得不放弃对卡拉法特和维丁的保卫，而只留下卫戍部队，这是很清楚的，但是不应由此得出结论说，土军左翼注定要覆灭，其残部必须撤至苏姆拉一线。相反，对奥军来说，正确的战术是立即经尼什向索非亚推进，

① 见本卷第329—330页。——编者注

而对土军来说，正确的战术**也是**从维丁向索非亚撤退。由于土军的路程较短，所以他们将**先于**奥军到达该地，从而能够在巴尔干设防固守，或向阿德里安堡退却。

如果奥军采取错误决定进军维丁，那末土军**仍然**应当进军索非亚。在这种情况下同奥美尔-帕沙的主力分开，决不意味着分散兵力。因为新的敌人要求有一条新的作战线：阿德里安堡—索非亚—贝尔格莱德—维丁。这样，土军左翼就将**成为一支独立的军队**。

但是，尽管如此，如果军事行动还是照你设想的那样发展，那末无论怎样把军队拉到苏姆拉一线都无济于事，因为在放弃从贝尔格莱德到君士坦丁堡**主要干线**的情况下，这一防线**反正已被迂回过了**，相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这一防线需要急速**放弃**，以便在**阿德里安堡集中全部后备力量**，去抗击越过巴尔干的敌人。

关于第二点。**关于帕麦斯顿**。你对帕麦斯顿所持的意见，就是在大陆上和在大多数英国自由派中间占上风的那种意见。但是在我看来，毫无疑问，帕麦斯顿是**俄国的代理人**，顺便提一句，他的债务，在1827年是由利文公爵夫人代为偿还的，他1830年进入外交部靠的是利文公爵，而对他的警告是坎宁在临死时提出的。我得出这一结论之前，曾经根据蓝皮书、《议会辩论录》及他自己的外交代理人提供的证据，非常认真和详尽地研究了**他的全部升迁史**。作这件工作远不是愉快的，况且占去了我很多时间，但是这是值得的，因为它给了我一把打开近三十年来秘密外交史大门的钥匙。（顺便说一说，我发表在《**论坛报**》上的几篇关于帕麦斯顿的文章，在伦敦以单行本形式翻印了五万份。^①）——帕麦斯顿不是天才。

① 卡·马克思《帕麦斯顿勋爵》第三篇、第四篇和第五篇（后两篇编成一册）。

天才不会扮演这样的角色。但他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和成功的策略家。他的高明之处并不在于他为俄国效劳，而在于他为俄国效劳时善于扮演“真正英国大臣”的角色。他同阿伯丁不同的仅仅是，阿伯丁为俄国效劳是因为他不理解俄国，而帕麦斯顿尽管理解俄国，还是为俄国效劳。因此，前者是俄国的公开拥护者，后者是它的秘密代理人，前者是白白地效劳，后者是有报酬地效劳。即使他现在居然想**反对**俄国，他也不能这样做，因为他在它的掌握之中，他不得不时时刻刻提心吊胆，生怕彼得堡把他当作牺牲品。就是这个人，在1829年责难阿伯丁的政策不够亲俄，就是这个人，罗伯特·皮尔在下院针对他说，不清楚他是谁的代表。这个人在1831年牺牲了波兰，在1833年把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强加给土耳其政府，在1836年把高加索和多瑙河口送给了俄国，促成了1840年和1841年条约的签定以及新的反法神圣同盟的建立。这个人为俄国人的利益进行了阿富汗战争，在1831、1836和1840年曾经准备把克拉科夫并入奥地利，以便在1846年再来加以反对，等等。⁵⁶⁹凡是插手的地方，他都借口保护英国商业利益而损害了它。他在那不勒斯硫磺问题上就是这样办的。⁵⁷⁰他破坏了只等批准的有利于英国的同法国的贸易条约。就是这个人出卖了意大利和匈牙利去任人宰割。假如他只是反对革命的民族，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就在纯粹有关英国利益的问题上，他也总是用最**精巧**的方法把英国的利益出卖给俄国。不过，在这里人们已经开始了解他到底是个什么人。

盼速回信。

你的 卡·马·

56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杜塞尔多夫

1854年6月1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拉萨尔：

近两三个星期我病得很重，而且三个孩子^①都出麻疹，现在才好，弄得整个家变成了诊疗所。我开始出去走动才两天，因为头痛特别厉害，任何谈话都使我感到难受，所以这段时间我没有接待任何客人。因此对流亡者的活动和意图，我几乎一无所知。你大概已经知道，马志尼现在化名呆在瑞士。我从华盛顿来信中得知，流亡者象以往一样抱着很大的幻想。这些先生们从这里寄往美国的秘密消息，又从华盛顿的一条渠道流回到我这里。在下封信里我也许能把你感兴趣的有关流亡者活动的详情告诉你。

维尔特现在在加利福尼亚。传闻他准备同汉堡一个姓沃尔布斯或沃尔姆斯的姑娘结婚，她是他以前一个上司的女儿。

甚至《泰晤士报》也在一定程度上讽刺在伦敦的“科伦骗子”，这些骗子用千百种调子号叫，他们的哭诉使英国人厌烦：

“一阵甜蜜的钟声，
轻轻掠过我的心房。”^②

或者是

① 燕妮·马克思、劳拉·马克思和埃德加尔·马克思。——编者注

② 海涅《新春集》第6首。——编者注

“我孤单，但不是一人”^①

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

至于《帕麦斯顿》，——他现在正用一切力量要把全部军事管理权抓到手，但是碰上了皮尔分子纽卡斯尔公爵这个对手，——我为《论坛报》写的文章只有前几篇在这里翻印成了小册子。^②我自己曾经阻止这些文章继续发表，因为就在同一套《政治评论集》³⁸¹中，除了我的文章外，还有乌尔卡尔特的抨击文，而我不愿意被列为这位先生的战友，我同他只在一点上，即在对帕麦斯顿的评价上是一致的；其他一切方面，我都抱着截然相反的意见，这在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就清楚了。^③他是个浪漫的反动派，十足的土耳其人，想用土耳其的方式和照土耳其的制度来改造整个西方。我决定不把这几本小册子寄给你，因为寄小件邮包的费用贵得不成比例。至于问题的本质，那你有充分权利保留自己的意见，直到它被完全不可辩驳的事实改变为止。我的观点不是根据这个或那个个别的事实，——须知每一个个别的事实都可以有不同的解释，——而是根据这个人的全部行为，根据他1829年以来的总的活动情况。在他的活动中，我发现有一个统一的协调一致的计划，这个计划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和往往表面上相互矛盾的形式，但永远是引向同一个目标，而且总是以同样高度的技巧来实现的。

对于你特别提到的几点，我作如下的说明：

① 庇·亚·沃尔弗的剧本《普莱齐奥莎》第二幕第二场中的一行（韦伯的同名歌剧，根据该剧内容改编）。——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帕麦斯顿勋爵》第三篇、第四篇和第五篇（后两篇编成一册）。——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324—325页。——编者注

（1）**保护帕西菲科的远征**。²²⁵ 在帕麦斯顿过去派驻雅典大使馆的一个秘书（1836）的一本书里，即在帕里什先生的著作《希腊外交史》里，你首先会看到一个证据，证明1830年以后，帕麦斯顿千方百计要把希腊变成俄国的一个省。保护帕西菲科的远征最终把希腊完全抛入了俄国的怀抱。这次远征提高了帕麦斯顿在英国的声望，同时使他有可能在这一年同布隆诺夫签定了根据俄国利益草拟的关于丹麦继承程序的条约，这个条约直到1852年才最后定下来。⁵⁷¹ 如果说在希腊这件事上，帕麦斯顿使法国遭到了很大的损失，而没有向法国猛扑过去，那他的这种让步只是对英国人民耍的一种“外交手腕”。与他敌对的报纸已经开始强调，在1840年他就把英国变成了俄国的盟友和法国的敌人。

（2）承认政变^①。这是为笼络波拿巴所必需的。以前，由于西班牙发生内讧，他曾同样地搞过四国同盟⁵⁷²，使路易-菲利浦遭殃。⁴⁸³

（3）1839年6月19日的训令完全证实了我的看法。主张在任何情况下不许俄国实现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顺便提一句，这个条约是帕麦斯顿搞出来的）的提议，并不出自伦敦，而是出自巴黎。苏尔特1839年5月30日给布尔克奈男爵的急电证明了这一点，1839年6月17日的急电等等也可证明。帕麦斯顿装出一副样子，似乎他认为苏丹**希望**履行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并使俄军进抵君士坦丁堡，他在6月19日给巴黎的格兰维耳伯爵发去一份急电，并附去他同一天的“给海军上将罗伯特·斯托普福德爵士的训令初稿”，他在其中除提出一系列模棱两可和荒唐的提议以外，

^① 指1852年12月2日法国的波拿巴政变。——编者注

还命令海军上将在必要时“用武力强行通过达达尼尔”。苏尔特的判断很正确（见格兰维耳伯爵 1839 年 6 月 28 日从巴黎给帕麦斯顿子爵的急电），他要帕麦斯顿注意，他们的敌人不是苏丹而是俄国，因此强行通过达达尼尔是荒谬的，只要英法两国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要求苏丹——**这正是苏丹所希望的**——允许联军舰队通过达达尼尔，就已经完全够了。帕麦斯顿对此不能作任何反对，但提出了一个更加荒唐的建议，对此，苏尔特向他写道：

“看来，高贵的勋爵**过于轻易地容忍俄军占领君士坦丁堡的前景了。**”

事态本着同样的精神继续发展，而且帕麦斯顿一直阻挠法国反对俄国，他装出一副样子，似乎只要布隆诺夫还不到伦敦来，他还没有同他签订 1840 年的条约，他的全部怒火就要发泄在穆罕默德-阿利身上。后来，这个条约在 1841 年关于达达尼尔的条约中找到了归宿，1841 年条约只是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的一个欧洲批准书。³²³

如果你能经常和详细地把德国的情况，特别是普鲁士的情况写信告诉我，我将非常感谢。

你的 卡·马·

57

马克思致摩里茨·埃尔斯纳

布勒斯劳^①

1854年12月20日星期三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埃尔斯纳：

您的信是星期一寄到这里的。我本人今天才来到这里，因为我在曼彻斯特恩格斯和鲁普斯^②那里作了几天客。

我的通讯^③将在**星期六**着手写。恰好在议会的“预备”会议**结束**的时候开始写通讯，本来并没有什么意思。而对这次短促的会议做一个**概括**，也许是最好的开端。两年来我只是用英文写作，我指的是为报刊写稿。用德文写作，开始会有些困难。

您知道，我曾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编辑一家**受检查**的普鲁士报纸^④。因此，我能充分设想《新奥得报》在新的书报检查形式下要遭到怎样的磨难；这些困难以及要同当局进行的隐蔽的斗争，促使我协助这家报纸。

据我所知，——而我对伦敦几乎所有稍微大一点的阅览室都是熟知的——在这里，哪里也没有《新奥得报》。目前，您只好先把它直接寄给我。也许我能设法使某个阅览室或咖啡馆订阅。

① 弗罗茨拉夫。——编者注

②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③ 指为《新奥得报》写通讯。——编者注

④ 《莱茵报》。——编者注

请您**特别**费心，破例寄**一号**《布勒斯劳报》给我。虽然埃德加尔·鲍威尔每周都来看我，但是一次也没有同我谈过他的通讯，而我很想了解他的观点，哪怕以一“号”为依据也行。

由于议会的会议将要结束，而除了对议会会议写一篇概述和可能对财政问题发表一些意见以外，写其他报道我很少有重要材料，所以我打算——如果这个想法可行——写一组文章来评述直到现在还在克里木进行的战争。⁵⁷³关于这个问题，不论在这里还是在德国，都没有看到一篇象样的，即批评性的文章。此外，我认为，这个题目会使人最感兴趣，同时也最少可能引起同间接的普鲁士王室的书报检查机关的冲突。

请代我向您的夫人致友好的问候，虽然我同她并不相识。

您的 卡尔·马克思

1855年

58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杜塞尔多夫

1855年1月23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拉萨尔：

如果不是我的妻子生了一个世界的新女公民^①，这封信早在一星期前就写好了。你也可以理解，整天忙忙碌碌很少有空闲时间。母女身体都很好。

我亲爱的，**要写……**^②这样不很多的……^②归根到底只能论述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并不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好吧……^②就……^②考察，然而并不表示任何作者的要求，但同时希望，这些东西也不要提出来。

至于你向我提出的各种经济问题，据我所知，到现在为止关于这些问题既没有官方的资料，也没有经过科学整理的综合资料。从贸易部的统计表中，当然可以借用谷物进口的官方数字。但是

①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② 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再也没有别的了。现在一定会很快涌现一大批关于这些问题的文章。在英国,危机的时期同时也是理论研究的时期。我在笔记本中利用各种来源收集了一切可能收集到的统计资料,根据我的这些笔记本,一有可能,就为你搞个综合材料。现在只把下面这些最一般的资料告诉你。

小麦和面粉的输入

	小麦	面粉
	(单位:夸特)	(折合为夸特)
1847·····	2 650 000	1 808 000
1848·····	1 865 000	351 000
1849·····	4 569 000	1 129 000
1850·····	3 778 000	1 102 000

可见,在自由贸易的头两年,输入的小麦是八百二十八万五千[夸特]^①,而面粉是二百二十二万六千,共计一千零五十一万一千,也就是说这个时期平均每年输入五百多万夸特。按每人一年一夸特计算,这占总消费量的六分之一强。

能不能说,每年的消费量都增加了这么多呢?显然,这取决于对另一个问题的答案,即:在英国,小麦生产的数量是不是同以前一样?对这一点,只有在我们有了农业统计资料的时候才能回答,而这种统计正好现在才开始进行。关于爱尔兰和苏格兰,我们知道,在废除谷物税⁴⁷以后,大量的土地变成了牧场等等。[至于英格兰]^④,我们暂时只能用归纳的办法得出某种结论。如果在英格兰没有荒芜大量耕地,那怎么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在这一年,虽然收成非常好,但是粮价却比采用保护关税的1839年还高,

① 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而国外进口的缩减额，无论如何不会超过收成好坏之间，即 1854 年收成和 1853 年收成之间的差额。下面这张**官方统计表**(爱尔兰的)表明，在自由贸易制度下，停止耕种土地的趋势——在大多数情况下，大概是由于把耕地变成了牧场——是多么普遍。

	1854 年(到 11 月为止)	英亩
[减少]① 谷类作物面积 ·····		91 233
[蔬菜作物]①(马铃薯、块根作物等)·····		710
亚麻 ·····		23 607
三叶草 ·····		13 025
<hr/>		
耕地面积减少总数 ·····		128 575

相反，上一年(1853)减少的总数只不过是四万三千八百六十七英亩。两年共计十七万二千四百四十二英亩。由于近两年来对**一切农产品的需求**都增加了，这个数字更显得惊人。至于从事农业的“人手”，我们知道，从 1852 年起每年从大不列颠移居国外的三十万人中，大部分是农业工人。我们知道，在 1853 年，人口第一次**减少了**，而不是增加。最后，**农业工人**大量减少的最好证明，就是 1853 年**农业地区**的工资提高了，这是 1815 年以来的第一次，而为了重新降低工资，几乎到处都采用了收割机。(顺便指出，外国粮食的自由输入大大推动了**英国农业**的发展。)自由贸易对工业品价格有什么[影响]①，根据现有资料还完全不能断定。例如，毛纺织业和麻纺织业中价格的波动同原料有关，未必是由于废除谷物法而引起的。总的说来，我认为，从 1849—1854 年期间的价格历史中可以看出，一切工业产品价格和粮食价格之间的比例，各个工

① 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业部门产品价格和相应的原料价格之间的比例，仍然同废除谷物法以前一样（这些部门内部价格的变动也如此）。

至于工厂中的**工资**（数字下次再讲），可以完全肯定地说，谷物法的废除，（1）对**绝对**工资没有产生任何影响，（2）促使了**相对**工资的**降低**。在发生危机的一年^①，工资降低了。在比较好的1849—1852年（包括1852年，至少包括前八个月），工资并没有提高。为什么没有提高呢？因为生活资料的价格**下跌了**。在1852年期间，开始大量移居国外，而另一方面，美国、澳大利亚、东印度等地的需求大大增加。当时工人要求把工资提高百分之十，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即在繁荣达到顶点的时候（大体上是在1853年8月以前），几乎在大多数部门达到了这个要求。你知道，——譬如你回忆一下普雷斯顿的罢工³⁰²，——这个百分之十的提高很快又从他们那里夺走了，虽然1853—1854年粮价**平均**高于实行保护关税的年份，如1843—1845年和1830—1837年。可见，工资的**提高**，而且是**短时间的**提高，——因为现在又已经开工不足，开始发生危机了，——无论如何也不能归功于贸易自由；这种提高是完全符合一切繁荣年代工资的**提高**的。贸易自由实际上促成的只是1849—1852年期间工资**没有**提高。工资所以没有提高，是因为同样的工资可以买到**更多**的生活资料。实际上则是**利润**的相对**提高**。这样一来，相对工资，即和利润比较的工资，实际上是**下降了**——这就是结果，关于这一结果的必然性，我已在1847年的一本小册子（用法文写的）^②里作了说明。

当然，不能否认，谷物法的废除在某种程度上（与调整食糖税、

① 1847年（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编者注

允许外国轮船自由驶入，对英属北美进口木材取消保护关税等问题配合起来)大概使得英国人扩大和获得了新的国外市场，以销售他们的工业品。例如，美国颁布带有较大自由贸易性质的立法，无疑部分地是由于英国废除谷物法所造成的。但是不能对此赋予太大的意义；例如英国对俄国的输出减少了，而英国从俄国的输入由于谷物法的废除却大大增加了。整个看来，欧洲作为英国的市场的意义是相对地越来越降低，因为1854年的输出总额中（我在这里指的是**英国产品**的输出总数，而没有包括再出口数字），仅仅美国、澳大利亚和东印度就占百分之六十，更不用说欧洲以外的英属殖民地了（除东印度）。

我粗略地谈了这些，以便最概括地回答你的问题。我还要查一查，我的笔记本里还有什么确切的数字材料。再说一遍，书**只是现在**才开始出版……①

59

马克思致摩里茨·埃尔斯纳

布勒斯劳②

1855年4月17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埃尔斯纳：

我要同妻子一起离开伦敦数日。③ 德朗克非常热心，他同意在

① 信的结尾部分没有找到。——编者注

② 弗罗茨拉夫。——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441、442页。——编者注

这段时间里替我写通讯。^①他今天要寄给您的是一篇描写波拿巴来此地的文章。如果我见不着他，这封信我就单独寄给您。

附上两篇文章^②，作为同泛斯拉夫主义论战的开端。我认为，德国早就应当严肃地研究关于威胁着它的危险的问题了。这些东西，您觉得什么时候合适，就什么时候登，因为它们同通讯没有直接的联系。然而我深感必须不失时机地在德国敲起警钟。况且，柏林的“批判的批判”^③也会由于自己高傲的愚蠢而得到应有的报偿。

您的 卡·马·

60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巴 黎

1855年7月28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④

亲爱的拉萨尔：

我在乡间已经住了几个星期了，一位到苏格兰去的朋友^⑤让给了我一所房子。所以，你的信我昨天才收到。不过，现在我已经采取措施，使来信能立即从城里送到我这里。

① 指为《新奥得报》写通讯。——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德国和泛斯拉夫主义》。——编者注

③ 暗指布鲁诺·鲍威尔。——编者注

④ 信写自伦敦近郊坎柏威尔区，但标上了马克思伦敦的地址。——编者注

⑤ 伊曼特。——编者注

你离伦敦这样近，却不想哪怕是花几天时间到这里来看看，我自然觉得奇怪。我希望你再考虑考虑，你要想到，巴黎到伦敦路是多么近，花费是多么少。假如法国不是对我紧紧地关上了大门，我是会到巴黎去看你的。

我在巴黎有几个朋友，但是（现在我不是在城里写信）只有我回到索荷才能把他们的地址告诉你，地址都在那里。

培根说，真正杰出的人物，同自然界和世界的联系是这样多，他们感到兴趣的对象是这样广，以致他们能够轻松地经受任何损失。我不属于这样的杰出人物。我的孩子^①的死震动了我的心灵深处，我对这个损失的感受仍象第一天那样的强烈。我可怜的妻子也是万分悲痛。

如果看见海涅，请代我向他致意。

你的 卡·马·

61

马克思致阿马利亚·丹尼尔斯

科 伦

1855年9月6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②

亲爱的丹尼尔斯夫人：

惊悉亲爱的、永不能忘却的罗兰特^③逝世的噩耗，简直无法

① 埃德加尔·马克思。——编者注

② 信写自坎柏威尔区，但标上了马克思伦敦的地址。——编者注

③ 罗兰特·丹尼尔斯。——编者注

向您描述我的悲痛。虽然施特芬告诉我的最后消息是不能令人放心的，但我对您出色的丈夫恢复健康一分钟也没有失去过希望。他是一个温和、精细、高尚的人，坚定、才干和外表的美异常和谐地在他身上融为一体。当我在科伦人中间看见丹尼尔斯的时候，他总是使我感到他是一尊被任意丢在一群霍屯督人中间的希腊神像。他的早逝，不仅对他的家庭和朋友来说是不可挽回的损失，而且对科学界以及受苦受难的广大群众来说也是一个不可挽回的损失。在科学界，人们对他抱有无限的希望，而受苦受难的群众则把他看成可靠的先进战士。

我深知您的英雄性格，因而我确信，无法安慰的悲伤不会妨碍您忠诚地关注罗兰特遗留给您的珍贵保证。您会让自己的孩子们加倍地补偿世界因失去他们的父亲而遭到的损失。

关于这个新的损失的消息，使我的妻子痛切地回忆起我们唯一的一个小儿子^①的死，她的心情使她现在不能写信给您。她象孩子一样地哭泣、伤心。

我不想安慰您，因为我自己也很伤心——我失去了一个朋友，我喜爱他，甚于喜爱其他任何人。这样的悲痛是无法减轻的，只能分担。我只要稍微忍住了初时的痛苦，就为死者在美国的许多朋友在《纽约论坛报》上登一则讣告。希望有一天会出现一种情况，使那些缩短了他的寿命的人受到比这个讣告所给予他们的更为严重的惩罚。

无须向您保证，我永远是您可靠而忠诚的朋友。

向您表示真挚的同情。

您的 卡·马克思

^① 埃德加尔·马克思。 编者注

62

马克思致摩里茨·埃尔斯纳

布勒斯劳^①1855年9月11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②

亲爱的埃尔斯纳：

上星期我没有可能写东西给您，因为可敬的弗罗恩德医生对我提出了司法追究。由于他，我甚至被迫离开伦敦几乎一个星期。但是议会既然没有开会，这种情况自然也不会影响我这个通讯员的效率。好吧，这个月就请您从9月11日起为我开账户吧。

不用说，如果您的报纸没有能力付款，但仍能继续存在下去，那您依然可以得到我的文章。

我深深感到，您的报纸，在困难的条件下和您所处的狭隘范围里，办得很巧妙、很有分寸，能够使明眼的读者读出言外之意。说您从“立宪派”那里拿钱，这种指责是再荒谬不过了。某些十足的“立宪”资产者，曾购买过《新莱茵报》的股票。纵然这些先生们后来对此感到后悔，但是编辑部无论如何从来也没有禁止他们继续出钱。

假如我不是担心我的任何一个熟人仅仅因为和我通信而会使他声誉受到影响，我早就为了您的报纸而往莱茵省写信了。拉萨尔在科伦等地没有引起人们对《新奥得报》的注意，无论如何是不

① 弗罗茨拉夫。——编者注

② 信写自坎柏威尔区，但标上了马克思伦敦的地址。——编者注

对的。他本来是可以做到这点的。

如果《新奥得报》不再存在下去，那我们要引以自慰的是，我们现在的一切活动、一切作为和创举，都纯粹是暂时的，是权宜之计。

致衷心的问候。

您的 卡·马·

在伦敦这里开始出版一种德文周报，是由前法国警探、维也纳的流亡者济格蒙德·恩格兰德尔创办的。撰稿人有：俄国人赫尔岑、约翰奈斯·隆格和一个冒称上尉的姓科尔恩的酒鬼。

63

马克思致摩里茨·埃尔斯纳

布勒斯劳^①

1855年11月8日于曼彻斯特
格林码头巴特勒街34号

亲爱的埃尔斯纳：

您的两封信我都收到了。第一封稍微迟到了一些，因为我妻子把它寄往曼彻斯特时偶然有所耽搁。收到您的第一封信后，我肯定您已经退出了《新奥得报》，因此我立即停止了寄通讯。而您第二封信到来的时候，我的牙痛正好发作，——这几天才好，——弄得我不能听，不能看，自然也就不能写。

您10月7日来信的内容，我不仅告诉了朋友们，而且也告诉了

^① 弗罗茨拉夫。——编者注

敌人；看来使他们大吃一惊。不用说您也会相信，布勒斯劳的泰梅先生和西蒙先生的教义丝毫没有感动我和我的朋友们。

我没有看到霍约耳，但鲁普斯^①偶尔和他见面。霍约耳出于爱国主义，把《布勒斯劳报》带进了这里的雅典神殿¹⁴⁸；这个情况使我们的小沃尔弗有从这个曼彻斯特几乎唯一的诗神避难所中被赶出来的危险。

博尔夏特我很熟，我已向他转致您的问候。博尔夏特同布勒斯劳的西蒙公民有经常的亲密的通信联系。他第一次问我知道不知道《新奥得报》同立宪派处于非法的同居关系时，我回答他说：“这与我有什么相干？难道您不知道，在我看来，立宪派和民主派，——至少是普鲁士的，——都是一路货？接受一部钦赐宪法而拒绝另一部钦赐宪法的民主派，同接受了第一部，而后来又同意第二部的那些人，这两者有必要加以区分吗？⁵⁷⁴《新奥得报》最大限度地刊载了在目前出版条件下可以刊载的一切。您还希望什么呢？”

我接到巴黎特别熟悉情况的一些人的来信。据他们说，帝国的声望越来越低。郊外到处在说，“它快要完蛋了”。情况确实很严重，这从社会生活中的两件事可以看出来，这就是总检察官卢兰的演说和《立宪主义者报》刊登的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论未来革命的恐怖”的文章。未来革命的可能性，甚至格朗尼埃先生也认为是无疑的了。

这里关于“侨民问题”（泽稷岛等等）的丑剧是雷声大雨点小。⁵⁷⁵舆论坚决地转而反对政府，我甚至想，这本来就是政府的一

①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个打算。它这样笨拙地、使人啼笑皆非地向波拿巴的第一批要求让步，正是为了用实际向他表明，对英国政府说来，作进一步的让步是不可能了。假如政府严肃地看待这件事，它就会更灵活地行事，而不会在议会开会前很久就采取它那荒谬的步骤。当然，帕麦斯顿不喜欢流亡者，但是他认为他们是他手边随时可以用来吓唬人的东西，需要的时候就威胁大陆说：“看我来教训你！”不过，内阁的交椅他坐得很不稳，然而把老狐狸拉下马来也决不是容易的事。

您如果还有事相告，来信请写我原来的地址（伦敦索荷区第恩街28号），因为我不知道我在这里还要住多久，把信寄到上述地址，我妻子总会收到的。隆格和夫人在伦敦开办幼儿园；金克尔和约翰娜^①希望革命还不致很快就到来。卢格有时在布莱顿讲学，他硬要使英国人相信德语是最可憎的语言；陶森瑙、梅因之流在痛骂“法国的流亡败类”（包括维克多·雨果），由于他们，这些“当局许可的阴谋分子”有被剥夺“避难权”的危险。

恩格斯和鲁普斯要我向您转致衷心的问候。我已经有两星期没有见到博尔夏特了。

您的 卡·马·

^① 约翰娜·金克尔。——编者注

64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杜塞尔多夫

1855年11月8日于曼彻斯特
格林码头巴特勒街34号

亲爱的拉萨尔：

你接到回信会很晚了。第一，我迟迟才收到你的信，因为我呆在曼彻斯特，信则是寄到伦敦，而我的妻子又不确切知道，我是不是已经离开曼彻斯特。第二，该死的牙痛把我折磨得好苦，使我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即黑格尔在感性意识应转变为自我意识的阶段上对它所要求的那种状态，也就是说，我被弄得不能听，不能看，自然也不能写了。

你问到科菲尼埃尔的题为《交易所的秘密》这本书，我想这本胡说八道的东西直到现在好象还在我留在国内的那些书籍里。我第一次住在巴黎的时候⁵⁷⁶，由于受书名的诱惑，我先是买了这本书，后来又看完了它。科菲尼埃尔先生是个律师，实际上他丝毫不懂交易所，只说要提防“交易所经纪人”的“司法上的”欺诈。因此，这本书是空无一物，既没有事实，也没有理论，甚至连一个引人入胜的笑话都没有；何况现在它已经完全过时了。“饶了他吧，”——即饶了科菲尼埃尔，——“亲爱的夫人，他不值得使你生气。”^①

① 莫扎特歌剧《唐璜》(达·朋特作词)第一场列保莱罗的话。——编者注

维尔特在大陆长期旅行后（他于7月底由西印度归来），现在又来到曼彻斯特。过一个星期他又要乘船离开这里到热带去。听他谈话是很有趣的。他见得多，经历多，观察也多。他走遍了南美、西美和中美的大部分地方。他骑马越过了帕姆帕斯草原，登上了秦布拉索峰。他在加利福尼亚也度过了不少时间。他现在虽然没有写小品文，但却在口述它们；这样，听的人还得到一个好处，可以看见他生动的模仿和面部表情，听到充满热情的笑声。维尔特总是幻想着西印度的生活，非常蔑视人类的糟粕，也不喜欢此地的天气及其北方气候。的确，这里是很糟的，糟透了。

关于泽稷岛事件和关于流亡英国的侨民问题的其他丑事，你从报上可以看到。^①我并不认为事态会有重大变化。我甚至不认为这里的政府想取得什么重大的结果。否则他们会把这件丑事留到议会开会前夕去干。现在留出了时间让舆论来个转变，这种转变在许多方面已经开始了。

下一封信请寄往我**伦敦的原来地址**，因为我不知道我在朋友恩格斯这里还要逗留多久。恩格斯和鲁普斯^②向你衷心问好。

你的 卡·马·

① 见本卷第630—631页。——编者注

②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附 录

1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2年1月7日于伦敦]①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您怎么能够认为我为了一次小小的纵酒而生您的气。我非常遗憾的是，在您离开^②之前没有再看到您，否则您自己就会确信，我只是对我的太上皇有些不满。总之，这样的特殊事件通常会得到非常有益于健康的效果；而这一次马克思老爹必定是在同“大主教的侄子”^③进行夜间哲学漫游时得了重感冒，因为他病得很厉害，直到现在还躺在床上。或许他今天能够起来一会儿并为美国写文章^④。但我认为他还没有复元到他自己想象的那种程度。他接连三夜说梦话，情况很不好。他请您代为问候维尔特并请转告他，马克思对他很生气，因为维尔特在转寄莱茵哈特发自巴黎的信时仅仅附了两句话；请转告他，他首先应该尽到自己作为前

① 在手稿上后来恩格斯写了：“1852年1月初”。——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5页。——编者注

③ 燕妮·马克思大概是为了开玩笑而这样称呼恩格斯。——编者注

④ 指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编者注

《新莱茵》^①编辑的职责，并把随便一种货物送往美国的仓库。⁵⁷⁷至于那个怪人^②，马克思老爹现在讲了如下一段话：

“经常酗酒，夸耀他巴结女人的本领，就是说让酒馆女招待踢了几脚；从一开始他就在大街小巷、客厅、公共马车和票价半便士的轮船上，大吵大嚷地煽动英国公众参加金克尔和卢格之间的大辩论；揪住每个德国人的耳朵往克朗邦饭店里拖；他是流亡者俱乐部³¹最傲慢的呐喊者之一，因而也是猖狂反对《新莱茵报》‘小宗派’的人之一。如果他向维尔特求助，就让维尔特告诉他，到金克尔建立的七个部中的一个部里去给自己找个位置，既然他对伟大的唯一革命的政党立下这样大的功劳，并且对金克尔的两个御用文人梅因和奥本海姆都有影响，那他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困难。总之，如果这帮无赖之中的哪一个去找维尔特的话，就让维尔特告诉他们，他也属于梅因在寄往美国的信件中所称的那个《新莱茵报》‘怙恶不悛的小宗派’。”

这就是我的高贵的病号的严厉判词。

昨天收到克路斯从华盛顿寄来的一封非常亲切的信，这封信再次证明金克尔极端卑鄙。可惜，我现在不能附上这封信，因为弗莱里格拉特昨天把它带走了。我们明天将把它寄给您。您可以把信上的一些话告诉维尔特。

关于金克尔向这里的民主主义杂货铺老板谄媚，弗莱里格拉特讲了一则新的趣闻，我也把它告诉您。弗莱里格拉特向这里一个倾向于民主主义的瞎眼德国商人找工作。弗莱里格拉特把自己的商人证明书交给他，当时瞎眼的干酪商就对他讲：“我荣幸地结

① 《新莱茵报》。——编者注

② 吕德尔斯。——编者注

识了金克尔教授先生；我听过他的一次讲学，后来教授先生来拜访我，并提出要在晚间免费教我最优秀的德国诗篇；我当然谢绝了这项异乎寻常的建议，因为象金克尔教授先生这样的人甘愿这样服务，我无法作相应的酬谢。另外，教授先生因为住得远，还要花公共马车费。尽管如此，教授先生还是来了，并给我朗诵德国诗人的作品——其中还有您的几篇小东西，弗莱里格拉特先生！——同时他对我说，您本来是商人，并且已经供职，等等，等等。教授夫人^①也来拜访我，并答应为我唱歌、演奏。”——如果不是同一个瞎眼的艺术鉴赏家来往，教授夫人无疑还会同意跳舞和塑造优美形态。

未来的德意志共和国总统追求这里的小店主，给他们朗诵自己的神圣的诗篇，并趁机白吃一顿晚餐，这几乎比法国的克拉普林斯基^②还要伟大。

您听到下面的事情，也会感到有趣：您从前的长官维利希将军，被流亡者下层好好教训了一顿，因为他们怎么也不能理解他们自己同流亡者上层人士之间的差别，并且不赞同那种有利于大人物的对巨额革命基金的管理方法。从克路斯的信中还可以看出，金克尔已经利用维利希的受骗和施拉姆的信⁴⁵⁹，以便在美国证明他们同科伦有联系。现在是说明事实真相的时候了。金克尔似乎也在美国散布谣言说，马克思派为了不当“道德的英雄”，竟悬赏奖励罪恶。穆希^③衷心问候弗雷德里克。女孩子们^④已经上学。您

① 约翰娜·金克尔。——编者注

② 指路易·波拿巴（用海涅的诗《两个骑士》中的人物的名字称呼他）。——编者注

③ 埃德加尔·马克思。——编者注

④ 燕妮·马克思和劳拉·马克思。——编者注

可能记得，皮佩尔曾经把他的漂亮的旅行包送给了男孩子。昨天他吓唬他说，要把它收回，另买一件别的东西给他。今天早晨男孩子把包藏起来了，说：“摩尔^①，我现在把它藏好了，如果皮佩尔来取，我就说，把它送给乞丐了！”真是个滑头！

祝您健康。

衷心问候。

燕妮·马克思

2

燕妮·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纽 约

[1852年1月9日于伦敦]

亲爱的魏德迈先生：

我的丈夫一周来病得很重，几乎一直躺在床上。尽管如此，他仍然能够完成附上的他的文章的续篇^②，为的是不致使出版间断，如果确实已经开始出版了的话。我们几天前收到克路斯——希望您同他已经建立了联系，因为您通过他将会在各方面得到宝贵的支持——从华盛顿寄来的一封信，这封信再次证明金克尔极端卑鄙。这个伪君子厚颜无耻地讨好卡尔的朋友们，并写信给他们，似乎“他主张同马克思以及马克思派的最积极的成员们建立联系”（这是彻头彻尾的撒谎），而同时却竭力以最阴险的手法败坏我丈夫的个人声誉，并根据维利希捏造的谎言来尽情述说关于他和他

① 马克思的绰号。——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二章。 编者注

的朋友们的丑事。卡尔现在很虚弱，今天不能亲自给您写信，因此要我转告您，您应该在您的报纸^①上报道关于我们可怜的科伦朋友^②的消息，这特别是因为金克尔派伙同《石印通讯》的御用文人和忠实鹰犬，故意以缄默来回避他们的存在和他们的一切苦楚。这种行径之所以更加卑鄙，是因为金克尔之出名主要正是受恩于贝克尔、毕尔格尔斯以及他们当时的机关报^③。而这些人在狱中痛苦已极，受到极坏的待遇，现在还不得不再坐三个月的牢房，可是“未来的大人物”却以革命的名义把一大笔钱搂进腰包，并且已经在他们之间分配未来的政府职位了。

您的亲爱的夫人^④在可怕的旅行之后身体怎样？您的孩子们怎样？你们是否都已经多少有些适应新的环境了？

时间紧迫。必须马上将这封信送往邮局。希望我亲爱的卡尔能较轻松地写完文章的结尾部分。

致衷心的祝愿。

您的 燕妮·马克思

鲁普斯^⑤现在病情稍有好转。他象恩格斯一样，不久也会寄点东西。向维尔特也提出了坚决的要求。红色沃尔弗^⑥已经结婚，因为他正在度蜜月，所以暂且还不能干什么。

① 《革命》。——编者注

② 被捕并在科伦受审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编者注

③ 《西德意志报》。——编者注

④ 路易莎·魏德迈。——编者注

⑤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⑥ 斐迪南·沃尔弗。——编者注

3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2年1月16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您看，我现在还在履行秘书的职务。我的丈夫还没有完全复元。他的确病得很重。他打算明天稍微走动走动看。由于患病，他无法为美国写任何东西；可是他把弗莱里格拉特和皮佩尔动员起来了。给您寄上弗莱里格拉特的一首非常成功的诗^①。也让朋友维尔特看一看。或许也能使他跨上佩格斯。如果您不再需要《论坛报》，请把它寄来。下周您会收到克路斯的一封非常亲切的信。这封信现在不在鲁普斯^②手上。我们希望很快听到您的消息，现在请随便喝啤酒吧。

病人衷心问候您。

燕妮·马克思

① 斐·弗莱里格拉特《致约瑟夫·魏德迈(诗笺一)》。——编者注

②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4

燕妮·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纽 约

[1852年2月27日于伦敦]

亲爱的魏德迈先生：

一周来，我的丈夫由于紧张的夜间工作——因为白天他必须为家务事奔走——，眼睛痛得很厉害，所以他今天不能写信给您，我不得不担负起一切秘书职务。他要我转告您，他未能将埃卡留斯的文章^①全部看完，您必须自己修改文章中缀字法上的错误；这个出色的人物写得非常好，但是他只是在这里才学会字母，还不会用句号和逗号。此外，我的丈夫给您寄去一篇一个匈牙利人^②写的文章，这个人深知匈牙利流亡者内部深处的秘密。目前能否采用和刊登这篇文章，由您自己决定。无论如何，应当保持这个人的热情，因为他答应今后供给由佩尔采尔、瑟美列等人自己写的通讯，他是这些人的知交。我的丈夫认为，文章里的重大语法错误您必须修改，但是，某些使文章具有真正匈牙利独特风格的文体特点，对文章是丝毫无损的。其次，他请您马上把他的论拿破仑的文章的五篇^③寄回，如果您不能刊登的话。也许，我们能把它们译成法文出版，虽然放弃德文的确很可惜。我的丈夫认为，最好您能在美国出版这东西，因为它肯定能收回成本；并且最好还能在德国推

① 见本卷第485页。——编者注

② 班迪亚。——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一章至第五章。——编者注

销，因为它对当前最重大的事件作出了历史的评价。亲爱的魏德迈先生，我希望我们能很快收到您的好消息，也就是您亲爱的夫人^①顺利地经受了一件大事和您家里添了两个新生儿——儿子和杂志。衷心问候您亲爱的夫人。

您的 燕妮·马克思

为了不致拖延过久，您可以将每一篇单独刊登，因为这些东西非常引人注目。然后可以把所有这些并在一起。今天寄上第五篇，下星期五他将寄上第六篇——结尾部分⁴⁸⁵。我再说一遍，请您尽力将这部著作印成小册子。如果办不到，请您把它寄回，——无论如何必须把它出版。

请多多问候克路斯，并尽快详细告知您的近况。

鲁普斯^②刚才又拿来一篇关于最近伦敦事态的小文章。

5

燕妮·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

华盛顿

1852年10月15日于伦敦

亲爱的克路斯先生：

我丈夫今天任命我做他的代理人，于是我匆匆忙忙上任履行私人秘书的职责。我丈夫处于里里外外的压迫之下，不得不为家务事整天奔走，现在已经五点钟了，还没有回家，因此，他未能

① 路易莎·魏德迈。——编者注

②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首先把布吕宁克反对克路斯的事件^①处理完。您在这件事上暂时不要采取什么行动，在下一班轮船到达之前，一点事也不要做。伊曼特打算今天就发出声明，证明维利希和金克尔曾不正当地议论过布吕宁克夫人。同时他把这一切诽谤言论归咎于现今的骑士和夫人殿下的贞操的拯救者老丑角卢格。这是比较容易证明的，因为在流言出笼和传播的同时，恰好这头老蠢驴根据他的挚友格罗斯的陈述，宣布金克尔是普鲁士亲王的代理人，而且还声称，由于亲王的帮助，金克尔才得以获释，而布吕宁克夫人在这当中起了主要作用，并为此花了钱。在德国，这两则流言是一起流传的，而就在那篇文章里，卢格（根据德朗克的回忆，但不能对此下任何肯定的断语）仿佛说到哥特弗利德在这里同一伙可疑的人接近。整个这件蠢事只不过是马克思—克路斯进行报复的阴谋，他们现在想把散布匿名的卑鄙谣言和诽谤的罪名加到他们头上，其实这帮坏蛋自己早就非常精通这种勾当了。老波美拉尼亚人^②为夫人殿下拔出佩剑之后，亲自拜访了这位地位显赫的夫人。看来，海因岑希望在这里除了辉格党的财源^③之外，还为自己的《雅努斯》找到王公的摇钱树并加以利用。这伙下流坯如此长久地干出一件又一件卑鄙勾当，制造一个又一个谣言，散布一阵又一阵诽谤之后，现在突然在两个半球发出愤怒的号叫，这种行为不是很可笑吗？况且，这篇文章⁵²⁵中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写，充其量不过是小心谨慎地、甚至只是以暗示的方式提到被殷勤款待的这些人曾直接和公开说出的东西。这件事使人很讨厌，因为本想离开这群坏家伙

① 见本卷第556页。——编者注

② 卢格。——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92页。——编者注

远一些，而由于这种荒唐事情却不得不同他们打架。我的丈夫本来想今天亲自寄给您一篇用他自己的名义写的文章，说明您的文章是怎么刊登在《警钟报》上的。但是伊曼特认为，不应该使我的丈夫牵连到这件事里面，因为这一切恰恰都是针对他的。因此他打算自己写个声明。可惜还没有写好。在您接到进一步的指示以前，您在这件事上不要采取什么行动。今天梅因告诉德朗克说，维利希和金克尔发誓说他们没有说过任何有损这个女人名誉的话。这就是说，这些先生们已经被质问过了。您看，事情在这里也闹大了。此外，施瑙费尔答复⁵⁷⁸ 就其本身来说是很好的，机智而又中肯，而两位哲学家实在是不应该仅仅因为一位显贵的夫人受到一次触犯就这样嚣张。卢格对我的丈夫散布了一些最卑劣、最恶毒的流言来败坏他的声誉，而且是在我的丈夫由于从党的立场考虑到他在德国的朋友们的处境而不便讲话的时刻散布的，这一点有谁过问过呢？

我的孩子^①，他连同我的奶汁一起吸尽了这一切痛苦、悲伤和忧虑，如今他死了，我几乎由于悲痛而死去，这一点有谁关心过呢？还有那些接踵而来的痛苦！而我在生下来时并没有被称为殿下！可是说这些废话又有什么用呢？我们要想法摆脱这桩事件，并迫使别人对此负责。但是您无论如何要等待下一次邮班。

《雾月》^②还没有寄来。我的丈夫将交下一次邮班寄给您载有您的文章的两号《人民报》⁵⁷⁹。

我的弟弟埃德加尔终于给母亲^③写了信。由于您的友好帮助，

① 亨利希·格维多·马克思。——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编者注

③ 卡洛琳·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我的信才顺利地到了他手里。为此再一次衷心地感谢您。

还有一点。请您稍微劝劝雅科布·胡策耳，以免他搞得太过分。必须避免同这帮坏蛋作无意义的纠缠，因为目前他们正力图把我们拖进这一类事件中去，以使用这种方式使人们忘记他们过去的劣迹。现在应当对这些“纯客观的、具有原则性的、公正而正直的”饶舌家讲一点策略。

您自然已经从《科伦》^①上注意到了科伦案件？今天收到贝克尔的供词。因为对他没有提出罪证，所以他们已经商量好，要把贝克尔从这一案件中完全解救出来。这就是他的辩护方式的由来，民主派积极地利用这种辩护方式，是为了把贝克尔算作他们营垒中的人，并宣称他是一位自由的、独立的、不盲从某个秘密团体的某种教条的人民活动家，真正的英雄；他们这样做，正是因为他是全体中最软弱的一个，并且在他身上比其余的人有着更多的民主派的气质。如果大喊大叫的海因岑想利用这一点来抬高贝克尔，您可以马上说明，这种辩护是事先商量好的，贝克尔在他被捕前不久还恳切地请求我丈夫同他一起在他的杂志⁵⁸⁰上抨击所有的官方民主派并嘲笑他们所有的人：卢格、海因岑、金克尔、维利希，等等。他还曾经打算刊登维利希的疯狂的信件^②。民主派先生们从他的获释中也不可能捞到任何好处，等等。我写得非常仓卒。

该去投邮了。

致衷心的问候。

燕妮·马克思

① 《科伦日报》。——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170、472页。——编者注

请尽快再来信。您的信总是使人非常愉快。我的丈夫总是说：我们要是有更多的象克路斯那样的小伙子，那就可以做出些事情了。请您暂时不要过多活动。让这些狗重新互相咬起来，不然，他们就可能为了跟“共同的敌人”——这个“凶恶的、无耻的、毒辣的”马克思及其“党羽”作斗争而彼此拥抱。

6

燕妮·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

华盛顿

[1852年10月28日于伦敦]

亲爱的克路斯先生：

想必您会注意《科伦日报》登载的关于共产党人的巨大案件。10月23日的开庭，使整个案件发生了惹人注目的、有利于被告的大转变，所以我们大家又都开始振奋起来。⁵⁸¹您可以想象到，“马克思派”在日以继夜地工作，脑袋和手脚一刻也闲不下来。这样的高度繁忙，也是我今天再一次以代理通讯员的身分给您写信的原因。维利希先生的密友迪茨先生（现在也在美国）**让人偷走了**维利希集团的全部文件——信件和记录等等。这些文件被原告一方提出来作为党的危险活动的证据。为了证明被告与此事有关，捏造谎言，说我的丈夫同尽人皆知的密探舍尔瓦尔有联系。这样一来，我的丈夫就被说成是科伦的理论家同伦敦的“实干家”、放火者和抢劫者之间的桥梁、中间环节。施梯伯和原告方面期望这一行动会产生巨大的效果。但是，这种谎言却象烟雾一样消散了。需要有新的效果，于是出现了10月23日法庭上的一派谎言。警察

当局所说的一切都是谎话。它偷窃、伪造、撬开写字台、发假誓、作伪证，此外，它竟然认为它对处于社会之外的共产党人具有特权！所有这一切，以及警察当局以最无耻的形式取代检察机关的全部职能，把泽特推到无足轻重的地位，把未经证实的纸条、不折不扣的谎言、密告和传说当作真正经过法律手续证实的事实，当作证据。所有这一切简直令人毛发悚然。必须从这里提供揭穿这种伪造的全部证据。因此，我丈夫不得不日以继夜地工作。为了揭穿警察当局的伪造，必须提出官方确认的小酒店主的证词和经官方验证的所谓记录人李卜克内西和林格斯的笔迹。然后必须将全部文件转抄六至八份，通过各种途径，经由法兰克福、巴黎等地寄往科伦，因为所有写给我丈夫的信和所有从这里寄往科伦的信总是被拆开和被截走。所有这一切，就是目前警察当局为一方和我丈夫为另一方之间所进行的斗争。他们把所有的一切，把整个革命，甚至把对诉讼的领导，统统归罪于他。不仅如此，施梯伯现在又宣布我丈夫是奥地利的奸细。为此我丈夫找出了《新莱茵报》时期施梯伯写给他的一封绝妙的信，这封信的确会使施梯伯大出其丑^①。我们还找出了一封贝克尔的信，他在这封信里嘲笑维利希的愚蠢和他的“军事密谋”^②。维利希出于对贝克尔的仇恨，在伦敦这里给证人亨策尉官下了指示，他到目前为止一直从亨策那里得到施舍。总而言之，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如果不身临其境，是很难令人相信的。所有这些警察行径，都使公众以及陪审员的注意力离开了对共产党人的控诉本身，连资产者对这些可怕的杀人放火者的憎恨，也被对警察当局的卑鄙行为的反感冲淡了，因此，我们

① 见本卷第172—173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170页。——编者注

现在甚至可以期望我们的朋友被宣告无罪。同这种以金钱和一切斗争手段武装起来的官方势力作斗争，自然是很有意义的，如果斗争的结果是我们胜利了，那就更加光荣，因为对方拥有金钱、权力和其他一切，而我们却常常不知道怎样才能弄到一张写信的纸，等等。

附上弗莱里格拉特、马克思、恩格斯和沃尔弗今天发表的声明^①。我们今天要把它寄给《论坛报》。您也可以发表它。

请原谅，这封信写得杂乱无章，而我也参与了这一事件，并且抄写东西把手指头都抄痛了，所以写得很乱。您在《体操报》上发表的那篇文章⁵⁸²，在这里很受欢迎。我丈夫认为这篇文章写得很出色，文笔也特别优美。其余的人宁肯您少谈些理论，而希望您永远是以前那个幽默而愉快的克路斯。

刚才从维尔特和恩格斯那里寄来一批商业地址和假商业信件，以便转寄文件和信件等。

[下面接着是威廉·沃尔弗手抄的上述声明的原文。]

刚才收到《科伦》^②，满篇又都是极其恶劣的丑行。马上又要按照商业地址发出两封信件。我们这里现在有了整套办事机构。两三个人写东西，另一些人跑腿，还有一些人筹集便士，以便使写东西的人能够生活下去，并能把前所未闻的丑行的证据端到旧的官方世界的面前。再加上我的三个活泼的孩子^③又唱又叫，他们常常被他们的严厉的爸爸赶走。真是热闹极了。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致英国各报编辑部的声明》。——编者注

② 《科伦日报》。——编者注

③ 燕妮·马克思、劳拉·马克思和埃德加尔·马克思。——编者注

亲爱的克路斯先生，祝一切都好，请尽快再给您的朋友们写信。

请鉴谅。

燕妮·马克思

7

燕妮·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⁵⁸³

华盛顿

1853年3月10日于伦敦

我亲爱的卡尔几个星期以来感到身体不舒服，而最近几天他的严重到几乎发炎的老肝病又发作了，这个病在他家是遗传性的，他父亲^①就死于这个病，这使我尤其害怕。今天他又好些，他在给《论坛报》写文章，委托我写信。我不得不一开始就罗罗嗦嗦地谈谈遭受的挫折，这次挫折几乎跟魏德迈和克路斯遭受的那次挫折⁵⁸⁴同样大。如果我扯得太远，请不要生气。12月6日，我丈夫把《揭露》^②的手稿同时寄给您和巴塞尔的小沙贝利茨。沙贝利茨高高兴兴地接受了它，来信说，这是一部杰作，两个星期之后，它一定被运到边界那边去；又说，他想印二千册，每册卖十五个银格罗申，卖得的钱除去印刷费（在瑞士是微不足道的）之后与我丈夫平分。我们完全有理由可以毫无差错地指望至少得到三十英镑。此外，他想立即寄四十册到伦敦。过了一个月，我们没有得到任何消息。我丈夫写信去问。回答是：印刷延期了，因为排字工人

① 亨利希·马克思。——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编者注

在圣诞节不干活。至迟过两个星期，小册子就可运出，并且将给我们寄四十册。我们只是通过第三者得知，私运遇到了意外的障碍，出版商不得不把一千八百册分成小包在两个星期之内秘密运过边界，但是大致在2月初将全部运完，小册子的进一步运输和分寄给书商的事务，他将委托给自己的商业代办，但是样书他会立刻寄给我们。好极了。我们等了一个月。最后我丈夫写信去打听情况，以为小册子老早就已经送到德国最遥远的角落，他现在只要开出一张期票就行了。可是昨天我们收到了下面这样一封信：

“亲爱的马克思：

我刚才得悉，为数两千册的一批《揭露》在国境那边一个村子里搁了一个半月，昨天在试图进一步转运时被扣。现在会发生什么事，我不知道。首先巴登政府要呈报联邦委员会，然后大概会把我逮捕，或者至少会对我起诉，等等。无论如何将大大出丑！这就是我所能简单告诉您的一切。以后的消息，如果**我本人**没有可能写信，您会通过第三者收到。如果写信给我，请用下列地址：巴塞尔的时装女工等。”

全部情况就是这样。您对此有什么看法！他把二千册，也就是全部印数，放在一个村子里搁了一个半月，然后给我们写信说，它们被没收了。只字不提给伦敦的书，只字不提预定给瑞士的书等等。这些东西是否印刷了，普鲁士警察当局是否出巨款把它们收购了，还是发生了别的事情，这只有天知道！够了，这已经是人家试图束之高阁的第二个小册子。⁵⁸⁵当了柏林警察局长并宣告一部关于阴谋的绝妙作品问世等等的施梯伯先生，以及充当美国款项的所有者和管理者的维利希先生⁵⁸⁶，都没有因这事损伤一根毫毛，科伦案件完全被打败了，党还完全没有洗刷掉对它的各种污蔑，政府在扬扬得意！在这个时刻，这个小册子的影响会是很大的。它会象晴天霹雳一样击中德国警察的战栗发抖的灵魂。如果

我们有经费，我们就会马上把它在阿尔托纳重新印刷出来，以便把政府刺激一下，但这是不可能的。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在您那里的任何一家报纸的小品文栏里把它刊载出来。不知那时能否利用排好的版印成小册子，然后把它转寄给我们？由于在欧洲把它印出来几乎是不可能了，而办这件事现在又成了党的荣誉问题，您应该无论如何把它印出来，至少在小品文栏里刊载出来。为了对付一切敌人，现在必须出小册子，这将有利于科伦人，这比其他任何办法都将对舆论产生更大的影响。必须重新激起对他们的关心。贝克尔逃跑的企图遭到失败，完全是因为缺乏外界的同情和援助。首先必须提出证据，证明这本小册子存在，而这只有在大洋彼岸哪怕是在小品文栏里把它刊载出来才能办到。

您可以想象到，这个消息对我丈夫的健康状况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等等。

燕妮·马克思

8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3年4月27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为钱的事给您写信，使我极不愉快。您给我们的帮助确实已经太多了。但是这一次我不知道有任何别的办法，别的出路。我已给波恩的哈根，给格奥尔格·荣克，给克路斯，给婆婆^①，给柏林的

^① 罕丽达·马克思。 编者注

妹妹都写了信。骇人听闻的信！但至今没有一个人，没有任何一个人回信。这就是说，再没有什么办法了。我不能给您描写我们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我丈夫到西蒂区找格尔斯滕堡去了，——你可以想象这种拜访对他意味着什么。我利用这个时间给你写这几行字。您能给我们寄点什么来吗？面包铺老板已声明从星期五起不再赊售面包了。昨天他的进攻被穆希^①打退了。当面包铺老板问他：“马克思先生在家吗？”，他回答说：“不，他不在楼上”，然后就把我们的三个面包夹在腋下象箭一样飞跑开，并把这一切告诉了自己的摩尔。

祝您健康。

燕妮·马克思

9

摘自阿道夫·克路斯给约瑟夫·魏德迈的信⁵⁸⁷

纽 约

1853年5月15日于华盛顿

……马克思给我写了一封很愉快的信，他说，我对维利希这个“贫穷会教友”的行为的描绘，使大家都乐得不可开交。他写道，他们大伙在哄堂大笑中决定祝愿他过一种尽可能平静的“生活”。他认为，“要是这个狡诈的家伙身上的愚蠢没有同一个清醒的念头——怎样取得他的肚皮所必需的东西，——混杂交织在一起，那末他早就进入疯人院了”。马克思在最近一封信中把他的《流亡

① 埃德加尔·马克思。 编者注

中的大人物》中有关维利希的地方抄给我，作为对我的报道的奖赏。

《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说，他没有时间翻译；如果我或者你，或者别的什么人从他结束的地方着手翻译，并且告诉他翻译到什么地方，那他一定把结尾写完⁵⁸⁸。据马克思的意见，这个东西出小册子**不行**，无论如何不合算；如能把它在小品文栏里刊载出来，他就十分满意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仍可以采取任何进一步的措施。）

拉沃以前的追随者们——都是一些庸人，他们早就需要有一个圣徒了，——已使红色贝克尔^①处于拉沃的地位。按其德才，予之荣誉……

10

摘自阿道夫·克路斯给约瑟夫·魏德迈的信⁵⁸⁹

纽 约

1853年6月2日于华盛顿

……今天收到了马克思夫人的一封信，可惜，我想是在公共马车上把它往口袋里塞的时候**丢了**。马克思恰好（5月20日）从曼彻斯特回去^②。他对你在《改革报》上发表的文章很满意，就象对你给希尔施的声明写的前言那样⁵⁹⁰。马克思生气的，只是这一切不能由你负责发表，在前面要安上《大胡蜂》两个废物的名

① 大概是麦克斯·约瑟夫·贝克尔。——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245页。——编者注

字^①。他对《改革报》在一定程度上是满意的。德朗克终于在布莱得弗德得到了一个月薪十英镑的店员位置。——看来皮佩尔早已被路特希尔德赶出门外了；他被牵连在共产党人案件中，这使他难于弄到任何别的位置。——路特希尔德是他大学同学，至今没有付给他一文钱，但是只要有可能的话，他是会付的；⁵⁹¹ 皮佩尔目前不得不关心这事，因为不然他就什么也没有。——埃卡留斯还没有恢复健康。——**鲁普斯**^② 由于外界的压力，情绪非常不好……

《论坛报》上**关于东方问题**的社论都是马克思写的；马克思写这些文章，没有添加通常的时事新闻，以致德纳插手，把某些比较详尽的历史回顾等等改写成《论坛报》常用的词句，并把它们作为社论发表。⁵⁹² 马克思不能失去《论坛报》这样一个收入来源，所以他对此装作没有看见，并且要我们也不要**直接**指出这一点，虽然他对于他的**比较有份量的**著作不用他的名字发表，而用他的名字发表的文章又只剩下一些废物，也感到不愉快……

11

摘自阿道夫·克路斯给约瑟夫·魏德迈的信⁵⁹³

纽 约

1853年6月14日于华盛顿

亲爱的魏德：

你的信刚刚收到。说到皮佩尔的文章，马克思在前些时候有一回，大概是在四个月以前，当我因为利用了他的一封信向他道歉

① 克耳纳和海泽。——编者注

②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的时候，曾给我来信说，我应该丢掉这类天真的奇怪想法；虽然阿谀奉承的确不是他的弱点，但是他认为，我很少利用他的信，而且根本不是为了个人目的；此外，他写这些信正是为了让我利用，所以我不应该把他看作贩卖思想的小商人，要知道，譬如皮佩尔和红色沃尔弗^①，把他对他们所说的一切都写出来了……

12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3年9月9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伊曼特刚才在我们这里，他告诉我们，德朗克曾学习西班牙语，他好象在他那里看见过那本薄薄的“卖掉了的”语法书^②。卡尔很希望您，亲爱的恩格斯先生，在接到这封信后立即向德朗克打听一下这本微不足道的小书的事；这样就能在伊瑟格林^③动身之前把一切都弄清楚，使他自己丢脸。我们重视这件蠢事一定会使您感到好笑，但是只有身临其境才能理解我们；那种粗鲁的语调，那种挑衅性的举动，那种粗野的叫喊，当着我和孩子们的面那样放肆，那样狂暴！要是这本“卖掉了的”书在老朋友那里发现，那就好极了。只是不要提伊曼特的名字。现在已经很晚了，所以，为了使这几行字明天能到您手里，我把信寄到您家里。还有一件意外的

① 斐迪南·沃尔弗。——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288—289页。——编者注

③ 威廉·沃尔弗（这里是文字游戏：伊瑟格林是狼，歌德的长诗《狐狸—莱涅克》中的角色；沃尔弗在德文中也有“狼”的意思）。——编者注

妙事。班贝尔格尔为了瑞士的事情^①竟以向法院控诉相威胁。由于卡尔在一封信中答应，如果事情圆满结束，他愿意承担一半费用，沙贝利茨就抓住信中的这段话，委托他向法院控诉我丈夫。请把您那里的那封信⁵⁹⁴寄来。卡尔再一次恳求您谈一点关于俄军和土军部署的意见。因为这事还没有结束，他要时常写到它，——要知道，美国人在东方问题上入了迷。

卡尔今天又逼出了一篇经济方面的长文章^②，他很疲倦了，所以委托我今晚写信给您。

祝您健康，我们大家向您衷心问好。

燕妮·马克思

我们听说，鲁普斯明天一早就要走了。他甚至没有向我和孩子们告别。

13

摘自阿道夫·克路斯给约瑟夫·魏德迈的信⁵⁹⁵

纽 约

1853年11月4日于华盛顿

……马克思写道，弗莱里格拉特正在写诗，促使他写这首诗（题目是：《印度人对西方世界的报复》）的是印度问题的文章^③。诗

① 见本卷第651—653页。——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维也纳照会。——美国与欧洲。——苏姆拉来信。——皮尔的银行法令》。——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东印度公司，它的历史与结果》、《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编者注

还在写作中。我希望他能将诗寄给我们。但是，这只有在有关印度的一些东西发表以后才应当办到。否则它是达不到目的的，而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和弗莱里格拉特对我们**将会非常不满意**。因此我们必须着手搞**印度**……

14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3年11月24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我填了一张给威廉·沃尔弗的汇票，汇款人是查理·马克思。^①

关于维利希的胡说八道^②的声明，明天未必能寄出，因为“消失得无影无踪的俄国军官”米斯科夫斯基至今没有找到。他住在怀特柴泊一个什么地方，他的地址被弄丢了。转弯抹角地找了科苏特，他也没有他的地址。一个勤务员刚刚被派到怀特柴泊去。对勇敢的维利希不幸的是，这个人在这里又有几个月了，并持有一份由科苏特本人签署的、证明他确是匈牙利起义参加者的证件，而他可以亲自讲讲决斗的经过⁵⁹⁶。

老爹正忙着写关于帕麦斯顿的文章的续篇^③，他希望今天早

① 见本卷第308页。——编者注

② 维利希的文章《卡尔·马克思博士和他的〈揭露〉》。——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帕麦斯顿勋爵》第七篇文章（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时用的标题是：《英国与俄国》）。——编者注

晨能得到一小笔支援。

致衷心的问候。

燕妮·马克思

15

阿道夫·克路斯致约瑟夫·魏德迈⁵⁹⁷

纽 约

1853年12月12日于华盛顿

亲爱的魏德迈：

附上一篇通讯《威斯康星州的消息》；我认为你们最好分两部分付印，在前半部末尾注明“待续”字样。

刚才收到马克思 11月28日的来信。看来，德朗克把声明寄给你了，如果还来得及，你应该把声明压一下。^① 德朗克本应把这份声明寄给在伦敦的马克思，而不是寄给在纽约的你。

马克思给维利希写了详细的答复^②，完全采用深奥的“黑格尔的”手法。据我判断，他用大量文件非常巧妙地构筑了自卫街垒；我大概明天把这份手稿寄出；我还没有时间看完它，因此还不知道如何处理。它的篇幅很大，大开信纸有二十页。当收到我的信（我说，我们要给予答复⁵⁹⁸）时，马克思的手稿已经完成了。据他的意见，现在如果把他的手稿搁置一边，那就太可惜了，因为不是每天都遇到象维利希那样的陷入迷途的傻瓜。马克思委托我，如果在他的作品中有重复我们已经说过的东西，或者发现我们之间

① 见本卷第309、311页。——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高尚意识的骑士》。——编者注

在细节上有矛盾之处，就把相应的地方删去。在我寄出这份手稿时，我将写上这一切。

信末附笔写得很仓卒，一半是马克思先生加的，一半是马克思夫人加的，是这样结束的：

“昨天晚上（11月27日）瓦西拉普斯基们和谢尔穆夫斯基们^①举行了大会。哈尼应当是主席。参加会议的人差点没有把他撕成几块。‘打倒，打倒，卑鄙家伙、叛徒、变节分子’，以致弄得他不能就主席位。公众中有人爬到讲台上；大厅里开始打架，谢尔穆夫斯基们把哈尼保护起来。”

接着是：“卡尔为《改革报》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穷困迫使皮佩尔到一家法国商店去工作，在那里出售新发明的反射灯‘日光’。现在他不能写作。所以，卡尔强使海泽挑上了重担，并给他弄到一张阅览证，因为他一个便士也没有。他也写信到德国去，请求帮助。”——关于海泽的消息，请看作是秘密。

你的 阿·克路斯

16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4年3月底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卡尔请您**立即**把拉萨尔的地址寄来。您没有把拉萨尔的第一

^① 海涅的讽刺诗《两个骑士》中的人物的名字，这里是讽刺地暗指参加1830—1831年波兰革命纪念日大会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编者注

封信退回来，那上面有他的地址。

全家向您致最友好的问候。

您的 燕妮·马克思

17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4年]5月13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我今天把一包旧的骂街的作品转寄给您；还附有维斯、杜朗等人的最新的谬论。其中有些东西会使您开心。卡尔五天来受着急性神经痛的折磨，牙齿、耳朵和整个面部都痛，弄得他没有一个夜里能入睡，今天还痛得很厉害。什么药都没有用。从普芬德到拉斯拜尔，我们跑遍了一切药房。可是依然痛得厉害。只是今天夜里用了斑螫硬膏和鸦片等等，他稍稍出了些汗，才显然有一些好转。他根本不能写东西，他迫切地请您，亲爱的恩格斯先生，在星期二以前仍给他寄一篇文章来，以便这个星期不象上星期那样，又完全落空。不然，亏空就太大了。我们全家和我向您致友好的问候。

燕妮·马克思

海泽和矮子^①给伊曼特写了一封极其狂妄的信。这封信散发出一股白兰地酒味。

^① 德朗克。——编者注

18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4年5月23日]下午三时[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刚才接到了您的文章^①。已写上地址，我将把它同这封信一并付邮。卡尔听到盼望已久的邮递员的重复敲门声，高兴得不得了。“这一定是弗雷德里克，——两英镑得救了！”——他提高嗓门说。可惜他的病还非常厉害，要我告诉您，他同时既是贫困的拉撒路，又是独眼的鬼。至于写东西，现在连想都不用想。他以格莱斯顿的一些冗长的演说折磨自己，非常生气地说，正当现在，他握有有关格莱斯顿先生及其草案的充足的材料，却不能写作。假如您有一点可能，**请在星期五以前再搞点什么出来**。卡尔说，随便什么都行。我被迫这样一再打扰您，心里非常不安，但是如果有可能，还是请寄点什么来。

附上克路斯最近的一个包裹，请把他的信退还，并且不要把他的任何情况告诉海泽。这个家伙什么都会讲出去的，如果小梅因和其他杰出的大人物过早地知道了什么，克路斯所掌握的情报就会立即中断。这一切很有趣，所以不如让这些先生们安心去做自己的事情吧。

^① 弗·恩格斯《战争》。——编者注

海泽在他最近给伊曼特的一封完全由一些碎片粘贴起来的信中,说他现在又不搞战争计谋了,因为俄国人反正不是照《论坛报》上写的那样进行战争的;从今以后他要去经营平静的商业了。

卡尔和我衷心感谢您寄来文章,三个小家伙^①向您致友好的问候。

您的 燕妮·马克思

据说,我们的埃德加尔^②又在纽约的一个什么地方游荡,并且准备回到这里来,然后再去德国。唉,这些浪荡汉!

① 燕妮·马克思、劳拉·马克思和埃德加尔·马克思。——编者注

② 埃德加尔·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注 释
索 引

注 释

- 1 恩格斯暗指他大约从 1851 年 12 月 20 日至 1852 年 1 月 3 日在伦敦马克思那里居住的一段时间。此事可参看燕妮·马克思 1852 年 1 月 7 日给恩格斯的信(本卷第 637 页)。——第 5 页。
- 2 恩格斯是说他想为约瑟夫·魏德迈当时在纽约筹备出版的《革命》杂志写文章。由于 1848—1849 年革命被镇压下去后德国加强了警察迫害,魏德迈于 1851 年 11 月流亡美国,在那里以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身分继续党的活动。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美国筹备出版刊物作为宣传科学共产主义的讲坛,具有重大意义,他们为魏德迈的杂志提供材料作了不少努力,把自己的文章寄给他,还组织自己的许多战友寄文章。魏德迈于 1852 年 1 月只出了两期《革命》杂志,此后由于资金困难而不得不停刊。杂志的第一期转载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于 1850 年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上发表的《国际述评(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7 卷第 492—540 页)的一部分,并预告杂志即将发表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社会主义的最新启示,或比·约·蒲鲁东的〈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这篇文章马克思由于杂志停刊和缺乏发表它的一些其他条件而没有写)。第二期刊登了《国际述评(三)》结尾部分和《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4 卷第 461—504 页)第二章的一部分。1852 年 5 月和 6 月,魏德迈在阿·克路斯的协助下又出版了两期“不定期刊物”《革命》,发表了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117—227 页)和斐·弗莱里格拉特嘲笑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金克尔的讽刺诗(见注 81)。——第 5 页。
- 3 1851 年 8 月,进步的资产阶级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编辑之一查

理·德纳约请马克思为该报撰稿。马克思回信接受德纳的约请。马克思为《论坛报》撰稿继续了十年以上，一直到1862年3月；为这家报纸写的很大一部分文章是马克思请恩格斯写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写的文章，涉及欧洲各国的对内和对外政策、工人运动、经济发展、殖民地扩张、被压迫国家和附属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等等极其重要的问题。在欧洲的反动时期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这个发行很广的美国进步报纸，以具体材料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病态和这个社会所固有的各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并指出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

《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常常随意处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某些文章不署作者名字而作为编辑部的社论刊登出去，有时竟然还改动文章的内容。编辑部的这些行为曾一再引起马克思的抗议。从1857年秋天起，由于美国发生经济危机，报纸的财政状况也受到影响，马克思不得不减少他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通讯。到美国国内战争开始时，马克思完全停止为该报撰稿；马克思之所以和《纽约每日论坛报》断绝关系，很大的一个原因是编辑部内部主张同各蓄奴州妥协的人的势力加强和该报离开了进步立场。——第5页。

- 4 恩格斯指他着手写《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组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3—115页）。查·德纳约请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这是写这本书的直接原因。马克思当时忙于经济研究工作，于是他请恩格斯写一些关于1848—1849年德国革命的文章。恩格斯从1851年8月至1852年9月写了《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组文章。恩格斯在写这组文章时利用《新莱茵报》合订本作为主要资料，此外，恩格斯还利用了马克思转交给他的一些补充材料。恩格斯经常同马克思交换意见。这些文章在寄给报纸之前，马克思也都看过。《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一组文章从1851年10月25日到1852年10月23日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署名是马克思；直到1913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来往书信发表之后，才知道这部著作是恩格斯写的。——第5页。

- 5 1851年12月2日法国发生了政变，为第二帝国（1852年12月2日正

式宣布)波拿巴制度的存在打下了基础。

1851年12月31日,在奥地利和匈牙利革命被镇压和反动势力加强的情况下,1849年3月7日奥地利政府颁布的宪法被废除了。——第6页。

- 6 这里是指: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普鲁士同奥地利为争夺德国的霸权进行了斗争,斗争的结果对普鲁士不利,这对普鲁士和德国其他各邦的内部反动势力的加强有一定影响。在当时这场极其尖锐的斗争的进程中,普鲁士的执政集团担心,同奥地利发生军事冲突会引起革命民主运动的新高潮,会受到沙皇俄国以及支持奥地利的英国和法国在外交上的压力,于是不得不作了让步,并放弃在自己庇护下统一德国的计划。1851年,德意志联邦按1815年维也纳会议上建立的那种形式重新恢复了。在普鲁士本土,牢固地确立了以霍亨索伦王朝为首的容克地主统治的反动的半专制政体。——第6页。
- 7 指1851年5月被普鲁士警察当局逮捕的、被控为“进行叛国性密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在普鲁士警察当局最终写成“起诉书”之前,被捕者受了大约一年半的审前羁押。审讯是1852年10月4日至11月12日在科伦进行的。受审的有十一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亨·毕尔格尔斯、彼·诺特荣克、彼·勒泽尔、海·贝克尔、卡·奥托、威·赖夫、弗·列斯纳、罗·丹尼尔斯、约·克莱因、约·埃尔哈特和阿·雅科比。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被告斐·弗莱里格拉特流亡伦敦,避免了逮捕和审判。控告的物证是普鲁士警探们假造的同盟中央委员会会议的“原本记录”和其他一些伪造文件,以及警察当局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集团那里偷来的一些文件。根据伪造文件和假证词,七名被告被分别判处三年到六年的徒刑。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在伦敦和德国的朋友和拥护者大力协助被告的辩护人,供给他们以反驳警察当局伪造罪状的文件和材料。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个案件的组织者的挑衅行为和普鲁士警察国家用来反对国际工人运动的卑鄙手段,进行了彻底的揭露(见恩格斯《最近的科伦案件》一文和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49—456页和第457—536页)。

共产主义者同盟是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它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领导下于1847年6月初在伦敦改组正义者同盟（产生于三十年代的工人和手工业者的秘密团体）而成立的。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于1847年1月底建议马克思和恩格斯加入同盟，参加以他们所发挥的观点为根据的同盟改组工作，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此表示同意。同盟的纲领原则和组织原则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直接参加下在同盟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代表大会（1847年6月初和11月29日至12月8日）上制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受同盟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委托起草了一个纲领性文件，即1848年2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

由于法国革命爆发，在伦敦的同盟中央委员会于1848年2月底把同盟的领导权移交给了以马克思为首的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在马克思被驱逐出布鲁塞尔并迁居到巴黎以后，巴黎于3月初成了新的中央委员会的所在地。恩格斯也当选为中央委员。

1848年3月下半月到4月初，马克思、恩格斯以及数百名德国工人（他们多半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回国参加已经爆发的德国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3月底写成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3—5页）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在这次革命中的政治纲领。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这时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领导和指导中心。

虽然革命的失败打击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但它于1849—1850年，进行了改组并继续进行活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0年3月所写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88—299页）中，总结了1848—1849年的革命并提出了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1850年夏，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内部在策略问题上的原则性分歧达到了很尖锐的程度。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坚决反对维利希—沙佩尔集团所提出的宗派主义的冒险策略，它无视客观规律和德国及欧洲其他各国的现实政治形势而主张立即发动革命。1850年9月中，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分裂活动导致同盟与该集团的分裂。1850年9月15日的会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635—641页）根据马克思的建议，把中央委员会的职权移交给科伦区部委员会。由于警察的迫害和

盟员的被捕，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已经停顿。1852年11月17日，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结束后不久，同盟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宣告解散，但是它的盟员还是继续工作，为未来的革命斗争锻炼干部。

共产主义者同盟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它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学校，是无产阶级政党的萌芽、国际工人协会的前身。——第8页。

- 8 恩格斯在1851年12月至1852年1月为魏德迈的《革命》杂志写了四篇关于英国的文章。魏德迈只收到其中的两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28—240页），另外两篇遗失了。但是，魏德迈收到的那两篇也因杂志停刊而未能发表。其中第一篇包含了恩格斯研究大陆军队入侵不列颠群岛的可能性问题而得出的成果，于1852年11月发表在纽约出版的《体操报》上，当时魏德迈是该报的编辑之一。——第8、23、491、500页。
- 9 暗指威·沃尔弗在《新莱茵报》上开辟过“国内新闻”（«Aus dem Reich»）专栏一事，他在该栏中用讽刺而幽默的文体报道了德国各小邦的政治事件。——第8页。
- 10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宪章派的机关周刊《寄语人民》撰稿，该刊1851—1852年在伦敦出版，主编是厄·琼斯。由于哈尼转向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阵营（见注11），出版这一机关刊物（宪章派中革命无产阶级一翼的喉舌）具有特殊的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支持这个杂志，参加了该杂志的编辑和出版工作。杂志发表了马克思写的《1848年11月4日通过的法兰西共和国宪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578—592页）和恩格斯在1852年2月至4月初写的《去年十二月法国无产者相对消极的真正原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44—256页）。——第9页。
- 11 恩格斯指琼斯和哈尼之间早在1850年底就开始的冲突中的一个情节。冲突的原因是哈尼同支持宪章派右翼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接近，以及哈尼同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集团（见注18）的拥护者有联系。代表宪章派革命一翼的琼斯，为争取在英国建立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进行斗争，竭力联合所有的革命无产阶级分子并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恢

复宪章派。他在 1851 年曾试图吸引哈尼为自己的杂志《寄语人民》撰稿，但哈尼拒绝了。哈尼为争取普选权而斗争，赞成在各种各样的“全民族”联合（包括资产阶级）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民族的政党”。马克思和恩格斯看到哈尼已成为英国资产阶级激进派和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首领手中的工具，批评他不坚定，想帮助他认识自己的错误（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7 卷第 214—216 页）。但是，哈尼从 1851 年 2 月起却公然同敌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集团联系。哈尼要建立“群众性改良政党”和出版独立的机关报的企图，到 1852 年秋遭到彻底失败。——第 9 页。

- 12 恩格斯在这里就波拿巴法国国内生活中已经成熟的某些事件所作的预言很快就得到了证实。关于内务部长莫尔尼辞职和任命培尔西尼就任此职，以及关于没收奥尔良王室财产的命令，是路易-拿破仑于 1852 年 1 月 22 日签署的，发表于 1 月 23 日《总汇通报》上。——第 11 页。

- 13 指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第二章，这部著作本来准备以一组文章的形式发表在《革命》杂志上。马克思及时地将 1851 年 12 月到 1852 年 3 月这个时期的事件写成这部书。在写《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过程中，马克思经常就法国的事件同恩格斯交换意见。除了报刊和官方的资料外，马克思还利用了一些寄自巴黎的私人通讯作为资料。

马克思的著作未能在《革命》杂志上发表，因该杂志于 1852 年 1 月已经停刊。魏德迈于 1852 年 5 月把这部著作以单行本形式出版，作为“不定期刊物”《革命》的第一期。——第 12 页。

- 14 这里提到的路易·波拿巴政府的行动——没收奥尔良王室的财产、任命培尔西尼接替莫尔尼就任内务部长职务（见注 12）、1852 年 1 月 25 日接着发生的财政部长富尔德的辞职——证明 1851 年 12 月 2 日政变后建立的波拿巴制度是不稳固的，并证明政变后波拿巴统治集团内部瓜分国家职位和追求暴利的内讧已经开始。——第 12 页。

- 15 1688 年英国发生一次政变，政变后建立在土地贵族和金融资产阶级妥协的基础上的君主立宪制在英国得到确立。——第 12 页。

- 16 指英国热烈欢迎 1851 年 10 月到达那里的科苏特。英国资产阶级的自由派,以及政府官员中的某些人,特别是当时的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利用科苏特到英国这件事,进行蛊惑性的宣传,吹嘘英国的立宪自由。这就虚伪地掩盖了资产阶级贵族英国在镇压欧洲革命(包括匈牙利革命在内)时期所扮演的不光彩的角色,给反革命势力以外交上的支持,并促使在欧洲建立专制制度。科苏特于 1851 年 11 月去美国。

第一届世界工商业博览会 1851 年 5 月 1 日在伦敦开幕,10 月 15 日闭幕。许多国家参加了博览会。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把博览会的开幕描绘成一件标志着“普遍和平”纪元的开始的大事。——第 12、565 页。

- 17 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信给《泰晤士报》和《每日新闻》报编辑部,揭露普鲁士政府对科伦被告的专横恣肆,由于这两家报纸的编辑部对革命运动的活动家极其仇视,信没有发表。——第 13 页。

- 18 恩格斯所说的维利希集团是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它在 1850 年 9 月 15 日以后脱离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建立了一个有它自己的中央委员会的独立组织。(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这个集团比作瑞士的宗得崩德,即 1847 年被解散了的天主教诸州的单独联盟,讽刺地称它为“宗得崩德”。)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行动使普鲁士警察当局易于破获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德国秘密支部,并制造对付共产主义者同盟著名活动家的 1852 年的科伦案件(见注 7)。维利希—沙佩尔组织存在到 1853 年初。——第 16 页。

- 19 哈尼的杂志《人民之友》从 1850 年 12 月 14 日出版,于 1851 年 7 月底中断;杂志于 1852 年 2 月复刊后,出版了两个多月,到 1852 年 4 月 17 日为止。

看来哈尼是把 1852 年 2 月 7 日出版的他的杂志第一期的校样寄给了马克思。——第 17 页。

- 20 马克思引用刊载在 1852 年 2 月 7 日《人民之友》杂志第 1 期上的社论《发刊词》。文章作者是哈尼。——第 17 页。

- 21 指 1851 年建立的机械工人联合会,它是典型的英国工联组织。联合会

吸收熟练的机械工人,并把工人的斗争引向行业的和经济要求的轨道,极力使他们脱离政治斗争。

马克思提到的杰·马西的那篇文章刊登在1852年2月7日《人民之友》杂志第1期上,标题是《工厂和合作社的机械工人》,这篇文章充满了当时工联运动参加者中流行的关于和平的合作社活动是摆脱社会贫困的唯一途径的改良主义论调。——第18页。

- 22** 以此为标题的文章,发表在1852年2月14日《人民之友》杂志第2期上;文章作者是亚·贝尔。——第18页。
- 23** 指哈尼1852年2月3日,即英国议会会议开幕那天,在伦敦宪章派举行的群众大会上的演说。——第18页。
- 24** 埃及的穆罕默德-阿利帕沙实际已经成了埃及的独立统治者,他力求脱离奥斯曼帝国并使其他阿拉伯国家受自己的控制,在十九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按欧洲的方式改革了陆海军,并建立了为此所必需的工业企业。法国统治集团为了巩固自己在近东的地位而支持穆罕默德-阿利对苏丹的斗争,在国内改革方面给了埃及的统治者以某些帮助。大量的法国军官、军事教官、工程师等特别受到穆罕默德-阿利的邀请,到了埃及。但是,埃及同土耳其的斗争,由于后者受法国在近东的欧洲竞争者首先是英国的支持,结果是埃及帕沙被迫承认附属于土耳其。——第19页。
- 25** 1852年2月恩格斯为琼斯出版的杂志《寄语人民》写了《去年十二月法国无产者相对消极的真正原因》一文的第一章。——第22页。
- 26** 暗指塞·载勒尔的著作《卡斯巴尔·豪泽尔——巴登王位继承人》(«Kaspar Hauser, der Thronerbe Badens»),1840年出版。——第22页。
- 27** 法兰克福左派是国民议会的小资产阶级左翼,国民议会是在德国三月革命之后召集的,于1848年5月18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开始举行会议。国民议会的主要任务是消除德国政治上的四分五裂状态和制定全德宪法。但是由于议会的自由派多数的怯懦和动摇,左翼的不坚决

和不彻底性，议会害怕接管国家的最高权力，并且在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的主要问题不能采取坚决的态度。议会存在到 1849 年 6 月 18 日。

德国各城市的三月同盟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左翼的代表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所组织的中央三月同盟的分支。三月同盟是为纪念德国 1848 年三月革命而得名的，它的领导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弗吕贝尔、西蒙、卢格、福格特等等，用空话代替革命的行动，表现出畏首畏尾、犹豫不决、没有能力同反革命进行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己的许多著作中尖锐地批评了三月同盟及其小资产阶级领导者的活动。——第 23 页。

- 28 布·鲍威尔《法兰克福议会的灭亡》1849 年柏林版 (B. Bauer, «Der Untergang des Frankfurter Parlaments», Berlin, 1849)。——第 23 页。
- 29 魏德迈在 1852 年 2 月 6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德纳打算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前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路·西蒙的文章，其内容是攻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根据 1852 年 3 月 10 日魏德迈给马克思的信判断，《纽约每日论坛报》刊登了这篇文章。——第 24 页。
- 30 施特劳宾人 (*Straubinger*) 是德国的流动的手工业帮工。马克思和恩格斯用这种名称来称呼那些在很大程度上还受着落后的行会意识和成见支配的德国手工业者，这些人抱着反动的小资产阶级幻想，认为可以从资本主义的大工业退回到小手工业去。他们也用这个绰号来称呼某些参加当时德国工人运动、暴露出有小资产阶级宗派主义倾向的人。——第 25、321、538 页。
- 31 马克思把 1851 年在伦敦出现的两个互相竞争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组织称作“鼓动者”和“流亡者”，即以金克尔、维利希为首的德国流亡者俱乐部和以卢格、戈克为首的鼓动者协会。两个组织的人数不多，其目的主要是募捐以组织德国的“立即革命”。——第 26、98、477、494、522、638 页。

- 32 马克思所说的把普鲁士国王钦赐给德国人民一事，是指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制定的帝国宪法规定，建立以世袭皇帝和全帝国的议会即帝国国会为首的全德中央政权。1849年3月28日，法兰克福议会通过决议，建议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登基，但他却不愿意从“人民代议制”手中接受它。

关于三月同盟，见注27。

卡·福格特是帝国摄政政府的五个成员之一，该摄政政府由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在斯图加特成立，以代替1848年6月以来在德国存在的、以帝国摄政约翰大公为首并公开奉行反革命方针的所谓中央政权。在保守派议员和相当多自由派议员退出议会之后，法兰克福国民议会鉴于它有被解散的危险，于1849年6月初把自己的会址迁往斯图加特。摄政政府想借助议会手段来保证实施法兰克福议会制定的而为德意志各邦君主所拒绝的帝国宪法，这种企图遭到了完全的失败。——第26、494页。

- 33 罗素的辉格党政府由于议会讨论民军法案于1852年2月20日辞职。当时在英国流传着有关路易·波拿巴打算入侵不列颠群岛的种种谣言，2月16日，罗素把改组英格兰和威尔士民军的法案(Local Militia Bill——地方民军法案)提交议会讨论。法案授权政府在外敌进攻的情况下得以增加民军队伍(以前只限于在有关各郡境内使用)的人数，并使其受正规军指挥。在下院讨论法案时，帕麦斯顿提出把法案的适用范围扩大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修正案，并提出删去法案名称中«Local»(“地方”)一词。前不久被解除政府职务的帕麦斯顿(见注483)的修正案被通过，罗素认为是对政府不信任的表现，成为他辞职的理由。采纳了帕麦斯顿修正案的法案于1852年6月成为法律。

1852年2月23日得比的托利党内阁组成。——第26页。

- 34 在英国人们称自由贸易派即主张贸易自由和国家不干涉经济生活的人为曼彻斯特派。在四十至五十年代曼彻斯特派组成了一个单独的政治集团，于六十年代加入自由党，作为其左翼。自由贸易派的宣传中心是曼彻斯特。在曼彻斯特领导这一运动的是两个纺织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第26页。

- 35 指麦·施蒂纳《反动的历史》(«Geschichte der Reaction»)一书,1852年在柏林出版。关于这本书的批判性短评刊登在1852年2月25日《总汇报》第56号附刊。——第29页。
- 36 癞蛤蟆(*Crapauds*,原意是“池塘里的癞蛤蟆”)是坐在国民公会会议大厅的最低的地方并经常投票拥护政府的一些法国国民公会成员的讽刺性绰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信件中常常把这个用语作为“庸人”的意思来称呼法国的小市民和市侩,以及1848年革命失败和法国1851年政变后居住在英国泽稷岛和伦敦的法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第30、146、305、367、406、430、433页。
- 37 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即维护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于1849年3月28日通过的帝国宪法的运动,这是1848—1849年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阶段。帝国宪法遭到德意志各邦政府多数的否决。1849年5月,在萨克森、莱茵普鲁士、巴登和普法尔茨爆发了维护宪法的起义。但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对起义者丝毫不加援助。1849年7月,这个运动遭到彻底镇压。恩格斯在《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和《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127—235页和第8卷第91—104页)两本著作中评述了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
- 关于1850—1851年普奥纠纷,见注6。恩格斯曾打算在他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书中用一篇文章阐述这个问题,但这个想法没有实现。——第32、55、65页。
- 38 1844年,英国内务大臣格莱安为了讨好奥地利政府,命令邮政主管部门把意大利革命流亡者的信件交给警察当局秘密检查。在这些信件中发现了秘密阴谋组织的成员邦迪埃拉兄弟写给马志尼的信,信中叙述他们远征卡拉布里亚的计划。远征的目的是要在意大利掀起起义,反对那不勒斯的波旁王朝和奥地利的统治。在进行这次远征时,参加者被逮捕,邦迪埃拉兄弟被枪杀。1852年2月27日,英国首相得比在上院发表演说时声称,政府打算监督在英国的革命流亡者的活动,并将他们的情况通知各有关国家的政府。得比的这个演说发表在1852年2月28日《泰晤士报》上。——第32页。

- 39 恩格斯以讽刺的口吻转述得比于 1852 年 2 月 27 日在上院的声明的意思。——第 32 页。
- 40 反谷物法同盟 是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于 1838 年创立的。同盟为了捍卫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力求废除为土地贵族利益而限制和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的所谓谷物法。同盟的目的在于降低国内的谷物价格并从而降低雇佣工人的工资。同盟在蛊惑宣传工人和企业主的利益一致的时候，广泛地运用了贸易自由的口号。1846 年谷物法废除后，同盟宣布解散，但实际上它的一些分支继续存在。1852 年 2 月，由于得比政府的保护关税倾向，同盟曾试图恢复活动。——第 33、502 页。
- 41 指 1851 年 12 月底开始并席卷了英国东南部和中部许多城市的机器制造厂工人的罢工。罢工是机械工人联合会（见注 21）组织的，目的是取消加班加点和改善劳动条件。企业主们为了对付罢工，宣布全国范围的同盟歇业。持续三个月之久的斗争，以企业主的胜利而结束，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领导罢工的工联领导人的软弱和动摇。工人们不得不在原有的条件下复工。但是企业主也由于罢工和同盟歇业而遭到巨大的物质损失。——第 34 页。
- 42 魏德迈驳斥海因岑的文章载于 1852 年 1 月 29 日《纽约民主主义者报》。在马克思提到的那封预定在《革命》上发表的琼斯 1852 年 3 月 3 日给魏德迈的信中，阐述了英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并评述了英国阶级斗争的发展。根据魏德迈 1853 年 5 月 24 日给马克思的信来判断，琼斯的信于 1852 年底或 1853 年初发表在美国民主派报刊上。——第 35、500、504、512、519、555 页。
- 43 全国改革同盟 是宪章运动的领导人布朗特尔·奥勃莱恩和雷诺等人于 1849 年在伦敦建立的。同盟的目的是争取普选权和实行社会改革。1866 年它加入第一国际并在总委员会领导下开展活动。——第 35 页。
- 44 恩格斯从 1851 年开始比较经常地研究斯拉夫语。他研究了俄语、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斯洛文尼亚语和捷克语。恩格斯曾经打算写一部斯拉夫语的比较语法。关于恩格斯研究俄语的情况，现在保存有极详细的资料。到 1852 年春，他自修了俄语，后来用一部分时间向

俄国的流亡者爱德华·品得学习会话。恩格斯在研究语法的同时，还阅读了一些原文的俄罗斯文学作品，如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和《青铜骑士》、格利波也多夫的《聪明误》和赫尔岑的《往事与回忆》。现在保存有恩格斯抄自普希金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的词汇摘录，以及某些诗句的散文式的德译文。五十年代初，恩格斯研究了包令的著作《俄罗斯诗文集》（«Specimens of the Russian Poets»），恩格斯从该书中汲取了有关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初俄罗斯的诗人和作家，即关于罗蒙诺索夫、捷尔沙文、卡拉姆津、茹柯夫斯基、克雷洛夫以及其他人的参考材料。恩格斯在学习斯拉夫语的同时，研究了斯拉夫各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他阅读了捷克和塞尔维亚著作家写的有关文学史和民间创作史的著作，如沙法里克的《斯拉夫各种方言的语言文学史》、武克的《塞尔维亚民歌集》，等等。——第 37 页。

45 财政改革派是加入全国议会改革和财政改革协会的英国资产阶级激进派。这个协会是在 1849 年为了实行选举改革（所谓小宪章）和税收改革而建立的。资产阶级激进派拿自己的纲领来与宪章派的要求相对抗，指望在 1848 年 4 月 10 日宪章派的示威游行失败后英国工人阶级政治积极性低落的情况下分裂宪章运动，使工人群众接受自己的影响。资产阶级激进派的鼓动受到科布顿、布莱特和以奥康瑙尔为首的宪章派的改良派的支持，但并没有获得成功。宪章派的大多数在五十年代仍然忠于人民宪章。1855 年全国议会改革和财政改革协会瓦解了。——第 38、54 页。

46 1852 年 3 月 14 日，根据路易-拿破仑的命令，实施五厘国债利息变更条款。规定五厘证券的持有者须按证券票面价值兑现，或者换成票面价格相同、但利息为四厘五的证券。这项措施是通过银行实施的。下面恩格斯谈到的是 1852 年 3 月 13 日《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上阿·贝坦评论这一措施的文章。——第 38 页。

47 旨在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的谷物法，是为了大地主的利益而在英国实行的。1846 年通过了关于废除谷物法的法案，这表明在自由贸易的口号下为反对谷物法而斗争的工业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由于

1852年2月得比的托利党政府执政，出现了以某种形式恢复谷物的保护关税的倾向。但是，在资产阶级各界人士的压力下，得比政府实际上不得不放弃保护关税的政策。——第39、621页。

48 指马克思写政治经济学的著作。马克思从1843年底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在1844年春天已经给自己提出了一项任务，就是在报刊上从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立场来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他当时写的手稿只保存下来一部分，即《1844年的经济哲学手稿》（见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早期著作选》1956年莫斯科版第517—642页）。由于要写《神圣家族》，马克思暂时放下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直到1844年12月才重新从事这项工作。马克思在1845—1846年研究英、法和其他国家的经济学家的著作时所作的大量的提纲、摘要和札记都保存下来了。但是这一次马克思没有实现他的计划。1845年2月1日马克思同出版商列斯凯签订的分两卷出版《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著作的合同，在1847年2月被出版商解除了。1848—1849年的革命打断了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革命后他在伦敦又着手研究政治经济学，深刻地和全面地研究了各个国家、特别是英国的国民经济的历史和与他同时代的经济，摘录了英国和法国的经济学家的著作。马克思在五十年代研究了土地所有制的历史和地租理论，货币流通和价格的历史和理论，经济危机，技术和工艺的历史以及农业和农业技术方面的问题。1851年和1852年，马克思不止一次地试图为他写的经济著作找出版商，但是无论在德国还是在英国都没有找到，所以著作在当时没有能够出版。只是在1857—1858年马克思写了大量的经济学手稿以后，1859年他才得以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第一分册的形式部分地发表了自己劳动的成果。又过了很久，马克思在1867年出版了他的主要的经济学著作即《资本论》的第一卷。——第39、62、230页。

49 指所谓“德美革命公债”。金克尔和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其他领导人，1851—1852年试图在德国的流亡者和在美国的德国人中间推销这项公债，目的是为了募集经费用于在德国立即唤起革命。为了推销公债，金克尔于1851年9月—1852年3月到美国旅行。推销“革命公债”的尝试遭到了失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许多著作中尖刻地嘲笑了金

克尔这一举动的冒险性，认为这是一种在革命运动处于低潮时人为地唤起革命的、有害的、无成果的尝试。——第 40、477、515、527、535 页。

- 50 指瑟美列反对科苏特的信，这封信 1852 年初发表于美国《信使晨报和纽约问询报》。

马克思说的伦敦委员会是指由马志尼发起于 1850 年 6 月在伦敦成立的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赖德律-洛兰、达拉什和卢格也加入了该委员会。该委员会是联合各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组织。这个无论在成分上和思想立场上都极端复杂的组织没有存在多久；由于意大利和法国的民主派流亡者之间的关系尖锐化，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于 1852 年 3 月实际上已经瓦解。——第 41、120 页。

- 51 1851 年 12 月 2 日是路易·波拿巴和他的拥护者在法国举行反革命政变的日子。

法军于 1849 年 7 月 1 日占领罗马，是法国、奥地利、西班牙和那不勒斯对 1849 年 2 月 9 日宣布成立的罗马共和国进行干涉的结果。共和国的行政权集中在以马志尼为首的三执政的手里。在共和国存在期间，进行了一系列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但是，它的土地政策表现出共和国的阶级局限性，即拒绝把地主的土地转交农民所有，因而共和国在反对反革命的斗争中失掉了同盟者。法军占领罗马后，罗马共和国不再存在。——第 41 页。

- 52 贝·瑟美列《路德维希·鲍蒂扬尼伯爵、阿尔都尔·戈尔盖、路德维希·科苏特。匈牙利解放战争中的活动家的政治概述》(«Graf Ludwig Batthyány, Arthur Görgei, Ludwig Kossuth, Politische Charakter-skizzen aus dem Ungarischen Freiheitskriege») 一书，1853 年在汉堡出版。魏德迈在美国把这本书的第二部分，即关于戈尔盖的那一部分刊载在 1853 年 6 月 1 日至 7 月 6 日《改革报》第 18—28 号上。——第 46 页。

- 53 指金克尔于 1852 年 2 月 3 日在辛辛那提(美国)召开的所谓“德美革命公债”的保证人代表大会。马克思在前面提到的克路斯 1852 年 2 月底的那封信里，谈到了这次代表大会的情况，马克思将这封信转给了恩格

- 斯。——第 47、58 页。
- 54 1852 年 4 月中(复活节期间),恩格斯在伦敦住了一些日子。——第 48 页。
- 55 见古·居利希《关于现代主要商业国家的商业、工业和农业的历史叙述》第 3 卷;又名《最近十二年世界最主要国家的工业概况》,1842 年耶拿版第 1 卷第 263—264 页(G. Gülich. «Geschichtliche Darstellung des Handels, der Gewerbe und des Ackerbaus der bedeutendsten handeltreibenden Staaten unsrer Zeit», Bd. III. A. u. d. T. «Die gesammten gewerblichen Zustände in den bedeutendsten Ländern der Erde während der letzten zwölf Jahre», Erster Band, Jena, 1842, S. 263—264)。——第 49 页。
- 56 “没落帝国”(«*Bas empire*»)——历史文献中指拜占庭帝国以及后来的罗马帝国;这个名词以后成了指某一个处于没落和解体时期的国家的普通名词。这里指波拿巴集团的法兰西第二帝国。——第 49、361、517 页。
- 57 布·鲍威尔的文章《英国的没落》载于 1852 年 3 月 31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魏德迈将这篇文章附在 1852 年 4 月 6 日的信里寄给马克思,克路斯也将该文随 1852 年 4 月 4—6 日发出的信寄给沃尔弗。——第 50 页。
- 58 十二月十日会是 1849 年成立的波拿巴派的秘密团体,它的成员多半是游民、政治冒险分子、军阀的代表等;他们帮助路易·波拿巴于 1848 年 12 月 10 日当选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这个团体由此而得名)。后来,十二月十日会的成员是 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积极的参加者和组织者。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对十二月十日会作了详尽的评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173—176 页)。——第 52 页。
- 59 大概是指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五章。马克思于 1852 年 1 月至 3 月把这五章寄给纽约的魏德迈,在誊抄之后,魏德

迈又通过恩格斯还给马克思。——第 53 页。

60 指在下院二读民军法案(见注 33)时的表决。——第 54 页。

61 琼斯在为创办独立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宪章派报纸而进行的斗争中,必须同哈尼竞争,哈尼拒绝琼斯关于共同出版宪章派机关报的建议,阻碍琼斯购买原来的宪章派中央报纸《北极星报》,而自己获得了该报,并继续出版,最初用《星报》这个名称,1852年4月24日以后改为《自由之星报》。这一事件表现出琼斯和哈尼在立场上的原则性分歧,哈尼打算把报纸变成宪章派右翼和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喉舌。尽管哈尼进行了这种种活动,琼斯还是在1852年5月开始出版宪章派周刊《人民报》。1852年10月至1856年12月,马克思和恩格斯为该报撰稿,同时还对该报的编辑工作给以帮助。该报除了发表马克思和恩格斯专门为它撰写的文章以外,还转载他们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的最重要的文章。在这个时期,该报始终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和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后来琼斯和资产阶级激进派接近,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停止为《人民报》撰稿,并使他们和琼斯的关系一度破裂。1858年6月该报转到了资产阶级实业家的手中。——第 54 页。

62 恩格斯这封信是写在魏德迈 1852 年 4 月 12 日给他的那封信上面。——第 55 页。

63 马克思摘引克路斯 1852 年 4 月 15 日给他的信。在这段引文中提到的克路斯的上一封信(1852 年 4 月 4—6 日)是写给威·沃尔弗的;克路斯在该信中谈到,在非克勒尔主持下,美国革命联盟(见注 110)的代表们 1852 年 4 月 3 日在纽约召开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会议。在美国推销所谓“德美革命公债”(见注 49)而同金克尔竞争的戈克和非克勒尔,企图迫使金克尔及其拥护者同意两个竞争的流亡者组织合并。

体操协会存在于美国的一些城市,是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失败后,德国民主派(其中包括工人)流亡者的一种组织。这些协会于 1850 年 10 月 5 日在费拉得尔菲亚代表大会上合并成社会主义体操联合会,在其存在初期同美国的德国工人运动保持联系。

克路斯的抗议书是指他针对金克尔于 1852 年 2 月 3 日在辛辛那

提召开的“德美革命公债”的旅美保证人代表大会而发表的声明。在这个声明中，克路斯根据马克思的指示，揭露了“革命公债”是冒险的举动，并抗议金克尔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使用推销公债所募集到的款项。克路斯于1852年2月底将这个文件的原件寄给马克思。声明发表在《体操报》上。

魏德迈为答复金克尔的告辛辛那提代表大会参加者书(备忘录)而写的文章，大概也发表在《体操报》上。——第58、218、495、511、513页。

- 64 指维利希参加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见注37)。——第58页。
- 65 亨·查·凯里《利益一致：工业和商业》(《The Harmony of Interests, Manufacturing and Commercial》)一书，1851年在费拉得尔菲亚出版，作者在该书中进一步发展了他在以前出版的《论工资率：世界劳动人民状况差别的原因的探讨》1835年费拉得尔菲亚—伦敦版(《Essay on the Rate of Wages: with an Examination of the Causes of the Differences in the Condition of the Labouring Population throughout the World》, Philadelphia—London, 1835)一书中所阐述的观点。——第59页。
- 66 马克思指1852年4月17日《星报》第753号上发表的哈尼的文章《致〈星报〉读者以及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民主主义者》和1852年4月24日《寄语人民》第52号发表的琼斯的答复文章《诉诸人民审判》。——第59页。
- 67 金克尔从美国回来之后，1852年4月16日在伦敦召开了“德美革命公债”组织委员会的会议，委员会决定恢复地方支部的活动。为此分别发出了由金克尔和维利希起草的通告式的命令。——第64、66页。
- 68 马克思暗指下面的事实：1844—1845年马志尼在报刊上抗议警察当局秘密检查意大利的革命流亡者的信件。1845年5月，他在报刊上和以单行本形式发表了标题为《意大利、奥地利和教皇》的文章，抨击英国内务大臣詹姆斯·格莱安为讨好奥地利政府而下令把革命流亡者的信件交给警察当局(关于这一点，见注38)。抨击性文章是以给格莱安的信的形式写成的。——第64页。

- 69 匈牙利国民议会根据科苏特的倡议于1849年4月14日宣布匈牙利独立,并宣告哈布斯堡王朝被推翻。5月2日,以瑟美列为首的部长会议代替了保卫祖国委员会。科苏特当选为匈牙利的执政者。匈牙利军队在戈尔盖的指挥下对欧芬(布达)的围攻从1849年5月3日延续到21日,最后攻克了城堡。这一战役是在1849年4月26日奥地利军队在科马罗姆要塞附近被击溃之后进行的,而奥军被击溃给革命的匈牙利军队进军维也纳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匈牙利军队司令部和革命政府并没有利用这一机会,而集中自己的力量去解放奥地利卫戍部队占领的匈牙利首都。围攻布达所耗费的时间,使奥军主力得以重整旗鼓,在派去镇压匈牙利革命的沙皇军队的支持下重新转入进攻。恩格斯在他的《布达》(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270—273页)一文中,对围攻布达期间的军事行动作了评述。——第65页。
- 70 切林-克罗斯路是伦敦豪华的街道之一,这里住着大资产阶级,有大的出版社、学校和百货商店。——第66页。
- 71 指古·霍夫施泰特尔《1849年意大利日记》1851年苏黎世—斯图加特版(G. Hoffstetter. «Tagebuch aus Italien 1849». Zürich—Stuttgart, 1851)。——第67页。
- 72 赫·金策耳《近代筑城的战术要素》1851年波茨坦版(H. Küntzel. «Die taktischen Elemente der neuen Fortificationen». Potsdam, 1851)。——第67页。
- 73 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军队同丹麦军队的伊德施太特(什列斯维希北部的一个村庄)会战发生在1850年7月24日至25日。1848年革命期间,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的居民为了争取与德国合并,举行了反对丹麦统治的民族解放起义。普鲁士统治集团在德国舆论的压力下,同德意志联邦的其他邦一起表面上发动了对丹麦的战争;但是却处处出卖革命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军队,并于1848年8月26日签订了一项七个月的停战协定,而签订协定的条件是使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的一切民主成果化为乌有。1849年3月底战争重新开始。互有胜负的军事行动以普鲁士的新的出卖而告终,普鲁士于1850年7月2日同丹

麦签订了和约，让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的居民靠自己的力量继续作战。在伊德施太特会战中，普鲁士将军维利森指挥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部队遭到失败，并很快就被迫停止了抵抗。结果两个公国依然是丹麦王国的组成部分。恩格斯关于这一会战的详细评论，见本卷第359—360页。——第67页。

- 74** 威·维利森《关于1831年俄波之战中运用的大规模战争的理论》1840年柏林版第1—2册(W. Willisen. «Theorie des großen Krieges angewendet auf den russisch-polnischen Feldzug von 1831». In zwei Theilen. Berlin, 1840)。——第67页。
- 75** 阿·戈尔盖《1848—1849年我在匈牙利的生活和活动》1852年莱比锡版第1—2卷(A. Görgei. «Mein Leben und Wirken in Ungarn in den Jahren 1848 und 1849». Bd. I—II, Leipzig, 1852)。——第68页。
- 76** 从1852年开始，恩格斯十分注意研究军事学术史，想写一部1848—1849年革命时期的战争，特别是匈牙利和意大利战局的历史。他为此研究了克劳塞维茨、若米尼、维利森、霍夫施泰特尔、金策耳、戈尔盖以及许多其他人的著作。但是恩格斯的这一意图未能实现。——第68、81页。
- 77** 1851年9月法国逮捕了1850年9月从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出去的维利希—沙佩尔集团(见注7和18)地方支部的一些盟员。这个集团采取小资产阶级的密谋性策略，忽视现实状况，指望立即组织起义，致使法国和普鲁士警察当局能够靠领导巴黎的一个支部的奸细舍尔瓦尔(真姓是克列美尔)制造了所谓德法密谋。在1852年2月，被捕者以策划政变的罪名被判罪。奸细舍尔瓦尔被安排越狱逃跑。普鲁士警察当局诬蔑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参加了德法密谋的企图就完全破产了。——第73、83、191、575页。
- 78** 指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会员。该协会是由卡·沙佩尔、约·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为了对工人进行政治教育和在工人中间宣传社会主义思想而于1840年2月成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

在协会里起着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支部。1847年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和宗派主义冒险主义的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于1850年9月17日退出了协会。自五十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教育协会的活动。这个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

舍尔瓦尔于1852年春假装越狱逃跑后，来到伦敦，参加了教育协会的活动，但是他很快就被揭露出是警探，并被开除出协会。——第73、163、174页。

- 79 议会火车 是十九世纪英国对1844年法律规定的特别的第三等火车的讽刺性叫法；根据这项法律规定，每一家铁路公司都必须在其所辖各铁路线上每天开一趟这种火车，速度每小时不得低于十二英里，车费每英里不得高于一便士。——第74、247、442页。
- 80 1852年5月底，马克思到了曼彻斯特恩格斯那里，并在那里住到6月下半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这段时间合写了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第74、127、190、526页。
- 81 指斐·弗莱里格拉特的诗笺《致约瑟夫·魏德迈》。这两首驳斥金克尔的讽刺诗是1852年1月16日和23日给约瑟夫·魏德迈在纽约出版的《革命》杂志写作的。由于这两首诗在美国不能及时发表，弗莱里格拉特将其中的第一首用德文发表在斯图加特和杜宾根出版的文学报《知识界晨报》（《Morgenblatt für gebildete Leser》）1852年3月7日第10号上，并用英文发表在1852年4月10日《寄语人民》杂志第50期上。在美国，这首诗1852年5月用英文发表在《国民时代》（《National Era》）杂志上，并在1852年6月同弗莱里格拉特致魏德迈的第二首诗一起用德文发表在不定期刊物《革命》第2期上。——第78页。
- 82 1852年7月初，许多法国和德国的报纸报道了在巴黎逮捕秘密组织的成员的消息，这个组织准备谋杀路易·波拿巴并企图推翻波拿巴政府和恢复共和制度。该组织的参加者准备了自造的火炮和火药等。据

- 报纸报道，多数被捕者是工人，其中有些人是过去 1848 年无产阶级六月起义的参加者。报纸断言，在伦敦和布鲁塞尔的流亡者领导了这一密谋的准备工作。——第 78、81 页。
- 83 指恩格斯的文章《〈科伦日报〉论马扎尔人的斗争》、《在意大利和匈牙利的战争》、《匈牙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6 卷第 362—368、453—457、604—615 页），以及发表在 1849 年 2 月至 5 月《新莱茵报》上的关于在匈牙利的军事行动的述评。——第 81、533、608 页。
- 84 恩格斯暗指阿·谢努的书《密谋家。秘密组织。科西迪耶尔主持下的警察局。义勇军》1850 年巴黎版（《Les Conspirateurs. Les sociétés secrètes; la préfecture de police sous Caussidière; les corps-francs》, Paris, 1850）。该书的书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7 卷第 313—329 页。恩格斯谈的谢努的两种不同成分，大概是指这个作者的双重身分。他在自己的书中以七月王朝时期的秘密团体的组织者身分讲话，同时他的书又反映出他是警察当局的情报员。——第 81 页。
- 85 伐茨布告是 1849 年 1 月 5 日，即在匈牙利首都布达被奥地利元帅文迪施格雷茨的反革命军队占领的那天，由当时指挥匈牙利军团的戈尔盖在伐茨城发布的宣言。宣言别有用心地反对科苏特及其领导的保卫祖国委员会。戈尔盖诬蔑性地指责他们从首都逃跑。但是，实际上正是这个后来公开背叛革命并叛卖性地在匈牙利军队投降书上签字的戈尔盖，没有执行科苏特关于保卫布达的命令，然后在科苏特不在的情况下在军事委员会的会议上强行作出不战而把该城交给文迪施格雷茨的决议。——第 81 页。
- 86 昂吉安公爵以参加反拿破仑的密谋的罪名被判处死刑。1804 年 3 月 21 日被枪决。——第 82 页。
- 87 1852 年 8 月，马克思实现了这里所说的想法，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了一系列文章。他在文章中对英国各政党作了评述，并揭露了英国选举制度反人民的实质。这些文章是《英国的选举。——托利党和辉格党》、《宪章派》、《选举中的舞弊》、《选举的结果》，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381—411 页。——第 82 页。

- 88 皮尔派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联合在罗·皮尔周围的一些温和的托利党人，他们支持皮尔在保持大土地占有者和金融家的政治统治的前提下在经济方面向工商业资产阶级让步的政策。1846年，皮尔为了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废除了谷物法，结果引起了托利党的保护关税派的强烈不满。1850年皮尔死后，皮尔派成为一个没有明确纲领的政治集团，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皮尔派加入了自由党。——第82、502页。
- 89 指1852年7月10日《泰晤士报》的社论。——第82页。
- 90 马扎斯是巴黎的监狱，所谓德法密谋案的被捕者关押在这里。——第83页。
- 91 克勒蒙特是伦敦附近的一个城堡，1848年路易-菲力浦从法国逃出后的住地；奥尔良派为恢复奥尔良王朝在法国的王位而进行的阴谋活动的中心之一。——第83页。
- 92 指对被捕并在科伦受审的共产主义者同盟（见注7）盟员的起诉书。——第84页。
- 93 《恋爱中的罗兰》（《*L'Orlando innamorato*》）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诗人博雅多的骑士史诗；1495年在意大利发表。十六世纪洛·多米尼基和弗·贝尔尼改写了这部著作。贝尔尼的《恋爱中的罗兰》改写本最为著名，于1541年出版，多次再版。博雅多的史诗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在伦敦再版。
-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中引用了史诗《恋爱中的罗兰》的一些个别段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360、366、380页）。——第84页。
- 94 1852年7月13日《总汇报》发表了一项通告说，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起诉书已经写好并交给被告的辩护人进行研究。——第85页。
- 95 指德·狄德罗的著作：《拉摩的侄子。对话》1821年巴黎版（《*Le Neveu de Rameau, dialogue*», Paris, 1821）和《宿命论者雅克及其主人》1797年巴黎版第1—3卷（《*Jacques le fataliste et son maître*», Tomes I—III, Paris, 1797）。——第88页。

- 96 指 1851 年 4 月生效的普鲁士刑法典。原先,在普鲁士的莱茵省实施的是 1811 年在法国以及被法国人占领的德国西部和西南部地区实施的刑法典(Code pénal),莱茵省归并普鲁士以后,直到 1851 年春天,这个刑法典在莱茵省同民法典一起仍然有效。——第 88 页。
- 97 指厄·克尔德罗瓦 1852 年在布鲁塞尔出版的下列著作:《战斗的舞台,或公民马志尼、赖德律-洛兰、路易·勃朗、埃蒂耶纳·卡贝、比埃尔·勒鲁、马丁·纳多、马拉尔梅、阿·比昂基(利尔的)以及其他北方勇士之间前不久进行的一场最后的大搏斗》(«La Barrière du combat ou dernier grand assaut qui vient de se livrer entre les citoyens Mazzini, Ledru-Rollin, Louis Blanc, Étienne Cabet, Pierre Leroux, Martin Nadaud, Mallarmet, A. Bianchi(de Lille)et autres hercules du Nord»)和《论人和社会中的革命》(«De la révolution dans l'homme et dans la société»)。——第 89 页。
- 98 比·约·蒲鲁东《从十二月二日政变看社会革命》1852 年巴黎版(P. J. Proudhon, «La Révolution sociale démontrée par le coup d'État du 2 Décembre», Paris, 1852)。——第 89 页。
- 99 恩格斯暗指下面的事实:充当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起诉人的科伦检察官泽特,在 1849 年 2 月审理金克尔侮辱驻美因兹的普鲁士卫戍部队的案件时,发表了一篇不成功的起诉词。这篇起诉词在《新莱茵报》上遭到嘲笑(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6 卷第 359—361 页)。——第 90 页。
- 100 费·斯米特《1830 年和 1831 年波兰起义和战争的历史》1839—1848 年柏林版第 1—3 部(F. Smitt, «Geschichte des Polnischen Aufstandes und Krieges in den Jahren 1830 und 1831». Theile I—III, Berlin, 1839—1848)。——第 90 页。
- 101 路·梅洛斯拉夫斯基《1831 年战局述评》1847 年柏林版第 1 卷(L. Mieroslawski, «Kritische Darstellung des Feldzuges vom Jahre 1831». Bd. I, Berlin, 1847)。——第 90 页。
- 102 马克思随此信将一篇论述英国各政党的文章寄给恩格斯译成英文。马

克思本人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实际上是从这篇文章开始的。在这以前,他寄给美国的文章只是恩格斯写的一组文章《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最初马克思用德文为《论坛报》写文章,然后将它们寄给恩格斯翻译成英文。在翻译中,恩格斯有时把长篇文章分为两篇,然后马克思把它们作为独立的文章寄给报纸。这一次恩格斯也把寄给他翻译的材料分成两部分,马克思于8月6日和10日把它们分别以《英国的选举。——托利党和辉格党》和《宪章派》为标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381—387、388—397页)寄往纽约。从1853年1月底起,马克思已经精通英文,开始自己用英文写通讯。

下面是指1852年7月1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卢格的文章《欧洲的公法》一文。——第91页。

- 103 马克思担心德纳在美国竞选运动的情况下会拒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刊登评述英国辉格党的文章,因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当时支持美国辉格党的代表、总统候选人司各脱。

辉格党 是美国的一个政党,主要代表工业资产阶级和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一部分种植场主也参加了该党。辉格党存在于1834年至1852年,当时奴隶制问题上的斗争尖锐化,引起国内各个政党的分裂和改组。大多数辉格党人同部分民主党人和自由土地党人一起,于1854年组成了反对奴隶制度的共和党。其余的辉格党人则加入维护种植场奴隶主利益的民主党。——第91页。

- 104 指1852年7月1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标题是《德国人对美国“民主”的看法》。该文作者大概是格里利。——第92页。

- 105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组文章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时,署名是马克思(见注4),因为马克思已被正式列为该报的通讯员。——第95页。

- 106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哥特弗利德·金克尔》一文,此文写于1850年4月,发表在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学评论》杂志第4期上,没有署名(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51—354页)。文中揭露了因参加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而在拉施塔特法庭上受审的金克尔的

- 卑鄙行为。金克尔在他的 1849 年 8 月 4 日的辩护词中,企图否认自己曾参加革命运动,并赞扬了霍亨索伦王朝。——第 96、540 页。
- 107 指金克尔 1851 年 11 月 14 日给克路斯的信。——第 97 页。
- 108 马克思 1852 年 7 月 24 日写给金克尔的这封信保存下来的是现在这种异文,以及克路斯在 1852 年 8 月 16 日给魏德迈的信中所引用的马克思 1852 年 7 月 30 日给他的信的片断的抄件(见本卷第 541 页)。寄给金克尔的原件没有找到。——第 97 页。
- 109 指克路斯 1852 年 7 月 22 日随信寄给马克思一份秘密通告,这份通告是科苏特在纽约期间于 1852 年 6 月 28 日写给在美国的德国人的。科苏特在这个通告中敦促在美国的德国流亡者在行将到来的总统选举中提出冒险主义的选举纲领,这个纲领宣布美国对欧洲事务进行武装干涉以期在欧洲各国实现革命变革的原则。为了揭穿科苏特(他曾正式宣布主张不干涉客居国家的内政)这个号召的冒险主义性质,克路斯筹划在《纽约先驱报》上发表这个通告。这是科苏特 1852 年 7 月 14 日离开美国的直接原因。1852 年 8 月 7 日这个通告连同批判科苏特立场的评论一起发表在《人民报》第 14 号上。——第 97 页。
- 110 **美国革命联盟** 是在美国的德国流亡者的一个组织,由到美国推销所谓“德美革命公债”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戈克和菲克勒尔于 1852 年 1 月建立。——第 98、104、542 页。
- 111 1852 年 5 月,法国根据宪法应举行共和国总统选举。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中间,特别是在流亡者中间,在 1851 年 12 月 2 日波拿巴政变以前曾把民主政党上台执政的希望寄托在 1852 年 5 月上。——第 102 页。
- 112 指金克尔企图为他颂扬卡芬雅克一事进行辩解,说这是在 1848 年巴黎无产阶级六月起义前;卡芬雅克在六月起义期间被委任为行政权首脑,指挥了对这次起义的镇压。但是在 1848 年 6 月以前,这个法国军阀的代表人物就是扼杀人民运动的凶手,他参加了对阿尔及利亚的征服。由于在反对阿尔及利亚人民的肮脏的殖民战争中“有功”,卡芬雅克在 1848 年 2 月被法国资产阶级集团任命为阿尔及利亚总督。——第 106 页。
- 113 关于此事见注 109。这里所提到的关于科苏特活动的一些事实,马克

- 思和恩格斯是从克路斯 1852 年 7 月 4—5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才获悉的。——第 107 页。
- 114 马克思引用的是克路斯 1852 年 8 月 5 日给他的信。——第 110 页。
- 115 指试图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3 卷第 11—640 页)一事的失败。魏德迈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委托,将《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主要部分从布鲁塞尔转寄到威斯特伐里亚,因为当地企业家——“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鲁·尤·迈耶尔和雷姆佩尔原定在这里出版这本书;然而,在最后时刻,出版商却以缺乏资金为借口,拒绝出版这本书。拒绝的真正原因是出版商自己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本书中所反对的那个流派的有关代表人物。——第 110 页。
- 116 信没有找到。——第 111、128、132、164、239、320、326、327、328、333、348、356、370、372、412、421、519、560、569 页。
- 117 指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以后所成立的单独联盟(见注 18)。——第 112 页。
- 118 指为《人民报》提供资金的该报伦敦委员会。委员会成员共十三人,其中除宪章派外,还有站在资产阶级激进反对派立场并力图利用该报为资产阶级激进派谋利益的人。——第 112、123 页。
- 119 指萨伊在《实用政治经济学教程》1840 年布鲁塞尔版第 394 页(«Cours complet d'économie politique pratique». Bruxelles, 1840. p.394)中所讲的情况。——第 112 页。
- 120 恩格斯是指马克思写于 1852 年 8 月 16 日左右并寄来让他译成英文的一篇文章。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揭露了英国选举制度的反人民本质。恩格斯在翻译时把这篇文章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由马克思于 8 月 20 日寄往纽约,题为《选举中的舞弊》;第二部分由马克思于 8 月 27 日寄往纽约,题为《选举的结果》(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398—404 页和第 405—411 页)。——第 113 页。
- 121 “圣杯”——据中世纪德国的传说,是一只有奇异力量的宝杯。——第 116 页。

- 122 “光明之友”是宗教派别，它反对在官方新教教会中占统治地位的、以极端神秘和虚伪为特征的虔诚主义。1846年，在这个运动的影响下从官方新教教会中分化出所谓的“自由公理会”。这个“自由公理会”以宗教的形式表现出了德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激进分子的反对派情绪。——第117页。
- 123 集中是波兰民主协会于1836年成立的领导执行机关，民主协会于1832年在法国成立，是波兰流亡者中左派贵族资产阶级的组织。协会的纲领规定恢复波兰的独立，取消封建义务和等级不平等，把份地无偿地交给农民，以及一系列其他的进步措施。民主协会积极地参加了1846年的克拉科夫起义的准备工作。在1849年夏季波兰民主协会在法国被禁止活动以后，伦敦便成了“集中”的驻地，但是协会的大部分会员仍旧留在法国。五十年代是民主协会内部思想混乱时期。1862年，由于在波兰建立了准备起义的全国中央委员会，民主协会便决定解散。——第121页。
- 124 信中所引关于费特尔去意大利以及关于基什和其他人行动的材料，马克思在他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所写的《马志尼和科苏特的活动。——同路易-拿破仑的联盟。——帕麦斯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12—415页）一文中利用了这个材料。——第121页。
- 125 在德国和英国（用英文）再版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当时没有成功。该书的第二版直到1869年才在汉堡出版。——第122页。
- 126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一组文章的最后一篇，即第二十篇，《纽约每日论坛报》没有发表。在1896年的英文版以及后来的许多版本中，都把恩格斯的《最近的科伦案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49—456页）一文载入作为最后一篇，而这一篇文章并不属于《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一组文章。——第127页。
- 127 指住在巴黎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列·海弗纳尔的回忆录《在巴黎三年》，其中对1849—1851年的德国流亡者作了评述。

马克思所说的曼彻斯特的档案是指存放在曼彻斯特恩格斯那里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文件以及其他与他们的革命实践活动有关的材

料。——第 129、148、548 页。

- 128 指一期情报通报《石印通讯》(«Litographierte Korrespondenz»), 这个通报由魏德迈于 1852 年 8 月至 10 月在纽约出版。——第 131 页。
- 129 恩格斯是指海因岑于 1851—1852 年在纽约出版的《雅努斯》报的状况, 海因岑在该报上攻击共产主义者同盟, 并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个人进行了诽谤。——第 131 页。
- 130 这里说的是普鲁士为了恢复关税同盟而采取的行动。德意志各邦的关税同盟是 1834 年在普鲁士领导下成立的, 它是由于必须建立全德市场而产生的, 该同盟进一步促进了德国的政治上的统一。在 1848—1849 年革命时期以及这次革命在普、奥(未加入关税同盟)之间为了争夺在德国的优势地位而进行的尖锐斗争的情况下被镇压下去之后, 关税同盟事实上已不再存在。然而普鲁士在 1853 年恢复了关税同盟, 这个同盟一直存在到 1871 年, 即存在到在普鲁士的领导下完成了全国的政治上的统一。
关于《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组文章中的最后一篇, 见注 126。——第 132、144 页。
- 131 马克思在 1852 年 10 月 12 日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所写的《贫困和贸易自由。——日益迫近的商业危机》一文中利用了工厂视察员霍纳的统计报告中的这些资料(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419—420 页)。——第 136 页。
- 132 伦敦小市民 是对伦敦东头居民的一种轻蔑嘲笑叫法;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是指伦敦人、伦敦庸人。——第 137 页。
- 133 1852 年 9 月 3 日至 22 日《卡尔斯卢厄日报》第 208—210、212、214、217—220 和 224 号上刊登了一篇匿名文章《德国人在伦敦的革命宣传和革命公债》。1852 年 9 月 11 日至 13 日《总汇报》第 255—257 号上转载了这篇文章的一部分。——第 143 页。
- 134 马克思在 1852 年 9 月 28 日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所写的《马志尼和科苏特的活动。——同路易-拿破仑的联盟。——帕麦斯顿》一文中利用了上述事实(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413—414 页)。

——第 144 页。

- 135 人民同盟是 1852 年 8 月 11 日在伦敦建立的一个组织，是德国流亡者各个集团一再试图联合的结果。德国流亡者各个集团的代表签订了《关于同盟条约的初步协议》。这个协议由戈克代表美国革命联盟以及由金克尔、维利希作为所谓“德美革命公债”（见注 49 和 110）管理委员会的委员签字。人民同盟除了吸收留居英国的德国人以外，还吸收英国人参加自己的队伍。然而，由于自己的冒险主义纲领毫无根据和小资产阶级流亡者中间持续不断发生内部争吵，人民同盟就象早先成立的流亡者组织一样，存在时间不长。——第 144 页。
- 136 指德国的两个宗教反对派——所谓的“德国天主教”和试图成立全德国教会的新教“自由公理会”（见注 122）。“德国天主教”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在德国的许多邦中发生的，旨在反对天主教会里各种极端的神秘主义和伪善行为。“德国天主教”反对罗马教皇的最高权位以及这个教会的许多教条和仪式，他们竭力使天主教适应于德国资产阶级的需要。象“自由公理会”一样，“德国天主教”反映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资产阶级对德国反动制度的不满以及想在政治上统一全国的意图。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德国天主教”和“自由公理会”合并。——第 144、571 页。
- 137 大磨坊街协会，见注 78。——第 144 页。
- 138 马克思就泽尔菲给他的信（1852 年 9 月 22 日）中所叙述的各省、特别是里昂对路易-拿破仑的接待一事同恩格斯交换意见。——第 144 页。
- 139 关于 1852 年 10 月 4 日至 11 月 12 日对科伦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进行的审判，见注 7。——第 145 页。
- 140 “恶意揣度者可耻”（《*Honni soit qui mal y pense*》）是英王爱德华三世在 1350 年所设置的“袜带勋章”上的一句箴言；这句箴言用金线绣在深蓝色的天鹅绒带子上，勋章获得者把它带在左膝下面。——第 145 页。
- 141 马克思讽刺地暗示在印加（十五世纪秘鲁地区内形成的早期奴隶占有制国家的所谓统治上层）国和古代斯巴达存在的原始共产主义的若干特征：古代斯巴达（公元前七至六世纪）的社会制度是同传说中的立

法者莱喀古士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第 145 页。

- 142** 马克思指 1852 年 9 月发生的琼斯同宪章运动革命派的敌人进行斗争的如下一些细节。琼斯所编辑的《人民报》由于马克思的积极帮助而采取了越来越明确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性质，这引起了《人民报》伦敦委员会（见注 118）里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反抗。1852 年 8—9 月间，该报的财经状况极为困难。琼斯的敌人借口他似乎滥用贷给该报的资金，对他进行种种阻挠。1852 年 9 月 15 日，在“伦敦南大厅”召开了人数众多的宪章派大会，会上该委员会的委员们试图论证他们责难琼斯的理由。然而，琼斯在发言中证明这些责难是虚伪的，之后，大会表示信任琼斯和全国宪章协会执行委员会。过了几天，《人民报》的债权人发表了一个告全国全体宪章主义者书，要求 9 月 21 日再次召开宪章派大会来讨论这个问题。但是这次大会以琼斯的敌人完全失败而告终；琼斯在发言中说明，伦敦委员会资产阶级成员的用心是取消无产阶级的报纸。——第 145 页。
- 143** 指哈尼 1852 年秋季试图跟合作社运动和工联运动的资产阶级激进派和小资产阶级活动者侯里欧克、汉特、库伯、牛顿等一起成立英国“统一的民族党”来争取普选权。哈尼同激进派缔结联盟的代价是放弃为人民宪章其余五条和宪章派的社会要求而奋斗。然而这些在被阉割得适应激进资产阶级利益的宪章派纲领的基础上建立新党的这种尝试并没有成功。——第 146 页。
- 144** 关于赫尔岑和海尔维格的相互关系，见亚·伊·赫尔岑《往事与回忆》，第五部分（《家庭的戏剧》）。——第 149 页。
- 145** 马克思在他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文章《马志尼和科苏特的活动。——同路易-拿破仑的联盟。——帕麦斯顿》中利用了这些事实（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414—415 页）。——第 151 页。
- 146** 这里和上面提到的书是：尔·阿·弗辽利希《四种主要斯拉夫语速成简明图解指南》（R. A. Frölich, «Kurzgefaßte tabellarisch bearbeitete Anleitung zur schnellen Erlernung der 4 slavischen Hauptspra-

- chen》)。该书第一版 1847 年在维也纳出版。这里提到的恩格斯给德朗克的信没有找到。——第 154 页。
- 147** 塔谢罗的文件是法国 1848 年二月革命后为了败坏布朗基的声誉而由警察当局伪造的文件。这个文件被编成似乎是 1839 年布朗基因秘密革命团体“四季社”案件被捕以后向侦查机关提供的供词，由资产阶级杂志《往事述评》(«La Revue rétrospective») 的编辑塔谢罗于 1848 年 3 月 31 日发表。这个诽谤性的文件的流传，使革命民主阵营受到严重损失，散布了对布朗基的不信任，加深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派别之间的矛盾，这一点被反革命资产阶级所利用。——第 156 页。
- 148** 雅典神殿——在英国许多城市，包括伦敦、曼彻斯特等地，有过一些以这个名称命名的文人学者聚集的俱乐部。——第 156、182、190、229、630 页。
- 149** 在 1852 年 10 月 6 日的《晨报》上刊载了一篇以《德国“孤星”》(«The German «Lone Star»») 为题的文章，谈到戈克和菲克勒尔在美国建立流亡者组织——美国革命联盟(见注 110)的活动。马克思讽刺地利用文章的标题，把这个组织叫做“德国债星协会”，并暗指美国革命联盟推销所谓“德美革命公债”(见注 49)的活动。1852 年 9 月，在惠林(美国)举行了马克思在下面提到的美国革命联盟代表大会。——第 156、571 页。
- 150** 马克思 1852 年 10 月 12 日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文章，由恩格斯译成英文，并由马克思于 10 月 15 日和 19 日分成下述两篇文章寄往纽约：《贫困和贸易自由。——日益迫近的商业危机》和《商业繁荣的政治后果》(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416—423、424—428 页)。——第 157 页。
- 151** 指 1852 年 10 月 11 日《泰晤士报》上发表的一篇根据 10 月 7 日《新普鲁士报》的材料写成的通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 1852 年 10 月 28 日写的《致英国各报编辑部的声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429—430 页)中，提请英国舆论界注意《泰晤士报》和《每日新闻》编辑部对于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见注 7)所持的支持普鲁士反动派的立场。——第 157 页。

- 152 指陪审法庭庭长哥贝尔 1852 年 10 月 9 日和 10 日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审问被告毕尔格尔斯时的行径。——第 158 页。
- 153 指马克思 1852 年 10 月 16 日写的关于英国各个政党的状况的文章。文章由恩格斯译成英文,马克思于 11 月 2 日和 9 日以两篇文章的形式寄往纽约,其中第一篇发表于 11 月 29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标题是《各个政党和政局展望》,第二篇发表于 11 月 25 日,没有标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433—437、438—442 页;第二篇文章的标题:《建立新反对党的尝试》,是编者加的)。——第 158、161 页。
- 154 很可能指的是皮佩尔译成英文的瑟美列的小册子《路德维希·鲍蒂扬尼伯爵、阿尔都尔·戈尔盖、路德维希·科苏特》。——第 159 页。
- 155 恩格斯指作为科伦案件原告证人的警务顾问施梯伯企图在 1852 年 10 月 18 日法庭开庭时的证词中硬说共产主义者同盟参加了所谓德法密谋(关于这一点,详见注 77)。——第 161 页。
- 156 豪普特曾经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因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被捕,他在侦讯中作了叛卖性的供词。豪普特在审判前就被警察当局释放,逃到了巴西。他的供词使被告的处境恶化,该供词由泽肯多尔夫于 1852 年 11 月 3 日法庭开庭时在起诉词中宣读。——第 161 页。
- 157 评价员是英国官吏,他有权估价或变卖因欠债而被查封的家产。——第 162 页。
- 158 关于科特斯和贝尔姆巴赫被捕的事情,详见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490—494 页)。——第 162 页。
- 159 马克思想靠维尔特通过出版商敦克尔在柏林打听出版商艾森曼(或艾泽曼)的情况,班迪亚说,他同这个出版商商谈了关于发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小册子《流亡中的大人物》的事宜。——第 162 页。
- 160 “库伯密探”是非·库伯的长篇小说《密探》中的主人公哈尔威·比尔奇,他出于思想上的爱国主义的冲动而执行了密探的任务。——第 163 页。

- 161** 在1852年10月23日科伦陪审法庭开庭时,施梯伯提出了似乎在科伦的被告们被捕以后由马克思在伦敦建立的一个新中央委员会的会议的所谓“原本记录”,作为起诉材料。按施梯伯的假证词说,记录人是林格斯和李卜克内西。实际上,“原本记录”是警察当局伪造的,伪造者是密探希尔施,此人钻进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但被同盟盟员揭发,并于1852年2月19日前后被开除出同盟。由于希尔施已被开除,决定改变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区部成员们每周集会的地点和日期。希尔施不知道这个决定,在他捏造的记录上都标明为星期四,其实会议已改在每星期三举行了。把希尔施的笔迹取样寄到科伦的目的,是为了帮助被告们的辩护人证明“原本记录”是伪造的。后来为了同一个目的,还把林格斯和李卜克内西的笔迹也取样送到科伦(见马克思的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96—498页)。由于马克思把必要的材料和指示寄给了辩护人,警察当局的伪造被揭穿了,作为起诉材料的“原本记录”实际上也被推翻了。——第164页。
- 162** 在施梯伯提交陪审法庭的“原本记录”中,伪造了被告之一的丹尼尔斯博士的妻子给马克思的信,在这些信中伪造她谈到了在科伦受侦讯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情况。在1852年10月26日《科伦日报》第274号上,刊载了丹尼尔斯夫人的父亲、法律顾问弥勒的声明,声明驳斥了丹尼尔斯夫人同马克思通过信的事实,并宣告施梯伯的“原本记录”是“欺骗”。这个事实给予企图把“原本记录”用作起诉材料的重要部分的原告以沉重的打击,马克思在自己的抨击性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引用了这个事实(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97—498页)。——第166、236页。
- 163** 《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57—536页)是一部战斗性的抨击性著作,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痛斥了普鲁士警察国家用来对付共产主义运动的种种无耻手段。1852年10月底,当迫害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审判还在科伦进行的时候,马克思就已经着手写这一著作;12月初写完这一著作。12月6日,手稿寄给了瑞士的出版商小沙贝利茨。另一份手稿在第二天寄给了在美国的克路斯。1853年1月,抨击性著作在瑞士的巴塞尔出版,但是,3月间在巴登

边境的一个小村子威尔几乎全部(发行数是两千册)被警察没收。在美国,这一著作最初在波士顿的民主报纸《新英格兰报》上陆续发表,到1853年4月底,该报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第167页。

164 揭露舍尔瓦尔是一个密探和奸细的这个材料,律师施奈德尔第二在1852年11月4日法庭开庭时的辩护词中利用过,稍后,马克思在抨击性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也曾经加以利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79—480、484—487页)。由于揭露了舍尔瓦尔及其在所谓德法密谋(见注77)案件中当奸细一事,马克思给科伦案件的辩护人提供了材料去驳斥原告提出的诽谤,即似乎科伦共产党人参与了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成员们在巴黎的冒险密谋活动。马克思寄来和辩护人在案件中加以利用的材料表明,反动派企图把共产主义者同盟说成是国际密谋的中心是毫无根据的,并且揭穿了警察当局为此而使用的种种手段的拙劣无耻。——第168页。

165 指马克思同海·贝克尔就出版马克思的著作集而进行的通讯。就这个问题从1850年12月开始商谈,商谈的结果,于1851年4月底在科伦出版了《卡尔·马克思文集》第1分册(«Gesammelte Aufsätze von Karl Marx», I. Heft. Köln, 1851)。这个分册包括马克思在1842年写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和《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的一部分。由于海·贝克尔被捕,第1分册出版后没有继续出版。

罗·丹尼尔斯的手稿《小宇宙。生理人类学概论》曾于1851年2月中由他从科伦寄给马克思审阅。马克思在3月20日给丹尼尔斯的信(这封信没有找到)中谈了自己对手稿的意见。丹尼尔斯也就这部手稿给马克思写过几封信。由于1851年6月接着而来的丹尼尔斯的被捕,并被交付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法庭,手稿一直没有发表。——第169页。

166 马克思指希尔施在工人协会所作的记录。这个协会是在马克思的支持下于1852年1月在伦敦成立的,主席是汉诺威的流亡者施泰翰。加入该协会的是脱离了受维利希—沙佩尔集团影响的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

- 的工人们（见注 78 和 18）。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密友、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工人罗赫纳也曾积极参加协会的筹建工作。后来，该协会的许多成员，包括施泰翰本人在内，都受了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影响，并归附于原先的组织了。——第 169、181、513 页。
- 167** 采取这些办法为的是要证明“原本记录”是伪造的，以及希尔施参与伪造了这个记录；也是要揭穿施梯伯的证词的虚伪性。这些办法马克思在《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也谈到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496—506 页）。——第 170 页。
- 168** 指在德国摆脱了拿破仑的压迫以后，德国知识分子举行的反政府运动。还在解放战争时期就已产生的大学学生会的许多成员，在 1815 年维也纳会议之后便起来反对德意志各邦的反动制度，组织了政治性的示威游行，在游行时提出了统一德国的要求。1819 年大学生桑得暗杀神圣同盟的拥护者和沙皇的代理人科采布一事成了镇压“蛊惑者”的借口。在 1819 年 8 月德意志各邦大臣的卡尔斯巴德代表会议上所通过的各项决议中，把这一反政府运动的参加者叫做“蛊惑者”。——第 170、524 页。
- 169** 马克思在他的抨击性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援引了贝克尔 1851 年 1 月 27 日给他的信的这段摘录，用来证明原告企图把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冒险举动说成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策略是毫无根据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529 页）。——第 170 页。
- 170** 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致英国各报编辑部的声明》除发表于《晨报》外，还发表于 1852 年 10 月 28 日的《旁观者》，10 月 30 日的《人民报》、《先驱》和《观察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429—430 页）。——第 171 页。
- 171** 指巴特尔米和法国流亡者库尔奈之间的决斗，结果库尔奈被打死。巴特尔米由于参加决斗被判处两个月的监禁。
凡迪门岛 是欧洲人对塔斯马尼亚岛的最初的称呼，在 1853 年以前一直是英国苦役犯的流放地。——第 171、232 页。
- 172** 马克思转往科伦的这封信，施奈德尔第二在 11 月 4 日法庭开庭时的辩

- 护词中曾用来揭露施梯伯过去的密探活动；马克思认为这封信作为揭发性文件具有很大的作用，在《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也全文加以引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507—508页）。——第173页。
- 173 指维利希—沙佩尔集团在1850年9月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以后建立的单独联盟的中央委员会（见注18）。——第174页。
- 174 指伦敦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该委员会附设于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1849年9月，马克思被选入该委员会。为了制止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流亡者把伦敦流亡者中的无产阶级分子置于自己影响之下的活动，委员会根据马克思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其他领导者的建议改组成了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领导的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1850年9月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声明退出流亡者委员会，因为该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都受到了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影响。——第174页。
- 175 关于罗伊特偷走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文件，以及警察当局利用这些文件炮制迫害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罪状，见《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68—470页）。——第174页。
- 176 马克思指的是施梯伯在1852年10月18日的证词中企图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同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分歧的实质归结为私人纠纷，硬说马克思期望由于未来革命的结果而当上德国的独裁者并任命自己的战友和朋友们为大臣。——第175页。
- 177 指阿·茹·杜罗·德·拉·马尔《罗马人的政治经济学》1840年巴黎版（A. J. Dureau de La Malle, «Économie politique des Romains», Paris, 1840），共两卷。——第175页。
- 178 关于这件事，见马克思的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90—492页）。施奈德尔第二在11月4日的辩护词中揭露了施梯伯捏造的与警察当局没收马克思给科特斯的信有关的事实。——第176页。
- 179 刑法典（Code pénal）（见注96）对伪证、诽谤以及诸如此类的罪行规定

了刑事处分。——第 178 页。

180 指 1852 年 10 月 29 日《晨报》上刊载的一篇科伦通讯员的报道，这篇报道相当客观地说明了科伦案件的进程。——第 179 页。

181 马克思根据恩格斯的建议就上述各点写成的、经英国法庭证明后寄到科伦的证词，由施奈德尔第二在案件中用来驳斥施梯伯的控告和证词中的说法，并用来证明“原本记录”是伪造的。

《红色问答书》的作者是依附于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莫泽斯·赫斯，它的附函是又一个警察伪造的文件，它仿照马克思的笔迹，目的在于证明科伦的被告们和马克思同该集团普鲁士莱茵省成员的冒险活动有关。马克思揭发这个伪造文件的声明，曾寄给科伦被告的律师们，并寄给《晨报》编辑部，该报于 11 月 2 日发表了这个声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431—432 页）；11 月 6 日，《人民报》也刊登了这个声明。施奈德尔第二打算在 11 月 4 日的法庭上宣读马克思的声明，但遭到了检察当局的反对，检察当局拒绝审理出自马克思的文件（关于这一点并见《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518—520 页）。但是，原告被迫不再利用“附函”来反对科伦的被告们。——第 180 页。

182 敦克尔 1852 年 10 月 21 日写信给维尔特，答复他打听的关于出版商艾森曼或艾泽曼的情况（见注 159）。敦克尔在信中说，没有这样一个姓氏的《立宪主义者报》出版商。

科特斯被捕的原因是，警察扣下了一封马克思寄给他转交贝尔姆巴赫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490—491 页）。——第 181 页。

183 欧德曼是英国市参议会或郡参议会的一部分议员，他们从市参议会或郡参议会的全体议员中定期选举出来去执行直接的行政职能。——第 184 页。

184 指《红色问答书》的附函（见注 181）。马克思在他的抨击性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严厉地斥责了赫斯和维利希—沙佩尔集团其他成员的立场，他们默许警察当局，把属于这个集团的反映其冒险活动

和立即爆发革命的错误主张的文件，用来作为反对科伦被告们的起诉材料（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525—526页）。——第184页。

- 185** 恩格斯指对毕尔格尔斯提出的起诉书的主要内容：他参加了1850年12月1日科伦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的起草和1851年5月他按照科伦中央委员会交给的任务从科伦前往汉诺威、汉堡、柏林、布勒斯劳、德勒斯顿等地。起诉书企图把毕尔格尔斯的文件和宣传旅行，以及下面提到的科伦中央委员会特使诺特荣克1851年5月到莱比锡的旅行（他在这次旅行期间被捕），当作被告们参加广泛的共产主义密谋的证据。

1850年12月1日科伦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们、主要是毕尔格尔斯，鉴于同盟的分裂而起草的。告同盟书的起草者们，整个说来，是拥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他们谴责了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分裂活动，指出了理论对于发展共产主义运动的意义。告同盟书中说，科伦中央委员会把维利希和沙佩尔所建立的单独联盟的全部成员开除出共产主义者同盟。然而这个文件没有揭示出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的真正原因，把分裂的过错部分地也归咎于马克思和他的拥护者们。告同盟书的个别论点带有含混的、不明确的性质。告同盟书由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们被捕而落入警察之手以后，曾被刊登在1851年6月22日《德勒斯顿新闻通报》第171号和1851年6月24日《科伦日报》第150号。——第187、199页。

- 186** 水晶宫，用金属和玻璃筑成，是为1851年在伦敦举办的第一届世界工商业博览会建造的。——第187页。

- 187** 恩格斯指警监戈德海姆在1852年11月3日庭审时的证词的意思。关于这个证词的报道刊载在11月4日的《科伦日报》上。

“原本记录”的伪造性质在案件的进程中被揭穿以后，施梯伯为了挽回起诉书的名誉和掩饰他的失败，耍了新的花招，其目的是要消灭这一警察诡计的罪证，并把事情说成好象这种诡计的确有某些可靠的事实为依据。为此目的，他派了警监戈德海姆到伦敦作“补充调查”，此人

回到科伦以后，在法庭上声明，他如何在警监格莱夫的帮助下查明，虽然所谈的本子不是“记录”，而是“笔记”，但的确是由 H. 李卜克内西（这个人物是虚构出来的记录人；由于辩护一方提出了有 W. 李卜克内西真正笔迹的文件，而这个笔迹又和“记录”的笔迹不符，于是施梯伯就造出了这样一个人物）出卖给普鲁士密探弗略里的，其中有共产党人在马克思那里召开的秘密会议的札记。戈德海姆担保说，看到过李卜克内西的亲笔收款条。他还声称，1852年10月27日在马克思那里召开的“绝密会议”上，讨论过对付这个罪证的措施。提出这些证词旨在扰乱辩护一方（这些证词是在辩护人发言的前夕蓄意编造出来的）并且把陪审员弄糊涂，然而律师施奈德尔第二在1852年11月4日法庭上的发言中证明了这些证词的伪造性质。关于这一点并见《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99—506、510—512页）。——第190、192页。

188 摘自检察长泽肯多尔夫在陪审法庭1852年11月3日庭审时的起诉词。——第190页。

189 1852年11月9日在伦敦举行的纪念罗伯特·勃鲁姆的大会，是由阿·卢格及其拥护者组织的。卢格、陶森瑙、隆格及其他资产阶级激进派和民主派都在大会上发了言。所有发言都是关于自由的华丽而抽象的空话。

燕妮·马克思关于这次大会的报道，由马克思寄往美国，据克路斯1852年12月9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这篇报道发表在《费拉得尔菲亚民主主义者报》（《Philadelphia Democrat》）上。——第191、197页。

190 弗略里被迫作出的揭露戈德海姆供词的声明，没有在《科伦日报》上发表。它到达科伦辩护人手中时已经在案件结束以后。马克思在《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引用了这个声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514—515页）。——第193页。

191 马克思揭露施梯伯的声明，写于1852年10月21日，曾经寄给《科伦日报》、《法兰克福报》和柏林《国民报》，但这些报纸编辑部没有发表。声明的原件没有找到。后来马克思在《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文中提

- 到了这件事，并提到了德国报纸编辑部拒绝发表这个声明的原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508页）。——第193页。
- 192 关于这一点也可以参看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515—516、527—529页）。——第195页。
- 193 指1852年10月间以石印通告形式发表的赖辛巴赫的财务报告和声明。他负责所谓的“德美革命公债”（见注49）的钱柜。赖辛巴赫在声明中说，他拒绝掌管公债的钱柜是鉴于革命公债的思想没有得到实现。后来马克思在他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中引用了赖辛巴赫声明的摘要，来说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代表人物的冒险主义的“玩弄革命”，以及他们中间经常发生的内部纠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737—738页）。
- 关于曼彻斯特的档案，见注127。——第195、570页。
- 194 马克思根据恩格斯的建议，写信给法兰克福新闻记者艾布纳尔（后来弄清楚，艾布纳尔是奥地利警察局的情报员），请他了解在该地能否出版关于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小册子。马克思的这封信没有找到。——第196页。
- 195 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请求，于1852年11月29日写了《最近的科伦案件》一文，发表在1852年12月2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署名马克思（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49—456页）。后来，这篇文章被编入经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整理于1896年出版的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书，以代替马克思和恩格斯用来结束这组文章、而《纽约每日论坛报》没有登载的最后一篇，即第二十篇，以后该书的许多版里也载有这篇文章。——第196页。
- 196 指《关于最近的科伦案件的最后声明》，声明送交《晨报》编辑，署名的是弗·恩格斯、斐·弗莱里格拉特、卡·马克思和威·沃尔弗（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45—448页）。——第196页。
- 197 “意大利之友”是由一些英国资产阶级激进派根据马志尼的倡议，于1851年5月在伦敦成立的组织。目的是影响英国舆论以支持意大利的

- 民族解放。——第 197 页。
- 198 信的原件没有找到。后来发现马克思 1860 年笔记本内有关写作《福格特先生》这本抨击性著作的资料中有作者自己抄写的此信全文。——第 197 页。
- 199 致在美国的德国工人的呼吁书是由马克思以科伦共产党人被判罪者救济委员会的名义写的。马克思把呼吁书转寄给克路斯在美国的德文报纸上发表(见本卷第 564 页)。呼吁书发表在 1853 年 1 月份《加利福尼亚州报》(《California Staats-Zeitung》)和《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642—646 页)。——第 197、218、564 页。
- 200 指魏德迈在纽约出版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时所遇到的资金上的困难。——第 198 页。
- 201 恩格斯指的是德国的反动的政治局势,这种局势是在受法国 1830 年七月革命影响而力图恢复民主运动的活动被镇压以后出现的。
关于 蛊惑者,见注 168。——第 199 页。
- 202 指科布顿 1852 年 11 月 26 日在下院讨论贸易自由对英国经济发展的意义的决议时的发言。表决结果通过了由保护关税派修正的,贬低了 1846 年取消谷物法的意义的决议。关于这一点详见马克思的《议会。——11 月 26 日的表决。——迪斯累里的预算案》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537—544 页)。——第 201 页。
- 203 指所谓的德法密谋(见注 77),普鲁士和法国警察的代理人舍尔瓦尔对捏造这次密谋起了很大的作用。马克思在写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过程中发现许多跟舍尔瓦尔的阴谋活动有关的重要情节。马克思在自己的小册子中使用了这些资料(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472—487 页)。——第 202 页。
- 204 恩格斯在 1852 年 12 月下半月来到伦敦,一直住到 1853 年 1 月 10 日。——第 204、207 页。
- 205 大概是指赫尔岑的著作《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Du développement

des idées révolutionnaires en Russie»), 1851 年第一次在尼斯以单行本形式出版; 增订第二版也用法文于 1853 年在伦敦出版。——第 209 页。

206 指的是靠推销所谓的“德美革命公债”(见注 49) 而募集的钱。——第 210 页。

207 指发表在威·魏特林于纽约出版的 1852 年 12 月 25 日《工人共和国报》第 52 号上的《关于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结论》一文, 这篇文章有诬蔑攻击马克思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内容。

“康姆尼”是魏特林的拥护者们为了实践魏特林的空想共产主义的原则, 于 1849 年在艾奥华州(美国)建立的移民区。很快就暴露出这个企图是站不住脚的。移民区由于内部矛盾和财务困难, 在 1853 年就不再存在。——第 211、358 页。

208 马克思指发表在 1853 年 1 月 22 日《经济学家》杂志第 491 期上的《英格兰银行和贴现率》一文。——第 211 页。

209 指各报上刊载的拿破仑第三 1853 年 1 月 22 日同欧仁妮·蒙蒂霍结婚时在参议院发表的演说。演说完全是对各旧统治王朝的挑战。——第 212 页。

210 1853 年初, 德国自由派历史学家盖尔温努斯教授, 由于出版了自己的著作《十九世纪史序言》(«Einleitung in die Geschichte des 19. Jahrhunderts»), 被控教唆叛国和危害社会治安而受到司法追究, 反动派认为该书维护民主制度和攻击君主政体。——第 212 页。

211 指理·科布顿的小册子《1793 年和 1853 年, 三封信》1853 年曼彻斯特版(R. Cobden, «1793 and 1853. In three letters», Manchester, 1853)。

马克思说的“和平会议”是指 1853 年 1 月底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组织——和平协会在曼彻斯特召开的国际和平大会。英国自由贸易派在大会上表现得十分活跃。大会通过了一系列反对在英国进行的反法战争宣传和反对扩充军备的决议。大会的活动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马克思在《死刑。——科布顿先生的小册子。——英格兰银行的措施》一文中对科布顿的小册子以及对曼彻斯特和平大会作了评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580—583 页)。这篇文章里也利

用了这封信下面所引的英国保守党报纸上的材料。——第 212 页。

- 212** 指土耳其和门的内哥罗之间的武装冲突，门的内哥罗原是苏丹的藩属，它脱离苏丹而获得了完全的独立。1853 年初，土耳其军队侵入门的内哥罗境内，但是俄国所采取的立场以及奥地利所施加的压力，迫使苏丹很快就召回了自己的军队。——第 213、214、226 页。
- 213** 指意大利革命家马志尼的拥护者于 1853 年 2 月 6 日在米兰发动的、受到匈牙利革命流亡者支持的起义。起义者大多数是意大利的爱国工人，他们的目的是要推翻奥地利在意大利的统治。可是，由于起义是根据密谋性策略组织的，又没有估计到现实的形势，所以很快就遭到了失败。马克思在他的许多文章中对这次起义作了评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593—594、600—602、621、624—625 页）。——第 214、586 页。
- 214** 瑞士的德森（提契诺）州在十九世纪是意大利流亡者的中心之一。该州的主要城市里都有印刷所，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拥护者就在这些印刷所里印刷他们的书籍和文件。——第 214 页。
- 215** 科苏特在匈牙利革命军失败以后，转移到土耳其管辖的领土上去，被扣留在维丁要塞（保加利亚）。1849 年 10 月 2 日他向仍驻扎在科马罗姆要塞的起义部队呼吁继续斗争，答应很快将从英国方面给予支持，但是，这支部队鉴于继续抵抗已没有意义，便接受了奥地利提出的投降条件。——第 215 页。
- 216** 洪韦德（匈牙利文是《honvéd》——“祖国保卫者”）是匈牙利 1848—1849 年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战争时期，对 1848 年夏季匈牙利政府建立的匈牙利国民军士兵的称呼。这里是指奥地利军队中的匈牙利士兵。——第 215 页。
- 217** 马克思指 1853 年 2 月英国报纸上刊载的梅恩·里德的一封信。梅恩·里德在这封信里代表科苏特声明他与米兰起义（见注 213）无关，并宣布起义时期在米兰散发的、由科苏特签字的呼吁书《以匈牙利人民的名义致在意大利的士兵们》是伪造的。——第 216 页。
- 218** 马克思引用了 1853 年 2 月 19 日《先驱》报上刊载的一篇文章《科苏特

和米兰起义》。——第 216 页。

- 219** 马克思的《弗兰茨-约瑟夫遇刺。——米兰起义。——不列颠的政策。——迪斯累里的演说。——拿破仑的遗嘱》一文里引用了信里提到的马志尼的朋友德拉·罗科的声明摘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601 页）。——第 217 页。
- 220** 指英国工人发动的一次运动，目的是争取工厂主遵守 1847 年议会通过的童工和未成年工十小时工作日法案，争取在所有的工人中推行此项法案，并争取废除违反 1847 年法案把工作日定为十小时半的 1850 年法律。反动的托利党集团和英国教会的代表人物企图利用这次运动，来达到蛊惑性的目的，使工人阶级仇恨主张自由贸易的资产阶级，从而巩固土地贵族的地位。马克思在他的《议会辩论。——僧侣和争取十小时工作日的斗争。——饿死》（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609—615 页）一文中对争取遵守十小时工作日的运动作了评述。——第 219 页。
- 221** 指辉格党首领、阿伯丁联合政府内阁成员约翰·罗素在 1853 年 2 月 10 日议会会议开幕式上的演说；罗素所阐述的政府措施纲领是从原先的诺言后退了。马克思所引的关于这个演说的意见，载于 1853 年 2 月 12 日《泰晤士报》。马克思在《意大利起义。——不列颠的政策》（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593—598 页）一文里对罗素的演说作了评述。——第 219 页。
- 222** 指科苏特就他与米兰起义（见注 213）有关一事辟谣。最初他试图借助梅恩·里德给英国各报纸编辑部的信来达到这一目的（见注 217）。后来，马志尼在 1853 年 3 月 2 日《每日新闻》上发表了答复文章，科苏特又在英国报刊上表示拒绝承认自己是号召起义的传单的起草者，其理由是，同他还在 1851 年签署的传单手写文本相比，传单的印刷文本中有未与科苏特商量就按新出现的形势所作的某些必要的修改。——第 220 页。
- 223** “群贤内阁”是对阿伯丁联合内阁（1852 年 12 月—1855 年 1 月）的讽刺性称呼，内阁由皮尔派和辉格党人组成；许多重要职位都让给了议会里

爱尔兰自由派集团的代表。马克思在《衰老的政府。——联合内阁的前途及其他》(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553—558页)一文中对这个政府作了评述。——第220页。

224 指英国议会里的质询,起因是传闻大陆列强反动政府,首先是奥地利反动政府,企图要求英国政府把政治流亡者(特别是马志尼和科苏特)逐出英国。1853年3月1日帕麦斯顿在下院否认有这类要求,并蛊惑性地宣称,如果提出这些要求,英国政府决心断然予以拒绝。可是,3月4日,内阁首领阿伯丁在上院发表声明说,英国政府准备对流亡者提出司法追究。——第220页。

225 希腊辩论是指1850年6月英国议会关于英国希腊冲突问题的讨论,这次冲突是由所谓英国籍葡萄牙商人帕西菲科事件引起的。帕西菲科在雅典的房屋于1847年被焚,这就成了当时的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后来派英国舰队到希腊沿岸并向希腊政府提出最后通牒的借口。在下院讨论冲突问题时,帕麦斯顿发表了侵略性的演说,为自己的行动辩护。

民军法案——见注33。

关于答辞的辩论是在1850年议会冬季会议上发生的。起草国王演辞答辞的通常程序,成了广泛批评帕麦斯顿所参加的罗素的辉格党政府的导火线。——第221、616页。

226 指1853年3月3日激进派休谟在下院提出的关于废除多少带有保护关税性质的一切关税的提案。提案遭到内阁和议会多数的反对。对休谟提案和格莱斯顿及其内阁同事对建议的态度的评价,见马克思《内阁的成就》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56—64页)。——第221页。

227 指戴·乌尔卡尔特的书《土耳其及其资源:它的市政组织和自由贸易;英国在东方贸易的现状和前途;新的希腊政府,它的收入和国有财产》1833年伦敦版(D. Urquhart, «Turkey and its resources: its municipal organization and free trade; the state and prospects of English commerce in the East, the new administration of Greece, its revenue and national possessions». London, 1833)。——第221页。

- 228 恩格斯在《土耳其问题》一文里揭露了《泰晤士报》和《每日新闻》之间在东方问题上的论战的实质；他在这篇文章中也评述了乌尔卡尔特的观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24—30页）。——第222页。
- 229 指1853年2月19日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签订的通商条约。马克思在《科苏特和马志尼。——普鲁士政府的诡计。——奥地利和普鲁士的通商条约。——〈泰晤士报〉和流亡者》一文中对这个条约作了评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626—627页）。——第223页。
- 230 联邦委员会是瑞士政府的名称。——第224页。
- 231 《纽约每日论坛报》自1853年2月18日到4月16日这个时期刊登了马克思从1853年1月28日到3月4日写的六篇文章：《死刑。——科布顿先生的小册子。——英格兰银行的措施》；《国防。——财政。——贵族的死绝。——政局》；《意大利起义。——不列颠的政策》；《弗兰茨-约瑟夫遇刺。——米兰起义。——不列颠的政策。——迪斯累里的演说。——拿破仑的遗嘱》；《议会辩论。——僧侣和争取十小时工作日的斗争。——饿死》；《强迫移民。——科苏特和马志尼。——流亡者问题。——英国选举中的贿赂行为。——科布顿先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577—623页）。马克思在这个时期写的文章中有一篇（写于1853年3月1日）没有在该报发表。马克思提到的一篇新写的文章1853年3月11日是否寄到纽约去了，不得而知。《论坛报》所刊载的马克思的文章中最接近的一篇《科苏特和马志尼。——普鲁士政府的诡计。——奥地利和普鲁士的通商条约。——〈泰晤士报〉和流亡者》（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624—631页），注明的日期是1853年3月18日。——第225页。
- 232 指匈牙利的政论家，科苏特的拥护者奥略里·费伦茨·普尔斯基的几篇文章。他流亡伦敦时，从1853年到1860年曾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他的通讯发表时或者不署名，或者署名A. P. C.（看来是Aurelius Pulszky's Correspondence的缩写）。关于普尔斯基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这件事，马克思只是在几年以后才知道。马克思是否进

一步也知道署名 A. P. C. 的通讯就是普尔斯基写的，这一点始终不清楚。——第 226 页。

- 233** “诚意协商”（《*Entente cordiale*》）是表示 1830 年七月革命后法国和英国接近的一个用语。尽管“诚意协商”，但在三十年代和以后的时期，英法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特别是在东方问题上的矛盾却一再尖锐化。

“神圣同盟”——马克思在这里是指沙皇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三国可能结成的联盟。为了镇压各国革命运动和维护这些国家的封建君主制度而在 1815 年建立的名为神圣同盟的欧洲专制君主的反革命联盟，就以俄、奥、普三国为核心。1815 年的神圣同盟还在二十年代末就瓦解了，但在 1830 年和 1848—1849 年革命后曾试图加以恢复。——第 226 页。

- 234** 指约·哥·弗吕格耳《英德和德英大词典》（J. G. Flügel. «Vollständiges Englisch-Deutsches und Deutsch-Englisches Wörterbuch»）；第 1 版 1830 年在莱比锡出版。——第 227 页。

- 235** 暗指拉萨尔在 1846—1854 年办理的索菲娅·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离婚案。1851 年 7 月法院判决离婚以后，拉萨尔把伯爵夫人的一份财产从过去夫妇共同的财产中分了出来。拉萨尔过分夸大了这件为一个古老贵族家庭成员作辩护的诉讼案的意义，把这件事同为被压迫者的事业而进行的斗争相提并论。拉萨尔为这一案件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而损害了实际的政治活动。——第 230、386 页。

- 236** 马克思所引用的文章《土耳其及其作用》发表在 1853 年 3 月 12 日《经济学家》第 498 期上。恩格斯在其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在土耳其的真正争论点》一文中使用了这段引文援引的资料（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9 卷第 16 页）。——第 232 页。

- 237** 加拿大教会预备基金是 1791—1840 年用出卖加拿大土地所得进款的七分之一建立起来的，它主要用来津贴特权教会：英国国教教会和长老会教会。其他教会代表对基金的这种分配办法十分不满，因而促使英国议会在 1853 年通过一项法律，授权加拿大立法机关将基金按各教教徒人数比例分配给各个教会。下院根据罗素的提议在通过他提出的法

案时，删去了有关废除对加拿大各教会发放津贴的一条（这些津贴是在从出卖土地中给这些教会的捐款不够规定数目的年份发放给它们的）。马克思在自己的《内阁的成就》一文中对这个法案和下院通过这一法案的情况作了评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56—57页和第63—64页）。——第232页。

238 马克思讽刺地引用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浦关于阿伯丁的一句话。——第232页。

239 克路斯 1853 年 3 月 24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摘引了普鲁士警探希尔施有关他在策划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的作用的自供（见注 7 和 161）。克路斯是从魏德迈那里得到这些摘录的，魏德迈早在美国报纸发表希尔施声明的全文之前就知道了这个声明。不久，希尔施的自供在 1853 年 4 月 1、8、15 和 22 日《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第 3、4、5 和 6 号上公布了，标题是《间谍活动的受害者。威廉·希尔施的辩护书》。经维利希同意而发表的希尔施的自供，旨在反对马克思、恩格斯及他们的拥护者，并为了在舆论方面替维利希—沙佩尔分裂集团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期间的活动进行辩护。

由于希尔施自供的发表，克路斯和魏德迈在美国各报上发表了专门声明，揭穿希尔施歪曲事实。他们还发表了马克思早在 1852 年 1 月就寄给魏德迈的希尔施的第一个声明（见注 460），在这个声明中维利希和沙佩尔的恶劣作用已经暴露出来。1853 年 5 月 5 日《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发表了马克思的《希尔施的自供》一文，揭露了希尔施所散布的欺骗性的说法，即科伦案件控告所用的资料好象是密探班迪亚从马克思那里骗来的，并说明了与此有关的阻碍马克思和恩格斯出版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的一些情况，该书的手稿落到了班迪亚的手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9 卷第 44—48 页）。马克思在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中对希尔施的自供也作了评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726—734 页）。——第 235、239 页。

240 指没有找到的马克思写给班迪亚的一封信，看来，这封信是马克思在

- 1852年5月底到6月下半月同恩格斯一起写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期间,从曼彻斯特发出的。——第235页。
- 241** 讽刺地暗指所提到的这些警探企图以高尚的动机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关于菲·库伯的长篇小说《密探》中的主人公,见注160。——第236页。
- 242** 希尔施在自己的自供中肯定说,偷走维利希—沙佩尔集团文件的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罗伊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52、469—470页以及本卷第174页),而是弗略里。——第237页。
- 243** 关于在《新英格兰报》上发表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事,见注163。——第237页。
- 244** 这里提到的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一封信没有找到。看来这封信是1853年4月8日写的。——第237页。
- 245** 指皮佩尔艰苦的物质生活状况,他由于担任私人教师没有得到应该付给他的钱,写信给恩格斯求助。——第238页。
- 246** 马克思引的是1853年4月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社论。——第239页。
- 247** 英国当局为了制造借口镇压侨居英国的政治流亡者,于1853年4月控告罗瑟海特(伦敦附近)的火箭工厂厂主同科苏特有密谋联系,马克思讽刺地把这个控告叫作科苏特的“火药密谋”(将这件事比作英国历史上称作“火药密谋”的天主教徒1605年反对斯图亚特王朝国王詹姆斯一世的密谋)。
- 1853年3月柏林普鲁士警察局逮捕了许多左派自由主义者和激进派的资产阶级人士,企图制造一个新的密谋案件。同时,匈牙利人李伯尼行刺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也成为借口之一。马克思的文章《柏林密谋》、《柏林密谋。——伦敦警察局。——马志尼。——拉德茨基》,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文章《火箭案件。——瑞士的暴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31—34、41—43、96—100页)揭露了警察局的这些挑衅。——第240、425、595页。

- 248 指恩格斯关于瑞士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同马克思的一篇定期通讯合成一篇完整的文章寄给《纽约每日论坛报》，但编辑部把这个材料分成了两部分：把马克思的通讯和恩格斯文章的开头部分，用《火箭案件。——瑞士的暴动》为标题发表，而恩格斯的文章的基本部分，用《瑞士共和国的政治地位》作标题单独发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96—108页）。——第241页。
- 249 马克思1853年4月30日到5月19日住在曼彻斯特恩格斯那里。——第245、247、274页。
- 250 指1853年4月底刊载在《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上的魏德迈的声明《“民主的”奸细》，声明驳斥希尔施在《间谍活动的受害者》一文中对马克思和他的拥护者散布的诽谤性谣言（见注239）。——第245页。
- 251 指应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战友的呼吁，为资助在科伦被判罪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及其家属在美国募集的款项。——第245页。
- 252 1853年5月21日厄·琼斯在他编辑的《人民报》上号召工人参加宪章派定于1853年6月19日举行的群众大会。宪章运动的革命派的代表，把这些群众大会看作是他们在1853年2月在英国罢工斗争高涨的情况下开始的，恢复争取通过人民宪章（这是宪章运动的政治纲领，主要要求是实行普选权）的运动中的一项重要措施。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所写的一系列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151—155、190—196页）都讲到了这一时期宪章运动的活跃情况。——第247页。
- 253 由于《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上发表了魏德迈驳斥希尔施的声明（见注239和250），《新英格兰报》上发表了马克思的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见注163），维利希于1853年5月初在这两家报上刊登了一个声明。维利希在声明（恩格斯连同魏德迈1853年5月9日的信一起收到了《刑法报》上的维利希的声明的校样）中威胁说，要在最近发表文章来“揭露”马克思和恩格斯。但是，维利希只是在半年以后，才在1853年10月28日和11月4日的《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上发表了《卡尔·马克思博士和他的〈揭露〉》这篇诽谤性文章。马克思用抨

击性文章《高尚意识的骑士》(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537—571页)回答了维利希。——第248、253页。

- 254** 1850年9月,维利希由于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同施拉姆发生争吵,而同他进行决斗。但维利希到处造谣诽谤,把这次决斗说成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企图用暗杀的办法来摆脱他。对这种诽谤的驳斥,见马克思的抨击性文章《高尚意识的骑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552—556页)。——第248页。
- 255** 《改革报》(《*Die Reform*》)是美国工人同盟的机关报,该同盟的多数成员是德国的流亡工人。该报从1853年3月5日至1854年4月26日在纽约用德文出版,起初是周刊,后来每周出两次,从1853年10月15日起改为每日出版。该报的编辑是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克耳纳,副编辑是魏德迈,该报在他的影响下在相当长时期内都保持着无产阶级的性质。该报时常转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的文章。马克思曾促使自己的拥护者(埃卡留斯、皮佩尔、德朗克)为该报撰稿。该报也经常发表克路斯的文章和通讯,其中有一部分是根据马克思来信中的材料写成的。但到该报的末期,小资产阶级的影响占了上风,这种影响的代表者是该报的总编辑克耳纳。——第249页。
- 256** 指查·福斯特《阿拉伯的历史地理学,或主教对天启教的证实》1844年伦敦版第1—2卷(Ch. Forster.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Arabia; or, The Patriarchal Evidences of Revealed Religion*». Vol. I—II, London, 1844)。——第249页。
- 257** 《艾达》是一部斯堪的那维亚各民族的神话、英雄传说和歌曲的集子;保存下来的是十三世纪的两种版本。《艾达》的歌曲反映了氏族制度解体和民族大迁徙时期斯堪的那维亚社会的状况。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古代日耳曼人的民间创作中的一些形象和题材。——第251页。
- 258** 维利希在自己的声明中宣布他打算发表文章来“揭露”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战友。马克思讽刺地把这个未来的著作叫做对捷列林格的小册子的补充,小册子是指捷列林格所写的诽谤文章《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将来在德国的独裁的预感》1850年科伦版(«*Vorgeschmack in die*

- künftige deutsche Diktatur von Marx und Engels». Köln, 1850)。——第 254 页。
- 259 这里引用了 1853 年 5 月 6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的按语(全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9 卷第 639 页注 74)。马克思的通讯(这个按语就是加在这篇通讯之前的)是马克思在该报上发表的论述格莱斯顿的预算的第二篇文章(除《论坛报》外,马克思还就这个题目在《人民报》上发表过一组文章)。马克思的第一篇文章是《菲格斯·奥康瑙尔。——内阁的失败。——预算》(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9 卷第 65—71 页)。此外,对格莱斯顿的初步预算提案,马克思早在《内阁的成就》(同上,第 56—64 页)一文中就作了分析。——第 254 页。
- 260 关于《纽约每日论坛报》以两篇文章的形式发表这里所提到的通讯一事,见注 248。第二篇文章——《瑞士共和国的政治地位》,不是以社论的形式,而是作为署名马克思的文章发表的(见本卷第 274 页)。——第 255 页。
- 261 1853 年 6 月 14 日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只有马克思就这个题目写的一篇文章——《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9 卷第 109—116 页)。——第 255 页。
- 262 弗·贝尔尼埃《大莫卧儿、印度斯坦、克什米尔王国等国游记》1830 年巴黎版第 1—2 卷(F. Bernier. «Voyages contenant la description des états du Grand Mogol, de l'Indoustan, du Royaume de Cachemire, etc.», Tomes I—II, Paris, 1830)。——第 255 页。
- 263 马克思对这里提到的格莱斯顿在这个时期的财政草案的评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9 卷第 50—55、59—63、118—119、135—137 页。在这里把格莱斯顿比作拉尔夫(意大利文为鲁道福);这是英国诗人赛·巴特勒的讽刺诗《休迪布腊斯》中的人物,此诗写于 1663—1678 年,旨在反对英国资产阶级的假道德和伪善行为。作者把这个人物塑造为固执己见和爱吹牛的不大聪明的人的典型。他是休迪布腊斯法官的秘书,反对休迪布腊斯的一切新设施。——第 257 页。
- 264 指魏德迈和克路斯驳斥 1853 年 5 月初《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和

- 《新英格兰报》所载维利希诽谤性言论（见注 253）的声明；魏德迈和克路斯的声明于 1853 年 5 月 20 日左右发表在这两家报纸上。——第 258 页。
- 265** 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见注 78）设在大磨坊街。——第 259 页。
- 266** 恩格斯讽刺地把加入维利希部队的劳，比作牧歌中苦于单恋的牧人科里登。——第 259 页。
- 267** 维利希于 1848 年 11 月在伯桑松（法国）组织了一支由德国流亡工人和手工业者组成的志愿部队。后来，志愿部队编入了军队，由维利希指挥，在所谓维护帝国宪法运动（见注 37）期间，于 1849 年 5—7 月参加了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军的战斗行动。
- 这个志愿部队的秩序和风气残留着游击兵营生活中某些消极方面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抨击文《流亡中的大人物》中对这一点作了讽刺性的评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362—366 页）。同时他们用很大的篇幅勾划了这个部队的长官——维利希的面貌，包括他表面上是禁欲主义，被夸奖具有美德，而背后却不时隐藏着卑鄙的放荡行为。——第 259 页。
- 268** 恩格斯在这封信里所表述的思想，马克思在他的《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加以利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9 卷第 143—150 页）。——第 260 页。
- 269** 鞑靼 是十九世纪对中亚细亚和土尔克斯坦的一部分地区的叫法。——第 260 页。
- 270** 恩格斯指的是没有找到的魏特林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上半期写的《普遍的逻辑和语法及人类通用语言的基本特点》（《Allgemeine Denk- und Sprachlehre nebst Grundzügen einer Universal-Sprache der Menschheit》）一书。看来，这本书除了某些合理的成分以外，还包含一些幼稚的空想的和蒙昧的思想，例如说语法中的与格是什么贵族式的，从而提出取消这个格的主张。——第 265 页。
- 271** 马克思指伦敦的报纸《先驱》1853 年 6 月 11 日刊载的两篇短文：《阿尔诺德·卢格》和《伦敦的俄国民主印刷所》。

“自由俄国印刷所”是亚·伊·赫尔岑在波兰民主主义流亡者的积极协助下于 1853 年在伦敦创建的。从此俄国才有不受书报检查机关检查的印刷品。弗·伊·列宁在谈到赫尔岑这方面的活动时曾说，他是“通过向群众发表自由的俄罗斯言论，举起伟大的斗争旗帜……的第一人”（《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18 卷第 16 页）。参加领导这个印刷所的，还有俄国革命民主派的另一杰出代表人物尼·普·奥格辽夫。“自由俄国印刷所”除了印大量的书籍、小册子和传单以外，还印过《北极星》和《钟声》这一类在俄国发展革命民主运动中起过重大作用的期刊。该印刷所存在到 1867 年 8 月，从 1865 年 4 月起设在日内瓦。——第 269 页。

272 流亡者委员会——见注 174。马克思在这里提到的事实，在他 1853 年 6 月 14 日这同一天写给克路斯的信中说得更详细（见注 555）。——第 269 页。

273 指亨·查·凯里的著作《国内外的奴隶贸易：这种贸易存在的原因及其消灭的办法》1853 年费拉得尔菲亚版（H. C. Carey. «The Slave Trade, Domestic and Foreign: why it exists, and how it may be extinguished». Philadelphia, 1853）。该书第 203—204 页引用了马克思的文章《选举。——财政困难。——萨特伦德公爵夫人和奴隶制》中的话。马克思在他的一系列书信中（例如本卷第 508—509 页），以及《资本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中批判了凯里的观点。——第 269 页。

274 马克思所引用的是 1812 年发表的英国下院委员会的报告（有些地方是用自己的话转述的）。看来马克思同时还使用了乔·坎伯尔的著作《现代印度：民政管理制度概述。卷首附当地居民及其制度的某些材料》1852 年伦敦版（G. Campbell, «Modern India: a Sketch of the System of Civil Government. To which is prefixed, some account of the natives and native institutions». London, 1852）。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9 卷第 147—148 页）以及后来在《资本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3 卷第 396 页）中使用了这些资料。——第 272 页。

- 275 “摩拏法典”是古印度的一部戒律集成，是按照印度奴隶占有制国家的需要和婆罗门教的教义编纂习惯法法典的早期尝试之一。据传这部法典是出自神话中的人类始祖摩拏(梵文中的“人”)之手。这部法典的材料是在许多世纪中逐渐积累起来的，在将近新纪元开始时初具规模。“摩拏法典”反映了保存有原始公社制许多残余的印度奴隶占有制社会发展的特点。——第 272 页。
- 276 1853 年 6 月，马克思在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为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通讯努力收集材料；同时特别注意研究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政策，英国的工人运动以及欧洲国际关系的发展。在 1853 年 6 月下半月，马克思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寄去了四篇文章：《英国的繁荣。——罢工。——土耳其问题。——印度》，《土耳其和俄国。——阿伯丁内阁对俄国的纵容。——预算。——报纸附刊税。——议会的舞弊》，《东印度公司，它的历史与结果》，《印度问题。——爱尔兰的租佃权》(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9 卷第 151—183 页)。——第 273 页。
- 277 指宪章派的领袖们 1853 年 6 月 26 日为安葬老宪章派工人本杰明·腊斯顿而在哈里法克斯组织的二万五千人政治游行示威和集会。关于这次游行示威，马克思在他的《俄国对土耳其的政策。——英国的工人运动》一文中曾报道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9 卷第 195—196 页)。——第 273 页。
- 278 指海因岑的小册子《杀人和自由》(《Mord und Freiheit》)，1853 年在纽约出版。——第 274 页。
- 279 马克思引用的是约·布莱特在 1853 年 7 月 1 日英国下院讨论政府关于使广告税适用于所有出版物的提案(这些提案没有被议院通过)时的演说。布莱特的演说全文于同年 7 月 2 日在《泰晤士报》上发表。马克思在《土耳其战争问题。——〈纽约论坛报〉在下院。——印度的管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9 卷第 197—209 页)一文中对这次辩论，包括布莱特的演说，作了分析。——第 279 页。
- 280 阿·雅科比 1851 年 4 月在波恩大学作了医学博士论文答辩，题目是《关于自然界生命的探索》(《Cogitationes de vita rerum naturalium》)。——第 279 页。

- 281 以琼斯为首的宪章运动革命派领袖们为了恢复群众性的宪章运动，在1853年6—7月间在全国举行了一系列群众集会。其中最大的是6月19日在黑石山脊的集会，6月26日在哈里法克斯的集会和游行示威（见注277），6月27日在奥尔丹的集会，7月3日在新堡的集会，7月10日在蒙特索雷耳的集会。——第279页。
- 282 恩格斯在1853年7月底至8月初为了接他母亲来英国，在伦敦住了几天（见本卷第273页）。——第280页。
- 283 指乌尔卡尔特的文章：《何谓“保护”希腊正教？》，《外交中的时间因素。——“欧洲的承认”》，《俄国和大不列颠的力量对比》，《英法战争》。这几篇文章以给编辑的信的形式发表在1853年8月11、12、15和16日的《晨报》上。——第281页。
- 284 从克路斯1853年10月23—24日给马克思的信和皮佩尔1853年9月3日给雅科比的信可以看出，马克思为想去美国的阿·雅科比写的介绍信是在1853年9月初寄往美国的。然而在保存下来的马克思给克路斯和魏德迈的信件和信件片断中，没有反映出这个情况。——第283页。
- 285 马克思指1853年8月在《晨报》上展开的关于巴枯宁的论战。这场论战是由8月19日刊登的一篇匿名文章《欧洲。——一个人》（文章的副标题是《伦敦的一个俄国侨民作》；它的作者是戈洛文）挑起的。8月23日刊登了一封给编辑部的信，署名弗·马·（乌尔卡尔特的信徒弗兰西斯·马克思的简写），标题是《俄国间谍巴枯宁》。8月24日用同一个标题刊登了一篇由戈洛文、赫尔岑和波兰民主主义者沃尔策耳署名的反驳弗·马·短文的文章，其中有马克思在这封信中提到的对“一家德国报纸”的攻击。弗·马·在8月27日发表了一个声明作答，在声明中他把欧洲发生革命与沙皇间谍的活动联系起来。8月29日戈洛文和赫尔岑刊登了另一封信，标题是《弗·马·是什么人？》（这两个文件马克思在这里没有提到，但他在下面抄引的他的声明稿中提到了）。在这以后，戈洛文继续进行论战，赫尔岑不再参加。8月31日该报刊登了卢格的一封信，标题是《米哈伊尔·巴枯宁》，这封信对马克思

- 和《新莱茵报》公开进行诽谤，指责他们曾蓄意传播损坏巴枯宁名誉的谣言。——第 283 页。
- 286** 马克思在下面抄引的是他致《晨报》编辑的信的一些段落，这封信发表在 1853 年 9 月 2 日的《晨报》上，标题是《米哈伊尔·巴枯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9 卷第 321—323 页）。——第 283 页。
- 287** 这里所说的乔治·桑的信，刊登在 1848 年 8 月 3 日《新莱茵报》第 64 号上；编辑部在信前加的按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9 卷第 322 页。——第 284 页。
- 288** 马克思所引的是恩格斯的文章《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6 卷第 323 页），文章批判了小册子《对斯拉夫人的号召。俄国爱国志士、布拉格斯拉夫人代表大会代表米哈伊尔·巴枯宁著》1848 年克顿版（《Aufruf an die Slaven. Von einem russischen Patrioten Michael Bakunin. Mitglied des Slavenkongresses in Prag. Koethen, 1848》）。——第 284 页。
- 289** 指《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组文章的第十八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107—108 页），这组文章是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请求写的，于 1851—1852 年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署名马克思。——第 284 页。
- 290** 马克思的声明（信中下面引用的是声明的草稿）《晨报》编辑部未予刊登。因此马克思把声明发表在 1853 年 9 月 10 日《人民报》第 71 号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9 卷第 327—329 页）。——第 285 页。
- 291** 恩格斯 1853 年 9 月 5 日左右写给马克思的信，大概是他对马克思给《晨报》的声明草稿的意见，这封信没有找到。——第 287 页。
- 292** 指乌尔卡尔特的一篇短文，标题是《真的吗？》，副标题是《“本国通讯员”作》，发表在 1853 年 9 月 5 日的《晨报》上。关于马克思的声明，见注 290。——第 288、295 页。
- 293** 指威·沃尔弗要离开伦敦去曼彻斯特，原来打算再从那里迁居美国。

- 1853年9月上半月威·沃尔弗迁居曼彻斯特，在那里一直住到1864年去世。——第288页。
- 294 指弗兰塞宗《西班牙语语法》(C. Franceson. «Grammatik der spanischen Sprache»), 该书第一版1822年在莱比锡出版。——第288页。
- 295 马克思给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卡·威·克莱因的回信, 没有找到。克莱因在1853年7月31日写了一封信给斐·弗莱里格拉特, 由后者在8月18日转交给了马克思, 克莱因在信中报道了他当时流亡所在地费拉得尔菲亚组织了共产主义者同盟新支部的情况。他请求伦敦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帮助他与德国的各支部建立联系, 并请他们给当时接近费拉得尔菲亚工人同盟的德国流亡者的报纸《坦率报》寄文章。当时马克思写信给克路斯和魏德迈询问情况, 得到的回答是克莱因本人在费拉得尔菲亚行为不良。考虑到克莱因在佐林根工人中的影响, 马克思劝克路斯仍然与他保持联系(见本卷第600、603—604、606页)。——第290、600页。
- 296 看来是指1853年9月3日《新英格兰报》上刊载的泰奥多尔·佩舍写的《论“阶级斗士”》一文的剪报, 作者在这篇文章中企图反驳资本主义制度下发生经济危机的必然性, 并且否定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的存在。这张剪报显然是马克思从在美国的克路斯那里得到的。——第292页。
- 297 指1853年9月初发表在《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上的维利希的声明。维利希在这个声明中再次宣布, 由于马克思发表《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见注163)一书, 他打算很快就发表文章来“揭露”马克思及其拥护者。——第293页。
- 298 指《西方列强和土耳其。——经济危机的征兆》和《伦敦交易所的恐慌。——罢工》这两篇文章, 马克思在这两篇文章中写进了恩格斯寄给他的关于郎卡郡及英国其他工业地区经济情况的材料(这两篇文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360—378页)。——第294页。
- 299 这是恩格斯这个时期在曼彻斯特的住址, 威·沃尔弗暂时寄居在他那里。——第294页。
- 300 指雅科比的论文《论地球的毁灭》, 发表在1853年8月31日和9月3、

- 7、10 和 14 日的《改革报》第 44—48 号上。——第 294 页。
- 301** 关于马克思就这些问题写一篇文章的意图，大概在 1853 年 9 月 17 和 28 日之间他写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过，这封信没有找到。——第 296 页。
- 302** 指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英国工人的规模最大的罢工之一。1853 年 8 月，普雷斯顿和四郊的棉纺织厂的织布工和细纱工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百分之十；其他行业工人支持了他们。企业主联合会为了对付罢工，1853 年 9 月宣布了同盟歇业。在三万名普雷斯顿工人中大约有二万五千人停止工作。1854 年 2 月同盟歇业已停止，但罢工还在继续。为了破坏罢工，企业主联合会开始把爱尔兰和英格兰习艺所的工人运进普雷斯顿。1854 年 3 月，罢工的领导人被捕。工人由于基金耗尽而被迫复工。到 5 月间罢工结束了。——第 297、623 页。
- 303** 恩格斯信中所写的这些材料，马克思在《战争问题。——金融状况。——罢工》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9 卷第 462—471 页）中使用了。可能这篇文章中还收入了后来应马克思的要求寄去的材料（见本卷第 298—299 页）。——第 297 页。
- 304** 关于英国工人罢工斗争的问题，马克思在 1853 年 6 月至 9 月写的下述几篇文章中都曾谈到：《英国的繁荣。——罢工。——土耳其问题。——印度》，《俄国对土耳其的政策。——英国的工人运动》，《政府在财政问题上的失败。——马车夫。——爱尔兰。——俄国问题》，《粮价上涨。——霍乱。——罢工。——海员中的运动》，《伦敦交易所的恐慌。——罢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9 卷第 151—159、184—196、253—263、324—326、372—378 页）。——第 298 页。
- 305** 关于普雷斯顿事件，见注 302。马克思所说的在威根发生的事件，是指这个地方爆发的纺织企业工人的罢工，首先是指威根煤矿工人大罢工。后者约有五千人参加。威根工厂主和矿主们对工人要求的回答是，宣布同盟歇业，大批解雇工人，并且企图从威尔士和其他地方运煤矿工人来破坏罢工。煤矿巨头们的挑衅行动，后来在 1853 年 10 月引起了威根及其郊区的工潮，煤矿工人袭击了矿主的锯木厂并同军队发生了冲突。——第 298 页。

306 马克思的这些意图，看来实现得较晚，并且没有完全实现。关于所谓“圣地”（耶路撒冷和伯利恒的基督圣地，受拿破仑第三支持的天主教会同受俄国沙皇庇护的“东方的”希腊正教教会曾争夺这种基督圣地的支配权）的问题，马克思在1854年2—3月写的以下两篇文章中作了详尽的论述：《俄国的外交。——关于东方问题的蓝皮书。——门的内哥罗》，《宣战。——关于东方问题产生的历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69—76、178—187页）。在1853年10月21日写的《德勒克吕兹被捕。——丹麦。——奥地利。——〈泰晤士报〉谈对俄战争的前景》和1853年11月4日写的《波斯进军阿富汗和俄国进军中亚。——丹麦。——多瑙河和亚洲的军事行动。——威根的矿工》这两篇文章中，马克思阐述了丹麦问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477—478、501—502页）。——第299页。

307 1853年9月20日至10月7日，马克思寄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文章有下列几篇：《西方列强和土耳其。——日益迫近的经济危机。——印度的铁路建设》、《西方列强和土耳其。——经济危机的征兆》、《伦敦交易所的恐慌。——罢工》、《俄军在土耳其》（全部由恩格斯写成），抨击文《帕麦斯顿勋爵》的开头部分，《战争问题。——金融状况。——罢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350—404、462—471页）。

《帕麦斯顿勋爵》这组抨击文，是马克思为揭露以帕麦斯顿为代表的英国寡头政治而写的，原先计划作为一组文章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连续发表。1853年10月初马克思动手写这组抨击文之后，又同意把它在宪章派机关报《人民报》上同时发表。宪章派机关报是把马克思的这些文章作为一组完整的论文，用一个总标题《帕麦斯顿勋爵》发表的，并在每篇文章之前加上“马克思博士为《纽约每日论坛报》而作，兼寄本报”这一句编者按语，而《论坛报》编辑部却把第一篇文章作为社论刊登出来，未署作者姓名。这样一来，接着刊登的文章在表面上看来就成为互不关联的东西了。《人民报》在1853年10月22日至12月24日这段时间内共刊登八篇。最后一篇，也和以前的几篇一样，结尾都注有“待续”字样。从马克思1853年12月14日给恩格斯的信可以看出，马克思本想再写几篇文章来论述帕麦斯顿在1840—1841年伦敦公约

签订期间的政策以及帕麦斯顿在 1848—1849 年革命时期的立场。但是这种意图没有实现。

《纽约每日论坛报》并没有把马克思的文章全部发表，并且拖延到 1854 年初，尽管马克思早在 1853 年 12 月 6 日就把最后一篇寄往纽约了。该报共发表了四篇，一律是社论形式，标题也各不相同。《论坛报》1853 年 10 月 19 日发表的社论《帕麦斯顿》，相当于《人民报》连载的第一、二两篇；1853 年 11 月 4 日发表的社论《帕麦斯顿与俄国》，相当于第三篇；1853 年 11 月 21 日发表的社论《现代史的一章》，相当于第四、五两篇；1854 年 1 月 11 日发表的社论《英国与俄国》，相当于第七篇。第六、八两篇《论坛报》根本没有刊载。——第 300 页。

308 蓝皮书 (*Blue Books*) 是英国议会和外交部发表的资料和外交文件的总称。蓝皮书因蓝色封面而得名，英国从十七世纪起就发表蓝皮书，它是英国经济史和外交史的主要官方资料。

《汉萨德》——即《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以 1803—1888 年出版这些记录的公司经理的姓而得名。——第 300 页。

309 指 1853 年 9 月 14、17、21 和 24 日发表在《改革报》第 48—51 号上的克路斯的文章“合众国最优秀报纸”及其“最优秀人物”和政治经济学家。文章旨在反对波士顿报纸《新英格兰报》所散布的庸俗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学说，把这些学说当作经济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就。在 1853 年 9 月 17 日发表的文章中的一节中，克路斯根据马克思就这个问题给他本人以及看来还有给魏德迈的许多信件的内容，对巴师夏和凯里的庸俗学说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克路斯文章中论述凯里的那部分，同马克思 1852 年 3 月 5 日给魏德迈的信(见本卷第 508—509 页)中的有关片断几乎一字不差。文章谈到巴师夏时，看来是以没有找到的马克思的信为依据的，文章中说：“一切社会主义派别的代表都正在反对保守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即美国人凯里和法国人巴师夏的理论，这种理论被轻信的公众想象为德国和美国的最新发现，被当作政治经济学的‘最高综合’……上面提到的学说连同巴师夏先生本人，在 1849 年蒲鲁东的《人民之声报》(*Voix du Peuple*)上进行论

战期间,被欧洲社会主义法庭最后宣告有罪;历史的进程早就使得这种反映一定历史时期的理论在欧洲社会中失去了一切根据。美国今天的社会矛盾的发展远远不如欧洲,欧洲的基础已经受到了很大的损害,在美国,这个理论找到了经济学家凯里这样一个代表人物。”——第 302 页。

310 1853 年 10 月 8 日《经济学家》杂志第 528 期“外国通讯”栏刊登了来自巴黎的一篇关于经济状况问题以及法国内外政策的报道。——第 304 页。

311 指发表在 1836 年 7 月 20 日《公文集》第 26 期上的《关于 1828 年和 1829 年俄国战局报告摘要,切斯尼中校编写,供威灵顿公爵参考》。

《公文集》(《*Portfolio*》)是戴·乌尔卡尔特在伦敦出版的外交文件和材料汇编的简称。《公文集,或公文汇编》(《*The Portfolio; or a Collection of State Papers*》)丛刊在 1835—1837 年出版;新的丛刊以《公文集。外交评论》(《*The Portfolio. Diplomatic Review*》)的名称在 1843—1845 年出版。——第 304 页。

312 1827 年 10 月 20 日纳瓦林(希腊)会战中土埃舰队被俄、英、法联合舰队所歼灭。——第 304 页。

313 1853 年 10 月魏德迈成为《改革报》的责任编辑,因此,马克思的护拥者在这个时期对该报立场的影响加强了。魏德迈工作负担过重,据克路斯说,他不得不“几乎全部稿件都由自己写”,所以克路斯再次请求马克思为该报寄材料,予以帮助。——第 308 页。

314 1853 年 10—12 月间恩格斯给马克思的回信没有找到。——第 309 页。

315 1853 年 12 月底恩格斯住在伦敦。——第 311、317 页。

316 指 1850 年 7 月底或 8 月初德朗克从瑞士写给恩格斯的一封信的摘录;德朗克把 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一个参加者泰霍夫关于维利希的军事才能的批判性意见告诉了恩格斯。马克思在针对维利希而写的抨击文《高尚意识的骑士》中引用了这段摘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9 卷第 544—545 页)。——第 311 页。

317 1853 年 11 月 23 日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请求,就维利希的《卡尔·马克

- 思博士和他的〈揭露〉》一文写的声明信发表在抨击文《高尚意识的骑士》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548—553页)。这封信的其他形式没有找到。——第312页。
- 318** 马克思是指发表在1853年11月26日《经济学家》杂志第535期上的《工人议会》一文。——第312页。
- 319** 这里和下面指的是1853年11月28日和29日波兰流亡者的代表在伦敦为庆祝1830—1831年波兰起义纪念日而组织的大会。——第312页。
- 320** 克路斯1853年11月13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在美国的拥护马克思的人已经给报刊写好了文章驳斥维利希诽谤性的《卡尔·马克思博士和他的〈揭露〉》一文。反驳的文章以致编辑部的信的形式发表在1853年11月25日《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上,签名的是约·魏德迈、阿·克路斯和阿·雅科比。——第312页。
- 321** 看来马克思引用的是恩格斯1853年12月14日左右写的一封信,这封信没有找到。——第314页。
- 322** 指马克思的抨击文《高尚意识的骑士》和早些时候魏德迈、克路斯和雅科比发表的给维利希的答复(见注320)。——第314页。
- 323** 指1840年7月15日英、俄、奥、普就援助土耳其苏丹以反对埃及的穆罕默德-阿利帕沙所签订的伦敦公约(法国因支持穆罕默德-阿利,未参加),以及1841年7月13日以俄、英、法(它参加会议就证实自己已放弃对穆罕默德-阿利的援助)、奥、普为一方,以土耳其为另一方在伦敦签订的有关黑海海峡的公约。公约规定,波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在和平时期禁止列强的军舰通过。
- 马克思关于写抨击文《帕麦斯顿勋爵》最后几篇的没有实现的计划,见注307。——第315、617页。
- 324** 马克思回答同意约·卡·尤塔关于为《南非人报》撰稿的建议(该报同时用英文和荷兰文发行)。但是马克思寄给该报的三篇文章中,刊登的只有一篇——《东方战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20—31页)。——第316页。

- 325 《约瑟夫国王有关政治和军事问题的回忆录和通信集》1853—1854年巴黎版第1—3卷(«Mémoires et correspondance politique et militaire du roi Joseph». T. I—III, Paris, 1853—1854)。——第317页。
- 326 指伦敦出版商塔克尔把1853年11月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的《帕麦斯顿与俄国》一文翻印成单行本一事,这是马克思在《人民报》上发表的《帕麦斯顿勋爵》这组文章的第三篇。单行本在1853年12月出版。1854年初出了第二版,出第二版时马克思根据《人民报》的文本作了修改和补充。——第319页。
- 327 恩格斯在他的文章《多瑙河战争》和《欧洲战区最近的一次会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580—587页和第10卷第39—42页)里分析了俄国和土耳其军队1853年11月4日在沃耳特尼察以及1854年1月6日在切塔特的会战。——第319页。
- 328 1853年11月30日,俄国黑海分舰队在海军中将巴·斯·纳希莫夫的指挥下在西诺普几乎全歼了土耳其区舰队,并俘虏了它的指挥官奥斯曼-帕沙。

西诺普会战后,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斯特腊特弗德·德·雷德克利夫爵士向苏丹转交了英国政府关于同俄国缔结停战三个月协定的建议;与此同时,雷德克利夫竭力争取使英国分舰队立即进入黑海。

维也纳议定书于1853年12月5日由英、法、普、奥等国代表签字,代表们根据此项协定向土耳其和俄国发出照会,说上述列强愿充当俄土冲突的调停人。提出下列要求作为谈判的基础:俄国撤出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使以前的俄土条约重新生效;保障基督徒的权利和实行土耳其行政制度的改革。土耳其政府在1853年12月31日的照会中宣称同意由列强居间在下述条件下进行和平谈判:(1)保持它领土的完整;(2)俄国撤出多瑙河各公国;(3)遵守1841年伦敦公约(见注323);(4)尊重苏丹的主权。1854年1月13日召开的新的维也纳大使会议同意了这些条件,并转交了沙皇政府。但是沙皇俄国拒绝了列强的调停,愿同土耳其直接举行谈判。维也纳会议的参加国拒绝了俄国的提议。于是双方积极备战:1月初,英法分舰队已进入黑海,俄国的外交则竭力使奥地利倾向中立;1854年3月底英、法向俄国宣战。

——第 320、427 页。

- 329** 指帕麦斯顿短期地离开内务大臣职务(1853 年 12 月 16—24 日)。帕麦斯顿采取这一蛊惑性的步骤,期望推翻阿伯丁联合内阁,而作为内阁首脑重掌政权(见马克思的《帕麦斯顿辞职》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9 卷第 609—612 页)。——第 320 页。
- 330** 规定议会在 1854 年 1 月 31 日开会。——第 320 页。
- 331** 恩格斯就这个题目给英国报刊写文章的意图没有实现。——第 320 页。
- 332** 马克思给威廉·沃尔弗的便条没有找到。——第 321 页。
- 333** 指土耳其政府 1853 年 12 月 31 日的照会,这个照会是对欧洲列强代表维也纳会议参加者的建议(见注 328)的回答。——第 321 页。
- 334** 马克思把俄国和土耳其的妥协草案称作“最初的维也纳照会”,该草案是由奥地利大臣布奥尔拟就的,并由 1853 年 6 月底他同法、英、普各国驻维也纳大使举行的会议所通过。照会规定苏丹有义务遵守库楚克-凯纳吉条约和阿德里安堡条约,保障在奥斯曼帝国的希腊正教教会的权利和特权不受侵犯。根据会议的决定,照会首先应该递交沙皇,然后在沙皇首肯的情况下再递交苏丹。尼古拉一世同意了照会的内容,同时保留自己解释照会的权利,而阿卜杜-麦吉德提出再做一系列修改和写上沙皇政府认为不能接受的保留条件,作为他同意签署照会的先决条件。俄土之间的谈判于是中断,1853 年 10 月 4 日土耳其向俄国宣战。——第 321、427 页。
- 335** 指刊登在 1854 年 1 月 11 日维也纳报纸《漫游者》上的来自小瓦拉几亚的消息。1854 年 1 月 25 日《泰晤士报》在“奥地利”栏转载了这篇通讯。——第 322 页。
- 336** 显然是指《祖国报》上的消息(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0 卷第 37—38、48—49 页)。——第 322 页。
- 337** 指科布顿和布莱特在 1854 年 1 月 24 日曼彻斯特大会上的演说。这些演说主要是讲对外政策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君士坦丁堡的设防。——丹麦的中立。——英国议会的成分。——欧洲的歉收》

- 一文中对这些发言作了评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49—51页)。——第323页。
- 338** 指塔克尔准备根据马克思论帕麦斯顿的一组文章出版第二种小册子。这本小册子用的标题是:《帕麦斯顿与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扉页上是另一个标题:《帕麦斯顿,他过去做了些什么》),它稍加更改翻印了《人民报》发表的马克思抨击文的第四篇(缺前四段)和第五篇。——第323页。
- 339** 指《帕麦斯顿与俄国》这本小册子的第二版,这本小册子翻印了马克思的抨击文《帕麦斯顿勋爵》的第三篇。文章内容是帕麦斯顿1830—1840年在波兰问题上的立场。——第324页。
- 340** 指拿破仑第三1854年1月29日给尼古拉一世的信,法皇在信中要俄国从多瑙河各公国撤军、承认欧洲列强是它同土耳其将来签订和约的保证人,以此作为保持和平的条件。拿破仑第三明知沙皇无法接受这些条件,他是想显示自己“爱好和平”,并把挑起战争的全部责任推给俄国。加上这封信立即在法国各家报纸上登出,而1854年2月14日的《总汇通报》竟发表了正式文本,这就使它的挑衅性质更加严重了。尼古拉一世的回信在1854年2月9日发出,信里拒绝了拿破仑第三的“和平”建议。尼古拉一世在信中,象他过去同拿破仑第三交换信件时一样,未用君主之间通用的称呼“亲爱的兄弟”,而又用了“善良的朋友”,以暗示法国皇帝政权的非王朝正统性质。——第325页。
- 341** 指伊皮罗斯、特萨利亚山区以及其他还处在土耳其统治下的希腊领土上的希腊人的起义,起义者争取摆脱土耳其的压迫,争取同希腊国家的重新统一。1854年1月希腊军队占领了伊皮罗斯,然后进入特萨利亚;同年3月希土战争开始。但由于英法进行干涉,1854年5月英法占领了部分希腊领土,并强迫希腊政府放弃恢复希腊国土统一的打算,于是希土战争很快就停止了。马克思在《希腊人暴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140—142页)一文中对希腊的事件作了评价。——第326、352页。
- 342** 由于1853年英国无产阶级群众性罢工运动的高涨,以琼斯为首的一批

宪章派提出了成立广泛的工人组织“群众运动”的思想，这一组织的任务是把工联以及未加入组织的工人联合起来，而首先是使全国各地的罢工协调起来。这一组织应当由定期召开的工人议会领导，工人议会由参加“群众运动”的没有加入组织的工人的群众大会和工联的会议选出的代表组成。工人议会于1854年3月6日在曼彻斯特开幕，1854年3月18日闭幕。工人议会讨论并通过了“群众运动”纲领，成立了由五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被选为议会的名誉代表的马克思给议会写了一封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133—134页），这封信在3月10日的会上宣读了。马克思在信里提出英国工人运动的首要任务就是建立一个独立的无产阶级群众性政党。马克思认为工人议会的召开具有重大意义，把它看做是使英国工人运动摆脱工联主义的狭小框子的一种尝试，是走向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相结合的一个步骤。

但是，组织“群众运动”的尝试没有成功，因为工联的大多数领袖对政治斗争抱否定态度，不支持建立一个统一的群众性工人组织的思想。同时，1854年夏季罢工运动的低落也对广大工人群众参加运动起了不利的影 响。1854年3月以后，工人议会没有再召开会议。——第327页。

- 343** 恩格斯分析了拉萨尔1854年3月7日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所谈到的有关俄土战争前景的观点。

埃内兹和罗多斯托是爱琴海和马尔马拉海欧洲海岸上的据点，是英法联军预定登陆的地点（英军在埃内兹，法军在罗多斯托），照英、法指挥部的意图，英、法联军应当掩护君士坦丁堡不受俄军侵犯。马克思在《法国和英国的军事计划。——希腊人暴动。——西班牙。——中国》一文中对这一计划作了评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118—120页）。——第329页。

- 344** 恩格斯所列举的关于奥军和土军在奥地利加入反土耳其战争时的行动方式的一些见解，马克思在《俄国和德意志强国。——粮食价格》一文中曾加以利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202页）。——第330页。

- 345** 恩格斯的文 章《喀琅施塔得要塞》没有在《每日新闻》上发表（见本卷第

- 340—341 页)。——第 330 页。
- 346** 指英国驻圣彼得堡公使汉密尔顿·西摩尔同英国外交大臣罗素之间的秘密往来的公文,内容是西摩尔于 1853 年初就土耳其问题同尼古拉一世所进行的谈判。这些文件用蓝皮书(见注 308)发表,标题是《关于土耳其天主教会和正教教会的权利和特权的来往公文集》。奉女王陛下之命提交议会两院。1854 年伦敦版(«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Rights and Privileges of the Latin and Greek Churches in Turkey». Presented to both Houses of Parliament by Command of Her Majesty. London, 1854)。对谈判的进程和英国政府在谈判中所采取的模棱两可的立场,马克思在《关于瓜分土耳其的文件》和《秘密的外交公文的往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0 卷第 148—159、160—177 页)两篇文章中作了详细的分析。——第 332、428 页。
- 347** 这里所提到的报道发表在 1854 年 3 月 28 日《泰晤士报》的“金融市场与西蒂区消息”栏里。——第 333 页。
- 348** 这里所谈到的一些军事见解,恩格斯在《双方军队在土耳其的态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0 卷第 207—211 页)一文中作了更为详细的阐述。——第 335 页。
- 349** 水上波兰人(*Wasserpölacken*)是十七世纪以来对居住在上西里西亚并以在奥得河上放送木材为生的波兰人的称呼;后来,这个称呼专指那些几百年来一直受普鲁士统治的上西里西亚的波兰居民。——第 335 页。
- 350** 戴·乌尔卡尔特《俄国向西方、北方和南方的进展》1853 年伦敦版(D. Urquhart, «Progress of Russia in the West, North, and South». London, 1853)。——第 338 页。
- 351** 暗指帕麦斯顿任英国外交大臣时所做的几件事,马克思认为这是英国外交政策背信弃义的很典型的例证。1840 年,当克拉科夫居民就奥地利军队自 1836 年以来非法继续占领克拉科夫一事(1815 年维也纳条约规定,克拉科夫为自由市),向英、法两国政府提出抗议时,帕麦斯顿一

- 面向议会提出假保证,似乎已经采取了措施,奥地利军队撤出克拉科夫只是时间问题,一面却在俄国和普鲁士的参加下与同一个奥地利签订了一个旨在对付法国的协定,从而在事实上姑息了奥地利及其同盟者在克拉科夫问题上的行动。1846年11月,在克拉科夫的民族解放起义被镇压以后,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在维也纳签订了把克拉科夫并入奥地利帝国的条约。帕麦斯顿在议会和报刊上把自己装扮成“波兰的朋友”,拒绝了法国关于联合抗议这项条约的建议,并在1846年11月23日的信中向维也纳当局示意,英国不打算保护克拉科夫共和国,同时又伪善地呼吁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放弃它们对克拉科夫的意图。马克思在《帕麦斯顿勋爵》这篇抨击文里揭露了帕麦斯顿的这些行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409—417页)。——第338页。
- 352** 1854年4月19日《泰晤士报》从1854年4月6日《圣彼得堡报》的专刊上转载了俄国多瑙河军团司令官哥尔查科夫给尼古拉一世的报告,标题是《俄军渡过多瑙河》。同一号《泰晤士报》还从《俄国残废者》报(不是从《北方蜜蜂》)转载了关于高加索沿海一带战役的消息,标题是《黑海的俄国舰队》。——第339页。
- 353** 看来恩格斯是指毛奇的著作《1828年和1829年在土耳其欧洲部分的俄土战争》1845年柏林版(Moltke. «Der russisch-türkische Feldzug in der europäischen Türkei 1828 und 1829». Berlin, 1845)。——第341页。
- 354** 看来是指哥尔查科夫的报告(见注352)。——第341页。
- 355** 亚·席梅尔普芬尼希《土俄之战。军事述评》1854年费拉得尔菲亚—伦敦版(A. Schimmelpfennig. «The War between Turkey and Russia. A military Sketch». Philadelphia—London, 1854)。——第342页。
- 356** 指科苏特(同马志尼和赖德律-洛兰一起)公开批评美国参议院拒绝延长美国社会活动家和新闻工作者乔治·桑德斯担任驻伦敦领事的职务一事。桑德斯同伦敦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有联系。科苏特因此受到美

国报刊,特别是《纽约时报》的严厉攻击;《纽约时报》斥责他干涉美国内政。——第 348 页。

357 “乌利亚的信”是一封对递信人作出判决的信。据圣经传说,大卫王爱上了勇士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他想除掉乌利亚,于是派乌利亚给他的统帅约押送一封信去,信中秘密命令在打仗时把乌利亚放到最危险的地方。——第 349 页。

358 可能刊登这篇文章的那个时期的《改革报》没有找到。——第 350 页。

359 指 1854 年 4 月 22—24 日英法联合舰队炮击敖德萨一事(详见马克思《炮击敖德萨。——希腊。——门的内哥罗国君丹尼洛的呼吁书。——曼托伊费尔的演说》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0 卷第 228—231 页)。——第 352 页。

360 马克思指尼古拉一世的宣言,该宣言是对 1854 年 3 月底英、法向俄国宣战的答复;宣言于 1854 年 4 月 23 日公布。关于此事的消息发表在 1854 年 5 月 3 日《泰晤士报》上。——第 354 页。

361 1838—1839 年,列强就调停荷兰同比利时(1830 年革命后脱离荷兰王国)的关系问题进行了长达数月之久的谈判。英国本来在前一个时期同法国一起支持比利时,这一次却同俄、奥、普站到一起,竭力把列强制定的和约草案的条件强加于比利时。由于英国改变立场,继续支持比利时的法国陷于孤立,而不得不同意其余列强的提案。路易-菲力浦的这次外交失败在法国被看作是法国对外政策的严重屈辱。

1839 年当土、埃两国冲突由于叙利亚(1833 年被埃及军队占领)而重新爆发时,法国支持埃及的穆罕默德-阿利帕沙。英国极力阻止法国在这一地区加强影响,于是组织对法国施加外交压力。1840 年 7 月 15 日,英、俄、普、奥、土在伦敦签订了援助土耳其苏丹的公约(见注 323)。路易-菲力浦面临同这一联盟冲突的威胁,再次让步,并放弃对埃及的进一步支持。——第 354 页。

362 怀特柴泊 是伦敦的一个区,许多流亡者居住在这里。

上面是指路·米斯科夫斯基就施拉姆和维利希两人决斗(见注 254)的声明,马克思的抨击文《高尚意识的骑士》(见《马克思恩格斯

- 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537—571页)里引用了这个声明。——第356页。
- 363** 指维斯的文章《当代的基本趋向》，发表在1854年3—6月《工人共和国报》上。看来马克思是指发表在1854年4月15日该报第16号上的那一部分。——第357页。
- 364** 马克思指1841年9月下半月到1842年8月15日恩格斯在柏林当志愿兵一事。——第357页。
- 365**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柏林施特赫利糖果点心店是思想激进的作家聚会的地方。——第357页。
- 366** “自由人”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上半期青年黑格尔派柏林作家小组的名称，该小组的核心是布·鲍威尔、埃·鲍威尔、爱·梅因、路·布尔、麦·施蒂纳等人。“自由人”脱离现实生活并醉心于抽象的哲学争论，1843—1844年抛弃了激进主义，陷入了庸俗的主观唯心主义，——他们宣传一种理论，认为只有杰出人物，即“精神”的体现者、“纯粹的批判”的体现者，才是历史的创造者，而群众、人民，似乎只是毫无生气的东西，是历史发展的障碍。青年黑格尔派把自己的观点叫做“批判的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第一部合写的著作《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3—268页)就是揭露青年黑格尔派的这种有害的反动思想的。——第357页。
- 367** 维利希在诽谤性的文章《卡尔·马克思博士和他的〈揭露〉》中硬说，施拉姆的助手米斯科夫斯基在施拉姆同维利希决斗(见注254)之后消失得无影无踪。——第359页。
- 368** 指德朗克的文章《民主制的自然史》，发表在1854年4月12日《改革报》上。——第359页。
- 369** 信中接着分析1850年7月24—25日丹麦军队和维利森统帅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军队在伊德施太特作战的进程(见注73)。——第359页。
- 370** 指1854年6月1日《泰晤士报》的第一篇社论。——第363页。

- 371 “青年意大利”是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者的一个秘密组织，存在于1831—1848年，创始人是马志尼。它所抱的目的是“从下面”（用革命方法）争取意大利的统一并成立意大利共和国。——第364页。
- 372 恩格斯很可能是指1854年5月英国舰队在纳皮尔海军上将指挥下炮击和占领波罗的海芬兰海岸上的俄国要塞古斯塔夫斯维恩一事。恩格斯在1854年5月22日所写的《战争》一文中谈到这一事件，他写道，古斯塔夫斯维恩堡垒的军事意义并不大，占领它不能抵偿为此而消耗的费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255—256页）。——第365页。
- 373 关于恩格斯写有关1848—1849年匈牙利战局的书的意图，见1853年4月12日他给魏德迈的信和注76。——第365页。
- 374 指受文迪施格雷茨委托写成的《1848—1849年匈牙利冬季战役》（《Der Winter-Feldzug 1848—1849 in Ungarn》）一书，1851年维也纳版；该书作者是弗里德里希·赫勒尔·冯·赫耳沃德。——第366页。
- 375 大概是指《为匈牙利颁布的最高宣言和文告以及驻匈牙利各帝国—王国军队总司令的报告汇编》，官方出版物，1849、1850年欧芬版第1册和第2册（《Sammlung der für Ungarn erlassenen allerhöchsten Manifeste und Proklamationen, dann der Kundemachungen der Oberbefehlshaber der k. k. Armeen in Ungarn》. Amtliche Ausgabe. 1. und 2. Heft. Ofen, 1849, 1850）。——第366、590页。
- 376 恩格斯指格·克拉普卡的《回忆录。1849年4—10月》1850年莱比锡版（G. Klapka, «Memoiren, April bis Oktober 1849». Leipzig, 1850）。——第366页。
- 377 由于恩格斯在《对锡利斯特里亚的围攻》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296—298页）中提到格拉赫上校的名字，所以马克思谈到他的情况，这篇文章当时寄给马克思是为了发往《纽约每日论坛报》。格拉赫参加过锡利斯特里亚的工事的改建工程。——第367页。
- 378 指黑格尔的著作《哲学全书缩写本》（《Encyklopädie der philosophi-

schen Wissenschaften im Grundrisse»), 该书第一版 1817 年在海得尔堡出版。

马克思谈到埃尔希和格鲁伯是指《科艺全书》(«Allgemeine Encyclopädie der Wissenschaften und Künste»), 这部全书开始是由德国学者约·赛·埃尔希和约·哥·格鲁伯于 1818 年在莱比锡出版的。《全书》在 1890 年出全, 共一百六十七卷。——第 368 页。

- 379** 从 1854 年春天起, 西班牙国内经济状况恶化和反动势力横行霸道激起了人民的不满; 1854 年 6 月 28 日在马德里开始了军事暴动(军事政变)。军事政变的领导人奥当奈尔将军和杜耳塞将军企图利用群众的不满以达到个人的目的, 但不得不答应在征税方面进行某些资产阶级的改革; 他们还答应肃清权奸, 召开议会, 组织国民军和进行其他的改革。人民群众参加斗争引起了 1854—1856 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在这次革命过程中, 以埃斯帕特罗为首的进步派资产阶级自由党在 1854 年 7 月底取得了政权。但是, 被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吓破胆的资产阶级转到了反革命方面, 1856 年, 极端反动集团又重新执政。马克思写了一系列文章来分析这一时期在西班牙发生的革命事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0 卷)。——第 376 页。
- 380** 在 1854 年 7 月 24 日下午的会议(会议拖到大半夜以后)上, 下院领袖罗素在长篇演说中宣称塞瓦斯托波尔被英法舰队攻占。《泰晤士报》当天也传播了这种说法。但是罗素在回答托利党反对派领袖迪斯累里的质询时, 不得不在演说结束时把他说过的话收回。在 1854 年 7 月 25 日的会议上军务大臣悉尼·赫伯特对于埋怨英国的远征军和海军的供应状况不佳而作解释时, 千方百计地为内阁和军事管理机构进行辩护。马克思在《奥地利的政策。——下院的战争辩论》一文中对这些插曲作了详细的阐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0 卷第 386—390 页)。——第 380 页。
- 381** 指通称为《塔克尔政治评论集》(«Tucker's Political Fly-Sheets»)的一套小册子, 由乌尔卡尔特分子塔克尔于 1853—1854 年在伦敦出版。共出版了十二册, 均为揭露帕麦斯顿的对外政策。丛书的两册转载了马克思的抨击文《帕麦斯顿勋爵》的某些部分(见注 326、338)。其他

- 各册刊登了基本上出自戴·乌尔卡尔特之手的有关帕麦斯顿的文章。不过,马克思拒绝在这套小册子上继续刊登他的抨击文和其他文章,主要原因看来是他前些时候于1854年6月1日给拉萨尔的信里所谈到的(见本卷第615页)。1855年塔克尔把这套小册子重印出来,合为一卷。——第380、615页。
- 382** 联邦议会 是1815年成立的德意志联邦的中央机关,设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由德国各邦的代表组成。联邦议会是执行德意志各邦政府的反动政策的工具,一直存在到1866年。——第383页。
- 383** 看来是指美因兹中央审讯委员会,它是根据1819年德意志各邦卡尔斯巴德代表会议的决定成立的,目的是调查“蛊惑者的阴谋”,即为了同德意志各邦的反对派运动作斗争。——第383页。
- 384** 教皇党人 是十二世纪至十五世纪罗马教皇和德意志皇帝进行斗争期间的意大利教皇拥护者的政党。教皇党人同保皇党人相反,前者是意大利城市中商业手工业阶层的上层,后者主要是拥护皇帝的封建贵族的代表人物。——第384页。
- 385** 虽然马克思把恩格斯的军事评论并到他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文章里,但是该报编辑部把这篇评论作为1854年8月21日社论发表了,题为《对俄国要塞的攻击》(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409—411页),文章的其余部分也登在这期报纸上,署名马克思(见《撤出多瑙河各公国。——西班牙事件。——丹麦新宪法。——宪章派》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412—419页)。——第385页。
- 386** 柏林案件,见注247。
关于 蛊惑者,见注168。——第386页。
- 387** 指马克思由于1854年8月开始为了给《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一组连载文章《革命的西班牙》而对西班牙历史所作的研究。保存下来的有马克思的五本笔记,其中都是从英、法、西等著作中作的摘录。这些摘录证明,马克思为了更好地理解西班牙新的革命(见注379)的独特的性质和特点,多么深刻地研究了十九世纪上半叶西班牙革命的历史。从马克思的札记中可以看出,1854年12月以前,他从该组文章中寄给《纽

- 约每日论坛报》十一篇，然而，该报只发表了前面的八篇（都是阐述1820年以前的事件的）。没有发表的文章中找到的只有论1820—1823年革命失败原因的手稿的片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453—511、669—672页）。——第388页。
- 388** 显然，马克思是指燕妮·马克思在她逗留特利尔期间跟他母亲罕丽达·马克思见面一事。——第389页。
- 389** 朱阿夫兵是法国轻步兵的一个兵种。朱阿夫部队最初是在阿尔及利亚形成的。关于1854年夏季驻扎瓦尔那的法军中的朱阿夫兵的风潮，详见恩格斯的文章《对塞瓦斯托波尔的进攻》（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540—541页）。——第390页。
- 390** 指英、法、土联军1854年9月28日开始对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这次围攻延续到1855年9月8日。——第392页。
- 391** 指题为《欧洲状况》的伦敦通讯，这篇通讯发表在1854年9月2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署名A. P. C.。——第394页。
- 392** 《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给马克思《革命的西班牙》一组文章中的第一篇（1854年9月9日发表）增加了这样的辞句：“我们希望，西班牙人民载入史册的新的篇章，将无愧于西班牙人民，而将会给西班牙人民，以至于给全世界带来良好的结果”。——第394页。
- 393** 马克思所说的“尼科尔森男爵的法庭”，是指一个独特的俱乐部——“法官和陪审员协会”，这是娱乐场老板尼科尔森1841年在伦敦建立的。到俱乐部来玩的人举行诙谐的法庭审判，尼科尔森本人主持审判，他的称号是高等控诉院院长（Lord Chief Baron）——英国一种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的称号。——第395页。
- 394** 显然，指布·鲍威尔的著作《论西方的专政》1854年沙洛顿堡版（B. Bauer, «De la Dictature occidentale», Charlottenbourg, 1854）。——第395页。
- 395** 在七年战争中（1756—1763）英国曾同普鲁士联合，反对奥地利、法国、俄国、萨克森和瑞典的同盟。战争以缔结巴黎和约和胡贝尔茨堡和约而结束。根据巴黎和约，法国被迫把自己一些最大的殖民地（加拿大、

在东印度的几乎全部法国领地等等)让给英国,这就巩固了英国的殖民的和海上的霸权。胡贝尔茨堡和约恢复了普鲁士、奥地利和萨克森的战前疆界。——第 397 页。

- 396** 1763 年英国政论家约翰·威尔克斯在他所出版的《北不列颠人报》(《The North Briton》)上批评了国王乔治三世的国王演辞,为此,被革除出下院;被宣布不受法律保护以后,不得不逃往法国。1768 年回国后,威尔克斯曾四次选入议会,但每次选举都被宣布为无效。只是在第五次当选后,威尔克斯才被允许进入议会。“威尔克斯事件”是英国政治危机增长的标志。

自 1768 年底至 1772 年在《大众报》(《The Public Advertiser》)上披露的署名尤尼乌斯的信件,由于“威尔克斯事件”而流传很广。信的作者为恢复威尔克斯的名誉和英国政治制度的民主化进行了斗争。1772 年,尤尼乌斯的信出了单行本。信的作者,后来弄清楚了,是英国的政论家菲·弗兰西斯。——第 398 页。

- 397** 指 1792 年 2 月开始的欧洲各封建专制国家联军反对革命法国的战争。资产阶级贵族的英国支持联军,1792 年 8 月 10 日法国宣布成立共和国以及 1793 年 1 月处死国王路易十六以后,英国于 1793 年初加入联军,公开参战。——第 398 页。

- 398** 唐宁街是伦敦中心的一条街,政府机关所在地。——第 399 页。

- 399** 海军上将约翰·宾,在七年战争开始时奉命统率分舰队驶往地中海。虽然英国政府知道,法军准备用强大的海军进攻当时英属米诺尔卡岛,但是在给宾的训令中只是提到他有参加保卫这个岛屿的可能,而他的主要目的则被说成是监视直布罗陀海峡。1756 年 5 月 20 日米诺尔卡战役中,宾的分舰队遭到失败,政府把失败的责任全部推在这个海军上将身上。解往英国后,他被判死刑,于 1757 年 3 月枪决。——第 399 页。

- 400** 指威·弗·帕·纳皮尔《1807 年至 1814 年比利牛斯半岛和法国南方战争史》1828—1840 年伦敦版第 1—6 卷(W. F. P. Napier. «History of the war in the Peninsula and in the south of France from the year 1807 to the year 1814». Vol. I—VI, London, 1828—1840)。

1808—1814年西法战争是西班牙人民反对法国占领者的民族解放战争。在反击拿破仑军队（1808年11月到12月由拿破仑自己指挥，以后由他的元帅们指挥）时，西班牙人特别广泛地运用了游击战的方法。与西班牙军队和游击队同时在比利牛斯半岛行动的，还有威灵顿所指挥的英国—葡萄牙—西班牙军队。——第399页。

401 1833—1840年在西班牙发生了所谓第一次卡洛斯派战争。战争是在以西班牙王位追求者唐·卡洛斯为首的反动的封建天主教势力和支持玛丽亚-克里斯蒂娜摄政女王政府的资产阶级自由派之间进行的。战争以卡洛斯派的失败而告终。——第399页。

402 沙多勃利昂《维罗那会议。西班牙战争。谈判。西班牙的殖民地》1838年布鲁塞尔版第1—2卷（Chateaubriand, «Congrès de Vérone. Guerre d'Espagne. Négociations. Colonies espagnoles». T. I—II, Bruxelles, 1838）。

神圣同盟（见注233）维罗那会议是由于1820—1823年西班牙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这一事件而召开的。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七世在1822年7月7日占领革命的马德里的试图失败以后，暗中吁请神圣同盟帮助他镇压革命。根据会议的决定，法国于1823年派出远征军团进入西班牙，恢复了那里的专制政体。法军在西班牙一直呆到1828年。——第401页。

403 1821年5月神圣同盟在莱巴赫（柳布梁纳）举行会议，公开宣布神圣同盟列强有权干涉别国内政以支持封建君主制的原则。与此相适应，会议通过决议，派奥地利军队开往意大利，以镇压那里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第402页。

404 指粉碎拿破仑的法国以后于1814—1815年在维也纳会议上签订的全部条约；这些条约对法国作了一系列的限制。——第404页。

405 指罗·萨·里普利《同墨西哥交战》1849年纽约版第1—2卷（R. S. Ripley, «The war with Mexico», Vol. I—II, New York, 1849）。书中叙述了1846—1848年美国同墨西哥之间的战争的历史，这次战争是由于美国种植场奴隶主和大资产阶级对墨西哥土地的野心而引起的。

战争的结果，几乎一半墨西哥领土被美国强占，其中包括整个得克萨斯，北加利福尼亚，新墨西哥及其他一些地区。——第 408 页。

- 406 《新奥得报》(«*Neue Oder-Zeitung*»)是一家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德文日报，1849—1855 年以此名称在布勒斯劳(弗罗茨拉夫)出版。在五十年代是德国最激进的报纸，并遭到政府机关的迫害。

五十年代初，报纸的领导者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埃尔斯纳、泰梅和施泰因；从 1855 年 9 月起，摩里茨·埃尔斯纳成了《新奥得报》的主编；报纸的出版者是德国的政论家拉萨尔的表弟麦克斯·弗里德兰德。从 1854 年 12 月底起，马克思作为该报驻伦敦通讯员开始为该报撰稿，每周发二、三篇通讯。在反动年代几乎完全没有工人报刊的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利用资产阶级民主派报刊来与反动势力进行斗争是重要的。在克里木战争期间，马克思除寄出其他内容的通讯以外，还系统地给《新奥得报》寄去有关战争进程的文章，有时经过某些修改后全文或部分利用了恩格斯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所写的军事评论。(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新奥得报》所写的文章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0 卷和第 11 卷)。——第 413 页。

- 407 这里指的是以琼斯为首的宪章派为了法国小资产阶级革命家阿·巴尔贝斯在大赦后将到英国旅行一事和拿破仑第三将访问英国一事而成立的“欢迎和抗议委员会”的活动。

马克思给恩格斯寄去了 1854 年 12 月 2 日的《人民报》，上面载有巴尔贝斯给该委员会的信，他在信中通知委员会，因病不到英国旅行了。

这里所提到的《先驱》责难琼斯在对同英国结盟的君主采取“不爱国”态度一事，见 1854 年 11 月 18 日该报简讯《不列颠民主主义者致路易·拿破仑》。——第 413 页。

- 408 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请求，于 1854 年 12 月 21 日写了《奥地利的兵力》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0 卷第 615—619 页)。——第 416 页。

- 409 讲的是恩格斯想写一本批判泛斯拉夫主义思潮的小册子的意图。从马

克思 1855 年 5 月 16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可以看出, 1855 年春, 马克思曾在德国接洽出版这本书。但是,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计划没有实现。——第 416、443 页。

- 410** 看来是指古·迪策尔的一本书《俄国、德国和东方问题》1853 年斯图加特版(G. Diezel, «Russland, Deutschland und die östliche Frage», Stuttgart, 1853)。——第 416 页。
- 411** 看来马克思是指《俄国欧洲部分林区旅行札记》(«Notizen, gesammelt auf einer Forstreise durch einen Theil des Europäischen Russlands»), 发表于 1854 年在圣彼得堡发行的《俄罗斯帝国之科学贡献》杂志第 19 卷(«Beiträge zur Kenntniss des Russischen Reiches», Bd. 19)。这篇著作的作者是阿·弗·博德(手稿为: 罗德)。——第 416 页。
- 412** 恩格斯大约从 1854 年 12 月 22 日至月底住在伦敦。——第 417 页。
- 413** 马克思指的是法国流亡者艾曼纽尔·巴特尔米被控杀死两个英国人的审判案。审判期间杀人的动机始终没有查明, 以致引起英国报界纷纷议论。巴特尔米被判死刑, 1855 年 1 月 22 日被绞死。——第 417、421 页。
- 414** 指英国政府为了参加克里木战争而打算建立的外籍军团。马克思称它为伪经书式外籍军团, 看来, 因为建立军团的法案于 1854 年 12 月在议会通过时遇到激烈的反对, 反对法案的人认为雇佣外籍士兵到自己的军队里来, 对英国民族来说是一种侮辱。虽然如此, 法案还是通过了, 而且若干新编外籍部队后来被派到作战地区。——第 419、429 页。
- 415** 大概是指 1855 年 1 月 9 日《总汇报》第 9 号所载的一篇通讯《评英国人》。——第 420 页。
- 416** 指亨·海涅的《各种作品集》1854 年汉堡版第 1—3 卷(H. Heine, «Vermischte Schriften», Bd. I—III, Hamburg, 1854); 后两卷是题名为《吕太斯》的论文和特写文集。

下面, 马克思是指海涅在他的《回顾说明》一文中不完全准确地转述的一件事; 德国反动报刊利用 1848 年法国二月革命以后公布从路

易-菲力浦政府领取津贴的人名单一事，作为对海涅进行新的攻击的口实。特别是奥格斯堡《总汇报》于1848年4月28日指控海涅“卖身投靠”。海涅在这家报纸发表的答复中解释说，他是在如何艰难的物质状况下（由于在德国查禁他的书）才迫不得已接受了法国朋友们（特别是历史学家米涅）为他奔走的这笔补助金的。

马克思是1843年12月底在巴黎认识海涅的。他们之间建立了友谊，这种友谊对革命诗人的创作起了最有成效的影响。在海涅同激进小资产阶级反对派的争论中马克思是支持海涅的，激进小资产阶级反对派攻击海涅是因为他批判了他们的一个著名的代表人物路德维希·白尔尼。——第420页。

417 指1852年12月至1855年2月1日执政的阿伯丁联合政府。当写这封信的时候，已预料到这个政府将要倒台，并将重新组阁；最有可能继任首相的人是帕麦斯顿。马克思把这封信里谈到的一些材料连同下一封1855年1月31日的信一起寄给了恩格斯。恩格斯以马克思的这封信和上述材料为基础，于1855年2月1日写成《上一届英国政府》一文，作为社论刊载在1855年2月2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马克思就同一问题为《新奥得报》写了《被推翻的内阁》和《两种危机》两篇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25—32、46—49、53—56页）。——第423页。

418 1853年4月和1854年5月，马克思写了许多有关格莱斯顿的财政政策的文章，这些文章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新奥得报》和《人民报》上。在《英镑、先令、便士，或阶级的预算和这个预算对谁有利》、《君士坦丁堡的乱子。——德国的招魂术。——预算》和《不列颠的财政》等文章中对格莱斯顿的预算所作的分析最为详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72—86页和第10卷第236—243页）。马克思指的想必就是上述这些文章。——第424页。

419 爱尔兰派 是大不列颠议会中爱尔兰议员所组成的派别。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这一派的大部分成员是民族运动中的右派即妥协派的代表，他们代表着爱尔兰资产阶级上层分子、大地主和天主教教权派集团的利

益。同时,在这一派中,还有依靠富裕租佃者的爱尔兰自由派人物。在托利党和辉格党处于均势的情况下,爱尔兰旅同曼彻斯特学派一起,能够动摇议会中的力量对比,影响议会内部斗争的进程,有时还决定政府的命运。爱尔兰派的某些领袖在阿伯丁联合内阁中得到了政府职位。——第 424 页。

420 指的是选举改革法案,罗素在 1852 年 2 月就曾预先声明要提出这个法案;可是法案后来并没有提交议会讨论。——第 424 页。

421 指罗素向下院提出的“废除对女王陛下的犹太臣民的某些法律限制”的提案,提案的目的是准许犹太人进入下院。罗素的法案被下院通过,但未能在上院通过。马克思在《议会辩论。——僧侣和争取十小时工作日的斗争。——饿死》一文中对这个法案作了评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609—610 页)。——第 425 页。

422 1853 年 5 月 31 日罗素在下院会议的演说中宣称,英国议会不应当同意国家去支持爱尔兰的天主教会,因为天主教僧侣对英国王室和宪法不够忠诚。——第 425 页。

423 指 1852 年 11 月向英国议会提出的关于爱尔兰大地主和佃农的法案。法案规定,在某种程度上放宽在爱尔兰租佃土地的条件。1853 年,在联合政府的虚假同意下,法案在下院通过了,因为联合政府希望爱尔兰议员支持自己的政策;但是法案在上院却遭到了反对。在以后几年,法案在两院之间转来转去,并被一再修改;1855 年 7 月,对这些法案的讨论又被不定期地推迟下去。马克思在自己的许多文章中对这些法案作了分析和评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9 卷第 177—183 页;第 11 卷第 403—404、539—540 页)。——第 426 页。

424 流放法案于 1853 年 8 月 12 日通过,它要求废除用流放到殖民地服苦役的办法来惩罚犯罪行为。被判罪的人在审前羁押期满后,得到一张假释证,证明他可以在警察的监督下在英国居住,并且在公共工程中充当廉价劳动力。马克思在《战争问题。——英国的人口和商业报告书。——议会动态》一文中对这个法案作了评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9 卷第 287 页)。——第 427 页。

- 425 指 1854 年 2 月 10 日提交下院的一个被否决的法案；这个法案规定，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境内禁止象过去根据以前的法律那样强制贫民返回原来的居住地。——第 429 页。
- 426 议会通过的民军法案，允许政府使用在英国境外编制的民军。——第 429 页。
- 427 指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见注 78）。——第 430 页。
- 428 指由伦敦宪章派组织委员会（从 1855 年 2 月起开始称为“欢迎和抗议委员会”，见注 407）的代表以及法国、德国和其他国家小资产阶级流亡者所组成的国际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是琼斯。1855 年底这个委员会成为独立的组织；1856 年改名为国际协会；这个组织一直存在到 1859 年。——第 430 页。
- 429 外侨管理法案 是英国议会借口保护英国臣民免遭旅英外侨的所谓敌对行动的危害而数度采用的法律；实际上，该法案是针对作为政治流亡者侨居英国的国际革命民主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代表人物的。——第 433、502 页。
- 430 指 1855 年 3 月 3 日的《人民报》，报上登载了国际群众大会上一些人的演说，也登载了琼斯和赫尔岑的演说。这次群众大会是宪章派首领们为纪念 1848 年二月革命于 1855 年 2 月 27 日在圣马丁堂召开的。赫尔岑用法文作的演说，报上刊登的是英译文。——第 435 页。
- 431 指 1855 年 3 月 3 日《泰晤士报》的社论。——第 435 页。
- 432 马克思指的是塔韦尔尼埃写的匿名出版的小册子《论东方战争的进行。克里木远征。一个将军致拿破仑第三皇帝陛下政府的报告》1855 年布鲁塞尔版（«De la conduite de la guerre d'Orient. Expédition de Crimée. Mémoire adressé au gouvernement de S. M. l'Empereur Napoléon III par un officier général». Bruxelles, 1855）。这本小册子被认为出自拿破仑亲王（小日罗姆·波拿巴）之手。马克思在《论同法国联盟的历史》和《布鲁塞尔回忆录》两文中，恩格斯在《大冒险家的命运》一文中，都对这个文件作了评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1 卷第 124—127、132—133、142—145 页）。——第 437 页。

- 433** 马克思显然是指 1855 年 3 月 4 日《总汇报》上登载的通讯《俄国人赫尔岑》，通讯中指出赫尔岑在建立“自由俄国印刷所”（见注 271）方面的作用。

赫尔岑在 1855 年 2 月 27 日群众大会上的演说（见注 430），用英文除发表在《人民报》外，还摘要发表于 1855 年 3 月 3 日《先驱》报，用法文发表于 1855 年 3 月 7 日第 14 号《人》报，此外，还在泽稷岛出了小册子；同年由“自由俄国印刷所”印成俄文收入文集《1855 年 2 月 27 日在伦敦朗-爱克街圣马丁堂举行的纪念 1848 年二月革命的群众大会》。——第 438 页。

- 434** 指拿破仑第三于 1855 年 4 月 16 日到达英国访问。

巴登格是拿破仑第三的绰号，因为 1846 年他从狱中逃出时穿的是泥水匠巴登格的衣服。——第 442 页。

- 435** 马克思和夫人于 1855 年 4 月 18 日至 5 月 6 日左右在曼彻斯特。——第 443 页。

- 436** 看来是指布鲁诺·鲍威尔一些反映了泛斯拉夫主义思想的书（《俄国和德国人》、《俄国和英国》等等），以及下列的书：

《尤斯图斯·佩尔特斯地理研究所地理学方面新的重要研究通报》1855 年哥达版（《Mittheilungen aus Justus Perthes' geographischer Anstalt über wichtige neue Erforschungen auf dem Gesamtgebiete der Geographie》. Gotha, 1855），由奥·彼得曼编辑出版；

卡·德克尔《从现代作战观点来看小型战争。或：论小型战争中所有三个兵种的运用和使用》1822 年柏林和波兹南版（C. Decker, «Der kleine Krieg, im Geiste der neueren Kriegführung. Oder: Abhandlung über die Verwendung und den Gebrauch aller drei Waffen im kleinen Kriege》. Berlin und Posen, 1822）。——第 443 页。

- 437** 马克思指的是 1855 年 5 月 12 日《人民报》第 158 号的社论；在社论中琼斯谈到所谓行政改革协会的代表同宪章派首领的谈判以及这些代表的阴谋。这个协会由商业金融资产阶级的自由派领袖（西蒂区“实业界”）发起，于 1855 年 5 月成立，它指望依靠群众大会对议会施加压力，

使己有更大的可能获得英国贵族所把持的那些国家职位。协会的代表企图在同贵族寡头的斗争中利用宪章派，并且通过宪章派利用广大工人群众，他们的企图未能实现。协会宣传只要求在国家管理方面作一些温和的改革，这种宣传失败后，协会就不再存在了。马克思在一系列文章里，特别是在《资产阶级反对派和宪章派》（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252—255页）一文中，揭露了西蒂区改革派的真正目的。——第444页。

- 438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揭露为沙皇俄国侵略性对外政策辩护的泛斯拉夫主义理论，具有重大的意义。马克思认为，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当时是很重要的，因为俄国流亡者、泛斯拉夫主义的鼓吹者古罗夫斯基的思想，对美国舆论有一定的影响，此人于1854年在美国出版了一本叫做《俄国真相》（«Russia as it is»）的书。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请求在4月中写了两篇文章，标题是《德国和泛斯拉夫主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218—225页），发表在《新奥得报》上，同时也准备寄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后者在1855年5月5日和7日以《欧洲的斗争》和《奥地利的弱点》为题歪曲地登载了这两篇文章；在第二篇文章中加进了一整段话，吹捧古罗夫斯基的泛斯拉夫主义思想。恩格斯在1856年1月至4月写了一组关于泛斯拉夫主义的文章（共十五篇），由马克思寄给《纽约每日论坛报》，但是该报编辑部没有登载这些文章，并于1856年9月退给了马克思。恩格斯文章的手稿没有找到。——第444页。

- 439 指《北极星》文集，由赫尔岑自1855年至1862年和1869年在“自由俄国印刷所”（见注271）出版，共八册。文集宣传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向读者介绍俄国作家和诗人被沙皇书报检查机关禁止的作品，包括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作品，文集收入了别林斯基给果戈里的有名的信，也发表了赫尔岑本人的著作，特别是《往事与回忆》。——第445页。

- 440 指1855年6月18日（滑铁卢会战四十周年纪念日）对塞瓦斯托波尔的不成功的强攻。法军主攻马拉霍夫冈，英军主攻凸角堡（第三棱堡）。恩格斯在《六月十八日的强攻》（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1卷

第 394—397 页)一文中对这次战役作了分析。——第 447 页。

- 441** 指宪章派于 1855 年 6 月 17 日组织的在海德公园举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群众示威,这次示威表示伦敦人民群众抗议议会通过一系列损害劳动者利益的措施(取消星期日交易,将公共娱乐场所星期日营业时间限制在晚上几小时,等等)。马克思在《反教会运动。——海德公园示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1 卷第 363—369 页)一文中描写了这次示威。——第 447 页。
- 442** 指参加反对禁止星期日交易法案的海德公园第二次示威的人遭到警察猖狂镇压一事(第一次示威见注 441),示威是在 1855 年 7 月 1 日星期日不顾警方的禁止而举行的。马克思在《关于更严格地遵守星期日例假制的法案所引起的风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1 卷第 385—389 页)一文中对这个事件作了描述。——第 450 页。
- 443** 讲的是罗素因议会批评内阁而辞职。马克思在自己一系列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1 卷第 398—411 页)里对事件的内幕作了揭露。——第 450 页。
- 444** 从 1851 年起,缅因州实施了禁售酒类的法律。
“什么都不知道”(«*Know-nothings*»)是美国一个秘密的反动政治组织的名称,产生于 1854 年,专门对付流亡者;该组织的成员宣誓,对涉及该组织活动及目的的一切问题,都回答“我什么都不知道”(«*I know nothing*»)。——第 451 页。
- 445** 赛雷迪请求马克思帮助在英国和美国出版和推销他的长篇小说《亚细亚的领袖们》。——第 451 页。
- 446** 马克思的抨击文《约翰·罗素勋爵》于 1855 年 8 月 28 日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原文被删节、合并成了一篇文章。抨击文全文于 1855 年 7 月 28 日至 8 月 15 日以一组六篇文章的形式用德文发表于《新奥得报》。——第 453 页。
- 447** 关于第一个《报告》,见注 432;第二个匿名《报告》的作者,被认为是拿破仑亲王身边的一个叫科夫利埃茨基的人,其实这也是塔韦尔尼埃

- 写的，目的是要说明法军指挥部及拿破仑第三本人在克里木战役中的行动是正确的。——第 453 页。
- 448** 1855 年 6 月 15 日起查理·纳皮尔公布一批信件，他在信中谴责 1854 年至 1855 年英法联合舰队在波罗的海的军事行动中暴露出来的不列颠舰队管理制度的严重缺点，指挥无能，特别是海军首席大臣詹姆斯·格莱安玩忽职守。在信的下文中提到的纳皮尔文章的第一篇，载于 1855 年 8 月 24 日的《泰晤士报》；以后，纳皮尔为了否认格莱安在下院和报刊上加在他身上的诽谤性的罪名，于 1855 年 9 月 3、4、6 和 8 日把自己和他在 1854 年 2 月 24 日至 11 月 6 日之间的通信公布在《泰晤士报》上。马克思在一系列文章中对纳皮尔的信件以及他同格莱安之间的通信作了剖析（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1 卷第 333—336、564—565 和 582—588 页）。——第 455 页。
- 449** 马克思讽刺地把自己被迫前往曼彻斯特比作俄军 1855 年 9 月 8—9 日放弃塞瓦斯托波尔南部。马克思在曼彻斯特从 1855 年 9 月 12 日呆到 12 月初。马克思离开伦敦以及在曼彻斯特长时间逗留（原来打算在那里住不到一星期），是因为弗罗恩德医生进行了司法追究，同时也因为分给燕妮·马克思的遗产迟迟不能得到，以致马克思不能在短期内偿清债务。——第 458 页。
- 450** 马克思提到的赫尔岑同匿名批评者之间的论战，发生在两卷英文版的《往事与回忆》（内容是该书的第二和第四部分）于 1855 年 10 月以《我在西伯利亚的流放生活》（《My Exile in Siberia》）为题出版以后。书的标题是出版者自拟的，没有告诉作者，作者对此提出了反对；根据作者的要求，标题作了更改。赫尔岑为此还写了一封公开信给《地球和旅行家》报编辑部，登在 1855 年 10 月 25 日该报上。这封信中提到的反对赫尔岑的短文，第一篇登在 1855 年 11 月 29 日的《晨报》上，赫尔岑对此作的回答于 1855 年 12 月 1 日登载在同一家报纸上，标题是《我在西伯利亚的流放生活》；12 月 6 日《晨报》同时刊登了赫尔岑的匿名反对者对他的新的攻击，以及一个不知名人物的为他作的辩护和编辑部关于停止争论的声明。

马克思的这封信证明，不论是马克思或拥护马克思的人同这场争论都毫无关系，而不是象赫尔岑在他的《往事与回忆》的《流亡中的德国人》一章中对此事毫无根据的记述那样。

伦敦小市民，见注 132。——第 460 页。

- 451** 德纳在 1855 年 11 月 20 日写信给马克思，这封信显然是对马克思一封没有找到的信的回信，在信中，德纳告诉他《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同意每周刊登马克思两篇通讯，每篇给十美元报酬。——第 461 页。
- 452** 根据德纳 1855 年 11 月 20 日给马克思的信来判断，马克思除了其他建议以外，还谈到了直接从战场上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寄通讯的问题。写这些通讯的材料显然准备从德国流亡者、前普鲁士炮兵军官奥·米尔巴赫那里获得，看来此人在恩格斯协助下正准备动身前往克里木。——第 462 页。
- 453** 讽刺地暗指青年黑格尔派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观点，即把历史的创造者说成是一些杰出的个人，“纯批判”的代表者等等（青年黑格尔派把自己的流派称为“批判的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己的著作《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 卷第 3—268 页）中说明布鲁诺·鲍威尔及其拥护者的这种观点是毫无根据的。——第 465 页。
- 454** 指雅·格林《德意志语言史》（J. Grimm.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Sprache»）一书。第一版共两卷，1848 年在莱比锡出版。——第 465 页。
- 455** 指最初由雅科布·格林和威廉·格林负责出版的多卷德语历史词典。1852 年第一分册出版，在写这封信时出版了由雅科布·格林负责编印的该词典的第一卷：《德语词典》1854 年莱比锡版（«Deutsches Wörterbuch». Leipzig, 1854）。格林兄弟死后，词典继续出版。——第 465 页。
- 456** 1855 年 12 月 24 日到 1856 年 1 月初，恩格斯住在伦敦。——第 465 页。
- 457** 马克思指 1855 年 12 月 14 日《泰晤士报》的社论，社论反对维多利亚女

- 王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担任英军总司令。社论又引起了英国议会和舆论界一场反对阿尔伯特亲王这个外国人的运动，他们力图把英国军事系统的缺点说成是他的责任。——第 466 页。
- 458 恩格斯在这一时期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组文章，并为魏德迈的杂志《革命》写论英国的文章（见注 4 和 8）。——第 471 页。
- 459 1851 年初，康·施拉姆为了同维利希开玩笑，以科伦共产主义者同盟活动家海·贝克尔的名义，照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观点给他写了一封信。随后维利希给贝克尔寄去许多封复信，阐述使莱茵省“革命化”的冒险主义计划（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7 卷第 203—204、568 页）。在科伦案件审讯期间，马克思利用了这些信件揭露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宗派主义的冒险策略。——第 472、639 页。
- 460 指希尔施 1852 年 1 月 12 日的声明，该声明对维利希和沙佩尔提出了批评意见。但是 1852 年 2 月间已查明，希尔施是普鲁士警察局的奸细，因此他被开除出共产主义者同盟。所以马克思在 2 月 20 日给魏德迈的信（见本卷第 494 页）中，请他不要发表希尔施的声明。1853 年春，希尔施在美国发表了《间谍活动的受害者》一文，该文矛头针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目的是为维利希和沙佩尔的分裂活动作辩护。这时克路斯和魏德迈为了揭露希尔施，发表了他的第一个声明（关于此事见注 239）。——第 474、494 页。
- 461 在 1852 年 1 月出版的两期《革命》杂志中，刊登了由约·魏德迈签署的如下启事：“《革命》从 1 月起每星期六出版，由签署人担任编辑，并有前《新莱茵报》编辑部成员——马克思、恩格斯、弗莱里格拉特等人协助。他们的责任是提供一幅尽可能鲜明的阶级斗争的图景，这种阶级斗争在旧大陆将日益尖锐，而最终必将导致所有的阶级差别的消灭，同时经常使读者了解不同民族和不同阶级间的工商业关系及其政治状况的一切变化，由于这些变化正酝酿着革命的爆发。”——第 476 页。
- 462 在准备刊登的普芬德 1852 年 1 月 21 日的声明中，说明了支持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位于大磨坊街）的多数派

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即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卡·普芬德和亨·鲍威尔之间的冲突的实质，普芬德和鲍威尔被诬告侵占该协会的钱款（普芬德的声明原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7卷第673—674页注159）。这个声明在美国没有发表，而刊载于《瑞士国民报》，关于此事雅·沙贝利茨在1852年3月6日的信中曾告诉马克思。

信中提到的由奥斯渥特·迪茨以教育协会的名义发表的诬告鲍威尔、普芬德侵占钱款的声明，发表于1851年1月7日《瑞士国民报》上。——第476、513页。

463 马克思讽刺地把阿尔诺德·卢格比作十四世纪瑞士人反对奥地利压迫的解放战争中半传奇式的英雄阿尔诺德·文克里特。——第476页。

464 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退出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情况，见注78。——第477页。

465 关于施泰翰领导的工人协会，见注166。——第477页。

466 马克思指的是魏德迈打算在美国，不仅以定期刊物而且还以小册子形式出版革命的共产主义的文献（并见注492）。

马克思所说的同财政改革和议会改革派有联系的宪章派集团，是指哈尼集团（并见注11和45）。——第478页。

467 恩格斯这封给魏德迈的信和一篇文章——恩格斯于1851年12月至1852年1月为《革命》杂志而写的论英国的四篇文章中的一篇，——在途中遗失，魏德迈没有收到。下面提到的恩格斯随“尼亚加拉号”轮船给魏德迈寄去的另一篇文章也没有寄到。——第478页。

468 关于设立警务部和任命德·莫帕为警务部长的命令，是路易·波拿巴1852年1月22日签发的，并于1月23日在《总汇通报》上公布。——第480页。

469 1851年12月2日法国波拿巴政变，在许多省的城市和农村中，特别是在法国的南部（例如在瓦尔和惹尔各省），遭到了严重的抵抗。某些地方成立了游击队，它们主要是由工人、小手工业者、商人、具有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和部分农民组成的。带有分散性质而没有总的领导的共和派起义被镇压下去，随之而来的是残酷的警察恐怖。——第480页。

- 470 关于欧洲大陆各国军队首先是法国军队武装入侵英国的可能性问题，恩格斯在《英国——I》（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28—236页）一文中作了评述，该文是他为了在《革命》杂志上发表而与这封信一同寄给魏德迈的。该文于1852年11月发表在纽约出版的《体操报》上。——第481页。
- 471 罗马围墙线（所谓阿德里安围墙）——二世纪时在英国北部为保卫不列颠的罗马地区不受皮克特人（古时居住在现代苏格兰地区的部落）侵犯而建筑的一条筑垒线。这条筑垒线从现在的诺森伯兰的新堡通到西海岸的卡赖尔；五世纪，由于罗马统治的衰败，被征服的凯尔特部落的起义以及皮克特人的侵犯，阿德里安围墙被毁坏。——第482页。
- 472 指弗莱里格拉特1852年1月23日致魏德迈的诗笺二。下面谈到的那部分诗，是献给丹麦作家汉斯·克里斯提安·安徒生的。按照马克思的意见，弗莱里格拉特不再打算把诗中附加的这一节寄给魏德迈。——第483页。
- 473 弗莱里格拉特在1852年1月25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摘了一段他前一天收到的艾布纳尔（奥地利警察局的情报员，这是在后来很久才弄清楚，马克思及其朋友们当时并不知道）的信。艾布纳尔在他的信中表示对马克思和皮佩尔不写信感到惊奇，并答应同出版商勒文塔尔商讨关于出版马克思著作的条件问题。——第484页。
- 474 指检察院关于被捕并在科伦受审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案件的决定（关于科伦案件的详细情况见注7）。——第484页。
- 475 见马克思的文章《普鲁士反革命和普鲁士法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162—169页），该文发表于1848年12月24日《新莱茵报》。——第484、489页。
- 476 指埃卡留斯关于英国机器制造工人的罢工（见注41）的文章，该文是为魏德迈出版的杂志《革命》而写的。由于杂志停刊，文章没有发表。——第485、530页。
- 477 马克思寄给魏德迈和克路斯的关于被捕并在科伦受审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状况的材料，克路斯曾加以利用。从克路斯1852年4月12

日给魏德迈的信中可以看出，克路斯曾把关于在科伦的被监禁者的一篇长文章寄往在辛辛那提出版的民主派报纸《高地哨兵》(«Der Hochwächter»)。——第 488 页。

478 这里提到的马克思给拉萨尔的信，以及上一封信都没有找到。——第 496 页。

479 关于马克思在德国出版政治经济学著作的意图，见注 48。

马克思在德国出版他的著作《哲学的贫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4 卷第 71—198 页)德译本的意图，也未能实现。马克思在世时，这部著作没有用德文出版过。德文第一版是在 1885 年出版的。——第 496 页。

480 这封信是对魏德迈 1852 年 2 月 9 日给恩格斯的信的复信，魏德迈在信中特别提到他收到了恩格斯 1 月 23 日的信(见本卷第 478—482 页)。——第 500 页。

481 指西班牙和葡萄牙对拿破仑统治的反抗，并指 1808—1814 年由威灵顿指挥的英、葡、西军队对法军的军事行动。——第 501 页。

482 对这个法案的评述，见恩格斯的文章《英国——II》(《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237—240 页)。——第 501 页。

483 在罗素政府里任外交大臣的帕麦斯顿，于 1851 年 12 月辞职，这是由于如下情况引起的，即在法国 1851 年 12 月 2 日波拿巴政变后，他与法国驻伦敦大使会谈时赞成路易·波拿巴在法国的篡位行动，而没有取得辉格党内阁其他阁员的同意。但是在原则上英国政府同帕麦斯顿的观点并没有分歧，它在欧洲首先承认了法国的波拿巴政体。——第 502、616 页。

484 恩格斯的意图未能实现，因为当时没有条件发表他所考虑的文章。——第 503、516、532 页。

485 显然马克思在写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结尾部分的过程中，他的计划稍有变动，因为这部著作不是由六章而是由七章组成，其中最后一章是马克思于 1852 年 3 月 25 日寄往纽约的(见本卷第 511 页)。——第 504、644 页。

- 486 《共产党宣言》于1850年11月在宪章派机关报《红色共和党人》上发表。这是《宣言》的第一个英译本。在该杂志编辑乔·哈尼写的序言中,第一次指出《宣言》的作者是马克思和恩格斯。1850年4月至6月,在哈尼出版的杂志《民主评论》上,发表了马克思的著作《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的摘要。这里提到的哈尼对这部著作的意见,发表在他关于路·勃朗的著作《法国1848年二月革命史的几页》的书评中,书评于1850年5月发表在《民主评论》上。——第504页。
- 487 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V页(D. Ricardo. «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Third edition, London, 1821, p. V)。——第508页。
- 488 马克思在这封信中谈到的对凯里的意见,后来克路斯在他驳斥海因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文章《“合众国最优秀报纸”及其“最优秀人物”和政治经济学家》(见注309)中曾加以利用。——第509页。
- 489 马克思指他和恩格斯同海因岑的论战,海因岑于1847年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上,发表了攻击共产主义的言论。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在他们的发表在该报上的文章——恩格斯的《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和马克思的《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297—315、322—356页)中,揭露了德国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局限性和不彻底的民主主义,特别是揭露了他们不理解德国的中央集权和统一的必要性。——第509页。
- 490 马克思把1849年在科伦出版的小册子《两个政治审判案》,连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9年2月7日对《新莱茵报》和1849年2月8日对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审判案的发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262—285、286—306页),带给在纽约的克路斯。
- 由于霍赫施土耳其去美国迟误,克路斯直到1852年7月才通过到美国的康·施拉姆得到了七本《两个政治审判案》。——第510页。
- 491 指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该章程是在1850年9月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科伦的同盟中央委员会于1850年12月制订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626—629页)。——第

510 页。

- 492 魏德迈在 1852 年 3 月 10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谈到,《革命》周刊停刊之后,他计划利用他手头的材料,以小册子的形式不定期发行杂志。魏德迈打算在第一期刊登弗莱里格拉特的诗,第二期刊登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三期刊登埃卡留斯一篇关于英国机器制造工人的罢工的文章,第四期刊登克路斯一篇关于戒酒运动的文章,第五期刊登他自己一篇驳金克尔的备忘录的文章,第六期刊登恩格斯关于英国的一篇文章,等等。马克思在下面表示赞同小册子的选材。但是魏德迈未能完全实现考虑好的计划。不定期刊物《革命》总共只出版了两期,第一期刊登了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二期刊登了弗莱里格拉特的两首诗,即《致约瑟夫·魏德迈(诗笺一和二)》。——第 511 页。
- 493 马克思在这里用了古希腊作家阿泰纳奥斯(二至三世纪)的著作《学者们之宴会》(《Deipnosophistae》)中的一个情节。埃及法老泰俄斯以隐喻的方式讥笑带兵前来帮助他的斯巴达王阿革西拉乌斯的矮小身材说:“山怀孕了,宙斯很吃惊,但山生了个老鼠。”阿革西拉乌斯回答说:“你把我看作老鼠,但是总有一天你会把我看成狮子的。”——第 511 页。
- 494 根据克路斯 1852 年 4 月 8 日给马克思的信来判断,马克思在 1852 年 3 月 23 日给克路斯的一封信(这封信没有找到)中曾请他和魏德迈设法在美国出版瑟美列的小册子《路德维希·鲍蒂扬尼伯爵、阿尔都尔·戈尔盖、路德维希·科苏特》。克路斯和魏德迈未能为这本小册子找到出版者。但是在 1853 年 6 月 1 日至 7 月 6 日的《改革报》第 18 至 28 号上曾经刊载这本书中谈到戈尔盖的一部分。——第 512 页。
- 495 马克思在这里把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见注 78)称作维利希协会,当时维利希—沙佩尔的拥护者在该协会占优势。——第 513 页。
- 496 指的是琼斯打算出版《人民报》一事(见注 61)。关于领导机器制造工人罢工的机械工人联合会的工联领导人的立场,见注 41。——第 514 页。

- 497 指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于 1852 年 4 月 3 日在纽约举行的会议(见注 63)。——第 514 页。
- 498 魏德迈 1852 年 5 月 11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 弥勒-捷列林格诽谤攻击马克思的声明, 美国报纸没有刊登。——第 516 页。
- 499 马克思给克路斯的这封信, 只找到克路斯 1852 年 6 月 6 日给魏德迈的信中所引用的一个片段。——第 517 页。
- 500 马克思给克路斯的这封信, 只找到克路斯 1852 年 5 月 8 日给魏德迈的信中所引用的一小段。——第 518 页。
- 501 在魏德迈 1852 年 4 月 9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谈到, 由于一个德侨工人拿出自己积蓄的四十美元, 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才有可能出版。——第 519 页。
- 502 指魏德迈打算把普芬德的声明(见注 462 及本卷第 513 页)发表在他准备以丛书形式不定期出版的杂志《革命》上。——第 519 页。
- 503 国际工业博览会 1853 年在纽约举办。——第 519、533、597 页。
- 504 看来马克思在 1852 年 4 月 30 日的信(这封信没有找到)中, 把琼斯和哈尼之间的冲突的实质(关于这件事见注 11)告诉了克路斯, 克路斯在 1852 年 5 月 22 日至 24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提到了这件事。——第 521 页。
- 505 马克思给克路斯的这封信, 只找到克路斯 1852 年 5 月 31 日给魏德迈的信中所引用的一个片段。——第 522 页。
- 506 一度参加宪章运动的小资产阶级激进派威·詹·林顿, 用“斯巴达克”的笔名发表自己的作品。一篇标题为《国家的理性》的文章刊登在 1852 年 5 月 8 日《自由之星报》第 1 号上, 文中对宪章运动的革命派进行了攻击。——第 525 页。
- 507 指维利希的拥护者们(他们曾是在维利希指挥下参加 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起义军队的成员)试图在美国再建一支专门的部队以便参加欧洲仿佛已经临近的革命。“维利希军团”的组织者们要求独立于国家政权之外。魏德迈在 1852 年 6 月 17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对维利

希拥护者的行动作了评价，认为这是企图建立一种与其他许多昙花一现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团体类似的组织。——第 527、535 页。

- 508** 指哈·哈林的小册子《关于工人联合会的产生及其陷入共产主义投机事业的历史片断》1852 年伦敦版(H. Harring, «Historisches Fragment über die Entstehung der Arbeiter-Vereine und ihren Verfall in communistische Speculationen», London, 1852)。——第 529 页。
- 509**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中曾利用马克思在他 1851 年 5 月 21 日和 28 日给恩格斯的两封信里对《宇宙》报及其撰稿人卢格和金克尔所作的评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7 卷第 280—281、289 页)。——第 529 页。
- 510** 在由魏德迈出版的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一版扉页上书名是《路易-拿破仑的雾月十八日》。——第 529 页。
- 511** 马克思给克路斯的这封信，只找到克路斯 1852 年 7 月 13 日给魏德迈的信中所引用的一小段。克路斯把马克思这封信的部分内容向魏德迈转述如下：
- “几天前，马克思从曼彻斯特还匆忙地写了几句话，答应下星期写得详细一些。他手头总共还剩下三本《雾月》。
- 《老鼠与青蛙之战的历史》(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编者注)(第一本写到金克尔去美国)将匿名出版。马克思惋惜的是，必须中断手头的工作，以便把‘厕所的清洁工’的工作完成。然而我想，这非常好，因为多少可以使下一次革命防备这些结成一伙的骗子。马克思认为，这篇东西写得很生动，只要一出版，我们就可以拿到。他委托我们，如果我们认为这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有利，就在美国出版它。请你对这件事好好考虑一下。”——第 536 页。
- 512** 这封信只找到克路斯 1852 年 8 月 6 日给魏德迈的信中所引用的一个片段。——第 536 页。
- 513** 马克思给克路斯的这封信，只找到克路斯 1852 年 8 月 16 日给魏德迈的信中所摘引的大量摘录。——第 539 页。

- 514 指胡策耳在 1852 年 6 月底给克路斯的信,胡策耳在信中提到金克尔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诽谤。克路斯在 1852 年 7 月 4—5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摘录了胡策耳这封信的一段话。——第 539 页。
- 515 指 1850 年 9 月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分裂,这次分裂是由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活动引起的(见注 7)。——第 544 页。
- 516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于 1850 年 3 月底和 6 月写的两篇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7 卷第 288—299 页和第 359—366 页)以及 1850 年 12 月 1 日科伦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见注 185)。1850 年 3 月发出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和科伦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于 1851 年 6 月和 7 月先后发表在德国资产阶级报纸《科伦日报》和《德勒斯顿新闻通报》(«Dresdner Journal und Anzeiger»)上。——第 544 页。
- 517 这封信只找到克路斯 1852 年 10 月 15 日给魏德迈的信中所引用的一小段。——第 545 页。
- 518 马克思的这封信,是对伊曼特 1852 年 8 月 27 日来信的复信,伊曼特随信给马克思寄去了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集团的两个文件:一个是金克尔、维利希和戈克 1852 年 8 月 11 日签署的、作为建立新的流亡者组织——人民同盟(见注 135)——的基础的《关于同盟条约的初步协议》,另一个是金克尔、维利希和戈克致所谓“德美革命公债”(见注 49)的美国保证人的通告。关于信中提到的金克尔—维利希想用建立新组织的办法把公债所筹集到的资金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企图,关于他们因此与公债出纳员赖辛巴赫的冲突,以及关于公债保证人代表大会参加者伊曼特为揭露金克尔—维利希冒险计划而采取的行动,并见本卷第 97—99、102—106 页。——第 547 页。
- 519 这封信只找到克路斯 1852 年 9 月 28 日和 1853 年 3 月 26 日给魏德迈的信中所引用的两个片段。——第 548 页。
- 520 1851 年初,《汉堡消息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论马克思的文章,文章是由列·海弗纳尔根据叔尔茨和席梅尔普芬尼希对马克思极其敌视的说法而写出来的(关于此事见马克思的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486—487页)。——第548页。

- 521 指金克尔1850年11月从施潘道越狱一事，他由于参加维护帝国宪法运动曾被囚禁在那里。——第553页。
- 522 指与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集团的代表人物金克尔、卢格、海因岑之间的斗争有关的一个插曲，他们竭力互相争夺在美国推销所谓“德美革命公债”的冒险计划的发起权。金克尔想把公债筹集的资金集中到自己手中，这激起了各竞争集团对他的攻击，于是他在美国报刊上发表声明，否认他有独自推销公债的意图，似乎这是强加于他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维斯在美国许多德文报纸上发表了一个反声明，揭露金克尔歪曲事实真相，指出寄往美国的关于公债的宣言是金克尔一人签名的。关于这段插曲，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350—351页）。——第554页。
- 523 关于1852年10月6日《晨报》的文章，见注149。
克路斯根据马克思的请求，于1852年11月1日写了一篇对这篇文章的答复寄给《晨报》，对卢格的拥护者戈克所领导的美国革命联盟（见注110）的活动作了批评。但是该报没有发表克路斯的这封信。——第554页。
- 524 克路斯的文章《卡尔·海因岑和共产主义，或英勇而疯狂地追逐自己跛马影子的漫游骑士》发表在1852年6月底或7月初的《纽约民主主义者报》上。——第555页。
- 525 大概是指在《巴尔的摩警钟报》上发表的克路斯的一篇文章，克路斯在这篇文章中，根据马克思告诉他的一些情况，谈到了布吕宁克夫人和维利希之间发生的事件（见本卷第73、77页）以及金克尔和维利希关于她从事间谍活动的指责。——第556、645页。
- 526 马克思给克路斯的这封信，以及后面一封12月14日的信，克路斯在他1853年1月6日和7日给魏德迈的两封信中都引用了。马克思的手稿没有找到。——第563页。
- 527 克路斯在1852年11月21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对马索耳（马克思曾把马索耳1852年7月25日的信寄给克路斯看）的看法是否正确表示怀

疑，马索耳认为蒲鲁东在其新作中似乎采取了与他四十年代的著作相反的革命立场。克路斯认为蒲鲁东的观点是小资产阶级教条主义者的观点，是跟革命思想根本不同的。魏德迈也持有这样的观点。——第 565 页。

528 马克思给克路斯的这封信的原件没有找到。在克路斯 1853 年 1 月 7 日给魏德迈的信中转抄了这封信。——第 569 页。

529 指 1852 年底在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见注 78)内向维利希提出的质问，这是因为被揭穿的密探希尔施声称，维利希是他的同伙。希尔施的声明被看作是诽谤，然而协会会员对维利希的怀疑态度却证明，他们中间曾经受维利希—沙佩尔影响的人，对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首领们的行为和策略的不满正在增长。

这里所提到的一些事实，在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和他的《希尔施的自供》一文中都已经讲到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527—528 页和第 9 卷第 44 页)。——第 571 页。

530 马克思根据他从沙贝利茨那里得到的消息(见本卷第 205 页)，认为他的小册子《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已经在巴塞尔出版了。关于这个版本的命运，见注 163。——第 574 页。

531 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没有能在瑞士出版。——第 574 页。

532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485—486 页。——第 575 页。

533 马克思给克路斯的这封信，只找到克路斯 1853 年 2 月 17 日给魏德迈的信中引用的一个片段。——第 576 页。

534 这封信是对克路斯 1853 年 3 月 6 日给马克思的信的答复；克路斯在寄给马克思信的同时还把华盛顿体操协会救济科伦被判罪的共产党人及其家属的第一次汇款(为了响应马克思向美国发出的关于救济的呼吁书；关于这个呼吁书，见注 199)寄给弗莱里格拉特。克路斯 1853 年 2 月 25 日和 3 月 2 日的两封信，看来没有得到答复。——第 577 页。

- 535 暗指费·奥·普尔斯基和他妻子泰·普尔斯基合写的美国游记一书《白、红、黑。美国社会访问记》1853年伦敦版第1—3卷(«White, Red, Black. Sketches of society in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visit of their guest». Vol. I—III, London, 1853)。书名反映了美国居民的种族成分。——第579页。
- 536 指施拉姆与维利希的决斗。这次决斗是由维利希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挑衅行为引起的,决斗于1850年9月在奥斯坦德举行,巴特尔米在这次决斗中是维利希的监场人(见注254)。——第579页。
- 537 指普吕米克《普鲁士皇家炮兵军官手册》1820年柏林版(J. C. Plümicke. «Handbuch für die Königlich Preußischen Artillerie-Offiziere». Berlin, 1820)。——第583页。
- 538 若米尼论述拿破仑战争的下述著作最闻名:《1792年至1801年革命各次战争的军事批判史》1819—1824年巴黎版第1—15卷(«Histoire critique et militaire des guerres de la Révolution de 1792 à 1801». T. 1—15, Paris, 1819—1824);《拿破仑在凯撒、亚历山大和弗里德里希法庭前自述的政治和军事生涯》1827年巴黎版第1—4卷(«Vie politique et militaire de Napoléon, racontée par lui-même au tribunal de César, d'Alexandre et de Frédéric». T. 1—4, Paris, 1827)。
- 恩格斯看到的克劳塞维茨的著作,看来是1832—1837年在柏林出版的他的第一版全集《遗著:论战争和军事学术》(«Hinterlassene Werke über Krieg und Kriegführung»),共十卷。论述拿破仑战争的著作收在该版全集第五至第八卷中。——第583页。
- 539 1846年2月,当波兰国土上为争取波兰民族解放而举行起义以及起义者在克拉科夫暂时获得胜利的时候,加里西亚爆发了农民起义。奥地利各级政府利用受压迫的乌克兰农民对波兰贵族的仇恨,多次使起义农民把矛头指向了波兰起义者的队伍。在克拉科夫的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加里西亚的农民运动也遭到了残酷镇压。——第584页。
- 540 指1846年7月至1852年2月执政的罗素的辉格党内阁,接替这个内

阁的以得比为首的托利党内阁(它维持到 1852 年 12 月)以及阿伯丁的联合内阁(由辉格党人和皮尔派组成)。——第 585 页。

- 541** 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普鲁士和奥地利争夺德国霸权的斗争又趋于尖锐化;譬如,奥地利利用沙皇俄国的支持,阻挠普鲁士恢复关税同盟(见注 130)。在法国 1851 年 12 月波拿巴政变以后,由于波拿巴集团妄图恢复第一帝国的边界,在欧洲产生了新的战争危险。正是由于这个情况,奥地利在与普鲁士的通商问题的谈判中表现了某些让步(见注 229)。——第 586 页。
- 542**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 1848 年 3 月代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起草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第一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5 卷第 3—5 页)。——第 587 页。
- 543** 指威·维利森写的《1848 年意大利战局》1849 年柏林版(W. Willisen. «Der Italienische Feldzug des Jahres 1848». Berlin, 1849)。——第 588 页。
- 544** 指北意大利 1849 年春季战役,战役是在奥地利和皮蒙特之间 1849 年 3 月 12 日恢复军事行动之后开始的。在这次战役中具有决定意义的 1849 年 3 月 23 日的诺瓦拉会战中,拉德茨基指挥的奥军击败了皮蒙特军队。由于这次失败,奥地利在北意大利的统治恢复了。在这次战役的进程中,奥军司令巧妙地利用了拉莫里诺将军造成的皮蒙特兵力分散的弱点。——第 589 页。
- 545** 恩格斯指匈牙利军队司令部和匈牙利革命政府决定的一项军事行动:在 1849 年 4 月 19 日在纳迪-夏尔洛歼灭奥军和奥军在 1849 年 4 月 26 日撤出科莫恩(科马罗姆)之后,它们决定不去组织力量追击向维也纳方向撤退的被击溃的奥军,而是去解放布达(见注 69)。恩格斯认为,这个决定给匈牙利革命带来了致命的后果,因为它使得奥军在沙皇军队开始入侵匈牙利以前得以发动新的进攻,以致最终导致了匈牙利军队 1849 年 8 月 13 日在维拉戈什的投降。匈牙利军队当时还有战斗力,并且受到匈牙利人民中革命群众的积极支持,它的投降是由总司令戈尔盖的叛卖行动所造成的,戈尔盖所依靠的是匈牙利资产阶级中和

贵族中的反革命部分。另一方面，科苏特和革命政府的其他领导人在反对戈尔盖的叛卖行动的斗争中表现得很不坚决，很不彻底。——第589页。

- 546** 指贝姆率领的匈牙利军队于1849年春天在特兰西瓦尼亚击败反革命的奥军、沙皇军队以及当地敌视革命匈牙利的武装力量以后向巴纳特的进军，巴纳特是塞尔维亚的伏伊伏迪纳的一个地区，当时属于匈牙利的版图。尽管贝姆取得了个别胜利，但战争的整个进程在这里对匈牙利人是不利的，因为巴纳特的情况极其复杂，它是民族杂居的地区，而匈牙利政府在民族问题上犯了错误，这就使奥地利君主国得以利用塞尔维亚人争取自治运动来反对革命的匈牙利。

恩格斯所说的在海尔曼施塔特（锡比乌）近郊的机动，是指贝姆的部队1849年2月到3月间在特兰西瓦尼亚战役中的下述行动：贝姆用强行军向海尔曼施塔特推进，沿途击败了一支奥地利部队，把一支软弱的俄国部队赶出了城，并且最后迫使奥军和沙皇军队全部撤出特兰西瓦尼亚。接着贝姆和佩尔采尔的部队完成了向巴纳特的进军。1849年夏天，由于沙皇军队举行全面进攻，贝姆回到了特兰西瓦尼亚。在这里他又向海尔曼施塔特进军，把俄国的城防部队赶出了城，但是由于这次遇到沙皇军队和奥军的优势兵力，不得不撤退。——第590页。

- 547** 马克思给克路斯的这封信，只找到克路斯1853年5月3日给魏德迈的信中所引用的一个片段。——第591页。

- 548** 指1853年4月至8月在《改革报》上发表的魏德迈的《政治经济学概论》这一组文章的头几篇。——第591页。

- 549** 指皮佩尔发表在1852年12月4、11和18日《人民报》第31至33号上的总标题是《法国社会主义批判史》的一组文章。魏德迈和克路斯本来想在《改革报》上转载这一组文章，但是皮佩尔没有把它写完。——第592页。

- 550** 指马克思1853年3月25日和4月17日写给克路斯的信（见本卷第577—580、591—593页），以及看来还有一封马克思在1853年4月10日左右写的、没有找到的信。从克路斯1853年4月28日给马克思的

信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在后一封信中谈到了在美国以小册子形式出版他的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问题。——第 594 页。

551 指 1853 年 4 月 23 日《人民报》第 51 号上从《晨报》上转载的一篇署名“英国人”（理查兹的笔名）的文章。——第 594 页。

552 指琼斯 1852 年 3 月 3 日给魏德迈的信（见注 42）。——第 596 页。

553 马克思给克路斯的这封信，只找到克路斯 1853 年 6 月 28 日给魏德迈的信中所引用的一个片段。——第 597 页。

554 指对预期要发表的维利希的声明的答复，维利希于 1853 年 5 月初在《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和《新英格兰报》上宣称他打算在报刊上“揭露”马克思及其拥护者（见注 253 和 258）。——第 597 页。

555 克路斯没有继续引用马克思的原信，在自己写了几行以后向魏德迈转述了该信的部分内容，他是这样写的：

“马克思谈到关于钱的事。他从来没有接受过救济他的钱；至于维利希大肆散布的那件事，情况大致是这样的：马克思在切尔西（伦敦）向一个承租人租了一套住宅，尽管经常感到很拮据，但他每月都按期缴付房租。忽然来了真正的房主，他要求马克思付房租，因为居间的承租人整年没有给他付过分文。英国法律是许可这样做的。马克思无力支付，人家就派了评价员到他家里，等等。他的处境糟糕透了。他是流亡者救济委员会的成员。每个星期付钱给个别的流亡者。但是主要的款子——其中大部分是我们的欧洲朋友寄去的——却闲置着没有用，马克思从中得到他必要的数额而‘得救’，条件是：他将根据其他流亡者（大概是享有领取救济金特权的那些人）所需要的数额分批偿还这笔钱。他老老实实这样做了，一部分用他自己赚的钱，一部分用他家里给他的钱，偿清了全部债务。情况就是如此。

要谈谈这件事，我不感到缺乏材料，相反，材料是绰绰有余的。例如，他为《新莱茵报》做出的牺牲，在六月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离开了《新莱茵报》，而在科伦实行戒严以后民主派小资产阶级也离开了它，这好极了！马克思说，他为《新莱茵报》花费了约七千塔勒……他还说，我可以而且应该利用他寄给我的一切简讯而不要作为文献资料去引用。

关于《改革报》，马克思认为我是对的。他说，半个德国将要到纽

- 约去看工业博览会,既然我们在这个城市没有别的机关报,所以我们对《大胡蜂》的先生们的愚蠢行为就应该装聋作哑,并且巧妙地贯彻自己的路线。众所周知,达来朗总是号召他的国家要人:‘首先,不需要过分热心,过分热心!’”。——第 597 页。
- 556 马克思给克路斯的这封信,只找到克路斯在 1853 年 10 月 3 日给魏德迈的信中所引用的一个片段。——第 598 页。
- 557 指刊登在 1853 年 8 月 31 日《改革报》第 44 号上的克路斯的魁北克通讯以及发表在这同一号报上的题为《新世界》的社论,这篇社论是克耳纳写的,论述 1852 年在纽约出版的佩舍和格普的一本书《新罗马。世界合众国》。1853 年 9 月 3 日的《新英格兰报》刊载了佩舍的一篇文章《论“阶级斗士”》。——第 598 页。
- 558 马克思给魏德迈的这封信的全文没有找到。——第 601 页。
- 559 一度打算迁往美国的威·沃尔弗曾住在曼彻斯特恩格斯处。——第 602 页。
- 560 马克思给克路斯的这封信,只找到克路斯 1853 年 11 月 2 日给魏德迈的信中所引用的一个片断。——第 603 页。
- 561 看来是暗指海因岑的一篇演说,这篇演说发表在《新英格兰报》,后来又发表在当时由海因岑任编辑的《西方先驱报》上。克路斯和魏德迈在《改革报》上对海因岑的行动和刊物上发表的东西进行了尖刻的嘲笑。——第 604 页。
- 562 马克思暗指追求王朝冒险主义目的的波拿巴法国执政集团在东方问题上采取的立场,及沙皇俄国的侵略行动,沙皇俄国为了实行掠夺性的反革命政策,利用巴尔干半岛各民族对俄国人民的同情,于 1853 年 6 月把自己的军队开进了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儿亚多瑙河两公国。敌对双方兵力的加强使得新的欧洲战争(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土俄之间的战争已经在进行)不可避免,马克思认为这是对欧洲(包括德国在内)民主政治的一种威胁。——第 605 页。
- 563 马克思给克路斯的这封信,只找到克路斯 1853 年 12 月 7 日给魏德迈的信中所引用的一个片断。——第 605 页。

- 564 指从 1852 年 9 月至 1853 年 5 月《人民报》刊登的埃卡留斯关于法国经济状况和政治状况的通讯。这些通讯中有一组文章的标题是《政变文献评述》，其中特别阐述了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著的内容（1852 年 12 月 11 日和 18 日《人民报》第 32 号和第 33 号）。——第 605 页。
- 565 看来，马克思在这里是答复克路斯 1853 年 10 月 23—24 日的来信，来信中谈到，克路斯已经把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的马克思的抨击文《帕麦斯顿勋爵》的一部分译成了德文，并把译文寄给了《改革报》。译文发表时难以指出作者，因为《论坛报》是以社论的形式刊载这篇著作的，没有署马克思的名字（见注 307）。因此，《改革报》在开始发表时加了如下的编者按语：“帕麦斯顿的名字现在又引起了极大的兴趣，它促使我们采用了《论坛报》这篇东西。这篇短文显示了作者对英国的问题异常熟悉，尽管没有署名，但不难猜出它是谁写的。”克路斯的译文刊载在该报 1853 年 11 月 2、3、4、8 和 9 日第 72、73、74、77 和 78 号上。——第 606 页。
- 566 克路斯隔了几行写道：“由于琼斯在一份我将要收到的报纸上很不妥当地把乌尔卡尔特说成是俄国的同盟者，马克思又附来了对乌尔卡尔特的一些评语。马克思说，在给琼斯的一封信（马克思的这封信没有找到。——编者注）中，他曾为这件事训斥了琼斯一顿。我将根据‘乌尔卡尔特的东西’写一篇不长的文章。”这篇题名《戴维·乌尔卡尔特》的文章确实由克路斯不署名地刊登在 1853 年 12 月 19 日《改革报》第 112 号上。这篇根据没有保存下来的马克思的评语写成的文章，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逐字逐句转抄的，原文如下：
- “从最近的轮船给我们带来的一份英国报纸中我们惊奇地发现，乌尔卡尔特这个近来由于鼓动在英国召开反俄大会而不止一次被提到的人，竟被称为替俄国效劳的密探。我们只能设想这种谬论是‘自由斯拉夫民族’搞的阴谋，因为全欧洲一直知道乌尔卡尔特只是个态度鲜明的极其狂热的仇俄分子和亲土耳其分子。据说，在他当驻君士坦丁堡使馆秘书的时候，俄国人甚至企图毒死他。因此，我们关于这个人要谈几句，他的名字现在大家都在谈论着，但是他实际上是什么人，几乎没有

一个人弄得清楚。

乌尔卡尔特总是醉心于某种固执的思想。二十年来他总是没有成效地揭露帕麦斯顿和俄国人的诡计，由于这个缘故，他象一个着了某种思想的迷、而又不能实现这种思想的人一样，自然而然地失掉了一半理智。他认为帕麦斯顿和他的外交至今所以能够站得住脚，是由于辉格党和托利党之间的纠纷，这是对的，但自然只是对了一部分。目前英国议会不是依据人们的功绩，而是按照唯一的标志——这个人是不是担任某种职务——来对待人的，他这个天生的保守党人认为，要摆脱目前的英国议会，只有一方面加强王权，另一方面加强地方自治。为了反对俄国，他总想使西欧组成一个象俄国人那样紧密而单一的实体。所以，他不愿听到谈政党，他是中央集权倾向的主要敌人。由于从1848年以来到现在发生的一切革命，在某一时刻曾经起了推动俄国前进的有利作用，所以他狂妄地把这些结果都当作俄国外交所预先策划好的目的。同时，在乌尔卡尔特心目中，俄国密探都是革命的秘密领袖。由于在旧的保守体系的范围内奥地利是和俄国直接对抗的，所以他特别倾心于奥地利，而对威胁奥地利国际威力的一切，表现出强烈的憎恨。一方面与俄国相对立，另一方面，又与革命的平等化相对立，他坚决地维护个人主义和各民族的特殊的独特性。在他眼里，犹太人、茨冈人、西班牙人和穆斯林（包括切尔克斯人在内）是四个最优秀的民族，因为他说他们没有受到巴黎和伦敦的庸俗影响。从这一切可以看出，他的历史观一定带有极大的主观性；他把历史当作外交的最终结果。至于客观的唯物史观，他认为这是某种力图阻挠犯罪行为受到法院审判，或者相反，希望把它当作法律的东西。正如一位评论家对他所作的评论，‘他是一位可尊敬的、固执的、爱真理的、热情的、偏见极深的、疯颠颠的老先生。’

既然他所知道的，只有一个生活任务，即他以狂人所具有的敏锐眼光和丰富知识所进行的反俄斗争，所以这一切并不那样可怕。只有一个生活目的的骑士，必然再以‘高贵的愁容骑士’的姿态出现，而且无论在这里或在欧洲他都不缺桑科·判扎这样的人。这种人的现代化典型之一就体现在 A. P. C. 这个《论坛报》在伦敦的主要台柱身上。”——第 606 页。

- 567 恩格斯显然是指霍·道格拉斯的《海军炮兵论》(H. Douglas. «A Treatise on naval gunnery»)一书;第一版1820年在伦敦出版。——第610页。
- 568 弗·罗·切斯尼《从东方现状看1828年和1829年的俄土战争》1854年伦敦版(F.R. Chesney. «The Russo-Turkish campaigns of 1828 and 1829, with a view of the present state of affairs in the East». London, 1854)。——第610页。
- 569 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是俄国和土耳其在1833年签订的,条约规定,一旦同第三国发生战争,双方互相给予援助。根据这一条约,土耳其特别承担了一项义务:按照俄国的要求,禁止外国舰只进入黑海。
关于1840年和1841年条约,见注323。
1838—1842年英国和阿富汗的战争是英国为了对阿富汗实行殖民奴役而发动的。战争以英国殖民者计划的破产而告终。
关于帕麦斯顿在克拉科夫问题上的立场,见注351。——第613页。
- 570 1838年那不勒斯王国把开采西西里岛硫磺的权利租让给了法国公司。英国政府借口1846年条约规定那不勒斯不得把有碍英国利益的商业优惠权给予别国,命令自己的地中海舰队采取军事行动,并迫使那不勒斯解除了同法国公司所订的合同。——第613页。
- 571 1852年5月8日,俄国、奥地利、英国、法国、普鲁士、瑞典等国代表一起,同丹麦代表签定了关于丹麦君主国领土完整的伦敦议定书,议定书规定丹麦王国包括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两公国在内的领地不可分割的原则。伦敦议定书中提到俄国皇帝是丹麦王位的合法追求者之一(作为以彼得三世为号统治过俄国的霍尔施坦—哥托尔普公爵卡尔-彼得-乌尔利希的后裔。)这些王位追求者放弃了自己的权利,把它让给克里斯提安·格吕克斯堡大公,他被宣布为国王弗雷德里克七世的继承人。这就为俄国沙皇将来在格吕克斯堡王朝中止时要求丹麦王位开了先例。——第616页。
- 572 四国同盟——是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在1834年4月签订的条约。这个条约表面上是反对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这些专制政体的强

国，实际上是使英国借口对西班牙和葡萄牙政府进行军事援助以反对葡萄牙王位追求者唐·米格尔和西班牙王位追求者唐·卡洛斯，从而巩固它在这两个国家的地位。这就成为英法关系恶化的原因。——第 616 页。

- 573** 拟议中的这组文章中，马克思在 1854 年 12 月 29 日和 1855 年 1 月 1 日写了两篇，刊登在 1855 年 1 月 2 日和 4 日的《新奥得报》上。在本版中文章标题是《克里木战局的回顾》（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0 卷第 620—625 页）。从这篇述评起，马克思开始为该报撰稿（见注 406）。——第 619 页。
- 574** “钦赐宪法”——是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 1848 年 11—12 月普鲁士反革命政变之后所“钦赐的”一些宪法。其中头一部是 1849 年 12 月 5 日在解散普鲁士国民议会的同时公布的。在普鲁士实行了两院制，国王不仅保留着撤销两院决议的权利，而且还保留修订宪法个别条文的权利。反动势力的进一步加强，导致了下述的这些结果：1849 年 4 月解散了根据钦赐宪法选出的第二议院；以有很高的财产资格限制的三级选举制代替了普选权，实施了于 1850 年 1 月 31 日生效的新的更加反动的宪法。在此以前新选出的下院代表中奴颜婢膝的多数，是资产阶级的自由派——立宪派，他们拥护国王所提出的新宪法，而资产阶级民主派则主张保持原来的 1848 年宪法。——第 630 页。
- 575** 1855 年 10 月 10 日法国流亡者在泽稷岛出版的机关报《人》报，发表了一封给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公开信，信是由伦敦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流亡者的首领之一费里克斯·皮阿就 1855 年女王访法一事而写的。由于公布这封冒险性的煽动性的信，结果只是使英国政府为讨好拿破仑第三而把许多法国流亡者（其中包括维克多·雨果）驱逐出泽稷岛；当时还传闻，要恢复所谓的外侨管理法案（见注 429）。——第 630 页。
- 576** 马克思自 1843 年 10 月底到 1845 年 2 月 3 日住在巴黎，其后根据普鲁士政府的要求，被驱逐出法国，因而被迫迁往布鲁塞尔。——第 632 页。
- 577** 指马克思打算让自己的战友，包括维尔特在内的前《新莱茵报》编辑，为魏德迈的杂志《革命》撰稿。——第 638 页。

- 578 指 1852 年 9 月 27 日《巴尔的摩警钟报》上发表的该报编辑施瑙费尔对在该报同一号上发表的布吕宁克来信的答复。在这个刊物上登载的上面提到的克路斯的那篇文章中，曾讲到一些有关布吕宁克夫人的消息，布吕宁克向编辑部询问这些消息的来源。——第 646 页。
- 579 1852 年 10 月 9 日和 16 日《人民报》上登载了克路斯的两篇论述美国总统选举酝酿过程的文章。——第 646 页。
- 580 指贝克尔、魏德迈、毕尔格尔斯打算在 1851 年春季创办的杂志；但是这个刊物未能出版。——第 647 页。
- 581 在 1852 年 10 月 23 日科伦陪审法庭上，施梯伯向法庭递交了一本伪造的“原本记录”（见注 161）。跟这次审讯的组织者的用意相反，把分明是伪造的文件作为罪证提出来，只不过加强了辩护方面的地位，给辩护方面提供了揭露起诉材料的伪造性质的更充分的理由。——第 648 页。
- 582 大概是指克路斯为驳斥卢格而写的一篇文章《物质的批判和道德化的观点》。——第 650 页。
- 583 克路斯在 1853 年 3 月 28 日给魏德迈的信中引用了这封信的全文；信的原件没有找到。——第 651 页。
- 584 暗指魏德迈和克路斯由于物质困难，未能向印刷厂主买回在纽约出版的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一大部分书。——第 651 页。
- 585 看来，燕妮·马克思是指，除马克思的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全数被没收外，试图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一事也未能成功。——第 652 页。
- 586 这里说的是《十九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一书，1853 年和 1854 年柏林版，上下两册（«Die Communisten-Verschwörungen des neunzehnten Jahrhunderts». Berlin, Erster Theil 1853, Zweiter Theil 1854）。此书是由警察官吏维尔穆特和施梯伯编的。对该书的评价见恩格斯的著作《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1 卷第 241 页）。

马克思把靠推销所谓的“德美革命公债”（见注 49）募集的款项称做“美国款项”。——第 652 页。

- 587 这里摘录的克路斯给魏德迈的信，讲了马克思给克路斯的一封信（这封信没有找到）中的一部分内容；马克思的这封信很可能是在 1853 年 5 月 1 日左右，即马克思逗留曼彻斯特期间写的。——第 654 页。
- 588 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请求所写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部著作的最后一篇即第二十章，《纽约每日论坛报》没有发表，而且显然是没有写成（见注 126）。因此，克路斯写信给马克思，请求他写个结尾，以便按计划发表在《改革报》上发表该著作的德译文时应用。——第 655 页。
- 589 这里摘录的克路斯给魏德迈的信，讲了燕妮·马克思给克路斯的一封信的内容，这封信大概是根据马克思的委托，在 1853 年 5 月 20 日左右写的。燕妮·马克思这封信的别的形式，没有找到。——第 655 页。
- 590 指魏德迈的一组文章《政治经济学概论》（见注 548）和魏德迈对希尔施 1852 年 1 月 12 日声明（见注 460）所写的前言，题为《“民主的”奸细》，这篇前言发表在 1853 年 4 月底《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上。——第 655 页。
- 591 看来，这句话是指路特希尔德家族的法兰克福旁系的代表之一——威廉·卡尔·路特希尔德（1828—1901），显然，他象皮佩尔一样，在哥丁根大学上过学。——第 656 页。
- 592 马克思寄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关于东方问题的文章中，1853 年 4 月间作为社论在该报上发表的共有三篇：《在土耳其的真正争论点》、《土耳其问题》、《欧洲土耳其前途如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9 卷第 14—19、24—30、35—40 页）。所有这些文章都是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请求而写的。——第 656 页。
- 593 这里摘录的克路斯给魏德迈的信，讲了马克思给克路斯的一封信（这封信没有找到）中的一部分内容，这封信看来是 1853 年 2 月写的。——第 656 页。
- 594 大概是指马克思 1852 年 11 月底写给雅·沙贝利茨的一封信（这封信

- 没有找到)。沙贝利茨在同年12月1日给马克思的回信中，表示同意接受马克思为出版他的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所提出的条件。——第658页。
- 595 这里摘录的克路斯给魏德迈的信，叙述了马克思给克路斯的一封信（这封信没有找到）的一部分内容，这封信看来是1853年10月中写的。——第658页。
- 596 指维利希和施拉姆之间的决斗。维利希在他的诽谤性文章《卡尔·马克思博士和他的〈揭露〉》中歪曲了决斗的情况。在马克思的反驳的抨击文《高尚意识的骑士》中引用了施拉姆的监场人米斯科夫斯基驳斥维利希的论点的声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553—555页，并见本卷注362）。——第659页。
- 597 克路斯给魏德迈的这封信，叙述了马克思1853年11月28日给克路斯的一封信的内容（马克思把抨击文《高尚意识的骑士》的手稿同这封信一起寄给了克路斯），并引用了看来是马克思和燕妮·马克思在这封信的附笔中的两段话。这些文件的别的形式没有找到。——第660页。
- 598 指克路斯、魏德迈和雅科比为驳斥维利希的诽谤性文章而发表的声明（见注320）。——第660页。

人名索引*

A

阿伯丁伯爵, 乔治·戈登 (Aberdeen, George Gordon, Earl of 1784—1860) ——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1850年起为皮尔派领袖, 曾任外交大臣 (1828—1830, 1841—1846) 和联合内阁首相 (1852—1855)。——第 220、232、352、354、361、425、427、608、613 页。

阿卜杜-麦吉德 (Abdul-Mejit 1823—1861) ——土耳其苏丹 (1839—1861)。——第 213、226 页。

阿尔伯茨 (Alberts)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是普鲁士驻伦敦大使馆秘书。——第 193 页。

阿尔伯特 (Albert 1819—1861) ——萨克森-科堡-哥达亲王, 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丈夫。——第 333、466 页。

阿尔康纳蒂·维斯康蒂, 康斯坦扎 (Arconati Visconti, Constanca 约 1801—1870) ——侯爵夫人, 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女活动家。——第 150 页。

阿尔宁, 路德维希·阿希姆 (Arnim, Ludwig Achim 1781—1831) ——德国诗人, 浪漫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第 347 页。

阿尔诺德, 弗兰茨 (Arnold, Franz) ——

德国民主主义者, 侨居美国,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同阿·克路斯关系密切, 曾在美国参加马克思主义宣传工作。——第 274 页。

阿尔坦施泰因, 卡尔 (Altenstein, Karl 1770—1840) ——普鲁士宗教事务、教育和卫生大臣 (1817—1838)。——第 368 页。

阿哥斯提尼, 切扎列 (Agostini, Cesar 1803—1855) ——意大利革命家, 马志尼的信徒; 意大利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 后来脱离马志尼。——第 217 页。

阿革西拉乌斯 (Agesilaus 约公元前 442—358) ——斯巴达王 (约公元前 399—358)。——第 511 页。

阿雷蒂诺, 彼得罗 (Aretino, Pietro 1492—1556)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讽刺作家, 写有反对教廷和欧洲各国君主的讽刺著作。——第 79、80 页。

阿雷纳, 安都昂 (Arena, Antoine 死于 1544 年) ——法国讽刺诗人。——第 280 页。

阿里欧斯托, 洛多维科 (Ariosto, Lodovico 1474—1533)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最大的诗人, 长诗《疯狂的罗兰》的作者。——第 18、603 页。

* 本卷中凡与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者用星花标出。

- 阿泰纳奥斯(Athenaios 二世纪末至三世纪初)——古希腊演说术教师和语法学家。——第 511 页。
- 埃尔哈特, 约翰·路德维希·阿尔伯特(Erhardt, Johann Ludwig Albert 约生于 1820 年)——德国店员,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 被陪审法庭宣告无罪。——第 544 页。
- *埃尔斯纳, 卡尔·弗里德里希·摩里茨(Elsner, Karl Friedrich Moritz 1809—1894)——西里西亚的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 激进派; 1848 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左派; 五十年代是《新奥得报》编辑之一, 马克思曾为该报撰稿。——第 413、447、618—619、624—625、628—631 页。
- 埃尔希, 约翰·赛米尔(Ersch, Johann Samuel 1766—1828)——德国图书学家, 哈雷的地理学和统计学教授。——第 368 页。
- 埃卡留斯, 约翰·格奥尔格(Eccarius, Johann Georg 1818—1889)——国际工人运动和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 工人政论家, 职业是裁缝; 侨居伦敦, 正义者同盟盟员, 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领导人之一,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72), 国际各次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代表; 海牙代表大会后成为英国工联的改良派领袖, 后为工联主义运动的的活动家。——第 348、353、485、492、525、529、533、591、605、643、656 页。
- 埃塞尔第一, 约翰·亨利希·泰奥多尔(Esser I, Johann Heinrich Theodor)——普鲁士官吏, 律师, 教权派, 1848 年任普鲁士国民议会副议长, 属于中间派;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辩护人。——第 175 页。
- 埃斯帕特罗, 巴尔多梅罗(Espartero, Baldomero 1793—1879)——西班牙将军和国家活动家, 进步党领袖, 西班牙摄政(1841—1843), 政府首脑(1854—1856)。——第 394 页。
- 埃斯潘纳斯, 沙尔·玛丽·埃斯普里(Espinasse, Charles-Marie-Esprit 1815—1859)——法国将军, 波拿巴主义者, 三十至四十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 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积极参加者之一, 克里木战争的参加者。——第 390 页。
- 埃特雷伯爵, 路易·沙尔·塞扎尔·累特耳埃(Estrées, Louis-Charles-César Letellier, comte d' 1695—1771)——法国元帅, 七年战争(1756—1763)的参加者; 1762 年指挥莱茵河的法国军队。——第 398 页。
- 艾布纳尔, 海尔曼(Ebner, Hermann)——德国新闻工作者, 十九世纪四十至五十年代是奥地利警察局的密探。——第 62、169、188、212、391、484 页。
- 艾韦贝克, 奥古斯特·海尔曼(Ewerbeck, August Hermann 1816—1860)——德国医生和文学家, 正义者同盟巴黎支部的领导者, 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50 年脱盟。——第 27、34、36、50、52、283、451 页。
- 安内克, 弗里德里希(Anneke, Friedrich 1818—1872)——普鲁士炮兵军官, 1846 年因政治信仰被革除军职; 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支部成员; 1849 年任巴登—普法尔茨革命军中校; 后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第 58、96、

- 274、314、539、540 页。
- 安内克,玛蒂尔达·弗兰契斯卡(Anneke, Mathilde Franziska 1817—1884)——德国女作家, 1848—1849 年曾为民主报刊撰稿; 弗里德里希·安内克之妻。——第 254 页。
- 安斯提, 托马斯·契泽姆(Anstey, Thomas Chisholm 1816—1873)——英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 1847—1852 年为议会议员, 曾任香港首席检察官(1854—1859)。——第 346 页。
- 安徒生, 汉斯·克里斯提安(Andersen, Hans Christian 1805—1875)——丹麦作家和诗人, 以童话闻名。——第 483 页。
- 安许茨(Anschütz)——德国音乐家,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德国民主运动的参加者, 五十年代流亡伦敦; 恩·德朗克的朋友。——第 56、57、60 页。
- 昂吉安公爵, 路易·安都昂·昂利·德·波旁-孔代(Enghien, Louis-Antoine-Henri de Bourbon-Condé, duc d' 1772—1804)——法国亲王, 波旁王朝的代表, 曾参加反革命流亡者军队反对法兰西共和国的战争, 被拿破仑第一下令枪决。——第 82 页。
- 奥艾尔巴赫, 倍尔托特(Auerbach, Berthold 1812—1882)——德国自由派作家; 后为俾斯麦的辩护士。——第 465 页。
- 奥本海姆(Oppenheim)——伦敦的银行家。——第 210 页。
- 奥本海姆, 亨利希·伯恩哈特(Oppenheim, Heinrich Bernhard 1819—1880)——德国政治活动家, 经济学家和新闻工作者,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
- 者; 1848 年为柏林《改革报》的编辑之一, 1849 年至 1861 年侨居瑞士、法国和英国; 后为民族自由党人。——第 172、638 页。
- 奥比茨, 马丁(Opitz, Martin 1597—1639)——德国诗人, 德国文学中古典主义的创始人和理论家。——第 379 页。
- 奥尔良公爵——见路易-菲力浦。
- 奥尔良亲王——见茹安维尔, 弗朗斯瓦·斐迪南·菲力浦·路易·玛丽。
- 奥尔良王朝——法国王朝(1830—1848)。——第 11、12、78—79、82、150、497—499 页。
- 奥尔斯瓦特, 鲁道夫(Auerswald, Rudolf 1795—1866)——普鲁士国家活动家, 与资产阶级相接近的自由主义贵族的代表, 曾任首相兼外交大臣(1848 年 6—9 月)。——第 172 页。
- 奥弗拉赫蒂, 艾德蒙(O'Flaherty, Edmond)——英国官员, 1854 年任财政部在爱尔兰征税的特派员。——第 428 页。
- 奥古斯都(Augustus 公元前 63—公元前 14)——罗马皇帝(公元前 27—公元前 14)。——第 438 页。
- 奥康瑙尔, 菲格斯(O'Connor, Feargus 1794—1855)——宪章运动的左翼领袖之一, 《北极星报》的创办人和编辑; 1848 年后成为改良主义者。——第 18、37、456、478 页。
- 奥朗则布(Aurangzib, Alamgir 1618—1707)——印度大莫卧儿王朝的钵谛沙赫(1658—1707)。——第 255、256 页。
- 奥马尔公爵, 奥尔良的昂利·欧仁·菲力浦·路易(Aumale, Henri-Eugène-Philippe-Louis d'Orléans, duc d'

- 1822—1897) ——法国国王路易-菲力浦之子,四十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任阿尔及利亚总督(1847—1848),1848年二月革命后流亡英国。——第150、480页。
- 奥美尔-帕沙(米哈伊尔·拉塔斯)(Omer Pasha (Michail Latas) 1806—1871) ——土耳其将军,克罗地亚人,克里木战争中任土军总司令。——第291、330、338、344、363、393、463、608、612页。
- 奥斯坦-萨肯,德米特利·叶罗费也维奇(Остен-Сакен, Дмитрий Ерофеевич 1789—1881) ——俄国将军,克里木战争时期在俄国南部任军长(1853—1854),塞瓦斯托波尔城防司令(1854年底—1855年)。——第378页。
- 奥斯渥特,欧根(Oswald, Eugen 1826—1912) ——德国新闻记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巴登革命运动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逃离德国。——第98、103、529页。
- 奥滕伯格,约瑟夫(Ottenberger, Joseph 生于1768年) ——奥地利官员和布拉格历史教员;写有论述古罗马人军事的教材。——第109页。
- 奥托,卡尔·克利斯提安(Otto, Karl Christian 1817—1873) ——丹麦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和绍林吉亚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54年侨居美国。——第364、366页。
- 奥托,卡尔·乌尼巴特(Otto, Karl Wunibald 约生于1809年) ——德国化学家,1848—1849年为科伦工人联合会会员,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被判五年徒刑。——第11、159页。
- 奥托一世(Otto I 1815—1867) ——巴伐利亚王子,希腊国王(1832—1862)。——第355页。
- 奥维狄乌斯(普卜利乌斯·奥维狄乌斯·纳佐)(Publius Ovidius Naso 公元前43—约公元17) ——古罗马诗人,公元前8年因对皇帝奥古斯都的政策不满被驱逐出罗马。——第149页。

B

- 巴贝夫,格拉古(Babeuf, Gracchus 1760—1797)(真名弗朗斯瓦·诺埃尔 François-Noël) ——法国革命家,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平等派”密谋的组织者。——第145页。
- 巴登格——见拿破仑第三。
- 巴尔贝斯,阿尔芒(Barbès, Armand 1809—1870) ——法国革命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七月王朝时期是秘密革命团体的领导人之一;1848年革命的积极活动家,制宪议会议员,因参加1848年五月十五日事件被判处无期徒刑,1854年被赦;被赦后侨居国外,不久就脱离政治活动。——第19、413、430页。
- 巴尔托耳德,弗里德里希·威廉(Barthold, Friedrich Wilhelm 1799—1858) ——德国历史学家。——第109页。
- 巴尔扎克,奥诺莱·德(Balzac, Honoré de 1799—1850) ——伟大的法国现实主义作家。——第153、154、558页。
- 巴赫,亚历山大(Bach, Alexander 1813—1893) ——奥地利国家活动家,律师,1848年任司法大臣,1849—1859年任内务大臣。——第523页。
- 巴卡普(Buckup) ——布莱得弗德的商人。——第249、251、359、374、375页。

巴枯宁,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 (Бакунин, 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14—1876) ——俄国无政府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的敌人; 在第一国际内进行阴谋破坏活动, 在海牙代表大会(1872)上被开除出国际。——第37、283—288、295、584页。

巴纳姆, 芬涅阿斯·泰勒 (Barnum, Phineas Taylor 1810—1891) ——美国剧院老板, 专演各种稀奇古怪的戏剧。——第5、66、437页。

巴特米, 艾曼纽尔 (Barthélemy, Emmanuel 1820左右—1855) ——法国工人, 布朗基主义者, 七月王朝时期和1848年巴黎六月起义时期秘密革命团体的参加者, 后流亡英国, 为伦敦的法国布朗基主义流亡者协会的领导人之一, 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 1855年因刑事罪被处死刑。——第81、149、171、232、233、417、421、423、579页。

巴特勒, 赛米尔 (Butler, Samuel 1612—1680) ——英国讽刺诗人, 《休迪布腊斯》一诗的作者。——第257页。

巴特勒, 詹姆斯·阿默尔 (Butler, James Armar 1827—1854) ——英国军官, 1854年锡利斯特里亚保卫战组织者之一。——第380页。

巴亚尔, 比埃尔 (Bayard, Pierre 1475左右—1524) ——法国骑士, 同代人称颂他是勇敢和高贵的榜样, 是“大无畏而又无可责难的骑士”。——第361页。

白恩士, 玛丽 (Burns, Mary 死于1863年) ——爱尔兰女工, 恩格斯的第一个妻子。——第350页。

拜尔, 约瑟夫·奥古斯特 (Bayer, Joseph August 1821—1864) ——奥地利军官

和著作家, 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时任戈尔盖军队的参谋长; 1849年该军投降后被俘并被判处死刑, 后改为要塞监禁, 1850年遇赦。——第589、590页。

拜伦, 乔治 (Byron, George 1788—1824) ——杰出的英国诗人, 革命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第347页。

班贝尔格尔, 路德维希(路易) (Bamberger, Ludwig (Louis) 1823—1899) ——德国政论家,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后来流亡瑞士、英国和法国, 六十年代回到德国, 后为自由主义者, 国会议员。——第225、243、576页。

班贝尔格尔, 西蒙 (Bamberger, Simon) ——伦敦银行家, 路德维希·班贝尔格尔的父亲。——第209、225、230、238、239、245、274、658页。

*班迪亚, 亚诺什 (Bangya, János 1817—1868) ——匈牙利新闻记者和军官, 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革命失败后成为科苏特的国外密使, 同时也是秘密警探; 后来改名穆罕默德·贝伊到土耳其军队中供职, 在切尔克斯人反俄战争时期作为土耳其间谍在高加索进行活动(1855—1858)。——第18、19、27、58、64、65、76、79、83、84、86、150、155、156、160、180—182、185、188—191、200、203、204、210、217、234—238、240、247、301、307、340、343、385、512、519、533、551、553、560—562、571—575、581、582、592、596、643页。

邦迪埃拉兄弟, 阿提利奥(1810—1844)和埃米利奥(1819—1844) (Bandiera, Attilio ed Emilio) ——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活动家, 奥地利舰队的军官,

- “青年意大利”社的成员；因企图在卡拉布里亚发动起义而被处死(1844)。——第 32 页。
- 鲍蒂扬尼，卡兹美尔（卡季米尔）(Bathyány, Kasmer (Kasimir) 1807—1854)——伯爵，匈牙利国家活动家，匈牙利贵族自由派的代表人物，1849 年任匈牙利革命政府外交部长，革命被镇压后流亡土耳其，后迁居法国。——第 18—19、27 页。
- 鲍蒂扬尼，拉约什（路德维希）(Bathyány, Lajos (Ludwig) 1809—1849)——伯爵，匈牙利国家活动家，匈牙利贵族自由派的代表人物；曾领导匈牙利政府(1848 年 3—9 月)，执行与奥地利君主制妥协的政策；革命被镇压后遭枪杀。——第 512 页。
- 鲍威尔，埃德加尔(Bauer, Edgar 1820—1886)——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1848—1849 年革命后流亡英国；1861 年大赦后为普鲁士官员；布鲁诺·鲍威尔的弟弟。——第 99、357、358、464、593、619 页。
- 鲍威尔，布鲁诺(Bauer, Bruno 1809—1882)——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著名的青年黑格尔分子之一，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1866 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第 23、24、44、50、52、59、66、92、93、357、368、395、399、416、417、443、446、464、465、522、625 页。
- 鲍威尔，亨利希(Bauer, Heinrich)——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正义者同盟的领导者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职业是鞋匠；1851 年流亡澳大利亚。——第 476 页。
- 贝多，玛丽·阿尔丰斯(Bedeau, Marie-Alphonse 1804—1863)——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三十至四十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副议长，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逃亡国外。——第 150 页。
- 贝尔根罗特，古斯塔夫·阿道夫(Bergengroth, Gustav Adolph 1813—1869)——德国历史学家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1850 年流亡国外。——第 465 页。
- 贝尔姆巴赫，阿道夫(Bermbach, Adolph 1822—1875)——科伦的法学家，民主主义者，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证人，与马克思有通信来往；后来成为自由派。——第 11、13、86、88—90、161、162、170、171、178、484、525、538、544、563 页。
- 贝尔纳，马丁(Bernard, Martin 1808—1883)——法国革命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七月王朝时期为秘密革命团体的领导人之一，1848—1849 年革命的积极活动家，由于参加 1849 年六月十三日事件而被流放，五十年代初从流放地逃往英国；1859 年大赦后返回祖国。——第 29 页。
- 贝尔纳丹·德·圣比埃尔，雅克·昂利(Bernardin de Saint-Pierre, Jacques-Henri 1737—1814)——法国作家，感伤主义的代表人物；自然科学家和旅行家。——第 355 页。
- 贝尔奈斯，卡尔·路德维希(Bernays, Karl Ludwig 1815—1879)——德国激进派政论家，1844 年参加巴黎的德国流亡者的报纸《前进报》编辑部，该报在马克思直接参加下出版；1848—1849

- 年革命后侨居美国。——第 576 页。
- 贝尔尼，弗兰契斯科 (Berni, Francesco 1498 左右—1535)——意大利诗人，以改写博雅多的长诗《恋爱中的罗兰》闻名。——第 84 页。
- 贝尔尼埃，弗朗斯瓦 (Bernier, François 1625—1688)——法国医生，旅行家和作家。——第 255—256、264 页。
- 贝耳菲德，詹姆士 (Eelfield, James)——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曼彻斯特的朋友之一。——第 165 页。
- 贝克尔，奥古斯特 (Becker, August 1814—1871)——德国政论家，瑞士的正义者同盟盟员，魏特林的拥护者；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1853 年流亡美国，为民主派报纸撰稿。——第 103 页。
- 贝克尔，海耳曼·亨利希 (Becker, Hermann Heinrich 1820—1885) (“红色贝克尔” der «rote Becker»)——德国法学家和政论家，科伦工人业主联合会领导人之一，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委员，《西德意志报》发行人 (1849 年 5 月—1850 年 7 月)；1850 年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1852) 的被告之一，被判五年徒刑；六十年代是进步党人，后来成为民族自由党人。——第 11、159、169、170、192、196、374、409、474、475、484、485、489、528、544、567、568、641、647、649、653 页。
- 贝克尔，麦克斯·约瑟夫 (Becker, Max Joseph 死于 1896 年)——莱茵省的工程师，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后迁居美国。——第 513、655 页。
- 贝克尔，约翰·菲利浦 (Becker, Johann Philipp 1809—1886)——制刷工，三十至四十年代德国和瑞士民主主义运动的参加者；以瑞士军官的身分参加了反对宗得崩德的战争；1848—1849 年革命的积极活动家，在巴登—普法尔茨起义时曾指挥巴登民团；1848—1849 年革命后转向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立场，六十年代是第一国际的积极活动家，国际各次代表大会的参加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 399 页。
- 贝克曼 (Beckmann)——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是在巴黎的普鲁士警探，《科伦日报》驻巴黎记者。——第 144 页。
- 贝克曼 (Beckmann)——前者之妻。——第 144 页。
- 贝朗热，比埃尔·让 (Béranger, Pierre-Jean 1780—1857)——法国最杰出的民主主义诗人，写有许多政治讽刺诗。——第 406 页。
- 贝冷——见维克多，克劳德·维克多·佩兰，贝冷公爵。
- 贝里公爵，沙尔·斐迪南 (Berry, Charles-Ferdinand de Bourbon, duc de 1778—1820)——法国国王路易十八的侄儿。——第 405 页。
- 贝姆，约瑟夫 (Bem, Józef 1795—1850)——波兰将军，民族解放运动的活动家，1830—1831 年起义的参加者；1848 年参加维也纳革命斗争；匈牙利革命军领导者之一；后在土耳其军队中供职。——第 590 页。
- 贝坦，路易·玛丽·阿尔芒 (Bertin, Louis-Marie-Armand 1801—1854)——法国新闻记者，奥尔良党人，1841—1854 年是《辩论日报》的出版者。——第 38、257 页。

- 比安卡 (Bianca)——城市贵族代表,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陪审员。——第 187、554 页。
- 比昂基, 阿·(Bianchi, A.)——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侨居伦敦。——第 19、41 页。
- 比布腊, 耳·(Bibra, L.)——伦敦德国旅馆老板。——第 461 页。
- 比朔夫斯海姆, 路易 (Bischoffsheim, Louis 1800—1873)——法国银行家, 股份银行的经理, 在伦敦设有分行。——第 300、323、389 页。
- 比斯康普, 埃拉尔特 (Biskamp, Elard)——德国民主主义者, 新闻工作者, 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 曾参加伦敦的德国流亡者办的刊物《人民报》编辑部, 1859 年该报在马克思直接参与下出版。——第 553 页。
- 彼得曼, 奥古斯特 (Petermann, August 1822—1878)——德国地理学家和制图家, 1855 年起为哥达的定期刊物《尤斯图斯·佩尔特斯地理研究所研究通报》的编辑。——第 443、446 页。
- 彼拉多, 本丢 (Pilatus, Pontius 约死于 37 年)——犹太的罗马总督 (26—36)。——第 123 页。
- 庇护九世 (Pius IX 1792—1878)——罗马教皇 (1846—1878)。——第 355 页。
- 毕尔格尔斯, 亨利希 (Bürgers, Heinrich 1820—1878)——德国激进派政论家, 《莱茵报》撰稿人 (1842—1843), 1848 年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支部成员, 《新莱茵报》编辑之一; 1850 年起是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 因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1852) 被判处六年徒刑; 后成为进步党人。——第 11、88、145、147、158、159、163、187、190、192、197、199、374、452、456、460、461、484、485、489、538、641 页。
- 毕尔格尔斯, 勒娜 (Bürgers, Lene)——亨利希·毕尔格尔斯的姊妹。——第 400 页。
- 毕洛夫, 迪特里希·亨利希 (Bülow, Dietrich Heinrich 1757—1808)——普鲁士军官和军事著作家。——第 335 页。
- 卜尼格先, 列文·奥古斯特·泰奥菲尔 (列昂节·列昂节也维奇) (Bennigsen, Levin August Theophil (Леонтий Леонтьевич) 1745—1826)——在俄国当将军, 原籍汉诺威, 谋杀保罗一世的参加者; 曾参加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 1807 年为总司令, 在 1812 年卫国战争中为俄军总参谋长。——第 566 页。
- 宾, 约翰 (Byng, John 1704—1757)——英国海军上将, 1756 年指挥远征米诺尔卡岛的分舰队; 被控未尽其军人天职而被处死刑。——第 399 页。
- 波茨措-迪-博尔哥, 卡尔·奥西波维奇 (Потцо-ди-Борго, Карл Осипович 1764—1842)——伯爵, 俄国外交家, 科西嘉人, 1814—1821 年任驻巴黎公使, 1821—1835 年为大使, 后任驻伦敦大使 (1835—1839)。——第 404 页。
- 波林尼雅克, 奥古斯特·茹尔·阿尔芒·玛丽 (Polignac, Auguste-Jules-Armand-Marie 1780—1847)——公爵, 法国复辟时期的国家活动家, 正统主义者和教权主义者, 曾任外交大臣和首相 (1829—1830)。——第 406 页。
- 波拿巴——见拿破仑第一。
- 波拿巴, 比埃尔 (Bonaparte, Pierre 1815

- 1881)——拿破仑第三之堂弟；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属共和派。——第 121、566 页。
- 波拿巴，路易——见拿破仑第三。
- 波拿巴，日罗姆 (Bonaparte, Jérôme 1784—1860)——拿破仑第一之弟；威斯特伐里亚国王 (1807—1813)，1850 年起为元帅。——第 121 页。
- 波拿巴，约瑟夫 (Bonaparte, Joseph 1768—1844)——拿破仑第一之长兄，那不勒斯国王 (1806—1808) 和西班牙国王 (1808—1813)。——第 317 页。
- 波拿巴王朝——法国皇朝 (1804—1814、1815 和 1852—1870)。——第 303 页。
- 波旁王朝——法国王朝 (1589—1792、1814—1815 和 1815—1830)。——第 82、405、406 页。
- 波特，奥古斯特·弗里德里希 (Pott, August Friedrich 1802—1887)——德国语言学家，语言学的历史比较法的创始人之一。——第 368 页。
- 伯恩哈特 (Bernhardt)——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侨居美国；在纽约出版的《新时代》周报编辑之一。——第 456 页。
- 伯恩施太因，亨利希 (Börnstein, Heinrich 1805—1892)——德国政论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2 年起住在巴黎，1844 年是《前进报》的创办人和编辑之一，1849 年流亡美国。——第 500、576 页。
- 博德，阿道夫·弗里德里希 (Bode, Adolf Friedrich 1807—1865)——男爵，林学家，1840—1855 年是彼得堡林学院教员，写有许多森林学著作。——第 416 页。
- 博尔夏特，路易 (Borchardt, Louis)——德国医生，恩格斯在曼彻斯特的熟人之一。——第 256、259、277、281、282、292、293、297、331、630、631 页。
- 博雅多，马提奥·马利阿 (Boiardo, Matteo Maria 1434—1494)——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诗人，《恋爱中的罗兰》一诗的作者。——第 84 页。
- 勃朗，路易 (Blanc, Louis 1811—1882)——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历史学家；1848 年临时政府成员和卢森堡委员会主席；采取同资产阶级妥协的立场；1848 年 8 月流亡英国，在伦敦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领导人之一。——第 29、30、38、41、42、45、89、303、327、328、349、412、504、512—513、537、587 页。
- 勃鲁姆，罗伯特 (Blum, Robert 1807—1848)——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职业是记者；领导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的左派；1848 年 10 月参加维也纳保卫战，反革命军队占领维也纳后被杀害。——第 191 页。
- 勃律盖曼，卡尔·亨利希 (Brüggemann, Karl Heinrich 1810—1887)——德国资产阶级政论家，自由派；1845—1855 年为《科伦日报》主编。——第 600 页。
- 布尔克奈，弗朗斯瓦·阿道夫 (Bourque-ney, François-Adolphe 1799—1869)——男爵，法国外交家；曾任驻君士坦丁堡公使 (1841—1844)，大使 (1844—1848)，驻维也纳公使 (1853—1856)，大使 (1856—1859)。——第 616 页。
- 布赫海姆 (Buchheim)——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侨居伦敦。——第 409 页。
- 布莱桑，路德维希 (Blesson, Ludwig 1790—1861)——德国军事著作家，反

- 动分子, 1848年6月任柏林市民自卫团司令。——第109页。
- 布莱特, 约翰 (Bright, John 1811—1889)
——英国厂主, 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自由贸易派领袖之一和反谷物法同盟创始人之一; 六十年代初起为自由党 (资产阶级激进派) 左翼领袖; 历任自由党内阁的大臣。——第33、72、82、85、278—279、323、429页。
- 布兰克, 卡尔·艾米尔 (Blank, Karl Emil 1817—1893) ——德国商人, 四十至五十年代接近社会主义观点; 恩格斯的妹妹玛丽亚的丈夫。——第15、54、63、131、223、336、462、471、559页。
- *布兰克, 玛丽亚 (Blank, Marie 1824—1901) ——恩格斯的妹妹, 1845年起为卡尔·艾米尔·布兰克的妻子。——第208、557—559页。
- 布朗纳-盖尼阿尔 (Brenner-Guéniard)
——巴塞尔时装店老板。——第224页。
- 布朗基, 路易·奥古斯特 (Blanqui, Louis-Auguste 1805—1881) ——法国革命家, 空想共产主义者, 许多秘密社团和密谋活动的组织者, 1830年和1848年革命的积极参加者, 法国无产阶级运动的著名领袖, 曾多次被判处徒刑。——第11、149、156、246、288、413页。
- 布利丹, 让 (Buridan, Jean 1300左右—1358以后) ——法国唯名主义哲学家; 认为意志自由特别是选择自由的问题在逻辑上是不可解决的; 因而误传下面这个驴子的故事是他讲的: 一头驴子在两个完全相同的草堆之间, 无法进行选择, 结果只好饿死。“布利丹的驴子”就成了一句俗语。——第119页。
- 布林德, 弗雷德里卡 (Blind, Friederike)
——卡尔·布林德的妻子。——第295、418、602、603页。
- *布林德, 卡尔 (Blind, Karl 1826—1907)
——德国新闻工作者,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1849年巴登革命运动的参加者; 五十年代是伦敦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之一; 六十年代起是民族自由党人, 普法战争期间和战后为极端沙文主义者。——第209、211、218、247、295、339、342—344、408、409、418、457、564—565、600—603页。
- 布隆诺夫, 菲力浦·伊万诺维奇 (Бруннов, Филипп Иванович 1797—1875)
——男爵, 俄国外交家, 驻伦敦公使 (1840—1854、1858—1860), 后为驻伦敦大使 (1860—1874)。——第616、617页。
- 布伦克尔, 路德维希 (路易) (Blenker, Ludwig (Louis) 1812—1863) ——退伍的德国军官,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后来流亡美国, 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第451、453页。
- 布伦坦诺, 克雷门斯 (Brentano, Clemens 1778—1842) ——德国诗人, 浪漫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第347页。
- 布罗克豪斯, 亨利希 (Brockhaus, Heinrich 1804—1874) ——德国出版商, 莱比锡的出版和图书发行公司老板。——第107、127、546页。
- *布吕宁克, 阿· (Brüningk, A.) ——男爵, 德国贵族, 1851年起住在伦敦, 通过妻子玛·布吕宁克同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代表人物保持联系。——第77、219、551、552、556、569、645页。
- 布吕宁克, 玛丽亚 (Brüningk, Maria 死

于1853年)——男爵夫人,阿·布吕宁克的妻子,伦敦和巴黎政治沙龙的女主人——俄国达·赫·利文公爵夫人的侄女,1850年曾协助哥·金克尔逃出监狱;1851年起住在伦敦,同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代表人物保持联系。——第73、77、89、99、210、219、235、526、527、534、551、552、569、579、593、645页。

布律阿,阿尔芒·约瑟夫(Bruat, Armand-Joseph 1796—1855)——法国海军上将,1854年为黑海分舰队司令,1855年为黑海舰队总司令。——第455页。

布特伯爵,约翰·斯图亚特(Bute, John Stuart, Earl of 1713—1792)——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曾任首相(1761—1763)。——第397、398页。

布瓦肖,让·巴蒂斯特(Boichot, Jean-Baptiste 生于1820年)——法国政治活动家,共和党人,立法议会议员(1849),1849年六月十三日起义的参加者,后流亡国外。——第364、367页。

不伦瑞克公爵,斐迪南(Braunschweig, Ferdinand, Herzog von 1721—1792)——在普鲁士供职时是将军;七年战争时期(1757年11月起)任同法奥军队作战的普军和联军司令。——第436页。

C

查尔托雷斯基,亚当·埃日伊(Czartoryski, Adam Jerzy 1770—1861)——公爵,波兰大地主,十九世纪初是亚历山大一世的密友,曾任俄国外交大臣(1804—1806);1830—1831年波兰起义时是临时政府首脑;起义被镇压后流

亡巴黎,在那里领导波兰保守的保皇派流亡集团。——第27页。

查理-阿尔伯特(Charles-Albert 1798—1849)——撒丁国王(1831—1849)。——第589页。

查理十世(Charles X 1757—1836)——法国国王(1824—1830);被1830年的七月革命赶下王位。——第406页。

查普曼(Chapman)——马克思在伦敦的债主之一。——第7页。

查塔姆——见皮特(老皮特),威廉。

D

达拉什,阿尔伯特(Darasz, Albert 1808—1852)——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活动家,1830—1831年起义的参加者,波兰流亡者民主组织的积极活动家,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委员。——第120、364页。

达姆(Damm)——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是巴登制宪议会议长;后来流亡英国。——第83、103—105、202页。

达·朋特,洛兰佐(Da Ponte, Lorenzo 1749—1838)——莫扎特许多歌剧的歌词作者。——第632页。

戴森特,乔治·韦伯(Dasent, George Webbe 1817—1896)——英国语文学家和新闻记者;1845—1870年是《泰晤士报》的助理编辑;同外交界有联系。——第213页。

丹东,若尔日·雅克(Danton, Georges-Jacques 1759—1794)——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著名活动家之一,雅各宾派的右翼领袖。——第287、431页。

*丹尼尔斯,阿马利亚(Daniels, Amalie

- 1820—1895)——罗兰特·丹尼尔斯的妻子。——第 35、169、171、178、180、236、456、460、485、525、528、626—627 页。
- 丹尼尔斯, 弗兰茨·约瑟夫 (Daniels, Franz Joseph)——后者的兄弟, 科伦大酒商。——第 300—301 页。
- 丹尼尔斯, 罗兰特 (Daniels, Roland 1819—1855)——德国医生, 从 1850 年起是科伦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 被陪审法庭宣告无罪。——第 11、145、159、169、187、211、301、374、386、430、452、456、474—475、484、528、544、626—627 页。
- 丹年别尔格, 彼得·安得列也维奇 (Данненберг, Петр Андреевич 1792—1872)——俄国将军, 1853—1854 年在多瑙河和克里木任军长。——第 378 页。
- 但丁·阿利格埃里 (Dante Alighieri 1265—1321)——伟大的意大利诗人。——第 252 页。
- 道格拉斯, 霍华德 (Douglas, Howard 1776—1861)——英国将军和军事著作家, 写有炮兵、筑城学和军用桥方面的著作。——第 610 页。
- 得比伯爵, 爱德华·乔治·杰弗里·史密斯·斯坦利 (Derby, Edward George Geoffrey Smith Stanley, Earl of 1799—1869)——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领袖, 十九世纪下半叶为保守党领袖之一; 曾任内阁首相 (1852、1858—1859 和 1866—1868)。——第 26、32—34、39、94、147、161、426、427、499、501、502、532 页。
- 得比家族——英国伯爵世家, 其代表人物系棉纺织业巨头。——第 323 页。
- 德克尔, 卡尔 (Decker, Carl von 1784—1844)——德国将军和军事著作家, 反对拿破仑法国的历次战争的参加者。——第 443 页。
- 德拉·罗科 (Della Rocco)——意大利流亡者, 马志尼的战友。——第 217 页。
- 德腊勒——特腊勒的外号。
- 德兰恩, 威廉·弗雷德里克·奥古斯塔斯 (Delane, William Frederick Augustus 死于 1858 年)——英国法学家, 《泰晤士报》财务经理之一, 后者的父亲。——第 213 页。
- 德兰恩, 约翰·塔杰乌斯 (Delane, John Thadeus 1817—1879)——英国新闻记者, 《泰晤士报》编辑 (1841—1877)。——第 213 页。
- 德朗克, 恩斯特 (Dronke, Ernst 1822—1891) (“矮子”)——德国政论家, 最初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 后来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和《新莱茵报》编辑之一; 1848—1849 年革命后流亡英国; 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拥护马克思和恩格斯; 后来脱离政治活动。——第 19、36、37、39、43、45、51、53—56、60、65、70、74、76、87、88、90—91、93—95、100、108、127、136、149、151、152、154、158、165、169、179、180、182、188、190、192、193、211、219、227、233、236、241、243、245、246、249、251、279—282、285、288、289、294、300、301、308、309、311、313、324、342、352、359、366、369、371、372、374、375、381、386、388、390、407、410、439、442、443、445、451、453、462、463、480、513、515、520、522、532、581、582、591、604、606、624、625、646、656、657、660、662 页。

德穆兰, 卡米尔 (Desmoulins, Camille 1760—1794) ——法国政论家, 十八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 右翼雅各宾党人。——第 287 页。

德穆特, 海伦 (琳薜) (Demuth, Helene (Lenchen) 1823—1890) ——马克思家的女佣和忠实的朋友。——第 126、288、371、445 页。

德纳, 查理·安德森 (Dana, Charles Anderson 1819—1897) ——美国进步新闻工作者, 《纽约每日论坛报》和《美国新百科全书》编辑之一。——第 12、14、23、24、26、28、31、35、44、46、50、55、56、62、66、79、80、84、87、90—92、94、108、126、127、129、132、136、145、157—162、165、176、184、186、202、206、209、211、225、227、228、230、240、251、255、274、275、278、311、315、318、323、346、392、408、410—412、414、445、454、455、461、462、469、470、475、490、494、516、522、525、527、528、533、656 页。

邓宾斯基, 亨利克 (Dembinski, Henryk 1791—1864) ——波兰将军, 民族解放运动的活动家, 1830—1831 年起义的参加者, 1848—1849 年革命时期是匈牙利革命军的领袖之一。——第 590 页。

邓达斯, 亨利 (Dundas, Henry 1742—1811) ——英国国家活动家, 曾任苏格兰检察长 (1775—1783), 内务大臣 (1791—1794), 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主席 (1793—1801), 陆军大臣 (1794—1801), 海军首席大臣 (1804—1805)。——第 399 页。

狄德罗, 德尼 (Diderot, Denis 1713—1784) ——杰出的法国哲学家, 机械唯物论派的代表人物, 无神论者, 法国革

命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之一, 启蒙运动者, 百科全书派领袖, 1749 年因自己的著作遭要塞监禁。——第 88 页。

迪策尔, 古斯塔夫 (Dietzel, Gustav 1827—1864) ——德国学者, 法学家。——第 416 页。

迪茨, 奥斯渥特 (Dietz, Oswald 1824 左右—1864) ——德国维斯巴登的建筑师,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曾流亡伦敦,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 1850 年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 后来参加美国内战, 站在北部方面。——第 98、174、177、240、476、648 页。

迪斯累里, 本杰明, 贝肯斯菲尔德伯爵 (Disraeli, Benjamin, Earl of Beaconsfield 1804—1881) ——英国国家活动家和作家, 托利党领袖之一, 十九世纪下半叶为保守党领袖; 曾任财政大臣 (1852、1858—1859 和 1866—1868), 内阁首相 (1868 和 1874—1880)。——第 85、147、201、206、213、232、380、391、424—426、428、507 页。

迭米多夫家族——俄国贵族世家, 拥有许多采矿和冶金企业。——第 323 页。

杜班, 安得列·玛丽·让·雅克 (Dupin, André-Marie-Jean-Jacques 1783—1865) ——法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奥尔良党人, 制宪议会议员 (1848—1849) 和立法议会议长 (1849—1851); 后为波拿巴主义者。——第 497 页。

杜朗 (Durand) ——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第 149 页。

杜朗, 鲁道夫 (Dulon, Rudolph 1807—1870) ——德国牧师, 官方教会反对派“光明之友”运动的拥护者; 1853 年流亡美国。——第 327、364、368、513、

605、662 页。

杜罗·德·拉·马尔,阿道夫·茹尔·塞扎尔·奥古斯特(Dureau de La Malle, Adolphe-Jules-César-Auguste 1777—1857)——法国学者,语文学家和考古学家。——第 175 页。

杜沙特尔,汤讷吉·沙尔(Duchâtel, Tanneguy-Charles 1803—1867)——法国国家活动家,奥尔良党人,曾任内务大臣(1839—1840、1840—1848 年 2 月)。——第 500 页。

杜扎尔,彼得罗(Düsar, Pedro)——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古斯达夫·司徒卢威的内兄弟。——第 27 页。

敦克尔,弗兰茨(Duncker, Franz 1822—1888)——德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和出版商。——第 162、181 页。

敦克尔·亚历山大(Duncker, Alexander 1813—1897)——德国出版商。——第 447 页。

多勃罗夫斯基,约瑟夫(Dobrowski, Joseph 1753—1829)——杰出的捷克学者和社会活动家;斯拉夫语言的科学语文学的奠基人;他的著作对于十九世纪上半叶捷克民族运动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第 465 页。

多米尼基,洛多维科(Domenichi, Lodovico 死于 1564 年)——意大利诗人,博雅多的长诗《恋爱中的罗兰》的改写者。——第 84 页。

多伊奇,西蒙(Deutsch, Simon 1822—1877)——奥地利的犹太文献图书学家,资产阶级激进派,1848 年曾为维也纳《激进报》撰稿,后侨居巴黎,成为商人。——第 78 页。

E

恩格尔,约翰·雅科布(Engel, Johann Jakob 1741—1802)——德国作家,批评家和哲学家,十八世纪的启蒙学者;未来的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的老师。——第 585 页。

恩格兰德尔,济格蒙德(Engländer, Sigmund 1828—1902)——奥地利记者,1848 年流亡英国,密探。——第 457、629 页。

恩格斯,爱丽莎(Engels, Elise 1834—1912)(丈夫姓格里斯海姆 Griesheim)——恩格斯的妹妹。——第 558、559 页。

恩格斯,爱丽莎·弗兰契斯卡(Engels, Elisabeth Franciska 1797—1873)——恩格斯的母亲。——第 273 页。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Engels, Friedrich 1796—1860)——恩格斯的父亲。——第 21、24、34、37、39、60、62、67、69—71、86、94、180、220、240、246、260、276、277、335、343、387、400、435、479、585 页。

F

菲尔施坦堡(Furstenberg)——男爵,普鲁士地主,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陪审员。——第 554 页。

菲克勒尔,约瑟夫(Fickler, Joseph 1808—1865)——德国记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 年巴登民主运动的领导人之一;1849 年为巴登临时政府委员;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以后流亡英国。——第 57、98、105、451、521、564、565 页。

菲廷霍夫(Vittinghof)——伦敦的德国

- 流亡者，阿·卢格的拥护者。——第409页。
- 斐迪南一世 (Ferdinand I 1793—1875) ——奥地利皇帝 (1835—1848)。——第449页。
- 斐迪南二世 (Ferdinand II 1810—1859) ——那不勒斯国王 (1830—1859)，因1848年炮击墨西拿得绰号“炮弹国王”。——第449页。
- 斐迪南七世 (Ferdinand VII 1784—1833) ——西班牙国王 (1808 和 1814—1833)。——第406页。
- 费德尔森 (Fedderson) ——恩·德朗克在瑞士的熟人。——第233页。
- 费尔巴哈，路德维希 (Feuerbach, Ludwig 1804—1872) ——马克思以前德国最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第27、111页。
- 费伦齐 (Ferenczi) ——匈牙利女歌唱家。——第120页。
- 费奈迭，雅科布 (Venedey, Jakob 1805—1871) ——德国激进派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三十年代是巴黎流亡者联盟领导人之一，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8—1849年革命后成为自由派。——第415、420页。
- 费舍 (Fischer) ——德国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起义失败后流亡美国，新奥尔良《德意志报》的编辑。——第500页。
- 费特尔·冯·多根菲尔德，安东 (Vetter von Doggenfeld, Anton 1803—1882) ——匈牙利将军，1848—1849年是科苏特的战友，革命失败后逃离匈牙利。——第120、126、186、565、578页。
- *费泽，卡尔·爱德华 (Vehse, Karl Eduard 1802—1870) ——德国历史学家，格·维尔特的熟人。——第186、196、560、561页。
- 符尔布纳——见乌尔班，卡尔。
- 符尔皮乌斯，克利斯提安·奥古斯特 (Vulpius, Christian August 1762—1827) ——德国作家，他的长篇小说《黎纳尔多·黎纳尔丁尼》最为著名。——第233页。
- 伏尔泰，弗朗斯瓦·玛丽 (Voltaire, François-Marie 1694—1778) (真姓阿鲁埃 Arouet) ——法国自然神论哲学家，讽刺作家，历史学家，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著名代表，反对专制制度和天主教。——第357页。
- 福格特，卡尔 (Vogt, Karl 1817—1895) ——德国自然科学家，庸俗唯物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9年6月是帝国摄政之一；1849年逃离德国，五十至六十年代是路易·波拿巴雇用的密探，对无产阶级革命家进行诬蔑性攻击的积极参与者之一；马克思在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1860)中揭露了他。——第26、61、78、386、494页。
- 福克斯，查理·詹姆斯 (Fox, Charles James 1749—1806) ——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领袖之一，曾任外交大臣 (1782、1783、1806)。——第398页。
- 福斯特 (Foster) ——英国法学家。——第395页。
- 福斯特，查理 (Foster, Charles) ——英国神学家和旅行家，写有许多所谓的圣经历史著作。——第249—250、438页。
- 弗莱雷，曼努埃尔 (Freire, Manuel 1765

- 1834) ——西班牙将军, 反对拿破仑统治的解放战争(1808—1814)的参加者。——第402页。
- *弗莱里格拉特, 斐迪南(Freiligrath, Ferdinand 1810—1876) ——德国诗人, 初期为浪漫主义者, 后来成为革命诗人, 1848—1849年为《新莱茵报》编辑之一,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五十年代脱离革命斗争。——第14、20、27、45、54、63、65、76、78、89、100、110、158、168、171、184、190、195、197、202、233、235、243—246、268、290、300、302、323、331、380、389、408、420、422、439、456、462、470、473、474、476、478、483—485、490、492、495、514、525—527、530、532、538、564、567、577、583、603、638—639、642、650、659页。
- 弗莱里格拉特, 沃尔弗干格(Freiligrath, Wolfgang)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的儿子。——第485页。
- 弗莱里格拉特, 伊达(Freiligrath, Ida)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的妻子。——第495页。
- 弗兰克, 古斯塔夫(Franck, Gustav 死于1860年) ——奥地利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侨居伦敦。——第103、105、106页。
- 弗兰契斯科一世(Francesco I 1777—1830) ——那不勒斯国王(1825—1830)。——第449页。
- 弗兰塞宗, 克·弗·(Franceson, C. F.) ——德语文学家, 写有西班牙语教材。——第288页。
- 弗兰西斯, 菲利浦(Francis, Philip 1740—1818) (笔名尤尼乌斯 Junius) ——英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 资产阶级激进派, 写过许多反对乔治三世专制制度的抨击性文章。——第398页。
- 弗雷德里克七世(Frederik VII 1808—1863) ——丹麦国王(1848—1863)。——第360页。
- 弗里德兰德(Friedländer) ——第239页。
- 弗里德兰德(Friedländer) ——伦敦一所学校的所有者。——第218、390页。
- 弗里德兰德, 麦克斯(Friedländer, Max 1829—1872) ——德国政论家,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曾参加《新奥得报》和《新闻报》编辑部工作(五十至六十年代马克思曾为这两家报纸撰稿); 斐迪南·拉萨尔的表弟。——第413页。
- 弗里德里希一世·巴巴罗萨(Friedrich I Barbarossa 1123左右—1190) ——1152年起为德国国王, 后为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155—1190)。——第383页。
- 弗里德里希二世(Friedrich II 1712—1786) ——普鲁士国王(1740—1786)。——第29、289、383、397页。
-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Friedrich-Wilhelm IV 1795—1861) ——普鲁士国王(1840—1861)。——第437、586页。
- 弗辽利希, 尔·阿·(Fröhlich, R. A.) ——奥地利语文学家, 写有斯拉夫语教材。——第152、154页。
- 弗罗恩德(Freund) ——博士, 在伦敦的德国医生, 五十年代曾给马克思一家治过病。——第362、363、368、370、372、376、389、400、407、410、412、461、628页。
- 弗洛伦库尔, 弗兰茨(弗里德里希)·冯(Florencourt, Franz (Friedrich) von 1803—1886) ——德国政论家, 德国许多定期刊物的编辑; 在他活动的初期是

自由党人，后为保守党人；燕妮·马克思的哥哥斐迪南·冯·威斯特华伦的内兄。——第452页。

弗洛伦库尔(Florencourt)——燕妮·马克思的亲戚，前者的兄弟。——第452页。

弗吕贝尔，尤利乌斯(Fröbel, Julius 1805—1893)——德国政论家和进步书籍出版者，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革命失败后流亡美国，1857年回到欧洲；后为自由党人。——第26页。

弗吕格耳，约翰·哥特弗利德(Flügel, Johann Gottfried 1788—1855)——德国辞典编纂家。——第227页。

弗略里，查理(Fleury, Charles 生于1824年)(真名卡尔·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克劳泽 Carl Friedrich August Krause)——伦敦商人，普鲁士的间谍和警探。——第184、185、190、192—195、237、243、592、593页。

富尔德，阿希尔(Fould, Achille 1800—1867)——法国银行家和国家活动家，奥尔良党人，后为波拿巴主义者；1849—1867年曾屡任财政部长和财政大臣；国务大臣和皇廷事务大臣(1852—1860)。——第12、150、303、480、497页。

富勒尔，约纳斯(Furrer, Jonas 1805—1861)——瑞士律师，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自由主义者；1848年为联邦代表会议议长，后来任瑞士联邦主席，苏黎世市长。——第439页。

傅立叶，沙尔(Fourier, Charles 1772—1837)——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第357、358页。

G

盖昂，理查·德博弗尔(Guyon, Richard Debaufre 1803—1856)——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土耳其，并加入土耳其军队，1854年为高加索土耳其军队参谋长。——第340页。

盖尔温努斯，格奥尔格·哥特弗利德(Gervinus, Georg Gottfried 1805—1871)——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自由派；1844年起在海得尔堡任教授，1847年至1848年10月是《德意志报》的编辑，1848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第212页。

哥贝尔(Göbel)——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陪审法庭庭长。——第158、187、194页。

哥尔查科夫，米哈伊尔·德米特利也维奇(Горчаков, Михаил Дмитриевич 1793—1861)——公爵，俄国将军，曾任多瑙河俄军司令(1853—1854)，南部军队总司令(1854年9月—1855年2月)，后为克里木驻军总司令(1855年2—12月)；波兰王国总督(1856—1861)。——第339、377页。

哥林盖尔，卡尔(Göringer, Karl 约生于1808年)——巴登小酒店老板，曾参加1848—1849年巴登革命运动，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在伦敦开设小酒店，那里成了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聚会之地。——第207、240、407、595页。

哥若夫斯基，塔杰乌什(Gorzowski, Thaddäus)——波兰流亡者，波兰民主协会会员。——第121页。

- 歌德, 约翰·沃尔弗干格 (Goethe, Johann Wolfgang 1749—1832)——伟大的德国作家和思想家; 也以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闻名。——第 355、566、657 页。
- 戈德海姆 (Goldheim)——普鲁士警官,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是在伦敦的普鲁士警察局密探之一。——第 189、192—194、238、240、243、430、595、596 页。
- 戈德施米特 (Goldschmidt)——1852 年初载于《科伦日报》的一篇反对金克爾的文章的作者。——第 520 页。
- 戈尔盖, 阿尔都尔 (Görgey, Arthur 1818—1916)——匈牙利 1848—1849 年革命的军事活动家, 匈牙利军队总司令 (1849 年 4—6 月); 曾依靠反动军官和资产阶级中的反革命派, 对革命战争实行怠工。——第 64、68、80、81、84、88、159、365、366、512、572、582、589、590 页。
- 戈克, 阿曼特 (Goegg, Amand 1820—1897)——德国新闻工作者,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9 年是巴登临时政府成员, 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 七十年代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第 93、98—100、102—106、111、116、128、339、409、542、548、571 页。
- 戈洛文, 伊万·加甫利洛维奇 (Головин, Иван Гаврилович 1816—1886)——俄国自由派地主, 侨居英国, 政论家, 四十至五十年代同赫尔岑和巴枯宁很接近。——第 283、285、286、295、344、434、584 页。
- 格贝尔特, 奥古斯特 (Gebert, August)——梅克伦堡的木匠, 在瑞士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后迁往伦敦, 1850 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 并为该集团的中央委员。——第 98、118、549、550 页。
- 格茨, 泰奥多尔 (Götz, Theodor)——德国民主主义者, 侨居英国, 马克思的朋友之一。——第 419、430、431 页。
- 格尔斯滕堡, 伊西多尔 (Gerstenberg, Isidor)——伦敦银行家, 哥·金克爾的政治信徒之一。——第 97、243—245、412、654 页。
- 格尔斯滕茨魏克 (Gerstenzweig)——伦敦的德国商人。——第 409 页。
- 格拉赫 (Grach)——特利尔的银行家。——第 437 页。
- 格拉赫 (Grach)——前者的妻子。——第 437 页。
- 格拉赫, 弗里德里希 (Grach, Friedrich 1812—约 1856)——普鲁士军官, 1841 年起在土耳其供职, 1854 年锡利斯特里亚保卫战的领导者之一。——第 367 页。
- 格莱安, 詹姆士·罗伯特·乔治 (Graham, James Robert George 1792—1861)——英国国家活动家, 初期为辉格党人, 后为皮尔分子, 曾任内务大臣 (1841—1846), 海军首席大臣 (1830—1834, 1852—1855)。——第 32、64、82、85、201、455 页。
- 格莱夫 (Greif)——普鲁士警官,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是普鲁士在伦敦的谍报机关领导人之一。——第 192—195、218、235、575、592 页。
- 格莱斯顿, 威廉·尤尔特 (Gladstone, William Ewart 1809—1898)——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后为皮尔分子, 十九世纪下半叶是自由党领袖之一; 曾任财政大臣 (1852—1855 和 1859

- 1866)和内阁首相(1868—1874、1880—1885、1886和1892—1894)。——第220、221、254、257、278、424—428、663页。
- 格兰维耳伯爵,乔治·鲁森-高尔(Granville, George Leveson-Gower, Earl 1815—1891)——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人,后为自由党的领袖之一;曾任外交大臣(1851—1852、1870—1874和1880—1885),殖民大臣(1868—1870、1886);1852—1854年任枢密院院长。——第616、617页。
- 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阿道夫(Granier de Cassagnac, Adolphe 1806—1880)——法国新闻工作者,无原则的政客,1848年革命前是奥尔良党人,后为波拿巴主义者,立法团议员,持极右翼立场;曾为《立宪主义者报》撰稿,五十年代为《国家报》主编。——第79、630页。
- 格雷,亨利·乔治(Grey, Henry George 1802—1894)——伯爵,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人,曾任军务大臣(1835—1839)、陆军和殖民大臣(1846—1852)。——第429页。
- 格里利,霍拉斯(Greeley, Horace 1811—1872)——美国资产阶级记者和政治活动家,进步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的创办人和编辑之一;后来放弃了激进主义。——第92、209、302、414、579页。
- 格林,雅科布(Grimm, Jacob 1785—1863)——杰出的德国语文学家,德国民间创作搜集家,柏林大学教授。——第465页。
- 格鲁伯,约翰·哥特弗利德(Gruber, Johann Gottfried 1774—1851)——德国学者,文学史家。——第368页。
- 格罗斯,马格努斯(Gross, Magnus)——德国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流亡美国。——第472、564、645页。
- 格纳姆(Gnam)——德国民主主义者,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52年流亡美国。——第480页。
- 格普,卡尔(Goepf, Karl)——美国政论家,原系德国人;五十年代同在美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流亡者接近;1852年同泰·佩舍合写了一本书,宣传在美国领导下建立“世界合众国”的思想。——第599页。
- 谷兹科夫,卡尔(Gutzkow, Karl 1811—1878)——德国作家,“青年德意志”文学团体的代表人物之一,1838—1842年为《德意志电讯》杂志编辑。——第604页。

H

- 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索菲娅(Hatzfeldt, Sophie, Gräfin von 1805—1881)——拉萨尔的朋友和信徒。——第260、386页。
- 哈茨费尔特-维耳登堡,艾德蒙(Hatzfeldt-Wildenburg, Edmund 生于1798年)——伯爵,索菲娅·哈茨费尔特特尔夫的丈夫。——第229页。
- 哈菲兹,沙姆谢丁·穆罕默德(Hafiz, Schems-ed-Din-Mohammed 约1300—1389)——波斯大诗人,原籍是塔吉克,塔吉克文学的古典作家。——第265页。
- 哈根,泰奥多尔(Hagen, Theodor 1823—1871)——汉堡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出版者。——第653页。

- 哈利耳-帕沙 (Halil Pasha 死于 1856 年)——土耳其军事活动家和国家活动家,多次任大臣职务;1854—1855 年为海军大臣。——第 320 页。
- 哈林,哈罗 (Harring, Harro 1798—1870)——德国作家,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第 529 页。
- 哈麦尔-普格施塔尔,约瑟夫 (Hammer-Purgstall, Joseph 1774—1856)——奥地利资产阶级的东方学史学家,写有许多关于土耳其历史的著作;1796 年至 1835 年担任近东方面的外交职务。——第 333、336 页。
- 哈梅耳 (Hammel)——马格德堡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第 118、549 页。
- 哈尼,玛丽 (Harney, Mary 死于 1853 年)——乔治·朱利安·哈尼的妻子。——第 219 页。
- 哈尼,乔治·朱利安 (Harney, George Julian 1817—1897)——著名的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宪章派左翼领袖之一;《北极星报》、《民主评论》、《人民之友》、《红色共和党人》以及宪章派其他刊物的编辑;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有联系;五十年代初和小资产阶级人士接近,一度同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疏远。——第 9、17、18、25、38、54、59、62、112、114、146、219、312、504、521、525、569、661 页。
- 海布林·冯·兰岑瑙尔 (Häbling von Lanzenauer)——德国地主,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陪审员。——第 554 页。
- 海恩,奥古斯特 (Hain, August)——在伦敦的德国流亡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 年同盟分裂时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第 51、52 页。
- 海尔堡,路易 (Heilberg, Louis 生于 1818 年)——德国新闻工作者,在布鲁塞尔的政治流亡者,1846 年为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第 76 页。
- 海尔米希,尤利乌斯 (Helmich, Julius)——威斯特伐里亚的出版家和书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侨居美国。——第 110、531 页。
- 海尔韦格 (Herweg)——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五十年代流亡伦敦。——第 103、105、193 页。
- 海尔维格,格奥尔格 (Herwegh, Georg 1817—1875)——著名的德国诗人,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 年二月革命后是巴黎德意志民主协会领导人之一,巴黎德国流亡者志愿军团组织者之一;后支持拉萨尔。——第 149、567 页。
- 海耳格尔斯 (Heilgers)——恩格斯的熟人。——第 559 页。
- 海耳格尔斯 (Heilgers)——前者之妻。——第 559 页。
- 海弗纳尔,列奥波特 (Häfner, Leopold 生于 1820 年)——奥地利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后流亡国外。——第 131、144、548、553 页。
- 海华德,阿伯拉罕 (Hayward, Abraham 1801—1884)——英国法学家和政论家,初期为托利党人,后为皮尔分子;1854 年被委任为济贫委员会秘书长。——第 428 页。
- 海涅,亨利希 (Heine, Heinrich 1797—1856)——伟大的德国革命诗人。——

- 第 212、312、344、376、415、420、507、534、614、626、639、661 页。
- 海斯，亨利希 (Heß, Heinrich 1788—1870) ——男爵，奥地利将军，后为元帅，曾积极参加镇压 1848—1849 年意大利革命，1854—1855 年任匈牙利、加里西亚和多瑙河各公国奥军总司令，在 1859 年意大利战争中马振塔会战失败后，统率奥军 (1859 年 6—7 月)。——第 455 页。
- 海因岑，卡尔 (Heinzen, Karl 1809—1880) ——德国激进派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参加 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后来先后流亡瑞士和英国；1850 年秋定居美国。——第 35、92、93、111、131、274、305、307、327、331、333、368、451、472、480、500、504—507、509、519、529、543、555、568、576、587、596、598、601、604、645、647 页。
- 海泽，亨利希 (Heise, Heinrich 死于 1860 年) ——德国民主主义者和政论家，《大胡蜂》报编辑之一 (1848—1850)，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后流亡英国。——第 50、112、133、281、329、331、332、348—353、359、362、369、375、379、386、387、451、526—528、535、597、605—606、655—656、661—664 页。
- 海泽斯，阿道夫 (Chaises, Adolph) ——奥地利医生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 年革命时期是维也纳民主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五十年代初流亡巴黎。——第 144 页。
- 汉特，托恩顿·李 (Hunt, Thornton Leigh 1810—1873) ——英国新闻工作者，资产阶级激进派，四十至五十年代曾参加宪章运动。——第 146 页。
- 汉曾 (Hansen) ——科伦的工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五十年代初流亡美国。——第 515 页。
- 豪普特，海尔曼·威廉 (Haupt, Hermann Wilhelm 约生于 1831 年) ——德国店员，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被捕者之一，在审讯期间作了叛卖性的供述，审判前即被释放，逃往巴西。——第 91、147、161、544、545 页。
- 豪泽尔，卡斯巴尔 (Hauser, Kaspar 1812—1833) ——1828 年在纽伦堡发现的弃儿，曾由巴伐利亚当局救济；他的身世和悲惨的死曾成为许多文学作品的题材。——第 22 页。
- 贺雷西 (昆图斯·贺雷西·弗拉克) (Quintus Horatius Flaccus 公元前 65—8) ——杰出的罗马诗人。——第 217、371 页。
- 赫伯特，悉尼 (Herbert, Sidney 1810—1861) ——英国国家活动家，初期是托利党人，后为皮尔分子；曾任海军部秘书长 (1841—1845)，军务大臣 (1845—1846 和 1852—1855) 和陆军大臣 (1859—1860)。——第 220、379—380、419 页。
- 赫德逊，季·伍·(Hudson, J. W.)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曼彻斯特“雅典神殿”俱乐部的秘书。——第 156、182 页。
- 赫尔岑，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 (Герцен, 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1812—1870) ——伟大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唯物主义哲学家，政论家和作家；1852 年起住在英国，在那里建立了“自由俄国印刷所”，并出版《北极星》定期文集和《钟声》报。——第 149、184、209、211、218、

- 223、247、269、283、286、295、343、344、431—435、438、445、457、459—460、584、594、629 页。
- 赫鲁廖夫，斯切潘·亚历山大罗维奇 (Хрулёв, Степа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07—1870) ——俄国将军，克里木战争期间曾指挥多瑙河和克里木的部队，是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的英雄之一。——第 376 页。
- 赫斯，莫泽斯 (Heß, Moses 1812—1875) ——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四十年代中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加入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六十年代是拉萨尔分子。——第 45、54、55、180、184 页。
- 黑贝勒，伯恩哈特 (Hebeler, Bernhard) ——十九世纪三十至六十年代为普鲁士驻伦敦总领事。——第 64、180 页。
- 黑尔什塔德 (Herstadt) ——科伦银行家，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1852) 的陪审员。——第 187、554 页。
- 黑格尔，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 (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770—1831) ——德国古典哲学最大的代表，客观唯心主义者，最全面地研究了唯心主义辩证法；德国资产阶级思想家。——第 27、52、67、68、368、509、584、632 页。
- 黑克尔，弗里德里希·卡尔 (Hecker, Friedrich Karl 1811—1881) ——巴登共和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 年 4 月巴登起义的领导者之一，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后迁居美国，北美内战的参加者，站在北部方面。——第 61、472 页。
- 黑克舍尔，马丁 (Heckscher, Martin) ——曼彻斯特的德国医生，曾给恩格斯治过病。——第 277 页。
- 黑林 (Hering) ——普鲁士邮局职工。——第 240、596 页。
- 亨策，阿·(Hentze, A.) ——德国军官，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 年同盟分裂后，参加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是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1852) 的原告证人。——第 103、104、111、169、177、258、386、477、544、594、649 页。
- 亨利四世 (Henri IV 1553—1610) ——法国国王 (1589—1610)。——第 61、383、406 页。
- 洪特海姆，理查 (Hontheim, Richard 死于 1857 年) ——科伦律师，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1852) 的辩护人。——第 169、175、179 页。
- 侯里欧克，乔治·杰科布 (Holyoake, George Jacob 1817—1906) ——英国政论家，改良主义者，在三十至四十年代为欧文主义者和宪章派，后为合作运动的活动家。——第 146 页。
- 胡策耳，雅科布 (Huzel, Jakob) ——在美国的德国流亡者，五十年代初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阿·克路斯的朋友。——第 58、96—98、100、116、259、539、541、569、647 页。
- 胡策耳维特 (Huzzelwitt)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在美国的德国流亡者。——第 58 页。
- 华姆斯莱，乔舒阿 (Walmsley, Joshua 1794—1871) ——英国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议会议员。——第 35 页。
- 华盛顿，乔治 (Washington, George 1732—1799) ——杰出的美国国家活动家，在北美殖民地争取独立的革命战争

- 时期(1775—1783)任总司令;美国第一任总统(1789—1797)。——第394页。
- 惠特利,理查(Whately, Richard 1787—1863)——英国神学家,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第508页。
- 霍夫施泰特尔,古斯塔夫(Hoffstetter, Gustav von 1818—1874)——瑞士军官和军事著作家,1847年参加反对宗得崩德的战争,1849年参加加里波第部队作战。——第67页。
- 霍赫施土耳其(Hochstuhl)——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52年流亡美国。——第510,514页。
- 霍亨索伦王朝——勃兰登堡选帝侯世家(1415—1701),普鲁士王朝(1701—1918)和德意志皇朝(1871—1918)。——第81页。
- 霍纳,莱昂纳德(Horner, Leonard 1785—1864)——英国地质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曾任工厂视察员(1833—1856),维护工人利益。——第136页。
- 霍伊尔,约翰·哥特弗利德(Hoyer, Johann Gottfried 1767—1848)——普鲁士将军和军事史学家,写有许多筑城学和炮兵学方面的著作。——第109页。
- 霍约耳(Hoyoll)——德国画家,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侨居曼彻斯特。——第630页。

J

- 基卜生,托马斯·米尔纳(Gibson, Thomas Milner 1806—1884)——英国政治活动家,自由贸易派的领袖之一,后来是自由党人;曾任贸易大臣(1859—1865和1865—1866)。——第33,72页。
- 基尔希曼,尤利乌斯(Kirchmann, Julius 1802—1884)——德国法学家和哲学家,激进主义者;1848年为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左翼。——第78页。
- 基什,米克洛什(Kiss, Miklós 生于1820年)——匈牙利军官,民主主义者,流亡巴黎,同波拿巴集团有过联系。——第121,144,573页。
- 基佐,弗朗斯瓦·比埃尔·吉约姆(Guizot, François-Pierre-Guillaume 1787—1874)——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国家活动家,1840年至1848年二月革命期间实际上操纵了法国的内政和外交,代表大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第498,507页。
- 吉埃米诺,阿尔芒·沙尔(Guillemot, Armand-Charles 1774—1840)——法国将军和外交家,法兰西共和国和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加者;1823年是在西班牙的法国武装干涉者军队的参谋长;1824—1831年任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第404,406页。
- 吉本,爱德华(Gibbon, Edward 1737—1794)——英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著有反专制性质的多卷本的《罗马帝国的衰亡史》。——第249页。
- 吉比奇,伊万·伊万诺维奇(Дибич, 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1785—1831)——伯爵,俄国元帅,1828—1829年俄土战争时为俄军总司令;镇压1830—1831年波兰起义的俄军总司令。——第304页。
- 吉伯特——见诺让的吉伯特。
- 吉佩里希,约瑟夫(Gipperich, Joseph)——德国裁缝,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

- 团的巴黎一个支部的成员, 1852年2月所谓巴黎德法密谋案件的被告之一; 后来流亡英国。——第168页。
- 济格尔, 弗兰茨 (Sigel, Franz 1824—1902) ——巴登军官,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1849年巴登革命运动的参加者, 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时期为巴登革命军总司令, 后为副司令; 后来流亡瑞士和英国; 1852年迁居美国, 曾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第98、103、107、148、327、589页。
- 加尔特 (Garthe) ——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侨居伦敦。——第103页。
- 加莱尔, 阿尔芒 (Carrel, Armand 1800—1836) ——法国资产阶级政论家, 自由派; 《国民报》创办人之一和编辑。——第406页。
- 加兰加, 安东尼奥 (Gallenga, Antonio 1812—1895) (笔名马里奥蒂 Mariotti) ——意大利新闻记者和政论家, 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参加者, 从三十年代起主要居住在英国, 给英国报刊撰稿, 写有许多意大利历史方面的著作。——第449页。
- 加里波第, 朱泽培 (Garibaldi, Giuseppe 1807—1882) ——意大利革命家, 民主主义者, 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 1848年在对奥战争中率领志愿军站在皮蒙特军队方面奋不顾身地作战; 1849年4—7月罗马共和国保卫战的主要组织者; 五十至六十年代领导意大利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全国统一的斗争。——第148页。
- 加内特, 耶利米 (Garnett, Jeremiah 1793—1870) ——英国记者, 《曼彻斯特卫报》创办人之一, 1844年至1861年任该报编辑。——第463页。
- 捷列林格 ——见弥勒-捷列林格, 爱德华。
- 金策耳, 赫·(Küntzel, H.) ——普鲁士军官, 军事工程师, 写有筑城学教材。——第67页。
- *金克尔, 哥特弗利德 (Kinkel, Gottfried 1815—1882) ——德国诗人和政论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被普鲁士法庭判处无期徒刑, 1850年越狱逃跑, 流亡英国; 在伦敦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之一, 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第19、40、42、43、46—47、57、58、61、64、78、95—100、102—107、111、112、114、116—119、125、126、143、146、156、171、172、181、182、184、185、190、195、210、219、241、245、253、259、277、341、379、386、412、471、472、477、478、483、484、489、494、500、512、514、515、519、521、525—527、530、532、534、537、539—542、544、547—554、556、564、566、567、569—570、576、582、587、592—594、631、638—641、645—647页。
- 金克尔, 约翰娜 (Kinkel, Johanna 1810—1858) (父姓莫克尔 Mockel) ——德国女作家, 哥特弗利德·金克尔之妻。——第95—97、114、119、539—542、593、631、639页。
- 居利希, 古斯塔夫 (Gulich, Gustav 1791—1847) ——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 写有许多关于国民经济史方面的著作。——第48页。

K

卡贝, 埃蒂耶纳 (Cabet, Étienne 1788—1856) ——法国政论家, 和平空想共

- 产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伊加利亚旅行记》一书的作者,1841—1849年是《人民报》编辑。——第41、89、451、513、537页。
- 卡波第斯特里亚,约翰(Kapo d' Istrias, Johannes 1776—1831)——伯爵,希腊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1809—1822年在俄国供职,曾任俄国外交副大臣(1815—1822);希腊总统(1827—1831);奉行亲俄政策,为外国间谍刺杀。——第355页。
- 卡德龙·德·拉·巴卡,彼得罗(Calderon de la Barca, Pedro 1600—1681)——杰出的西班牙剧作家。——第355页。
- 卡尔格(Karger)——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流亡美国,《先驱者》报的撰稿人。——第339页。
- 卡芬雅克,路易·欧仁(Cavaignac, Louis-Eugène 1802—1857)——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三十至四十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1848年任阿尔及利亚总督,1848年5—6月为法国陆军部长,极端残酷地镇压了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政府首脑(1848年6—12月);在第二共和国时期和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以后反对拿破仑第三的政府。——第105、106、150页。
- 卡里翁-尼萨男爵,玛丽·昂利·弗朗斯瓦·伊丽莎白(Carrion-Nisas, Marie-Henri-François-Elisabeth, baron de 1767—1842)——法国军官,政治活动家和文学家,曾参加十八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拿破仑执政时期和帝国时期是波拿巴分子,参加了拿破仑法国的各次战争;写有许多军事著作。——第109页。
- 卡姆马腊诺,萨耳瓦托雷(Cammarano, Salvatore 1801—1852)——意大利演员,艺术家和剧作家,唐尼采蒂和凡尔迪的许多歌剧的歌词作者。——第149页。
- 卡桑尼亚克——见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阿道夫。
- 卡斯尔里子爵,罗伯特·斯图亚特(Castlereagh, Robert Stewart, Viscount 1769—1822)——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1798年残酷地镇压了爱尔兰起义,曾任爱尔兰事务大臣(1799—1801),陆军和殖民大臣(1805—1806、1807—1809),外交大臣(1812—1822)。——第502页。
- 卡图鲁斯(凯尤斯·瓦列里乌斯·卡图鲁斯)(Gaius Valerius Catullus 约公元前87—54)——罗马诗人。——第368页。
- 凯里,亨利·查理(Carey, Henry Charles 1793—1879)——美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宣扬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利益一致的反动理论的创始人。——第59、269、270、271、302、508页。
- 坎贝尔,乔治(Campbell, George 1824—1892)——1843—1874年屡任英国驻印度的殖民官员,写有关于印度的著作多种;后为议会议员(1875—1892),自由党人。——第271—272页。
- 坎宁,乔治(Canning, George 1770—1827)——英国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托利党领袖之一;曾任外交大臣(1807—1809、1822—1827),首相(1827)。——第404、612页。
- 康德,伊曼努尔(Kant, Immanuel 1724

- 1804)——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唯心主义者，德国资产阶级思想家。——第323页。
- 康姆，弗里德里希(Kamm, Friedrich 死于1867年)——德国手工业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日内瓦德意志工人协会会员；1852年流亡美洲。——第99、552页。
- 康培，约翰·尤利乌斯·威廉(Campe, Johann Julius Wilhelm 1792—1867)——德国书商和出版商，1823年起是汉堡“霍夫曼和康培”出版公司老板之一；三十年代出版了“青年德意志”派作家的一些著作。——第65、163、560页。
- 考斯勒，弗兰茨(Kausler, Franz 1794—1848)——德国军事史学家。——第109页。
- 考斯丘什科，塔杰乌什(Kościuszko, Tadeusz 1746—1817)——杰出的十八世纪九十年代波兰民族解放运动活动家；1776—1783年是北美殖民地独立斗争的参加者；1794年波兰起义的领导人。——第38页。
- 科本，卡尔·弗里德里希(Köppen, Karl Friedrich 1808—1863)——德国激进派政论家和历史学家，青年黑格尔分子。——第465页。
- 科布顿，理查德(Cobden, Richard 1804—1865)——英国工厂主，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自由贸易派领袖之一，反谷物法同盟创始人之一，议会议员。——第33、82、85、201、212、213、322、323页。
- 科尔恩，菲利浦(Korn, Philipp)——匈牙利书商和政论家，1848—1849年革命时期曾指挥匈牙利革命军德意志军团；革命失败后流亡土耳其，后流亡英国；1860年回到匈牙利。——第457、629页。
- 科尔夫，海尔曼(Korff, Hermann)——普鲁士军官，因政治信仰于1847年被革除军职；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是《新莱茵报》的发行负责人；后流亡美国。——第109、531—533页。
- 科尔特斯，艾尔南(费南多)(Cortes, Hernan(Fernando) 1485—1547)——西班牙殖民者，阿西德克人(墨西哥人)国家的征服者。——第411页。
- 科菲尼埃尔，安都昂·西梅翁·加布里埃尔(Coffinières, Antoine-Siméon-Gabriel 1786—约1865)——法国律师，写有许多民法著作。——第632页。
- 科内利乌斯，威廉(Cornelius, Wilhelm)——德国激进派政论家，马克思的朋友之一；五十年代流亡伦敦，从事企业活动。——第340、412页。
- 科斯策尔斯基，弗拉基斯拉夫(Kościel-ski, Wladislaw 生于1820年)——波兰民主主义者，流亡者，五十年代为土耳其军队的将军。——第284、455页。
- 科苏特，拉约什(路德维希)(Kossuth, Lajos (Ludwig) 1802—1894)——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在1848—1849年革命中领导资产阶级民主派，匈牙利革命政府首脑，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五十年代曾向波拿巴集团求援。——第12、18—20、41、64、81、84、97、98、102、107、120、121、144、147、148、159、186、197、214—218、220、230、236、240、281、312、348、356、415、476、512、523、524、542、565、566、572—574、578、582、589、595、659页。

- 科塔, 约翰·格奥尔格 (Cotta, Johann Georg 1796—1863) ——德国出版商, 1832—1863年是一家大出版公司的老板。——第604页。
- 科特斯, 德·(Kothés, D.) ——科伦商人, 民主主义者;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证人。——第161、162、176、181、188、191、237页。
- 克尔德罗瓦, 让·沙尔 (厄内斯特) (Cœurderoy, Jean-Charles (Ernest) 1825—1862) ——法国政论家, 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革命家, 接近无政府主义, 法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第89、90、537页。
- 克尔纳, 哥特利勃·泰奥多尔 (Kellner, Gottlieb Theodor 1819—1898) ——德国新闻工作者,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德国1848—1849年革命时期参加了加塞尔民主主义运动; 1848—1850年出版了《大胡蜂》报; 1851年流亡美国, 1853—1854年为《改革报》编辑, 1856年起出版《费拉得尔菲亚民主主义者报》。——第249、336、576、591、595、597—599、655—656页。
- 克拉伦登伯爵, 乔治·威廉·弗雷德里克·韦利尔斯 (Clarendon, George William Frederick Villiers, Earl of 1800—1870) ——英国国家活动家, 辉格党人, 后为自由党人; 曾任爱尔兰总督(1847—1852), 残酷地镇压1848年爱尔兰起义; 外交大臣(1853—1858、1865—1866和1868—1870)。——第425页。
- 克拉普卡, 迪约尔吉 (格奥尔格) (Klapka, György (Georg) 1820—1892) ——匈牙利将军, 1848—1849年革命时期曾指挥匈牙利的一支革命军队; 1849年6—9月任科马罗姆要塞司令; 1849年流亡国外; 五十年代同波拿巴集团有联系, 1867年大赦后回到匈牙利。——第64、148、366、524、590页。
- 克莱因, 卡尔·威廉 (Klein, Carl Wilhelm) ——德国工人, 1849年爱北斐特和佐林根起义的参加者,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52年流亡美国, 曾参加组织各种工人联合会; 六十至七十年代积极参加德国工人运动, 第一国际会员。——第290、600、603—604、606页。
- 克莱因, 约翰·雅科布 (Klein, Johann Jacob 约生于1818年) ——科伦医生,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 被陪审法庭宣告无罪。——第11页。
- 克劳塞维茨, 卡尔 (Clausewitz, Karl 1780—1831) ——普鲁士将军和资产阶级最大的军事理论家; 1812—1814年在俄军中供职。——第583页。
- *克路斯, 阿道夫 (Cluß, Adolf 1820左右—1889以后) ——德国工程师,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48年是美国兹工人教育协会的书记, 1849年流亡美国; 华盛顿海军部职员; 五十年代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通信, 曾为德国、英国和美国许多工人和民主派报纸撰稿, 同魏德迈一起在美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第12、13、45、50、56—58、61、62、65、66、93、95、97、100、106、107、109—110、114、116、126、143、146、162、184、202、207、218、219、227、229、235、237、239、254、258、269、273、274、293、302、305、308、309、312—314、318、321、323、336、339、343、345、348、349、351、359、362、367、369、376、386、387、400、436、443、

459、472、480、492、495、510—513、516—518、521—526、527、530、536—546、548—556、563—571、576—580、591、594—595、597—600、602—606、638—640、642、644—653、654—659、660—661、663页。

克罗茨,阿那卡西斯(Clouts, Anacharsis 1755—1794)——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曾同左派雅各宾党人接近;革命前是普鲁士男爵。——第287页。

克罗格,格尔哈特·克里斯多弗(Krogh, Gerhard Christoph 1785—1860)——丹麦将军,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战争时期任丹麦军队总司令(1848年7月—1849年4月、1850年)。——第360页。

克罗伊斯勒尔(Kräusler)——普鲁士教授,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陪审员。——第554页。

克洛泽,格·(Klose, G.)——伦敦的德国流亡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同盟分裂时(1850)拥护马克思。——第76页。

克奈泽贝克,卡尔·弗里德里希(Knesebeck, Karl Friedrich 1768—1848)——男爵,普鲁士元帅,曾参加反对拿破仑第一的各次战争,曾出席1814—1815年维也纳会议,1831年任普鲁士驻波兹南监视军总司令。——第446页。

孔代亲王,路易·约瑟夫·德·波旁(Condé, Louis-Joseph de Bourbon, prince de 1736—1818)——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七年战争(1756—1763)的参加者,1762年指挥法国下莱茵区军队;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

时,在反对法兰西共和国的战争中指挥反革命流亡者军队。——第398、480页。

库伯,菲尼莫尔(Cooper, Fenimore 1789—1851)——美国著名的长篇小说作家。——第163、236页。

库尔奈,弗雷德里克(Cournet, Frédéric 1808—1852)——法国海军军官,共和主义者,1847年因抱有共和主义观点被革除军职,法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流亡伦敦;同巴特米决斗时被打死。——第171、579页。

L

拉德茨基,约瑟夫(Radetzky, Joseph 1766—1858)——伯爵,奥地利元帅,1831年起指挥意大利北部的奥军,1848—1849年残酷地镇压了意大利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1850—1857年2月为伦巴第一威尼斯王国的总督。——第214、217页。

拉斐德,玛丽·约瑟夫·保尔(Lafayette, Marie-Joseph-Paul 1757—1834)——法国将军,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大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在国民自卫军长官时(1789—1791)曾指挥士兵向马尔斯广场上的共和派游行示威(1791)群众开枪射击;1792年是一个军团的指挥官,妄图把它变成反革命工具,1792年8月10日人民起义后逃往国外;1830年资产阶级七月革命的领袖之一。——第394页。

拉费隆奈伯爵,奥古斯特·比埃尔·玛丽·费隆(La Ferronnays, Auguste-Pierre-Marie Ferron, comte de 1777—1842)——法国政治活动家和外交家;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

成为反革命流亡者，复辟王朝初期回到法国；驻哥本哈根大使（1817）和驻彼得堡大使（1819—1827），神圣同盟特劳波会议（1820）、莱巴赫会议（1821）和维罗那会议（1822）的参加者，外交大臣（1828—1829）。——第404页。

拉加尔德伯爵，奥古斯丹·玛丽·巴尔塔扎尔·沙尔·佩勒蒂埃（Lagarde, Augustin-Marie-Balthazar-Charles Pelletier, comte de 生于1780年）——法国将军和外交家，以反革命流亡者身分参加了反对法兰西共和国的战争；1806—1814年在俄军中供职并参加了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1820—1823年任驻马德里大使。——第403页。

拉梅耐，费里西德（Lamennais, Félicité 1782—1854）——法国神父，政论家，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家之一。——第19、406、513、605页。

拉摩里西尔，克利斯托夫·路易·莱昂（Lamoricière, Christophe-Louis-Léon 1806—1865）——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三十至四十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1848年积极参与镇压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后为卡芬雅克政府的陆军部长（6—12月），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对路易·波拿巴政府采取反对立场，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被驱逐出境。——第150、390页。

*拉萨尔，斐迪南（Lassalle, Ferdinand 1825—1864）——全德工人联合会创建人之一；支持在反革命普鲁士的霸权下“自上”统一德国的政策；在德国工人运动中创立了机会主义的派别。——第

45、53、227、229、257、259—260、273、278、326—330、332、386、389、400、401、413、430、451、496—499、611—617、620—624、625—626、628、632—633、661页。

拉斯拜尔，弗朗斯瓦（Raspail, François 1794—1878）——著名的法国学者，自然科学家，政论家，社会主义者，靠近革命无产阶级；曾参加1830年和1848年革命，制宪议会议员。——第580、662页。

拉斯拜尔（Raspail 死于1853年）——弗朗斯瓦·拉斯拜尔的妻子。——第580页。

拉斯佩，昂利·德（L'Aspée, Henry de）——维斯巴登的警察，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侨居伦敦，曾帮助揭露普鲁士当局制造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挑衅手法。——第240页。

拉特（Rath）——科伦工厂主，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陪审员。——第187、554页。

拉沃，弗兰茨（Raveaux, Franz 1810—1851）——德国政治活动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是科伦出席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中间派左翼；驻瑞士的帝国专员，1849年6月是帝国五摄政之一；巴登临时政府成员，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第655页。

腊希顿，威廉·路易斯（Rushton, William Lewis）——英国法学家和语文学家。——第108页。

莱昂伯爵，路易·克萨维埃·列奥波特（Lehon, Louis-Xavier-Léopold, comte de 1831—1870）——法国政治活动家，波拿巴分子，1851年12月2日

- 起为内务部长莫尔尼的办公厅主任，1856年起为立法团议员，沙尔·莱昂的儿子。——第497—498页。
- 莱昂伯爵，沙尔·艾梅·约瑟夫(Lehon, Charles-Aimé-Joseph, comte de 1792—1868)——比利时政治活动家和外交家，1831—1842年任驻巴黎公使；同奥尔良王朝代表人物有联系。——第497页。
- 莱昂伯爵夫人(Lehon, comtesse)——前者的妻子，三十至五十年代住在巴黎，同奥尔良王朝代表人物有联系。——第497页。
- 莱布尼茨，哥特弗利德·威廉(Leibniz, Gottfried Wilhelm 1646—1716)——伟大的德国数学家，唯心主义哲学家。——第347页。
- 莱佛尔斯，托马斯·斯坦弗德(Raffles, Thomas Stanford 1781—1826)——英国殖民地官员，1811—1816年任爪哇的总督，《爪哇史》一书的作者。——第272页。
- 莱喀古士(Lycurgus)——传说中的公元前九至八世纪时古斯巴达立法者。——第145页。
- 莱辛，哥特霍尔德·埃夫拉伊姆(Lessing, Gotthold Ephraim 1729—1781)——伟大的德国作家，批评家和哲学家，十八世纪著名的启蒙运动者之一。——第269页。
- 莱茵哈特，理查(Reinhardt, Richard 1829—1898)——德国诗人，曾侨居巴黎，亨利希·海涅的秘书，马克思一家朋友；后来经商。——第26、28、227、496—499、560、637页。
- 来丁，科斯莫斯·达米安(Leiden, Kosmos Damian)——科伦商人，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陪审员。——第187、554页。
- 赖德律-洛兰，亚历山大·奥古斯特(Ledru-Rollin, Alexandre-Auguste 1807—1874)——法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领袖之一，《改革报》编辑；1848年是临时政府成员，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在议会中领导山岳党；1849年6月13日示威游行后流亡英国，伦敦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领导人之一。——第19、29、41、89、197、218、232—233、303、312、339、364、495、512、513、537、542、579、580、594、595页。
- 赖夫，威廉·约瑟夫(Reiff, Wilhelm Joseph 约生于1822年)——科伦工人联合会会员，后为工人启蒙联合会书记，1850年被开除出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被判五年徒刑。——第88、89、538页。
- 赖辛巴赫，奥斯卡(Reichenbach, Oskar 生于1815年)——伯爵，西里西亚的地主；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为法兰克福国民会议员，1850年起侨居英国，后迁美国。——第57、97、98、102、103、111、116、171、172、182、195、196、210、211、219、223、236、515、521、537、547、548、570、580、593页。
- 兰邦(Lampon)——英国新闻记者，《泰晤士报》的撰稿人。——第213页。
- 兰茨科隆斯基(Lanckoroński)——伯爵，波兰流亡者，沙皇政府的密探。——第121、236页。
- 朗多耳特，厄内斯蒂纳——见李卜克内西，厄内斯蒂纳。
- 劳(Rau)——1848—1849年革命时期维

- 利希志愿部队的军官之一。——第 259 页。
- 劳勒, 弗兰西斯·查理 (Lawley, Francis Charles 1825—1901) ——英国记者, 格莱斯顿的私人秘书 (1852—1854); 1854—1856 年为《泰晤士报》驻美国记者。——第 428 页。
- 勒尔, 卡尔·阿德·(Löhr, Karl Ad.) ——巴伐利亚军官, 写有关于古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军事学著作。——第 109 页。
- 勒夫洛, 阿道夫·艾曼纽尔·沙尔 (Le Flô, Adolphe-Emmanuel-Charles 1804—1887) ——法国将军, 政治活动家和外交家; 秩序党代表人物,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 曾任国防政府和梯也尔政府的陆军部长 (1870—1871), 1871 年国民议会议员; 驻彼得堡大使 (1848—1849 和 1871—1879)。——第 497—498 页。
- 勒卢阿——见圣阿尔诺, 阿尔芒·雅克·勒卢阿·德。
- 勒鲁, 比埃尔 (Leroux, Pierre 1797—1871) ——法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 空想社会主义者, 基督教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第 41、42、513 页。
- 勒麦 (Römer) ——在伦敦的德国流亡者。——第 409 页。
- 勒让德尔, 路易 (Legendre, Louis 1752—1797) ——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 雅各宾党人右翼的领导人之一; 丹东的朋友。——第 431 页。
- 勒韦, 威廉 (Löwe, Wilhelm 1814—1886) (号称卡耳贝的勒韦 Löwe von Calbe, 因为他是由普鲁士卡耳贝专区选入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 ——德国政治活动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副议长, 属于左派, 在“残阙”议会迁移到斯图加特后为议长; 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 1861 年大赦后回到德国, 追随进步党人。——第 57、98、102、103、172、210、292、456、516、521、547、580 页。
- 勒文塔尔 (Löwenthal) ——十九世纪四十至五十年代的德国出版商。——第 62—63、188 页。
- 勒泽尔, 彼得·格尔哈特 (Röser, Peter Gerhard 1814—1865) ——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卷烟工人; 1848—1849 年是科伦工人联合会副主席;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1852) 的被告之一, 被判六年徒刑; 后来追随拉萨尔派。——第 12、88、159、187、197、538、587 页。
- 勒兹根, 查理 (Roegen, Charles) ——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职员。——第 21、32、37、113、134、155、156、251、252、257、260、267 页。
- 雷德克利夫——见斯特腊特弗德·德·雷德克利夫子爵, 斯特腊特弗德·坎宁。
- 雷缪扎伯爵, 弗朗斯瓦·玛丽·沙尔 (Rémusat, François-Marie-Charles, comte de 1797—1875) ——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 奥尔良党人, 曾任内务大臣 (1840);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 第二帝国时期采取反对拿破仑第三政体的立场; 曾任外交部长 (1871—1873)。——第 83、85、168、497 页。
- 李宾特罗普, 阿道夫 (Ribbentrop, Adolph) ——在巴黎的德国流亡者, 费尔巴哈分子, 艾韦贝克的朋友。——第 52 页。

- 李卜克内西,厄内斯蒂纳 (Liebknecht, Ernestine 死于 1867 年) ——威廉·李卜克内西的第一个妻子。——第 395 页。
- 李卜克内西,威廉 (Liebknecht, Wilhelm 1826—1900) ——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领导者之一;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建人和领袖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 51、169、180、194、210、227、300、394、461、649 页。
- 李嘉图,大卫 (Ricardo, David 1772—1823) ——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最大的代表之一。——第 270、294、508 页。
- 李斯特,弗里德里希 (List, Friedrich 1789—1846) ——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宣传极端的保护关税政策。——第 27、94 页。
- 李希特尔 (Richter) ——德国手工业者,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流亡英国;维利希的拥护者。——第 15、21、25 页。
- 里埃哥-伊-努涅斯,拉斐尔·德 (Riego y Nuñez, Rafael de 1785—1823) ——西班牙军官,曾参加独立战争 (1808—1814),1820—1823 年资产阶级革命的最著名的领导人之一。——第 402 页。
- 里贝罗耳,沙尔 (Ribeyrolles, Charles 1812—1861) ——法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6—1849 年为《改革报》编辑之一;1848—1849 年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1853—1855 年为《人.世界民主主义报》主编;1858 年流亡巴西。——第 438 页。
- 里德,托马斯·梅恩 (Reid, Thomas Mayne 1818—1883) ——著名的英国作家,惊险小说作者。——第 216 页。
- 里夫,亨利 (Reeve, Henry 1813—1895) ——英国新闻记者和国家官员,1853 年为枢密院秘书。——第 213 页。
- 里普利,罗斯韦耳·萨宾 (Ripley, Roswell Sabine 1823—1887) ——美国军官和军事著作家,1861 年起为将军,侵略墨西哥战争 (1846—1848) 的参加者,写有关于这次战争史的著作。——第 408、410、411、414、418 页。
- 里恰迪,朱泽培 (Ricciardi, Giuseppe 1808—1882) ——意大利作家和政论家,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参加者,写有许多意大利史著作。——第 449 页。
- 里扎-帕沙 (Riza Pasha 1809—1859) ——土耳其将军和国家活动家,四十至五十年代,曾多次担任陆军大臣职务。——第 320 页。
- 理查兹,阿尔弗勒德·倍特 (Richards, Alfred Bate 1820—1876) ——英国剧作家和新闻记者,反对科布顿和曼彻斯特派的和平主义;五十年代曾同乌尔卡尔特分子进行论战。——第 295、594 页。
- 利埃夫尔,欧仁 (Lièvre, Eugène) ——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侨居美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是海尔曼·克利盖的拥护者。——第 245、246、451 页。
- 利迭尔斯,亚历山大·尼古拉也维奇 (Лидерс, 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 1790—1874) ——俄国将军;1853—1854 年任多瑙河俄军军长,1855 年任南方军司令,1856 年初为克里木驻军总司令。——第 378 页。
- 利文,达丽娅 (多罗苔娅)·赫里斯托弗罗夫娜 (Ливен, Дарья (Доротея) Хри-

- стофоровна 1785—1857) ——公爵夫人, 俄国外交家赫·安·利文之妻; 她在欧洲外交生活中, 作为伦敦和巴黎的政治沙龙的女主人起着显著的作用。——第 551、569、612 页。
- 利文, 赫里斯托弗尔·安得列也维奇 (Ливен, Христофор Андреевич 1774—1839) ——公爵, 俄国外交家, 驻柏林公使 (1810—1812), 驻伦敦大使 (1812—1834)。——第 612 页。
- 利希诺夫斯基, 费里克斯 (Lichnowski, Felix 1814—1848) ——公爵, 普鲁士军官, 反动分子,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右翼; 在 1848 年 9 月法兰克福起义时被人民打死。他是海涅的诗《阿塔·特洛尔》和维尔特的著作《著名的骑士施纳普汉斯基的生平事迹》中一个讽刺人物的典型。——第 172 页。
- 列列韦尔, 约阿希姆 (Lelewel, Joachim 1786—1861) ——杰出的波兰历史学家和革命活动家; 1830—1831 年波兰起义参加者, 在法国和英国的波兰流亡民主派领袖之一, 1847—1848 年为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委员会委员。——第 121、465 页。
- 列曼, 阿尔伯特 (Lehmann, Albert) ——在伦敦的德国工人, 正义者同盟和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积极活动家, 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50 年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 是该集团的中央委员。——第 494 页。
- 列施德-帕沙 (Reshid Pasha 1802—1858) ——土耳其国家活动家; 曾多次担任总理大臣和外交大臣等职。——第 321 页。
- 列文 (Leven) ——科伦商人,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1852) 的陪审员。——第 187、554 页。
- 林德瑙, 伯恩哈特·奥古斯特 (Lindenau, Bernhard August 1779—1854) ——天文学家和萨克森国家活动家, 温和的自由主义者; 内务大臣 (1831—1834) 和内阁首相 (1831—1843)。——第 368 页。
- 林顿, 威廉·詹姆斯 (Linton, William James 1812—1897) ——英国雕刻家、诗人和政论家; 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 参加宪章运动, 化名“斯巴达克”为宪章派刊物撰稿; 1866 年迁居美国。——第 525 页。
- 林格斯, 耳·符·(Rings, L. W.)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流亡伦敦,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第 15、169、294、305、649 页。
- *林肯, 赫·季·(Lincoln, H. J.) ——《每日新闻》的编辑。——第 335、607—610 页。
- 隆格, 约翰奈斯 (Ronge, Johannes 1813—1887) ——德国教士, “德国天主教徒”运动的发起人之一, 利用天主教为德国资产阶级服务;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第 57、103、144、156、409、457、494、520、554、556、569、571、629、631 页。
- 隆格 (Ronge) ——前者的妻子。——第 43、631 页。
- 娄, 罗伯特 (Lowe, Robert 1811—1892) ——英国国家活动家和政论家, 《泰晤士报》的撰稿人, 辉格党人, 后为自由党人, 议会议员, 曾任贸易副大臣 (1855—1858), 财政大臣 (1868—1873), 内务大臣 (1873—1874)。——第 213 页。

- 卢格, 阿尔诺德 (Ruge, Arnold 1802—1880)——德国政论家, 青年黑格尔分子, 资产阶级激进派; 1848 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左派; 五十年代是在英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领袖之一; 1866 年后为民族自由党人。——第 26、27、42、57、59、78、81、91—93、98、104、105、144、156、197、269、283、286、295、312、327、339、358、364、368、409、477、494、509、520、529、542、543、554—556、568、569、578、582、587、594、598、605、631、638、645—647 页。
- 卢兰, 古斯塔夫 (Rouland, Gustave 1806—1878)——法国国家活动家, 波拿巴主义者; 曾任国民教育和宗教事务大臣 (1856—1863), 国务会议议长 (1863—1864), 法兰西银行董事长 (1864—1878)。——第 630 页。
- 卢普夫, 埃· (Rumpf, E.)——德国裁缝,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51 年起流亡伦敦, 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第 269 页。
- 鲁道夫一世 (Rudolf I 1218—1291)——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1273—1291), 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创立者。——第 384 页。
- 鲁日茨基, 卡罗耳 (Różycki, Karol 1789—1870)——波兰军官, 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 曾参加 1830—1831 年波兰起义, 起义失败后流亡法国。——第 90 页。
- 鲁滕堡, 阿道夫 (Rutenberg, Adolf 1808—1869)——德国政论家, 青年黑格尔分子; 1842 年为《莱茵报》编辑部成员; 1866 年后为民族自由党人。——第 465 页。
- 路特希尔德, 莱昂涅尔 (Rothschild, Lionel 1808—1879)——男爵, 伦敦路特希尔德银行的经理, 辉格党人, 1858 年起为议会议员。——第 267、656 页。
- 路易-菲力浦 (Louis-Philippe 1773—1850)——奥尔良公爵, 法国国王 (1830—1848)。——第 7、303、333、354、405、420、480、487、616 页。
- 路易-拿破仑——见拿破仑第三。
- 路易九世 (或称圣路易) (Louis IX, 或 Saint Louis 1215—1270)——法国国王 (1226—1270)。——第 406 页。
- 路易十五 (Louis XV 1710—1774)——法国国王 (1715—1774)。——第 397 页。
- 路易十八 (Louis XVIII 1755—1824)——法国国王 (1814—1815 和 1815—1824)。——第 402、404—406 页。
- 罗, 约翰 (Law, John 1671—1729)——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金融家, 曾任法国财政大臣 (1719—1720), 以发行纸币的投机活动最后彻底破产而闻名。——第 568 页。
- 罗赫纳, 格奥尔格 (Lochner, Georg 约生于 1824 年)——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 职业是细木工,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和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64—1867 和 1871—1872), 国际伦敦代表会议 (1865 和 1871) 代表,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 294、477 页。
- 罗慕洛·奥古斯图路 (Romulus Augustulus 约生于 460 年)——西罗马帝国的最后一个皇帝 (475—476)。——第 28 页。
- 罗素, 约翰 (Russell, John 1792—1878)——英国国家活动家, 辉格党领袖, 曾

- 任首相(1846—1852和1865—1866), 外交大臣(1852—1853和1859—1865)。——第26、29、201、219、220、232、332、337、380、424、425、427、428、430、452、453、491、501页。
- 罗特哈克尔, 威廉(Rothacker, Wilhelm 1828—1859)——德国新闻工作者,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五十年代初流亡美国;《体操报》编辑之一。——第480页。
- 罗伊特, 麦克斯(Reuter, Max)——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是在伦敦的普鲁士警探。——第174页。
- 洛贝尔图斯, 约翰·卡尔(Rodbertus, Johann Karl 1805—1875)——德国庸俗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资产阶级化的普鲁士容克的思想家; 1848—1849年革命时期是普鲁士国民议会中间派左翼的领袖; 普鲁士“国家社会主义”反动思想的鼓吹者。——第78页。
- 吕德尔斯, 威廉(Lüders, Wilhelm)——德国政论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为许多民主派报刊撰稿, 后侨居伦敦。——第6、471、638页。
- 吕宁, 奥托(Lüning, Otto 1818—1868)——德国医生和政论家, 四十年代中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 1866年后为民族自由党人。——第522页。
- 吕特根, 阿·(Lütgen, A.)——关于1850年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对丹麦战争一书的作者。——第359页。
- 208页。
- 马尔萨斯, 托马斯·罗伯特(Malthus, Thomas Robert 1766—1834)——英国教士, 经济学家, 资产阶级化的地主贵族的思想家, 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士, 宣传仇视人类的人口论。——第270、508页。
- 马基雅弗利, 尼古洛(Machiavelli, Niccolò 1469—1527)——意大利政治活动家, 历史学家和作家, 资本主义关系产生时期意大利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之一。——第19、77页。
- 马克思, 埃德加尔(Marx, Edgar 1847—1855)(“穆希”Musch)——马克思的儿子。——第317、332、362、434、436、438—442、449、530、614、626、627、639、650、654、664页。
- 马克思, 爱琳娜(Marx, Eleanor 1855—1898)(杜西 Tussy)——马克思的小女儿, 英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 1884年起为爱·艾威林的妻子。——第420、423、430、435、620页。
- 马克思, 弗兰西斯·约瑟夫·彼得(Marx, Francis Joseph Peter 1816—1876)——英国保守派政论家, 地主; 戴·乌尔卡尔特的朋友和支持者。——第283、284、287、347页。
- 马克思, 弗兰契斯卡(Marx, Franziska 1851—1852)——马克思的女儿。——第47、50、514、518页。
- 马克思, 罕丽达(Marx, Henriette 1787—1863)——马克思的母亲。——第28、128、389、653页。
- 马克思, 亨利希(Marx, Heinrich 1782—1838)——马克思的父亲; 律师, 后为特利尔司法参事。——第224、651页。
- 马克思, 亨利希·格维多(Marx, Hein-

M

马迪耶(Madier)——法国机械工程师,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侨居英国。——第8、14、207—

- rich Guido 1849—1850) (“小福克斯” Föxchen)——马克思的儿子。——第 646 页。
- 马克思, 劳拉 (Marx, Laura 1845—1911) ——马克思的二女儿, 1868 年起为保尔·拉法格的妻子; 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第 129、132、332、362、449、614、639、650、664 页。
- 马克思, 路易莎——见尤塔, 路易莎。
- *马克思, 燕妮 (Marx, Jenny 1814—1881) (父姓冯·威斯特华伦 von Westphalen) ——马克思的妻子, 他的忠实朋友和助手。——第 5、7、28、34、49、54、63、76、84、87、91、95、108、126、129、131、132、136、148、150、156、158、159、162、186、191、200、208、223、227、237、239、244、245、273、277、280、288、294、297、300、312、318、363、366、368—371、373、376、385、387、389、400、407、409、417、419、420、423、430、432、435、436、439—444、449、454、461、464、466、469、471—473、490、495、504、510、511、514、518、522、528—530、600、602、620、624、626、627、629、631、632、637—655、657—664 页。
- 马克思, 燕妮 (Marx, Jenny 1844—1883) ——马克思的大女儿, 后为新闻工作者, 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 在爱尔兰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中起过很大作用; 1872 年起为沙尔·龙格的妻子。——第 126、332、347、362、449、485、614、639、650、664 页。
- 马拉尔梅 (Mallarmet) ——法国工人, 社会主义者, 1848 年是巴黎共产主义“博爱”俱乐部主任, 1848—1849 年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第 513 页。
- 马里奥蒂——见加兰加, 安东尼奥。
- 马林格尔 (Malingre) ——科苏特的巴黎通讯员。——第 572、575 页。
- 马茂德二世 (Mahmoud II 1785—1839) ——土耳其苏丹 (1808—1839)。——第 304 页。
- 马姆兹伯里伯爵, 詹姆斯·霍华德·哈里斯 (Malmesbury, James Howard Harris, Earl of 1807—1889) ——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十九世纪下半叶为保守党的著名活动家; 曾任外交大臣 (1852、1858—1859), 掌玺大臣 (1866—1868、1874—1876)。——第 354 页。
- 马其顿王亚历山大 (Alexander the Great 公元前 356—323) ——古代著名的统帅和国家活动家。——第 265、589 页。
- 马斯, 本杰明 (Maas, Benjamin 1822—1891) ——德国医生, 空想社会主义者, 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革命失败后流亡美国。——第 500 页。
- 马索耳, 玛丽·亚历山大 (Massol, Marie-Alexandre 1805—1875) ——法国新闻工作者, 空想社会主义者, 1833—1834 年曾访问埃及和叙利亚; 1848—1850 年为《改革报》和《人民之声报》撰稿; 蒲鲁东的朋友。——第 19、30、37、41、42、116、126、128、132、136、146、555、565 页。
- 马西, 杰腊德 (Massey, Gerald 1828—1907) ——英国诗人, 曾参加宪章运动; 1849 年是《自由精神》报编辑; 化名“邦迪埃拉”和“自由精神”为哈尼出版的宪章派机关报《红色共和党人》和《人民之友》撰稿; 受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和改良主义的合作运动的影响; 五十年代中脱离工人运动。——第 17 页。

马志尼,朱泽培(Mazzini, Giuseppe 1805—1872)——意大利革命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领袖之一,1849年为罗马共和国临时政府首脑,1850年是伦敦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组织者之一;在五十年代反对波拿巴法国干涉意大利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第19、28、32、35、36、41、42、45、64、89、120、121、197、214—218、220、232、239、243、293、312、364、488、495、512、513、524、525、537、542—543、573、578、579、614页。

迈尔,阿道夫(Majer, Adolph 约生于1819年)——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年底至1851年为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驻法国的特派员;1852年2月所谓巴黎德法密谋案的被告之一。——第149页。

迈纳斯,克利斯托夫(Meiners, Christoph 1747—1810)——德国历史学家,写有许多文化史著作。——第555页。

迈耶尔(Meyer)——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熟人。——第323、331、350、386、462页。

迈耶尔,约瑟夫(Meyer, Joseph)——德国裁缝,五十年代初侨居英国,维利希的拥护者;1852年侨居美国。——第494页。

麦克耳腊思,托马斯(McElrath, Thomas 1807—1888)——美国法学家,出版者和政治活动家,废奴派的拥护者;《纽约每日论坛报》创办人之一和营业部经理(1841—1857)。——第302页。

麦克戈温(MacGowan)——英国印刷厂主,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支持宪章派,出版宪章派的刊物;厄·琼斯的债权人。——第112、390页。

麦克库洛赫,约翰·雷姆赛(Mac Culloch, John Ramsay 1789—1864)——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李嘉图经济学说的庸俗化者,资本主义制度的狂热辩护士。——第449、508页。

曼托伊费尔,奥托·泰奥多尔(Manteuffel, Otto Theodor 1805—1882)——男爵,普鲁士国家活动家,贵族官僚的代表;曾任内务大臣(1848—1850),首相和外交大臣(1850—1858)。——第86、233、597页。

毛奇,赫尔穆特·卡尔·伯恩哈特(Moltke, Helmuth Karl Bernhard 1800—1891)——普鲁士军官,后为元帅,反动的军事活动家和著作家,普鲁士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思想家之一;1835—1839年在土耳其军队中供职;曾任普鲁士总参谋长(1857—1871)和帝国总参谋长(1871—1888),普法战争时期实际上是总司令。——第341页。

梅恩·里德——见里德,托马斯·梅恩。

梅洛斯拉夫斯基,路德维克(Microslawski, Ludwik 1814—1878)——波兰政治和军事活动家,1830—1831年波兰起义的参加者;曾领导1848年波兹南起义,后来领导西西里岛起义者的斗争;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期间指挥革命军;五十年代曾向波拿巴集团求援;1863年波兰起义时被宣布为波兰民族政府执政,后流亡法国。——第90页。

梅塔克萨斯,安得列依(Metaxas, Andreas 1786左右—1860)——伯爵,希腊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曾任首相(1843—1844),驻君士坦丁堡大使(1850—1854)。——第355页。

梅特涅,克雷门斯(Metternich, Cle-

- mens 1773—1859)——公爵，奥地利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反动分子；曾任外交大臣(1809—1821)和首相(1821—1848)，神圣同盟的组织者之一。——第403页。
- 梅维森，古斯塔夫 (Mevissen, Gustav 1815—1899)——德国银行家和政治活动家，莱茵省自由资产阶级领袖之一；曾创办许多大股份信贷银行和工业股份公司。——第220页。
- 梅因，爱德华 (Meyen, Eduard 1812—1870)——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后为民族自由党人。——第77、99、102、103、172、357、409、582、631、638、646、663页。
- 蒙蒂霍，欧仁妮 (Montijo, Eugénie 1826—1920)——法国皇后，拿破仑第三的妻子。——第234、580页。
- 蒙克，乔治 (Monk, George 1608—1670)——英国将军和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1660年曾积极促进英国恢复君主制。——第394页。
- 蒙莫朗西，马蒂约·让·费里西德 (Montmorency, Mathieu-Jean-Félicité 1767—1826)——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反动分子；曾任外交大臣(1821—1822)，神圣同盟维罗纳会议(1822)的参加者。——第402页。
- 蒙塔郎贝尔，沙尔 (Montalembert, Charles 1810—1870)——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奥尔良党人，天主教党的首领；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时支持路易·波拿巴，但不久又成为他的反对者。——第499、590页。
- 蒙提思，威廉 (Monteith, William 1790—1864)——英国将军，外交家和军事史学家，曾站在波斯方面参加俄波战争(1804—1813)，1826—1828年俄波战争时任波斯政府军事和外交顾问；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曾批评帕麦斯顿政府的对外政策。——第346页。
- 孟戴斯，洛拉 (Montez, Lola 1818—1861)——著名的冒险家，女舞蹈家，1846—1848年是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一世的宠姬；国王退位以后侨居伦敦，1851年侨居美国。——第580页。
- 弥勒，弗兰茨·约瑟夫 (Müller, Franz Joseph)——科伦法律顾问，保守党人，是阿马利亚·丹尼尔斯的父亲。——第166页。
- 弥勒-捷列林格，爱德华 (Müller-Tellering, Eduard von 约生于1808年)——德国法学家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为《新莱茵报》撰稿，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在刊物上恶毒诽谤马克思和恩格斯；1852年侨居美国。——第50、52、58、254、259、516、520、522、568、577页。
- 米尔巴赫，奥托 (Mirbach, Otto)——退伍的普鲁士炮兵军官，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49年五月起义时期任爱北斐特卫戍司令；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第461、462、535页。
- 米尔洪德，穆罕默德·伊本·霍万德-沙赫·伊本·哈穆德 (Mirchond, Mohammed 1433—1498)——波斯历史学家。——第265页。
- 米凯尔，约翰 (Miquel, Johannes 1828—1901)——德国政治活动家，四十年代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后为民族自由

党人。——第 386、388 页。

米纳 (埃斯波斯-伊-米纳), 弗朗西斯科 (Mina (Espoz y Mina), Francisco 1781—1836)——西班牙将军, 独立战争 (1808—1814) 时期为游击队领袖之一, 1820—1823 年资产阶级革命的积极参加者, 1833—1836 年曾参加反对卡洛斯派的战争。——第 399 页。

米涅, 克劳德·埃蒂耶纳 (Minié, Claude-Étienne 1804—1879)——法国军官, 米涅式步枪发明者。——第 10 页。

米努托利, 尤利乌斯 (Minutoli, Julius 1805—1860)——男爵, 普鲁士官吏和外交官; 1847—1848 年是柏林警察总监; 1853—1859 年任驻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总领事。——第 448 页。

米斯科夫斯基, 亨利克·路德维克 (Miskowsky, Henrik Ludvic 死于 1854 年)——波兰军官, 匈牙利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革命被镇压后流亡土耳其, 后迁居伦敦。——第 312、356、359、659 页。

米特巴赫尔, 奥古斯特·约瑟夫 (Mitterbacher, August Joseph)——奥地利邮政部门官员, 布拉格一家出版社的股东。——第 109 页。

密勒, 约翰·马丁 (Miller, Johan Martin 1750—1814)——德国诗人和作家, 德国文学中感伤主义的代表。——第 43 页。

明希-贝林豪森, 弗兰茨·泰奥多尔 (Munch-Bellinghausen, Franz Teodor 生于 1787 年)——男爵, 普鲁士官吏,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1852) 的陪审员。——第 554 页。

莫尔尼伯爵, 沙尔·奥古斯特·路易·约瑟夫 (Morny, Charles-Auguste-

Louis-Joseph, comte de 1811—1865)——法国政治活动家, 波拿巴主义者, 立法会议员 (1849—1851), 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组织者之一, 曾任内务部长 (1851 年 12 月—1852 年 1 月), 立法团议长 (1854—1856, 1857—1865), 驻俄国大使 (1856—1857); 拿破仑第三的同母异父兄弟。——第 11、480、497 页。

莫利斯, 莫布雷 (Morris, Mowbray)——英国出版商, 从四十年代末起是《泰晤士报》的财务和政务经理。——第 213 页。

莫罗, 让·维克多 (Moreau, Jean Victor 1763—1813)——法国将军, 曾多次参加法兰西共和国反对欧洲各国同盟的战争。——第 589 页。

莫帕, 沙尔勒曼·艾米尔 (Maupas, Charlemagne-Émile 1818—1888)——法国律师, 波拿巴主义者, 巴黎警察局长 (1851), 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组织者之一, 警务大臣 (1852—1853)。——第 480、572 页。

莫特, 露克丽霞 (Mott, Lucrezia 1793—1880)——美国女社会活动家, 美国废除黑奴制的妇女运动的领导人。——第 293 页。

莫扎特, 沃尔夫干格·亚马多 (Mozart, Wolfgang Amadeus 1756—1791)——伟大的奥地利作曲家。——第 632 页。

穆罕默德 (Muhammad 570 左右—632)——阿拉伯传教士, 被认为是伊斯兰教的创始人, 按伊斯兰教的说法是先知, 即“安拉的使者”。——第 250、255、263、264 页。

穆罕默德-阿利 (Mohammed Ali 1769—

1849)——埃及执政者(1805—1849), 实行过许多进步的改革; 1831—1833 年和 1839—1840 年曾进行过反土耳其 苏丹的战争, 其目的是要使埃及成为不 依赖于土耳其的独立自主的国家。—— 第 19、617 页。

穆勒, 詹姆斯(Mill, James 1773—1836)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哲学家, 李嘉图理论的庸俗化者; 在哲学上是边 沁的追随者。——第 508 页。

N

拿破仑第一(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I, Napoléon Bonaparte 1769—1821)——法国皇帝(1804—1814 和 1815)。——第 7、29、67、68、82、107、147、318、319、322、399、405、446、583、589 页。

拿破仑第三(路易·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III, Louis Bonaparte 1808—1873)——拿破仑第一的侄子, 第二共和国总统(1848—1851), 法国皇帝(1852—1870)。——第 6、7、10、11、17、22、26、30、38、39、46、49、78、79、82、116、120—122、131、135、144、146—147、149、150、167、168、186、204、212、213、215、218、234、236、303、315、320、325、352、354、361、396、413、434、437、442、453、466、472—473、480、495—499、502、511、517、518、524、536、555、565、568、572、574、580、585、586、616、625、631、639、643 页。

纳多, 马丁(Nadaud, Martin 1815—1898)——法国泥水匠, 政论家, 蒲鲁东的追随者, 1849—1851 年为立法会议 员, 属山岳派, 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 变后被逐出法国, 1859 年以前侨居英

国。——第 41、327 页。

纳皮尔, 查理(Napier, Charles 1786—1860)——英国海军上将, 1854 年任波 罗的海舰队司令。——第 364、365、455 页。

纳皮尔, 查理·詹姆斯(Napier, Charles James 1782—1853)——英国将军, 曾 在比利牛斯半岛参加反对拿破仑第一 的战争(1808—1814); 1842—1843 年 率领军队攻占信德, 1843—1847 年为 信德执政者。——第 589 页。

纳皮尔, 威廉·弗兰西斯·帕特里克 (Napier, William Francis Patrick 1785—1860)——英国将军和军事史学 家; 比利牛斯半岛战争(1808—1814)的 参加者。——第 399、411、418、607 页。

纳皮尔, 约瑟夫(Napier, Joseph 1804—1882)——英国政治活动家, 托利党人, 议会议员; 1852 年以爱尔兰总检察长 身分进入得比内阁; 1858—1859 年任 爱尔兰事务大臣。——第 426 页。

奈穆尔公爵, 奥尔良的路易·沙尔·菲利浦· 拉法埃尔(Nemours, Louis-Charles-Philippe-Raphael d'Orléans, duc de 1814—1896)——法国国王路易·菲力 浦的第二个儿子, 将军, 三十至四十年 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 1848 年二 月革命后流亡英国。——第 79 页。

奈斯密斯, 查理(Nasmyth, Charles 1826—1861)——英国军官, 《泰晤士报》驻 多瑙河奥美尔-帕沙司令部的军事通讯 员。——第 380 页。

瑙特, 斯蒂凡·阿道夫(Naut, Stephan Adolf)——科伦商人, 1848—1849 年 是《新莱茵报》的发行负责人。——第 86、374 页。

尼古拉一世(Николай I 1796—1855)

——俄国皇帝(1825—1855)。——第27、222、257、286、322、325、333、354、427、428、434、435、501、545、608页。

尼科尔森, 伦顿(Nicholson, Renton 1809—1861)——英国新闻工作者和伦敦几家小酒店老板, 多次变换职业, 曾不止一次地因破产遭监禁, 是所谓“法官和陪审员协会”的创始人(1841)和主席, 该协会模仿英国的诉讼程序进行自己的审讯。——第395页。

涅谢尔罗迭, 卡尔·瓦西里也维奇(Несельроде, Карл Васильевич 1780—1862)——伯爵, 俄国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 外交大臣(1816—1856)。——第292页。

牛顿, 威廉(Newton, William)——英国工联主义活动家, 小资产阶级激进派, 参加宪章运动; 机械工人联合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第146页。

牛津(Oxford)——斐·弗莱里格拉特工作过的伦敦一家商行的老板。——第302、439、583、603页。

纽卡斯尔公爵, 亨利·佩勒姆·费恩斯·佩勒姆·克林顿(Newcastle, Henry Pelham Fiennes Pelham-Clinton, Duke of 1811—1864)——英国国家活动家, 皮尔分子, 曾任爱尔兰事务大臣(1846), 陆军和殖民大臣(1852—1854), 陆军大臣(1854—1855), 殖民大臣(1859—1864)。——第430、615页。

诺让的吉伯特(Guibert de Nogent 1053—1124)——法国中世纪的历史学家和神学家, 封建贵族观点的表达者。——第384页。

诺特荣克, 彼得(Nothjung, Peter 1823左右—1866)——德国裁缝, 科伦工人联合会会员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科

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 被判六年徒刑。——第12、88、159、178、187、538、544页。

诺瓦伊里(Novairi 约1280—1332)——阿拉伯历史学家。——第263页。

O

欧门, 彼得(皮特)(Ermen, Peter(Pitt))——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股东之一。——第115、244页。

欧门, 哥特弗利德(Ermen, Gottfried)——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股东之一。——第21、252、260、558页。

欧门, 弗兰茨(Ermen, Franz)——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股东之一。——第558页。

欧文, 罗伯特(Owen, Robert 1771—1858)——伟大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第140页。

P

帕金顿, 约翰·索美塞特(Pakington, John Somerset 1799—1880)——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十九世纪下半叶为保守党人; 曾任陆军和殖民大臣(1852), 海军首席大臣(1858—1859和1866—1867), 陆军大臣(1867—1868)。——第232页。

帕里什, 亨利·黑德利(Parish, Henry Headley)——希腊外交史一书(1838)的作者。——第616页。

帕麦斯顿子爵, 亨利·约翰·坦普尔(Palmerston, Henry John Temple, Viscount 1784—1865)——英国国家活动家, 初为托利党人, 1830年起为辉格党领袖之一, 依靠该党右派; 曾任外

- 交大臣 (1830—1834、1835—1841 和 1846—1851), 内务大臣 (1852—1855) 和首相 (1855—1858 和 1859—1865)。——第 150、212、220—222、232、295、300、302、305、306、315、320、321、324、332、347、355、358、361、368、380、394、399、423、425、427—429、433、435、466、502、606、612—613、615—617、631、659 页。
- 帕姆——见帕麦斯顿子爵, 亨利·约翰·坦普尔。
- 帕斯凯维奇, 伊万·费多罗维奇 (Паскевич, Иван Федорович 1782—1856) ——公爵, 俄国元帅, 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加者, 1831 年夏天起为镇压 1830—1831 年波兰起义的俄军总司令, 1832 年起为波兰王国总督, 1849 年为参加镇压匈牙利革命的俄军总司令。——第 367 页。
- 帕西菲科, 大卫 (Pacifico, David 1784—1854) ——英国的臣民, 雅典商人; 葡萄牙人。——第 616 页。
- 庞培 (格奈尤斯·庞培·马格努斯) (Gnaeus Pompeius Magnus 公元前 106—48) ——罗马统帅和国家活动家。——第 598 页。
- 培尔西尼, 让·日尔贝尔·维克多 (Perrigny, Jean-Gilbert-Victor 1808—1872) ——伯爵, 法国国家活动家, 波拿巴主义者, 立法议会议员 (1849—1851), 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组织者之一; 曾任内务大臣 (1852—1854、1860—1863), 驻伦敦大使 (1855—1858、1859—1860)。——第 12、480、487 页。
- 培根, 弗兰西斯, 维鲁拉姆男爵 (Bacon, Francis, Baron of Verulam 1561—1626) ——杰出的英国哲学家, 英国唯物主义的创始人; 自然科学家和历史学家。——第 626 页。
- 佩茨累尔, 约翰 (Petzler, Johann) ——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音乐教员,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侨居伦敦。——第 329 页。
- 佩尔采尔, 摩里茨 (Perczel, Moritz 1811—1899) ——匈牙利将军, 匈牙利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革命失败后流亡土耳其, 1851 年流亡英国。——第 19、590、643 页。
- 佩克耳, 古斯塔夫 (Pöckel, Gustav) ——在美国的德国流亡者, 埃德加尔·冯·威斯特华伦的熟人。——第 451、452 页。
- 佩利科, 西耳维奥 (Pellico, Silvio 1789—1854) ——意大利爱国主义作家, 反对奥地利的统治; 1820 年因同烧炭党有联系而被逮捕并判处二十年徒刑; 1830 年被释放, 1832 年发表了一本描写囚犯在奥地利监狱遭受折磨的书; 后来脱离政治斗争。——第 460 页。
- 佩利西埃, 让·雅克 (Pélissier, Jean-Jacques 1794—1864) ——法国将军, 1855 年起为元帅, 三十至五十年代初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 以极端残酷著称, 曾任克里木法军总司令 (1855 年 5 月—1856 年 7 月), 驻伦敦大使 (1858), 1859 年意大利战争的参加者, 1860 年任阿尔及利亚总督。——第 455 页。
- 佩尼希 (Poenisch) ——马克思在伦敦的熟人。——第 127、132 页。
- 佩舍, 泰奥多尔 (Poesche, Theodor 1826—1899) ——德国统计学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 后迁居美国; 1852 年出版了同卡·格普

- 合写的一本书,宣传在美国领导下建立“世界合众国”的思想。——第599页。
- 皮阿,费里克斯(Pyat, Félix 1810—1889)——法国政论家,剧作家和政治活动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1849年起侨居瑞士、比利时和英国,反对独立的工人运动;有许多年利用在伦敦的法国人支部诽谤马克思和国际;巴黎公社委员。——第29、42、119、367页。
- 皮阿利——见泽尔菲,古斯达夫。
- 皮尔,罗伯特(Peel, Robert 1788—1850)——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温和派(皮尔派)的领袖;曾任内务大臣(1822—1827和1828—1830),首相(1834—1835、1841—1846),在自由派的支持下废除了谷物法(1846)。——第145、220、291、613页。
- 皮尔斯,富兰克林(Pierce, Franklin 1804—1869)——美国国家活动家,属于民主党,美国总统(1853—1857);实行有利于奴隶主的政策。——第390页。
- 皮佩尔,威廉(Pieper, Wilhelm 约生于1826年)——德国语文学家和新闻工作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侨居伦敦;五十年代接近马克思和恩格斯。——第7、9、16、21、23、37、93、122、124、129—131、133—135、137、138、140—142、159、179、184、206、211、227、228、238、241、243、247、252、264、266—268、274、276、280、282、290、291、294、299、300、305、317、323、331、336、337、340、341、344、347、363、373、380、385、390、399、407、452、474—476、478、484、485、513、530、591、592、598、600、601、604、605、640、642、656、657、661页。
- 皮特(老皮特),威廉,查塔姆伯爵(Pitt, William, the Elder, Earl of Chatham 1708—1778)——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领袖之一,外交大臣和陆军大臣(1756—1761);首相(1766—1768)。——第397页。
- 皮特(小皮特),威廉(Pitt, William, the Younger 1759—1806)——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领袖之一;欧洲反革命同盟反对法兰西共和国战争的主要策划者之一;曾任首相(1783—1801和1804—1806)。——第397、398页。
- 皮特曼,海尔曼(Püttmann, Hermann 1811—1894)——德国激进派诗人和新闻工作者,四十年代中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第391页。
- 品得,爱德华(Пиндар, Эдуард)——俄国流亡者,十九世纪中叶住在英国,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熟人。——第48、63、94、101、124—126、130、145、152—154页。
- 蒲鲁东,比埃尔·约瑟夫(Proudhon, Pierre-Joseph 1809—1865)——法国政论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一,1848年为制宪议会议员。——第42、45、89、116、128、204、357、358、496、555、565、568、584页。
- 普尔斯基,奥略里·费伦茨(弗兰齐舍克)(Pulszky, Aurelius Ferencz 1814—1897)——匈牙利政治活动家,作家和考古学家;波兰人,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五十年代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1867年大赦后回到匈牙利,议会议员(1867—1876和1884—1897)。——第225、226、229、232、292、316、328、394、524、578、600页。

普尔斯基, 泰莉莎 (Pulszky, Therese 1819—1866) ——匈牙利女作家, 维也纳大银行家的女儿, 1848年起为奥·费·普尔斯基的妻子。——第524页。

普芬德, 卡尔 (Pfänder, Karl 1818—1876) ——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 画家, 1845年起侨居伦敦, 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会员,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 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64—1867和1870—1872),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15、25、79、369、446、476、513、519、662页。

普莱耶耳 (Pleyel) ——匈牙利军官, 匈牙利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 1852年侨居美国。——第160、590页。

普里斯尼茨, 文岑兹 (Prießnitz, Vincenz 1799—1851) ——奥地利西里西亚的农民, 发明和使用水疗法; 积累了水疗医生的大量经验。某些官方医学界人士诬蔑他是招摇撞骗。——第523页。

普鲁茨, 罗伯特 (Prutz, Robert 1816—1872) ——德国诗人, 政论家和文学史家, 资产阶级自由派; 曾与青年黑格尔派有联系, 莱比锡《德国博物馆》杂志 (1851—1867) 的出版者。——第604页。

普鲁士亲王 —— 见威廉一世。

普吕米克, 约·克· (Plümicke, J. C.) ——德国军官, 《普鲁士皇家炮兵军官手册》一书的作者。——第583页。

普特南, 乔治·帕麦尔 (Putnam, George Palmer 1814—1872) ——美国出版者和政论家, 1853年起出版《普特南氏月刊》,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该刊撰稿。——第454页。

Q

齐施克 (Zischke) ——马克思在伦敦的债权人之一。——第461页。

契尔奈尔, 赛米尔·埃尔德曼 (Tzschirner, Samuel Erdmann 1812左右—1870) ——德国律师,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1849年革命时期为萨克森议会中极左派领袖, 德勒斯顿1849年五月起义的领导者之一, 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 “革命集中”中央委员会委员; 后来迁居英国。——第327页。

威美尔曼, 恩斯特·威廉·爱德华 (Zimmermann, Ernst Wilhelm Eduard) ——施潘道市长,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左派; 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第207页。

乔里奇, 安东 (Čorič, Antun 1795—1864) ——奥地利将军, 原籍克罗地亚; 曾参加镇压维也纳1848年十月起义和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第366页。

乔治·桑 (George Sand 1804—1876) (真名奥罗拉·杜班 Aurore Dupin) ——著名的法国女作家, 著有长篇社会小说多种, 浪漫主义的民主派代表人物。——第283、284页。

乔治三世 (George III 1738—1820) ——英国国王 (1760—1820)。——第397、398页。

切奥达也夫, 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 (Чеодаев, Михаил Иванович 死于1859年) ——俄国将军, 曾参加1812年战争, 克里木战争时任军长和后备步兵指挥官。——第334页。

切斯尼, 弗兰西斯·罗当 (Chesney, Francis Rodon 1789—1872) ——英国上校, 1855年起为将军。——第304、610页。

琼斯, 厄内斯特·查理 (Jones, Ernest Charles 1819—1869) ——杰出的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无产阶级诗人和政论家, 宪章派左翼领袖之一, 《北极星报》编辑之一, 《寄语人民》和《人民报》编辑;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9、17、18、22—25、32、35、37、38、44、46、54、59、62、97、112、122、123、145、146、212、247、273、279、281、291、305、310、312、327、390、391、413、430—433、435、438、444、456、459、461、464、470、477、495、504、512、514、521、525、530、537、541、554、564、569、591、594、596、601—603、605页。

琼斯, 杰恩 (Jones, Jane 死于1857年) ——厄内斯特·琼斯的妻子。——第456页。

琼斯, 理查 (Jones, Richard 1790—1855)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他的著作反映了政治经济学古典学派的衰落和瓦解, 同时他却在许多政治经济学问题上超过了李嘉图。——第508页。

琼斯, 威廉 (Jones, William 1746—1794) ——英国东方学家, 写有许多东方语言学和文学方面的著作。——第265页。

R

热拉尔(格拉尔), 约翰 (Guerard, Johann) ——奥地利军官, 著有军事百科指南。——第109页。

日拉丹, 艾米尔·德 (Girardin, Émile de 1806—1881) ——法国资产阶级政

论家和政治活动家, 三十至六十年代(断续地)担任《新闻报》编辑, 以政治上毫无原则著称; 1848年革命前反对基佐政府, 在革命时期是资产阶级共和党人, 立法议会议员(1850—1851), 后为波拿巴主义者。——第437、497页。

日拉丹, 德尔芬娜·德 (Girardin, Delphine de 1804—1855) ——法国女作家, 艾米尔·德·日拉丹的妻子。——第497页。

荣克, 格奥尔格 (Jung, Georg 1814—1886) ——德国政论家, 青年黑格尔分子, 《莱茵报》发行负责人之一;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年为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左翼。——第170、555、653页。

茹安维尔亲王, 弗朗斯瓦·斐迪南·菲力浦·路易·玛丽, 奥尔良公爵 (Joinville, François-Ferdinand-Philippe-Louis-Marie, duc d'Orléans, prince de 1818—1900) ——路易·菲力浦之子, 1848年二月革命胜利后流亡英国。——第82、150、168页。

若米尼, 昂利 (Jomini, Henri 1779—1869) ——将军, 初在法军中供职, 后在俄军中供职, 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 写有许多战略和军事史方面的著作; 瑞士人。——第583页。

S

萨巴蒂埃 (Sabatier)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伦敦的法国流亡者; 布朗基主义者。——第19页。

萨德勒, 约翰 (Sadleir, John 1814—1856) ——爱尔兰银行家和政治活动家, 议会中爱尔兰议员团的领袖之一, 梯培雷里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董事; 1853

- 年任财政副大臣，因梯培雷里银行在1856年破产自杀。——第428页。
- 萨珊王朝——波斯王朝(226—651)。——第263页。
- 萨特伦德公爵夫人，哈里埃特·伊丽莎白·乔治娜·鲁森-高尔(Sutherland, Harriet Elisabeth Georgina Leveson-Gower, Duchess 1806—1868)——苏格兰大地主，辉格党活动家。——第209、227页。
- 萨瓦，昂利·沙尔·约瑟夫(Savoie, Henri-Charles-Joseph 1802—1869)——普法尔茨律师，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32年侨居法国，从事德语教学；赖德律-洛兰的追随者，1849—1851年是立法会议员；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被驱逐出国。——第594页。
- 萨伊，让·巴蒂斯特(Say, Jean-Baptiste 1767—1832)——法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他最先系统地阐述了辩护性的“生产三要素”论。——第112、508页。
- 萨宗诺夫，尼古拉·伊万诺维奇(Саконов, 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1815—1862)——俄国新闻工作者，自由主义者，四十年代初流亡国外，为各种杂志和报纸撰稿。——第19页。
- 塞里姆-帕沙(Selim Pasha)(捷德林斯基 Zedlinsky)——土耳其将军，波兰人；1853—1854年任多瑙河土军指挥官。——第377页。
- 塞万提斯·德·萨维德拉，米格尔(Cervantes de Saavedra, Miguel 1547—1616)——伟大的西班牙现实主义作家。——第119、286、355、388、402页。
- 赛居尔子爵，亚历山大·约瑟夫·比埃尔(Ségur, Alexandre-Joseph-Pierre, vicomte de 1756—1805)——法国作家，写有论述妇女在各民族社会制度中的作用一书。——第555页。
- 赛雷迪(Szeredy)——在伦敦的匈牙利流亡者，《亚细亚的领袖们》一书的作者。——第451页。
- 赛雷耳梅伊，恩·(Szerelmey, N. 生于1807年)——匈牙利军官，军事工程师和政论家，法国1830年七月革命和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50年起流亡英国。——第46、58、61、63、69页。
- 瑟美列，贝尔塔兰(Szemere, Bertalan 1812—1869)——匈牙利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曾任革命政府内务部长(1848)和首脑(1849)；革命失败后逃离匈牙利。——第18、19、27、41、46、58、62、64、84、87、88、159、186、216、236、510、512、520、522、523、572—575、579、582、592、643页。
- 莎士比亚，威廉(Shakespeare, William 1564—1616)——伟大的英国作家。——第12、112、347、413页。
- 沙贝利茨(Schabelitz)——瑞士出版商和书商，雅科布·沙贝利茨的父亲。——第202页。
- 沙贝利茨，雅科布(Schabelitz, Jakob 1827—1899)——瑞士出版商和书商，资产阶级激进派；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初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有来往。——第202、205、206、208、210、218、224—225、227、228、233、247、577、651、652、658页。
- 沙多勃利昂子爵，弗朗斯瓦·勒奈(Chateaubriand, François-René, vicomte de 1768—1848)——著名的法国作家，反动的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曾任外交大臣(1822—1824)，法国出席维罗那会

- 议(1822)的代表。——第355、401—406页。
- 沙尔腊斯,让·巴蒂斯特·阿道夫(Charras, Jean-Baptiste-Adolphe 1810—1865)——法国军事和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1848年曾参加镇压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反对路易·波拿巴;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被驱逐出法国。——第150页。
- 沙米尔(Шамиль 1798左右—1871)——十九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领导达格斯坦和彻岑的山民反对当地的封建主和沙皇殖民主义者,穆里德派思想家之一。——第306、328、370、385页。
- 沙佩尔,卡尔(Schapper, Karl 1812—1870)——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正义者同盟的领导者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49年2—5月为科伦工人联合会主席;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为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领袖之一;1856年起重新同马克思接近;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第57、78、107、149、168、174、194、206、430、431、477、510、534、588页。
- 尚布雷侯爵,若尔日(Chambray, Georges, marquis de 1783—1848)——法国将军和军事著作家,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第109页。
- 舍尔瓦尔,茹利安(Cherval, Julien)(真名约瑟夫·克列美尔 Joseph Crämer)——普鲁士警探和奸细,曾钻进共产主义者同盟队伍,同盟分裂后曾领导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一个巴黎支部,1852年2月所谓巴黎德法密谋案件的被告之一;在警察局的帮助下越狱逃跑,1853—1854年化名纽金特在瑞士进行密探活动。——第73、74、79、83—86、161、163、168、169、177、193、202、236、386、648页。
- 舍勒尔,丽娜(Schöler, Lina)——马克思一家的朋友。——第460页。
- 圣阿尔诺,阿尔芒·雅克·阿希尔·勒卢阿·德(Saint-Arnaud, Armand-Jacques-Achille-Leroy de 1801—1854)——法国将军,1852年起为元帅,波拿巴主义者;1836—1851年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曾任陆军部长和陆军大臣(1851—1854),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组织者之一,1854年任克里木法军总司令。——第361、378、393、437页。
- 圣安娜,安东尼奥·洛佩斯·德(Santa Anna, Antonio Lopez de 1797左右—1876)——墨西哥将军和政治活动家,独立战争(1821)的参加者,墨西哥的独裁者(1833—1836、1841—1844、1846—1848、1853—1855),美墨战争时任总司令(1846—1848)。——第415页。
- 施蒂纳,麦克斯(Stirner, Max 1806—1856)(卡斯巴尔·施米特 Caspar Schmidt 的笔名)——德国哲学家,青年黑格尔分子,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家之一。——第29、31、89、111、357页。
- 施蒂纳-施米特,玛丽·威尔海明娜(Stirner-Schmidt, Marie Wilhelmine 1818—1902)(父姓登哈尔特 Dähnhardt)——麦克斯·施蒂纳的妻子。——第83、119页。
- 施拉姆,康拉德(Schramm, Konrad 1822左右—1858)——德国工人运动

- 的著名参加者,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1849年起流亡伦敦,《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发行负责人,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支持马克思;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73、107、248、259、451—453、472、527、577、579、639页。
- 施拉姆,鲁道夫(Schramm, Rudolf 1813—1882)——德国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革命后流亡英国;反对马克思;六十年代时拥护俾斯麦;康拉德·施拉姆的哥哥。——第527页。
- 施累格,爱德华(Schläger, Eduard)——德国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十九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流亡美国,五十年代初为《新英格兰报》编辑;1880年回到德国。——第274、598、599、605页。
- 施米特,恩斯特·弗里德里希·弗兰茨(Schmidt, Ernst Friedrich Franz)——德国牧师,1848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8—1849年革命后流亡美国,拥护科苏特。——第500页。
- 施莫耳策,卡尔·亨利希(Schmolze, Karl Heinrich 1823—1859)——德国漫画家和诗人;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后流亡国外。——第112、593页。
- 施奈德,弗兰茨(Sznayde, Franz 1790—1850)——1830—1831年波兰起义的参加者,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革命军的将军。——第90页。
- 施奈德尔第二,卡尔(Schneider II, Karl)——德国法学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48年是科伦民主协会主席和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委员,1849年2月7日《新莱茵报》案件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护人;1849年2月8日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案件的被告之一;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辩护人。——第145、164、168—171、173、175、176、179、181、182、184、185、188、190、191、194页。
- 施瑙费尔,卡尔·亨利希(Schnauffer, Karl Heinrich 1823—1854)——德国诗人和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巴登革命运动的参加者;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1851年起流亡美国,为《巴尔的摩警钟报》编辑。——第106、400、551、646页。
- 施皮耳曼(Spielmann)——伦敦银行家。——第245、275、280、282、290、300页。
- 施泰翰,哥特利勃·路德维希(Stechan, Gottlieb Ludwig 约生于1814年)——汉诺威的细木工,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年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1851年12月起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从1852年1月起领导伦敦工人协会。——第174、181、431、477、513页。
- 施泰因,卡尔(Stein, Karl)——科伦银行家,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证人。——第544页。
- 施泰因,尤利乌斯(Stein, Julius 1813—1889)——西里西亚的教师,政论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9年是第二议院议员,属于极左派;五十年代是《新奥得报》编辑之一,1862年起是《布勒斯劳报》的编辑。——第413页。

- 施泰因塔耳 (Steinthal) ——曼彻斯特——贸易公司老板；格奥尔格·维尔特曾在该公司做过事。——第 163—165、257、259 页。
- 施坦道，尤利乌斯 (Standau, Julius) ——德国教师，十九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德国民主主义运动的参加者，俾尔 (瑞士) 军人联合会的组织者之一，革命失败后流亡美国。——第 500 页。
- 施特芬，威廉 (Steffen, Wilhelm) ——前普鲁士军官，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1852) 的被告证人，1853 年流亡英国，后迁美国；五十年代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很接近。——第 218、227、312、313、320、342、388、390、430、452、592、627 页。
- 施特赫利 (Stehely) ——柏林一家糖果点心店老板。四十年代这家店铺是“自由人”小组的成员聚会的地方。——第 357 页。
- 施特劳 (Strauß) ——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侨居伦敦。——第 103 页。
- 施特劳 (Strauß, David Friedrich 1808—1874) ——德国哲学家和政论家，著名的青年黑格尔分子之一；《耶稣传》的作者；1866 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第 368 页。
- 施特列特，费奥多尔 (Streit, Feodor 1820—1904) ——德国律师，新闻工作者和出版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时期曾参加民主运动。——第 110—111、122、127 页。
- 施特龙，威廉 (Strohn, Wilhelm)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之一，侨居布莱得弗德。——第 53、76、86、167、182、185—187、195、199、202、203、239、243、247、251、279、301、311、450 页。
- 施特罗特曼，阿道夫 (Strodtmann, Adolph 1829—1879) ——德国作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 年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革命运动的参加者，1850 年流亡国外，金克尔传记的作者。——第 78 页。
- 施滕策尔，古斯塔夫·阿道夫 (Stenzel, Gustav Adolf 1792—1854) ——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1848 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第 109 页。
- 施梯伯，威廉 (Stieber, Wilhelm 1818—1882) ——普鲁士警官，普鲁士政治警察局局长 (1850—1860)，迫害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科伦案件 (1852) 的策划者之一，并且是这一案件的主要证人；同维尔穆特合编《十九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一书。——第 160、164、166、169、171—182、187、189、190、193、194、233、240、243、307、578、595、596、648、649、652 页。
- 施韦茨勒·冯·累克顿 (Schweizer von Lecton)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一个官员的寡妇。——第 172、173 页。
- 叔尔茨，卡尔 (Schurz, Karl 1829—1906) ——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流亡瑞士，后为美国国家活动家。——第 40、43、78、102、103、117、143、147、185、520、547 页。
- 舒耳茨 (Schultz 死于 1852 年) ——科伦警察厅长，迫害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科伦案件 (1852) 的策划者之一。——第 147、174、200、543 页。
- 舒瓦泽尔公爵，埃蒂耶纳·弗朗斯瓦 (Choiseul, Étienne-François, duc de

- 1719—1785)——法国外交官和国家活动家,曾任驻罗马大使(1753—1757)和驻维也纳大使(1757—1758);1758—1770年任法国第一大臣,同时兼外交大臣(1758—1761和1766—1770)和陆军与海军大臣(1761—1766)。——第397页。
- 顺克(Schunck)——曼彻斯特一家贸易公司的老板。——第277页。
- 顺克(Schunck)——前者的妻子。——第277页。
- 斯巴达克——见林顿,威廉·詹姆斯。
- 斯宾诺莎,巴鲁赫(别涅狄克特)(Spinoza, Baruch (Benedictus de) 1632—1677)——杰出的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论者。——第545页。
- 斯蒂凡尼-路易莎-阿德里安娜(Stéphanie-Louise-Adrienne 1789—1860)(父姓博阿尔奈 Beauharnais)——1811年起为巴登大公爵夫人,拿破仑第三的亲戚。——第22页。
- 斯米特,费多尔·伊万诺维奇(Смит, Федор Иванович 1787左右—1865)——俄国历史学家。——第90、304、590页。
- 斯坦利——见得比伯爵,爱德华·乔治·杰弗里·史密斯·斯坦利。
- 斯特拉索尔多-格拉芬堡,米哈埃尔(Strassoldo-Grafenberg, Michael 1800—1873)——伯爵,奥地利政府官员,1850—1853年米兰城的总督。——第217页。
- 斯特腊特弗德·德·雷德克利夫子爵,斯特腊特弗德·坎宁(Stratford de Redcliffe, Stratford Canning, Viscount 1786—1880)——英国外交家,曾任驻君士坦丁堡公使(1810—1812、1825—1828),后为大使(1841—1858)。——第319页。
- 斯托普福德,罗伯特(Stopford, Robert 1768—1847)——英国海军上将,1837—1841年是英国地中海舰队总司令。——第616页。
- 司各脱,温菲尔德(Scott, Winfield 1786—1866)——美国将军,曾参加1812—1815年英美战争;美国陆军总司令(1841—1861年11月);在侵略墨西哥战争时期(1846—1848),曾指挥占领委拉克路斯和墨西哥城的部队。——第318、411、414页。
- 司徒卢威,阿马利亚(Struve, Amalie 死于1862年)——1848—1849年德国民主主义运动的参加者;是古斯达夫·司徒卢威的妻子。——第27页。
- 司徒卢威,古斯达夫(Struve, Gustav 1805—1870)——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职业是记者;1848年4月和9月巴登起义和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领导者之一;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在英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之一;曾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第27、61、543页。
- 苏比兹亲王,沙尔·德·罗昂(Soubise, Charles de Rohan, prince de 1715—1787)——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宠臣,元帅,七年战争(1756—1763)的参加者,1761—1762年指挥莱茵河的法国军队。——第397、398页。
- 苏尔特,尼古拉·让(Soult, Nicolas-Jean 1769—1851)——法国元帅和国家活动家,以政治上毫无原则著称;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在1808—1814年比利牛斯半岛战争中为法军指挥官,七月王朝时期任陆军大臣

(1830—1834, 1840—1845), 外交大臣 (1839—1840) 和首相 (1832—1834, 1839—1840 和 1840—1847)。——第 616, 617 页。

索利斯-伊-里瓦德内腊, 安东尼奥·德 (Solisy y Rivadeneira, Antonio de 1610—1686) ——西班牙历史学家, 诗人和剧作家, 征服墨西哥一书的作者。——第 411, 414 页。

索伊蒙诺夫, 费多尔·伊万诺维奇 (Соймонов, Федор Иванович 1800—1854) ——俄国将军, 在克里木战争时期任多瑙河和克里木俄军指挥官, 在因克尔芒战斗中阵亡。——第 376 页。

所罗门 ——圣经传说中的古以色列王国国王 (公元前 960 左右—935), 大卫王之子, 以智慧著称。相传圣经中的《箴言》、《雅歌》等是他所写。——第 597 页。

T

塔克尔 (Tucker) ——伦敦出版商。——第 318, 323, 380, 381, 410, 444 页。

塔利, 西吉兹蒙特 (济格蒙德) (Thaly, Sigismund (Zsigmond) 1814—1886) ——匈牙利工程师, 科苏特的亲戚和朋友,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1849 年为科马罗姆要塞司令, 要塞投降后流亡国外; 六十年代大赦后回国。——第 108 页。

塔韦尔尼埃 (Tavernier) ——1855 年匿名出版的批评法军司令部在克里木战争中军事行动的一些小册子的作者。——第 437, 453 页。

塔西佗 (普卜利乌斯·科尔奈利乌斯·塔西佗) (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 约 55—120) ——罗马著名的历史学家,

《日耳曼尼亚志》、《历史》、《编年史》的作者。——第 126 页。

塔谢罗, 茹尔·安都昂 (Taschereau, Jules-Antoine 1801—1874) ——法国资产阶级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 《国民报》编委; 1833—1838 年和 1848 年曾发行《往事述评》, 曾在此刊物上发表诽谤性的文件反对布朗基; 1848—1849 年为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 属于右派, 后来成为波拿巴主义者。——第 156 页。

泰霍夫, 古斯塔夫·阿道夫 (Techow, Gustav Adolf 1813—1893) ——普鲁士军官,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柏林 1848 年革命的参加者, 普法尔茨革命军总参谋长; 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 1852 年迁居澳大利亚。——第 57, 83, 97, 99, 102, 119, 194, 526, 552 页。

泰勒, 贝阿德 (Taylor, Bayard 1825—1878) ——美国旅行家, 作家和新闻工作者, 《纽约每日论坛报》的通讯员。——第 346 页。

泰勒, 汤姆 (Taylor, Tom 1817—1880) ——英国剧作家和新闻记者, 五十年代为讽刺性杂志《笨拙》的撰稿人, 1874—1880 年为该杂志编辑; 1854 年被任命为保健委员会秘书。——第 124 页。

泰勒, 扎卡里 (Taylor, Zachary 1784—1850) ——美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 大种植场奴隶主, 在侵略墨西哥战争 (1846—1848) 中曾指挥在格兰德河作战的美国军队; 1849 年起为美国总统。——第 411, 414 页。

泰梅, 约多库斯·多纳图斯·胡贝尔图斯 (Temme, Jodokus Donatus Hubertus 1798—1881) ——德国法学家, 资

- 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为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9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第484、489、630页。
- 唐尼采蒂，加埃塔诺(Donizetti, Gaetano 1797—1848) ——著名的意大利作曲家。——第149页。
- 陶森瑙，卡尔(Tausenau, Karl 1808—1873) ——奥地利政治活动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左翼的著名代表，1848年革命时期为维也纳民主联合会中央委员会首脑；1849年起流亡伦敦。——第78、144、631页。
- 忒伦底乌斯(普卜利乌斯·忒伦底乌斯·阿费尔)(Publius Terentius Afer 公元前185左右—159) ——著名的罗马喜剧作家。——第314页。
- 特腊勒(Tralle) ——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侨居伦敦。——第98、103、144页。
- 特吕布纳，尼古劳斯(Trübner, Nikolaus 1817—1884) ——伦敦的德国书商和出版商。——第65、326、380页。
- 特塞勒(Tesseler)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陪审员。——第554页。
- 梯也尔，阿道夫(Thiers, Adolphe 1797—1877) ——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国家活动家，首相(1836、1840)；1848年为制宪议会议员，1849—1851年为立法议会议员，奥尔良党人；共和国总统(1871—1873)，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第355、568页。
- 梯叶里，奥古斯丹(Thierry, Augustin 1795—1856) ——复辟时期法国自由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第381—384、507页。
- 托雷，埃蒂耶纳·约瑟夫·泰奥菲尔(Thoré, Étienne-Joseph-Theophile 1807—1869) ——法国政治活动家，律师和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革命的积极活动家，1848年五月十五日事件的参加者，后来流亡英国；1860年回到法国，脱离政治活动。——第29页。
- 托伦斯，罗伯特(Torrens, Robert 1780—1864)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李嘉图经济学说的庸俗化者，他否认劳动价值论适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第508页。
- 托马，安都昂·列奥纳尔(Thomas, Antoine-Léonard 1732—1785) ——法国文学家，接近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者，1767年起是法国科学院院士。——第555页。

W

- 瓦茨，约翰(Watts, John 1818—1887) ——英国政论家，初为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的信徒；后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士。——第335、341、608页。
- 瓦尔特，约翰(Walter, John 1818—1894) ——英国出版者，《泰晤士报》的主要所有人，温和的自由主义者，议会议员。——第213页。
- 瓦耳埃尔(Vallières) ——法国革命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巴尔贝斯的拥护者；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侨居伦敦。——第19页。
- 瓦伦提尼，格奥尔格·威廉(Valentini, Georg Wilhelm 1775—1834) ——普鲁士将军和军事著作家，反对法兰西共和国和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1810—1811年在俄军中供职，并参加

- 了1806—1812年俄土战争。——第327页。
- 瓦斯邦太, 路易(Vasbenter, Louis)——法国民主主义者, 1850年是蒲鲁东派的《人民之声报》、《人民报》等报纸的编辑之一, 侨居伦敦, 六十年代中侨居美国。——第41页。
- 威德, 约翰(Wade, John 1788—1875)——英国资产阶级政论家, 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第507页。
- 威尔海米, 弗兰茨(Wilhelmi, Franz)——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革命失败后流亡美国, 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第472页。
- 威尔克斯, 华盛顿(Wilks, Washington 1826左右—1864)——英国激进主义政论家, 《晨星报》编辑之一。——第338页。
- 威尔克斯, 约翰(Wilkes, John 1727—1797)——英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 资产阶级激进派, 议会议员; 写了许多反对乔治三世专制制度的抨击性文章。——第398页。
- 威克菲尔德, 爱德华·吉本(Wakefield, Edward Gibbon 1796—1862)——英国国家活动家, 经济学家, 曾制定资产阶级的殖民理论。——第508页。
- 威廉一世(Wilhelm I 1797—1888)——普鲁士亲王, 摄政王(1858—1861), 普鲁士国王(1861—1888), 德国皇帝(1871—1888)。——第57、98、104、521、542、645页。
- 威灵顿公爵, 阿瑟·威尔斯里(Wellington, Arthur Wellesley, Duke of 1769—1852)——英国统帅和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1808—1814年和1815年在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中指挥英军; 历任军械总长(1818—1827), 英军总司令(1827—1828、1842—1852), 首相(1828—1830), 外交大臣(1834—1835)。——第145、147、304、397、501、559页。
- 威斯特华伦, 埃德加尔·冯(Westphalen, Edgar von 1819—约1890)——马克思夫人燕妮的弟弟; 1846年参加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 五十至六十年代侨居美国。——第340、451、513、646、664页。
- 威斯特华伦, 斐迪南·冯(Westphalen, Ferdinand von 1799—1876)——普鲁士国家活动家, 曾任内务大臣(1850—1858), 反动分子; 马克思夫人燕妮的异母哥哥。——第320、322、437页。
- 威斯特华伦, 亨利希·格奥尔格·冯(Westphalen, Heinrich Georg von 1768—1855)——马克思夫人燕妮的伯父。——第28、31、436页。
- 威斯特华伦, 卡洛琳·冯(Westphalen, Karoline von 死于1856年)——马克思夫人燕妮的母亲。——第320、322、369、436、513、646页。
- 威斯特华伦, 路易莎·冯(Westphalen, Louise von 1805—1861)——斐迪南·冯·威斯特华伦的妻子。——第28页。
- 维多利亚(Victoria 1819—1901)——英国女王(1837—1901)。——第213、222页。
- 维尔特, 格奥尔格(Weerth, Georg 1822—1856)——德国无产阶级诗人和政论家,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48—1849年为《新莱茵报》编辑之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6、8、16、53、86、

- 143, 148, 151, 152, 158, 159, 161—163, 167, 172, 175, 177, 178, 180, 182, 185, 186, 188, 190, 191, 196, 198—200, 202, 203, 234, 308, 447, 461, 471, 478, 479, 483, 487, 515, 560, 583, 604, 614, 633, 637, 638, 641, 642, 650 页。
- 维克多, 克劳德·维克多·佩兰, 贝冷公爵 (Victor, Claude-Victor Perrin, duc de Bellune 1764—1841) ——法国将军, 1807 年起为元帅, 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 1821—1823 年是陆军大臣, 1823 年法国武装干涉西班牙的策划者之一。——第 404 页。
- 维莱尔, 让·巴蒂斯特·赛拉芬·约瑟夫 (Villèle, Jean-Baptiste-Séraphin-Joseph 1773—1854) ——伯爵, 法国复辟时期的国家活动家, 正统主义者, 曾任首相 (1822—1828)。——第 402—404, 406 页。
- 维利森, 威廉 (Willisen, Wilhelm 1790—1879) ——普鲁士将军和军事理论家; 1848 年任王室驻波兹南专员, 1850 年统率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军队对丹麦作战。——第 67, 68, 359, 360, 588, 589 页。
- 维利希, 奥古斯特 (Willich, August 1810—1878) ——普鲁士军官, 因政治信仰辞职,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是 1850 年从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出来的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领袖之一; 1853 年侨居美国, 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第 16, 25, 26, 42, 50, 57, 58, 61, 64, 65, 67, 73, 75, 77, 78, 81, 83, 89, 97—99, 102—105, 107, 111, 112, 114, 116—119, 144, 149, 154, 168—172, 174, 184, 185, 194, 195, 206, 210, 219, 233, 240, 241, 248, 249, 253, 254, 258, 259, 265, 269, 274, 293, 308—314, 349, 351, 359, 471, 472, 477, 494, 510, 513, 515, 521, 526, 527, 534, 535, 537, 542, 547—553, 556, 564, 569—571, 576, 578, 579, 582, 588, 592, 594, 596, 606, 639, 640, 645—649, 652, 654, 655, 659, 660 页。
- 维斯, 克·(Wiß, C.) ——德国医生和新闻记者, 青年黑格尔分子,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起侨居美国; 金克尔的拥护者。——第 357—359, 553, 554, 662 页。
- 维斯康蒂 ——见阿尔康纳蒂·维斯康蒂, 康斯坦扎。
- 韦伯, 卡尔·马利阿 (Weber, Karl Maria 1786—1826) ——杰出的德国作曲家。——第 615 页。
- 韦伯, 詹姆斯·沃森 (Webb, James Watson 1802—1884) ——美国新闻工作者和外交官; 1829—1861 年为《信使晨报和纽约问讯报》的出版者和所有人; 1849—1850 年任美国驻维也纳驻办公使, 1861—1869 年任驻里约热内卢公使。——第 307, 523 页。
- 魏德迈, 路易莎 (Weydemeyer, Louise) ——约瑟夫·魏德迈的妻子。——第 469, 482, 490, 495, 503, 510, 516, 522, 527, 528, 535, 591, 596, 641, 644 页。
- *魏德迈, 约瑟夫 (Weydemeyer, Joseph 1818—1866) ——德国和美国工人运动的卓越活动家; 1846—1847 年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下, 转到科学共产主义立场上,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新德意志报》责任编辑之一 (1849—1850); 革命失败后, 流亡美国, 曾站在北部方面参加内战; 他

- 为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传播奠定了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5、8、9、12、14、16、17、19、20、22—25、29、31、35、37、46、50、53、55、56、58、63、65、66、75、79、82、85、89、106、109、110、114、122、126、127、131、144、157、175、198、235、237、245、247—249、253、254、258、283、293、313、321、324、336、337、469—470、473—482、485—495、499—505、507—522、524—528、530—535、555、565、576、581—591、595—599、601—602、603—605、640—644、654—661页。
- 魏特林, 威廉(Weitling, Wilhelm 1808—1871)——德国工人运动初期的著名活动家, 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理论家之一; 职业是裁缝。——第211、233、265、274、357、513、535、542页。
- 味吉尔(普卜利乌斯·味吉尔·马洛)(Publius Vergilius Maro 公元前70—19)——杰出的罗马诗人。——第305、434页。
- 温甘(Wingham)——伦敦的治安法官。——第169、179、180页。
- 文德克斯(凯尤斯·尤利乌斯·文德克斯)(Caius Julius Vindex 死于68年)——鲁格敦高卢省的罗马总督; 高卢人; 67年发动高卢部落起义反对尼禄, 提出给予西班牙的罗马执政者加尔巴以皇权; 同罗马军队交战失败后自杀身死。——第582页。
- 文迪施格雷茨, 阿尔弗勒德(Windischgrätz, Alfred 1787—1862)——公爵, 奥地利元帅; 1848年镇压布拉格和维也纳的起义; 1848—1849年率领奥地利军队, 镇压匈牙利革命。——第366页。
- 文克施特恩, 奥托(Wenckstern, Otto)——德国新闻工作者,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是《泰晤士报》的撰稿人, 是普鲁士派遣到伦敦的间谍。——第344页。
- 翁格尔, 约瑟夫(Unger, Joseph 生于1828年)——奥地利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写有许多民法方面的著作。——第556页。
- 沃尔策耳, 斯塔尼斯拉夫(Worcell, Stanislaw 1799—1857)——波兰革命家, 空想社会主义者; 1830—1831年波兰起义的参加者, 起义被镇压后流亡国外; 波兰流亡者民主派领袖之一, “集中”的成员; 同国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流亡者首领有联系, 参加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第90、312、344页。
- 沃尔弗, 庇护·亚历山大(Wolff, Pius Alexander 1782—1828)——德国演员和剧作家。——第615页。
- 沃尔弗, 斐迪南(Wolf, Ferdinand 1812—1895)(红色沃尔弗 der rote Wolf)——德国政论家, 1846—1847年是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48—1849年为《新莱茵报》编辑之一; 1848—1849年革命后流亡国外; 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支持马克思; 后来脱离政治活动。——第114、300、420、469、483、583、604、641、657页。
- 沃尔弗, 威廉(Wolff, Wilhelm 1809—1864)(鲁普斯 Lupus)——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政论家, 职业是教员, 西里西亚农奴的儿子; 学生运动的参加者, 1834—1839年被关在普鲁士监狱; 1846—1847年为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 1848年3月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 1848—1849年为《新莱茵报》编辑之一; 法

- 克福国民议会议员；1853年起在曼彻斯特当教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8、18、20、31、34、35、71、87、96、109、136、149、158、165、171、179、228、246、257、259、279—282、288—289、291—294、297、299—301、305、308—310、313、321、324、330、332、335、336、352、362、364、379、388、407、418、439、444—446、456、458、462、469、474、476、478、486、493、495、519、526、527、541、543、564、582、591、593、602、604、606、618、630、631、633、641、642、644、650、656—659页。
- 沃龙佐夫，米哈伊尔·谢明诺维奇(Воронцов, Михаил Семенович 1782—1856)——公爵，俄国国家活动家，将军，反对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1844—1854年为高加索驻军总司令和高加索总督。——第306、380页。
- 沃思，威廉·詹金斯(Worth, William Jenkins 1794—1849)——美国将军，在侵略墨西哥战争(1846—1848)中指挥美国军队。——第414页。
- 乌尔班，卡尔(Urban, Karl 1802—1877)——奥地利军官，1850年起为将军，原系罗马尼亚人，1848年曾领导奥地利奸细挑起的特兰西瓦尼亚罗马尼亚人反对匈牙利政府的分立暴动；曾参加镇压匈牙利的1848—1849年革命。——第366页。
- 乌尔卡尔特，戴维(Urquhart, David 1805—1877)——英国外交家，反动的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亲土耳其分子；三十年代在土耳其执行外交任务，曾揭露帕麦斯顿和辉格党人的对外政策，议会议员(1847—1852)；《自由新闻》报的创办人和编辑。——第221、222、228、281、288、295、306、318、324、325、327、329、332、336、338、344、346、347、356、359、381、395、433、606、615页。
- 伍德(Wood)——伦敦小酒店老板。——第207页。
- 伍德，查理(Wood, Charles 1800—1885)——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人，曾任财政大臣(1846—1852)，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主席(1852—1855)，海军首席大臣(1855—1858)，印度事务大臣(1859—1866)，掌玺大臣(1870—1874)。——第425、537页。

X

- 西德默思子爵，亨利·阿丁顿(Sidmouth, Henry Addington 1757—1844)——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曾任首相兼财政大臣(1801—1804)，任内务大臣时(1812—1821)对工人运动实行镇压措施。——第502页。
- 西尔莫伊(Szirmay)——伯爵，匈牙利侨民，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科苏特驻巴黎的特使。——第572、573页。
- 西蒙，奥古斯特·亨利希(Simon, August Heinrich 1805—1860)——德国法学家，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从事工商业活动。——第630页。
- 西蒙，路德维希(Simon, Ludwig 1810—1872)——特利尔的律师，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曾流亡瑞士。——第25、26、31、66、492、494页。
- 西摩尔，乔治·汉密尔顿(Seymour, George Hamilton 1797—1880)——

- 英国外交家, 1851—1854 年任驻彼得堡公使。——第 332 页。
- 西尼耳, 纳骚·威廉 (Senior, Nassau William 1790—1864) ——英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 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士, 反对缩短工作日。——第 508 页。
- 西塞罗 (马可·土利乌斯·西塞罗) (Marcus Tullius Cicero 公元前 106—43) ——杰出的罗马雄辩家和国家活动家, 折衷主义哲学家。——第 54 页。
- 西斯蒙第, 让·沙尔·列奥纳尔·西蒙·德 (Sismondi, Jean-Charles-Léonard Simonde de 1773—1842) ——瑞士经济学家, 批判资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批评家, 经济浪漫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第 270 页。
- 希波克拉底 (Hippokrates 约公元前 460—377) ——杰出的古希腊医生, 古代医学的创始人之一。——第 268 页。
- 希尔盖特纳尔, 格奥尔格 (Hillgärtner, Georg) ——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1849 年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第 100 页。
- 希尔施, 威廉 (Hirsch, Wilhelm) ——汉堡的店员,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是普鲁士在伦敦的警探。——第 35、164、169—171、180—182、189、190、192—195、235—237、239—241、243、247、253、258、474、494、510、570、571、581、582、592、593、595、596、655 页。
- 席克耳, 约翰 (Schickel, Johann) ——美因兹一家商号的职员,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50 年起侨居美国。——第 480 页。
- 席勒, 弗里德里希 (Schiller, Friedrich 1759—1805) ——伟大的德国作家。——第 76、361 页。
- 席利, 维克多 (Schily, Victor 1810—1875) ——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职业是律师, 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后流亡国外, 第一国际会员。——第 57、99、103、112、114、133、134、145、339、353、535 页。
- 席利 (Schily) ——前者的兄弟。——第 133 页。
- 席梅尔普芬尼希, 亚历山大 (Schimmelpfennig, Alexander 1824—1865) ——普鲁士军官,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后流亡国外, 同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有联系; 曾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第 40、57、77、78、89、99、102、103、172、235、335、339、341、342、345、348、350、351、459、526、551、556、569、579、593 页。
- 夏恩霍斯特, 格尔哈特 (Scharnhorst, Gerhard 1755—1813) ——普鲁士将军和军事政治活动家, 1806 年普鲁士军队被拿破仑打败后任军事改革原则制订委员会主席; 陆军大臣 (1807—1810) 和总参谋长 (1807—1813); 在德国人民反对拿破仑统治的解放战争中起了卓越的作用。——第 436 页。
- 夏米索, 阿德尔伯特·冯 (Chamisso, Adelbert von 1781—1838) ——德国浪漫主义诗人, 反对封建的反动势力。——第 363 页。
- 谢努, 阿道夫 (Chenu, Adolphe 约生于 1817 年) ——法国七月王朝时期一些秘密革命团体的参加者, 奸细和密探。——第 81、236、500 页。
- 谢特奈尔 (Schärttner) ——奥古斯特·谢特奈尔的妻子。——第 112 页。
- 谢特奈尔, 奥古斯特 (Schärttner, August)

——海瑙的制桶匠，曾参加1848—1849年革命和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后流亡伦敦，开设小酒店，酒店成为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聚会之地；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年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为该集团的中央委员会委员。——第67、99、102、103、119、194、240、595页。

休谟，约瑟夫 (Hume, Joseph 1777—1855) ——英国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派首领之一，议会议员。——第35、221页。

许茨，雅科布·弗里德里希 (Schütz, Jakob Friedrich 1813—1877) ——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巴登临时政府驻巴黎代表；后流亡瑞士、英国和美国。——第57、521、527页。

许尔曼 (Schürmann) ——德国律师，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辩护人。——第182页。

许纳拜恩，弗·符·(Hühnerbein, F.W.) ——德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职业是裁缝；1849年5月爱北斐特起义时期为安全委员会委员。——第15页。

Y

雅科比，阿伯拉罕 (Jacobi, Abraham 1830—1919) ——德国医生，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被陪审法庭宣告无罪，但因被控“侮辱国王陛下”而继续被监禁；1853年流亡英国，后迁居美国，在美国的刊物上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曾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在美国好几家医学院任教授和院长，写有许多医学著

作。——第11、159、275—277、279、282、283、294、297、451、605页。

雅科比，约翰 (Jacoby, Johann 1805—1877) ——德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为普鲁士国民议会左翼的领导人之一；1849年为第二议院议员，属于极左翼；七十年代成为社会民主党人。——第276页。

亚历山大，威廉 (Alexander, William) ——十八世纪的英国医生，《古今妇女史》一书的作者。——第555页。

亚历山大一世 (Александр I 1777—1825) ——俄国皇帝 (1801—1825)。——第401、404—406页。

亚奇斯 (Agis 约死于公元前399年) ——斯巴达王 (约公元前426—399)。——第511页。

耶拉契奇，约西普 (Jellačić, Josip 1801—1859) ——伯爵，奥地利将军，克罗地亚、达尔马威亚和斯拉窝尼亚总督 (1848—1859)，积极参加镇压匈牙利和奥地利的1848—1849年革命。——第366页。

耶尼，弗里德里希 (Jenni, Friedrich 死于1849年) ——瑞士出版商，激进主义者，伯尔尼幽默报纸《全景》的编辑。——第228页。

叶卡特林娜二世 (Екатерина II 1729—1796) ——俄国女皇 (1762—1796)。——第398页。

*伊曼特，彼得 (Imandt, Peter) ——德国教员，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后迁居伦敦；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第77、78、99、102—106、107、111、172、182、184、191—

193, 210, 227, 273, 279, 294, 302, 311, 327, 349, 353, 375, 386—388, 390, 407, 451, 454, 535, 547—548, 552, 554, 592, 625, 645, 646, 657, 662, 664 页。

伊默曼, 卡尔 (Immermann, Karl 1796—1840) ——德国作家, 政论家, 评论家和戏剧活动家。——第 567 页。

伊斯甘德-贝伊 (亚历山大·伊林斯基) (Iskender Beg (Alexander Ilinski) 1810—1861) ——土耳其将军, 波兰人; 三十至四十年代先后在西班牙、葡萄牙、波斯和法国的军队中供职, 曾参加匈牙利 1848—1849 年革命, 革命失败后流亡土耳其, 加入土耳其国籍; 曾任多瑙河土军指挥官 (1853—1854), 克里木土军指挥官 (1855) 和高加索土军指挥官 (1855—1856)。——第 377 页。

伊文思, 乔治·德·雷希 (Evans, George de Lacy 1787—1870) ——英国将军, 自由党政治活动家, 议会议员; 克里木战争的参加者, 1854 年任克里木英军师长。——第 437 页。

隐士彼得 (或亚眠的彼得) (Peter l'er-mite (Peter d'Amiens) 1050 左右—1115) ——法国僧侣和传教士, 第一次十字军远征时 (1096—1099) 为农民自卫军的领袖之一。——第 36 页。

尤利乌斯, 古斯塔夫 (Julius, Gustav 1810—1851) ——德国政论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第 185 页。

尤尼乌斯——见弗兰西斯, 菲力浦。

尤塔, 路易莎 (Juta, Louise 1821—约 1865) ——马克思的妹妹, 约翰·卡尔·尤塔的妻子。——第 273, 274 页。

尤塔, 约翰·卡尔 (Juta, Johan Carel 生于 1824 年) ——荷兰商人, 马克思的妹

妹路易莎的丈夫。——第 273, 274, 316 页。

雨果, 维克多 (Hugo, Victor 1802—1885) ——伟大的法国作家, 第二共和国时期为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 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流亡泽稷岛; 1855 年底被英国当局驱逐出境。——第 434, 631 页。

约丹, 威廉 (Jordan, Wilhelm 1819—1904) ——德国资产阶级作家, 1848 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 属于左派, 在波兰问题辩论后转到中间派方面。——第 149 页。

约翰逊, 阿·(Johnson, A.) ——英格兰银行职员, 斐·弗莱里格拉特的熟人。——第 20, 23, 25, 84, 92, 94, 100, 175 页。

约斯特, 卡尔 (Joest, Karl) ——科伦工厂主,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1852) 的陪审员。——第 460, 463, 554 页。

Z

载勒尔, 塞巴斯提安 (Seiler, Sebastian) ——德国政论家, 1846 年为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五十年代流亡伦敦。——第 22, 26, 27, 29, 214, 371, 372 页。

*泽尔菲, 古斯塔夫 (Zerffi, Gustav 生于 1820 年左右) (真姓希尔施 Hirsch) ——匈牙利新闻工作者, 匈牙利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1852 年起侨居巴黎, 1853 年初侨居伦敦; 五十年代初同马克思保持联系; 后为金克尔的拥护者。——第 129, 143, 144, 150, 213, 234, 235, 493, 548, 571—575 页。

泽肯多尔夫, 奥古斯特·亨利希·爱德

华·弗里德里希 (Seckendorf, August Heinrich Eduard Friedrich 1807—1885) ——男爵, 普鲁士法学家, 大法官; 1849 年是第二议院的议员, 属于中间派;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1852) 的起诉人。——第 187 页。

泽特, 奥托·约瑟夫·阿尔诺德 (Saedt, Otto Joseph Arnold 1816—1886) ——普鲁士法官, 1848 年起任科伦检察官,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1852) 的起诉人。——第 85、90、162、166、177、460、649 页。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

A

阿弗腊夏布——古伊朗传说中的人物, 传说中的图兰国王, 在同伊朗的多次战争中屡被打败。——第 265 页。

阿哈特——咪吉尔《亚尼雅士之歌》中的主人公, 亚尼雅士的忠诚友伴; 他的名字成了忠实朋友的同义语。——第 434 页。

F

弗里多林——席勒的叙事诗《去炼铁厂之路》中的主人公, 是一个善良而谦虚的多情少年的典型。——第 361 页。

浮士德——歌德同名悲剧中的主要人物。——第 355、566 页。

G

歌利亚——圣经中的人物, 非利士人的勇士, 据说身材特别高大, 头戴铜盔, 身穿重甲, 背负铜戟, 手持铁枪, 同以色列人作战时所向无敌。后被大卫击杀。——第 346 页。

J

基督 (耶稣基督) ——传说中的基督教创始人。——第 40、233、494 页。

济格瓦特——约·马·密勒的小说《济格瓦特。修道院的历史》中的主人公。——第 43 页。

K

科贝斯第一——亨·海涅的同名讽刺诗中的主人公; 雅科布·费奈迭的绰号。——第 415、420 页。

科里登——牧歌中苦于单恋的牧人。——第 259 页。

克拉普林斯基——海涅的《两个骑士》一诗中的主人公, 一个破落的贵族; 克拉普林斯基这个姓是由法文 *crapule* (贪食、饕餮、酗酒以及懒汉、败类的意思) 构成的。马克思用克拉普林斯基来暗指路易·波拿巴。——第 212、344、639 页。

L

拉尔夫——赛·巴特勒的讽刺诗《休迪布腊斯》中的人物。——第 257 页。

拉撒路——圣经《路加福音》中一个乞丐的名字。——第 663 页。

黎纳尔多·黎纳尔丁尼——强盗, 德国作家克·奥·符尔皮乌斯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第 233 页。

李尔——虚构的不列颠国王, 莎士比亚把

关于他的传说作为自己的悲剧《李尔王》的题材。——第112页。

利古里奥——马基雅弗利的喜剧《曼陀罗华》中的人物。——第77页。

列保莱罗——莫扎特的歌剧《唐璜》中的人物，唐璜的仆人。——第632页。

罗多芒特——阿里欧斯托的长诗《疯狂的罗兰》中的主人公之一，他的特点是善于大吹大擂，胡说八道。——第18页。

M

马伏里奥——莎士比亚的喜剧《第十二夜》中的人物。——第347页。

马利亚——据圣经传说，是耶稣基督的母亲。——第589页。

摩拏——传说中的古印度立法者；《摩拏法典》是婆罗门在一至五世纪这一时期内编纂的。——第272页。

N

尼恰——马基雅弗利的喜剧《曼陀罗华》中的人物。——第77页。

涅墨西斯——古希腊神话中的复仇女神，共三人，又称伊理逆司或厄默尼德。——第312页。

挪亚——据圣经传说，为“洪水”后重新繁殖的人类的始祖。——第249页。

P

潘格洛斯——伏尔泰的中篇小说《老实人》中的主人公；乐观主义哲学家。——第357页。

佩格斯——古希腊神话中有翅膀的马，根据后来关于这匹马的神话，十五世纪时在欧洲有“跨上佩格斯”这种说法，意即充满诗人的灵感。——第642页。

S

塞卜洛士——古希腊神话中看守地狱大门的三头犬，凶暴的守卫者的象征。——第97、570页。

桑科·判扎——塞万提斯的小说《唐·吉河德》中的人物，唐·吉河德的侍从。——第119、286页。

施莱米尔，彼得——夏米索的中篇小说《彼得·施莱米尔奇遇记》中的主角，他用自己的影子换来一个神奇的钱袋。——第363页。

T

唐·吉河德——塞万提斯同名小说中的主要人物。——第402页。

W

瓦西拉普斯基——海涅的诗《两个骑士》中的主人公，在国外过着游乐生活的波兰贵族的讽刺典型。——第312、661页。

乌克里特，阿尔诺德——半传奇式的瑞士武士，反对奥地利压迫的解放战争的参加者；相传在1386年6月9日，当瑞士人同奥地利公爵列奥波特三世的军队在森帕赫城下作战时，他舍身杀敌使瑞士人取得了战斗的胜利。——第476页。

乌利亚——圣经中的人物，大卫王的勇士。大卫王派乌利亚随统帅约押出战，要约押在作战时把他放在最危险的地方，以便除去他后霸占他的妻子拔示巴。——第349、353页。

X

谢尔穆夫斯基——德国讽刺作家克·罗伊特(1665—1712以后)作品中的主人

公,是一个喜欢吹嘘自己虚构的旅行奇遇的吹牛大王的典型;海涅的《两个骑士》一诗中曾采用过这个典型。——第 661 页。

Y

亚伯拉罕——据圣经传说,是古犹太人的族长。——第 249 页。

伊瑟格林——歌德的《狐狸-莱涅克》中的角色,是一只狼。——第 657 页。

约翰——使徒之一;据圣经传说,是耶稣基督最喜爱的门徒。——第 220 页。

约逊——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曾率领亚古船英雄们远航,去寻求由巨龙看守的金羊毛。——第 28 页。

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著作*

卡·马克思

《埃斯帕特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401—408页)。

—Espanero.

载于1854年8月19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61号。——第394页。

《奥地利的破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110—116页)。

—Austrian bankruptcy.

载于1854年3月2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033号。——第346页。

*《波斯进军阿富汗和俄国进军中亚。——丹麦。——多瑙河和亚洲的军事行动。——威根的矿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501—506页)。

载于1853年11月1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928号。——第299页。

《不列颠的财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236—243页)。

—British finances.

载于1854年5月2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086号。——第424页。

《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143—150页)。

—The British rule in India.

载于1853年6月2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04号。——第271、658页。

《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246—252页)。

—The future results of British rule in India.

载于1853年8月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40号。——第658页。

*《撤出多瑙河各公国。——西班牙事件。——丹麦新宪法。——宪章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412—419页)。

载于1854年8月2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62号。——第385页。

《答科苏特的“秘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545—546页)。

—A Reply to Kossuth's «secretary».

载于1853年1月4日《纽约每日论坛

* 用星花(*)标出的篇名都是俄文版编者加的。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出版的著作,才标明原文的版本。

报》第 3656 号。——第 566、573 页。
《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4 卷第 322—356 页）。

—Die moralisierende Kritik und die kritisierende Moral.

载于 1847 年 10 月 28、31 日和 11 月 11、18、25 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 86、87、90、92 和 94 号。——第 509 页。

*《德勒克吕兹被捕。——丹麦。——奥地利。——〈泰晤士报〉谈对俄战争的前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9 卷第 477—479 页）。

载于 1853 年 11 月 5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917 号。——第 299 页。

《东印度公司，它的历史与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9 卷第 167—176 页）。

—The East Indian company.—Its history and results.

载于 1853 年 7 月 11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816 号。——第 658 页。

*《俄国的外交。——关于东方问题的蓝皮书。——门的内哥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0 卷第 69—76 页）。

载于 1854 年 2 月 27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013 号。——第 299 页。

《俄国对土耳其的政策。——*英国的工人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9 卷第 184—196 页）。

—Russian policy against Turkey.

载于 1853 年 7 月 14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819 号。——第 298 页。

《弗兰茨—约瑟夫遇刺。——米兰起义。——不列颠的政策。——迪斯累里的演说。——拿破仑的遗嘱》（《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599—608 页）。

—The Attack on Francis Joseph.
—The Milan riot.—British politics.—Disraeli's speech.—Napoleon's will.

载于 1853 年 3 月 8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710 号。——第 225、228、578 页。

《高尚意识的骑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9 卷第 537—571 页）。

—Der Ritter vom edelmüthigen Bewußtsein. [New York, 1854].
——第 312、314、321、323、324、349、356、660 页。

《革命的西班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0 卷第 453—511 页）。

—Revolutionary Spain.

载于 1854 年 9 月 9 日和 25 日，10 月 20、27 和 30 日，11 月 24 日，12 月 1 日和 2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179、4192、4214、4220、4222、4244、4250 和 4251 号。——第 388、392、394、408 页。

《各个政党和政局展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433—437 页）。

—Political parties and prospects.

载于 1852 年 11 月 29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625 号。——第 158、161、176 页。

*《给工人议会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0 卷第 133—134 页）。

载于 1854 年 3 月 18 日《人民报》第 98 号。——第 327 页。

《关于瓜分土耳其的文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0 卷第 148—159 页）。

- The Documents on the partition of Turkey.
 载于1854年4月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045号。——第381页。
- *《关于救济科伦被判罪的无产阶级代表及其家属的呼吁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644—646页)。
 载于1853年1月《加利福尼亚州报》和《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第197、218、234、564页。
- 《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1848年1月9日发表于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公众大会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44—459页)。
- Discours sur la question du libre échange, prononcé à l'Association Démocratique de Bruxelles, dans la séance publique du 9 janvier 1848. [Bruxelles, 1848]. ——第623页。
- 《国防。——财政。——贵族的死绝。——政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585—592页)。
- Defense. —Finances. —Decrease of the aristocracy. —Politics.
 载于1853年2月2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699号。——第225、228页。
- *《建立新反对党的尝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38—442页)。
 载于1852年11月2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622号。——第158、161、176、184、187页。
- 《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57—536页)。
- Enthüllungen über den Kommunisten-Prozeß zu Köln. Basel, 1853. ——第163、166—167、188、196—199、202、205—206、208、210、218、224—225、227、228、233、234、247、301、308、460、563—564、571、574、575、576—578、651—653、658页。
- [Boston, 1853]. ——第248、251、257、260、273、278、301、308、460、563—564、571、576、578、594页。
- 1853年3—4月《新英格兰报》。——第237、576—578、594、651—653页。
- 《君士坦丁堡的乱子。——德国的招魂术。——预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77—86页)。
- Riot at Constantinople.—German table moving. —The Budget.
 载于1853年5月6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761号。——第254、278、424页。
- 《科苏特、马志尼和路易-拿破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43—444页)。
- Kossuth, Mazzini and Louis Napoleon.
 载于1852年12月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627号。——第566页。
- *《科苏特和马志尼。——普鲁士政府的诡计。——奥地利和普鲁士的通商条约。——〈泰晤士报〉和流亡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624—631页)。
 载于1853年4月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733号。——第225、228、252、578页。
- 《克里木战局的回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620—625页)。
- Rückblicke.
 载于1855年1月2日和4日《新奥

- 得报》第1号和第5号。——第619页。
- 《粮价上涨。——霍乱。——罢工。——海员中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324—326页）。
- Rise in the price of corn.
—Cholera. —Strikes. —Sailors' movement.
载于1853年9月1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73号。——第298页。
-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17—227页）。
- Der 18te Brumaire des Louis Napoleon.
载于1852年纽约出版的《革命》杂志第1期。——第12、29、53、56、65、79、106、109—110、122、124、129—143、162、199、224、453、469、473、475、485、488、490、492、495、504、511、518、519、521、524、530—532、545、563、574、637、640—641、643—644、646页。
- *《伦敦交易所的恐慌。——罢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372—378页）。
- 载于1853年10月1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900号。——第294、298、300页。
- *《马德里起义的细节。——奥地利和普鲁士的要求。——奥地利的新公债。——瓦拉几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340—348页）。
- 载于1854年7月2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36号。——第373页。
- 《马志尼和科苏特的活动。——同路易·拿破仑的联盟。——帕麦斯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12—415页）。
- Movements of Mazzini and Kossuth. —League with Louis Napoleon. —Palmerston.
载于1852年10月19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590号。——第186、236、565、573页。
- 《米哈伊尔·巴枯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321—323页）。
- Michael Bakunin. To the editor of the Morning Advertiser.
载于1853年9月2日《晨报》。——第283—284、295页。
- 《秘密的外交公文的往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160—177页）。
- The Secret diplomatic correspondence.
载于1854年4月1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050号。——第381页。
- 《帕麦斯顿勋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387—461页）。
- Lord Palmerston.
载于1853年10月22日和29日，11月5、12和19日，12月10、17和24日《人民报》第77、78、79、80、81、84、85和86号。——第305、306、307、310、315、323、324、326、659页。
- Palmerston; Palmerston and Russia; A Chapter of modern history; England and Russia.
载于1853年10月19日、11月4和21日及1854年1月1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902、3916、3930和3973号。——第300、302、306、310、315、338、381、606、612、615页。
- Palmerston.

- 载于1853年11月2、3、4、8和9日《改革报》。——第606页。
- Palmerston and Russia. 1 edition. London, 1853. 2 edition. London, 1854. ——第318、324、326、368、380、612、615页。
- Palmerston and the treaty of Unkiar Skelessi. London, 1854. ——第323、368、380、612、615页。
- Palmerston and Russia; Palmerston and the treaty of Unkiar Skelessi. London, 1855. ——第444页。
- 载于《塔克尔政治评论集》。
- 《贫困和贸易自由。——日益迫近的商业危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16—423页)。
- Pauperism and free trade. —The Approaching commercial crisis. 载于1852年11月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601号。——第157页。
- 《普鲁士反革命和普鲁士法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162—169页)。
- Die preußische Contrerevolution und der preußische Richterstand. 载于1848年12月24日《新莱茵报》第177号。——第484、489页。
- 《奇怪的政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343—347页)。
- Eccentricities of politics. 载于1855年7月1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437号。——第446页。
- 《强迫移民。——科苏特和马志尼。——流亡者问题。——英国选举中的贿赂行为。——科布顿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616—623页)。
- Forced emigration. —Kossuth and Mazzini. —The Refugee question. —Election bribery in England. —Mr. Cobden. 载于1853年3月2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722号。——第225、228、579页。
- 《商业繁荣的政治后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24—428页)。
-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commercial excitement. 载于1852年11月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602号。——第157、158页。
- 《死刑。——科布顿先生的小册子。——英格兰银行的措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577—584页)。
- Capital punishment. —Mr. Cobden's pamphlets. —Regulations of the bank of England. 载于1853年2月1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695号。——第211、225、228页。
- *《维也纳照会。——美国与欧洲。——苏姆拉来信。——皮尔的银行法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330—340页)。
- 载于1853年9月2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81号。——第291、658页。
- 《希尔施的自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44—48页)。
- Hirsch's Selbstbekenntnisse. 载于1853年5月5日《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第245、247、581、592页。

- 《希腊人暴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140—142页)。
- The Greek insurrection.
载于1854年3月29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039号。——第346、354页。
- *《西方列强和土耳其。——经济危机的征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360—371页)。
载于1853年10月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92号。——第294、300页。
- *《西方列强和土耳其。——日益迫近的经济危机。——印度的铁路建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350—359页)。
载于1853年10月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89号。——第300页。
- *《西方强国和土耳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9—19页)。
载于1854年1月2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988号。——第318页。
- 《宪章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388—397页)。
- The Chartists.
载于1852年8月2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543号。——第91—93、101、554页。
- 1852年10月9日《人民报》第23号。——第554页。
- *《宣战。——关于东方问题产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178—187页)。
载于1854年4月1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054号。——第299、355页。
- 《选举。——财政困难。——萨特伦德公爵夫人和奴隶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569—576页)。
- Elections. —Financial clouds.
—The Duchess of Sutherland and slavery.
载于1853年2月9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687号。——第208、210、227、269页。
- 《选举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05—411页)。
- Result of the elections.
载于1852年9月1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558号和1852年10月23日《人民报》第25号。——第113、145、554页。
- 《选举中的舞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398—404页)。
- Corruption at elections.
载于1852年9月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552号和1852年10月16日《人民报》第24号。——第113、554页。
- 《约翰·罗素勋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429—455页)。
- Lord John Russell.
载于1855年8月2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479号及1855年7月28日、8月4、7、8、10和15日《新奥得报》第347、359、363、365、369和377号。——第453页。
-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9—125页)。
- 1848 bis 1849.
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1、2、3和5—6期。——第490页。

- Two years of a revolution; 1848 and 1849.
载于1850年4—6月《民主评论》。——第504页。
- 《意大利起义。——不列颠的政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593—598页）。
- The Italian insurrection. —British politics.
载于1853年2月2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701号。——第225、228页。
- 《议会。——11月26日的表决。——迪斯累里的预算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537—544页）。
- Parliament. —Vote of november 26. —Disraeli's budget.
载于1852年12月2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650号。——第206页。
- 《议会辩论。——僧侣和争取十小时工作日的斗争。——饿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609—615页）。
- Parliamentary debates. —The Clergy against socialism. —Starvation.
载于1853年3月1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716号。——第225、228页。
- 《英镑、先令、便士，或阶级的预算和这个预算对谁有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72—76页）。
- L. S. D., or class budgets, and who's relieved by them.
载于1853年4月23日《人民报》第51号。——第424页。
- 《英国的繁荣。——罢工。——土耳其问题。——印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151—159页）。
- English prosperity. —Strikes. —The Turkish question. —India.
载于1853年7月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09号。——第298页。
- 《英国的选举。——托利党和辉格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381—387页）。
- The Elections. —Tories and Whigs.
载于1852年8月2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540号。——第91、92、93—94、554页。
- 载于1852年10月2日《人民报》第22号。——第554页。
- 《英国工商业的危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652—657页）。
- The Commercial crisis in Britain.
载于1855年1月26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297号。——第419页。
- *《英国军事部门的改组。——奥地利的要求。——英国的经济状况。——圣阿尔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282—288页）。
- Speeches of Kossuth and Urquhart. —The New ministry of war trade. —Corn. —St. Arnaud.
载于1854年6月2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14号。——第393页。
- *《英国特别的陆军部的成立。——多瑙河上的军事行动。——经济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275—281页）。
- 载于1854年6月1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05号。——第363页。
- *《在下院中。——报刊论东方问题。——

- 沙皇宣言。——丹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264—270页)。
- 载于1853年8月16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47号。——第599页。
- 《战争。——罢工。——生活费用上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491—500页)。
- War. —Strikes. —Dearth.
- 载于1853年11月1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925号。——第306页。
- 《战争。——议会辩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315—323页)。
- The War. —Debate in parliament.
- 载于1854年7月1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26号。——第372页。
- 《战争问题。——金融状况。——罢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462—471页)。
- The War question. —Financial matters. —Strikes.
- 载于1853年10月2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904号。——第300页。
- 《战争问题。——议会动态。——印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237—245页)。
- The War question. —Doings of parliament. —India.
- 载于1853年8月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38号。——第599页。
- 《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71—198页)。
- Misère de la philosophie. Réponse à la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 de M. Proudhon. Paris — Bruxelles, 1847. ——第496,565页。
- 《政府在财政问题上的失败。——马车夫。——爱尔兰。——俄国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253—263页)。
- Financial failure of government. —Cabs. —Ireland. —The Russian question.
- 载于1853年8月1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44号。——第298页。
- 《政治动态。——欧洲缺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341—349页)。
- Political movements. —Scarcity of bread in Europe.
- 载于1853年9月3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86号。——第291页。
- 《致〈晨报〉编辑的声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31—432页)。
- To the editor of the «Morning Advertiser».
- 载于1852年11月2日《晨报》和1852年11月6日《人民报》第27号。——第183页。
- 《致〈人民报〉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327—329页)。
- To the editor of «The People's Paper».
- 载于1853年9月10日《人民报》第71号。——第285—288页。
- 《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109—116页)。
- Revolution in China and in Europe.
- 载于1853年6月1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794号。——第255页。

弗·恩格斯

《阿尔马河会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560—565页)。

—The Battle of the Alma.

载于1854年10月26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219号。——第393页。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3—115页)。

—Germany.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载于1851年10月25和28日,11月6、7、12和28日,1852年2月27日,3月5、15、18和19日,4月9、17和24日,7月27日,8月19日,9月18日,10月2日和2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8、12、14、20、22—25、28、32、35、37、40、44、46、50、55、57、62、66、79、80、84、87、90、95、108、111、113、127、132、136、149、284、470、471、475、516、533、655页。

《德国和泛斯拉夫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218—225页)。

—Deutschland und der Panslawismus.

载于1855年4月21日和24日《新奥得报》第185和189号。——第625页。

—第一篇文章: The European struggle.

第二篇文章: Austria's weakness.

载于1855年5月5日和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382和4383号。

——第444页。

《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190—235页)。

—Die deutsche Reichsverfassungscampagne. IV.

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3期。——第188页。

《对俄国要塞的攻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409—411页)。

—The Attack on the Russian forts.

载于1854年8月2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62号。——第385页。

《对锡利斯特里亚的围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289—302页)。

—The Siege of Silistria.

载于1854年6月26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15号。——第365、367页。

《多瑙河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580—587页)。

—The War on the Danube.

载于1853年12月16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952号。——第311页。

《多瑙河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334—339页)。

—The War on the Danube.

载于1854年7月2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39号。——第373页。

《俄国的兵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566—571页)。

—The Military power of Russia.

载于1854年10月3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223号。——第396页。

《俄军从卡拉法特撤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143—147页)。

—Retreat of the Russians from Kalafat.

载于1854年3月18日《人民报》第

- 98号。
- The Russian retreat.
载于1854年3月3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040号。——第332、353页。
《俄军在土耳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379—385页)。
- The Russians in Turkey.
载于1853年10月1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900号。——第296、298、300、306、307页。
《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97—315页)。
- Die Kommunisten und Karl Heinzen.
载于1847年10月3日和7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79和80号。——第509、529页。
《黑河会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575—581页)。
- Die Schlacht an der Tschornaja.
载于1855年9月3日和4日《新奥得报》第409和411号。
- The Battle of the Chernaya.
载于1855年9月1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494号。——第454页。
《喀琅施塔得要塞》(《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673—679页)。
- The Fortress of Kronstadt. ——第330、333、340、342—345、609—610页。
《克里木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57—61页)。
- The Struggle in the Crimea.
载于1855年2月26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323号。——第432页。
《克里木战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577—585页)。
- The Campaign in the Crimea.
载于1854年11月2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246号。——第407页。
《克里木战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600—606页)。
- The Crimean campaign.
载于1854年12月2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272号。——第416页。
《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322—342页)。
- Der demokratische Panslawismus.
载于1849年2月15日和16日《新莱茵报》第222和223号。——第284页。
《拿破仑的军事计划》(《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326—332页)。
- Napoleon's war plans.
载于1855年7月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431号。——第445页。
《欧洲军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463—538页)。
- The Armies of Europe.
载于1855年8、9和12月《普特南氏月刊》第32、33和36期。——第448、452、454、457页。
《欧洲土耳其前途如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35—40页)。
- What is to become of Turkey in Europe?
载于1853年4月2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748号。——第351、656页。
《去年十二月法国无产者相对消极的真正原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44—256页)。

- Real causes why the French proletarians remained comparatively inactive in December last. 载于1852年2月21日、3月27日和4月10日《寄语人民》第43、48和50号。——第22、24、25、44页。
- 《瑞士共和国的政治地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101—108页）。
- Switzerland. Political position of this republic. 载于1853年5月1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770号。——第241、245、255、271、274页。
- 《塞瓦斯托波尔的夺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589—593页）。
- Zur Einnahme von Sewastopol. 载于1855年9月14日《新奥得报》第429号。
- The Fall of Sevastopol. 载于1855年9月2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506号。——第458页。
- 《神圣的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486—490页）。
- The Holy war. 载于1853年11月1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925号。——第304页。
- 《双方军队在土耳其的调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480—485页）。
- Movements of the armies in Turkey. 载于1853年11月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919号。——第304页。
- 《双方军队在土耳其的态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207—211页）。
- Position of the armies in Turkey. 载于1854年4月2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065号。——第353页。
- 《土耳其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24—30页）。
- The Turkish question. 载于1853年4月19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746号。——第351、656页。
- 《土耳其战争的进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507—514页）。
- The Progress of the Turkish war. 载于1853年11月2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934号。——第309页。
- 《因克尔芒会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594—599页）。
- The Battle of Inkermann. 载于1854年12月1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261号。——第410页。
- 《英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28—240页）。
- England. ——第5、8、14、23、471、478、481、486、491、500、516、525页。
- 《在土耳其的真正争论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14—19页）。
- The Real issue in Turkey. 载于1853年4月1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740号。——第351、656页。
- 《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255—261页）。
- The War. 载于1854年5月27日《人民报》第108号。
- The Exploits in the Baltic and Black Seas. Anglo-French system

of operations.

载于1854年6月9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01号。——第663页。

《最近的科伦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49—456页)。

—The Late trial at Cologne.

载于1852年12月2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645号。——第196、197、200、202页。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不列颠政局。——迪斯累里。——流亡者。——马志尼在伦敦。——土耳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3—13页)。

—British politics. — Disraeli.

—The Refugees. —Mazzini in London. —Turkey.

载于1853年4月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736号。——第231、239、351页。

《德意志意识形态。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11—640页)。

—Die Deutsche Ideologie. Kritik der neuesten deutschen Philosophie in ihren Repräsentanten, Feuerbach, B. Bauer und Stirner, und des deutschen Sozialismus in seinen verschiedenen Propheten. ——第110页。

《俄军的撤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310—314页)。

—The Russian retreat.

载于1854年7月10日《纽约每日论

坛报》第4126号。——第370页。

《哥特弗利德·金克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51—354页)。

—Gottfried Kinkel.

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4期。——第96、540页。

《给〈泰晤士报〉编辑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41—243页)。——第11—17、35、487页。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61—504页)。

—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London, 1848. ——第115、154、587页。

—Manifesto of the German Communist Party.

载于1850年11月9、16、23和30日《红色共和党人》第21、22、23和24期。——第504页。

《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3—5页)。

—Forderungen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in Deutschland (传单)。——第587页。

《关于最近的科伦案件的最后声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45—448页)。

—A Final declaration on the late Cologne trials.

载于1852年11月29日《晨报》第19168号。——第197页。

《火箭案件。——瑞士的暴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96—100页)。

—The Rocket affair. —The Swiss insurrection.

载于1853年5月14日《纽约每日论

- 坛报》第3768号。——第241、245、254、274页。
- 《流亡中的大人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59—380页）。
- Die großen Männer des Exils. —第58、60、62、65、67、70、75、76、80、155、156、180、181、189、191、192、203、218、235、236、529、533、542、560、562、574、581、652、654—655页。
- 《评科西迪耶尔公民从前的警备队长阿·谢努的〈密谋家，秘密组织；科西迪耶尔主持下的警察局；义勇军〉1850年巴黎版。评律西安·德拉奥德的〈1848年2月共和国的诞生〉1850年巴黎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13—329页）。
- Les Conspirateurs, par A.Chenu, ex-capitaine des gardes du citoyen Caussidière. —Les sociétés secrètes; la préfecture de police sous Caussidière; les corpsfrancs. Paris, 1850. La naissance de la République en février 1848. Par Lucien de la Hodde. Paris, 1850.
- 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4期。——第500页。
- 《上一届英国政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25—32页）。
- The Late British government. 载于1855年2月2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321号。——第423、430页。
- 《退出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声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484页）。——第476—477页。
- 《〈新莱茵报〉审判案》；《对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审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262—306页）。
- Zwei politische Prozesse. Verhandelt vor den Februar-Assisen in Köln. Köln, 1849. ——第510页。
- 《战况的进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607—614页）。
- Progress of the war. 载于1855年1月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276号。——第417页。
- 《致英国各报编辑部的声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29—430页）。
- 载于1852年10月28日《旁观者》第1270号，1852年10月30日《人民报》第26号，1852年10月30日《晨报》，1852年10月30日《先驱》和1852年10月30日《观察家》第2335号。——第171、179、193、196、197、564、650页。
- 《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88—299页）。
- Die Central-Behörde an den Bund. 载于1851年6月28日《德勒斯顿新闻通报》第177号和1851年7月1日《科伦日报》第156号。——第544页。
- 《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59—366页）。
- Die Zentralbehörde an den Bund. ——第544页。

其他作者的著作*

A

[埃卡留斯, 约·格·] ([*Eccarius, J. G.*])

文章, 注明: 我们的巴黎通讯员。载于 1852 年 9 月 25 日, 1853 年 1 月 29 日、2 月 5 日和 12 日、3 月 5 日和 12 日、4 月 9 日和 16 日、5 月 7 日《人民报》第 21、39、40、41、44、45、49、50 和 53 号。——第 605 页。

[埃卡留斯, 约·格·] 《政变文献评述》

([*Eccarius, J. G.*]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on the coup d'état), 载于 1852 年 10 月 2、9、16 和 23 日, 11 月 6 日和 13 日, 12 月 11 日和 18 日《人民报》第 22、23、24、25、27、28、32 和 33 号。——第 605 页。

[艾韦贝克, 海·] 《巴枯宁》 ([*Ewerbeck,*

H.] Bakunin), 载于 1848 年 7 月 6 日《新莱茵报》第 36 号。——第 283—284、286 页。

艾韦贝克, 海·《德国和德国人》1851 年巴黎版 (*Ewerbeck, H. L'Allemagne et les Allemands. Paris, 1851.*)。——第 27、34、52 页。

奥滕伯格, 约·《罗马人的军事学, 主要根据古代文献编写》1824 年由奥·约·米 [特巴赫] 尔在布拉格出版 (*Ottenberger, J. Das Kriegswesen der*

Römer größtentheils nach antiken Denkmälern. Herausgegeben von A. J. M[itterbache]r. Prag, 1824.)。——第 109 页。

B

巴尔托耳德, 弗·威·《格奥尔格·冯·弗龙兹堡, 或宗教改革时期的德国武器制造业》1833 年汉堡版 (*Barthold, F. W. George von Frundsberg oder das deutsche Kriegshandwerk zur Zeit der Reformation. Hamburg, 1833.*)。——第 109 页。

鲍威尔, 布·《德国和俄国人》1854 年沙洛顿堡版 (*Bauer, B. Deutschland und das Russenthum. Charlottenburg, 1854.*)。——第 443 页。

鲍威尔, 布·《俄国当前的立场》1854 年沙洛顿堡版 (*Bauer, B. Die jetzige Stellung Rußlands. Charlottenburg, 1854.*)。——第 443 页。

鲍威尔, 布·《俄国和德国人》1853 年沙洛顿堡版 (*Bauer, B. Rußland und das Germanenthum. Charlottenburg, 1853.*)。——第 443 页。

鲍威尔, 布·《俄国和德国人。第二部。德国问题和东方问题》1853 年沙洛顿堡版 (*Bauer, B. Rußland und das*

* 凡不能确切判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的著作的版本, 只注出著作第一版的出版日期和地点。

放在四角括号 [] 内的是已经查清的匿名著作的作者的名字。

- Germanenthum. Zweite Abtheilung. Die deutsche und die orientalische Frage. Charlottenburg, 1853)。——第 443 页。
- 鲍威尔, 布·《俄国和英国》, 译自德文, 1854 年沙洛顿堡版 (*Bauer, B. La Russie et l'Angleterre. Traduit de l'allemand. Charlottenbourg, 1854*)。——第 416、417、443 页。
- 鲍威尔, 布·《俄国教会》1855 年沙洛顿堡版 (*Bauer, B. Die russische Kirche. Charlottenburg, 1855*)。——第 446 页。
- 鲍威尔, 布·《法兰克福议会的灭亡》1849 年柏林版 (*Bauer, B. Der Untergang des Frankfurter Parlaments. Berlin, 1849*)。——第 23、24、44 页。
- 鲍威尔, 布·《论西方的专政》1854 年沙洛顿堡版 (*Bauer, B. De la dictature occidentale. Charlottenbourg, 1854*)。——第 395、399 页。
- 贝尔, 亚·《科苏特在美国受到的接待和旅行》(*Bell, A. Reception and progress of Kossuth in the United States*), 载于 1852 年 2 月 14 日《人民之友》杂志第 2 期。——第 18 页。
- 贝尔尼埃, 弗·《大莫卧儿、印度斯坦、克什米尔王国等国游记》1830 年巴黎版第 1—2 卷 (*Bernier, F. Voyages contenant la description des états du Grand Mogol, de l'Indoustan, du Royaume de Cachemire, etc. Tomes I—II. Paris, 1830*)。——第 255—256、264 页。
- 贝坦, 阿·(*Bertin, A.*) 文章, 注明: 3 月 12 日于巴黎。载于 1852 年 3 月 13 日《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第 38 页。
- 彼得曼, 奥·《尤斯图斯·佩尔特斯地理研究所地理学方面新的重要研究通报》1855 年哥达版 (*Petermann, A. Mittheilungen aus Justus Perthes' Geographischer Anstalt über wichtige neue Erforschungen auf dem Gesamtgebiete der Geographie. Gotha, 1855*)。——第 443、446 页。
- 波拿巴, 约·《约瑟夫国王有关政治和军事问题的回忆录和通信集》1853—1854 年巴黎版第 1—3 卷 (*Bonaparte, J. Mémoires et correspondance politique et militaire du roi Joseph. Tomes I—III. Paris, 1853—1854*)。全书共十卷于 1854 年出齐。——第 317 页。
- 博德, 阿·《俄国欧洲部分林区旅行札记》(*Bode, A. Notizen, gesammelt auf einer Forstreise durch einen Theil des Europäischen Russlands*), 载于《俄罗斯帝国及其亚洲邻国之科学贡献》杂志 1854 年圣彼得堡版第 19 卷。——第 416 页。
- 布莱桑, 路·《围攻战或围攻工事的历史》1835 年柏林版 (*Blesson, L. Geschichte des Belagerungskrieges oder der offensiven Befestigungen. Berlin, 1835*)。——第 109 页。
- 布莱特, 约·(*Bright, J.*) 1853 年 7 月 1 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 1853 年 7 月 2 日《泰晤士报》第 21470 号。——第 278—279 页。
- 布莱特, 约·(*Bright, J.*) 1854 年 1 月 24 日在曼彻斯特大会上的演说, 载于 1854 年 1 月 25 日《泰晤士报》第 21647 号。——第 323 页。
- 布莱特, 约·(*Bright, J.*) 1854 年 5 月 29

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 1854 年 5 月 30 日《泰晤士报》第 21754 号。——第 429 页。

D

道格拉斯, 霍·《海军炮兵论》(*Douglas, H. A Treatise on naval gunnery*)。第 1 版 1820 年在伦敦出版。——第 610 页。

得比, 爱·(*Derby, E.*) 1852 年 2 月 27 日在上院的演说, 载于 1852 年 2 月 28 日《泰晤士报》第 21050 号。——第 32 页。

德克尔, 卡·《从现代作战观点来看小型战争。或: 论小型战争中所有三个兵种的运用和使用》1822 年柏林和波兹南版(*Decker, C. Der kleine Krieg, im Geiste der neueren Kriegführung. Oder: Abhandlung über die Verwendung und den Gebrauch aller drei Waffen im kleinen Kriege. Berlin und Posen, 1822*)。——第 443 页。

德朗克, 恩·《民主制的自然史》(*Dronke, E. Naturgeschichte der Demokratie*), 载于 1854 年 4 月 12 日《改革报》。——第 359 页。

狄德罗《拉摩的侄子。对话》1821 年巴黎版(*Diderot. Le Neveu de Rameau, dialogue. Paris, 1821*)。——第 88 页。

狄德罗《宿命论者雅克及其主人》1797 年巴黎版第 1—3 卷(*Diderot. Jacques le fataliste et son maître. Tomes I—III. Paris, 1797*)。——第 88 页。

迪策尔, 古·《俄国、德国和东方问题》1853 年斯图加特版(*Diezel, G. Rußland, Deutschland und die östliche Frage. Stuttgart, 1853*)。——第 416

页。

迪茨, 奥·《致德意志工人协会》(*Dietz, O. An die deutschen Arbeiter-Ver-eine*), 载于 1851 年 1 月 7 日《瑞士国民报》第 5 号。——第 476 页。

迪斯累里, 本·(*Disraeli, B.*) 1853 年 2 月 18 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 1853 年 2 月 19 日《泰晤士报》第 21356 号。——第 425 页。

迪斯累里, 本·(*Disraeli, B.*) 1854 年 7 月 24 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 1854 年 7 月 25 日《泰晤士报》第 21802 号。——第 380 页。

杜朗, 鲁·《天亮了》1852 年不来梅第 2 版(*Dulon, R. Der Tag ist angebrochen! Zweite Auflage. Bremen, 1852*)。——第 513 页。

杜罗·德·拉·马尔, 阿·茹·《罗马人的政治经济学》1840 年巴黎版第 1—2 卷(*Dureau de La Malle, A. J. Économie politique des Romains. Tomes I—II. Paris, 1840*)。该著作以两卷集出版。——第 175 页。

E

恩格尔, 约·雅·《王公明镜》(*Engel, J. J. Fürstenspiegel*)。第 1 版 1798 年在柏林出版。——第 585 页。

F

福斯特, 查·《阿拉伯的历史地理学, 或主教对天启教的证实》, 两卷集, 1844 年伦敦版(*Forster, Ch.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Arabia; or, The patriarchal evidences of revealed religion. In two volumes. London, 1844*)。——第 249 页。

弗兰塞宗, 克·弗·《西班牙语语法》(*Franceson, C. F. Grammatik der spanischen Sprache*)。第1版1822年在莱比锡出版。——第288、294、301、657页。

弗辽利希, 尔·阿·《四种主要斯拉夫语速成简明图解指南》(*Frölich, R. A. Kurzgefaßte tabellarisch bearbeitete Anleitung zur schnellen Erlernung der 4 slawischen Hauptsprachen*)。第1版1847年在维也纳出版。——第152、154页。

弗吕格耳, 约·哥·《英德和德英大词典》(*Flügel, J. G. Vollständiges Englisch-Deutsches und Deutsch-Englisches Wörterbuch*)。第1版1830年在莱比锡出版。——第227页。

G

戈尔盖, 阿·《1848—1849年我在匈牙利的生活和活动》1852年莱比锡版第1—2卷(*Görgei, A. Mein Leben und Wirken in Ungarn in den Jahren 1848 und 1849. Bände I—II. Leipzig, 1852*)。——第68、80、365、590页。

[戈洛文, 伊·]《欧洲。——一个人》([*Golovin, I.*] *Europe. —A single man*), 载于1853年8月19日《晨报》。——第283、295页。

[戈洛文, 伊·]《怎样写历史》([*Golovin, I.*] *How to write history*), 载于1853年9月3日《晨报》。——第285、295页。

戈洛文, 伊·《致〈晨报〉编辑》(*Golovin, I. To the editor of the Morning Advertiser*), 载于1855年2月13日《晨报》。——第434页。

戈洛文, 伊·、赫尔岑, 亚·、沃尔策耳, 斯·《俄国间谍巴枯宁。致〈晨报〉编辑》(*Golovin, I., Herzen, A., Worcell, S. The Russian agent, Bakunin. To the editor of the Morning Advertiser*), 载于1853年8月24日《晨报》。——第283、295页。

格莱安, 詹·《查理·纳皮尔爵士和詹姆斯·格莱安爵士》、《纳皮尔和格莱安的争论》、《詹姆斯·格莱安爵士和查理·纳皮尔爵士》(*Graham, J. Sir Charles Napier and Sir James Graham. The Napier and Graham controversy. Sir James Graham and Sir Charles Napier*), 载于1855年9月3、4、6和8日《泰晤士报》第22149、22150、22152和22154号。——第455页。

格莱斯顿, 威·尤·(*Gladstone, W. E.*) 1854年3月6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4年3月7日《泰晤士报》第21682号。——第428页。

[格里利, 霍·]《德国人对美国“民主”的看法》([*Greeley, H.*] *A German view of american «democracy»*), 载于1852年7月1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505号。——第92页。

格林, 雅·《德意志语言史》(*Grimm, J.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Sprache*)。第1版共两卷, 1848年在莱比锡出版。——第465页。

格林, 雅·和格林, 威·《德语词典》1854年莱比锡版第1卷(*Grimm, J. und Grimm, W. Deutsches Wörterbuch. Band I. Leipzig, 1854*)。——第465页。

H

哈林, 哈·《关于工人联合会的产生及其陷入共产主义投机事业的历史片断》1852年伦敦版 (*Harring, H. Historisches Fragment über die Entstehung der Arbeiter-Vereine und ihren Verfall in communistische Speculationen.* London, 1852)。——第529页。

哈麦尔, 约·《奥斯曼帝国史, 根据以前未曾利用的手稿和档案编写的》1827—1832年佩斯版第1—10卷 (*Hammer, J. Geschichte des Osmanischen Reiches, grossentheils aus bisher unbenützten Handschriften und Archiven.* Bände I—X. Pest, 1827—1832)。——第333、336页。

[哈尼, 乔·朱·]《发刊词》([*Harney, G. J.*] Prologue), 载于1852年2月7日《人民之友》杂志第1期。——第17页。

[哈尼, 乔·朱·]([*Harney, G. J.*])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英译本的按语, 载于1850年11月9日《红色共和党人》杂志第21期。——第504页。

[哈尼, 乔·朱·]([*Harney, G. J.*]) 书评: 路·勃朗《法国1848年二月革命史的几页》(*Blanc, L. Historic pages from the French revolution of february, 1848.*) 载于1850年5月《民主评论》杂志。——第504页。

哈尼, 乔·朱·《致〈星报〉读者以及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民主主义者》(*Harney, G. J. To the readers of the «Star», and the democrats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载于1852年4月17日《星报》第753号。——第59、62页。

海涅, 亨·《各种作品集》1854年汉堡版第1—3卷 (*Heine, H. Vermischte Schriften. Bände I—III.* Hamburg, 1854)。——第420页。

海因岑, 卡·《杀人和自由》1853年纽约版 (*Heinzen, K. Mord und Freiheit.* New York, 1853)。——第274页。

赫伯特, 悉·(*Herbert, S.*) 1854年7月25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4年7月26日《泰晤士报》第21803号。——第380页。

赫尔岑, 亚·《俄国流亡者亚历山大·赫尔岑1855年2月27日在伦敦圣马丁堂群众大会上的演说》(*Herzen, A. Discours d'Alexandre Herzen, exilé Russe, prononcé au meeting tenu le 27 février 1855 dans St.-Martin's Hall, à Londres.*)。——第435、438页。

赫尔岑, 亚·《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Herzen, A. Du développement des idées révolutionnaires en Russie.*) 第1版1851年在尼斯出版。——第209、211、218—219、223、247、295、584页。

赫尔岑, 亚·《我的流放生活》, 两卷集, 1855年伦敦版 (*Herzen, A. My exile. In two volumes.* London, 1855)。——第460页。

赫尔岑, 亚·《我在西伯利亚的流放生活。致〈晨报〉编辑》(*Herzen, A. My exile in Siberia. To the editor of the Morning Advertiser*), 载于1855年12月1日《晨报》。——第460页。

赫尔岑, 亚·(*Herzen, A.*) 1855年2月27日在伦敦群众大会上的演说, 载于1855年3月3日《人民报》第48号。

- 第 435、438 页。
- 赫尔岑, 亚·(Herzen, A.) 1855 年 2 月 27 日在伦敦群众大会上的演说, 载于 1855 年 3 月 7 日《人》报第 14 号。——第 438 页。
- 赫尔岑, 亚·《致〈地球〉报编辑》(Herzen, A. To the editor of the Globe), 载于 1855 年 10 月 25 日《地球和旅行家》报。——第 460 页。
- [赫耳沃德, 弗·赫·]《1848—1849 年在元帅文迪施格雷茨公爵统率下的匈牙利冬季战役》1851 年维也纳版 ([Hellwald, F. H.] Der Winter-Feldzug 1848—1849 in Ungarn unter dem Oberkommando des Feldmarschalls Fürsten zu Windischgrätz. Wien, 1851)。——第 366 页。
- [赫斯, 莫·]《红色问答书, 为德国人民编写》[1851 年] 日内瓦版 ([Heß, M.] Rother Katechismus für das deutsche Volk. Genève, [1851])。——第 180、184 页。
- 黑格尔, 乔·威·弗·《哲学全书缩写本》(Hegel, G. W. F. Encyk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m Grundrisse)。第 1 版 1817 年在海得尔堡出版。——第 368 页。
- 霍夫施泰特尔, 古·《1849 年意大利日记》1851 年苏黎世—斯图加特版 (Hoffstetter, G. Tagebuch aus Italien 1849. Zürich—Stuttgart, 1851)。——第 67 页。
- 霍伊尔, 约·哥·《从军事上第一次使用火药到十八世纪末的军事学术史》1797—1800 年哥丁根版第 1—2 卷 (上册和下册) (Hoyer, J. G. Geschichte der Kriegskunst seit der ersten Anwe-

ndung des Schießpulvers zum Kriegsgebrauch bis an das Ende des achtzehnten Jahrhunderts. Bände I—II (erste und zweite Hälfte). Göttingen, 1797—1800)。——第 109 页。

J

- 捷列林格《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将来在德国的独裁的预感》1850 年科伦版 (Tellerling. Vorgeschmack in die künftige deutsche Diktatur von Marx und Engels. Köln, 1850)。——第 254、259 页。
- 金策耳, 赫·《近代筑城的战术要素》1851 年波茨坦版 (Küntzel, H. Die taktischen Elemente der neuen Fortificationen. Potsdam, 1851)。——第 67 页。
- 居利希, 古·《关于现代主要商业国家的商业、工业和农业的历史叙述》1842 年耶拿版第 3 卷 (Gülich, G. Geschichtliche Darstellung des Handels, der Gewerbe und des Ackerbaus der bedeutendsten handeltreibenden Staaten unsrer Zeit. Band III. Jena, 1842)。——第 48—49 页。
- 《军官手册, 或通俗军事学, 供专业和非专业人员用》, 普鲁士军官协会编纂出版 (Handbibliothek für Offiziere, oder: Populaire Kriegslehre für Eingeweihte und Laien. Bearbeitet und herausgegeben von einer Gesellschaft preußischer Offiziere)。1828 年开始在柏林出版, 共出十二卷。——第 109 页。

K

- 卡里翁-尼萨《军事学术及其产生、发展和变革通史概论》1824年巴黎版第1—2卷(*Carrion-Nisas. Essai sur l'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rt militaire, de son origine, de ses progrès et de ses révolutions. Tomes I—II. Paris, 1824.*)。——第109页。
- 凯里,亨·查·《国内外的奴隶贸易:这种贸易存在的原因及其消灭的办法》1853年费拉得尔菲亚版(*Carey, H. Ch. The Slave trade, domestic and foreign: why it exists, and how it may be extinguished. Philadelphia, 1853.*)。——第269、270页。
- 凯里,亨·查·《利益一致:工业和商业》1851年费拉得尔菲亚版(*Carey, H. Ch. The Harmony of interests: manufacturing and commercial. Philadelphia, 1851.*)。——第59、270页。
- 凯里,亨·查·《论工资率:世界劳动人民状况差别的原因的探讨》1835年费拉得尔菲亚—伦敦版(*Carey, H. Ch. Essay on the rate of wages: with an examination of the causes of the differences in the condition of the labouring population throughout the world. Philadelphia—London, 1835.*)。——第59、270、508页。
- 坎伯尔,乔·《现代印度:民政管理制度概述。卷首附当地居民及其制度的某些材料》1852年伦敦版(*Campbell, G. Modern India: a Sketch of the system of civil government. To which is prefixed, some account of the natives and native institutions. London, 1852.*)。——第271—272页。
- 考斯勒,弗·《各民族战役、围攻和会战词典》1825—1826年乌尔姆版第1—2卷(*Kausler, F. Wörterbuch der Schlachten, Belagerungen und Treffen aller Völker. Bände I—II. Ulm, 1825—1826.*)。——第109页。
- 考斯勒,弗·《古代、中古和近代重要战役、会战和围攻地图集》1831年卡尔斯卢厄和夫赖堡版(*Kausler, F. Atlas der wichtigsten Schlachten, Treffen und Belagerungen der alten, mittleren und neuern Zeit. Carlsruhe und Freiburg, 1831.*)。——第109页。
- 考斯勒,弗·《论各民族战争史》1825—1828年乌尔姆版第1—3卷(*Kausler, F. Versuch einer Kriegsgeschichte aller Völker. Bände I—III. Ulm, 1825—1828.*)。——第109页。
- 科布顿,理·《1793年和1853年,三封信》1853年曼彻斯特版(*Cobden, R. 1793 and 1853. In three letters. Manchester, 1853.*)。——第212页。
- 科布顿,理·(*Cobden, R.*)1854年1月24日在曼彻斯特大会上的演说,载于1854年1月25日《泰晤士报》第21647号。——第322—323页。
- 科菲尼埃尔,安·西·加·《关于交易所和国家证券投机》1824年巴黎版(*Coffinières, A.-S.-G. De la Bourse et des spéculations sur les effets publics. Paris, 1824.*)。——第632页。

科苏特,拉·(*Kossuth, L.*)秘密通告,注明:1852年6月28日于纽约。载于1852年8月7日《人民报》第14号。——第97、102页。

《科艺全书》,约·赛·埃尔希和约·哥·格鲁伯合编,共167卷,1818—1890年莱比锡版(*Allgemeine Encyclopädie der Wissenschaften und Künste. Herausgegeben von J. S. Ersch und J. G. Gruber. In 167 Bände. Leipzig, 1818—1890.*)。——第368页。

克尔德罗瓦,厄·《论人和社会中的革命》1852年布鲁塞尔版(*Cœurderoy, E. De la révolution dans l'homme et dans la société. Bruxelles, 1852.*)。——第89、90、537页。

克尔德罗瓦,厄·、沃提埃,奥·《战斗的舞台,或公民马志尼、赖德律-洛兰、路易·勃朗、埃蒂耶纳·卡贝、比埃尔·勒鲁、马丁·纳多、马拉尔梅、阿·比昂基(利尔的)以及其他北方勇士之间前不久进行的一场最后的大搏斗》1852年布鲁塞尔版(*Cœutderoy, E., Vauthier, O. La Barrière du combat ou dernier grand assaut qui vient de se livrer entre les citoyens Mazzini, Ledru-Rollin, Louis Blanc, Étienne Cabet, Pierre Leroux, Martin Nadaud, Mallarmet, A. Bianchi (de Lille) et autres hercules du Nord. Bruxelles, 1852.*)。——第89、90、537页。

[克耳纳,哥·]《新世界》(*[Kellner, G.] Die neue Welt*),载于1853年8月31日《改革报》第44号。——第598页。

克拉普卡,格·《回忆录。1849年4—10月》1850年莱比锡版(*Klapka, G. Me-*

moires. April bis Oktober 1849. Leipzig, 1850.)。——第366页。

克路斯,阿·《“合众国最优秀报纸”及其“最优秀人物”和政治经济学家》(*Cluß, A. Das «beste Blatt der Union» und seine «besten Männer» und Nationalökonomien*),载于1853年9月14、17、21和24日《改革报》第48、49、50和51号。——第302页。

克路斯,阿·《卡尔·海因岑和共产主义,或英勇而疯狂地追逐自己跛马影子的漫游骑士》(*Cluß, A. Karl Heinzen und der Kommunismus, oder der fahrende Ritter auf der wilden, verwegenden Jagd nach dem Schatten seines lahmen Kleppers*),载于1852年6月底或7月初的《纽约民主主义者报》。——第555页。

[克路斯,阿·]([*Cluß, A.*])通讯,注明:我们的美国通讯员,1852年9月20日于华盛顿,1852年9月30日于华盛顿。载于1852年10月9日和16日《人民报》第23和24号。——第646页。

克路斯,阿·([*Cluß, A.*])通讯,注明:1853年8月21日于白色山脉顶峰旅馆。载于1853年8月31日《改革报》第44号。——第598页。

克路斯,阿·(*Cluß, A.*)为驳斥维利希而发表的声明,载于1853年5月20日左右的《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和《新英格兰报》。——第258页。

L

莱佛尔斯,托·斯·《爪哇史》,两卷集,1817年伦敦版(*Raffles, Th. S. The History of Java. In two volumes.*

London, 1817)。——第 272 页。

勒尔, 卡·阿·《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军事学》第 1 卷, 1830 年维尔茨堡增订第 2 版(Löhr, K. A. Das Kriegswesen der Griechen und Römer. Erster Band. Zweite umgearbeitete und stark vermehrte Auflage. Würzburg, 1830)。——第 109 页。

李嘉图, 大·《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 年伦敦第 3 版(Ricardo, D. 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Third edition. London, 1821)。——第 508 页。

里普利, 罗·萨·《同墨西哥交战》, 两卷集, 1849 年纽约版(Ripley, R. S. The War With Mexico. In two volumes. New York, 1849)。——第 408、410—411、414、418 页。

[理查兹, 阿·倍·] ([Richards, A. B.]) 短评, 载于 1853 年 4 月 23 日《人民报》第 51 号, 笔名: 英国人(Englishman)。——第 594 页。

[林顿, 威·詹·]《国家的理性》([Linton, W. G.] The Sense of the country), 载于 1852 年 5 月 8 日《自由之星报》第 1 号。——第 525 页。

卢格, 阿·《米哈伊尔·巴枯宁。致〈晨报〉编辑》(Ruge, A. Michael Bakunin. To the editor of the Morning Advertiser), 载于 1853 年 8 月 31 日《晨报》。——第 283、295 页。

卢格, 阿·《欧洲的公法》(Ruge, A. The Public law of Europe), 载于 1852 年 7 月 14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506 号。——第 91 页。

罗素, 约·(Russell, J.) 1853 年 5 月 31 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 1853 年 6 月 1

日《泰晤士报》第 21443 号。——第 425 页。

罗素, 约·(Russell, J.) 1854 年 7 月 24 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 1854 年 7 月 25 日《泰晤士报》第 21802 号。——第 380 页。

吕特根, 阿·《1850 年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陆海军的进军》1852 年基尔版(Lütgen, A. Feldzug der schleswig-hollsteinischen Armee und Marine im Jahre 1850. Kiel, 1852)。——第 359 页。

M

[马克思, 弗·]《俄国间谍巴枯宁。致〈晨报〉编辑》([Marx, F.] The Russian agent, Bakunin. To the editor of the Morning Advertiser), 载于 1853 年 8 月 23 日《晨报》。——第 283、287、295 页。

马克思, 燕·(Marx, J.) 关于 1852 年 11 月 9 日在伦敦举行的纪念罗伯特·勃鲁姆的大会的报道, 载于 1852 年 11 月底或 12 月初《费拉得尔菲亚民主主义者报》。——第 191 页。

马西, 杰·《工厂和合作社的机械工人》(Massey, G. The Engineers, operative and co-operative), 载于 1852 年 2 月 7 日《人民之友》杂志第 1 期。——第 18 页。

马志尼, 朱·《意大利、奥地利和教皇。给詹姆斯·格莱安从男爵先生的信》1845 年伦敦版(Mazzini, J. Italy, Austria, and the Pope. A letter to Sir James Graham, Bart. London, 1845)。——第 64 页。

迈纳斯, 克·《妇女史》1788—1800 年

- 汉诺威版第1—4部 (*Meiners, G. Geschichte des weiblichen Geschlechts. Theile I—IV. Hannover, 1788—1800*)。——第555页。
- 麦克库洛赫, 约·雷·《商业和商轮航运业的实用、理论和历史词典》(*MacCulloch, J. R. A Dictionary, practical, theoretical, and historical, of commerce and commercial navigation*)。第1版1832年在伦敦出版。——第449页。
- 毛奇《1828年和1829年在土耳其欧洲部分的俄土战争》1845年柏林版 (*Moltke. Der russisch-türkische Feldzug in der europäischen Türkei 1828 und 1829. Berlin, 1845*)。——第341页。
- 梅恩·里德《给〈先驱〉报编辑的信》(*Mayne Reid. To the editor of the Leader*)，载于1853年2月19日《先驱》报第152号。——第216页。
- 梅恩·里德《给〈泰晤士报〉编辑的信》(*Mayne Reid. To the editor of the Times*)，载于1853年2月19日《先驱》报第152号。——第216页。
- 梅洛斯拉夫斯基, 路·《1831年战局述评》1847年柏林版第1卷 (*Microslawski, L. Kritische Darstellung des Feldzuges vom Jahre 1831. Band I. Berlin, 1847*)。——第90页。
- 米努托利, 尤·《西班牙及其进一步发展, 特别是在1851年间》1852年柏林版 (*Minutoli, J. Spanien und seine fortschreitende Entwicklung mit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s Jahres 1851. Berlin, 1852*)。——第448页。

N

- 纳皮尔, 查·(*Napier, Ch.*)给威灵顿公爵的信, 载于1854年6月3日《泰晤士报》第21758号, 见通讯:《波罗的海舰队》(*The Baltic fleet*)。——第364页。
- 纳皮尔, 查·《查理·纳皮尔爵士和詹姆斯·格莱安爵士》、《纳皮尔和格莱安的争论》、《詹姆斯·格莱安爵士和查理·纳皮尔爵士》(*Napier, Ch. Sir Charles Napier and Sir James Graham. The Napier and Graham controversy. Sir James Graham and Sir Charles Napier*)，载于1855年9月3、4、6和8日《泰晤士报》第22149、22150、22152和22154号。——第455页。
- 纳皮尔, 查·《查理·纳皮尔爵士论炮击斯维阿波尔格。致〈泰晤士报〉编辑》(*Napier, Ch. Sir Charles Napier on the bombardment of Sweaborg. To the editor of the Times*)，载于1855年8月24日《泰晤士报》第22141号。——第455页。
- 纳皮尔, 威·弗·帕·《1807年至1814年比利牛斯半岛和法国南方战争史》1828—1840年伦敦版第1—6卷 (*Napier, W. F. P. History of the war in the Peninsula and in the south of France from the year 1807 to the year 1814. Volumes I—VI. London, 1828—1840*)。——第399、418页。

P

- 帕里什, 亨·黑·《希腊君主国1830年以来的外交史——证明英国资本家对其

- 资产和收入所握有的抵押权转到了俄国手里》1838年伦敦版(*Parish, H. H. The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monarchy of Greece, from the year 1830, showing the transfer to Russia of the mortgage held by British capitalists over its property and revenues. London, 1838*)。——第616页。
- 帕麦斯顿, 约·(*Palmerston, J.*) 1853年8月20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3年8月22日《泰晤士报》第21513号。——第427页。
- 佩舍, 泰·《论“阶级斗士”》(*Pöschel, T. Die «Klassenkämpfer»*), 载于1853年9月3日《新英格兰报》。——第292、598页。
- 佩舍, 泰·、格普, 卡·《新罗马。世界合众国》1852年纽约版(*Poesche, T., Goepf, Ch. The New Rome. The United States of the World. New York, 1852*)。——第598页。
- 皮阿, 费·、科西迪耶尔和布瓦肖《给法国人民的信》1852年伦敦版(*Pyat, F., Caussidière et Boichot. Lettre au peuple français. London, 1852*)。——第119—120页。
- 皮佩尔, 威·《法国社会主义批判史》(*Pieper, W. A Critical history of French socialism*), 载于1852年12月4、11和18日《人民报》第31、32和33号。——第592页。
- 蒲鲁东, 比·约·《从十二月二日政变看社会革命》1852年巴黎版(*Proudhon, P. J. La Révolution sociale démontrée par le coup d'état du 2 décembre. Paris, 1852*)。——第89、116、128、555、565页。
- 蒲鲁东, 比·约·《经济矛盾的体系, 或贫困的哲学》1846年巴黎版第1—2卷(*Proudhon, P. J. Système des contradictions économiques, ou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 Tomes I—II. Paris, 1846*)。——第565页。
- [普尔斯基, 费·]《欧洲状况》([*Pulszky, F.*] *The State of Europe*), 载于1854年9月2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90号。署名是: A. P. C.。——第394页。
- 普尔斯基, 费·、普尔斯基, 泰·《白、红、黑。美国社会访问记》, 三卷集, 1853年伦敦版(*Pulszky, F., Pulszky, Th. White, red, black. Sketches of society in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visit of their guest. In three volumes. London, 1853*)。——第579页。
- 普吕米克, 约·克·《普鲁士皇家炮兵军官手册》1820年柏林版(*Plümiche, J. C. Handbuch für die königlich preußischen Artillerie-Offiziere. Berlin, 1820*)。——第583页。

Q

- 乔治·桑(*George Sand*)给《新莱茵报》编辑的信, 载于1848年8月3日《新莱茵报》第64号。——第284页。
- 切斯尼《从东方现状看1828年和1829年的俄土战争》1854年伦敦版(*Chesney. The Russo-Turkish campaigns of 1828 and 1829, with a view of the present state of affairs in the East. London, 1854*)。——第610页。
- 切斯尼《关于1828年和1829年俄国战局

- 报告摘要, 供威灵顿公爵参考》(*Chesney. Precis of a report on the Russian campaign of 1828 and 1829, drawn up for the information of the duke of Wellington*), 载于 1836 年 7 月 20 日《公文集》第 26 期。——第 304 页。
- 琼斯, 厄·《时事简评》(*Jones, E. Current notes (?)*), 载于 1852 年 5 月 8 日《人民报》第 1 号。——第 525 页。
- 琼斯, 厄·《诉诸人民审判》(*Jones, E. An Appeal for the judgment of the people*), 载于 1852 年 4 月 24 日《寄语人民》第 52 期。——第 59、62 页。
- 琼斯, 厄·(*Jones, E.*) 1855 年 2 月 27 日在伦敦群众大会上的演说, 载于 1855 年 3 月 3 日《人民报》第 48 号。——第 435、438 页。
- 琼斯, 厄·《政治讹诈。行政改革协会的可耻诡辩和欺骗》(*Jones, E. Political felony. Infamous chicanery and fraud of the Administrative reform association*), 载于 1855 年 5 月 12 日《人民报》第 158 号。——第 444 页。
- 琼斯, 威·《波斯语语法》(*Jones, W. A Grammar of the persian language*)。第 1 版 1771 年在伦敦出版。——第 265 页。
- 琼斯, 威·《亚细亚诗歌释义》第 1—6 卷。第 2 卷:《论情诗》(*Jones, W. Poeseos Asiaticae commentariorum. Volumes I—VI. Vol. II. De poesi erotica*)。第 1 版 1774 年在伦敦出版。——第 265 页。

R

热拉尔(格拉尔), 约·《陆上军事学术全

书》(*Guerard, J. Encyklopädie der Kriegskunst zu Lande*)。第 1 版 1831 年在维也纳出版。——第 109 页。

荣克, 格·《妇女史》第 1 部, 1850 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Jung, G. Geschichte der Frauen. Erster Theil. Frankfurt am Main, 1850*)。——第 555 页。

S

- 萨伊, 让·巴·《实用政治经济学教程》(*Say, J.-B. Cours complet d'économie politique pratique*)。第 1 版共六卷, 1828—1829 年在巴黎出版。——第 112 页。
- 赛居尔, 约·亚·《妇女及其在古代和现代各民族社会结构中的地位 and 影响》1803 年巴黎—汉堡版第 1—3 卷(*Séguir, J. A., de. Les Femmes, leur condition et leur influence dans l'ordre sociale chez différents peuples anciens et modernes. Tomes I—III. Paris—Hambourg, 1803*)。——第 555 页。
- 瑟美列, 贝·《路德维希·鲍蒂扬尼伯爵、阿尔都尔·戈尔盖、路德维希·科苏特。匈牙利解放战争中的活动家的政治概述》1853 年汉堡版(*Szemere, B. Graf Ludwig Batthyány, Arthur Görgei, Ludwig Kossuth. Politische Charakterskizzen aus dem Ungarischen Freiheitskriege. Hamburg, 1853*)。——第 46、64、84、87、88、159、186、236、512、520、523、572、582 页。
- 沙多勃利昂《维罗那会议。西班牙战争。谈判。西班牙的殖民地》1838 年布鲁塞尔版第 1—2 卷(*Chateaubriand. Congrès de Vérone. Guerre d'Espagne. Négociations. Colonies*

- espagnoles. Tomes I—II. Bruxelles, 1838)。——第 401—406 页。
- 尚布雷《论 1700—1815 年军事学术中的变化》1830 年柏林版 (*Chambray*, Ueber die Veränderungen in der Kriegskunst seit 1700 bis 1815. Berlin, 1830)。——第 109 页。
- 施蒂纳, 麦·《反动的历史》1852 年柏林版 (*Stirner, M.* Geschichte der Reaction. Berlin, 1852)。——第 29、31 页。
- 施滕策尔, 古·阿·《论德国军事组织史, 以中世纪为主》1820 年柏林版 (*Stenzel, G. A.* Versuch einer Geschichte der Kriegsverfassung Deutschlands vorzüglich im Mittelalter. Berlin, 1820)。——第 109 页。
- 斯宾诺莎, 巴·《伦理学, 用几何方法证明并分为五部分》(*Spinoza, B.* Ethica ordine geometrico demonstrata et in quinque partes distincta)。第 1 版 1677 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第 545 页。
- 斯米特, 费·《1830 年和 1831 年波兰起义和战争的历史》1839—1848 年柏林版第 1—3 部 (*Smitt, F.* Geschichte des Polnischen Aufstandes und Krieges in den Jahren 1830 und 1831. Theile I—III. Berlin, 1839—1848)。——第 90、304、590 页。
- 索利斯, 安·德《征服墨西哥以及以新西班牙著称的南美洲的殖民化和发展的历史》1732 年马德里版 (*Solis, A., de.* Historia de la conquista de Mexico, poblacion, y progressos de la America septentrional, conocida por el nombre de Nueva España.

Madrid, 1732)。——第 411、414 页。

T

- 《塔克尔政治评论集》1853—1854 年和 1855 年伦敦版第 1—12 号 (Tucker's Political Fly-Sheets №№ 1—12. London, 1853—1854, 1855)。——第 368、380、381、444、615 页。
- 塔利, 西·《1848—1849 年匈牙利独立战争时期科马罗姆(科莫恩)的要塞》1852 年伦敦版 (*Thaly, S.* The Fortress of Komárom(Comorn), during the war of independence in Hungary in 1848—1849. London, 1852)。——第 108 页。
- [塔韦尔尼埃]《论东方战争的进行。克里木远征。一个将军致拿破仑第三皇帝陛下政府的报告》1855 年 2 月布鲁塞尔版 ([*Tavernier*]. De la conduite de la guerre d'Orient. Expédition de Crimée. Mémoire adressé au gouvernement de S. M. l'Empereur Napoléon III par un officier général. Bruxelles, février 1855)。——第 437 页。
- [塔韦尔尼埃]《一个将军致拿破仑第三皇帝陛下政府关于克里木远征和东方战争的进行的第二个报告》1855 年 5 月日内瓦版 ([*Tavernier*]. Deuxième mémoire adressé au gouvernement de S. M. l'Empereur Napoléon III sur l'expédition de Crimée et la conduite de la guerre d'Orient par un officier général. Genève, mai 1855)。——第 453 页。
- 塔西佗, 普·科·《编年史》(*Tacitus, P. C.* «Annales»)。——第 126 页。

梯叶里, 奥·《第三等级的形成和发展史概论》1853年巴黎第2版第1—2卷 (*Thierry, A. Essai sur l'histoire de la formation et des progrès du tiers état. Seconde édition. Tomes I—II. Paris, 1853*)。——第381—384页。

托马《论各个世纪妇女的性格、习惯和精神面貌》1773年巴黎版 (*Thomas. Essai sur le caractère, les moeurs et l'esprit des femmes dans les différents siècles. Paris, 1773*)。——第555页。

W

威尔克斯, 华·《三个时代的帕麦斯顿: 事实和言论的比较》1854年伦敦版 (*Wilks, W. Palmerston in three epochs: a comparison of facts with opinions. London, 1854*)。——第338页。

维尔穆特和施梯伯《十九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1853—1854年柏林版第1—2册 (*Wermuth—Stieber. Die Communisten-Verschwörungen des neunzehnten Jahrhunderts. Theile I—II. Berlin, 1853—1854*)。——第652页。

维利森, 威·《关于1831年俄波之战中运用的大规模战争的理论》, 共分两册, 1840年柏林版 (*Willisen, W. Theorie des großen Krieges angewendet auf den russisch-polnischen Feldzug von 1831. In zwei Theilen. Berlin, 1840*)。——第67页。

维利森, 威·《1848年意大利战局》1849年柏林版 (*Willisen, W. Der Italienische Feldzug des Jahres 1848.*

Berlin, 1849)。——第588页。

维利希, 奥·《卡尔·马克思博士和他的〈揭露〉》 (*Willich, A. Doctor Karl Marx und seine Enthüllungen*), 载于1853年10月28日和11月4日《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第33和34号。——第308, 309, 311, 313, 359, 606, 659页。

维斯, 克·《当代的基本趋向》 (*Wiß, C. Die elementaren Richtungen der Zeit*), 载于1854年4月15日《工人共和国报》第16号。全文载于1854年3月18和25日, 4月1、8、15、22和29日, 5月6、13、20和27日, 6月10日《工人共和国报》第12、13、14、15、16、17、18、19、20、21、22和24号。——第357页。

魏德迈, 约·《“民主的”奸细》 (*Weydemeyer, J. Der «demokratische» Mouchard*), 载于1853年4月底《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第245、247、249、655页。

魏德迈, 约· (*Weydemeyer, J.*) 为驳斥海因岑而发表的文章, 载于1852年1月29日《纽约民主主义者报》。——第35、500、504、519、555页。

魏德迈, 约· (*Weydemeyer, J.*) 为驳斥维利希而发表的声明, 载于1853年5月20日左右《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以及《新英格兰报》。——第258页。

魏德迈, 约·《政治经济学概论》 (*Weydemeyer, J. Nationalökonomische Skizzen*), 载于1853年4—8月《改革报》。——第591、595、655页。

魏德迈, 约·、克路斯, 阿·、雅科比, 阿·《致〈纽约刑法报〉编辑部》 (*Weydemeyer, J., Cluß, A., Jacobi, A. An*

- die Redaktion der New-Yorker Criminal-Zeitung), 载于 1853 年 11 月 25 日《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第 37 号。——第 312—314、660 页。
- 翁格尔, 约·《婚姻在世界历史上的发展》1850 年维也纳版 (*Unger, J. Die Ehe in ihrer welthistorischen Entwicklung. Wien, 1850*)。——第 556 页。
- 乌尔卡尔特, 戴·《俄国和大不列颠的力量对比。致〈晨报〉编辑》(*Urquhart, D. The relative power of Russia and Great Britain. To the editor of the Morning Advertiser*), 载于 1853 年 8 月 15 日《晨报》。——第 281 页。
- 乌尔卡尔特, 戴·《俄国向西方、北方和南方的进展》1853 年伦敦版 (*Urquhart, D. Progress of Russia in the West, North, and South. London, 1853*)。——第 338 页。
- 乌尔卡尔特, 戴·《何谓“保护”希腊正教? 致〈晨报〉编辑》(*Urquhart, D. What means «protection» of the Greek Church? To the editor of the Morning Advertiser*), 载于 1853 年 8 月 11 日《晨报》。——第 281 页。
- [乌尔卡尔特, 戴·]《土耳其及其资源: 它的市政组织和自由贸易; 英国在东方贸易的现状和前途; 新的希腊政府, 它的收入和国有财产》1833 年伦敦版 ([*Urquhart, D.*] *Turkey and its resources: its municipal organization and free trade; the state and prospects of English commerce in the East, the new administration of Greece, its revenue and national possessions. London, 1833*)。——第 221 页。
- 乌尔卡尔特, 戴·《外交中的时间因素。——“欧洲的承认”。致〈晨报〉编辑》(*Urquhart, D. Time in diplomacy.—The «European recognition». To the editor of the Morning Advertiser*), 载于 1853 年 8 月 12 日《晨报》。——第 281 页。
- 乌尔卡尔特, 戴·《英法战争。致〈晨报〉编辑》(*Urquhart, D. War between England and France. To the editor of the Morning Advertiser*), 载于 1853 年 8 月 16 日《晨报》。——第 281 页。
- [乌尔卡尔特, 戴·]《真的吗?》([*Urquhart, D.*] *Indeed?*), 载于 1853 年 9 月 5 日《晨报》。——第 288、295 页。

X

- 希尔施, 威·《间谍活动的受害者》(*Hirsch, W. Die Opfer der Moucharderie*), 载于 1853 年 4 月 1、8、15 和 22 日《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第 3、4、5 和 6 号。——第 235、236—237、239、247、253、581、582、592、595、655 页。
- 希尔施, 威·(*Hirsch, W.*) 1852 年 1 月 12 日声明, 载于 1853 年 4 月底《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第 474、494、510 页。
- 席梅尔普芬尼希, 亚·《土俄之战。军事述评》1854 年费拉得尔菲亚—伦敦版 (*Schimmelpfennig, A. The War between Turkey and Russia. A military sketch. Philadelphia—London, 1854*)。——第 342、345、348、350—351 页。
- 谢努, 阿·《密谋家。秘密组织。科西迪

耶尔主持下的警察局。义勇军》1850年巴黎版(*Chenu, A. Les Conspirateurs. Les sociétés secrètes; la préfecture de police sous Caussidière; les corps-francs. Paris, 1850*)。——第81、500页。

Y

雅科比,阿·《论地球的毁灭》(*Jakobi, A. Ueber den Untergang der Erde*), 载于1853年8月31日和9月3、7、10和14日《改革报》第44、45、46、47和48号。——第294、297页。

亚历山大,威·《古今妇女史》,两卷集,1782年伦敦第3版(*Alexander, W. The History of women, from the earliest antiquity to the present time. The third edition. In two volumes. London, 1782*)。——第

555页。

约丹,威·(*Jordan, W.*) 1848年7月24日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会议上的演说,载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德国制宪国民议会的会议速记记录》1848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2卷第47号(*Stenographischer Bericht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r deutschen constituirenden Nationalversammlung zu Frankfurt am Main. Band II, №47. Frankfurt am Main, 1848*)。——第149页。

Z

载勒尔,塞·《卡斯巴尔·豪泽尔——巴登王位继承人》(*Seiler, S. Kaspar Hauser, der Thronerbe Badens*)。第1版1840年在苏黎世出版。——第22页。

文 件

C

《从庇护九世即位到放弃威尼斯的三年期间意大利问题文献》1850年卡波拉哥版第1卷(*Archivio triennale delle cose d'Italia dall'avvenimento di Pio IX all'abbandono di Venezia. Volume I. Capolago, 1850*)。——第355、364页。

D

《对(1)彼得·格尔哈特·勒泽尔、(2)约翰·亨利希·格奥尔格·毕尔格尔斯、(3)彼得·诺特荣克、(4)威廉·

约瑟夫·赖夫、(5)海尔曼·亨利希·贝克尔、(6)罗兰特·丹尼尔斯、(7)卡尔·乌尼巴特·奥托、(8)阿伯拉罕·雅科比、(9)约翰·雅科布·克莱因、(10)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的起诉书》[1852年科伦版](*Anklageschrift gegen 1) Peter Gerhard Roeser, 2) Johann Heinrich Georg Bürgers, 3) Peter Nothjung, 4) Wilhelm Joseph Reiff, 5) Hermann Heinrich Becker, 6) Roland Daniels, 7) Carl Wunibald Otto, 8) Abraham Jacobi, 9) Johann Jacob Klein, 10) Ferdinand Freiligrath. [Köln, 1852]*)。

——第 84、85、88—89、90、162、538、544 页。

G

《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Statuten des communistischen Bundes)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7 卷第 626—629 页)。载于 1851 年 6 月 22 日《德勒斯顿新闻通报》第 171 号。——第 510 页。

《关于土耳其天主教会和正教教会的权利和特权的来往公文集》。奉女王陛下之命提交议会两院。1854 年伦敦版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rights and privileges of the Latin and Greek churches in Turkey. Presented to both Houses of parliament by command of Her Majesty. London, 1854)。——第 332、354、428 页。

N

《拿破仑皇帝给尼古拉皇帝的信》(Lettre de l'Empereur Napoléon à l'Empereur Nicolas)。正式发表于 1854 年 2 月 14 日《总汇通报》第 45 号。——第 325 页。

P

《普鲁士国家的刑法典》(Strafgesetzbuch für die Preußischen Staaten. Vom 14. April 1851)，载于《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1851 年柏林版第 101—178 页 (Gesetz-Sammlung für die Königlichen Preußischen Staaten. 1851. Berlin. S. 101—178)。——第

88 页。

W

《为匈牙利颁布的最高宣言和文告以及驻匈牙利各帝国—王国军队总司令的报告汇编》，官方出版物，1849 年、1850 年欧芬版第 1 册和第 2 册 (Sammlung der für Ungarn erlassenen allerhöchsten Manifeste und Proklamationen, dann der Kundemachungen der Oberbefehlshaber der k. k. Armeen in Ungarn. Amtliche Ausgabe. 1. und 2. Heft. Ofen, 1849, 1850)。——第 366、590 页。

X

《刑法典》(Code pénal)，1810 年通过。——第 88、178 页。

Y

《1849 年俄军对匈牙利叛乱者的军事行动记述》1850 年圣彼得堡版 (Описание военных действий российских войск против венгерских мятежников в 1849 году.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850)。——第 344、345 页。

Z

《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Die Centralbehörde an den Bund)。[1850 年 12 月 1 日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中央委员会公告]。载于 1851 年 6 月 22 日《德勒斯顿新闻通报》第 171 号和 1851 年 6 月 24 日《科伦日报》第 150 号。——第 187、199、544 页。

期刊中的文章和通讯

(作者不详)

B

《巴尔的摩警钟报》(《*Baltimore Wecker*》),
1852年9月27日。——第556、646页。

C

《晨报》(《*The Morning Advertiser*》), 伦敦
出版

—1852年10月6日第19122号。《德
国“孤星”》(The German «Lone
Star»)。——第156、554页。

—1852年10月29日第19142号。通
讯, 注明: 德国。本报通讯员。10
月27日于科伦(Germany. From
our own correspondent. Cologne,
Oct. 27)——第179页。

—1854年10月7日。——第395页。

—1855年1月29日。——第423页。

—1855年9月1日。——第455页。

—1855年11月29日。——第460页。

—1855年12月6日。——第460页。

F

《法兰克福总邮报》(《*Frankfurter Ober-
postamts-Zeitung*》), 1848年12月22日
第338号。12月21日法兰克福通讯。
更正(Frankfurt, 21. Dec. Berichti-
gung)。——第172页。

G

《工人共和国报》(《*Republik der Arbei-*

ter》), 纽约出版, 1852年12月25日第
52号。《关于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结
论》(Schlußbemerkung zum Kölner
Kommunistenprozeß)。——第211页。

《国民报》(《*National-Zeitung*》), 柏林出
版, 1848年12月24日第248号。登
在“德国”(Deutschland)栏的12月21
日法兰克福通讯。——第172页。

J

《纪事晨报》(《*The Morning Chronicle*》),
伦敦出版

—1852年7月9日。——第82页。

—1852年7月28日。——第545页。

—1855年2月13日。——第434页。

《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 伦敦出
版, 第11卷

—1853年1月22日第491期。《英格
兰银行和贴现率》(The Bank of
England and the rate of dis-
count)。——第211页。

—1853年3月12日第498期。《土耳
其及其作用》(Turkey and its
value)。——第231、232页。

—1853年10月8日第528期。外国通
讯。本报驻巴黎通讯员(Foreign
correspondence. From our Paris
correspondent)。——第304页。

—1853年11月26日第535期。《工人
议会》(The Labour parliament)。
——第312页。

K

《卡尔斯卢厄日报》(《*Karlsruher Zeitung*》), 1852年9月3、4、5、8、10、14、15、16、17和22日第208、209、210、212、214、217、218、219、220和224号。
《德国人在伦敦的革命宣传和革命公债》(Die deutsche revolutionäre Propaganda in London und die Revolutionsanleihe)。——第143、146页。

《科伦日报》(《*Kölnische Zeitung*》),
—1852年7月27日。——第91页。
—1852年10月14日。——第647页。
—1852年10月24日。——第648—649页。
—1852年10月26日。——第166页。
—1852年11月4日。《陪审法庭对海尔曼·贝克尔博士和同志们的审判。因叛国阴谋罪提起公诉》(Assisen-
Prozedur gegen D. Herm. Becker und Genossen. Anklage wegen hochverrätherischen Complottes)。——第161、189、190、192页。
—1854年11月25日。——第415页。
—1855年8月30日。——第456页。

M

《每日新闻》(《*The Daily News*》), 伦敦出版
—1852年2月17日。——第22页。
—1852年9月21日。——第136页。
—1852年11月29日。——第201页。

N

《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 Daily Tribune*》)

—1853年4月7日第3736号。——第239页。

—1853年5月6日第3761号第4版。
——第254页。

R

《人民报》(《*The People's Paper*》), 伦敦出版, 第3卷

—1852年8月7日第14号。《科苏特的秘密通告。他突然离去的原因》(Secret circular by Kossuth. Consequent sudden departure of the latter)。——第97页。

—1854年12月2日第135号。《为接待巴尔贝斯而在伦敦成立的欢迎和抗议委员会。同在伦敦的法国民主主义者的兄弟团结》(Welcome and protest committee for the reception of Barbes in London. Fraternisation of the French democracy in London)。——第413页。

—1855年3月3日第148号。《圣马丁堂里的大示威》(Immense demonstration in St. Martin's Hall)。——第435页。

T

《泰晤士报》(《*The Times*》), 伦敦出版

—1852年3月2日第21052号第4版。
——第507页。

—1852年7月10日第21164号第5版。——第82页。

—1852年7月29日第21180号。《北方三强国的密约》(Secret treaty of the three northern powers)。——第545页。

- 1852年8月5日第21186号。《美国即将来临的选举》(The Approaching elec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第92页。
- 1852年9月22日第21227号。《棉纺织工业》(Cotton manufactures)。——第136页。
- 1852年10月11日第21243号。登在“普鲁士”(Prussia)栏的通讯,注明:“本报通讯员”(From our own correspondent)。——第157页。
- 1853年1月4日第21316号第4版。——第424页。
- 1853年2月11日第21349号第4版。——第424页。
- 1853年2月12日第21350号第5版。——第219页。
- 1854年1月25日第21647号。1月20日维也纳通讯。——第322页。
- 1854年3月28日第21700号第11版。——第333页。
- 1854年4月19日第21719号。《黑海的俄国舰队》(The Russian fleet in the Black Sea)。——第339页。
- 1854年4月19日第21719号。《俄军渡过多瑙河》(The Russian passage of the Danube)。——第339,341页。
- 1854年5月3日第21731号第10版。——第354页。
- 1854年6月1日第21756号第8版。——第363页。
- 1854年6月3日第21758号。《波罗的海舰队》(The Baltic fleet)。——第363页。
- 1854年7月24日第21801号第8

版。——第380页。

- 1855年1月24日第21959号。——第422页。
- 1855年3月3日第21992号第8版。——第435页。
- 1855年9月1日第22148号。8月30日星期四下午六时巴黎通讯。——第455页。
- 1855年12月14日第22237号第6版。——第466页。

X

《先驱》(《The Leader》),伦敦出版

- 第4卷,1853年2月19日第152号。《科苏特和米兰起义》(Kossuth and the Milan Revolt)。——第216页。
- 第4卷,1853年6月11日第168号。《阿尔诺德·卢格》(Arnold Ruge)。——第269页。
- 第4卷,1853年6月11日第168号。《伦敦的俄国民主印刷所》(A Russian democratic printing office in London)。——第269页。
- 第5卷,1854年11月18日第243号。《不列颠民主主义者致路易-拿破仑》(The British democrats—Louis Napoleon)。——第413页。
- 《先驱晨报》(《The Morning Herald》),伦敦出版,1854年1月5日。——第317页。
-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科伦出版
- 1848年8月3日第64号。登在“法兰西共和国”(Französische Republik)栏的7月31日巴黎通讯。——

第 283, 284 页。

—1848 年 10 月 13 日第 115 号。登在“德国”(Deutschland) 栏的柏林通讯。——第 284 页。

—1848 年 12 月 24 日第 177 号。《施梯伯博士》(Dr. Stieber)。——第 172 页。

《新普鲁士报》(《Neue Preußische Zeitung》), 柏林出版

—1848 年 12 月 20 日第 148 号。登在“柏林旁观者”(Berliner Zuschauer) 栏的关于施梯伯到达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报道。——第 173 页。

—1852 年 10 月 7 日第 233 号。《陪审法庭对贝克尔和同志们的叛国罪的审讯》(Assisen-Procédur in der Anklage über Hochverrath gegen Dr. Becker und Genossen)。——第 157 页。

Z

《总汇报》(《Allgemeine Zeitung》), 奥格斯堡出版

—1852 年 2 月 25 日第 56 号附刊。《一本粗制滥造的书》(Buchmacherei)。

——第 29, 31 页。

—1852 年 7 月 13 日第 195 号。《共产党人案件》(Der Communisten-Proceß)。——第 85 页。

—1852 年 9 月 11、12 和 13 日第 255、256 和 257 号。《巴登。德国人在伦敦的革命宣传和革命公债》(Baden. Die deutsche revolutionäre Propaganda in London und die Revolutionsanleihe)。——第 143、146 页。

—1855 年 1 月 9 日第 9 号。《评英国人的性格》(Ein Beitrag zur Charakteristik der Engländer)。——第 420 页。

—1855 年 1 月 9 日第 9 号附刊。《陪审法庭对巴特尔米的审判》(Die Assisenverhandlung gegen Barthélemy)。——第 421 页。

—1855 年 3 月 4 日第 63 号。《俄国人赫尔岑》(Der Russe Herzen)。——第 438 页。

《总汇报》(《Le Moniteur universel》), 巴黎出版, 1854 年 5 月 31 日第 151 号。5 月 30 日巴黎通讯。——第 363 页。

文学著作

A

阿尔宁和布伦坦诺《小孩的魔角》。——第 347 页。

阿雷蒂诺《爱的怀疑》。——第 79—80 页。

阿雷纳《诗集》。——第 280 页。

阿里欧斯托《疯狂的罗兰》。——第 18 页。

阿泰纳奥斯《学者们之宴会》。——第 511

页。

《艾达》。——第 250—251 页。

奥维狄乌斯《哀书》。——第 149 页。

B

巴尔扎克《高老头》。——第 153 页。

巴尔扎克《古物陈列室》。——第 153 页。

巴特勒《休迪布腊斯》。——第 257 页。

博雅多《恋爱中的罗兰》。——第 84 页。

D

达·朋特《莫扎特歌剧〈唐璜〉的歌词》。
——第 632 页。

但丁《神曲》。——第 252 页。

F

伏尔泰《老实人》。——第 357 页。

符尔皮乌斯《黎纳尔多·黎纳尔丁尼》。
——第 233 页。

弗莱里格拉特《不管这一切》。——第 527
页。

弗莱里格拉特《致约瑟夫·魏德迈（诗笺
一）》。——第 78、110、190、195、473—
474、478、483、490、525、530—532、642
页。

弗莱里格拉特《致约瑟夫·魏德迈（诗笺
二）》。——第 78、110、190、195、483、
490、525、530—532 页。

G

歌德《浮士德》。——第 355、566 页。

歌德《狐狸-莱涅克》。——第 657 页。

H

海涅《阿塔·特洛尔》。——第 507 页。

海涅《科贝斯第一》。——第 415、420 页。

海涅《两个骑士》。——第 639、661
页。

海涅《抒情间奏曲》第 39 首。——第 376
页。

海涅《新春集》第 6 首。——第 614 页。

海涅《一个古老德国青年的悲歌》。——
第 534 页。

贺雷西《讽刺诗集》。——第 217 页。

贺雷西《抒情诗集》。——第 371 页。

K

卡德龙《神奇的魔术师》。——第 355 页。

卡姆马腊诺《唐尼采蒂歌剧〈维利萨里〉的
歌词》。——第 149 页。

库伯《密探》。——第 163、236 页。

M

《马尔波罗之歌》。——第 155 页。

马基雅弗利《曼陀罗华》。——第 77 页。

密勒《济格瓦特。修道院的历史》。
第 43 页。

P

普卜利乌斯·忒伦底乌斯《自我折磨者》。
——第 314 页。

S

塞万提斯《唐·吉珂德》。——第 119、
355、388 页。

赛雷迪《亚细亚的领袖们》。——第 451
页。

沙多勃利昂《阿塔拉》。——第 355 页。

沙多勃利昂《勒奈》。——第 355 页。

莎士比亚《第十二夜》。——第 347 页。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第 12、413 页。

莎士比亚《亨利四世》。——第 602 页。

莎士比亚《李尔王》。——第 112 页。

W

味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 305、434
页。

沃尔弗《普莱齐奥莎》。——第 615 页。

X

西塞罗《为塞克斯蒂乌斯作的辩护词》。
——第 54 页。

席勒《皮柯乐米尼父子》。——第 76 页。

席勒《去炼铁厂之路》。——第 361 页。

夏米索《彼得·施莱米尔奇遇记》。——
第 363 页。

* * *

《传道书》。——第 401 页。

《可兰经》。——第 263 页。

圣经。——第 249、250、349、353、459、
473、573 页。

期 刊 索 引

A

《奥地利军事杂志》(«*Österreichische Militärische Zeitschrift*»)——1808—1870年用这个名称在维也纳每月出版1—2次。——第113页。

B

《巴尔的摩警钟报》(«*Baltimore Wecker*»)——一家德文日报,美国社会主义体操联合会机关报之一;1851—1867年出版,该报的创办人和编辑是卡·施瑞费尔。——第106、459、552、556、569、646页。

《北方蜜蜂》(«*Северная пчела*»)——俄国的一家政治和文艺报纸,1825年至1864年在圣彼得堡出版;是沙皇政府的半官方机关报。——第339页。

《北极星》(«*Полярная звезда*»)——革命民主派的文学和社会政治年鉴,1855—1862年和1869年由亚·伊·赫尔岑在伦敦出版。——第445页。

《北极星报》(«*The Northern Star*»)——英国的一家周报,宪章派的中央机关报,1837年创刊,1852年停刊;最初在里子出版,1844年11月起在伦敦出版。该报的创办人和编辑是非·奥康瑙尔,参加编辑部的还有乔·哈尼。1843年至1850年该报登载过恩格斯的论文和

短评。——第54、112、478页。

《比利时独立报》(«*L'Indépendance belge*»)——资产阶级日报,1831年在布鲁塞尔创刊;是自由派的机关报。——第184页。

《辩论日报》(«*Débats*»)——见《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

《波恩报》(«*Bonner Zeitung*»)——一家日报,1848年8月至1849年4月由哥·金克尔编辑出版;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机关报。从1849年1月起用《新波恩报》(«*Neue Bonner Zeitung*»)名称出版。——第106页。

《布勒斯劳报》(«*Breslauer Zeitung*»)——1820年在布勒斯劳(弗罗茨拉夫)创办的一家德文日报,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具有保守的倾向。——第484、619、630页。

《不列颠和外国政治、历史和文学民主评论》(«*The Democratic Review of British and Foreign Politics, History and Literature*»)——宪章派月刊,1849年6月至1850年9月由乔·哈尼在伦敦出版。——第504页。

《布鲁塞尔报》(«*Brüsseler-Zeitung*»)——见《德意志—布鲁塞尔报》。

C

《晨报》(«*The Morning Advertiser*»)——

英国的一家日报, 1794 年至 1934 年在伦敦出版;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是激进资产阶级的机关报。——第 41、73、156、171、179、183、193、281、283—289、295、327、344、346、367、381、395、409、423、434、455、457、460、554、564、602 页。

《晨邮报》(《The Morning Post》)——英国保守派的日报, 1772—1937 年在伦敦出版, 十九世纪中叶是以帕麦斯顿为核心的辉格党右翼分子的机关报。——第 212、227、229、232、465 页。

D

《大胡蜂》(《Die Hornisse》)——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海泽和克耳纳办的德文报纸, 1848—1850 年在加塞尔出版。——第 50、526、655 页。

《德国国防报。德国军官和陆军文官协会出版的军事周报》(《Deutsche Wehr-Zeitung. Militärische Wochenschrift, herausgegeben von einer Gesellschaft deutscher Offiziere und Militär-Beamten》)——保守派的军事报纸, 1848—1850 年在柏林用这个名称每周出版两次。1851—1854 年在波茨坦用《普鲁士国防报。军事杂志》(《Preußische Wehr-Zeitung. Militärische Zeitschrift》)名称出版。——第 113 页。

《德国国民议院报》(《Deutsche Volkshalle》)——教权派的日报, 对普鲁士政府持反对立场; 1849—1855 年在科伦出版。——第 219 页。

《德意志报》(《Deutsche Zeitung》)——一家日报, 后改为周报, 1847 年至 1907 年在新奥尔良出版; 四十至五十年代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流亡者的机关报。——第 500 页。

《德意志—布鲁塞尔报》(《Deutsche-Brüsseler-Zeitung》)——由侨居布鲁塞尔的德国政治流亡者创办, 1847 年 1 月至 1848 年 2 月出版。1847 年 9 月起, 马克思和恩格斯成了该报的经常撰稿人并对该报的方针发生直接影响。——第 529 页。

《德意志伦敦报》(《Deutsche Londoner Zeitung》)——伦敦德国流亡者办的周报, 1845 年 4 月至 1851 年 2 月该报在失去王位的不伦瑞克公爵卡尔的物质支持下出版。主编是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路德维希·班贝尔格尔。1849—1850 年该报主要刊登卡·海因岑、古·司徒卢威及其他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文章; 此外, 它转载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1848 年 3 月)、马克思写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的第一章 (1850 年 4 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际述评 (三)》的一部分 (1851 年 2 月) 以及许多由马克思和恩格斯签名的声明。——第 292 页。

《地球和旅行家》(《The Globe and Traveller》)——英国的一家日报, 1803 年起在伦敦出版; 辉格党的机关报, 在该党执政时期是政府报纸; 1866 年起是保守党的机关报。——第 346、347、460、472 页。

《电讯》(《Telegraph》)——见《每日电讯》。

F

《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Journal》)——德国资产阶级的日报, 从十七世纪起到 1903 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第 193、212 页。

《法兰克福总邮报》(《Frankfurter Oberpostamts-Zeitung》)——德国的一家报

纸, 1619—1866 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 1848—1849 年革命时期是中央政权——帝国摄政和帝国内阁——的机关报。——第 172 页。

G

《改革报》(《La Réforme》)——法国的一家日报, 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党人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机关报; 1843 年至 1850 年在巴黎出版。1847 年 10 月到 1848 年 1 月恩格斯在该报发表了许多文章。——第 19 页。

《改革报》(《Die Reform》)——美国工人同盟的机关报, 该同盟的多数成员是侨居美国的德国工人。该报从 1853 年 3 月 5 日至 1854 年 4 月 26 日在纽约用德文出版, 起初每周出一期, 后来每周出两次, 从 1853 年 10 月 15 日起改为日刊。该报的副编辑是约·魏德迈。该报转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的文章。——第 249、293、294、308、313、314、331、345、348、350、353、358、362、368、591、595—598、604—606、655—656、661 页。

《革命》(《Die Revolution》)——约·魏德迈于 1852 年在纽约出版的一种共产主义杂志。1 月 6 日和 13 日出版了两期周刊, 而 5 月和 6 月又出版了两期“不定期”刊物。——第 9、14、16、35、46、65、106、110、469、474—479、482、486、488、490、492、493、495、500、503、504、510、512、513、519—521、530—533、604、641、644 页。

《工人共和国报》(《Republik der Arbeiter》)——1850—1855 年威·魏特林在纽约出版的一家工人报纸; 该报反映了宗派主义的平均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

的观点。——第 211、357、513 页。

《公文集》(《Portfolio》)——戴·乌尔卡尔特在伦敦出版的外交文件和材料的汇编的简称。《公文集, 公文汇编》(《The Portfolio; or a Collection of State Papers》) 丛刊在 1835—1837 年出版; 新的丛刊用《公文集. 外交评论》(《The Portfolio. Diplomatic Review》) 的名称在 1843—1845 年出版。——第 304 页。

《关于欧洲形势、德国公众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德意志快邮报》(《Deutsche Schnellpost für Europäische Zustände, öffentliches und soziales Leben Deutschlands》)——在美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流亡者的机关报; 1843—1851 年在纽约出版, 半月刊。1848 年和 1851 年该报的主编是卡·海因岑, 1851 年阿·卢格也参加了编辑部。——第 529 页。

《观察家》(《The Examiner》)——英国自由资产阶级的周刊, 1808—1831 年在伦敦出版。——第 171、193、315、564 页。

《观察家报》(《The Observer》)——英国保守派的周报, 1791 年起在伦敦出版。——第 390 页。

《观察家时报》(《Examiner and Times》)——英国自由派的报纸; 该报是在 1848 年由《曼彻斯特时报》(《Manchester Times》) 和《曼彻斯特观察家》(《Manchester Examiner》) 合并而成的。四十至五十年代该报支持自由贸易派, 用不同名称一直出版到 1894 年。——第 182、463 页。

《国防报》(《Wehr-Zeitung》)——见《德国国防报》。

《国家通报》(《*Staats-Anzeiger*》)——见《普鲁士王国国家通报》。

《国民报》(《*National-Zeitung*》)——见《瑞士国民报》。

《国民报》(《*National-Zeitung*》)——德国资产阶级的日报, 1848—1915年在柏林出版; 五十年代该报具有自由主义的倾向。——第172、193、484页。

《国民报》(《*Le National*》)——法国的一家日报, 1830年至1851年在巴黎出版; 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机关报。——第354页。

《国民议院报》(《*Volkshalle*》)——见《德国国民议院报》。

H

《海陆军报》(《*Naval and Military Gazette*》)——英国的军事和殖民政策问题周报, 1833—1886年在伦敦出版。——第333、336页。

《汉堡公正记者政治和学术日报》(《*Staats und Gelehrte Zeitung des Hamburgischen unparteiischen Korrespondenten*》)——德国反动保皇派的日报。——第333页。

《汉堡记者》(《*Hamburger Korrespondent*》)——见《汉堡公正记者政治和学术日报》。

《汉堡消息报》(《*Hamburger Nachrichten*》)——德国的一家日报, 1792年在汉堡创办。在1848—1849年革命期间它反映了争取帝国宪法的资产阶级的利益, 在反动年代是普鲁士君主政体的拥护者, 在十九世纪末叶是俾斯麦的半官方报。——第548页。

《红色共和党人》(《*The Red Republican*》)——1850年6—11月由乔·朱·哈尼

出版的宪章派周刊。——第504页。

《华盛顿同盟报》(《*Washington Union*》)——美国的一家报纸, 民主党机关报, 1845年至1859年出版; 1853—1854年威·皮佩尔曾为该报撰稿。——第305、331、390、400、605页。

J

《纪事晨报》(《*The Morning Chronicle*》)——英国资产阶级的日报, 1770年至1862年在伦敦出版; 辉格党的机关报, 五十年代初为皮尔派的机关报, 后为保守党的机关报。——第82、114、213、377、390、434、545页。

《寄语人民》(《*Notes to the People*》)——英国的一家周刊, 宪章派的机关刊物, 1851—1852年在伦敦由厄·琼斯编辑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支持这个杂志, 参加该杂志的编辑和出版工作, 并且从1851年6月至1852年4月在这个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文章。——第24、44、470、477、495、510、514页。

《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英国的经济、政治问题周刊, 1843年在伦敦创刊; 大工业资产阶级的喉舌。——第211、231、232、304、312页。

《警钟报》(《*Wecker*》)——见《巴尔的摩警钟报》。

《军事评论》(《*Revista militar*》)——葡萄牙军事杂志, 1849—1916年在里斯本出版。——第448页。

《军事杂志》(《*Militärische Zeitschrift*》)——见《奥地利军事杂志》。

《军事周刊》(《*Militär-Wochenblatt*》)——1816—1943年在柏林出版。——第113页。

K

《卡尔斯卢厄日报》(《*Karlsruher Zeitung*》)

——德国的一家日报，是巴登政府的机关报，从1757年起在卡尔斯卢厄出版。——第143、146页。

《科伦日报》(《*Kölnische Zeitung*》)——

德国的一家日报，1802年起用这个名称在科伦出版；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是自由资产阶级的喉舌，对革命民主主义运动采取敌对态度；1848—1849年革命时期和在此以后的反动统治时期，该报反映了普鲁士自由资产阶级的怯懦和背叛的政策。——第43、54、55、161、189、190、192—195、234、415、456、472、484、489、520、544、554、600、647、648、650页。

《快邮报》(《*Schnellpost*》)——见《关于欧洲形势、德国公众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德意志快邮报》。

L

《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

1842年1月1日至1843年3月31日在科伦出版的日报。1842年4月起马克思开始为该报撰稿，同年10月起成为该报编辑之一。——第618页。

《雷诺新闻》(《*Reynolds's Newspaper*》)

——英国激进派的周报；1850年起由雷诺在伦敦出版；五十年代初支持宪章派。——第413页。

《立宪主义者报》(《*Constitutionelle Zeitung*》)——

德国自由资产阶级的报纸，1849—1852年在柏林每日出版的晨报和晚报。——第155、203、562页。

《立宪主义者报》(《*Le Constitutionnels*》)

——法国资产阶级的日报；1815年至1870年在巴黎出版；四十年代是奥尔良派温和的一翼的机关报；1848年革命时期代表了纠集在梯也尔周围的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的观点；1851年十二月政变后成了波拿巴派的报纸。——第41、630页。

《论坛报》(《*Tribune*》)——见《纽约每日论坛报》。

M

《曼彻斯特卫报》(《*The Manchester Guardian*》)——

英国资产阶级的报纸，自由贸易拥护者(自由贸易论者)的机关报，以后是自由党的机关报；1821年在曼彻斯特创刊。——第182、266、267、296、463页。

《曼彻斯特信使报》(《*Manchester Courier*》)——英国保守派的报纸，1825年至1916年每日出版。——第182页。

《漫游者》(《*Der Wanderer*》)——奥地利的资产阶级日报，1809年至1866年在维也纳出版。——第322页。

《每日电讯》(《*Daily Telegraph*》)——

英国自由派的报纸，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起是保守派报纸；1855年至1937年用这个名称在伦敦出版；1937年同《晨邮报》(《*Morning Post*》)合并以后改名为《每日电讯和晨邮报》(《*Daily Telegraph and Morning Post*》)。——第461页。

《每日论坛报》(《*Daily Tribunes*》)——见《纽约每日论坛报》。

《每日新闻》(《*The Daily News*》)——

英国自由派的报纸，工业资产阶级的喉舌；1846年至1930年用这个名称在伦敦出版。——第11、13、14、16、17、22、

38, 39, 101, 136, 171, 201, 217, 222, 315, 326, 330, 333, 335, 337, 340—345, 351, 370, 472, 480, 607—610 页。

《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Belletristisches Journal und New-Yorker Criminal-Zeitung*》)——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代表于 1852 年在纽约创办的周报。1853 年 3 月 18 日至 1854 年 3 月 10 日用这个名称出版。该报于 1853 年刊登了一些文章诬蔑马克思以及同马克思有联系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第 237, 239, 245, 248, 258, 308, 311, 313 页。

《民主主义者报》(《*Democrat*》)——见《纽约民主主义者报》。

《民族报, 民主社会党机关报》(《*La Nation, organe quotidien démocrate socialistes*》)——比利时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报纸, 1848—1856 年在布鲁塞尔出版。——第 41, 42, 234, 512 页。

N

《南非人报》(《*De Zuid-Afrikaans*》)(《*The Zuid Afrikaans*》)——一家报纸, 1830—1930 年在卡普施塔德(开普敦)出版; 1854 年马克思曾为该报撰稿。——第 316, 325, 326 页。

《纽约德意志报, 进步之友出版》(《*New-Yorker Deutsche Zeitung, herausgegeben von Freunden des Fortschritts*》)——一家日报, 1851 年由卡·海因岑出版, 流亡美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机关报。——第 554 页。

《纽约论坛报》(《*New-York Tribune*》)——见《纽约每日论坛报》。

《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 Daily Tribune*》)——美国的一家报纸, 1841

年至 1924 年出版。该报由著名的美国新闻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霍拉斯·格里利创办, 在五十年代中期以前是美国辉格党左翼的机关报, 后来是共和党的机关报。四十至五十年代, 该报站在进步的立场上反对奴隶占有制。1851 年 8 月至 1862 年 3 月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该报撰稿。——第 5, 8, 9, 20, 22, 23, 25, 26, 31, 35, 37, 40, 46, 50, 59, 66, 91—95, 111, 136, 158, 196, 197, 200, 209, 225, 230, 239, 252, 254, 268, 269, 270, 271, 273, 278, 283, 284, 289, 291, 292, 302, 306, 307, 310, 315, 317, 319, 326, 333, 337—339, 342, 343, 345, 354, 355, 358, 380, 381, 387, 388, 392—394, 410, 419, 420, 423, 424, 443—445, 450, 456, 457, 461, 462, 470, 471, 475, 480, 492, 494, 521, 524, 533, 554, 565, 566, 573, 577—578, 579, 599, 606, 612, 615, 627, 642, 650, 651, 656, 659, 664 页。

《纽约每日时报》(《*Daily New-York Times*》)——见《纽约时报》。

《纽约民主主义者报》(《*New-Yorker Democrat*》)——民主派的日报(后为周报); 1848 年起由在美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创办。——第 237, 500, 578 页。

《纽约时报》(《*The New-York Times*》)——美国的一家日报, 共和党的机关报; 创办于 1851 年。——第 281, 454, 457 页。

《纽约晚报》(《*New-Yorker Abendzeitung*》)——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报纸,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在美国的德国流亡者出版的报纸。——第 564 页。

《纽约问询报》(《*New-York Enquirer*》)——见《信使晨报和纽约问询报》。

《纽约先驱报》(《*The New-York Herald*》)——美国的一家日报，共和党的机关报；1835年至1924年在纽约出版。——第113、338页。

《纽约刑法报》(《*New-Yorker Criminal-Zeitung*》)——见《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

《纽约州报》(《*New-Yorker Staatszeitung*》)——德国民主派的日报，1834年开始出版；后为美国民主党的机关报之一。——第26、145页。

《农业报》(《*La Gazette agricole*》)——1842年起在巴黎出版。——第112页。

P

《旁观者》(《*The Spectator*》)——英国自由派的周报，1828年起在伦敦出版。——第17、171、193、564页。

《普鲁士王国国家通报》(《*Königlich Preussischer Staats-Anzeiger*》)——德国的一家日报，普鲁士政府的官方报纸，该报用这个名称从1851年至1871年在柏林出版。——第465页。

《普特南氏月刊》(《*Putnam's Monthly Magazine*》)——美国的一家杂志，1853年至1857年在纽约出版；共和党的机关刊物；1855年该杂志曾刊载恩格斯的一组文章《欧洲军队》。——第445、454、457页。

R

《人。世界民主主义报》(《*L'Homme: journal de la démocratie universelle*》)——一家周报，法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机关报；1853年至1856年在泽稷岛和伦敦出版。——第438页。

《人民报》(《*Das Volk*》)——一家德文报纸，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由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卡·海因岑在美国出版。——第596页。

《人民报》(《*The People's Paper*》)——一家周报，1852—1858年由厄·琼斯在伦敦出版，是革命宪章派的机关报；1852年10月至1856年12月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该报撰稿，并对该报的编辑工作给以帮助。——第54、62、96、97、112、122、146、169、171、193、212、247、288、291、310、390、391、413、432、435、438、444、514、525、539、540、541、554、569、594、646页。

《人民之友》(《*The Friend of the Peoples*》)——宪章派的周刊，1850年12月至1851年7月和1852年2月至4月在伦敦由乔·哈尼出版。——第17、18、25页。

《瑞士国民报》(《*Schweizerische National-Zeitung*》)——资产阶级的日报，1842年起在巴塞尔出版。——第116页。

S

《圣彼得堡报》(《*Journal de Saint-Petersbourg*》)——俄国外交部的机关报；1825年至1914年以这个名称用法文每周出版三次。——第354页。

《石印通讯》(《*Litographische Korrespondenz*》)——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由哥·金克尔出版的刊物。——第485、489、641页。

《石印通讯》(《*Litographierte Korrespondenz*》)——新闻通报，1852年由魏德迈在美国出版，供欧美报纸采用。——第131、157页。

T

《泰晤士报》(《The Times》)——英国最大的一家保守派日报, 1785年起在伦敦出版。——第11、13、14、16、17、35、82、92、136、157、171、201、213、219、222、232、252、279、295、316、320、322、328、333、339、341、344、345、348、363、366、380、422、424、426、433、435、455、465、466、486、507、524、545、594、596、614页。

《太阳报》(《The Sun》)——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日报, 1798年至1876年在伦敦出版。——第14、472页。

《坦率报》(《Gadaus》)——一家德文报纸,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在费拉得尔菲亚出版; 费拉得尔菲亚工人联合会的机关报。——第600、604页。

《体操报。社会主义体操联合会机关报》(《Die Turn-Zeitung. Organ des socialistischen Turnerbundes》)——由在美国的德国民主派流亡者于1851年在纽约创办的报纸, 一直出版到1861年。——第63、65、519、521、526、531、650页。

《同盟报》(《Union》)——见《华盛顿同盟报》。

W

《晚报》(《Abendzeitung》)——见《纽约晚报》。

《韦斯明斯特评论》(《Westminster Review》)——英国资产阶级的杂志; 1824—1914年在伦敦每年出版四次。——第315页。

《卫报》(《Guardian》)——见《曼彻斯特卫报》。

X

《西德意志报》(《Westdeutsche Zeitung》)——德国民主派报纸, 1849年5月25日至1850年7月21日在科伦由海·贝克尔出版。——第489、641页。

《西方先驱报》(《Herold des Westens》)——一家德文周报, 1853年在路易斯维耳(美国)出版; 编辑是卡·海因岑。——第307、605页。

《先驱》(《The Leader》)——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周报; 1850年在伦敦创刊。——第146、171、193、216、269、413页。

《先驱报》(《Heralds》)——见《先驱晨报》。

《先驱晨报》(《The Morning Herald》)——英国保守派的日报, 1780—1869年在伦敦出版。——第85、212、213、317、345、455、466页。

《先驱者》(《Der Pionier》)——一家周报, 先在纽约(1854—1858), 后在波士顿(1859—1879)出版; 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流亡者的机关报, 该报的主编是卡·海因岑。——第339、368、451页。

《现代。各阶层适用的现代史大全》(《Die Gegenwart. Eine encyclopädische Darstellung der neuesten Zeitgeschichte für alle Stände》)——社会历史各种问题专刊; 1848—1856年由布罗克豪斯在莱比锡出版。——第107、127、546页。

《宪法报。人民宪法生活和教育问题日报》(《Die Constitution. Tagblatt für constitutionelles Volksleben und Belehrung》)——民主派的报纸, 1848年3—10月在维也纳出版; 编辑是列·海弗纳尔。——第548页。

《新奥得报》(《Neue Oder-Zeitung》)——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日报, 1849—1855

- 年在布勒斯劳（弗罗茨拉夫）用这个名称出版。1855年马克思是该报驻伦敦的通讯员。——第284、413、417、423、445、618、625、628—630页。
-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德国1848—1849年革命时期民主派中革命无产阶级一翼的战斗机关报，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每日在科伦出版，主编是马克思；参加编辑部的有恩格斯。——第27、44、62、67、81、91、134、161、169、172、178、190、283—287、331、333、359、451、489、515、533、576、599、628、638、649页。
-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9年12月创办的杂志，该杂志由他们一直出到1850年11月；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理论刊物。——第470、490、500、504页。
- 《新普鲁士报》（《*Neue Preussische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1848年6月起在柏林出版，是反革命的宫廷奸党和普鲁士容克的喉舌。该报又以《十字报》（《*Kreuz-Zeitung*》）而闻名。——第157、162、173、413、507页。
- 《新时代》（《*Neue Zeit*》）——一家周报，流亡美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机关报，1855年至1858年在纽约出版。——第456页。
- 《新闻报》（《*La Presse*》）——1836年起在巴黎出版的一家资产阶级日报；1848—1849年是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机关报，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为反波拿巴派的报纸。——第355、437页。
- 《新闻周报》（《*The Weekly Press*》）。——第14页。
- 《新英格兰报》（《*Neu-England-Zeitung*》）——德国流亡者在波士顿（美国）用德文出版的民主主义报纸，创办于1852年。约·魏德迈曾为该报撰稿。——第237、248、249、253、292、302、578、594、598—601、605页。
- 《信使报》（《*Courier*》）——见《曼彻斯特信使报》。
- 《信使晨报和纽约问询报》（《*Morning Courier and New-York Enquirer*》）——美国的一家报纸，辉格党的机关报，1829—1861年每周出版两次，1832年每周出版一次，该报出版人和所有人是詹·韦伯。——第307页。
- 《星报》（《*Star*》）——见《北极星报》。
- 《星期日时报》（《*The Sunday Times*》）——英国资产阶级的周报，1822年起在伦敦出版。——第443页。
- 《刑法报》（《*Criminal-Zeitung*》）——见《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

Y

- 《雅努斯》（《*Janus*》）——一家德文报纸，流亡美国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机关报，1851—1852年由卡·海因岑在纽约出版。——第59、131、543、576、598、645页。
- 《宇宙》（《*Der Kosmos*》）——在英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流亡者的机关报（周刊）；1851年在伦敦由恩斯特·豪格出版；参加周刊工作的有金克尔、卢格、隆格、奥本海姆、陶森瑙。共出了六期。——第529页。

Z

- 《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Journal des*

- Débat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 —— 法国资产阶级的日报, 1789年创刊于巴黎。七月王朝时期为政府的报纸, 奥尔良派资产阶级的机关报。1848年革命时期, 该报反映了反革命资产阶级的观点。1851年政变以后成了温和的奥尔良反对派的机关报。——第38、257、291、304、386页。
- 《州报》(《*Staatszeitung*》) —— 见《纽约州报》。
- 《自由精神》(《*The Spirit of Freedom*》) —— 英国的一家报纸, 接近宪章派, 1849年由杰·马西出版。——第17页。
- 《自由之星报》(《*The Star of Freedom*》) —— 宪章派的周报, 1852年5—11月由哈尼在伦敦编辑出版。——第114、525、570页。
- 《总汇报》(《*Allgemeine Zeitung*》) —— 德国保守派的日报, 1798年创刊; 1810年至1882年在奥格斯堡出版。——第29、31、85、114、143、146、149、420、421、438、445、480、520页。
- 《总汇通报》(《*Le Moniteur universel*》) —— 法国的一家日报, 1789年至1901年在巴黎出版; 从1799年至1869年是政府的官方报纸。——第315、363、480页。
- 《祖国报》(《*La Patrie*》) —— 法国的一家日报, 1841年创办; 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成了波拿巴派的报纸。——第41、45、480页。